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九二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4870/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九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6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九二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林子全集元部六十二卷亨部十九卷利部二十九卷貞部二十四卷(二)

〔明〕林兆恩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

林子全集元部六十二卷亨

部十九卷利部二十九卷

貞部二十四卷(二)

〔明〕林兆恩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林子全集

四十卷》提要

林子全集

門人唐堯臣叅閱

許 栩叅閱

四書正義纂

孟子統論

林子曰孟子之所謂仁義者非他也。性善之根於心也。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又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又曰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由此觀之。端也者本也。我固有之心而仁而義者。異端也。

林子全集 孟子統論

十一

林子曰當戰國之時孟子仁義也。楊墨仁義也。而孟子則曰我之仁義性善之仁義。堯舜之仁義也。昔者程子嘗謂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而余則以爲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便道性善便稱堯舜而後七篇之旨斯備矣。

林子曰堯舜以性善之仁義以開道統之傳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孟子則曰予私淑諸人若

楊墨者不知性善而求仁義於外以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性善之仁義矣。

楊墨塞仁義者也而較之賊仁之賊賊義之殘則亦有間矣何孟子惡之之深而禽獸之也林子曰賊仁者自賊其仁也賊義者自賊其義也而孔子之仁義固無害也若夫所謂塞仁義者殆將以非仁之仁非義之義鼓天下而趨之以害孔子性善之仁義也故曰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又曰孔子之道不著而孟子之關之者豈非其似是而非哉

林子全集

孟子統論

二

林子曰孟子之所以禽獸楊墨者非以禽獸其心也乃卽其所行之事有類於禽獸矣蓋禽獸之生也固不知有父而至於離其母焉又且不知有母所謂視至親無異於路人是無父也各自爲生各自爲養不相君長不相上下是無君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惟此幾希其君臣之所以義乎父子之所以仁乎楊墨之爲仁爲義雖曰異於庶民之去仁去義也而究其歸乃與庶民之

去仁去義者等爾故庶民去仁者也而墨氏則外父子之仁以爲仁非不仁而何況以兼愛而使孔子之仁不著乎庶民去義者也而楊氏則外君臣之義以爲義非不義而何況以爲我而使孔子之義不著乎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而墨氏之無父雖謂之賊仁之賊可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而楊氏之無君雖謂之賊義之殘可也

林子曰仁義之用至大若五霸之假仁假義猶足以尊周室而攘夷狄况孟子之仁義本於性善者乎其曰齊王猶反手者非虛語也而假仁義之名而濟己之私者霸也根仁義之性而服人以德者王也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孟子曰上下與天地同流小用之而小大用之而大此誠僞之辨王霸之分也

林子全集

孟子統論

三

林子曰堯舜性仁義者也湯武身仁義者也五霸假仁義者也楊墨外仁義者也易之繫辭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昔者孔子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

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易中庸而並觀之。則孟子之仁義。非性命而仁義者乎。非道德而仁義者乎。故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而況所謂義內之旨者乎。此孟子之仁義。萬古所不能易也。

林子全集

孟子正義纂卷上

是誠何心哉

林子曰。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反而求之。不得吾心。非易之所謂日用而不知邪。蓋性在日用。苟能知其所以日用者。從何而發。此其機也。不忍者情。苟能知其所以不忍者。從何而發。此其機也。機也者。機也。一感通之下。而道體卽爲之呈露者。機也。若不得其機。而影響於日用之間。億逆於見牛之頃。是亦想像之知爾。反而求之。豈曰能得本心。而知其所以日用者哉。然不反而求之。而曰能契其機者。非也。若必反而求之。而曰能契其機者。亦非也。反之而無所於反。求之而無所於求。而恍恍惚惚之際。似乎有以啓之。而自契其機者。

林子曰。余讀孟子書。乃知孟子之所以善教。而因機利導之下。真足以激發而興起人之良心者。其曰聞之胡齬者。豈不喜得其間。而爲轉移齊宣王之一機邪。而是心足王之對。蓋亦言有大而非誇。

矣。是雖五帝三王之所謂盛德大業者。則又安能舍此不忍人之心。而別有驚人可喜之事邪。孟子又曰。見牛未見羊。卽此見字。最富玩味。正所以發其機啓之而使萌也。蓋有見則有觸。既有觸矣。而吾不忍人之心。有不萌其機乎。齊宣王雖曰戚戚然而萌其機矣。然終不知所謂戚戚者。此何心也。孟子至是亦且無如之何矣。但曰善推其所爲而已矣。然孟子之心不但已也。而與危構怨之閭。乃所以激發其良心而興起之者歟。其曰吾何快于

孟子全集

孟子上

二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林子曰。孝子之於親也。則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豈非其精神氣脉流通于其親而無間乎。仁人之於弟也。則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豈非其精神氣脉流通於其親而無間乎。王者之於民也。則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又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豈非其精神氣脉流通於天下之民而無間乎。

湯放桀

林子曰。湯之誓衆庶也。曰夏氏有罪。天命殛之。而數桀之罪。則曰矯誣上天。桀之矯誣不待論矣。豈湯之伐桀也。天固命之邪。要之非知天之聖人。真不足以語此。

不動心有道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何以主之。而無有乎。

孟子全集

孟子上

三

所謂主之之法邪。林子曰。曲藝且有法矣。而事心之大也。獨無其法乎。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先王則有法服法言法行。又問所以主之之法。林子曰。主敬焉盡之矣。

或問主敬之道。林子曰。孔子之敬。卽堯之欽也。故不待欽而自無不欽。不待敬而自無不敬者。堯也。孔子也。性之者也。有所事於欽而欽。有所事於敬而敬者。學堯者也。學孔子者也。反之者也。若周濂溪之主靜立人極。程明道之心要在腔子裏。楊龜

山之人性上不容添一物是皆不能外心以爲學矣。豈其堅執持守以苟免怨尤焉已哉。朱子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作敬。

告子之不動心

林子曰。心本圓融。亦本活潑。拘檢愈嚴而心愈不定也。故庭草盆魚。傍花隨柳。自能心與道而爲一道。與心而相涵。千古而下。猶可以想像其自得之樂自在之懷矣。若告子者。豈知圓融之真機。活潑之妙用哉。朱子曰。告子之不動心。是操存堅執。做

孟子全集

孟子上

四

吳生問曰。斷滅之與寂滅也。異歟。林子曰。斷滅也者。圓而坐之。如無情之木石。斷滅去也。故孟子之不動心者。寂滅也。告子之不動心者。斷滅也。然而寂滅豈易爲哉。以至虛至靈之本體。而甘心於無知無覺之木石。斷滅去矣。真可發一大笑。若後世學佛之徒。悉皆告子之流亞也。然求其能操存堅執。如告子之不動心者。亦難見其人矣。噫。

持其志無暴其氣

林子曰。持其志。孟子之所以善事其心也。無暴其

氣。孟子之所以善養其氣也。

兆詰問養氣。林子曰。持其志。孟子之所以善養其氣也。又問何謂持志。林子曰。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康節所謂心要放也。非歟。林子曰。孟子之所謂放心者。心放於聲色之內。所謂蔽物而交物也。康節之所謂心要放者。心放於聲色之外。所謂活潑而廣大也。

知言養氣

林子曰。知性則能知言。知命則能善養。吾浩然之氣。

孟子全集

孟子上

五

林子曰。知周萬物而不遺者。知性也。安土敦仁。故能愛者。知命也。

林子曰。知命。則天下之至仁在我矣。知性。則天下之至智在我矣。仁而且智。故能生天生地。神鬼神帝。此盡性至命之一大效驗也。

林子曰。若欲知性。莫先養神。而性也者。乃神之所從出也。若欲知命。莫先養氣。而命也者。乃氣之所從出也。

善養浩然之氣

林子曰。氣本至大至剛。亦本流行無間。

程子曰。孟子養氣一篇。須是實識得有物。始可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是一箇物。林子曰。浩然之氣。果有物乎。何以識之。又何以養之。不可不知也。

或問浩然之氣。何以養之。林子曰。氣本於道。道本於性。性本於命。而其所以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以自有盡性至命之一大工夫者在焉。此其所以道

林子全集

孟子上

大

通於有形之外。而氣塞乎天地之間也。浩然之氣。自反而縮。不謂之善養浩然。聖人之大勇乎。

或問曰。孟子所養之氣。至大至剛。與老子所言專氣致柔。是同是別。曰。孟子所言立本。故曰至大至剛。老子所言返本。故曰專氣致柔。

氣體之充也。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

間

並釋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窺善名狀。或問何謂也。林子曰。氣本充塞於其身。暴其氣焉。

則是不仁於其身。氣本充塞於天地。暴其氣焉。則是不仁於天地。又問何以仁之。林子曰。直而養之以仁其身。則四肢以暢。而是氣自充塞於一身之間者。本體之自然也。直而養之以仁天地。則萬物以育。而是氣自充塞於天地之間者。本體之自然也。孟子曰。氣體之充也。又曰。塞乎天地之間。是雖有天人小大之不同。而其所以充之塞之。而一以貫之者。則固無二道也。

林子全集

孟子上

七

或問塞乎天地之間。林子曰。天地卽我。我卽天地。故匹夫匹婦。舍冤呼天天。且爲之烈風。爲之迅雷。夫匹夫匹婦。至微也。又安足以動天地。而烈風而迅雷邪。天地也。風雷也。匹夫匹婦也。蓋渾淪於絪縕一氣之中。譬手足之疾痛也。而心輒爲之不寧矣。故時而夏焉。其氣熱。卽不特近而四海之內。而遠在四海之外。亦皆夏也。皆夏則皆熱也。時而冬焉。其氣冷。卽不特近而四海之內。而遠在四海之外。亦皆冬也。皆冬則皆冷也。此非其渾淪一氣而塞乎天地之間之明驗歟。又問氣本塞乎天地之

間矣。而孟子則曰：直養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者何也？林子曰：自夫人未有所養之先，而我則渾淪於天地絪縕之氣之中。我即天地，而非有二也。自夫人既有所養之後，而天地則渾淪於我浩然之氣之中。天地即我，而非有二也。又曰：達而在上而堯舜焉。太和元氣流行於唐虞宇宙間矣。窮而在下而仲尼焉。太和元氣流行於萬古宇宙間矣。太和元氣者，浩然之氣也。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者，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也。然是氣也，陰陽能使之和，六府能使之脩，老者能使之安，朋友能使之信，少者能使之懷，疲癯殘疾能使之各得其生，鰥寡孤獨能使之各得其所，飛潛動植能使之各適其性，而天地雖大，亦皆包羅於此身一氣之中矣。

林子曰：太和之氣周流於唐虞宇宙間者，堯舜之春。天地之春也。浩然之氣充塞於萬古宇宙間者，仲尼之春。天地之春也。天地春矣，物有不各遂其生者乎？堯舜仲尼春矣，人不各足其願者乎？儒

門者流，每於道釋之徒，而必驅而遠之，豈天地之春有遺物，而堯舜仲尼之春有遺人歟？

或問氣無古今，林子曰：唐虞之時，堯舜則有是氣矣。由唐虞以來，至於春秋，亦莫非是氣之充滿也。春秋之時，仲尼亦有是氣矣。由春秋以來，至于今，亦莫非是氣之充滿也。由此觀之，氣其有古今也哉？夫既曰無古今矣，而又曰無始終者，何也？林子曰：天地其有始乎？而是氣也，則始天地以爲始，而未始有始焉者矣。天地其有終乎？而是氣也，則終

天地以爲終，而未始有終焉者矣。由此觀之，氣其有終始也哉？既無古今，復無終始，則是氣也不謂之充滿太虛而未嘗息者乎？故天地非此則無以位日月，非此則無以明四時，非此則無以序鬼神，非此則無以靈萬物，非此則無以長無以生，而聖人之所以參贊化育，以位天地，以明日月，以序四時，以靈鬼神，以長以生萬物，而莫非是氣之所爲也。又問氣之所從生，林子曰：太虛而已矣。太虛者，先天也。先天不屬氣，其乃氣之所從生乎？夫如此，

則我與天地一太虛也。而是氣也不於太虛中而自相流通者乎。林子曰。我其專矣。翕矣。而天地之氣有不疑聚乎。我其直矣。闢矣。而天地之氣有不發散乎。然而專也。直也。翕也。闢也。其我乎。其天地乎。故我之專也。直也。翕也。闢也。天地也。天地之專也。直也。翕也。闢也。我也。

江州刺史李澈問歸宗智常禪師曰。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澈卽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智常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澈曰。然。智常

林子全集

卷之五

十

曰。摩頂放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着。渤俛首而已。林子曰。釋氏所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大者。豈非邵康節所謂收天下春歸之肺腑邪。所謂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者。豈非孟子所謂塞乎天地之間邪。

或問直養之直。林子曰。直也者。直之也。入直之義也。敬而存之。存而守之者。直也。故直也者。心主乎中。而神守其舍也。又問直內之直。亦直養之直與。林子曰。然。朱子曰。但得心存便是敬。勿於存外更

加功。故敬以直內。則心存矣。

易曰。義以方外。敢問何者謂之方。林子曰。方也者。方之也。方之者。向之也。傳曰。民知向方。子路曰。且知方也。故向義而行。以方外也。譬行道之人。義而東焉。則東方之。而西而南而北。亦復如是者。方之也。

易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而子則曰。義而東也。則東方之。義而西也。則西方之。豈非所謂義可仕也。而仕之。義可止也。而止之之意歟。林子曰。然。然則

林子全集

卷之五

七

謂正爲存也可乎。林子曰。心本正矣。而心之不正者。心之不存也。故有所忿懣。有所恐懼。而心之不得其正矣。豈非其奪於物而不存邪。大學所謂心不在焉者。是也。故心存者。敬也。敬矣。心其有不正乎。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

林子曰。浩然之氣。正氣也。道義之氣也。浩然之氣。自配道義。而非曰如此而道。如此而義。而思以配之也。

林子曰。是集義所生者。則浩然之氣斯可以配義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則浩然之氣斯可以配道矣。

告子未嘗知義

林子曰。以義爲外者。是外心也。

林子曰。孟子之仁義。仁內也。義內也。楊墨之仁義。仁外也。義外也。告子之仁義。仁內也。義外也。若告子者。果能知仁在內。則必能知義之非外也。明矣。由是觀之。告子非惟外義。亦且外仁。

林子全集

孟子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林子曰。必有事焉者。以事心爲事也。然心本正也。而亦奚待於正。故戒之曰勿正心。夫既曰勿正心。則易失之忘。故戒之曰勿忘。既曰勿忘。則易失之助長。故戒之曰勿助長。

程子曰。勿忘勿助之間。正當處也。而所謂正當處者。果何處也。其曰仲尼顏子樂處。而其所樂亦有處乎。不可不知也。

林子曰。勿忘勿助。要識真心。既識真心。聖人見成。

又曰。日用常行。勿求其心。元無所障。至虛至明。

或問火候。林子曰。綿綿若存。老氏之火候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釋氏所謂不得勤不得怠者是也。又問真火本無候者何謂也。林子曰。養珠者龍。抱卵者鷄。豈有言語傳相告語哉。天機妙用。自然而然。

林子曰。火候之微。易盡之矣。陰陽消息。生生不窮。易曰。生生之謂易。故坤而復矣。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而乾。乾而姤矣。而遯。而否。而觀。而剝。而坤。陽

林子全集

孟子

火陰符。進退抽添。道豈遠哉。故曰。但至誠合自然。林子曰。一念外馳。火候差失者。危也。能毋防乎。故曰。念起卽覺。又曰。不滅照心。

陳白沙曰。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

仲尼賢於堯舜

獻策生問曰。仲尼果賢於堯舜歟。林子曰。爲天下而生者。堯舜也。爲萬世而生者。仲尼也。故堯舜之

達也。奉天以爲天下矣。仲尼之窮也。奉天以爲萬世矣。

或問堯舜仲尼道德異歟。林子曰。未有異也。事功異歟。林子曰。未有異也。然則宰我謂仲尼爲賢也。亦非歟。林子曰。何可非也。昔堯舜天子也。以南面而賞罰之者易也。而仲尼匹夫也。以空言而是非之者難也。仲尼以匹夫之難也。而能以其道德成其事功。以與堯舜相等埒焉。此其所以爲賢也。

林子曰。春秋之是以春也。仲尼無心也。春秋之

林子全集

孟子

非。非以秋也。仲尼無心也。又曰。以魯而編年。以我而定是非。豈非以二百四十餘年之間。天則有春秋。我則有是非與。堯在位七十載。而舜則五十。擬之二百四十餘年。旣已不迫仲尼矣。况萬世而下。猶以春秋之所是。以是萬世之是。以春秋之所非。以非萬世之非。假若天壤有敝之時。而仲尼則有盡之日。故曰賢於堯舜。

或問仲尼匹夫之難。林子曰。唐虞之世之。不有君臣也。堯舜則直義之一而已矣。不有父子也。堯舜則

直仁之而已矣。不有夫婦也。堯舜則直別之而已矣。不土不農不工不商也。堯舜則直常業之而已矣。此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民其有不信而從之者乎。卽有不信而從之者。則政以正之。刑以驅之。其誰不遷善遠罪。敢有自取于不義不仁不別。而外其常業者邪。若仲尼匹夫也。孰從而尊之。孰從而信之。人而不有君臣也。循循而誘之。使義也。人而不有父子也。循循而誘之。使仁也。人而不有夫婦也。循循而誘之。使別也。人而不土不農不工不商也。循循而誘之。使常業之也。巽與之言也。冀其言之易入而信之也。法語之言也。冀其言之必從而信之也。卽有不之尊不之信不義不仁不別。而外其常業焉。而仲尼亦且奈之何矣。此其所以難也。

聞其樂而知其德

林子曰。夫孰不曰。以我之聲。而聲天地之聲。殊不知天地與我無二聲也。夫孰不曰。以我之氣。而氣天地之氣。殊不知天地與我無二氣也。余于是而

知聲一也。而盈天地間莫非我之聲也。莫非天地之聲也。氣一也。而盈天地間莫非我之氣也。莫非天地之氣也。而聲之未始聲。而聲之所從以出。氣之未始氣。而氣之所由以生者。不謂之聲氣之先邪。而大樂與天地同和。蓋爲是爾。孟子曰。聞其樂而知其德。豈非其作樂之聖人。而有得於聲氣之元者德乎。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林子曰。人之所以喪其心者。非其心之去已也。特

林子全集

孟子上

卷

交於物而爲物所蔽爾。無論途人。及至不道者。孰不以其心之既喪。而無有乎所謂聖人者。殊不知其見所可哀憐者。則惻隱之心。卽此而在矣。故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心之聖人也。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

林子曰。心之本體本如是。而非有所強也。

林子曰。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之發者。情也。真心者。性也。未發之中也。

林子曰。乍見之頃。亦夜氣也。而內交要譽。豈非其

旦晝怙亡之邪。

或問乍見之頃。豈其平日未與物接之時之心與。林子曰。是亦未與物接之時之心也。然此乍見之頃也。有思慮之心乎否也。林子曰。何思何慮。有將迎之心乎否也。林子曰。何將何迎。故無有作聖人之心則已。如有作聖人之心也。亦惟在於乍見之頃之心。而察識之。而擴充之爾。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林子曰。心之本體本如是。而非有所加也。

林子全集

孟子上

卷

林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仁義禮智之根於心也。苟能充之。充此心也。足以保四海。以心之大。足以包羅乎四海者也。非惟充其心之大。足以包羅乎四海。亦且充其心之大。足以包羅乎天地也。惟其能包羅乎天地也。故其能幹旋乎天地。

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林子曰。獨善其身者。善止於其人之身焉已也。若與人爲善。則人之善。皆我之善也。與天下人爲善。則天下人之善。皆我之善也。與萬世人爲善。則萬

世人之善。皆我之善也。蓋天下萬世皆吾度內。而此心之分量。本如是其大且遠也。

之景丑氏宿

林子曰。天下之大。制命於天子。而列國分爭。則制命於列國之諸侯。若齊則沃土千里。帶甲百萬。而孟子於齊。稱疾往吊。如入無人之境。至於醫來。而孟仲子則曰。今病少愈。趨造於朝。則是孟子之心。不白於齊矣。故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喋喋然以明其不往見之義。然履齊之地。卽齊之民。設若林子全集孟子上
景丑氏執之以逢其君。孟子其將奈之何哉。縱有他虞。而有所不能恤矣。萬世之下。孰有能知此義。有爲者亦若是。

林子曰。余惟以天之賦於人者。心是聖人也。而天下萬世。每以聖人爲絕德。不可得而企及也。故天下萬世。不復有聖人者。出焉。職此之由矣。孟子曰。有爲者亦若是。又曰。吾何畏彼哉。由孟子之言觀之。則人之所以爲聖人者。豈不易易哉。夫以易示之人。猶難之。況語之以難也。則天下萬世。其誰

不以聖人爲絕德。而退讓於古之人邪。余每以人之心。皆聖人也。而以易言之者。非他也。庶幾鼓而作之。而或有興起焉者。縱不能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而有豪傑之士。出乎其間。則亦不失爲聖人之徒矣。此余之心也。余安能使天下萬世之人。皆爲聖人邪。要之。我自有之。而自不肯爲之爾。

林子曰。心一聖人也。若曰。心能作聖。則聖人與心。猶爲二也。而人之所以不能聖人者。以有以蔽乎其心也。林子全集孟子上
林子曰。聖人也者。天下後世所望而震也。而曰。吾何畏彼。又曰。有爲者亦若是者。何也。以吾心之虛靈。知覺者。聖人也。聖人之所以能虛靈知覺者。非以其心乎。此余心聖之旨。欲與天下後世共此虛靈。知覺者。共作聖人也。

林子曰。區區每以聖人爲可學。而子疑吾言乎。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豈非以吾心一聖人也。而能不失吾心之聖人。是亦聖人也。書曰。惟

狂克念作聖。况非狂乎。惟在克念而已。願吾子試反諸心。而可欲之善。信有諸已。而美而大。而化而神。完完全全。原是一箇聖人也。顧乃不自克念。而退讓於古之聖人也。亦獨何與。

林子曰。凡民之心。既爲氣質之偏。有以戕之物。欲之交。有以引之。而謂已之心。不虛靈。不知覺。不聖人也。亦惑矣。

林子曰。聖人外其心。而虛靈也。而知覺也。而聖人也。而謂凡民之心。不虛靈。不知覺。不聖人也。猶之可也。然而聖人而虛靈也。而知覺也。而聖人也。皆不外於心如此。而謂凡民之心。不虛靈。不知覺。不聖人也。可乎哉。

井田

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而井田之制。蓋不過欲使君民兩足。而非他也。然亦惟在其人潤澤而舉行之爾。

林子曰。余嘗考之尚書。稷既教民稼穡矣。乃命契爲司徒。敬敷五教。載觀魯論。孔子適衛。惟曰庶而

林子全集

孟子上

林子全集

孟子上

富之。富而教之而已。至於孟軻七篇。而井田之說。且諄諄焉。豈不以庠序之教。從此而設。孝弟之義。從此而申也。夫養固先於教矣。而養之道。莫大於井田。今以井田之制言之。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既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井田之舊制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余竊以爲。雖至國中。抑亦可以九一而行助法矣。然不曰國中爲然也。甚而至於深谷峻山。亦得以因地度田。計畝均授。而變通宜民之下。槩取其中之一區以

爲公田刻石作某夫等公田字號某區爲某夫之私田刻石作某夫私田金字號某區爲某夫之私田刻石作某夫私田石字號至於而絲而竹而匏而土而革而木莫不皆然是皆不執方井之常而使國中之人以至深谷峻山咸得以與於擊壤之謠樂樂而利利也其詳散見之諸拙集中以補古先聖王制作之所未備者

林子曰周授田百畝商七十夏五十者異也其所以度民力而量授之者同也長短其度損益其數

林子全集

孟子上

三

其三王之制也而不相沿矣或人未達林子曰余嘗徧叩之諸老農曰一夫所耕不過今之二十畝終歲勤動乃望有秋由此推之夏之五十畝今之二十畝也商七十畝周百畝亦今之二十畝也溝洫廬舍一仍其舊而其制之不相沿也其亦以一代之規模新斯民之耳目者乎

林子曰人人井其田則天下之田不浹旬越月可得而井矣或問何謂也林子曰譬人人之易其田也春而耕焉夏而耨焉不浹旬越月而天下之大

無不耕不耨之田矣若蘇洵其骨已朽之說豈其以天下之田惟令一人徧而井之故直待百年而後成歟夫以天下之田惟令一人徧而井之則亦以天下之田惟令一人徧而易之者歟井天下之田也直待百年而後成則其易天下之田也亦待百年而後熟歟何其迂也堪發一笑

或曰今之民能受田百畝者何也林子曰井田壞矣民各私其業矣而無田之民之可傭者衆也田復井矣則天下無不受田之民矣八夫迭耕又安有無田之民之可傭邪

林子全集

孟子上

三

或者以亟奪富民之田爲辭林子曰井富人之田矣世其子孫而差其官焉又奚以亟奪爲憂哉然則曷官詩曰田峻至喜又曰嗟嗟保介則田峻保介其官矣公田量入其家而農人之易其田也復令治之書所謂與國咸休是也然富人之田或不二世而屬之他人者亦多有之第今官矣又且及其孫子矣卽富人雖甚愚也其有不歡欣以獻其上於上以饗其利於世世者未之有也

林子曰文中子曰人不里居田不井授終苟道也宋儒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者又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夫井田之制始於黃帝萬古之所不能易也而竟壞之商鞅遂使天下萬世之民不復聊生而漢唐宋之治之不古若者蓋職此之由矣余今不知死期之將至乃復摘輯生平之所論著者哀爲一帙庶天下萬世或有舉而行之余之心也

林子全集

孟子上

皆所以明人倫也

林子曰邵堯夫曰三代之世治未始不治人倫之爲道也三代之世亂未始不亂人倫之爲道也余今亦曰天地氣運之隆未始不隆人倫之爲道也天地氣運之替未始不替人倫之爲道也由是觀之人倫之大而古今莫之能損益者以氣運隆替之機國家治亂之本繫之矣然則二氏之論三綱也可勿正乎

林子曰君臣之義也父子之仁也夫婦之別也雖

道釋之書亦多有之其書曰天下未有不忠不孝而能成仙作佛者又曰休妻不足道陰陽失宗位又曰何須要去妻孥作名教中罪人由此觀之則夫道釋者流又何必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以爲不忠不孝作名教中罪人邪

秋陽

林子曰天之上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而天下亦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兆居生曰敢問天之下何者謂之日何者謂之月何者謂之星

林子全集

孟子上

若宿也林子曰唐之時堯日也舜月也禹皋稷契暨諸百揆四岳五星二十八宿也虞之時舜日也禹月也皋陶稷契暨諸百揆四岳五星二十八宿也故堯舜御天以當陽而中天乎唐虞矣然不特達而在上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雖窮而在下亦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又問何謂也林子曰春秋之時孔子日也顏回月也閔冉而下五星二十八宿也故仲尼素王以當陽而不夜乎萬古矣若孟子雖日也豈曾子之所謂秋陽邪故曰

也者。天資之以啓明。月資之以山皎。五星二十八宿資之以景耀。而天地之陽則皆萃於日矣。故曰也者。太陽也。

林子曰。堯舜太陽也。而唐虞之世。皆在堯舜照臨之中矣。仲尼太陽也。而萬世而下。皆在仲尼照臨之中矣。堯舜以御天而抱太陽也。故其兢兢業業。以君天下。而其心則惟恐天下之大。有一人焉。之不與於照臨之中。以爲已憂也。仲尼以素王而抱太陽也。故其栖栖皇皇。以師萬世。而其心則惟恐萬世之遠。有一人焉。之不與於照臨之中。以爲已憂也。嗚呼。由春秋以來。至於今。二千有餘歲矣。然則繼仲尼而作。以抱仲尼之太陽者。余尚未見其人也。噫。

林子曰。孔子以太陽照臨萬世。而萬世而下。雖曰誦法孔子矣。而卒叛去之者不少也。豈孔子之太陽。而照臨之有不及邪。譬之蝙蝠。不利於日。若昏夜之徒。是亦蝙蝠之類也。然孔子終不以昏夜之徒。而不中天。既中天矣。雖有不利。不能恤也。

勇士不忘喪其元

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故伯夷叔齊。寧清而仁而死。母寧不清不仁而苟生也。龍逢比干。寧忠而仁而死。母寧不忠不仁而苟生也。至於虞人。特一賤獵夫耳。招之以旌。而猶然不之往者。豈非所謂勇士不忘喪其元與。載之七篇。而萬世而下。孰不想見其丰采。

冠義

孟子曰。丈夫之冠也。父命之。近世之冠其子也。無

林子全集

孟子

論貴賤。輒加幘頭者何歟。卽貴人之不藉於有土。而其子亦庶人也。以庶人而加幘頭。則將何取焉。或曰。此攝盛之道也。林子曰。以攝盛而踰其分也。可乎。曰。此特其斯須之頃耳。林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今以斯須而踰其分也。可乎。冠義曰。見於母。母拜之。從古以來。豈有母之拜其子邪。殆所謂瞽瞍北面而朝。而先儒疑之是也。夫以天子之尊。固不可屈其父。而攝盛之禮。乃可屈其母邪。孟子曰。非禮之禮。大人弗爲。

居天下之廣居

林子曰。孔子嘗言仁。而孟子得之。曰天下廣居。是吾心專直。翕闢之機。與天地合其德。而廣生大生者。惟此廣居。實受天地之中以生。又在吾身之正中。故曰正位。易之所謂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者是也。以此而聖神文武。以此而兩天貳地。大中至正之道。易知簡能之學。千變萬化。都由此中出矣。不謂之大道而何。

易曰。洗心退藏於密。此言心。卽孟子所謂不失赤子之心也。夫赤子之心。既不失矣。不謂之居天下

林子全集

孟子上

二

之廣居乎。立天下之正位乎。行天下之大道乎。常清靜經曰。內觀其心。心無其心。此言心。卽釋氏所謂肉團心也。夫肉團之心。既無其心矣。而所謂富貴也。其能淫乎。貧賤也。其能移乎。威武也。其能屈乎。

昔者紀消子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

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以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林子曰。大學所謂止至善而定而靜而安。不謂之木雞之德全乎。故能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而孟子之所謂大丈夫者。其德全矣。

君子未嘗不欲仕

羅烈問曰。古之君子仕乎。林子曰。仕以行其道也。所謂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是仕道之有益於人國也。若道不有諸已。而

林子全集

孟子上

三

以仕爲通者何歟。冉求之仕魯。孰與顏子陋巷樂道之爲高。子貢之結駟。孰與原憲蓬戶自守之爲貴。故開也不仕。孔子說之。費宰之使。孔子賊之。今之教人者。率以科舉不足。以累人。雖未嘗一日講明乎道。而速使之仕。是以美錦而令其學製也。不亦惑乎。嗚呼。出處之義。不明於世久矣。非有孔孟之道德。而欲歷聘諸國。焉是亦論語所云患得也歟。然則科舉不足以累人。而人自累科舉也。斯言非歟。林子曰。有其道。則科舉不足以累人。無其道。

則人自累科舉矣。

周生悉焚業舉之書。來從林子。林子曰。焚書欲何爲。周生曰。朝市徒以喧人之情。而山林足以寂已之心。是以不願仕也。林子曰。有其道。則情不喧於朝市。無其道。則心不寂於山林。周生遂悟。願復習舉子之業。林子曰。仕非爲名也。以爲道也。非爲已也。以爲民也。故不棄科舉以謀身。不累科舉以溺志。斯得之矣。

林子全集

孟子上

三

吳生曰。或以道家務爲身圖。不免有自私自利之病。敢問何也。林子曰。老子柱下。莊生漆園。綺季定嫡。冷謙作樂。亦何嘗以隱爲高哉。惟先正其心。而後推以及人矣。

父母之心

兆恩少習舉業。至壯年乃始棄去之。而爲身心性命之學。偶有所聞。卽欲以三教合一。歸儒宗孔之旨。以三綱天下萬世道釋者流。此則兆恩之志也。蓋夫人之志。以其家爲已分內事也。而一家之內。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夫人之心。常惻然也。若兆恩

不自揣分。以天下萬世爲已分內事也。而天下萬世。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兆恩之心。亦惻然也。故曰。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爲天下萬世慮者。能無有家有室之願乎。此兆恩之所以二十年來。孜孜汲汲。而不敢少怠者。亦惟此三綱之故爾。

迫斯可見

或問林子召之固不往見矣。而卑詞厚幣。則亦不之往與。林子曰。余安得違禮而不之往邪。又問或有造林子之廬。而林子不之見乎。林子曰。余安得不見。余豈踰垣閉門者流哉。若不致敬盡禮。余亦不願見也。

林子全集

孟子上

三

孔子懼作春秋

林子曰。春秋者。其孔子賞罰之書乎。賞以法天之春。以仁物也。罰以法天之秋。以肅物也。故命之曰春秋。然以春秋爲魯史者何也。豈不以周之失道。道在於魯。魯之失道。道在於我歟。故以魯而編年。以我而定是非。則知聖人之意微矣。

林子曰。天以春而是。以秋而非。仲尼以是而春。以

非而秋。故標其經曰春秋也。今以名其世。是仲尼之世有春秋。猶堯舜之世有唐虞也。書曰。帝乃殂落。又曰。陟方乃死。春秋曰。孔丘卒。其旨微矣。

林子曰。堯則天而治。七十載者唐也。舜無爲而治。五十載者虞也。仲尼操南面之柄。而是非之。二百四十載者春秋也。

林子曰。仲尼以其道而是非焉。是非一天也。固天之春秋也。堯舜以其位而賞罰焉。賞罰一人也。亦天之春秋也。

林子全集

孟子上

林子曰。在天謂之春秋。在人謂之仁義。在上謂之賞罰。在下謂之是非。

邵康節曰。豈謂聖人無缺典。此非惟聖人爲然也。是雖天地亦有之。天地之缺典。天地之春秋也。或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一春一秋。乃天之常。天豈其有缺典邪。林子曰。豈謂是哉。余竊以天之春秋。寄於帝王之賞罰矣。而帝王之賞罰。乃所以成能乎天地而春秋之也。時至春秋。帝王無賞罰矣。帝王無賞罰。天地無春秋矣。天地無春秋。豈非天地

之缺典邪。故托南面之權於二百四十年間。滿難以補帝王之賞罰。寔以補天地之春秋也。

或者以春秋表年首事。當以四時之說爲正。林子曰。當其時。晏子則亦有春秋矣。豈非竊取聖人之美名。以標題其所論著哉。何嘗首事表年。如世儒所云也。

林子曰。春秋編年。不以周而以魯者。其亦東周之意乎。

林子全集

孟子上

林子曰。孔子之春秋。卽湯武之放伐。蓋所以奉天之命。而是非之者。天之事也。豈徒操南面二百四十餘年之權已哉。王不稱天。槩可見矣。故春生秋殺。天之事也。是而春之。非而秋之。聖人之所以體天以行事也。

或問春秋者。天之事也。其旨何如。林子曰。豈惟春秋爲然哉。若舜禹乃天之所與也。而堯舜則代天以禪受之。桀紂乃天之所廢也。而湯武則代天以放伐之。周之失道也。求車求金。而孔子則代天以春秋之要之。聖人之所存也。無非天心。故其所行

也無非天事。

林子曰：天無私也。聖人無私也。故無私所以奉天也。以此無私而存諸心也。謂之天心。以此無私而見諸事也。謂之天事。

楊墨

林子曰：楊墨之道。仁義之害也。彼其始也。豈不知仁義之爲美也。學術之不明。察理之不精。遂至於爲我而害義。兼愛而害仁也。君子當知其意見之偏。而非用心之不正也。吾人講學。其可任其意見之偏。而至於不仁不義之歸也哉。

孔子之道不著

或問孔氏之儒。豈不較然著明於世邪。林子曰：孔氏之教。雖云顯矣。而孔氏之道。猶有所未明。若所謂文行忠信。詩書執禮。是乃孔氏之教。德之見於行也。世之儒者。則以爲孔氏之道。專在於是。此孔氏之道。所以不明於天下後世也。

陸子靜曰：秦不曾壞了道脉。至漢而大壞。豈不以秦之焚詩書也。特以壞先王之典籍爾。道脉在人。

猶爲無恙。若漢之註詩書也。又且以壞先王之道脉矣。典籍雖存。竟成虛語。嗟乎。嗟乎。豈特漢之時。儒者爲然哉。此蓋不得聖人之心。而揣逆訓釋。又烈於秦人之火矣。先聖之道。孰與閑之。是則可懼也已。

林子曰：世之治學術而病學術者多矣。兼愛則爲仁之病也。爲我則爲義之病也。不動心則爲心之病也。疏釋則爲孔曾思孟之書之病也。故達而行其道。而人不病於政治。則堯舜其人也。窮而明其

林子全集

孟子上

三五

道。而人不病於學術。則仲尼其人也。今皆病於學術矣。而仲尼之心法不著。意者疏釋盛而議論多。主於先入。而揣度億逆。以自鑿其智乎。此古今之病之最大也。而其爲害也。殆有甚於夷狄猛獸。余爲此懼。則亦安能得倉扁之聖藥。播其方於遠邇。以瞑眩此先入者流乎。

能言距楊墨者

程子曰：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又曰：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朱子曰：楊朱即老聃弟子。

孟子闢楊朱。則老聃在其中矣。由是觀之。則無君禽獸之教。非老聃其首惡與。孟子何不究其害之所由始。以闢老聃。而曰老聃在其中者何與。豈其司刑者。乃專治餘黨。以槩見其首惡之非乎。夫於首惡之老聃。則固釋之。餘黨之楊朱。則必刑之。而孟子之是非。必不若是其悖也。且楊朱後孔子而生。去老子世代甚遠。而謂之老子弟子者。余不能知之矣。老子嘗有言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又曰。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謂之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可乎。唐韓退之曰。其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夫老子實與孔子並世而生。豈其害甚於楊墨。而孔子又從而問禮歟。

或問古先聖賢。多所論著。今以愚之鄙見言之。惟定千古之是以爲世法。斯亦足矣。又奚必正人之非是而深詆之。似有傷於忠厚之意者。而況彼之學。且旣信於人哉。林子未之答。乃先詰之曰。如子所言。豈不以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

人。是鄉原之謹厚。旣信乎其鄉矣。而孔子則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不謂之似有傷於忠厚之意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是楊墨之仁義。旣信乎天下矣。而孟子則曰。是無父也。是無君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不謂之似有傷於忠厚之意與。告子之不動心也。子莫之執中也。想當其時。人亦信之。而孟子一則曰。未嘗知義。一則曰。猶執一而賊道也。亦不可不謂之峻且嚴矣。不謂之似有傷於忠厚之意歟。抑豈知聖賢乃爲斯道而生。而其所以見之言語文字者。無非爲斯道計。而惟恐其言之信於人。足以亂德也。故其言之未信於人。而不與之辯焉。猶之可也。若其言之旣信於人。而不與之辯焉。惡乎可哉。余于是而知撥亂而反之正者。古先聖賢之所以廓清乎天下也。反經而明其是者。古先聖賢之所以廓清乎萬世也。故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或問天下後世。孰不右儒術而左二氏。何今之言

與衆大相違也。林子曰：若以衆言爲是，則塞路之楊墨未必非也。若以獨見爲非，則不得已之孟子未必是也。況余心性之說，質之黃帝老子釋迦孔子，無不同者。又奚必天下後世之人之是狗邪？林子曰：治之隆污，學之顯微，繫於聖人，而聖人之生，代天順時，各分司其事，固不必於同，亦不必於異。故孔子老子釋迦爲萬世而生，以開心學之源，而天下之道亦未始不同歸而致一矣。今觀孔子之書，似多詳於外，所謂民可使由之道，而外者亦非外也。老子釋迦之書，似多詳於內，所謂不可使知之道，而內者亦非內也。故大易之玄微，中庸之奧義，與夫論語一貫無言，大學定靜格致，孟子養氣知天等章，是皆身心性命之語也。較之二氏有何差別？但後世不知根本工夫，真實學問，每以威儀文詞之粗迹求孔子，遂以孔子專在於外，則二氏心身性命之語，豈能探其精微之旨邪？而二氏者流，又不以事心爲大，而以離塵爲高，此道術所以爲天下裂，而師各異教，遂分而爲三矣。昔者楊

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今儒門者流，知尊孔子而不知所以尊，遂使孔子之道不著；玄門者流，知尊老子而不知所以尊，遂使老子之道不彰；性門者流，知尊釋迦而不知所以尊，遂使釋迦之道不明。是三門之塞路也。甚於楊墨，而余心性之說，喋喋不已者，亦非徒好辯焉已也。銜木填海，怒臂當輶，固已知其不勝任矣。但余真有見於三教合一之理，誠不可不令天下後世共知而共聞之耳。

林子全集

門人 周景濂
林 蕃 全叅閱

孟子正義纂卷下

聖人人倫之至

林子曰。世人於君臣則思義。而或有不義於父子。則思仁。而或有不仁。於兄弟夫婦朋友。則思序。思別。思信。而或有不序。不別。不信。所謂勉強爲善。猶爲未善也。聖人遇君臣則卽義。以其止於義。而義則隨感而應也。遇父子則卽仁。以其止於仁。而仁則隨感而應也。遇兄弟夫婦朋友。則卽序。卽別。卽信。以其止於序。止於別。止於信。而序而別而信。則隨感而應也。

聖人仁覆天下

林子曰。余嘗考之太古矣。民未知有父子也。聖人則父之子之。旣之而復仁之。則天下萬世之爲父子者定矣。民未知有君臣也。聖人則君之臣之。旣之而復義之。則天下萬世之爲君臣者定矣。民未

知有夫婦也。聖人則夫之婦之。旣之而復別之。則天下萬世之爲夫婦者定矣。此蓋以其三綱之重。以利天下萬世。而天下萬世熙熙皞皞於父子之仁。君臣之義。夫婦之別。蓋有不知爲之也。他如八卦之畫。耒耜之教。上棟下宇。以待風雨。不封不樹。易以棺槨。書契爲治。日中爲市。剡木爲舟。掘地爲曰。以此而利天下萬世。而天下萬世之遠。蓋有日用而不知矣。

道二

林子全集 孟子 二
林子曰。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蓋道者。行道之道。卽路是也。故堯舜之所由者。仁路也。幽厲之所由者。不仁之路也。欲知堯舜幽厲之分者。無他。直所從由之路。仁不仁之間爾。

所欲與之聚之

晁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晁錯此言。其有得於三王之心者乎。林子曰。人莫不

有君臣之情焉。而三王則有以義之而不使廢也。人莫不有父子之情焉。而三王則有以仁之而不使離也。人莫不有男女之情焉。而三王則有以別之而不使之曠且怨也。有恒產者有恒心。人之情也。而三王則有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而不使之游且惰也。余此言也。其亦有得於三王之心者乎。

惟大人格君心之非

孟子曰。格者格也。格而去之之義也。書曰。格其非心。孟子曰。格君心之非。或謂感格君心之非者。非也。謂感格君心則可。謂感格君心之非。似於文義爲戾。

林子曰。大學之道。格其心之非也。大人之道。格君心之非也。格其心之非也。而平天下之機在我矣。格君心之非也。而定國之機在我矣。若必於物而正之。是其所正者物。而非心也。豈大學之學。平天下之要道邪。若必於政而間之。是其所間者政。而非心也。豈大人之學。定國之要道邪。故爲學而不格其心之非焉者。孟子所謂自賊者也。爲臣而不

格君心之非焉者。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林子曰。我無善而名譽流者。非身之福也。我無惡而詬訛興者。非身之災也。

或問毀譽果能忘之與。林子曰。忘之而無所於忘也。其次則忘之而有所於忘也。豈曰毀譽而榮辱亦且忘之矣。豈曰榮辱而利害亦且忘之矣。豈曰利害而死生亦且忘之矣。而其所以然者。以其不知有身故也。夫既不知有身矣。則亦何生何死而況於利害。而況於榮辱。而況於毀譽乎。

舜不告而娶

林子見時有不昏者。而必語之曰。子之一身至重也。天開地闢。而人生焉。世世不絕。而至於子之身。自是子而復孫。孫而復子。至於天地未有終窮之時。尚未艾也。是子之一身。上而爲天地開闢以來。祖宗精神之所聚。下而爲天地未有終窮之時。子孫命脉之所寄。所繫之重。至於如此。而子乃忍於斷棄倫續。以爲高且潔者。其殆未聞舜之大孝。孟

子無後之旨乎。

黃帝老子道家之祖也。黃帝四妃二十五子。而老子之子宗。林子曰。豈惟黃帝老子。至於列禦寇莊周。及諸所稱玄也。則亦有而昏而嗣者。是道家之倫屬。余嘗聞其語矣。若今之真人府張道陵之後也。道陵漢和帝時人。孫子傳至于今不絕。是道家之倫屬。余又見其人矣。

釋迦釋氏之祖也。妻耶輸氏多羅。子羅睺羅。林子曰。豈惟釋迦。至於維摩詰。傳大士。及諸所稱禪也。

林子全集 孟子下

五

則亦有而昏而嗣者。是釋氏之倫屬。余嘗聞其語矣。若今之茶馬司所轄諸國。皆西僧之酋矣。室家俱有嗣續相傳。是釋氏之倫屬。余又見其人矣。

林子曰。今之和尚道士。率以不昏不娶爲高。豈今之和尚道士。清淨寂滅。反有過於黃帝老子釋迦也哉。

林子曰。釋流之不嗣續也。斯爲釋迦之異端矣。道流之不嗣續也。斯爲黃帝老子之異端矣。

林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縱能作佛。且不可以

無後。况甘心於無後。而又無作佛之心乎。然而學佛者。槩多庸流。而釋氏之旨。安能頓悟。乃於男女之大欲。卽能斷而棄之。豈人之情哉。必不然矣。是故袈裟具。而倫屬滅。非釋迦之罪。學釋迦者之罪也。

東夷之人也

或問釋迦不生於夷。與林子曰。玄德之舜。至德之文王。華人得而夷之乎。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林子全集 孟子下

六

林子曰。大人而赤子者。寂然不動也。赤子而大人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或曰。赤子之心寂然矣。何爲乎其不能感而通邪。林子曰。赤子之寂然者。猶反舌而無聲也。春至能言。豈非所謂大人感之而遂通邪。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林子曰。赤子者。無知之大人也。大人者。無所不知之赤子也。道本至足。各足焉爾矣。余故曰。聖人之聖。非有加乎其性也。但不失之爾。

林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大人之赤子也。

林子曰。余嘗卽耳目而例論之。赤子之耳。赤子之目。赤子之心。一也。及壯且老。亦此赤子之耳。亦此赤子之目。亦此赤子之心。而未嘗改乎其初也。故率其耳之性。而未有不聞。率其目之性。而未有不見。率其心之性。而未有不知。不覺者。自然而然也。豈其學聞學見。而後能聞。能見。學知學覺。而後能知。能覺邪。

老子曰。樸散而爲器。林子曰。赤子之心。不謂之樸。

林子全集

卷下

乎。而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以全樸也。樸散而器。殆失其天命之初矣。

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故大人一天地也。而天下之大。皆得而覆載之。大人一月月也。而天下之大。皆得而照臨之。大人一四時也。而天下之大。皆得而春秋之。大人一鬼神也。而天下之大。皆得而屈伸之。夫大人之分量。而有若是其大者。亦惟不失赤子之心。而非有所加也。

林子曰。心之聖人者。赤子之心也。奚假人爲。但不失之爾。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林子曰。深造卽易之退藏於密也。其曰道。卽不動心有道之道也。道卽法也。行法俟命之法也。故曰心法。自得之也者。得我本來所自有之物也。渾然在中。粹然至善。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我也。故曰自得。自得也者。得吾元所自有也。凡言之字。皆有所指而言也。豈非堯舜之中。孔子之一。乃

林子全集

卷下

吾之真去處。我之所自有也。故深造之。深造此也。自得之。自得此也。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又曰。知及之。仁能守之。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而孔曾思孟之書。言之字甚衆。

居之安

林子曰。草木從根而發。人之根在於神明之舍。易謂之太極。故寂然不動者。植根固也。孟子所謂居安者是也。而感而遂通。則華見乎外也。孟子所謂

左右逢原者是也。余於是而知心安於神明之舍。太極立焉。而兩儀而四象。而八卦。無不備具。而萬物亦生生而不窮矣。

博學而詳說之

林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所云博學者。亦非他也。蓋欲反之吾身。而詳說之以求吾身之所謂約者也。或曰。開卷有益。而多聞多見。富於記誦者。不謂之博學。而何。林子曰。詩書之有益於人也。大矣。余豈不之知邪。若或誦詩讀書。而耻

林子全集

孟子下

九

受命於其師焉。吾見其必不能句。必不能讀。必不能達其辭。必不能通其義。又况所謂精微之致。而爲千古不傳之秘者。顧乃馳心於見聞之末。記誦之博焉。則亦安能不得人之得以爲得。而吾人之言以爲言邪。

幾希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而幾希者。孔子之所謂仁也。程子亦謂之穀種。而果中之仁。穀中之種者。幾希也。蓋未發之中。一太虛也。而其機

之所萌。特幾希之微爾。是故聖人知此幾希而契其機焉。所謂由仁義行者是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若君子則存此幾希。而未能契其機焉。所謂行仁義者是也。必待察識。必待擴充。

林子曰。孟子之所謂幾希者。豈非我之性命。特幾希之微邪。故惟此幾希之性命也。而落於子宮之中矣。孔子則儼之以果實之仁。老氏則儼之以禽鳥之丹也。由是而五臟六腑。四肢百骸。由是而能視能聽。能持能行。由是而能仁能義。能禮能智。由

林子全集

孟子下

十

是而能聖能神。能文能武。其可得而擬議乎。其可得而測量乎。而此幾希性命也。不謂之仁。不謂之丹。而何。豈曰以此而在世間也。兩精相搏。而神應之千百斯男。生生而無盡哉。亦且以此而出世間也。兩精相搏。而神應之百千萬億。化化而無窮矣。

舜明於庶物

林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惟此幾希也。人人具足。無欠無餘。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其厚乎。所謂性善者是也。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而舜則無

所於存而無不存也。故自能明庶物而盡人物之性也。自能察人倫而爲人倫之至也。自能當仁而仁。當義而義。率而行之。無所於強也。所謂幾希者一也。而明物察倫。由仁義行者。一以貫之也。若楊墨者。爲仁而害仁。爲義而害義。至于無父無君。而卒流於禽獸之歸者。以其馳騫於外。不知幾希。不知性善。不知仁義之根於心也。

林子曰。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集註有之。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

林子全集

孟子下

上

而後勉強以行之。其曰根心而出者。豈非其不安排擬議。出乎其性。而以利爲本。與而曰勉強以行之者。又豈非楊子爲我。以爲義。墨子兼愛以爲仁。告子戕賊人以爲仁義。有以爲之而失之鑒與。林子曰。明物察倫。由仁義行。而大舜之所以盡性而至命者。不過有此幾希爾。故惟此幾希也。而萬物皆備於我矣。豈曰擴之足以配天地焉已哉。亦且能運虛空。故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

林子曰。盡其性者。聖人也。拂其性。則禽獸矣。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朱子曰。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諸生甚母曰。聖人不可爲也。不爲聖人。便入禽獸。存亡之幾。可不知所慎乎。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

林子曰。上帝降衷。厥有恒性。是性也者。故也。我固有之也。所謂溫故之故是也。

林子曰。故也者。命之自天。與生俱生。是蓋天下古今人人俱足。而其本來原有此故物也。以故感故。

林子全集

孟子下

上

故。故相通。而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豈非故也者。乃天下古今人人之所公共。而愚夫愚婦之可以與知而與能耶。

易曰。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天之道。民之故也。一而已矣。若也不明於天之道。而曰能察於民之故者。未也。

林子曰。夫故也者。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所公共之物也。而大人之所以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

合序。鬼神合吉凶者。其能有外於我之故邪。

林子曰。天惟其有此故也。故天不勞。而星辰之所
以森列也。聖人惟其有此故也。故聖人不勞。而變
化之所以無方也。

林子曰。言故而不及於利者。非以明性也。故利也
者。性而情之者利也。又曰。以迹而求天之故。則天
可得而考矣。以性而求情之故。則性可得而明矣。
或問以利爲本。林子曰。豈非釋氏之所謂在事之
先。取以本利者乎。惟其本而利也。故其以利爲本
林子全集卷之五下

而孔子則罕言利者何也。惟此利字。不有顏曾。夫
誰得而言之。故曰罕言。繫辭曰。擬之而後言。議之
而後動。故利也者。不屬於擬議。而亦無事於擬議。
自能成其變化。順以出之。而無所於爲也。其曰擬
議而成其變化者。豈非所謂下學致曲而誠之之
功。以造於上達。而動而變而化之地邪。故擬議者。
可得而言之。而使由也。而利則不可得而言之。而
使知也。

林子曰。繼善性本空。故者取本利。不知性本空。不

知故本利。欲言能無擬。欲動能無議。言動而擬議
擬議却非是。果能成變化。更不復擬議。

林子曰。故者以利爲本。而安排。而擬議。則失其所
以爲故矣。

林生自周問本利。林子曰。余嘗得之易矣。易曰。將
以順性命之理。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
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而陽之。陽而
陰之。天何爲哉。剛而柔之。柔而剛之。地何爲哉。仁
而義之。義而仁之。聖何爲哉。故曰。故者以利爲本。
林子全集卷之五下

君子有終身之憂

林子曰。君子終日乾乾而不息者。憂其道之不明
于吾身也。吾身明矣。又憂其道之不明於天下也。
天下明矣。又憂其道之不明於後世也。夫憂其道
不明於吾身。所謂爲仁由己。我之憂可得而釋也。
而其道不明於天下。及於後世。君子不能致力於
其間。此其所以有終身之憂。而不能一日忘於其
懷矣。

何以異於人哉

林子曰。人皆曰聖人之異乎人也。而余則曰人之異乎聖人也。聖人每同人以爲道。而人每異聖人以爲人。

林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觀聖人之外。一衆庶也。安汝止而執厥中。觀聖人之内。一聖人也。

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

林子曰。良人之妻妾。今也或是之亡也。噫。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

林子曰。以天子之子。事舜于畎畝。舜將何以待之。

林子全集 孟子下

卷

况九男焉。而丹朱之又傲邪。以天子之女。釐降于匹夫。舜將何以刑之。况二女乎。而同居之又難邪。若帝堯者。可謂善試舜矣。

林子曰。楚先生嘗謂余曰。舜之父母及弟象。語其心則足以殺舜。然舜之有天下也。實惟其父母及弟象之功。若父不頑。母不嚚。弟象不傲。則舜之玄德四岳安得而舉之。帝堯安得而聞之。又曰。舜上父母。下惟弟象。父母及弟象。嘗欲殺舜。則其怨置訕毀。以暴其惡於人者。何所不至。而邑人聚人都。

人。不信其父母及弟象之言。而信舜之心者。何邪。舜不幸遭人倫之變。其亦詩之所謂他山之石。孟子之所謂拂亂其所爲者與。

四罪而天下咸服

昔者善財童子。忝無厭足王。無量猛卒。執持器仗。無量衆生。各犯王法。或斬其頭。或斷其手。善財見已。而作是言。云何于此而欲求法邪。王告善財。我得菩薩如幻三昧。林子曰。昔者舜之誅四凶也。而

程子則曰。可怒在彼。已何與焉。若舜者。其亦所謂

林子全集 孟子下

卷

如幻三昧者與。無厭足王又有言曰。如我心者。寧於未來受無間苦。終不忍發一念。以與一蚊一蟻而作苦事。况復人邪。若夫二乘。與諸小機者。流惡足以語此。

林子曰。四凶之罪。虞舜之慈悲也。少正卯之誅。孔子之慈悲也。

林子曰。無故不殺者。慈悲也。有罪必刑者。慈悲也。廷柱生問曰。釋氏之慈悲也。則刑不用矣。如天下何。林子曰。慈悲者。仁也。人仁矣。顧不可以爲天下

邪。故刑期無刑者。慈悲也。罰不善人以安善人者。慈悲也。

林子曰。漢文帝奉黃老而除肉刑。隋文帝事浮屠而釋流罪。吾恐黃老之清淨。浮屠之慈悲。似不如是也。

放勳乃殂落

林子曰。殂者。神氣歸天。道家之所謂長生久視。白日飛昇者是也。落者。體魄歸地。釋家之所謂四大假合。終歸於盡者是也。

林子全集

孟子下

卷

文辭意志

林子曰。何者謂之辭。辭也者。辭也。達其意而命以辭者。辭也。何者謂之文。文也者。文也。修其辭而飾以文者。文也。故作者之飾以文矣。而有垂乎草創之初焉。不可也。作者之達其意矣。而有戾乎念慮之微焉。不可也。故北山之詩怨矣。其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意之命乎辭者。何其怨之深也。而詩人之志。有不從可知乎。雲漢之詩憂矣。其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意之命乎辭者。何其憂之至也。

而詩人之志。又不從可知乎。

林子曰。意也者。志也。志也者。意也。志與意一也。亦無人我。亦無古今。說者設以其身焉處之。則說者之意。作者之志。有不相爲感通者哉。固有人我不得而二之。古今不得而違之者。然而命乎辭者。意也。意則本乎志矣。故志在於思歸也。而意之命乎辭者。能無怨乎。志在於爲民也。而意之命乎辭者。能無憂乎。

以意逆志

林子全集

孟子下

卷

林子曰。逆也者。逆也。度之之義也。以意逆志。以心度心也。

林子曰。三教之書。類多寓言。故女媧非補天也。帝堯非射日也。齊人必非丐乞。鄰人必不盜雞。朱漫豈精屠龍之技。梁鸞豈擅馴虎之能。至於水火之入。蕉鹿之夢。草木之俱去。獼猴之習定。關雞解牛之義。斷臂割體之忱。玄微之旨。都在言外。余于是知信而惑之者非也。怪而辯之者亦非也。

林子曰。煉石補天者。以修復五常於吾心之天也。

射日落鳥者。以頓消天變於帝德之盛也。丐乞之喻。昏夜之乞哀也。盜雞之喻。遷善之不勇也。謂朱漫之屠龍也。豈不以技之至者。無所售於時。猶道之大者。無所容於世與。謂梁騫之馴虎也。豈不以物之至暴者。尚可以養而馴。猶人之至愚者。亦可以善而化歟。水火之入。超神以外形也。蕉鹿之夢。處世亦大夢也。謂草木之俱去者。不曰法身之妙用乎。謂獼猴之習定者。不曰幻心之生滅乎。鬪雞之義者。動亦靜也。解牛之義者。知養生也。至於學道之至誠。能忘乎臂。而不嗔之大定。不有其身者。豈真有是事者哉。亦寓言也。故信而惑之者。誕孰甚焉。怪而辯之者。愚孰甚焉。此三教之所由以分者。皆不達乎古人寓言之微旨也。

老子全集

孟子

卷

林子曰。老子之道。至莊子而益明。亦至莊子而益晦。或問曰。何謂也。林子曰。能逆其寓言之微。則道爲益明。惟習其無端涯之詞。則道爲益晦。

兆詰問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培斗折衡。而民不爭。何謂也。林子曰。以聖人字而觀之。便識老子之心。

矣。豈有尊之爲聖人而固譏之邪。善哉。莊子有言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是聖人之利天下者少。而害天下者多也。豈非以竊聖人之道。而援以爲奸者發也。子獨不觀老子之言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其方用兵也。必不銷鋒鉏鎬。以坐視其危。則其當立制也。亦豈培斗折衡以空抱其信哉。蓋傷時俗之流弊。不能復如洪荒之無事也。故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老子全集

孟子

卷

林子曰。堯舜之禪受也。則曰天與之。湯武之放伐也。則曰天命誅之。紀之詩若書。而曰天曰帝者。何限也。若後世之矯誣也。率以聖人爲口實焉。故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天與賢則與賢

林子曰。或者以爲武王既殺商受。何不遜其位於微子啓。而白其心於天下萬世哉。是內不足以自信。恐人之議已者之言也。蓋未達乎天命曆數之微矣。故堯舜之禪讓也。天之與賢也。湯武之放伐

也。亦天之與賢也。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林子曰。人而善也。有貴有賤。有富有貧。有壽有夭。人而不善也。亦有貴有賤。有富有貧。有壽有夭。善而貴也。富也。壽也。理之常也。而或有賤有貧有夭者何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不善而賤也。貧也。夭也。理之常也。而或有貴有富有壽者何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然此皆在外者也。而非君子之所患也。

林子全集

孟子

林子曰。人而善也。而賤而貧而夭焉。則自有貴有富有壽者存矣。人而不善也。而貴而富而壽焉。則自有賤有貧有夭者存矣。故君子不以貴爲貴。不以賤爲賤。不以富爲富。不以貧爲貧。不以壽爲壽。不以夭爲夭。

自任之重

林子曰。始則放桀以革夏正。終則放太甲以定商邦。蓋達於立君爲民之微。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也。

林子曰。聖人之於天下也。家之於百姓也。子之。其曰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者。子而愛之也。曰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愛而教之也。林子曰。達而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伊尹也。窮而自任以萬世之重者。孔子也。

歸潔其身而已矣。

林子曰。苟可以仕。謂我爲任可也。苟可以處。謂我爲果可也。故曰歸潔其身而已矣。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

林子全集

孟子

林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故用之則行。雖佛肸之召亦往焉。然其退必以義也。故受女樂則去之。視蜚鴈則去之。或者以其視蜚鴈也而去之。似有傷於果。殊不知禮貌旣衰。則無用我之意矣。而猶然栖栖於利祿之間而不去。豈所謂不可則止之大臣。而舍之則藏之義與。

伯夷聖之清者也。

論語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而孟子則曰。聖之清者何也。林子曰。此所謂聖者。以

其力之所至而造其極者言之也。故曰聖譬則力也。其至爾力也。又曰伯夷極其清之所至而爲清之聖者也。柳下惠極其和之所至而爲和之聖者也。猶杜甫極其詩之所至而爲詩之聖者也。張旭極其草之所至而爲草之聖者也。或曰杜甫張旭特技爾。豈其倫邪。然而能造其極而不可以復加焉者似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若隘與不恭也。豈其大而化之之聖哉。

林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以其心之聖。無方而無體也。若清若和若任。則有方有體。而非其心之聖之神矣。

貴貴尊賢

林子曰朝廷不可不尊。師道不可不重。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爲其多聞也

或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而子旣非之矣。其曰爲其多聞也。則孟子之言亦非與。林子曰孟子之言何可非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

於王前。又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又曰何謂尚志。仁義而已矣。卽孟子之所學。與其所以事乎其君皆仁義也。顧謂賢者之多聞。而有外於仁義乎。夫賢者之多聞也。或聞之於古。或聞之於今。如何而謂之仁。如何而謂之非仁。而天子則資之以仁其身。以仁天下。而正之也。如何而謂之義。如何而謂之非義。而天子則資之以義其身。以義天下。而正之也。若必卽凡天下之物。至於不可勝紀也。而日陳於天子之前。曰如何而謂之表。如何而謂之裏。如何而謂之精。如何而謂之粗。則是使天子日敝精神於小知。且不暇矣。而奚暇以治天下國家哉。

性善仁義

兆多生問性。林子曰性至無也。亦至有也。兆多曰何謂也。林子曰四端具焉。未嘗有四端也。萬物備焉。未嘗有萬物也。然則老子何謂於仁義而提提之。林子曰老子豈以仁義爲不美也。而故提提之哉。蓋性立天下之有。而爲天下之大本也。故性立

而仁義自生。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所謂本立道生。感而遂通之故也。故舍性以爲仁。未必不害仁也。舍性以爲義。未必不害義也。於是知孟子之仁義。蓋有得於性善者也。

義內

林子曰。仁內也。義非外也。蓋仁居其中也。而其所行之宜者。皆由此中出矣。此孟子義內之旨也。

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孟子曰。行吾敬。故謂之

敬以直內

孟子曰

行吾敬

故謂之

敬以直內

內也。郭生起汾問。何以爲之敬。林子曰。禮者敬而已矣。禮以復仁。敬以直內也。孟子曰。仁人心也。而一點真心。孔子每以仁名之者。宋儒所謂杏仁桃仁是也。故仁在其中。而其所以見乎其外者。無有不宜也。敬以直內。而其所以見乎其外者。無有不法也。

性情才

林子曰。孔孟而下。無人識性字之義。故人之性必善也。猶水之性必潤下也。火之性必炎上也。參之

性必補人也。砒之性必殺人也。醫家所謂燒藥存性者。性也。

孟子道性善矣。而有性不善者何也。林子曰。此乃氣質之性也。張子厚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故曰形也。而口之性必悅色。耳之性必悅聲。若夫天命之性。未發之中也。至虛無我。豈有不善。故有善無不善者。天命之性也。有善有不善者。氣質之性也。然天命之性。雖無不善。而分量之大。又無不包。天性之分量。既無不包矣。是故古之聖人

孟子曰

性善也

而有性

不善者

何也

林子曰。欲以盡其性也。天地且思以位之。而況人乎。萬物且思以育之。而況人乎。鳥獸魚鱉且思以咸若之。而況人乎。凡有血氣。且思以施及之。而況人乎。天性一也。而張子厚則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之不同者何也。林子曰。張子厚天地氣質之說。乃孟子有性有命之旨也。然天地之性。固皆善矣。而氣質之性。則有善有不善者何也。林子曰。天地之性。性也。性而後有氣質。而後有質。故有清有濁。有厚有薄。而始有善有不善矣。若夫天地之性。性而已。

矣。未始有氣也。未始有質也。何清何濁。何厚何薄。夫豈其有不善也哉。

林子曰。遇君而忠。心生。遇父而孝。心生。情也。欲爲忠。卽能忠。欲爲孝。卽能孝。才也。此經生之所嘗談者。然而才則本於情也。情則本於性也。孟子曰。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此豈人之情也哉。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曰才本於氣也。豈其然哉。夫才旣善矣。而曰不才者何歟。林子曰。才本善也。枉其才而不善也。故曰不才。

林子全集

孟子下

夫均是才也。而又曰小有才者何也。林子曰。天之降才。本不殊也。鑒其知而小之。故小。若禹臯稷契伯益。與夫周公之才。而孔子以爲難而美之者。蓋亦不枉其才。不鑒其知。性情之而已矣。然則後世所謂有才而無德者。非歟。林子曰。何可非也。其曰才善者。卽孟子所謂良能。本之性情者。德也。其曰陷溺其心。禽獸不遠者。卽後世所謂才勝德者。不本之性情而不才也。

林子曰。感而遂通者。情也。行所無事者。才也。若有

所擬議而失之鑒焉。卽不名情。卽不名才。卽情與才之不本於性也。故善言性者。以利爲本。

林子曰。性之而情者。利也。故其情善。性之而才者。利也。故其才善。

林子曰。性在作用。以利爲本也。性在作用。無行而不與也。性在作用。不思不勉。從容而中道也。性在作用。施於四體。不言而自喻也。

異見王因問波羅提尊者。何者是佛。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曰。性

林子全集

孟子下

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卽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卽開悟。悔謝前非。林子曰。亦孟子所謂因情驗性之旨也。

聖人與我同類者

林子曰。聖人形。凡民之形。則亦心。凡民之心也。凡民形。聖人之形。則亦心。聖人之心也。形其形也。而謂其形之不類也。可乎哉。心其心也。而謂其心之不類也。可乎哉。

林子曰。萬形一形也。而或有不類者。蓋陰陽雜揉之氣也。而心則無陰無陽。不屬於氣矣。又焉有不類之真心者哉。

理義之悅我心

林子全集

孟子下

卷

林子曰。理義之悅心者。心之悅理義也。知之而好之而樂。以復此心之本體也。能無悅乎。

夜氣

林子曰。夜氣清明。而天理則常存矣。乍見之頃。亦夜氣也。而反覆怙亡。內交要譽。則情蕩而性牽矣。豈其所謂本來面目。而能復其初邪。

林子曰。聖人之心。純乎仁也。而造次顛沛。無非夜氣之清明矣。

林子曰。聖人之道。道同天地之道者。以聖人之心

心同天地之心也。聖人之心。既同天地之心。則吾人之心。豈有異於聖人之心邪。其所以喪其良心。而與聖人異者。豈謂無其故哉。故平旦之氣。猶聖人也。而且晝怙亡。則禽獸矣。至於怙之反覆。夜氣不存。是亦禽獸而已矣。舍其心之聖人而不爲。而卒流於禽獸之歸也。豈不大可哀哉。

操存舍亡

書曰。無敢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而曰萬幾者何也。林子曰。

林子全集

孟子下

卷

周子所謂幾善惡者。幾也。倏忽而善。倏忽而惡。一日二日之間。且至萬焉。邵康節曰。寧知虛過死萬遍。恰似不曾生一般。皆指此心之生滅者言之。又問天工人代之旨。林子曰。天子之事。皆天之事也。天無心也。而安有幾。而安有幾之善惡。而倏忽而善。而倏忽而惡。便是有心。而與天不相似矣。豈曰能代天事。然而曰無敢逸欲。有邦者何也。林子曰。夫幾則有善惡矣。而況以逸欲之心處之乎。善不勝惡。而有邦之衆。則皆效而尤之。不謂之我有以

教之而何。故曰無教逸欲有邦。此唐虞之所以兢
兢業業。有天下而不與也。

或問何者謂之操。林子曰。譬匹夫懷璧而心在於
璧焉。惟恐盜也。得竊而有之矣。

易曰。君子以懲忿窒慾。若必於忿而懲之。於慾而
窒之。而不審其所由來也。以實用其力焉。則爲學
之功不既疎乎。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夫忿之不
懲也。慾之不窒也。豈非所謂舍之而亡邪。故敬則
自不亡也。或亡矣。則亦操而存之爾。夫既敬矣。夫

林子全集

孟子下

既操而存之矣。則又安有忿而可懲。有慾而可窒
邪。昔者有苗負固不服。帝乃誕敷文德。而七旬來
格。故主敬以存心者。爲學之先務也。敷德以懷遠
者。爲治之大端也。

或問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是心之本體歟。林子
曰。心之寂然不動者。心之本體也。莫知其鄉。卽出
入也。出入卽存亡也。而操之則存者。乃孔孟之所
以教人以求放心而存成性焉者也。

窮乏得我

林子曰。古人有財。類能施之。故凡若所識得我者
抑又下矣。

仁人心也

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願學孔子者
也。而釋其仁也。則曰人心也。心卽仁。仁卽心。而心
之生生者仁也。

楊龜山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
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仁。要道得親切。惟孟

子言仁人心也。竄爲親切。林子曰。孔子言仁。亦有

林子全集

孟子

竄爲親切處。復禮爲仁是也。

或問玄牝之說。林子曰。玄牝之門。譬蓮子也。而非
堯舜之所謂中者乎。爲天地根。譬蓮子之心也。而
非孔子之所謂一者乎。此心未芽。生道在中。此心
既芽。生意不息。而非余之所謂一在於中之中者
一乎。故曰仁人心也。而釋氏之所謂正法眼藏。涅
槃妙心。亦是此意。由是觀之。三教之道。曷嘗有不
同哉。但後世之儒。元不識仁。而溺聞以支。後世之
道。元不識根。而玄遠以蕩。後世之釋。元不識心。而

苦空以稿。此三氏之教。所由裂而分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或問何謂放心。何以求之。林子曰。心之放於聲也。從而求之以歸於腔子裏者。存心也。心之放於色也。從而求之以歸於腔子裏者。存心也。時時而求之。時時而存之。存之既久。心斯存矣。然而自放之。而自求之。而自存之。奚必學於人而問於人邪。林子曰。自有孔門心法者在焉。不學不問。安得而知之。

林子全集

孟子下

卷

時有儒流胡姓者。自以爲能知心學之大。林子曰。何以事心。而事心之法。予其知之乎。胡姓者曰。事心豈有法邪。林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事心之法也。何以謂之放心。何以求之。胡姓者曰。卽此便是心學。而又焉用法爲邪。林子曰。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而之所以求鷄犬者。豈無其法邪。胡姓者曰。事心之大。姑且未論。而之所以求鷄犬者。豈有其法乎。林子曰。夫求鷄犬之法。雖不能知之。特以其瑣細鄙事。而吾子弗之察爾。故

犬放矣。能無求之之法。而慎其出入之門乎。鷄放矣。能無求之之法。而處以棲息之地乎。若吾心之難馭也。蓋有甚於鷄犬之放逸矣。操之而存。舍之而亡。而出入之門。棲息之地。真有不可不知也。於是胡姓者。遂問吾心出入之門。棲息之地。林子曰。吾心出入之門。棲息之地。是乃堯舜之中。孔子之一。所謂腔子裏者是也。又問腔子裏。林子曰。此所謂腔子裏者。豈佛之所謂肉團心者哉。乃我之真去處。易所謂殊途而同歸者。同歸於此也。百慮而

林子全集

孟子下

卷

一致者。一致於此也。又問真去處。林子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者。以此真心。退而藏之於我之真去處也。故真去處也者。乃我之真腔子裏也。若以肉團之心。而爲我之腔子裏。殆非退藏於密之真實義也。林子曰。人有人心。亦有天心。欲識天心。先空人心。惟此天心。卽汝真心。真心是性。真性是心。湛然常寂者心。寂而常感者心。汝甚毋以思慮心爲汝真心。惟汝真心。卽我之心。惟我真心。卽天下人之心。

天下人真心卽萬古聖人之心萬古聖人真心卽天地之心惟此真心通天地人心惟此真心歷萬億劫不壞心爲學初心先求放心心無出入方識真心。

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

林子曰心之聖人者真心也人人本自有之而無有不善者故曰性善或爲色所交而起其色心遂以色心而蔽其真心或爲利所交而起其利心遂以利心而蔽其真心故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

林子全集

孟子下

孟子

或問物交物之物與格物之物也有以異乎林子曰無以異也心之未交於物者至善也既交於物爲物所引而始失其初矣故格物也者乃所以復吾心至善之地而爲學者作聖之功也
記曰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林子曰若爲物所交則必爲物所引若爲物所引則必爲物所化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是亦物也此乃釋氏輪迴之大義也。

林子曰卽物卽心而人安能離物以冥心也至於爲物所化而滅天理而窮人欲焉豈曰物之不善邪其所以逐於物而化於物者非也故大學所謂格物者非格物也格其心之化於物者物也

或問曰心豈有物邪林子曰記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豈有欲邪心之物性之欲也故聖人忘物者也賢人格物者也常人逐於物者也聖人無欲者也賢人寡欲者也常人動於欲者也

林子曰離物者心也不離物者心也若不離物心亦妄也若必離物心亦妄也

林子全集

孟子下

孟子

林子曰心能離物故能不物於物

林子曰心能離物便是離妄離物離妄方名真心林子曰心本無妄物之者妄心本無物妄卽是物

人皆可以爲堯舜

林子每以人皆堯舜語諸生或問農與工商抑亦可以爲堯爲舜與林子曰古人有言曰道不以微賤而不與而子以爲古先聖賢必皆士者而後能爲哉故耕稼陶漁版築魚鹽更無復有堯有舜有

伊有傳有膠鬲者流。生乎其間哉。若苟以是心至矣。藉使非堯非舜。非伊非傅。非膠鬲者流。其可卽以不能堯不能舜不能伊不能傅不能膠鬲而遽棄之。以阻其向善之心哉。故曰歸斯受之矣。此孟子之所以必道性善。而言稱堯舜也。

夫堯舜旣曰可得而學矣。而其所以學堯舜之學也。必如之何而後可。林子曰。敬者德之聚也。而學堯舜之學者。亦敬以聚之而已爾。故時而言也。心聚於中而言也。心聚於中而言。則謂之言堯舜之

林子全集

孟子下

孟子

言矣。時而行也。心聚於中而行也。心聚於中而行。則謂之行堯舜之行矣。無一時而不心聚於中也。則無一時而不心乎堯舜矣。無一刻而不心聚於中也。則無一刻而不心乎堯舜矣。由此而進進不已焉。斯謂之允執厥中。而學堯舜之學矣。孰謂堯舜之不可爲邪。

林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本體之常明。本與聖人不異也。

儲子得之平陸

林子曰。子以儲子旣曰得之平陸矣。而以幣交而不之受也。不亦可乎。受矣。而又不之見也。則亦不能無惑矣。區區嘗考古聖賢之所以往來交際者。自有天則存焉。不違道。不越禮。孟子曰。其交也以道。斯孔子受之矣。彼旣以道而交矣。而孟子焉得違道而不受邪。禮曰。來而不往。非禮也。彼旣不以禮而來矣。而孟子焉得越禮而必往邪。要之古聖賢之所知者。道而已矣。禮而已矣。若夫五十鎰。七十鎰。百鎰。蓋自孔孟視之。特一芥爾。而况於幣交之細者乎。故可受則受。不可受則不受。可見則見。不可見則不見。此乃聖賢居身之珍。而天下萬世莫之能違。莫之能越也。

林子全集

孟子下

孟子

林子曰。取與之道。惟視義之可否。故伊尹之一介千鎰。惟其義也。孟子之百鎰七十鎰五十鎰。惟其義也。

林子曰。子以之齊。不見儲子。終不免有巖巖氣象。區區亦未敢以爲然。若儲子則未之先也。而之齊而不之見者。豈非孟子禮義之中正邪。

動心忍性

林子曰。金不煉其能精乎。玉不琢其能器乎。木不繩其能正乎。不困心。不衡慮。其能作乎。不徵色。不發聲。其能喻乎。不動心。不忍性。其能當天下之大任乎。

林生欲入山隱居。告之林子。林子曰。如子所見。謂之求靜。則可謂之修道。則非也。林生曰。以山之靜也。顧不可以修道歟。林子曰。譬之金焉。愈試之火。則愈精矣。故周旋於人倫日用之間者。金之火也。

林子全集

孟子下

卷

林生未達。林子曰。天地之性。吾之真金也。人人之所必有者。氣質之性。金之濁滓也。上智之所不能無者。若以人倫日用之火而日煉之。則氣質之性日除。氣質之性日除。則天地之性自見。故堯舜之父子也。湯武之君臣也。周公之兄弟也。仲尼之夫婦也。乃人倫日用之火之竄大者。而數聖人者。惟能以其火而日煉之。遂得以動心忍性。而成其盛德大業矣。然道釋之書。不有言乎。道書曰。何必深山守靜孤。又曰。鬧處煉神。釋書曰。雖不出家。於道

亦得。又曰。喧鬧繁擾。何處而非道場。毀罵叱辱。何者非我本師。亦所以煉其金。而日試之於人倫日用之火也。今吾子顧乃欲入山隱居去矣。猶襲金而筭之。是金之未試於火也。金未試於火。則金必不能精。吾子甚無襲金而筭之。以求靜於山也。於是林生不復有入山之志。遂借其火於人倫日用之間。

生於憂患

林子曰。不夏臺。其能湯乎。不羑里。其能文王乎。不

林子全集

孟子下

卷

陳蔡。其能孔子乎。此皆以聖人之金。試之以蒙難之烈火矣。豈復有渣滓之未化。而有待於煉邪。無所待於煉。而復煉之。不謂之聖人之金。已精而益精。而盛德至善。難乎其爲繼者。殆爲是爾。

盡心知性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又問何以盡之。林子曰。盡有二義。心有天心。有人心。若所謂人心者。是乃思慮之心也。思慮之心。乃所以迷乎其性也。若或不能盡去此思慮之心。而得其虛靈之本體焉。

則是性也。豈其可得而知邪。故必思慮之心既盡而後真性之機自見矣。忘而常寂。本體昭然。其所謂天心者。是乃何思何慮之心也。何思何慮。心之本體然也。故天無不覆也。亦且不足以擬此心之大。地無不載也。亦且不足以擬此心之廣。若或不能盡此心之分量。而若是其大且廣焉。則是性也。豈其可得而知邪。蓋真心是性。真性是心。而心之無所不統者。乃性之無所不包也。

林子曰。盡也者。盡之也。心無其心。而性之者。盡之也。盡字當對存字看。故存心也者。猶有待於存。與

林子全集

孟子下

聖

聖人之盡心。而心復爲性者。自不同也。養性也者。猶有待於養。與聖人之知性。而性自我立者。自不同也。事天也者。猶有待於事。與聖人之知天。而與天爲一者。自不同也。

林子曰。未能盡心。而存心之功。不可不知也。未能知性。而養性之功。不可不知也。未能知天。而事天之功。不可不知也。

林子曰。儒氏之存心養性。道氏之修心煉性也。儒

氏之盡心知性。釋氏之明心見性也。然而二氏心性之學。異與。林子曰。心有未明。能無修乎。性有未見。能無煉乎。

林子倡道。每以度世爲教。或人愕然異之。來見林子。林子曰。汝無異也。汝知汝之心。本自廣大。包羅天地萬物。而無有能外之者乎。汝今尚未見性。則又安能不以度世之教爲異也。或人乃問何者爲性。何以能見性也。願夫子明言之。以教我。也。林子曰。釋氏之見性。儒氏之知性也。今汝未能盡心。安

林子全集

孟子下

聖

能知性。未能明心。安能見性。余昔者嘗有言曰。知性。性知。非智能知。見性。性見。非眼能見。夫既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見矣。余將何言。余將何以教汝也。汝今且依余所授盡心明心要法。勤而行之。久則自當有悟入處。既有悟入。便有真知。既有悟入。便有真見。真知無知。無知者。知。名爲性知。真見無見。無見者。見。名爲性見。無可測識。性不屬知。無可想像。性不屬見。性不屬知。何以曰知。性不屬見。何以曰見。自性自知。自性自見。自性自悟。自性自度。

既曰自悟。非由人悟。既曰自度。非由人度。盡心明心。自悟自度。機非在我。自非我義。神理自彰。不可度量。如是而悟。非我能悟。如是而度。非我能度。非我能悟。正覺正悟。非我能度。正覺正度。余將何言。余將何以教汝也。

立命

林子曰。盡心知性。知性知天。釋氏所謂窺上一乘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者。是乃入門之一工夫也。心既存矣。性既養矣。而命不可不立也。然而

林子全集

孟子下

望

立命。又在於修身。子昇生問性命之學。何以修身爲哉。林子曰。古先聖人所謂心身性命之學。缺一不可也。若或以心之神。寄於肉團心矣。能不懂懂往來。勿從爾思乎。降而伏之於吾身之中。心則蘊而爲性矣。心蘊而性。故能殀壽不貳。性豈不由此而盡。命豈不由此而立邪。

林子曰。孟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此言天卽命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蓋性本於命。命出於天。天也者。自然而已矣。然我之天則自然有是命。而我之

命。則自然有是性也。書曰。自作元命。豈非所謂命自我立。而我命由我不由天邪。或人異之。林子曰。不足異也。此乃盡性至命之一大明驗也。故我能自立我之真性命也。則我之性命不屬於天也明矣。不曰我之真性命不屬於天。而我之真性命亦且不屬於我矣。不曰我之真性命不屬於天。而天之真性命。亦且不屬於天矣。我也者。真我也。真我無我。而天之所以爲天者。豈不以天之真我能生天乎。我之所以爲我者。豈不以我之真我能生我乎。故天之真我。天固不可得而我之。而我之真我。天亦不可得而我之。故曰我命由我不由天。

林子全集

孟子下

望

林子曰。知命則可以仁吾身。可以仁斯人。可以仁萬物。可以仁天地。天地人物皆是吾身之一氣。而吾身之氣。豈不流行於天地。長育乎人物邪。然氣原於命。故天地人物之氣。皆是我之氣。則天地人物之命。皆是我之命。由是觀之。天地人物之氣。雖有壞時。而天地人物之命。安有壞時。夫我之命。既與天地人物爲命矣。則這箇天地。雖有壞時。而

那箇天地亦開亦闢。我與天地同其開闢。而安有壞時。這箇人物雖有壞時。而那箇人物化化生生。我與人物同其化生。而安有壞時。故欲盡性以至命者。不可不知也。

林子曰。聖人之至命。非曰能了己之命焉已也。亦且能了人之命矣。非曰能了人之命焉已也。亦且能了天之命矣。蓋天地人物莫非我也。天地人物之命。莫非我之命也。我既能了己之命矣。則天地人物自有不壞者在焉。此聖人盡性至命之極功也。

林子全集

孟子下

卷下

林子曰。人能了性命。虛空都是我。人能了性命。虛空不是我。而曰虛空不是我者。豈非以我有所以能運虛空者在乎。

孟子曰。盡心知性。釋氏亦曰。明心了性。易曰。盡性至命。道家亦曰。性命雙修。曰。心曰性。曰命之既同。則天下之道原於一矣。釋氏之歸一。道家之得一。儒者之一貫。蓋謂此也。雖然。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其所謂一者。是天地且不能違矣。若後世三

門者流。不知心身性命之學之爲何如也。而強辯論之。如何而爲心。如何而爲身。如何而爲性。如何而爲命。曾不足給孺兒。而三聖之至道從此而益晦矣。噫。

林子曰。世之儒者。問之以盡心知性之旨。則亦未之知也。若語之以明心了性。則曰。非吾儒者之所謂道也。假使以盡心知性句。雜之佛書中。吾知其必以爲非也。又假使以明心了性句。雜之儒書中。吾知其必以爲是也。

林子全集

孟子下

卷下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時有以羽化飛騰之術。長生不死之訣。訪於林子。林子曰。兆恩嘗考三氏之書。黃帝住世百十有一年。釋迦七十有九。老聃九十。孔子七十有三。都無羽化飛騰之術。又無長生不死之訣。顧兆恩何人也。焉能獨異。天惟命之。我惟全之。朝兢夕惕。不逸不豫。庶幾或能於身死之際。如黃帝之仙去。帝堯之殂落。一點清靈。在天不昧。此則兆恩羽化飛騰之至術也。至於歸天之神氣。期與天地相爲炳煥。

相爲往還。而闡明三教之微旨。又期與黃帝老子孔子釋迦相爲存亡。相爲始終。此則兆恩長生不死之要訣也。

浙有陳姓者。以接命之術獻之林子。林子曰。命定之天。是雖司命者。亦無得而易之。而況人乎。若縱得而接之。亦非所謂順受其正也。老子曰。我尚自頭白。誰能得久全。劉長生曰。奈何憑假身以求長生。

萬物皆備於我矣

林子全集

孟子下

聖

林子曰。我也者。我也。譬之鏡焉。而萬象之森羅也。涵矣。

林子曰。何處不是天。何處不是地。何處不是我。何處不是剛大之氣。何處不是我。天地之內。天地之外。何處不是太虛。何處不是我。惟其天地皆我也。故盈天地間皆物也。則皆備於我也。惟其太虛皆我也。故天地亦物也。亦在太虛之中。而亦備於我也。

或曰。天地之用。皆我之用歟。林子曰。我之用。皆天

地之用也。故無不覆載者。我之用。天地之用也。無不照臨者。我之用。天地之用也。以運以行。以屈以伸。以流以峙。以化以生。我之用。天地之用也。若必曰何者是天地之用也。何者是我之用也。卽與天地不相似矣。若必曰天地之用。而爲我之用也。卽與天地不相似矣。若必曰我之用。而爲天地之用也。卽與天地不相似矣。故我卽天地。天地卽我也。林子曰。我也者。我也。無我之我也。若計有我卽不名我。

林子全集

孟子下

聖

林子曰。無心則無我。無我之我。萬物皆備之我也。無我則無心。無心之心。太虛同體之心也。

或問我有我也。安得謂之無我。林子曰。有我相則四肢百骸皆非我也。無我相則天地萬物皆是我也。若必認天地萬物以爲我。則我亦非我也。故必着於我不着於天地萬物者。真我也。

林子曰。認我爲我。則我亦有壞時。我非我也。認天地萬物爲我。則天地萬物亦有壞時。天地萬物非我也。

反身而誠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我也者。我也。我之本體。寂然不動者。誠也。反身而誠者。反之身而得其寂然不動之本體也。既曰湯武反之也。又曰湯武身之者何也。反身而誠也。

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反身而誠。止於其所。定而能靜。靜而能安。無思無爲。斯乃謂之至誠之道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而常感。感而常寂。天機自在。不假強爲也。

林子全集

孟子下

思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我無我之我也。無我之我。是名真我。又曰反身而誠。此言身。非身之身也。非身之身。是名大身。夫真我無我。今且未論。而非身大身。則將何以反之。

林子曰。不以其身之身以爲身也。而以其非身之身以爲身也。其曰反者。蓋反此非身之身而身之。以復我虛空之本體也。故非身之我。而萬物則皆備之矣。然天地亦物也。其能有外於非我非身。虛空之本體乎。

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

林子曰。踐其迹而不求之心。焉能著。習其迹而不求之心。焉能察。古人有言曰。心外無道。道外無心。既不識心。豈能知道。

古之賢士何獨不然

林子曰。分庭抗禮。諸侯不得而友也。足加帝腹。天子不得而臣也。雖云士之自重。亦在上之忌勢。有以成之也。

林子曰。三代以上。人惟以道自重。而人君亦以道爲尊。故箕子之不死。以洪範之未陳也。武王齊受丹書。而師尚父且不北面。三代以下。此意微矣。

林子全集

孟子下

季

若夫豪傑之士

黃生九思問曰。釋老之所言者。豈非孔子之所謂性與天道。曰。利曰命曰仁。不可使知之道乎。林子曰。然。夫不可使知之道。而釋老能使人知之乎。林子曰。否。不可使知之道。不能使人知之。而釋老必欲言之者何也。林子曰。亦以待夫豪傑之士爾。曰。何以謂之豪傑之士也。林子曰。不世出之人。而數

百年或一遇焉。夫不世出之人。而數百年始得一遇矣。卽釋老言之。亦奚益哉。林子曰。古人有言曰。聖人者。時人之耳目也。而豪傑之士。所謂見知聞知者。其人也。數百年之間。而有豪傑之士者。出焉。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而斯道得以大明於世。是雖不可使知之。凡民亦有所待興起而使由之爾。

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何謂也。林子曰。夫道固以言而顯矣。亦不以不言而不顯。直惟存

林子全集

孟子下

卷

乎其人爾。故不有豪傑之士。生乎其時焉。卽釋老言之。又且耳提而面命矣。而不可使知之道。其能使之知乎。如有豪傑之士。生乎其時焉。卽孔子不之言。則亦目擊而道存矣。而不可使知之道。其能使之不之知乎。汝甚母以孔子之罕言之爲是。而以釋老言之之爲非也。亦母以釋老言之之爲是。而以孔子罕言之之爲非也。要之是者。是其所喜也。非者。非其所不喜也。是者。是其所能知也。非者。非其所不能知也。此皆一隅之見。殆非古今之通

論矣

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或問何謂天德。林子曰。天德也者。天地自然之德也。又問何謂王道。林子曰。所謂王道者。豈特不假仁。不假義。民不驩虞焉已哉。若有一毫安排布置之心。而不出於至誠之自然者。便非王道也。

林子曰。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故其擊壤之謠。則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此堯之所以聖。神文武而孟

林子全集

孟子下

卷

子之所謂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其亦儒氏之極則邪。

或者以孔子窮而在下者。豈其以萬世爲土而王邪。林子曰。孔子非王者。王者之心也。故田我之所自有也。而我自耕之。井我之所自有也。而我自鑿之。此陶唐之民之所以忘帝堯之力。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矣。我自有常性也。而我自秉之。我自有理義也。而我自悅之。此萬世之民之所以忘孔子之功。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矣。堯之心則曰。

我何力於民也。而其民則亦曰：堯何力於我也。惟堯之不驩虞乎民，故民之不驩虞乎堯也。孔子之心則曰：我何功於萬世也。而萬世則亦曰：孔子有何功於我也。惟孔子之不驩虞乎萬世，故萬世之不驩虞乎孔子也。由此而觀之，則所謂王道者，豈必其在君相之位，而後可行哉？卽其無所安排，無所布置，是亦王者之心也。故曰：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此孔子萬世爲土萬世之王者也。

過化存神

孟子全集 孟子下

卷

林子曰：不怨不庸，不知者，過化也。其皆神之所爲乎。

君子所性

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者，何謂也？或曰：性中有仁有義，有禮有智者，根之也。然性兮本虛，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則又根在何處？或曰：性中不有仁，不有義，不有禮，不有智，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則又從何而見？然而無仁而有仁，無義而有義，無禮而有禮，無智而有智，而其機之萌者，本乎性。

也。故曰：君子所性，然性本空也。真空不空，而仁義禮智，乃其所性而有也。

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

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此言心乃孔氏所謂中心之心也。夫仁義禮智，既根於心矣，而生色晬面，乃其誠中形外，而爲根心之徵也。或者疑之。林子曰：孟子之言，豈欺我哉？子獨不見心愧而面卽赤，心恐而面卽青乎？而根心晬面，子又何疑焉？

孟子全集 孟子下

卷

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林子曰：孟子之盎背，易之艮背也。其曰四體不言而喻者，豈其有以命之，而動作施爲之際，固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盎有盛之義。孔子曰：洗心退藏於密，退而後之者，背也。盎而藏之於背，抑非密歟？故人之始生也，囫圇一聲，而一點眞陽落乎其中者，則生生不息之仁存焉。此孟子盎背之大旨，聖賢傳授之要法也。

欲知舜與跖之分

林子曰。夫蹠天下之至惡也。而其心之聖人。未始與舜異也。但舜能充其善之端。無所往而不爲善也。而蹠則縱其利之端。無所往而不爲利也。此蓋善利之幾。仁不仁之路。其端甚微。誠不可不辨也。林子曰。昔者宋儒嘗有言曰。中間無住脚處。余每誦斯言。未嘗不驚魂駭魄。而其所謂中間無住脚處者。豈不以利善之間。仁不仁之道。而其路頭之所由以分者。真無可住脚處邪。惟聖罔念。卽以名狂。惟狂克念。亦能作聖。出此入彼之機。其嚴如此。

林子全集

孟子下

此君子所以日夜孳孳而不敢怠也。

子莫執中

林子曰。忘之而允執之者。堯舜之中也。外之而度取之者。子莫之中也。

林子曰。知堯舜之性之。則知堯舜之中也。若於動靜云爲之際。而求其無過不及之中焉。是亦子莫之中也。子莫度楊墨之仁義而執其中者。賊道也。有伊尹之志則可。

林子曰。就湯就桀者。任也。相齊相燕者。謀也。故曰。

有伊尹之志則可。

其君用之

林子曰。君子之在天下也。其君用之。必如成王之於周公也。然後得展其才。其子弟從之。必如七十子之於孔子也。然後得施其教。夫如是。則出不徒出。而其道可行於時也。處不徒處。而其道可明於後也。

舜視棄天下

林子曰。舜之受天下也。猶受一簞食也。故其棄天下也。猶棄一敝屣也。

林子全集

孟子下

形色天性也

林子曰。古人有言曰。有形形者。有色色者。而其所以形形而色色者。非天性而何。惟聖人爲能踐形者。以其能盡天命之性。形形而色色也。

林子曰。日月星辰。亦天之形也。孰綱維是。玄冥窈洞之中。而日月星辰之所以明。所以繫者。在是矣。而視聽持行。亦形之用也。孰綱維是。玄冥窈洞之中。而視聽持行之所以聰明。所以運動者。在是矣。以

無御有。以神合氣。聖人之所以踐形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

林子曰。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豈非釋氏所謂虛空本體。本體虛空。而無可摸捉處。邪。虛空本體。本體虛空。乃堯舜之中也。而所謂中者。中道也。中道而立。立此中道也。豈非吾身虛空本體中之中。乃堯舜虛空本體中之中邪。而能者從之。是亦堯舜也已。

林子曰。如有所立。卓爾者。躍如也。中道而立者。正

林子全集

孟子下

垂

所以引之也。能者從之。能立此中道也。雖欲從之。能者從之。從之義一也。又曰。既竭吾才。此其所以欲從而末由也。

或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與此而立之中道同歟。林子曰。然。然則堯舜允執厥中之中。與此中道之中同歟。林子曰。然。故中道而立者。立此中道也。允執厥中者。執此中道也。

林子曰。惟此中也。天下之廣居也。而居之所謂心在腔子裏。而以爲安宅者是也。惟此中也。天下之

正位也。而立之所謂良其止。止其所而立。不易方。思不出位者是也。惟此中也。蕩蕩平平。行之於家。而家可齊。行之於國。而國可治。行之於天下。而天下可平。以位天地。以育萬物。無所往而不可也。故曰大道。

林子曰。天之北辰者。天之中道也。立也者。立乎其

大。而孔子三十而立。亦此立也。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

道哉。何者。謂之中行。而又謂之中道。林子曰。中道

林子全集

孟子下

垂

也者。中之道也。中行也者。以其能持心法。以行此

中道者。中行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林子曰。天道也者。以觀天地。而天地得以貞觀者。也以明日月。而日月得以貞明者也。以序四時。而四時得以寒暑者也。以靈鬼神。而鬼神得以屈伸者也。人之所以聖。所以神者。道也。物之所以始。所以終者。道也。此道之所以運乎虛空之外。伸乎萬象之表。此道之所以至尊無對。而天地日月四時

鬼神威固焉者也。故以此道之尊而處已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此道之尊而接人也。王公遇之失其貴。晉楚遇之失其富。賁育遇之失其勇。此古之聖賢之所以生則與其道而俱生。死則與其道而俱死者。殆爲是爾。故曰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堯舜之知而不徧物

其曰徒敝精神於無益者是矣。而曰耻一物之不知。而窮至事物以求至乎其極者。有何益哉。而謂飛至全集 孟十下

其不敝精神者。未之有也。

林子曰。一以貫之者。知之上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耻一物之不知。而徧物以爲知者。知之下也。

好名

陳子頃曰。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余則以爲三代以上之士。亦惟恐其不好名也。使桀紂而好堯舜之名焉。必不爲桀紂。使飛廉惡來而好皐夔之名焉。必不

爲飛廉惡來。

林子曰。人以我爲好名也。嫉之。是好不好名之名。是亦好名也。

合而言之者道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者道也。黃生問曰。何謂也。林子曰。仁从二从人。二其人也。若有其仁而無其人焉。則仁無所於寄。何以借假而修其真邪。若有其人而無其仁焉。則孔子所謂罔而生也。幸而免。

飛至全集 孟十下

李

士憎茲多口

林子曰。商湯夏臺。文王姜里。箕子爲奴。周公居東。古之聖賢。何嘗不遭詬訛。而蒙戮辱哉。君子惟盡其在我。爾至於禍變之臨。則亦寵辱不驚而已。

林子曰。文王有崇侯虎之譖。周公有管蔡之言。孔子有武叔之毀。子思有樂朔之圍。朱文公有事魔之誚。蔡元定有佐妖之竄。真西山有真小人之謗。魏了翁有僞君子之譏。故曰士憎茲多口。

鄭榮問曰。學道而人非之者何也。林子曰。苟其志

之果堅意之果誠也。而詬誛之來。乃吾修身之一助也。故曰士憎茲多口。文王孔子猶且不免。況後世乎。故我所爲而善也。人苟非之者。過在人也。我所爲而不善也。人苟非之者。過在己也。子曷不反而思之。我之所從與爲善者非乎。而人之非我爲善者非乎。我之果善而爲人之所非乎。我之未善而爲人之所非乎。我之學立異於俗而人非之乎。我之學不得不異於俗而人非之乎。君子亦惟反求諸己而已矣。而於人也何尤。

林子全集

孟子下

李

林子曰。君子爲道不爲名。小人爲名不爲道。苟爲道也。天下非之而不顧。苟爲名也。一夫言之而遂阻。

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林子曰。此所謂性。乃氣質之性也。

林子曰。學莫貴於變化氣質。余屢言之矣。故其性簡者。居之以敬。其性剛者。徵之以柔。其性僻者。守之以貞。其性躁者。訥之以默。其性鄙者。達之以義。其性野者。彬之以文。其性隘者。擴之以量。其性

者。通之以宜。其性靡者。實之以質。其性險者。易之以良。其性疎者。慎之以幾。至於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與夫凡足以動吾氣質之性。爲人之所不能忍者。而能忍之。皆變化之義也。

可欲之善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卽此可欲之善。是特幾希之微爾。惟此幾希之善也。與生俱生。乃我所性而有焉者也。而曰有諸己之謂信者何也。豈不以日用

林子全集

孟子下

奎

不知。雖有若無。而謂之信。有諸己不可也。如或知此。可欲之善。是我之所固有者。是我之所日用者。而安之於吾身之土。以敦養之。則此善也。其不爲我之所實有乎。故謂之信。由此而充實。由此而光輝。積久之盛。成章而達也。夫旣曰充實矣。而又曰有光輝者何也。蓋此可欲之善。本自太虛中來。爾至靈至聖至神至明。唐堯以此善也。而擴充之。以光四表。以格上下。文王以此善也。而擴充之。以光四方。以顯西土。周公以此善也。而擴充之。以明光上

下勤施四方。是其光輝之發越也。固有若是其大矣。然而始也。特其幾希之微爾。

林子曰。道之爲物也。惟恍惟惚。然雖曰惟恍惟惚。而其中則有象。又非徒想之以象焉已也。而其中則有物。又非徒揣之以物焉已也。而其中則有精。甚母曰恍惚杳冥之中。象則不可得而象之。物則不可得而物之。精則不可得而精之也。而曰其精甚真者。蓋言真有此象。真有此物。真有此精。而非虛也。又何者。謂之信。信者信也。信有此象。信有此物。信有此精。而非虛也。故曰有諸已之謂信。又曰誠之不可掩如此夫。

林子全集

孟子下

奎

林子曰。譬求之昏夜之中。一無所見也。若得燭之光照焉。是則可欲也。風吹之而輒滅。而是燭之不得爲我有也明矣。設有籠以籠之。而縱有風也得而滅乎。故善也者。燭也。聲色臭味也者。風也。腔子裏也者。籠也。滿腔子皆惻隱之心。充實之美也。光則充滿於籠之內矣。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充實而有光輝之大也。光則兼照於籠之外矣。

今之與楊墨辯者

或者以林子之學。孔子之學也。而必欲羣道釋者流。而歸儒。而宗孔者何也。林子曰。余嘗以道釋者流之不三綱。不四業。不歸儒。不宗孔。而不專責之道釋者流可也。世之儒者。不語之以儒者之學之是。而乃證其道釋者流之非。驅而遠之。既並且招。卒使道釋者流。不三綱。不四業。不歸儒。不宗孔也。謂非吾黨之責與。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程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又曰。仁者以天地萬

林子全集

孟子下

畜

物爲一體。莫非已也。又曰。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侯師聖曰。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間斷。道釋者流。非斯人之徒與。而世之儒者。以爲非已。而謂與已之不相屬也。豈曰仁者一體之心。而一元之氣。流行而有所不貫者邪。意者世之儒者。其未識仁乎。是則吾黨之過也。或曰。楊墨之歸也。孟子曰。斯受之矣。其於既立又招之戒何如。是其諄諄也。設非其人也。而有向道之志焉。孔孟亦將何以處之。林子曰。不追其既往。

也。曰：人心易危，安保其終而不變乎？林子曰：不逆其將來也。

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

二之字，俱指性言。性之也者，性其性也。反之也者，反其性也。或問：性其性，林子曰：天命之性，不失其初，則是能明乎善矣。故性之也者，性其性也。以性天命之性之初也。又問：反其性，林子曰：天命之性，稍失其初，則是不明乎善矣。故反之也者，反其性也。以反其天命之性之初也。

林子全集

孟子下

張生問：堯舜性之，豈非能盡其性？蓋人盡物，以參以贊與。林子曰：然。又問：何以謂之反之也？林子曰：亦惟反而身之爾。既反而身矣，而參前倚衡之功，不可不知也。既而擴之以配天，配地而大生，廣生焉，則誠爲無事，而廣大不足以名之。此盡性之極功，聖人之能事也。

或問：儒門之反，玄門之逆。林子曰：儒門之反，玄門之逆。命字雖殊，其旨一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道書曰：順則成人，逆則成仙。故儒門者

流能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堯舜。道家者流能善逆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神仙。復歸嬰兒，不失赤子之心，其意同也。

林子曰：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者，順也。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合虛者，逆也。故逆也者，反也。復也，其曰反者，孟子所謂反身之反是也。其曰復者，老子所謂復命之復是也。

如琴張曾皙牧皮

莊子曰：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檀弓曰：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棄禮壞法，一至於此。而孔子不之絕者，何歟？豈不出世間法以遊於方之外邪？而孔子猶有取焉。林子曰：非也。孔子直以其狂也，而容與之，而覆載之矣。循循善誘，俟其自化，則彼雖狂也，安知其不可幾乎？道駸駸焉而入於禮法之中乎？此聖人之所以爲大也。故曰：聖人無棄人。然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故孟子惜之，設其行也，果能顧言矣。夫豈其終於狂也哉？

君子反經而已矣

林子曰。心也者。經也。萬世不易之常經也。經也者。心也。萬世不易之常心也。故六經也者。所以洩乎其心之秘。而非以六經之文爲經也。然經之文以文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故經之文。亦以名經。又曰。三綱五常。禮之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九經。政之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而況心乎。禮非心不敘。政非心不飭。文非心不徵。

林子曰。天地聖人。無異心也。惟其無異心也。故其無異覺。惟其無異覺也。故其無異經。或問曰。天地

林子全集

孟子下

豈有經與。林子曰。汝以何者爲經。汝豈非以聖人之六籍以爲經與。然聖人之六籍。乃聖人之經之文。而非經也。天地之所以不壞者。天地之經也。聖人之所以不死者。聖人之經也。

由堯舜至於湯

林子曰。聖人之所以曠萬世以嗣續此道統之傳者。非他也。一神之相爲感也。譬之一雌一雄。而以形交者。人咸習於所見以爲常也。至於鶴也。雄鳴風上。雌鳴風下。而卵生者。以神而交也。然猶一雌

一雄。亦未足以爲異也。若水鳥之屬。鴨也。一雄而

衆雌。以水而交。特一雄耳。而衆雌之雛。咸得陽以

生焉。不亦異乎。然猶其匹類也。嘗觀玉兔則望月

而生。孔雀則聞雷而孕。不惟非其匹類。而上天下

地。又且如是之絕遠矣。然玉兔於月。猶得而望之。孔雀於雷。猶得而聞之。而孟子則曰。由堯舜至於

湯。則聞而知之。其亦神之所爲乎。故神之所在。無

方無體。無形交。無形不交。無一雌一雄。無上天下

地。無前乎千百世之既往。無後乎千百世之方來。

林子全集

孟子下

李

吾於是知以心感心。以神傳神者。聖教之大也。若口得而言之。耳得而聞之。而曰聖人之至德。其道盡在於是。終歸於見聞之小矣。

林子曰。聖人之所以曠百世而相感者。此真心也。而聖人之道。統於此矣。故曰道統。堯舜得此真心

而命之曰中。以開此道統之原也。孔子得此真心而命之曰一。以紹此道統之傳也。

林子曰。見知者。見而知此真心也。聞知者。聞而知此真心也。惟曾氏之傳。獨得其宗者。得宗此真心

也。孟子曰：予私淑諸人者，私淑此真心也。

古人有言曰：千聖一心。萬古一道。而外心以爲道者，道其所道，而非孔孟之所謂道也。故操存也者，操存此心也。察識也者，察識此心也。擴充也者，擴充此心也。求在我而反說約者，反求此心也。孔子常言仁，而孟子則曰：仁，人心也。他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又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又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是心足以王矣。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夫天德王道皆不外心。林氏全集 孟子下

如此，則亦何嘗多學多識，而外心以爲道邪？

林子曰：天之所以生人者，果有厚而有薄乎？抑無厚而無薄乎？如其有厚有薄也，則余不得而知之矣。如其無厚無薄也，則我與孔子一而已矣。心身性命，我與孔子一也。三綱五常，我與孔子一也。耳目聰明，我與孔子一也。先我而生者，既與我而爲一矣。而後孔子而生者，豈其與孔子有不同乎？夫去孔子之世，若此其甚遠也。若曾參、孔汲、孟軻，豈非見而知之者。然以其數則過矣。而所謂聞而知

之者，何其寥寥焉而未見其人邪。

林氏全集 孟子下

或者以亟奪富民之田爲辭。林子曰：昔者

缺典報札 附當一跋

承諭補缺典數言。可謂相知之深矣。然不免有溢美之詞。愧愧。今復爲兄詳之。乾以成男。坤以成女。男非女無以生。女非男無以成。夫婦之所以別也。父子之所以仁也。君臣之所以義也。人道之重至于如此。今道釋者流。飄然雲外。其有夫婦之別乎。不有夫婦之別。其有父子之仁乎。不有父子之仁。其有君臣之義乎。不有夫婦。不有父子。不有君臣。此則人道之缺典也。區區嘗因此而推言之。古之聖人。立此君臣以教天下萬世之義也。立此父子以教天下萬世之仁也。立此夫婦以教天下萬世之別也。今道釋者流。顧乃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而與古之聖人之所以教人者異矣。又不謂之聖人之缺典耶。此區區歸儒之教之所由立也。區區復因此而推言之。天地以陰陽剛柔化生萬物。上而日月之照臨下。而山川之流峙。微而昆蟲草木之森列。莫不有陰有陽。有剛有柔。今道釋者流。顧乃反其陰陽之常。悖其剛柔之義。以

林子全集 孟子下跋

一

自棄於天地造化之外而不恤也。又不謂之天地之缺典邪。此區區原宗之圖之所由說也。然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則亦有然矣。日淪地中。反晝爲夜。而夜則有月以照臨之。又況有所謂火焉。而麗木以明與。月也火也。非所謂補日之缺典乎。天使陽生萬物。復使陰出佐陽以成之。陰以成之。又非所以補陽之缺典乎。若聖人者。以參天地。以贊化育之所不及者也。民之未有宮室也。則處之以棟宇。既知宮室矣。而必語之曰。如此謂之棟。如此謂之宇。林子全集 孟子下跋 三 之宇。母乃已贅乎。民之未有粒食也。則教之以稼穡。既食粒食矣。而必語之曰。如此謂之稼。如此謂之穡。母乃已贅乎。無以引重致遠也。則利之以服牛乘馬。既知引重致遠矣。而必語之曰。如此以服牛。如此以乘馬。母乃已贅乎。易詩書春秋禮樂者。六經也。聖人之精。因經以示。文辭體裁。且不沿襲。大學之書。論語之所未嘗道也。中庸之書。大學之所未嘗及也。孟子之書。中庸之所未嘗發也。堯舜之中。孔子則貫之以一。孔子之仁。孟子則益之以

義若後世儒者之所論著者文辭體裁相沿相襲
况有能自出一家言而言其心之所自得者乎譬
如以水益水以火益火汗牛充棟將焉用之此區
區之所以不自揣分以竊窺天地造化之微聖人
立教之旨漫托空言以補人道之缺典云兆恩頓
首

跋

四書正義凡 卷而缺典報札附於其後矣獻
策嘗竊謂吾

師龍江先生所撰著聖學統宗諸集皆前人之所
未嘗道而補其缺典焉報札所陳豈虛也哉先
生曰二氏之不三綱不五常不士不農不工不
商皆孔子所不及知所不及爲之事也自漢以
來儒者疏註皆非孔子之心皆非曾思孟所共
明孔子之微旨也不謂之聖人之缺典乎是則
林子全集 孟子下跋

先生之所懼焉獻策等不自揣分謹將聖學統
宗諸集摘而錄之標而釋之大都以先生之心
釋孔曾思孟之心也性天靈徹虛明中啓以心
感心是爲得之謂孔曾思孟之書先得我心之
所同然可也謂聖學統宗諸集乃發前人之所
未曾發可也是雖以聖學統宗諸集釋孔曾思
孟之書而其實則以孔曾思孟之書釋聖學統
宗諸集也要之心同則道同道同則筆之於書
度之今古無不同焉獻策既標而摘之而復間

以歸儒宗孔及非三教者非他也。以孟子之志固在於距楊墨而先生之心又在於非三教矣。今之三教者流，卽戰國之時之楊墨也。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今有能言以非三教也，其不謂之聖人之徒耶？諸若入孝出弟以禮以忠等若干語，自漢以來儒者疏註以旣明焉，卽有未明，則自有能辨之者。門人劉獻策謹跋。

跋

跋曰：孔孟之書明白易曉，學之者信無徒讀之，反而質諸身心性情綱常倫理之際，則吾心有孔孟孔孟之書在吾心也。吾

師龍江先生曰：心卽聖也，聖卽心也，豈虛語哉？今去孔孟幾數千載，率未聞有躡賢躡步聖軌，紹稱世代者。豈山川降英，獨泯泯于茲數千年間耶？夫自漢以來，號稱儒者，槩不能會之于心，體之于身，是以弗明經傳之旨，及其作爲註疏，類皆膚談臆說。而孔孟之學爲梗，昔人有言道脉至漢而大壞，豈不信然乎哉？竊有望於宋儒訓釋之也。今讀其書，索其旨，則又與經傳之文有相左者，如一貫格物中庸明德止至善仁義等章，可槩見也。間譬之適京師者，遵吳都歷淮濟廟額闕庭可觀而知也。其株守壺闕者，謬倡爲銅山彭湖之行亡論，已有志切朝宗，附名江漢者，茫然不達吳都淮濟，顧乃棲遲交粵，遊目楚甌，胡爲也哉？故夫漢儒之註疏，株守壺闕者也。

而宋儒之訓釋則誠與志闕而遲遊者奚異天
開隆運道脈攸明篤生吾

先生於南服神解妙詣毅然以心聖之旨直誘示
世迷俾歸儒宗孔且欲羣二氏者流而人倫之
常業之故其著見於聖學統宗諸集者要與聖
經賢傳互相發明補其缺畧蓋

先生之心孔孟覆幬之心也孔孟之書祇不過筆
其中之所自有吾

先生亦不過以其中之所自有者筆之於書故於
林子全集

孟子下疏
七
孔孟若持左券而契合而於註疏訓釋者獨又
牙而刺謬何者彼諸儒固不皆跲孔孟之堂與
也迺同門諸友夙體

先生嘉惠之盛心更摘錄全集而標題之爲四書
正義凡若干卷有覽觀者解其旨趣而超悟之
斯於孔孟無難矣步武壇筵耿光薰炙設不能
尊所聞行所知以紹鳴至教於天下萬世是又
吾黨之罪也並僭紀之以諗同志門人林廷珪
謹跋

跋

或問

三教先生倡明三氏而必以孔曾思孟之書爲教
者非所謂羣三氏者流以歸儒以宗孔與請問
何以謂之歸儒何以謂之宗孔標答之曰二氏
者流皆迷於荒唐枯槁矣而不知有三綱四業
之大也儒門者流雖知有三綱四業矣而不知
有心身性命之學也其曰歸儒者非他也蓋欲
有以三綱之四業之而世間之也其曰宗孔者

林子全集

孟子下疏

八

非他也蓋欲有以心身之性命之而出世間之
也故不三綱不四業不可以爲人不心身不性
命不可以爲士若孔子之論語曾子之大學孟
子之七篇孰不曰世間法矣而所謂出世間法
者殆十之二三至於子思之中庸又孰不曰世
間法矣而所謂出世間法者殆十之七八先生
嘗謂中庸一書乃是孔子親筆抑或子思錄之
以示人與然則先生何不以六經爲教也標復
答之曰先生非不以六經爲教也六經之大旨

而孔曾思孟既已傳而明之矣况六經之微詞
奧義又惡能得孔曾思孟之大聖大賢而悉其
微詞而探其奧義者乎如有能悉其微詞而探
其奧義乃我先生所願見其人而不可得已然
六經之微詞奧義亦皆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
我惟求之我心之所同然而以孔曾思孟之書
相爲印證是亦足矣則亦何必悉六經之微詞
而探其奧義以困弊我之精神者乎此先生之
所以設科以度世也則必以心爲宗而孔曾思
孟子全集 孟子下疏 九

孟之書爲教者以此也門人陳標謹跋

跋

四書正義既命之梓人已竣事矣不自揣分僭
跋諸後章每竊聆先生緒論無非孔曾思孟之
書之本旨矣夫豈曰孔門心法而釋氏之寂定
也老氏之清靜也不於正義中可槩見其微乎
但此道不明於世久矣分心與事而爲二者比
比皆是也而釋氏則以爲不圓坐則不可以爲
釋道氏則以爲不山棲則不可以爲道至於儒
氏則以爲我儒也三綱五常已爾士農工商已
孟子全集 孟子下疏 十

爾又安有所謂心法以事其心也哉縱或有事
心之法矣而我士也業舉且有所不暇焉而況
能兼之以道乎我仕也蒞官且有所不暇焉而
況能兼之以道乎若夫農也工也商也尚不能
使之知矣卽有能知者夫誰得而行之如此所
見則是道也抑亦不可爲與殊不知天地之道
易簡焉盡之矣聖人之道易簡焉盡之矣如不
欲知之則已苟欲知之而知之非難也如不欲
行之則已苟欲行之而行之非難也大抵先生

之所以羣子弟而教之者皆本之孔曾思孟之書而孔曾思孟之書夫豈其有甚高難行之事哉先生嘗曰六籍者經也四書者傳也而傳也者蓋以傳經之旨而明其義也擬之六籍則爲易知矣又嘗考之釋氏之經道氏之典自出一體裁各立一文字似若異矣然而言中曰執中曰守中曰空中言一曰一貫曰得一曰歸一豈其所學之道有不同與抑豈立言之或異也至於言心性曰明心見性者蓋以其空寂之本

林子全集

孟子下跋

七

之書爲教也夫先生旣以孔曾思孟之書爲教矣則亦何必旁及於二氏之經耶殊不知二氏之經皆所以發明二氏之實學也而其可與孔曾思孟之書相印證者先生亦嘗摘集其要以與諸生言之則庶乎其能得孔曾思孟之大義而不爲世儒之所惑也門人李章謹跋

林子全集

孟子下跋

七

道德經釋略自序

林子曰經名道德者皆所以言道德深遠之意也然而道也者非他也常道之道也德也者非他也上德之德也上德之德常道之道也常道上德其可得而言乎讀者悟意而忘言斯爲得之然道在天地天地不知也道不知也道在聖人聖人不知也道不知也豈曰無所於知亦且無所於得若天地自以爲知乎道爲得乎道卽是天地且不可

謂之道矣道其有所於知乎哉有所於得乎哉聖人自以爲知乎道爲得乎道卽是聖人且不可謂之道矣道其有所於知乎哉有所於得乎哉故道大者以其無所於知無所於得也夫惟其無所於知無所於得也故能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能滌除玄覽而無疵明白四達而無知乃天乃道沒身

不殆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能深矣遠矣乃至大順無爲而無不爲余初讀道德經懵然而無知也近一二年來稍有所悟漫撰道德經釋略以就正諸有道之君子云時

林子全集

道德經釋略序

三

萬曆戊子臘日七十二叟子谷子龍江林兆恩

林子全集

門人涂繼林重閱

劉永昌較正

道德經釋略卷一

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林子曰。何以謂之常道。何以謂之常道而不可道也。何以謂之常名。何以謂之常名而不可名也。此言常乃常清靜經所謂真常之常。而武城

林子全集

道德經釋略卷一

一

王氏老子億曰。常者不變不滅之謂。真常之道體本虛無。不受變滅。故不可以言語形容。不可以名狀指擬。才落名言。便屬形迹。才有形迹。終歸變滅。又曰。名則言之命物者。如仁義聖智之類是也。

宋程俱老子論曰。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於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則聖人未之敢以示人。非不示人也。不可得而示人也。故西方之聖人。其所示見。設爲乘者。

三演爲分者十二。命之曰教。若夫傳於教外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中國之聖人。祖唐虞。憲文武。以訂詩書禮樂之文。命之曰經。若夫其所以言。猶履之非迹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老子億無名者。道也。莊子所謂常無有。周子所謂無極是也。自本自根。生天生地。故曰天地之始。有名者。道所生之一也。德也。莊子所謂太一。

老子全集

二

周子所謂太極是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曰萬物之母。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林子曰。欲也者。欲之也。將之之義也。意也。我意欲如此。而云云也。余於是而知不安排。不擬議。而出於常道。而自然者。無欲也。而安排而擬議。而不出於常道。而自然者。有欲也。然惟此常道也。本無欲也。而我以無欲觀之。便是自然而衆妙之門以啓。可以知其妙矣。若我以有欲觀之。

便非自然而衆妙之門不啓。又安能而不落於微邪。或問何者。謂之微。林子曰。微。一偏也。而孔子之聖。無意者也。故曰妙。

門

林子曰。何以謂之同出。而微妙之所由以從出者。不可不知也。何以謂之異名。而微妙之所由以得名者。不可不知也。何以謂之玄。豈非從萬物之母中發出來也。故玄邪。何以謂之玄之又玄。豈非從天地之始中發出來也。故玄邪。而又玄邪。余於是而知中庸之所謂未發者。其天地之始乎。發之於未發者。其萬物之母乎。故以天地之始。以位天地。而天地有不位乎。以萬物之母。以育萬物。而萬物有不育乎。

宋呂虛白講義曰。玄之又玄。天中之天。贊羅蕭臺。玉出上京在人。乃天谷神宮也。爲腦血之環。房魂精之玉室。百靈之命宅。津液之山源。自己性真。長生大君居之。故曰上游上清。出入華房。

下鎮人身。泥丸絳官。人能以神光內觀於天中。之天則胎仙自成。天門自開。萬神從茲而出入。故曰衆妙之門。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始生曰作。作亦生也。

林子曰。夏忠矣。而夏之天下。孰不以爲美。以爲善也。而商則變而爲質。商質矣。而商之天下。孰不以爲美。以爲善也。而周則變而爲文。至於相生相成。相形相傾。相和相隨。豈非所謂美惡善不善。物理之自然邪。而聖人者。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亦惟順其物理之自然耳。故萬物之作也。謂之自作。固不可。謂之非自作。亦不可。萬物之生也。謂之自生。固不可。謂之非自生。亦不

可。萬物之爲也。謂之自爲。固不可。謂之非自爲。亦不可。萬物之成也。謂之自成。固不可。謂之非自成。亦不可。此擊壤之民。而曰帝力何有於我者。其是之謂與。

或問事矣。而曰無爲之事。其將何以處之。教矣。而曰不言之教。其將何以行之。老子之道之不可行於世者。以此。林子曰。恭已南面。非所以處無爲之事乎。無隱乎爾。非所以行不言之教乎。然則舜孔之道。抑亦可行於時乎。否也。

林子全集

道德經卷下

章

林子曰。何以謂之不居不去。譬之有室可居。則有室可去。而我則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我則何功之有。我既無功可居。則亦無功可去。大抵老子五千言。蓋以言道德之無所於爲也。而天地聖人。原與道德相與渾融焉者也。則亦何美何惡。何善何不善之有哉。

第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

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或問何以虛其心。林子曰。實其腹而已矣。又問何以實其腹。林子曰。虛其心而已矣。

林子曰。虛其心矣。而其志有不弱乎。實其腹矣。而其骨有不強乎。

林子曰。虛心弱志。聖人之所以能無知也。實腹強骨。聖人之所以能無欲也。而聖人之所以使民無知無欲者。亦惟在我而已矣。

林子曰。夫爲之而有以爲。且不能治矣。而曰爲無爲。則無不治者。何也。豈非順事無爲。以輔萬物之自然邪。

林子曰。舜之禪堯也。而堯之制作備矣。舜惟因之爲之。於無所爲。以輔萬物之自然爾。故曰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若武王之伐商。而反商政也。列爵分上。建官位事。五教三事。亦惟因先王之舊政。故能垂拱拱手。而天下自治。漢書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豈非因邪。

是乃黃帝老子無爲之遺意也。而漢亦稱治。或問聖人之所以無爲。林子曰。夫聖人之無爲者。非徒曰順事無爲焉已也。而虛心實腹。是乃聖人之所以爲無爲也。

第四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林子曰。何以謂之道冲。而又曰用也。豈不以道也者。道也。常道之道邪。冲也者。冲也。冲和之冲邪。中庸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豈非道以和爲用邪。然此常道。則盈滿於天地間矣。而曰或不盈者。何也。蓋道本虛也。而用之。其可得而既乎。故曰淵乎似萬物之宗。其曰似者。何也。其至虛而至盈。淵乎。其不可測而知乎。何以謂之湛兮。似若存。其得而存乎。其不可得而存乎。何以謂之誰之子。象帝之先。豈非無名而爲天地之始乎。老子億曰。或曰似。曰若。曰象。皆不可道。不可

名之意蓋道本不可名言而又不容於不言以
示人也故不得已爲之形容如此

金華仙人曰地戶天門出入氤氲綿綿昇降臻
襲飛根透關過節充塞乾坤採集靈景去其故
氛冲和入體以活谷神其有深旨非仙不聞能
知冲用飛昇崑崙

嚴君平曰冲以虛爲宅和以無爲家能虛能無
至冲有餘能無能虛常與和俱

林子曰何以謂之和其光而明乃光之體也其

林子全集

八

曰復歸其明者和其光也若佛用公山弗擾之
在春秋斯其爲塵也大矣召子欲往非所謂同
其塵乎故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又
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故夏桀非不塵
也而伊尹則五就桀唐之女主非不塵也而狄
梁公則仕女土至於柳下惠之不恭雖曰君子
不由也而曰爾爲爾我爲我爾焉能免我哉是
亦同塵之義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孟
子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若巢父許由

且洗耳矣牛且耻飲其下流矣萬古清風是亦
特繫其身已爾而斯人之徒謂之何哉

第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
狗

芻狗古者結草爲狗用之祭祀祭畢則棄之

林子曰天地以道父萬物而其所以生之者道
生之也以德母萬物而其所以畜之者德畜之
也道生之德畜之而天地則亦何嘗煦煦焉以

林子全集

九

仁萬物邪聖人以道父百姓而其所以生之者
道生之也以德母百姓而其所以畜之者德畜
之也道生之德畜之而聖人則亦何嘗煦煦焉
以仁百姓邪

林子曰天地曰我何以能生萬物哉而其所以
生之者非我也道也我何以能畜萬物哉而其
所以畜之者非我也德也則是天地且不自以
爲道自以爲德矣而况煦煦焉以仁之邪聖人
曰我何以能生百姓哉而其所以生之者非我

也。道也。我何以能畜百姓哉。而其所以畜之者。非我也。德也。則是聖人且不自以爲道。自以爲德矣。而况煦煦焉以仁之邪。

林子曰。不曰天地不自以爲仁也。而萬物亦且以天地爲不仁矣。道生之。德畜之。萬物得而知之乎。惟其不得而知之。故其不得而仁之。此天地之所以不仁。而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不曰聖人不自以爲仁也。而百姓亦且以聖人爲不仁矣。道生之。德畜之。百姓得而知之乎。惟其不得而知之。故其不得而仁之。此聖人之所以不仁。而聖人之所以爲大也。

林子全集

十

林子曰。天地之生萬物也。雖曰天地之道。有以生之矣。而非天地之道。真有以生之也。然則萬物之生也。其誰生之。生之者。生之也。天地之畜萬物也。雖曰天地之德。有以畜之矣。而非天地之德。真有以畜之也。然則萬物之畜也。其誰畜之。畜之者。畜之也。故曰。天地心普萬物而無心。而聖人之所以父母百姓者。是亦天地而已矣。

或問老子之教。豈不與孔子異邪。林子曰。老子之教。何嘗與孔子異邪。孔子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至於隕霜不殺。春秋書之。豈不以四時自行。百物春生。天地無心也。又豈不以隕霜應殺。草木秋凋。天地無心也。夫孔子一天地也。天地之間。人民何其衆也。孔子亦惟高明以覆之。博厚以載之而已。故能盡天下之老者而安之。而老者亦不知其所以安也。盡天下之少者而懷之。而少者亦不知其所以懷也。程子所謂天地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聖人之所爲也。中庸曰。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則孔子何嘗身履其地。而煦煦以必仁之也。此孔子之不仁而至仁。以與老子不異也。夫豈惟孔子爲然哉。金剛經曰。若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則釋迦何嘗徧叩其物。而煦煦以必仁之也。此釋迦之不仁而至仁。以與老子不異也。

林子全集

十一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橐籥鑄冶所用致風之器。橐以皮爲之。皮囊以爲風袋也。籥以竹爲之。袋口之管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豈吾身之中。亦有天地之間乎。亦有橐籥乎。何以謂之虛。而又曰不屈也。何以謂之動。而又曰愈出也。

林子曰。莊子之所謂萬物之以息相吹者。天地之橐籥。虛而不動。動而愈出也。天地以好生爲

林子全集

道德經釋義卷一

十一

德而萬物之所以生生者。其在於天地之橐籥乎。天地不知也。易之所謂乾道變化者。橐籥也。而性命爲之各正。太和爲之保合。而天地其知之乎。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寒暑。成男成女。而天地其知之乎。一陰一陽之道。繼之以善成之以性。而天地其知之乎。此乃天地之不仁。芻狗萬物之大義也。故曰生而不有。故物之生也。天地不知也。至於死也。天地不知也。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蓋天地本無心也。本無知

也。盈天地間之物。何其多也。安得盡物而知之。盡物而仁之。盡物而生之也。余於是而知天地之不仁。天地之至仁也。然天地必物物而仁之。則天地不其勞乎。天地不爲也。豈曰天地不爲邪。而天地亦且不能爲之矣。孟子曰。霸者之民。騷虞如也。釋氏嘗有言曰。老婆心切。甚母以老婆之心。而責德於天地之騷虞也。

林子全集

道德經釋義卷一

十二

林子曰。堯舜以太和元氣流行於唐虞之宇宙。而唐虞之人之物。孰不生長於太和元氣之中乎。然天下至大也。人物至繁也。而堯舜惡得煦煦然盡天下之大而徧仁之也。是雖堯舜欲不芻狗也。不可得已。仲尼以浩然之氣充塞於萬世之天下。而萬世之人之物。孰不生長於浩然之氣之中乎。然萬世至遠也。人物至繁也。而仲尼惡得煦煦然盡萬世之遠而徧仁之也。是雖仲尼欲不芻狗也。不可得已。

講義。天以陽爲用。故冬至後。一陽之炁自地而昇。積一百八十日而至天陽極而陰生。地以陰

爲用故夏至後。一陰之炁自天而降。積一百八十日而至地。陰極而陽生。一昇一降。往來無窮。譬猶橐籥鼓風以吹火。一開則炁出。一闔則炁入。炁出則如地炁之上升。炁入則如天炁之下降。蓋天地之中虛也。元炁得以昇降。橐籥亦中虛也。風炁得以出入。人之一身。鼻爲天門。口爲地戶。天地之間。人中是也。西昇經曰。鼻口通風。炁喘息入命門。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林氏全集

道德經卷下

古

數音朔。

林子曰。言之無本。則其言也雖多。而亦可得而窮也。言之有本。則其言也愈出而愈無窮也。夫聖人守中矣。而未嘗以言爲貴也。然未發之中。乃言之宗也。若其言也。不從未發之宗發出來矣。能無數窮之病乎。

林子曰。聖人守中。乃所以執橐籥之機也。此其所以而虛而動。而不屈而愈出者乎。

莊子曰。樞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講義。文始先生問老子曰。道德經脩身至妙。至要在於何章。老子曰。在於守中抱一。深根固蒂。曰。何謂守中。老子曰。中者。中宮也。原夫赤子。在母腹中。臍帶與母臍帶相連。暗注母炁。母呼亦呼。母吸亦吸。綿綿十月。炁足神備。脫帶而生。亦由菓之受氣既足。脫帶而下也。臍間深入三寸。謂之中宮。亦曰黃庭。男子謂之炁海。婦人謂之子宮。吾昔受之於太上大道君。口訣曰。懃守中。莫放逸。外不入。內不出。還本源。萬事畢。懃守中。莫放逸者。一意以守炁海。不可須臾離也。外不入。內不出者。令往來之息。兀然注於中宮。炁海之內。勿使息之出入也。還本源者。臍間乃一萬三千五百息之源。五臟六腑生炁之本。以息還歸本源。以神馭之。使息住息定者。此至聖至神之道。非天下真仙之才。其孰能與於此也。

第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林子曰。何以謂之谷。何以謂之神。何以謂之不死。豈吾身亦有谷與。亦有谷之神與。亦能不死與。

何以謂之玄牝之門。而曰天地根也。林子曰。吾身之天地。吾身之玄牝也。吾身天地之根。吾身玄牝之根也。吾身玄牝之門。吾身天地之門也。易曰。闔戶之謂坤。闢戶之謂乾。余於是而知天有天之門。地有地之門。而天地之門之所從出者。獨不有所謂先天地生。而爲天地之根乎。故

林子全集

去

天地之根。乃天地之所由以分天而分地也。猶玄有玄之門。牝有牝之門。而玄牝之門之所從出者。獨不有所謂先玄牝生。而爲玄牝之根乎。故玄牝之根。乃玄牝之所由以分玄而分牝也。然則天地之根也。其在於玄之門乎。其在於牝之門乎。抑亦在於玄牝之門乎。知道者自能識之。

林子曰。何以謂之綿綿若存。而又曰用之不動也。豈繫辭所謂成性存存之義邪。孟子曰。勿忘

勿助。釋氏所謂不得勤。不得怠者是也。

講義。天之谷。合造化容虛空。地之谷。容萬物。載山川。人與天地同其稟也。亦有谷焉。其谷藏真一。宅元神。是以人之頭有九官。上應九天。中間一官。謂之泥丸。又名紫府。九官之外有一官。亦有數名。一名寥天。又名大關。又名天關。又名黃庭。又名玉京山。崑崙頂。大淵池。又名天谷。乃元神所住之宮。其空如谷。而神居之。故謂之谷神。神存則生。神去則死。且日則接於物。夜則形於

林子全集

去

夢者。神不能安其居也。又曰。玄者。天之色也。純陽虛無之炁。輕清而浮於天。其字從无。從火。自无而生。居於玄元之官。故爲玄牝者。地之性也。純陰穀實之氣。重濁而沉於地。其字從气。從米。自有而生。居於牝元之府。故爲牝。二氣升降於呼吸之間。須當有法以制之。以坤元穀實之氣昇而出之。以天元虛無之炁降而歸之。天炁既歸於身。則陰滓自然蕩盡。復爲純陽之人矣。故曰。還將上天炁。以制九天魂。天寶金鏡靈樞神

景內經曰。天谷元神。守之自真。上下玄牝。子母相親。又曰。玄牝乃天地之器。守之以神。得之以真。昇降之正道也。

按道書泥丸官之前有明堂。明堂下通於鼻。鼻通六腑。出入輕清之氣。以接乎天。牝元官之上。有黃庭。上通重樓。而至於口。口通五臟。出入重濁之氣。以接乎地。若也不知其門。不識其根。而以鼻爲玄。口爲牝者。非也。故曰。玄牝之門。未易窺。或問。玄牝有定在乎否。林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者。玄牝之門也。故以玄牝爲有定在也。不可。以玄牝爲無定在也。亦不可。

第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林子曰。夫天也者。積氣也。地也者。積形也。天不以積氣而自私其生。而其所以主乎其氣者。是乃天之所以能長生也。地不以積形而自私其

生。而其所以主乎其形者。是乃地之所以能長生也。若世之所謂身者。身也。聖人不以其身爲身。而聖人之所以爲身者。大身非身。虛空之本體也。故聖人之所後而外者。非身乎。聖人之所先而存者。非大身之身乎。余於是而知聖人無私也。而欲以復還其虛空之本體者。聖人之私也。或者以天地之數。自子至亥。有十三萬五千歲。不謂之不長且久。然亦有時而盡。此蓋以形氣而論天地焉者也。故人不能外形氣以爲生也。則亦可以百年之期而限之矣。若天地則能外形氣以爲生也。豈得以十三萬五千歲而限之邪。此乃老子天長地久之本旨也。蓋氣則有時而散。而主乎氣以生氣者。則不可得而散矣。形則有時而壞。而主乎形以生形者。則不可得而壞矣。故曰。天地有壞。這箇不壞。以其不屬於形氣故也。

林子曰。老子此章口氣。乃爲我相而有私心者道也。其意以爲孰無私心。而欲以成其私者衆。

也。而卒未有能成其私者。故天地不自生。非天地之無私乎。而卒能長且久者。非天地之成其私乎。而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是聖人之德與天同也。

大寧薛氏集解。程子有言曰。老子之言。竊弄闢闢者也。予嘗以其言爲然。迺今觀之。殆不然矣。如此章者。苟不深原其意。亦正如程子之所訶矣。然要其歸。乃在於無私。夫無私者。豈竊弄闢闢之謂哉。

林子全集

卷之八

辛

第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

集解。不爭處下。厚之至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者。道也。如水者可謂庶幾於道矣。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修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滅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所

私。澤及蛟螭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旣。德施百姓而不費。按淮南之說。實推廣善利萬物之義也。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老子億此詳言若水之事。隨寓而安。不分夷險。居善地也。隨境而定。不分靜躁。心善淵也。平等行慈。無所簡擇。與善仁也。矢口而談。不妄不誑。言善信也。政以理人。善治者。所過則化也。事以應務。善能者。泛應曲當也。動善時者。仕止久速。各當其可。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也。

林子全集

卷之八

辛

林子全集

道德經釋略卷二

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

揣治也。

林子曰。盈虛消長者。天行也。天行也者。天道之自然也。故日不中則不能昃。功成矣。名遂矣。日

林子全集

道德經釋略卷二

一

之中矣。能無中而必昃之慮乎。月不滿則不能虧。功成矣。名遂矣。月之滿矣。能無滿而必虧之慮乎。鬼神不信則不能屈。功成矣。名遂矣。鬼神之屈而信矣。能無信而必屈之慮乎。余於是而知功成名遂而身退者。乃所以順天道之自然也。

第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林子曰。此乃帝堯之所以殂落。魂升而魄降也。

而曰魂升者何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

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然則何

以謂之載。何以謂之營。何以謂之魄。何以謂之

抱一。何以謂之能無離乎。豈非形以載魄。而魂

以營之邪。抱之以一。而其神自不離矣。余于是

而知生而有所養也。不離體魄以抱一也。死而

有所歸也。能離體魄以歸全也。

林子曰。深根固蒂。抱一而無離也。抱一而爲天

下式。無爲而無不治也。故抱一以理身。而身修

林子全集

道德經釋略卷二

二

抱一以式天下。而天下治。

林子曰。魂魄之義。鮮有知之者。左傳曰。心之精

爽。是謂魂魄。又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

魂。淮南子曰。天氣爲魂。地氣爲魄。鄭康成曰。口

鼻之嗑吸爲魄。耳目之精明爲魄。楚辭曰。載營

魄而登霞。王逸註曰。抱靈魄而上升。是其言頗

不類。覽者詳之。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人始生曰嬰兒。

朱子曰。專氣致柔。看他這箇是甚麼樣功夫。專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柔之極處。才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麤了。集解謂朱子之說甚善。老子之學。天下莫能行者。此其一也。

講義。古人有言曰。其養氣也。如靈龜。其養神也。如嬰兒。嬰兒含德之厚。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終日視而目不瞬。終日號而口不噉。故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或問曰。孟子所養之氣。至大至剛。與老子所言專氣致柔。是同是別。曰。孟

林子全集

三

子所言立本。故曰至大至剛。老子所言返本。故曰專氣致柔。欲其氣之至柔。要在真息也。息字從自從心。西昇經曰。或氣尚麓盛。自知尚多事。若至人外息萬緣。內息思慮。心可虛也。身可無也。虛無本體。深深綿綿。故能專氣致柔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林子曰。玄覽者。覽玄也。未能玄而欲以見玄者。玄覽也。人人自有常道。人人自有玄。故不知常道者。不知玄也。不知玄而欲以見玄者。疵也。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司馬溫公曰。善愛民者。任其自生。遂而勿傷。治國者。任物以能。不勞而成。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林子曰。人之始生也。天門本自開闔。以其口尚未能言也。至於口能言矣。則天門遂闔而不復開。或問有道之士。天門亦能開闔與。林子曰。有道之士。口雖能言。而天門之開闔。亦復如孩提時矣。

林子全集

四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林子曰。何以謂之明白四達。蓋其心一如空中之樓閣。八窗玲瓏。豈非日月之明。無所不照。而聖人之智。無所不知邪。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無知而無所不知也。夫至於無所不知。而能守其無知之本體焉。是乃聖人之知之大也。與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集解。以有爲治生。生愈傷。以有爲治人。人愈擾。故治身者之養形生。必剝心去智。外其身而不自生。治國者之養民物。必在有天下。委萬物而無所與。夫無以生爲者。形將自正。無以天下爲者。萬物將自化。是謂黃老之玄德。

第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林子全集

道德經釋卷三

五

埏。音釴。埴。音殖。周禮曰。較者。以爲轉利也。輻者。以爲直指也。埏和土也。埴土之黏者。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有車之用。以其車中之無有以爲用也。而其中之無有者。以與未始制車之時。一皆無有也。而器而室。亦復如是。余于是而知我未生之時。一太無也。而我既生之後。而其中亦太無也。

吳幼清曰。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爲天下利也。

故曰有之以爲利。然車以轉軸者爲用。器以容物者爲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爲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爲用。

集解。章內雖互舉有無而言。顧其指意實所以卽有而發明無之爲貴也。蓋有之爲利。人莫不知。而無之爲用。則皆忽而不察。故老子借歎老而曉之。

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林子全集

道德經釋卷三

六

爽。爽快之爽。喜好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鳩摩羅什曰。不知卽色之空。與聲相空。與盲聾何異。故目不視惡色。明也。目視惡色。而目固在也。不謂之盲於心乎。心盲則目盲。以其無所見於道也耳。不聽惡聲。聰也。耳聽惡聲。而耳固在也。不謂之聾於心乎。心聾則耳聾。以其無所聞於道也。

宋呂吉甫曰。目之所以爲目者。色色而非色也。屬乎五色。則失其所以爲目。而無異乎盲矣。耳之所以爲耳者。聲聲而非聲也。屬乎五音。則失其所以爲耳。而無異乎聾矣。又曰。腹無知者也。目有見者也。而聖人去彼取此者。以取此無知。無欲而虛淨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聖人。爲腹不爲目。蓋腹惟知有飽與饑已爾。若五色之足以悅目也。而腹不知也。五聲之足以悅耳也。而腹不知也。五味之

林子全集

道德經卷上

七

足以悅口也。而腹不知也。至于所謂馳騁田獵。難得之貨。而腹亦不知也。今先以爲腹不爲口者言之。可以例觀其餘矣。百穀並陳。五味相濟。而易牙之所調。無不饜足於人之口者。以其先得衆口之所嗜者然也。設或以百穀之所並陳者。無論山物海錯。蔬食菜羹。葱薤油醬之屬。雜而揉之。口得而食之乎。故曰口之於味者。性也。氣質之性也。若腹則惟知有饑飽已爾。而其味之美惡也。惡得而知之。

林子嘗曰。聖人爲腹者。以實腹也。而爲腹之真實義。不可不知也。吳生日。敢問爲腹之真實義。林子曰。乾爲首。坤爲腹。而腹之真去處者。衆妙之門也。天地之根也。至虛至無。道德備矣。故守此則謂之守中。得此則謂之得一。然而中也者。其可得而中乎。中而無所於中者。中也。一也。者。其可得而一乎。一而無所於一者。一也。守也者。其可得而守乎。守而無所於守者。守也。得也者。其可得而得乎。得而無所於得者。得也。無中。無無中。無一。無無一。無守。無無守。無得。無無得。是乃聖人爲腹實腹微妙之真實義也。

第十三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林子曰。有寵則必有辱。豈不以辱由寵而生邪。故君子不以寵爲寵。而以寵爲辱者。非所謂寵。

林子全集

道德經卷上

八

辱若驚乎。有貴則必有大患。豈不以大患由貴而生邪。故君子不以貴爲貴。而以貴爲大患者。非所謂貴大患若身乎。

林子曰。夫寵寵矣。而曰寵爲下者。何也。旣不以寵爲寵。而非以寵爲下邪。

林子曰。何者。謂之身。身也者。身之也。而曰大患若身者。似若以其身。而身此大患也。其曰寵辱若驚者。似若以其寵。而取辱也。能無驚乎。

林子曰。何以謂之爲吾有身。有也者。有之也。謂

林子全集

九

吾之心。而自有其身也。何以謂之及吾無身。無也者。無之也。謂吾之心。而不自有其身也。故自有其身者。不能忘身也。不能忘身。則凡所以貴我。以大患我者。而有所不恤矣。不自有其身者。能忘其身也。能忘其身。則凡所以貴我。以大患我者。而有所不爲矣。

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愛。卽寵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貴以身爲天下也。而曰可以寄天下。何以謂之愛以身爲天下也。而曰可以託天下。故我旣已貴矣。而能以其身爲天下矣。是蓋知有天下。而不知有身也。然而斯人也。其不可以寄天下乎。寄也者。寄之也。寄百里之命之寄也。我旣爲人所愛矣。而能以其身爲天下矣。是蓋知有天下。而不知有身也。然而斯人也。其不可以託天下乎。託也者。託之也。託六尺之孤之託也。

林子全集

十

第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致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像之像。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林子曰。夫曰夷曰希曰微者。乃強名之也。此三者。本混然而爲一也。其可得而致詰乎。旣曰混而爲一矣。無上無下。無皦無昧。繩繩然徧滿于

天地間而不可窮也。雖曰不可窮矣。然亦不可名。而曰復歸於無物者。中庸所謂費而隱也。其曰無狀之狀。無象之象者。何也。不謂之隱中自有費者在乎。故曰惚恍。然道無始也。迎之而能見其首乎。道無終也。隨之而能見其後乎。仰鑽瞻忽而不可爲象也如此。何以謂之執古之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道非古與。何以謂之御今之有。有生於無。道本無也。無無則無以御有。何以謂之古始。蓋道生天地也。既曰生天地矣。不謂之天地之先乎。夫莫先於天地。而曰天地先者。故曰古始。何以謂之道紀。莫非道也。天地之覆載者道也。日月之照臨者道也。四時行焉者道也。百物生焉者道也。莫非道也。而至道之極。乃道之道。眞常之道也。而天地之所以覆載。日月之所以照臨。四時之所以行。百物之所以生在我矣。故道爲天地日月四時百物之紀。而道之道。乃爲道之紀也。故曰道紀。

宋程文簡所著易老通言。其略曰。夫老子之可

重者何也。秉執樞要。而能以道御物。故師老子而得者。爲漢文帝。大抵清心寡欲。而淵默朴厚。以涵養天下。其非不事事之謂也。至于西晉。則聞其言。常以無爲爲治本。而不知無爲者。如何其無爲也。意謂解縱法度。拱手無營。可以坐治。無何紀綱大壞。而天下因以大亂。故王通論之曰。清虛長而晉室亂。非老子之罪也。

集解。世俗絀老子之學者。其說雖多。然大抵以謂棄人事之實。獨任虛無而已。斯言也。衆皆爲信然。而未知其大不然也。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是皆任虛無以應事。曷嘗棄事而獨守其虛無哉。然則老子之學。非不應事也。第其所以御之者。在不恃其虛無之本爾。

第十五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

通者。不滯礙也。

集解。古之至人。與道同體。故微妙玄通。深不可

識既不可識。豈可擬其形容哉。特強爲之容。以
髣髴其氣象。如下文之所云爾。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
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猶豫皆不果之意。儼矜莊也。渙舒散也。水未斷
削曰樸。曠空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

安猶安汝止之安。生猶虛室生白之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而不新成。

林子全集

道德經釋卷十

五

林子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故保此道者。亦不
欲盈。大抵人情厭敝而喜新。而其所以厭敝而
喜新者。欲盈之心爲之也。夫惟其不欲盈也。故
能敝而不新成。而曰敝不新成者。敝矣而不知其
敝也。新矣而不知其新也。而聖人之無欲無爲
也。則亦何敝何新何壞何成。

第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
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

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
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林子曰。不知常。其能虛乎。不致虛。其能靜乎。故
常則能虛。虛則能靜。既虛而靜。則有許多生意
發出來。故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萬物雖
曰並作而芸芸。而未有不歸其根焉者也。由是
而靜。由是而復命。夫觀復而至於復命。乃始可
以言常。常則虛極。而有不明乎。不常不明。此其
所以妄作而凶也。惟常乃容。無不包也。惟容乃
公。無不周也。惟公乃王。而王者無私之道在我
矣。惟王乃天。而天無不覆之道在我矣。此虛靜
真常之性。所以歷萬劫而不壞也。故曰久。我既
得虛靜真常之性矣。身雖沒焉。而虛靜真常之
性。其可得而壞乎。故曰不殆。夫曰久曰不殆者。
是乃老子所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豈
非虛空中。一點性靈。炯炯長存。而與道相悠久
而不殆邪。

集解。虛靜者性命之本然也。有生之後。遷於物

而背其本。其不虛不靜亦甚矣。故爲道者。必損有以之虛。損動以之靜。損之又損。以至於虛靜之極。則私欲盡而性可復矣。

司馬子微曰。心不受外。名曰虛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虛。道自來居。

老子億致虛而至於內不覺乎一身。外不知乎宇宙。與道冥一。萬慮皆遺。始可謂虛之極矣。致虛既極。則守靜自篤。非有兩事也。故虛曰致。靜曰守云。

老子全集卷之四

卷四

林子曰。何以謂之公乃王。楊龜山曰。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第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吳幼清本。作太上不知有之。謂大道之世。相忘於無爲。民不知有其上也。

老子億。太上聖人。以道化民。無爲者也。民亦與之相忘於道化之中。僅知有之而已。所謂皞皞

如也。其次則未免於有爲矣。有爲則有德可施。故親之。有功可述。故譽之。又其次。則以法把持天下者也。天下雖不懷其德。而尚知畏其威。上下猶相維也。下此則昏亂之君。並與其法而壞之。而天下之人。始潰然離叛。肆其侵侮。而不可復揅矣。

信不足。有不信。猶今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林子曰。何以謂之信不足也。畏之侮之。豈非其

老子全集卷之四

卷四

信不足邪。故曰信不足。有不信。而猶然貴言者。何與。然而貴言。不如貴實。大道自然。至德不德。不言而功自成。無爲而事自遂。則百姓自能信之。安知其不相忘於道化之中。而爲太上知有之。至治也哉。

第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林子曰。何以曰大道。何以曰仁義。何以曰大道。

廢而有仁義乎。蓋聖人之教。本大道而行仁義。而後世之學。爲仁義而廢大道。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集註有之。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行之。其曰根心而出者。豈非其不安排擬議。出乎性而以利爲本與。而曰勉強以行之者。又豈非楊子爲我以爲義。墨子兼愛以爲仁。告子戕賊入以爲仁義。有以爲之而失之。鑿與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由是觀之。道原於性矣。性原於命矣。原性原命。謂非大道而何。若也不知性命之微旨。不知道德之要妙。而以非仁之仁。以爲仁。非義之義。以爲義。則亦不免失之鑿。而落於意見之偏。其不爲楊墨告子之仁義者幾希。而大道從此廢矣。

集解。昔老子之言。以道爲至。儒學之言。以仁義爲至。儒學之紬老子者。此其最先者也。竊嘗論之道者。無爲而自然。天之道也。仁義者。有爲而後然。人之道也。道者太極。仁義其陰陽乎。陰陽

雖大。必有始也。仁義雖美。必有宗也。道者無方無體。無爲無名。而無所不爲者也。仁義者。有名有跡。各有所宜。而不能相爲者也。至若帝王之治。亦有可得而言者。三皇無爲。其民無知而無欲。其大道之治乎。五帝尚德。其民慈良而正直。其仁義之治乎。老子先道德而後仁義。意蓋如此。韓退之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夫老子之書。未嘗不以仁義爲美。特以爲非美之至耳。謂老子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是不知言也。或者曰。仁義卽道也。老子外仁義而言道。是不識仁義也。斯言近之矣。而理有未盡。何者。儒者言仁義卽道者。以道不越於仁義也。老子別仁義於道者。以道大於仁義也。其所從言者。各有謂焉耳。故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論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穀梁傳曰。仁不勝道。自經傳之言。仁義往往有文同而意異者。

當各求其旨趣。不可以辭害意也。至於老子之言。亦當因其意而求之。豈可一槩以儒者之言哉。

第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林子曰。何者謂之聖。何者謂之智。故智也者。聖之智也。書曰。睿作聖。聖也。而睿非智乎。孟子曰。智者。無不知也。又曰。堯舜之智。若非有堯舜之聖。其能智乎。故智而不本於聖。而非所以爲

老子金鑑

卷之九

九

智也。聖而不本於善信美大。而非所以爲聖也。非聖而自以爲聖。則失之怪。非智而自以爲智。則失之鑿。老子曰。絕聖棄智。非以絕聖也。絕其非聖。而聖而入於怪也。非以棄智也。棄其非智。而智而入於鑿也。

林子曰。聖智之名。非不美也。而聖人之所以聖。智人之所以智者。都從道德虛無中來爾。而曰絕聖棄智者。豈非其先追德而後聖智之意邪。經曰。五帝書象蒼頡造字。不如三皇結繩無文。

之治。又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林子。在武夷。有儒生鄒姓者。覽道德經絕聖棄智有疑。問於林子曰。棄智姑且未論。若聖人乃天下後世之所望而震者也。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聖。孔子且不敢居如是。而老子曰。絕聖者。何也。林子曰。子曾徧覽老子之言。未五千言。每舉聖人之教以教人。何其多也。夫豈有舉其教以教人。而固經絕之邪。于是鄒生歸覽五千言。乃以林子之言爲然。

老子金鑑

卷之九

九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或問絕仁棄義。民復孝慈。何謂也。林子曰。獨不觀之論語乎。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不觀之孟子乎。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夫老子曰。先道德而後仁義。非以仁義爲不美而固後之也。蓋仁義乃道德之所從出也。不謂之所性仁義之根於心邪。余亦曰。先道德而後孝慈。非以孝慈爲不美而固後之也。蓋孝慈乃

道德之所從出也。不謂之所性。孝慈之根於心邪。夫孝慈仁義。雖皆本於道德之所從出者。然而孝慈本也。實也。而曰民復孝慈者。以惇本也。以貴實也。若也不孝不慈。則是本實之先撥矣。而曰能仁能義。未之有也。由是觀之。老子之學。何嘗與孔孟異邪。

林子曰。老子之所以絕仁棄義者。豈非以其非仁之仁。非義之義與。或者疑之。林子曰。老子之意。以爲我而道德矣。則當仁而自仁。當義而自義。何以棄絕仁義爲哉。然則非仁之仁。非義之義也。而孔孟則固與之邪。必不然矣。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林子曰。豈非所謂不貴難得之貨。而使民不爲盜邪。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老子億聖人以此三者。皆爲文之虛而不足。不若質之實而有餘也。故絕此而屬之於彼。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林子曰。此言令有所屬。以返太朴。以復洪荒之無事也。

集解。見素者。外見其質。不加飾也。抱樸者。內全其真。不分散也。少私者。省其自營。去健美也。寡欲者。節其嗜好。反恬淡也。

絕學無憂。

林子曰。夫絕學者。非以絕學也。而老子之學。爲道以爲學也。然而絕學。能無憂乎。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此言悅理義之悅我心之悅也。昔者宋儒之釋格物也。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至於卽凡天下之物。亦且求之以至乎其

林子全集

一

極。夫天下之物。何其衆也。殆不可以千萬計。豈其能求之以至其極邪。設或有一物之不知也。能無耻乎。耻之。而能無憂乎。若爲道則日損矣。抱一知常。知常則明。而性靈中炯。聖神文武。自有不可測而知者。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視爲學之徒。日增聞見。其相去爲何如邪。

淮南子曰。聖人之學也。將以反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俗世之學。則不然。擢德撓性。內愁五臟。

外勞耳目。暴智越行。以招號聲名於世。此我所羞而不爲也。又曰。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反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蔽其玄光。而求知於耳目。是釋其昭昭。而道其冥冥也。

唯之於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林子曰。唯之與阿。皆應聲也。而善惡之相去。一何其遠。然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豈獨一事爲然哉。夫人之所畏。我亦畏之。而人之所學。我獨不

林子全集

道德經釋略卷三

五

之學邪。而其所以不之學者。何也。蓋以其與道相違背。而非我之所能學也。

荒乎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今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若晦寂。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荒者。尚書所謂色荒禽荒之義也。央。已也。食母。

一本作食於母。

林子曰。衆人之爲學也。荒兮其未央。而老子則一得永得。衆人之爲學也。乘乘兮若無所歸。而老子則復歸嬰兒。衆人之爲學也。昭昭察察。外若有餘矣。而內遺道德。老子之爲道也。悶悶似鄙。外若獨遺矣。而內餘道德。

老子億食者。味之而自養也。味道德而自養。則無爲而無不爲。而其樂不可量也。又何暇爲彼世俗之學。以自取憂苦也哉。聖人所以異於人者。在此而已矣。

林子全集

三

第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林子曰。孔德者。上德也。上德不德。故曰惟道是從。

林子曰。天道也者。豈其可得而容之哉。夫惟孔德。則始得而容之矣。而孔德之容。則皆從道中。

來爾。道之爲物也。惟恍惟惚。雖曰惟恍惟惚。而其中則有象。然非徒想之以象焉已也。而其中則有精。甚且曰恍惚窈冥之中。象則不可得而象之。物則不可得而物之。精則不可得而精之也。而曰其精甚真者。蓋言真有此象。真有此物。真有此精也。又何者。謂之信。信者。信也。信有此象。信有此物。信有此精。而不差爽也。然此皆德之容也。惟其德可得而容也。故其道可得而容也。

林子全集

四

自若及今。其名不虛。以闕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其名不去。以閱衆甫。當作一句讀。甫。美也。衆甫。天地萬物。凡自道而出者。皆是也。閱。閱歷也。漢書。此如傳舍。所閱多矣。陸機賦。川閱水而成。川。世閱人而成世。

林子曰。何以謂之其名不去。以閱衆甫。蓋此身去矣。而其所以名爲不去者。天地萬物皆有真常之性。至不變者在焉。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是

乃老子之所謂長生在於久視者。炯炯而不滅也。夫誰得而知之。

蘇子瞻曰。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

第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

林子曰。曲其有不全乎。枉其有不直乎。窪其有不盈乎。敝其有不新乎。此皆物理之自然也。

少則得。多則惑。

林子全集

五

林子曰。爲道日損。少其有不得乎。爲學日益。多其有不惑乎。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林子曰。少莫少於一。少則得者。抱一以爲天下式也。故曰得其一。萬事畢。

講義。一者人之真性也。道書言一。亦有數種。有道之一。無一之一也。有神之一。真一之一也。有炁之一。一炁之一也。有水之一。天一生水之一也。有數之一。一爲生數之根也。此言抱一者。乃

神之一。真一之一也。

林子曰。堯曰欽。孔子曰敬。所謂心在腔子裏者是也。尚書曰。以禮制心。余于是而知禮也者。敬而已矣。敬也者。欽而已矣。其曰抱一者。則堯之欽。湯之禮。孔子之敬者在我矣。其曰爲天下式者。則堯之所以雍黎民。湯之所以式九圍。孔子之所以安人安百姓者在我矣。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林子全集

六

林子曰。學以不爭爲大。人而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則亦不免於爭。惟其不自見。不自是自伐。不自矜也。則亦何爭之有。釋氏無諍三昧。而孔子曰。君子無所爭。由是觀之。不爭之教。三氏之所同也。故道德屢言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莊周所載商丘之木。細枝拳曲。大枝軸解。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非所謂曲則全邪。

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

林子曰：自然之道豈可得而言哉？老子言不迫切，故不曰勿言，而曰希言。昔老子之在春秋也，每以道之自然爲教，而人遂以道之自然而爲口頭套子之資爾。故戒之曰：希言自然，豈不以飄風驟雨，天地且失其自然之道也，而況於人乎？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老子全集

道德經卷三

七

老子曰：飄風驟雨，乃風雨之異常者，必不能久。岐伯所謂亢則害，承乃制也。夫大如天地，一時氣亢，而風雨異其常度，且有承之者，制之而不能久。況人與人羣者也，乃欲立異以出衆焉，則凡有血氣而有爭心者，其起而制之，寧肯待於終日邪？

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林子曰：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清者同於清，濁者同於濁，動者同於動，靜者同於靜。夫既無清無濁，無動無靜矣，則亦何有於有道有德，而亦何有於失道失德也哉？若爲道者而有所別於清於濁，於動於靜，於道於德，於失道失德，則亦不可謂之道矣。惟其無所別於清於濁，於動於靜，於道於德，於失道失德，則是人與道而爲一方，可謂之盡道之極，而爲有道之士也。

老子全集

道德經卷三

八

老子曰：從事於道者，以道爲事，卽抱一者也。下三者皆指他人言。道者，有道之人也；德者，有德之人也；失者，失道與德之人也。天下之人，有道與德者常少，而失道與德者常多。若於此有差別相，則不惟道之本體不當如是，而天下之不同者衆矣。至人不知是也。心地平等，普然大同，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有道與德者，固同之也。和其光，同其塵，失道與德者，亦無不同也。我既不自異於人，則人亦不自異於我，故有道與德者，固樂得之，而失道與德者，亦無不樂得之也。賢

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之意。然聖人所以致此者。無他。虛中無我。至誠感通而已。設使中心之誠。一有不足。而徒外立其德。以爲籠罩之術。則機心一萌。鷗鳥不下。而況於人乎。欲其樂得之也難矣。故曰信不足。有不信。此卽與後章善救人。故無棄人。善救物。故無棄物。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之類。前後互發。皆明一理。孔子老安少懷。天地氣象。可因此而默識之。

第二十四章

林子全集 道德經卷三

九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跂者。舉踵而望。脚跟不着地也。跨。越也。贅行。行之贅也。

程明道曰。人能見道。則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視世之功名。甚是閑視世之爲仁義者。甚煦煦孺子。

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講義。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天地由之而生。萬物由之而化。至人體之。是以歸根而復命。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老子億。凡天下有形之物。終歸變滅。故乾坤有時而毀。世切有時而壞。而況其他乎。惟道無形。

林子全集 道德經卷三

十

不受變滅。雖欲改。無可改者。雖欲殆。無可殆者。又曰。道生天地。而天地生萬物。則道乃天地萬物之一大母也。聖人食母。食諸此而已矣。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老子億。自其周流無滯也。有逝之象焉。自其充周不窮也。有遠之象焉。近取諸身。而退藏於密。復歸其根也。又有反之義焉。道不可道。而名非常名也如此。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指王者而言。法者效法也。

林子曰。世人每以法地。法天。法道爲句。獨唐李約則以地地。天天。道道爲句。豈不以地地也。而地地者。乃地之所以爲地也。天天也。而天天者。乃天之所以爲天也。然人安能法地。法天。而仲尼之所謂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者。是乃所以法地之地。法天之天。而得其所謂寂兮寥兮。混成之本體也。或問道道。林子曰。凡道則皆道也。而所謂道道者。乃常道之道也。常道之道。自然而已矣。

第二十六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君主也。

老子億天下之至重者。莫如地。而萬物皆出於地。是重爲輕根也。天下之至靜者。莫如地。而羣動皆歸於地。是靜爲躁君也。王者法地。居重以

馭輕。主靜以勝躁。則自然之道得。而成位乎其
中矣。水火風雷。凡天下躁動之物。未有不收斂
歸藏於地者。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
君。

古者車行。輜重在後。榮觀。猶言壯觀奇觀。燕。安
也。

第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譴。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

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轍跡。車轍之跡也。瑕。玉病也。瑕譴。有瑕可譴也。

籌策。計數者所用之筭。以竹爲之。關鍵。門關之
鍵也。繩約。繩以束之也。

老子億人不見道。雖使擇善而蹈。未免有方。有
方則有執。所以行未免於有跡。言未免於有瑕。
計必用策。閉必用鍵。結必用繩。是固善矣。而非
善之善也。惟聖人全體至道。虛無自然。其行也。

及知雄而爲雌。則其材固濫也。夫豈守雌之謂哉。

列子曰。知而忘情。能不爲真。知真能也。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

淮南子曰。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故通而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其無爲則同。其所以無爲則異也。

樸散而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林子曰。赤子之心。不謂之樸乎。而大人者。不失

林子全集

卷三

其赤子之心。以全樸也。樸散而器。殆失其天命之初矣。

林子曰。君無爲也。故樸。而臣有爲也。故散之。而爲器矣。

林子曰。有所制。則有不樸。無所制。則無不樸。制之於無所制者。大制也。故大制不割。夫既不割矣。則又安所損其樸乎。故聖人直用此樸。以爲官長已爾。官長者。天子乃百官之長也。而其所以長百官者。夫何爲哉。亦惟抱樸而已矣。故曰。

我無爲而民自化。

第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隳。

司馬溫公曰。爲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通變。

集解。天下之物。或行而先。或隨而後。或响而溫。

或吹而寒。或強而剛。或贏而弱。或載而動。或隳而止。其相反而不齊如此。行者不可使之隨。响

林子全集

卷三

者不可使之吹。是故因其勢而道之者。易簡而

理自得也。違其性而爲之者。煩勞而物愈擾也。

故曰。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集解。所謂甚奢泰者。非若後世夸淫踰侈之事。凡增有爲於易簡之外者。皆是也。又曰。物有固然。不可強爲。事有適當。不可復過。此老子之本意也。管子曰。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以物爲法者也。感而後

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呂氏春秋曰：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矣。太史公曰：道家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按此並古之至人之遺言。三子者，去古未遠，故能傳道之耳。朱子曰：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只因來做，愚謂因者，循物之理而已，不與也。斯理也，儒者之六經，蓋往往言之。

林子全集

七

未可專以爲道家之說也。

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好還，猶言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果，決也。詩曰：不留不處。三事就緒。孫武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矜，自恃也。伐，夸大也。驕，恣肆也。早已，

謂不能久。三事三農也

第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之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林子全集

六

老子億東方盛德在木，主生者也。西方盛德在金，主殺者也。故吉禮貴左，所以見其好生也。凶禮貴右，所以見其惡殺也。用兵貴右，則是以喪禮處之，而其不得已之心可見矣。

林子全集

門人涂紹林重閱

陳于廷較正

道德經釋略卷四

第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林子全集

道德經釋略卷四

一

林子曰。道常者。常道也。真常之道也。不謂之無名。天地之始乎。無名故樸。樸雖小。而天下不敢臣者。何也。以其至尊至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也。夫誰得而臣之乎。侯王若能守。守此樸也。守樸卽抱樸也。抱樸卽抱一也。抱一以爲天下式。而萬物有不賓乎。甘露有不降乎。百姓有不均乎。然而何以謂之始制有名。道常無名。而聖人則名之以樸。名之以小。不謂之名亦既有乎。名焉。既有。而不知所止不可也。故知止也者。知其

所止而止之也。天地有壞。這箇不壞。此知止之所以不殆也。又何以謂之江海。吾身之玄牝。吾身之江海也。天地之江海。天地之玄牝也。天地之川谷。不能舍天地之江海。以他歸。而吾身之川谷。亦安能舍吾身之江海。以他往邪。夫吾身既有天地之江海矣。而獨無天地之川谷乎。而所謂川谷者。豈曰一身之小。而爲玄牝之川谷。是雖天地之大。亦皆吾身之川谷矣。故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林子全集

道德經釋略卷四

二

林子曰。乾坤合處。吾身之真中也。真中之中。無名之樸也。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林子曰。知人者易。自知者難。而能自知者。不謂之天下之大智乎。勝人者易。自勝者難。而能自勝者。不謂之天下之大勇乎。蓋天之所與我者。不薄也。若孔子之所以聖。老子之所以玄。釋迦之所以禪。而皆備於我矣。故自知者明。而明者

明此也。自勝者強，而強者強此也。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林子曰：知性分之有餘裕，而無求於外也。知至道之在我，而必盡其功也。

不失其所者久。

林子曰：抱一能無離乎？守中而不失其所矣。

死而不亡者壽。

谿堂謝逸壽亭記曰：孔子所謂仁者壽。老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壽。釋氏所謂無量壽。三聖人者，

林子全集

道德經釋義卷四

三

其言雖異，其意則同。蓋仁者盡性，盡性則死而不亡。死而不亡，則其壽豈有量哉？彼徒見髮毛爪齒歸於地，涕唾津液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而以為其人真死矣。然不知湛然常存者，未嘗死也。龜山楊氏有言：顏跖之夭壽不齊，何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顏雖夭矣，而所謂不亡者，則固在也。非夫知性知天者，其孰能識之？

第三十四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

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林子曰：大道汎兮，而包羅於天地之外，充塞於天地之內，所謂彌高彌堅，在前在後，而取之左右逢其原矣。故曰：其可左右。萬物賴道以生，而道則不辭其勞。萬物賴道以成，而道則不有其功。萬物賴道以愛養之，而道則未嘗為之主。夫道至大也，而不為大如此，而聖人則與道相為一焉者也。故亦終不為大。此乃聖人之所以為大也。

林子全集

道德經釋義卷四

四

林子曰：何以謂之常無欲？蓋言真常之性，本無欲也。論語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豈非其所欲者，乃從無欲中來乎？故能所欲而不踰矩。道家所謂無私年間立愛欲也。故無愛而愛，愛不屬情，無欲而欲，欲本於利。

林子曰：無名之樸，且不可以小名之。其曰小者，微乎其微，而強名之曰小也。而又曰大者何也？

蓋盈天地間皆物也。皆物則皆道也。而道何其大也。余於是而知中庸語道之大也。則曰天下莫能載語道之小也。則曰天下莫能破此亦道德之旨也。

第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林子曰。大象者。道也。無象之象。是謂大象。聖人之治天下也。執此大象而已矣。無爲而治天下歸之。

林子全集

道德經釋義卷四

五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集解。今有鼓樂飲食於此。輒能使行者之留止。爲其有聲容之美麗。滋味之甘旨故也。迺若道者。則言之而無味。視之而無見。聽之而無聞。曾不如樂餌之可悅然。取而用之。則能及天下後世而無盡。區區樂餌之樂。不可同日而論矣。

第三十六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

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將欲云者。將然之辭也。必固云者。已然之辭也。歛。闔也。張。開也。微。明者。指歛張弱強等語。言雖微而實明也。

林子曰。世之詭譎者。卽謂其得老子之術。豈非妄執必固張之之數言。而詬訛之邪。固字訓義與故不同。若固作故。則老子不能無心於其間。謂之老子之術可也。且盈而必缺。中而必昃。寒往而暑。晝往而夜。天道之常也。吾嘗執天道而

林子全集

道德經釋義卷四

六

倣老子之詞。曰將欲缺之。必固盈之。將欲昃之。必固中之。將欲暑之。必固寒之。將欲夜之。必固晝之。謂天之有術。可乎。萬物之生而死。榮而悴。成而毀。亦天道也。天何心哉。由是觀之。則世之非老子者。非惟心不達老子之意。亦且目不涉老子之文。以固作故。不亦重可笑乎。

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林子曰。柔而勝剛。弱而勝強。亦其理之自然也。

何以謂之國之利器。而剛強者。國之利器也。若以剛強自恃。是乃以利器示人也。不猶魚之脫淵乎。亡無日矣。

集解。程子嘗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水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權詐上去。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之類。竊謂此章首明物盛則衰之理。次言剛強之不如柔弱。末則因戒人之不可用剛也。豈誠權詐之術。而與二篇之言相反哉。夫仁義聖智。老子且猶病之。況權詐乎。按史記陳平。本治黃帝老子之術。及其封侯。嘗有言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由是言之。謂老子爲權數之學。是親犯其所禁。而復爲書以教人者。必不然矣。

第三十七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林子曰。真常之道。本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何爲之有。惟其無爲也。故能無

所不爲。下文遂言聖人無爲而無不爲之道。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林子曰。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者。以其守此無爲而無不爲之道也。王侯能守此無爲而無不爲之道。而萬物有不自化乎。既自化矣。作而興起矣。而聖人則鎮之以無名之樸。然無名之樸。亦非聖人之所欲也。殆將以無名之樸。而並忘之。欲無所欲。忘無所忘。不謂之致虛極。而守靜篤乎。故曰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此聖人之所以能與道爲一。而無爲而無不爲也。有如此夫。

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林子曰。何以謂之上德。不德。既曰不德矣。而曰有德者何也。何以謂之下德。不失德。既曰不失德。而曰無德者何也。集解。上德者。知道之無所得。故不自德。此德之盛者。是以有德。下德者。未

及無得之道。能不失德而已。此德之小者。是以無德。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集解。無以爲。謂無所爲。而爲之。有以爲。謂有爲爲之。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集解。上仁薰然慈仁。汎愛兼利。然至誠惻怛。猶無所爲。而爲之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

義。正直決斷。處物合宜。其心將以服人。故曰上

林子全集

卷四

義爲之。而有以爲。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集解。禮者。盛揖讓之容。繁登降之節。其爲之也。

視仁義爲愈盛矣。倡則必其應。施則責其報。一

有不答。則起而相校。而忿爭之態作矣。蓋禮尚

往來。故其弊必至於此。

老子億春秋之世。會盟甫定。繼之以侵伐。弓矢

加遺。因之以宴享。攘臂之禍。蓋老子之所目擊

者。故言之真切如此。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林子曰。何以謂之失道而後德。豈非行道有得之謂德與。何以謂之失德而後仁。豈非其無所得於德。而仁則著乎其外與。至於仁不足焉。則托義之名以宜之。義不足焉。則借禮之文以飾之。豈非其內無實德。而仁則爲非仁之仁。義則爲非義之義。禮則爲非禮之禮與。

林子全集

卷四

十

爲爲之。而至仁在我矣。先道德而義者。義也。不以義而義者。無爲爲之。而至義在我矣。先道德而禮者。禮也。不以禮而禮者。無爲爲之。而至禮在我矣。故不先道德而仁之者。外其仁而仁也。不謂之失仁之本者仁乎。而其仁不足稱矣。不先道德而義之者。外其義而義也。不謂之失義之本者義乎。而其義不足稱矣。不先道德而禮之者。外其禮而禮也。不謂之失禮之本者禮乎。而其禮不足稱矣。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林子曰。何以謂之禮。而曰忠信之薄也。豈非忠信之本之所當先。而禮之文之所當後與。故曰禮後乎。而朱子謂之禮以忠信爲主。而禮以行之者。然禮之文。亦皆老子之所未嘗廢也。觀之禮記。槩可見矣。按禮記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

孔子全集

卷之九

十一

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又按禮記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垣。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

孔子全集

卷之九

十一

巷黨及垣。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立。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戚患。吾聞諸老聃云。又按禮記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與機而往。塗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禮記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老子億嘗觀論語。載孔子之言曰。人而不仁。如

禮何。又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又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凡若此者。不一而足。自今觀之。所謂仁也。讓也。儉也。戚也。非老子之所謂忠信者乎。不仁不讓不從先進。玉帛鐘鼓非老子之所謂忠信之薄者乎。

林子全集

卷五

林子曰。何以謂之前識。何以謂之道之華。何以謂之愚之始。故多學而識。是雖子貢之穎悟。猶且不能免焉。故夫子非之。而曰。予一以貫之。老子億。莊子曰。去智與故。又曰。無以故滅命。又曰。六經者。先王之陳迹。而非其所以迹也。陳與故。皆前識之意。

集解。程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竊謂老子此言。所以究道德之終始。而著其厚薄之漸也。語其始。則一本而已。及其終也。去本寢遠。而爲德寢異矣。豈誠分而爲五。而判然不

林子全集

卷五

相合哉。且老子之言。本爲易見。其曰禮者。忠信之薄。謂之薄矣。不曰非忠信也。前識者。道之華。謂之華矣。不曰非道也。是則老子之言。不爲不明。豈程子偶未之思乎。又議者咸曰。仁義禮法。聖人治天下之具也。老子之學。乃欲棄仁義絕禮法。使其說行。天下惡得不亂乎。至於後世。士果有尚清談而廢實行。嗜放達而遺名教。天下化之。遂以大亂。如晉人者是已。其禍出於祖述老子之道。故也。議者之云。旣不足以知老子之指。亦未能盡知晉人之弊也。嘗謂晉人本非老子之學。其亂天下。蓋有故矣。夫老子之學。所以棄仁義。絕禮法者。而豈徒哉。其棄仁義。將以宗道德也。其絕禮法。將以反忠信也。如晉人者。吾見其棄仁義矣。未見其宗道德也。吾見其絕禮法矣。未見其反忠信也。自太康之後。訖於江左之亡。士大抵務名高。溺宴安。急權利。好聲伎。其貪鄙媮薄極矣。若夫尚清談。嗜放達。猶其小者耳。晉室之亂。凡以此也。彼老子之書。初曷嘗有

是哉。老子之言曰。大白若辱。務名高乎。強行有志。溺宴安乎。少私寡欲。急權利乎。不見可欲。好聲伎乎。若畏四鄰。嗜放達乎。多言數窮。尚清談乎。以此觀之。則晉人之行。其與老子之言。不啻若方圓黑白之相反矣。安在其祖述老子之道哉。嗚呼。老子之微言。未易言也。若其大較。則可得而知矣。故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故去彼取此。今晉人者。不惟不能庶幾道德之意。跡其行事。蓋禮法之士所不屑爲者。豈不悖哉。是故去薄而取厚者。老子之指也。去薄而取其至薄者。晉人之行也。

第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壓。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

老子全集

卷之八

五

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與無與。不欲琇琇如玉。落落如石。

發發洩洩也。壓音厭。顛什也。數計數之數。指與之衆材言之。

林子曰。何以謂之得一。此言一。乃不二之一也。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蓋以天地之道。可以不二之一。言之而盡也。然而天也。其能外此不二之一。以爲清乎。地也。其能外此不二之一。以爲寧乎。至於神之靈也。谷之盈也。物之生也。侯王之貞也。而莫非此不二之一也。

林子曰。只此一箇一。故曰其致之一也。或問天之一。與地之一。其合之一乎。分而二乎。林子曰。無有二也。天之清。在此一之中。而清也。地之寧。在此一之中。而寧也。至於神之靈。谷之盈。物之生。侯王之貞。則皆在此一之中也。若其可分之而二之也。卽不可謂之不二。又問中庸何以謂之物。物也者。物之也。強名之也。太虛已爾。太空

老子全集

卷之八

五

已爾。本無物也。設或可得而物之。則亦可得而二之物。固可得而二之矣。而虛空無物也。其可得而二乎。故形之氣之而物也。可得而二之者。以其有貴有賤。有高有下也。太虛太空而無物也。不可得而二之者。以其無貴無賤。無高無下也。若或以賤而下之。豈不以其居之卑邪。而其致之之一也。其可得而賤之乎。其可得而下之乎。故曰。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孟子曰。得乎立民。則爲天子。此非其以賤爲本與。

林子全集

卷

林子曰。何以謂之致數。輿無輿。此言致。致曲之致。致爲臣之致。致而去之之義也。豈不以衆材合而後可以成輿。而三十幅者。乃所以合衆材以成輿也。若或致而去之。不謂之輿。而無輿邪。余于是而知下以基之。則能高。賤以本之。則能貴。爲侯王者。亦可以反而觀之矣。又安可以玉之貴。而自貴。以石之賤。而賤人也哉。

第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反復也。

集解。道之動。以復爲本。故反也者。道之所以爲動也。道之用。以弱爲常。故弱也者。道之所以爲用也。

天地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林子曰。天而未始有天者。無也。由是而天。天非生於無乎。地而未始有地者。無也。由是而地。地非生於無乎。人而未始有人者。無也。由是而人。人非生於無乎。有無相生。而天地人之不能外也。如此。故極而本於無極也。神而本於太虛也。一而本於未始一也。

林子全集

卷

集解。張橫渠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學者以先入之言爲主。安知其有未然乎。凡古人名理之辭。多同實而異名。而後世師心之論。恒隨名而生解。所謂知二五而不知十也。夫大易之寂感。與老子之有無。其實未始不同也。安在其爲不言乎。周子曰。靜無而動有。亦將謂濂溪爲陋乎。抑有無云者。其辭約其道大。非

知者莫能與知也。莊子曰：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又曰：覩有者，今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學者有見於莊子之言，始可與言有無之說矣。

第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林子曰：衆人莫不學，而老子則曰絕學。衆人皆

林子全集

道德經卷下

九

有爲，而老子則曰無爲。衆人察察，我獨悶悶。衆人昭昭，我獨若昏。知雄守雌，知榮守辱。如是等語，載之五千言，抑已多矣，則亦安能不爲下士之所大笑乎？或者以衆人名矣，而老子不爲名，衆人利矣，而老子不爲利，此非其下士之所大笑與？林子曰：此乃名利中人，下士之下者也。道之一字，且不之知，亦豈能聞道而大笑之邪？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顚，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

類絲節也。偷，惰也。渝，變也。

林子曰：建言以下，言下士之所以大笑也。蓋真常之道，不可得而道，不可得而名。況明道若昧，十數語亦皆無爲而爲，正言而若反也，寧能不爲下士之所大笑邪？

林子曰：何以謂之大音希聲？何以謂之大象無形？余于是而知恍恍惚惚，杳杳冥冥，而道也者，

林子全集

道德經卷下

十

其可得而聲乎？其可得而形乎？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而爲道者，其可索之聲乎？其可索之形乎？夫惟道善貸且成。

林子曰：何以謂之貸而曰善也？夫道乃天之所以與我者，我之故物也。何待於貸？故特患我無欲道之心爾。如使我有欲道之心焉，則其所以與我者，卽此而在，倏無而倏有，似若有以貸之也。不謂之善貸而何？夫不曰還我故物，而必曰貸者，彼蓋不知我所自有之故物也。故老子乃

以貸言之也。

林子曰。下士大笑。豈能不與道相爲違背邪。而卒然激發。道斯在我。而所謂道者。特暫貸之。以斯須爾。苟能卽其斯須之所暫貸者。勤而行之。亦且足以有成矣。故曰善貸且成。

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林子全集

道德經釋義

卷

司馬溫公曰。道生一。自無而有。一生二。分陰分陽。二生三。陰陽交而生和。三生萬物。和氣聚而生萬物。

董思靖曰。凡動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故曰負陰抱陽。植物則背寒嚮暖。而沖氣運乎其間。

吳幼清曰。萬物之生。以此沖氣既生之後。亦必以此沖氣爲用。乃爲不失其所以生之本。

第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弗及之。

馳騁。役使也。間。間隙也。無間。無內也。

集解。至剛者。天下莫能勝。而至柔爲能役之。無內者。天下莫能破。而無有爲能入之。察其所以皆以無爲而致之。以此見無爲之有益也。

嚴君平曰。有爲之爲。有廢無功。無爲之爲。成遂

林子全集

道德經釋義

卷

無窮。天地是造。人物是興。有聲之聲。聞於百里。無聲之聲。動於天外。震於四海。言之所言。異類不通。不言之言。陰陽化。天地感。且道德無爲而天地成。天地不言而四時行。此二者。神明之符。自然之驗也。

第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多。猶重也。

呂吉甫曰。烈士之所殉者名也。而至于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親于名也。貪夫之所殉者貨也。而至于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多于貨也。集解。名之與身。何者其親乎。何爲外身而內名也。身之與貨。何者其重乎。何爲賤身而貴貨也。或得名貨而亡身。或得身而亡名貨。何者其病乎。何爲得名貨而亡其身也。

林子全集

道德經釋略卷五

第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林子曰。成者自以爲成。非大成也。而大成也者。其心若缺。不自以爲成也。盈者自以爲盈。非大盈也。而大盈也者。其心若冲。不自以爲盈也。其

林子全集

道德經釋略卷五

一

曰大直若屈者何也。似若屈矣而不能直也。屈而直之。斯其爲直也大矣。曰大巧若拙者何也。似若拙矣而不能巧也。拙而巧之。斯其爲巧也大矣。曰大辯若訥者何也。似若訥矣而不能辯也。訥而辯之。斯其爲辯也大矣。

林子曰。躁之能勝寒。靜之能勝熱。物理之自然也。聖人亦惟明此物理之自然。而清而靜。而爲天下正也。

林子曰。老子之所謂清靜者。乃本之常道者然。

也故名其經不曰清靜經而曰常清靜經者何也蓋此清靜乃從真常之性而清而靜爾故曰常應常靜常清靜矣夫苟能知此真常之性矣則自有不清而清不靜而靜而非有待於清而後能清非有待於靜而後能靜也

唐白居易曰夫欲使人情儉樸時俗清和莫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務儉素不眩聰察不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于天下皆可以致清靜之理焉昔必

林十全集

道德經講義

二

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之人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閭而東海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而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靜之所致耳

第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林子曰昔司馬季主有言天不足西北星辰西

北移地不滿東南以海爲池夫天地且不足而况人乎其曰常足者以真常之性本自足也未真常之性本自足而足矣故能盡已之性而人而物而天地之性則咸備於我矣故曰知足之足常足

第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老子億此言聖人盡性至命之學也若夫世儒

林十全集

道德經講義

主

懵於性命之原而狃乎口耳之習繕性於俗學汨欲於俗思其心之馳騁也愈遠而其蒙蔽也愈深其去聖學也遠矣聖人則不然故不待出戶之有所行也而能盡知天下之情者以人之情卽已之情也不待窺牖之有所見也而能指名天地之道者以天之道卽已之道也皆以其欄柄在我也此所以宇宙在乎手萬物生乎身不待有所作爲而庶務自成也與中庸參贊位育之功皆本於至誠盡性之妙理正如此

第四十八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爲。無爲者。真常也。未發之中也。私欲淨盡。無復可得而損益之者。故曰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若也。致虛或有一毫之未極。守靜或有一毫之未篤。則亦尚有可得而損者。而安能遽到於無爲之地邪。何以謂之無爲。

林子全集

道德經釋義卷五

四

而無不爲。中庸曰。至誠無息。周濂溪曰。誠無爲。又曰。寂然不動者。誠也。蓋寂然不動之中。而有真不息者在也。何爲之有。由是而悠遠。由是而博厚。由是而高明。配天配地。而章而變而成。是乃至誠不息之真機也。故曰無爲而無不爲。

第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惻惻爲天下渾其心。百姓

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林子曰。夫善者。吾善之。固矣。而不善者。吾亦善之者。何也。德以畜之。庶幾乎改其不善。而復歸於善乎。故曰德善。信者。吾信之。固矣。而不信者。吾亦信之者。何也。德以畜之。庶幾乎改其不信。而復歸於信乎。故曰德信。

第五十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盛

林子全集

道德經釋義卷五

五

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林子。在武夷。有二方生。爭論出生入死章。不德氏曰。十有三者。內有五臟。肝心脾肺腎。上有四門。耳目鼻口。下有四肢。手二足二。故其生也。以此十有三而生也。其死也。以此十有三而死也。若所謂動之死地者。豈非其生生之厚。不知攝生。以自促其生邪。有作又釋。無以爲氏曰。大抵

人之生。內有肝心脾肺腎者。五臟也。外有頭。二
手。二足者。五體也。惟此十者。不能自生。而其所
以生者。精氣神三者而已。故精氣神附於人之
身。則生。離於人之身。則死。二方生爭論不已。來
質林子。林子曰。余不知不德氏之所謂五臟四
門四體者。是乎。不是乎。亦不知無以爲氏之所
謂內五臟。外五體。與夫精氣神三者。是乎。不是
乎。余惟以善攝生者。非以攝其身而生也。乃以
攝精氣神而生也。非以攝精氣神而生也。乃以

林子全集

道德經釋義卷五

六

攝未始精。未始氣。未始神。而曰元精。元氣。元神
者。生也。夫曰元精。元氣。元神而生也。則是生無
其生矣。故曰以其無死地。
或者以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而有道之士。惟其
不失赤子之心爾。故亦毒虫不螫。猛獸不據。攫
鳥不搏矣。今日不以其身而生也。不以其身之
曰精。曰氣。曰神而生也。敢問何謂也。林子曰。夫
赤子含德之厚。而不螫。而不據。而不搏。余嘗聞
其語矣。若不知所謂未始精。未始氣。未始神焉。

而徒索之形骸之內。曰精。曰氣。曰神者。抑末矣。
豈老子玄而又玄之旨。既得其母。復返其始之
真實微妙義邪。

講義原其十有三之說。前後解者雖多。終無定
論。然其稍可取者。二三家而已。或曰。在天爲南
北斗。在體爲九竅四肢。在用爲六慾七情。古仙
有云。陽裏十三言有象。陰中七六覓無蹤。此指
水火之成數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
天七成之。七與六者。乃心腎坎離。人之根本也。
精神屬之心。藏神。腎藏精。凡聖日用應酬之際。
無所不用其精神也。黃庭經云。一身精神不可
失。精神居身。生之徒也。精神去身。死之徒也。蓋
水火能活人。亦能殺人。豈非生死之徒乎。赤蛇
纔動。靈龜遂行。應速於谷。發疾於機。故曰生之
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
十有三。

第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林子全集

道德經釋義卷五

七

集解道生之。虛無杳冥。物之祖也。德畜之。太和
氤氲。物之母也。此二句卽物生之先而言。物形
之聚而成物。形可見也。勢成之物。旣形矣。自生
而長。自長而成。自然之勢也。此二句卽物生之
後而言。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
之命而常自然。

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
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林子曰。

林子全集

卷五

周子此言。本之老子。老子曰。萬物莫不尊道而
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夫諸
侯命之於天子。大夫命之於諸侯。而人尊之。而
人貴之。而道德之尊貴。則曷嘗有命之於人哉。
乃本之真常之性。自然而然也。

夫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
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集解此極言道之曲成萬物之功。有如此者。然
雖生之而不自私。雖爲之而不自恃。雖君長之

而任其自然。未嘗宰制。此其爲德。非人之所能
測矣。

第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旣得其母。以知其子。旣知
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
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林子曰。萬物之母。而始於天地。故能生物者。天
地也。天地之母。而始於先天地生。故生天地者。
先天地生也。今以我之身而言之。萬物皆備矣。

林子全集

卷五

而吾身之所謂天地者。豈非吾身萬物之所從
生乎。吾身一天地矣。而吾身之所謂先天地生
者。豈非吾身天地之所從生乎。而曰塞其兌。閉
其門者。是乃所謂知子以守母。守母以返始。藏
其用而不出也。若道家之所謂形中子母。氣以
守神。神以守氣。交相戀守。混融爲一。不可不知
也。

林子曰。大抵老氏言身。蓋不以形骸之身。以爲
身也。老子又曰。外其身而身存。夫曰外其身者。

是固形骸之身矣。而其所以存者。此何身也。又曰。死而不亡者壽。夫曰死者。是固形骸之身矣。而其所以不亡者。此何身也。豈非釋氏所謂大身之身。孟子所謂反身而誠之身邪。若或以形骸之身爲身也。則便落於養生之家矣。非身大身。無我真我。而虛空本體者。是我真常之一大身也。

有儒門胡姓者。能詩能文。能習於禮。能覽三氏經典。造林子而問虛空本體之身。林子曰。虛空

林子全集

+

本體之身。乃釋氏之所謂非身大身者。天且不足以擬其大矣。地且不足以擬其廣矣。故曰非身大身。屢問。而林子屢與之言。且至決句。尚不能明其義。林子于是不得已。乃以堯舜仲尼養成之氣言之。堯舜太和元氣。流行宇宙。豈非堯舜有此非身大身。而其氣故能流行於宇宙。而無間邪。仲尼浩然之氣。充塞天地。豈非仲尼有此非身大身。而其氣故能充塞於天地。而無外邪。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不曰聖人養成之氣。

充滿於一身者然乎。邵子曰。聖人通古今爲一息。不曰聖人養成之氣。充滿於天地古今者然乎。而所謂非身大身者。可槩見於此矣。胡生喜曰。吾乃今始識吾之所謂非身大身者。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林子曰。何以謂之見小。見小者。知常也。道德經言見小曰明者一。知常曰明者二。以常名小者。以其無而無所不入也。故小之也。常清靜經曰。真常得性。卽常卽性。既得性矣。而天下之至明。

林子全集

+

在我也。而塞兌閉門。非所謂守柔乎。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林子曰。常者。常道之常也。光歸其明。非以襲常乎。

第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介然猶言忽然。介然有知。忽然而有覺也。除。修

治也。盜誇者。取非其有。更夸張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好徑。徑者。大道之反也。以此大道以爲己。而天德在我矣。以此大道以爲天下。而王道在我矣。以此大道以位天地。而天地有不位乎。以此大道以育萬物。而萬物有不育乎。而論語所謂行不由徑者。豈非所謂志於大道之甚夷者乎。

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

林子全集

道德經卷之五

五

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林子曰。有所於建。則有所於拔。有所於抱。則有所於脫。而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何也。夫所謂善建者。以道而建也。以道而建。其有所於建乎。其無所於建乎。無所於建。而建者。夫誰得而拔之。夫所謂善抱者。以道而抱也。以道而抱。

其有所於抱乎。其無所於抱乎。無所於抱。而抱者。夫誰得而脫之。由是而推之於身。其德有不真乎。由是而推之於家。其德有不餘乎。由是而推之於鄉。於邦。於天下。其德有不長。有不豐。有不普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以此者。蓋指此道而言也。豈不以此道之體無所不包。而此道之用無所不達也與。

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皎作精之

林子全集

道德經卷之五

五

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日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螫音釋。毒蟲。蜂蠆之屬。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屬。以爪足拏按曰據。攫鳥。鷹隼之屬。以掌距擊觸曰搏。祥。妖孽也。

林子曰。常也者。常也。而天下之至和在我矣。林子曰。老子且無以生爲矣。而況于益生乎。故

曰祥。不曰益生焉已也。關尹子曰。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只名爲妖。不名爲道妖。亦祥也。

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林子曰。何以謂之言者不知。夫道其可得而言哉。孔子曰。予欲無言。道其可得而不言哉。孔子

林子全集

道

曰。吾無隱乎爾。

林子曰。何以謂之知者不言。邂逅之際。目擊而道存矣。道豈有在於言邪。

林子曰。何以謂之玄同。豈非其同出於天地之始。而玄而同之邪。然其恍惚杳冥之中。渾渾然有所謂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擬議者。故其玄名之者玄也。老子曰。聖人憚憚爲天下渾其心。豈不以渾天下之心。無善無不善。無信無不信。而玄同之者。玄同也。

或問老子之道。和其光以同其塵。而非所謂玄同邪。林子曰。老子之所謂同者。則亦同之以玄而已。而無所於同。而同之邪。猶之曰常善救人矣。曰芻狗百姓矣。既曰常善救人矣。而謂之芻狗百姓也。可乎哉。既曰芻狗百姓矣。而謂之常善救人也。可乎哉。蓋聖人之心。直與天地而同。其大固不煦煦然。常善救人以爲仁也。亦不子子然。芻狗百姓以爲義也。亦惟付之自然。無爲而已矣。

林子全集

道

林子曰。何以謂之天下貴也。夫人之同者。同出於同。而非玄也。聖人之同者。同出於玄。而非同也。夫同出於同。而非玄也。有我。有非我。論語所謂比者是也。比矣。則人亦可得而親疎之。亦可得而利害之。亦可得而貴賤之。若同出於玄。而非同也。無我。無非我。論語所謂周者是也。周矣。則人誰得而親疎之。誰得而利害之。誰得而貴賤之。此其所以爲玄同。而爲天下貴也。故曰聖人通天下爲一身。而因物付物。則亦何容心哉。

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林子曰。何以謂之多忌諱。而民彌貧乎。法網密矣。而民則動而觸法。抵網不惟忌。而有所不敢爲。亦且諱而有所不敢言。夫是民也。則將何以

林子全集

道德經卷五

七

利用而謀生哉。故曰彌貧。

林子曰。夫法令本以防姦也。抑豈知法令愈繁。而姦則愈多乎。而盜賊乃竊法令以爲姦也。惟其滋彰。故曰多有。

第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林子曰。何以謂之悶悶之政乎。所謂不以智治國。悶悶而抱一也。何以謂之察察之政乎。所謂以智治國。察察以爲明也。何以謂之淳淳之民。

乎。淳淳龐厚。質任自然。何以謂之缺缺之民乎。缺缺凋弊。風俗以漓。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奇。表也。

林子曰。正而反爲邪。善而反爲妖者。此豈非其禍之所伏耶。邪能反而正。妖能反而善者。此豈非其福之所倚耶。正而邪。邪而正。善而妖。妖而善。蓋有莫知其極矣。然正邪善妖。其無有以正

林子全集

道德經卷五

七

之邪正也者。正之也。正其不正。而必欲其反之正也。但正之以正。則必因其正而復邪矣。正之以善。則必因其善而復邪矣。而推其所由來之故也。以民之迷於邪於妖也。其日固久。則亦安能卒變其邪而爲正。妖而爲善耶。下文乃言所以正之道。無待於正。而民自正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曰。剖曰劇。皆謂芒利傷物也。

林子曰。此聖人之政之所以悶悶也。而方而廉而直而光。蓋帥之以正也。而不割不剝不肆不耀。亦惟以俟其自正已爾。故曰正已而物正。老子之教也。當與孟子格君心章參看。

集解。昔司馬遷作老莊申韓列傳。其言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澹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

林子全集

道德經卷五

太

矣。後之學者。讀遷之書不詳。乃以爲申韓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其亦誤矣。夫遷所謂皆原於道德之意者。此統論三子而云爾。其曰慘澹少恩。則專言韓非之弊。非謂亦原於道德之意也。至宋蘇子瞻又傳會而爲之說曰。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張文潛亦曰。無情之至。至於無親。此刑名之所以用。

林子全集

道德經卷五

太

也。考亭朱子頗以二子之言爲然。且曰。太史公將老子與申韓同傳。不是強安排。源流實是如此。噫。彼二子文士之言。特言之成理。則不顧是非之實。蓋無足議。獨朱子此言。苟非一時未定之論。殆亦考之不審矣。古者刑名之學。雖有宗於黃老者。然不過假其一二言之近似。若其大體之駁。豈真出於黃老哉。且申韓殺人以行法。而老子有代大匠斲之喻。申韓挾數以御下。而老子有以智治國之戒。安有道不同如是。而謂其源流之同哉。然則朱子之言。意者以蘇張而誤若蘇張之誤。則實遷啓之也。予嘗謂後世知尊老子者。如遷蓋寡。要亦知老子之淺者耳。如曰皆原於道德之意。斯言亦不能無失。若夫以申韓同傳。則又失之大者。予觀申韓之術。其責名實。循勢理。雖畧倣於道家因應之說。迺其實則苛察繳繞。正老子所謂察察之政。以此言之。固不可以爲原於道德之意。至若二子之行事。曾不得與老聃之役齒。惡可取其一節之或似。

而猥使之同傳哉。自遷創此論。或者因傳會其說。使老子負謗於後世。遷不得辭其責矣。

林子全集

道德經釋略卷六

第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

林子曰。嗇也者。嗇也。豈曰修身莫如嗇。而至於治人事天。亦莫如嗇。何以謂之嗇也。又何以謂

之復也。復之者。嗇之也。復者。復而收藏之義。嗇者。嗇而儉用之稱。故不復則不能嗇。何以謂之重積德。復以積德。早而復之。則謂之重積德。夫曰早復。曰重積德。豈非所謂深根固抵邪。深根固抵。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故曰無不克。嗇而早復。而至於無不克。則莫能知其極矣。莫知其極者。易之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余于是而知深根固抵。豈曰修身。抑亦可以治人。故有身之母。而長生久視之道在我也。有國之母。

而長治久安之道在我也。

或問老子之學果在於長生與。林子曰。老子之學。非以學長生也。若老子以長生爲學而長生矣。乃今老子果何在邪。又問老子之學。不長生矣。而天下萬世之所以學老子者。何學也。林子曰。乃以學老子之長生也。夫既曰不長生。而又曰學老子之長生者。則弟子之惑滋甚。林子曰。汝其反觀何者是汝之所以不壞。不與汝形而共斃也。故長生不長生。不長生而長生者。豈非

老子全集

三

所謂先天地生。而爲天地之始者。不可得道。不可得名。而死而不亡者。長生乎。

或問長生有諸。林子曰。余不知有長生。而余之所謂長生者。以無生爲生也。故常道也者。無生也。無生也者。元精而不屬於精。元氣而不屬於氣。元神而不屬於神者。此其所以能長生也。林子曰。沒身不殆。老子之常道。老子之長生也。夕死可矣。孔子之常道。孔子之長生也。心不生滅。釋氏之常道。釋氏之長生也。

朱子曰。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嗇。它底意思。只要收斂。不要放出。又曰。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它說得曲盡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

第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林子全集

三

林子曰。大國一小鮮也。而曰以道治國若烹小鮮者。何也。無爲而已矣。夫無爲之道。豈曰足以蒞國焉已也。亦且足以蒞天下。何以謂之其神不傷人。老子億傳不云乎。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聖人以道臨天下。則公道昭明。人心純正。善惡禍福。悉聽於人。而妖誕之說。陰邪之氣。舉不得奸乎其間。故其鬼不神。書所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也。又曰。山川鬼神。亦莫不寧。何以謂之兩不相傷。老子億。陰陽不相侵越。民神

不至雜揉鬼神盡其道而爲鬼神之德聖人盡其道而爲聖人之德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也故曰德交歸焉

第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

林子全集

交會也衆水所會也

老子億譬之水焉大國則下流也何也天下衆水之所會也譬之物焉大國則天下之牝也何也牝常以靜勝牡也靜何以能勝牡也以靜爲之下也牡性剛躁而牝以陰靜安於其下久則爲柔所伏矣由是觀之下人者取人之道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或下以取而以字之義不可不知也有心以下人有心以取人國也何以謂之或下而取而而字之義不可不知也無心以

下人無心以取人國也但大國不過欲以兼畜人而得所欲已爾小國不過欲以入事人而得所欲已爾又何以謂之大者宜爲下上五大字以國言故曰大國此大字以人言故不曰大國而曰大者其曰大者非古所稱湯文王其人與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故曰王不待大

第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奧妙也深遠之義

林子全集

五

林子曰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物物皆器也器器皆道也道蘊於器何其奧也故善人能器此奧而寶之珍而藏之矣而不善人者不知以奧爲寶而常依道以爲安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吳幼清曰嘉言可愛如美物之可鬻卓行可宗高出衆人之上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林子曰人雖自棄乎道而道則曷嘗有棄乎人

哉。人苟能反而求之。則道斯卽此而在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卽此意也。由此觀之。則道之不棄乎人也。如此道不棄人。而聖人亦不棄人。老子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豈曰聖人不棄人也乎哉。而聖人且以德而容畜之。以俟其自化。以易其惡。以歸於善。此乃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之盛心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

林子全集

卷六

免邪。故爲天下貴。

拱壁。合拱之壁。駟馬。一乘之馬。坐。坐致太平之坐。罪。過也。

林子曰。此言至貴至富。不如坐進此道者。以其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也。其曰求以得者。孟子所謂求在我者也。曰有罪以免者。釋氏所謂罪福無主也。

第六十三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事卽爲也。所爲之事也。

林子曰。夫道本無爲也。而曰爲無爲者。非無爲也。而無爲以爲之爾。道本無事也。而曰事無事者。非無事也。而無事以事之爾。何以謂之味無味也。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而曰味無味者。蓋以道之無味爲味也。惟其能味之於無味。故能爲之而無爲。事之而無事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

林子全集

卷七

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大小多少。論語所謂無衆寡。無小大也。

常清靜經曰。大道無情。夫旣曰無情矣。何怨何德。若老子則與道爲一焉者也。則亦何怨何德。今日報怨以德。則是猶知有怨有德矣。殊不知此乃與有怨德私情。而爲刑戮之民者道也。傳曰。以德報怨。寬身之人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夫老子者。豈其能不與世而相爲酬酢邪。亦

惟渾渾悶悶。相忘於大順大化之中。已爾。不知有怨。不知有德。不知以德報德。不知以怨報德。不知以怨報怨。不知以德報怨。而所謂道者。如是而已矣。不如是。不足以爲道。道既如是。而所謂天地之道者。亦如是而已矣。不如是。不足以爲天地。所謂老子之道者。亦如是而已矣。不如是。不足以爲老子。

第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林子曰。安而持之。未兆而謀之。脆而破之。微而散之。豈不謂之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乎。此非聖智不能也。其有利於民也大矣。而民不知也。若也不知未有而爲之。未亂而治之。爲之執之。不知慎終。常於幾成。每有敗事。而猶然自以

爲聖。自以爲智。而民之受害且百倍矣。何利之有。如此聖智。而非老子之所絕而棄之者乎。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復者。如日月既食而復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欲不欲。謂衆人之欲。我不欲也。故曰不貴難得之貨。何以謂之學不學。謂衆人之學。我不學也。故曰復衆人之所過。不欲之欲。而欲自足。不學之學。而學日充。則亦何爲之有。又何以謂之輔萬物之自然也。而聖人者。亦惟輔相天地之宜。以順物理之自然已爾。抑豈敢有所於爲。以拂自然之理也哉。

第六十五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林子曰。何以謂之明民。何以愚之。豈不以是非之心明。則是非從而生乎。利害之心明。則利害從而起乎。聖人者。不以利害惕其外。是非搖其

中故其民皞皞熙熙至於耕田鑿井猶曰帝力何有於我其利害是非之心尚未明與故曰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林子曰何以謂之楷式一則爲福一則爲賊可以爲天下萬世之楷式而知所從違矣何以謂之玄德又曰深矣遠矣者豈非玄之又玄乃從衆妙之門出邪深而不可測也遠而不可窮也

林子全集

十

故惟其深也則不可以測而知也惟其遠也則不可以度而窮也以此治國而無爲爲之有不至於大順乎然此言甚正而曰與物反矣者何也蓋以其深遠之德而人莫之能知也

集解濂溪先生拙賦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佚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周子之意與此章之旨相近故朱子謂其言似老莊云

第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吳幼清曰此聖人謙讓盛德非有心於上人先人而爲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林子全集

十一

集解不肖謂無所象類此猶達巷黨人言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之意蓋美其大而病其似不肖也然不知惟大故似不肖若肖於物則是亦一物而已何足以爲大

林子曰何以謂之道大而似不肖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故器也者有方有體而局於器矣器則有所於肖道也者無方無體而不局於器矣不器則無所於肖若子貢之器雖曰瑚璉矣然亦有方有體人皆得而器

之人皆得而肖之。至於孔子無方無體無可不可其誰得而器之乎。其誰得而肖之乎。或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豈非所謂不肖乎。人邪。而曰人不得而肖之者何也。林子曰。惟其道太而無所肖於人。故其人亦無得而肖之矣。

夫老子乃孔子所從以問禮者。孔子曰。吾今見老子。其猶龍乎。豈周之季真有以老子爲不肖與。林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而以老子爲不肖也。不亦宜乎。老子嘗有言曰。衆人熙熙如享太

林子全集

主

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又曰。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又曰。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曰。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至於明道若昧矣。進道若退矣。夷道若類矣。上德若谷矣。大白若辱矣。廣德若不足矣。建德若偷矣。質直若渝矣。是皆老子之不自見者如此。而人安得不大笑而不肖之邪。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

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林子曰。何以謂之三寶。夫孰能持而寶之。太史公曰。申韓原道德之意。夫道德慈矣。而申韓之徒其能慈乎。道德儉矣。而申韓之徒其能儉乎。道德後矣。而申韓之徒其能後乎。眉山唐庚子西曰。世疑老子西遊。以謂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先。持是道以遊於世。何所不容。而猶有所去就邪。是大不然。惟其無往而不容。則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所以爲老氏。

林子全集

主

第六十八章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士戰士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配天。蓋天則與道爲一。而聖

人則亦與道爲一也。故曰配天。何以謂之古之極蓋天地古矣。而道則能生天生地者也。豈非古始而爲古之極乎。

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仍就也。詩曰。仍執醜虜。

老子全集

卷六

七

老子億用兵有言。意古者兵志之詞。而老子稱之下文是也。不敢爲主而爲客。史所謂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者也。不敢進寸而退尺。易所謂師左次無咎者也。是皆至誠惛惛。不嗜殺人。之意。所謂慈也。夫如是。則行雖有行。而不敢恃之以爲武。猶無行也。攘雖有臂。而不敢恃之以加人。猶無臂也。前雖有所就。而不敢輕交。猶無敵也。手雖有所執。而不敢輕用。猶無兵也。皆臨事而懼。不敢以兵取強於天下之意。

或問用兵以慈爲寶。何謂也。且聞之書曰。威克

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豈其以慈爲寶與。林子曰。是固然矣。汝獨不聞禹益之班師乎。于羽兩階。有苗來格。又不聞文王之伐崇乎。是致是附。四方無拂。至於不得已。而抗兵相加焉。則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故曰夫慈以戰則勝。而曰哀者勝矣者何也。非所謂天將救之。而以慈衛之與。

第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老子全集

卷六

七

林子曰。何以謂之吾言甚易知。而又曰天下莫能知。何以謂之吾言甚易行。而又曰天下莫能行。豈不以舍易而求難邪。然吾之言則有宗也。吾之事則有君也。言之宗。事之君。則是我且不能自知矣。我且不能自知。而人安能我知而知我邪。此聖人之所以被褐懷玉。而爲天下貴也。或問夫惟無知。而林子則曰我且不能自知者。

何也。林子曰。言則有宗也。我其能知我之言之宗乎。我其能知我之言。從我之宗而出乎。事則有君也。我其能知我之事之君乎。我其能知我之事。從我之君而出乎。獨不聞釋氏之所謂如來乎。如如不動之中。蓋真有不知其來也。從何而來也。窈窈冥冥。昏昏默默。余于是而知所謂行不言之教者。言矣。而不知其所以言。雖謂之不言可也。又所謂處無爲之事者。爲矣。而不知其所以爲。雖謂之無爲可也。由是觀之。我且不能知我矣。况於人乎。而能我知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莫我知也。夫惟其能無知也。故其人之莫我知。此老子被褐懷玉之本旨也。

林子曰。老子之道。若有所於見也。則人因其所見。見而知之。而曰夷者。則人惡得而見之。惡得而知之。老子之道。若有所於聞也。則人因其所聞。聞而知之。而曰希者。則人惡得而聞之。惡得而知之。老子之道。若有所於得也。則人因其所

得。得而知之。而曰微者。則是老子之得而實無所得矣。而人惡得以其不得之微得而知之也。此其所以知我者希也。其能免於下士之所笑邪。故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第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集解。知而無知者。性之本也。物至知知者。性之動也。眩於物交之知。而不察真知之無知。世之通蔽也。故知道者。能復反於不知。斯爲上矣。不知道者。方且執妄知以爲知。妄知在心。斯爲病矣。

莊子曰。知謂無爲。謂曰。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以之言。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

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子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第七十二章

林子全集

六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林子曰畏天之威乃所以畏天之命也何以謂之居此言居天下廣居之居也則是天之所命而我之所生者本如其大也本體虛空本無限量豈曰四海皆在度內而亦足以包羅乎天地故孔子辟之天焉而無不覆幬地焉而無不持載若徒索之形骸之細以爲身方寸之心

以爲心則是狹其所居矣天之所以生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天固命之我固卻之故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厭其所生蓋天之生我也而有如其大矣顧乃自狹其居豈非所謂罔而生也而厭其所生乎。

林子曰狹其居者厭其生也故下文只曰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第七十三章

林子全集

七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緝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緝音闡緩也。

林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以其勇於敢也而無所逃矣。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

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

本朝

太祖皇帝道德經序曰。朕自卽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問道諸人。人皆我見。一日試覽羣書。有道德經一冊。見其文淺而意奧。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人仍爲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朕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

第七十五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林子曰。何以謂之上之有爲。而曰難治也。集解。上有爲。則國多事。國多事。則姦邪生。此其所以難治也。何以謂之生生之厚。而曰輕死也。集解。

生生之厚者。役志多。則勞生。而害和平。用物弘。則營利而忘禍敗。此其所以輕死也。何以謂之無以生爲者。而曰賢於貴生也。集解。無以生爲者。所謂外其身而身存。其賢於貴生者遠矣。

第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共。拱通。拄也。

林子全集

道德經卷下

王

荀子曰。強自取柱。兵強者則敗亡。常爲弱小之所乘。木強者則支柱。常爲衆木之所壓。

嚴君平曰。天地之理。小不載大。輕不載重。故強人不得爲王。強木不得處上。

第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

欲見賢邪。

老子億。抑高舉下者。謙之惡盈而好謙也。損有餘補不足者。益之損上而益下也。老易之同如此。

林子曰。常人則恃其所爲而居其成功。豈非其欲見賢邪。惟聖人則不然。

第七十八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林子全集

至

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王言若反。

老子億。受國之垢。如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是也。受國之不祥。如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是也。又曰。此言本正理也。世人但知樂勝耻負之爲強。而不知包羞忍耻之有益。故視之若反耳。倒置之民。迷也久矣。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和。謂和解。

集解。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和難亦有券契。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民之約次之。鄭玄註曰。民約。謂仇讐既和是也。凡民相與爲仇讐。既諧和則不得相讐。違約而讐者。司約治之。竊意當時和難之事。初則官府掌之。其後久而成俗。不專聽於有司矣。難。卽怨也。無怨安用和。故和大怨者。必有餘怨。有餘怨。則猶有報復讐害之心。此特衰世之道。非犯而不校之意也。何足以爲善乎。

林子全集

至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責。責取也。

集解。契者。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左契所以與。右契所以取。周禮小宰聽取予以書契。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戰國策曰。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王。史記曰。事成操右券以責。蓋左契待合而與之。右契所以責取也。

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徹明徹也。

集解。有德司契。但與人而不取於人。無德司徹。雖與人而必取於人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林子曰。有德司契。而不責取於人。謂非善人而何。

第八十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林子全集

通德經釋義

集解。器至小而猶不用。民皆無事也。樂其生。故重死。安其居。故不遠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老子億。此言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老子億。此言重死而不遠徙也。

司馬溫公曰。雖疎惡隘陋。自以爲甘美安樂。

蘇子由曰。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爲救之。故於其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以試焉。而不可得爾。

老子億章內三使字。皆有深意。蓋必有悶悶之政。而後有淳淳之民。反薄歸厚。固不可以易而致也。

第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

林子全集

通德經釋義

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老子億。美謂華采也。有道之言。直指本真。不事華采。其有華采者。必非見道之真言也。善。得道者也。知。明道者也。得道者。知忘是非。無事爭論。明道者。絕學日損。無事博洽。蘇子由曰。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

道德經釋略跋

跋曰。吾

師三教先生。倡道度世。大都以心爲宗。以自性真經爲教。而非他也。故孔老釋迦生乎先生之前。各以其自性真經。而儒之道之釋之。以必傳於天下後世者。是乃孔老釋迦之心也。先生生乎孔老釋迦之後。而以其自性真經。以序列孔老釋迦之教。而一之。以必明於天下後世者。是乃先生

之心也。先生昔有常清靜經

釋略矣。茲又有道德經釋略。

一皆發之以自性真經。俾天

下後世。得以探其微詞。會其

奧義。而不爲剖竊前言。億擬

而註疏者之所晦蝕。以文害

辭。以辭害意。而先生之釋略。

誠皆有以廓清之也。夫老子

之道德尚矣。而魯論七篇。何

爲乎專言仁義哉。無乃與先

道德而後仁義之旨異與。殊

不知道德非能外乎仁義也。

而仁義之渾涵者。則在所當先。仁義非能外乎道德也。而道德之呈露者。則在所當後。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豈不以太上志道。其次據德。又其次則依仁者乎。孟子曰。非行仁義。而朱子則卽其辭而解之曰。非以仁義爲美。而勉強以行之也。孟子曰。以德行仁。而朱子復卽其辭而解之曰。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由是觀之。

則老子道德仁義之教。曷嘗與孔孟異邪。日者標侍側於宗孔堂。而先生嘗謂標曰。女知所以爲仁爲義乎。其始也。後仁後義而先道。其旣也。忘仁忘義而知道。其終也由仁由義而行而得道。此其真經解經。蓋有出於五千言之外。而爲三氏聖人之所未曾言者。倏聞之下。不覺躍然。遂敬錄之以佩服於終身云。門人陳標謹跋。

道德經釋亦跋

跋曰。夫老子道家之祖也。而老子之道德五千言。則又千經萬論之祖也。由周而來。註者數百家。而卒未聞有能窺老子之奧旨者。斯其故何哉。伏羲八卦文。王重之。豈非伏羲而文王之。而自重之邪。神禹九疇。箕子演之。豈非神禹而箕子之。而自演之邪。夫老子之言深遠矣。不有老子之復生。則亦安能重之演之。以

闡明道德五千言之奧旨。以教天下萬世。如日之中天也哉。若我

師龍江先生。每以道一教三度世。度人總持儒道釋之統而序列之。以開天下萬世之迷。迨今四十有餘歲矣。故其釋儒經也。則有經傳釋略。四書標摘正義正義續。其釋釋經也。則有金剛經統論。心經釋略。槩論。其釋道經也。則有常清靜經釋略。近又撰著道德

經釋略。凡六卷。二百四十餘條。其間又玄之衆妙。深遠之實義。真足以破百家似是之非。雖謂之以老子而釋老子可也。故讀之者。無不心豁意融。蓋有若登尹喜之堂。而親聆老君之至誨也已。然則斯經也。非五千言以前所未有之經乎。斯註也。非五千言以後所未有之註乎。先生昔在宗孔堂。嘗謂大道曰。汝曾讀道德五千言未。昔者老子乃

以其自性真經。而草道德五千言矣。而先生之所以註道德五千言者。謂非從自性真經中發出來邪。故其不屬於思。而非思之所得而知也。非關於慮。而非慮之所得而幾也。不謂之寂而常感。以利爲本之自然乎。要而言之。三氏聖人。亦惟以見性爲先爾。不先見性。豈識真經。真經之不識。而曰可以窺老子之經。與我先生之註也。必不然矣。門

人陳大道謹跋

宋王公集
卷之五
七

常清靜經釋略自序

余讀常清靜經而知老氏之清靜皆出於真常之性矣世人不識真常之常而以俗之所云常常如此之謂常者常也不亦惑乎或問真常之性林子曰釋氏所謂不二之地中庸所謂未發之中者真常也故未發之中本無聲臭不二之地本不生滅真常之性本自清靜夫曰本自清靜矣而其所以先天而先地者固有不在我乎故曰天地悉皆

林子全集
常清靜經釋略序

一

歸余嘗載考常清靜經之旨而知學道之士則有一大工夫一大效驗而其所謂一大工夫者非曰三者既悟惟見於空焉已也而必至於無而無之無無而無之不謂之已精而復致其純以還我真常之本體耶其所謂一大效驗者非曰寂無所寂常應常靜焉已也而必至於既入真道實無所得不謂之已至而復臻其極以盡我真常之妙用耶夫既以常而應以常而靜以

常而清靜矣豈其不能入於真道而又曰漸入真道者吾甚惑焉願夫子有以發我之矇也林子曰真道也者大道也無名而生育天地無情而運行日月無形而長養萬物道固有若是其大也而人之弘道也則亦能若是其大矣余竄愛論語書一弘字弘也者弘之也以充滿斯道之分量而弘之也豈非濁而清之而天地其與我而俱清動而靜之而天地其與我而俱靜者

乎然此乃有意於清有意於靜
有意於弘者爲之也雖曰大矣
而非其至也必也其不知有清
不知有濁而忘其所謂清所謂
濁不知有靜不知有動而忘其
所謂靜所謂動者乎無所於弘

林子全集

四

而無不弘無體無方優優洋洋
孰究其真莫測其常三皇得之
而爲天下皇五帝得之而爲天
下帝周公得之樂作而禮制仲
尼得之以垂憲萬世此聖人之
神聖所以能參天而貳地道德

經曰道可道非常道此所謂常
是亦真常之常也而世之釋老
子者亦鮮知之然而真常之道
其可得而道乎其可得而得乎
余竊謂老子猶龍乃孔子之所
從而問禮者豈其有所於得而

林子全集

五

能道其不可道之常道耶余亦
何知謾以偶有所聞而寄之陳
詞以與同志者共之爾龍江兆
恩

林子全集

門人黃 虞重閣

李之德較正

常清靜經釋略 并小引

時有儒生胡姓者。因覽常清靜經。遠造林子而問曰。道能生育天地。道能運行日月。道能長養萬物。道其有若是其大與。林子曰。子儒者也。豈不知儒者之書哉。故語道之大。而天下莫載。語道之小。而天下莫破。彌高彌堅。在前在後。而又況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者乎。然道卽中也。而聖人能致中矣。

林子全集 常清靜經釋略

一

天地且自我而位。萬物且自我而育。凡有血氣。且自我而尊而親。而嘗清靜經之旨。子又何疑焉。作常清靜經釋略。三山主人龍江兆恩。

常清靜經

日用經曰。靈臺無物謂之清。一念不起謂之靜。此清靜之義也。余每嘗於應事上觀之。而知所以常應常清。常應常靜。然後方可謂之常清靜矣。故曰。日應萬事。心常寂然。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

林子曰。無形生形。而天地乃形之最大者。夫天地且賴大道以生。而況人乎。而況物乎。夫大道生育天地。而天地亦以大道而生育萬物。豈曰天地。而人之所以生育乎人。物之所以生育乎物者。是亦皆大道之所爲也。

大道無情。運行日月。

林子曰。大道固無情矣。日月豈有情耶。而東而西。以分晝夜。而南而北。以定寒暑。似爲無情而有情也。

林子全集 常清靜經釋略

二

大道無名。長養萬物。

林子曰。物之大者。莫如天地。而日月星辰。而山川河嶽。而飛走動植。洪纖高下。而無非物也。夫物之初。豈有名耶。無其名。則無以別其物。物而名之。是亦聖人也。

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林子曰。天地未始有名也。而聖人則始名之曰天地。日月未始有名也。而聖人則始名之曰日。

凡物未始有名也。而聖人則始名之曰物。諸凡高者下者。大者小者。盈於天地間。則有萬其施。而聖人莫不有以名之。至於虛空。虛空矣。而亦有虛空之可見也。可見則可名。若夫大道也。既無形象之可觀。亦無虛空之可見。是惡得而名之。而聖人則強名之曰道。是乃聖人之不得已也。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

林子全集

清靜經釋略

五

林子曰。夫道不可得而名矣。渾渾混混。無極而已。未始有太極。而況於陰陽乎。太極既立。陰陽斯分。易之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既有太極。陰陽則有天地。男女既有天地。男女則有清濁動靜。故道在天地。天地不知道。道在男女。男女不知。若以而清而靜。而謂之道矣。而濁者動者。不可謂之道乎。則是道也。亦有所不徧之處也。必不然矣。此道之所以爲大。而聖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

降本流末。而生萬物。

林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而陰陽。陰陽而五行。五行變化。而生萬物。故曰降本流末。

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

林子曰。夫陰陽清濁之分。孰不知之。而曰動爲靜之基也。是雖深於道者。猶且疑之。抑豈知天以動而生。地以靜而養。男以動而生。女以靜而養。此其基字之義也。

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林子全集

清靜經釋略

四

林子曰。此所謂清。此所謂靜。非天之清。而天之清。乃氣之浮於上而清也。非地之靜。而地之靜。乃形之凝於下而靜也。而此所謂清。此所謂靜者。先天地而清。先天地而靜。不屬於天。而未始有氣而清也。無氣而氣。而天之氣。不能外焉。不屬於地。而未始有形而靜也。無形而形。而地之形。不能外焉。其所謂虛空本體。而能生育天地者。以此與。或問天地一也。何以謂之生育天地。何以謂之天地悉皆歸。林子曰。以其未有天地。

也。故曰生育天地。以其既有天地也。故曰天地悉皆歸。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若能常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欲未遣也。林子曰。此曰神曰心。以與下文之所謂性者而並言之。性空故也。寂然不動之誠也。誠則形而神矣。只有一點清靈之可見爾。然神本無心也。而起心是妄。故欲寡而心自靜。而欲也者。其可以不知所以遣之者乎。心靜而神自清。而心也者。其可以不知所以澄之者乎。

林子全集

清靜經釋略

五

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見於空。

林子曰。父母未生以前。虛空而已矣。奚有於心。而況於形。既無其形。而況於物。觀之一字。是乃道家之一大工夫也。自有相傳心法。以復還我虛空之本體矣。然此亦惟在於迷悟之間爾。故曰。三者既悟。惟見於空。

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欲既不生。即是清靜。

林子曰。豈曰空無其空。抑且無無其無。豈曰無無其無。抑且寂無其寂。到此地位。方可謂之無欲。而清而靜矣。

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林子曰。其所謂清靜者。豈其塊然如一木石者然哉。然此必當於應物上觀之。方可驗其清靜。

林子全集

清靜經釋略

六

而果得真常之性與否。故應物由於真常之性。若也未得真常之性。而曰我能常應常靜者。未之有也。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釋氏曰。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皆常應常靜之義也。夫性而曰真常者。何也。心則有生有滅。而性則無生無滅。形則有存有亡。而性則無存無亡。物則有成有壞。而性則無成無壞。然常也者。常也不變不異之謂常。或問不變不異。林子曰。此所謂道乃古今之常經。天下之所公共之大道。

也。夫誰得而變之。夫誰得而異之。至於常而曰真常者。又何也。林子曰。若他所謂常者。謂之常則可。謂之真常則不可。而此所謂常。乃可謂之真常。蓋性本如是不變而不異也。故不着於清以爲清。而濁亦清也。不着於靜以爲靜。而動亦靜也。故曰常清靜矣。

如此清靜。漸入真道。

林子曰。夫曰如此者。蓋指能遣之者以下三章而言也。若上文而曰。人能常清靜者。何也。蓋此

林子全集

清靜經釋

七

所謂常清靜者。謂其真道之既入而清靜也。極其清也。無所於清。而無不清。故不可以清名而天。且不得以擬其清。極其靜也。無所於靜。而無不靜。故不可以靜名。而地且不得以擬其靜。故曰天地悉皆歸。此章而曰如此清靜者。又何也。蓋此所謂清靜者。謂其工夫之既純而清靜也。無空而空。無無而無。無寂而寂。常感常寂。如此清靜。而猶曰漸入真道者。豈非極則之地。不可得而驟至哉。故欲得真道。而不以清靜爲入門。

焉。不可也。

既入真道。名爲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爲化衆生。名爲得道。

林子曰。道能生育天地。道能運行日月。道能長養萬物。則固有若是其大也。道雖大矣。是皆人之所具足。箇箇之所圓成也。而爲道者。亦惟復吾之所具足。而圓成者。何得之有。若衆生者。則不免以有所得心。以求道。此衆生之妄心也。而聖人亦名之爲得道者。何也。蓋先欲以妄而離其妄爾。其妄既離。然後可語之以無所得之真道。此聖人之所以通變以教人。使人漸入於真道之中。而不自知矣。

能悟道者。可傳聖道。

林子曰。聖道也者。大道也。大道而屬於聖人之身。則謂之聖道。而曰可傳聖道者。則固不在於言語文字。而心心相契之下。雖欲隱之。而卒不可得而隱之者。而曾參之曰唯。迦葉之微笑。豈非所謂可傳聖道耶。

林子全集

清靜經釋

八

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

林子曰：大道無所不包，無所不入。大道中無天地，無日月，無萬物。既無天地日月萬物，又安有人我？釋氏所謂無諍三昧，而孔子曰：君子無所爭者，亦皆有得於此也。道德經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卽有諍心，而亦有所不暇矣。若夫下士，則不知有大道者，藐乎其小，人相我相，自生分別，此其所以好爭也。

上德不德，下德執德。

林子全集

九

林子曰：上德不德，實無所得，而無所於執也。下德執德，爲有所得，而有所於執也。

執着之者，不名道德。

林子曰：既已執矣，必復着之，故曰執着。執且不，可而況於着？蓋道體本無爲也，而弘道之人，且不可以有爲矣，而執而着，惡乎其可哉。

老君曰：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爲有妄心。既有妄心，卽驚其神。既驚其神，卽着萬物。既着萬物，卽生貪求。既生貪求，卽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

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林子曰：心本無妄，而曰妄心者，欲牽之也。故欲以牽其心，而心安得不爲欲所引而妄乎？心以擾其神，而神安得不爲心所動而驚乎？既驚，既妄，便着萬物。由是而貪求煩惱，由是而憂苦濁辱。由是而流浪生死，沉於苦海，而不自知矣。豈不永失真道耶？然真常之道，不以清靜而得，不以執着而失。若執着之者，而能知所以覺悟焉，無執無着，常清常靜，而真常之道，又在我矣。故道不遠人，人自離道。人能弘道，道卽在人。蓋人與道本不相離也，而執着之者，離之爾。雖欲離之，而卒有不可得而離者在焉。故曰：可離非道，此又讀清靜經者之所當知也。

林子全集

十

心經釋略槩論總序

或問釋氏之教都無有法若未離法便不是佛是耶非耶林子喟然嘆曰此余心經釋略槩論之所由作也而予曾見余之釋略槩論乎未也然佛之地步甚高而必至於虛空本體本體虛空無有一法乃可名佛而曰若未離法便不是佛豈不然哉然必由積久而後能致如釋迦所謂吾一切至於千萬劫而吾精進之心未嘗少退子豈不聞之

乎而曰釋氏之教都無有法者余亦未敢以爲然故始於有法者筏喻以渡河也終於無法者舍筏而登岸也他如金剛經所云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夫曰住曰降伏謂非有法而何縱是聖賢亦且有無爲法矣況其下乎至於楞嚴經所載二十五聖圓通圓覺經之二十一漸教三頓教一圓教天台止觀之十八觀是皆釋氏之法萬古不易之常經也然則心經亦有法歟

林子全集
心經釋略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林子曰然若晉下一觀字豈非

十八觀之義乎其曰菩提薩埵
依般若波羅蜜多故是乃聖賢
之無爲法也然呪亦法也揭之
揭之又復揭之不爲之漸教而
何豈曰二十五聖卽三世諸佛
抑亦不能外法以成佛矣龍江
兆恩

林子全集

心經釋略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林子曰梵語摩訶華言大梵語般若華言智慧
其曰智慧者乃余之所謂實地之真心也梵語
波羅蜜華言到彼岸其曰彼岸者乃余之所謂
真心之實地而爲色空之所不到處也多與少
對多多之也行深而至於太智慧到彼岸此其
最上一乘之可多也然彼岸實地中本無一法
可得而萬法皆從此出者多之也心經者吾心
之真經也一切現成故從初至初手不釋卷從
晝至夜無不念時乃所以持吾心之真經也惟
此真經也以離一切色相以離一切空相而安
此色空二字俱不可得也若非親到彼岸者其
孰能知之

金剛經曰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法皆從此經出昔有釋之者曰皆從此經
出者非以指此一經文句語言又曰且道此經

從甚處出。須彌頂上。大海波心。又曰。此經者。人俱有。箇箇周圍上。及諸佛下。及螻蛄。亦俱此經。卽妙圓覺心是也。無物堪比。又曰。茲經喻如大地。何物不從地之所生。諸佛惟指一心。何法不從心之所立。

國初僧宗泐曰。此經卽世尊所說大部般若之精要。故知菩薩之說。卽是佛說。傳至中華。凡五譯。今從玄奘所譯者。以中國盛行故也。

國初宋潛溪曰。心者世間及出世間萬法總相。林王全集 心經釋略

其別有五。一肉團心。狀如蕉薈。生色身中。係無情攝。二緣慮心。狀如野燒。忽生忽滅。係妄想攝。三集起心。狀如草子。埋伏識田。係習氣攝。四賴耶心。狀如良田。細種無厭。係無明攝。五真如心。狀同虛空。廓彼法界。係寂照攝。

余所言者。皆最上一乘之義也。而於字訓姑且畧之。故曰釋畧。今依諸生之請。而以昔人所訓字義附於各章之後。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林子曰。觀與照。判未到彼岸。則不得不觀。既到彼岸。則亦照見之而已矣。故照見也者。猶俗所云。看見者是也。蓋既到彼岸之時。而看見此彼岸中。一無所有。故曰時照見五蘊皆空。一切之現成也。菩薩而曰自在者。以其深處於彼岸實地之中。而爲色空之所不到處者。奚有於塵生之色。亦奚有於塵滅之空。無色無空。夫誰得而罣礙之。故曰自在菩薩。自在菩薩者。自性菩薩也。而真如之性。則徧於一切處。釋氏謂之無形。

林王全集 心經釋略

主

無相。無背無面。六根四大俱無。只有一相。亦是無相。十方國土。無不現身。若非親到彼岸者。其孰能知之。行深有二義。皆不可不知也。若以行作去聲。而曰行深者。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而功行則極其大矣。若以行作平聲。而曰行深者。應如是住。如是降伏。而修爲則極其至矣。摩訶般若者。大智慧而見性也。波羅密者。到彼岸而入頓也。故見性也者。以了知此無上正等正覺之佛性。悉備于彼岸實地中。五陰本空。一切之現

成也多。古語所謂有足多之多。時到彼岸之時。度度之也。度苦海以登彼岸也。而衆生則從生至死。從劫至劫。皆受此一切苦厄。不能出離。而彼岸實地。元無苦海。而又奚待於度耶。故照也者。照而無所於照也。空也者。空而無所於空也。度也者。度而無所於度也。若日照而有所於照。空而有所於空。度而有所於度。卽是未到彼岸。有假人爲。而謂之一切現成。不可也。

林子全集 心經釋略

四

林子曰。彼岸實地。而爲色空之所不到處者。乃自在菩薩之所住處也。然處猶家也。自在菩薩所住之處。卽自在菩薩所住之家。曰處曰家。壇經所謂門內。甚深法界者是也。若能知此甚深法界。而爲自在菩薩之所住處。一超而入。便是到家之人。然而甚深法界。得而入之乎。自在菩薩得而觀之乎。

林子曰。卽心卽佛。而真心元在於實地之中者。是真佛深處於彼岸之際也。故不詣實地而談真心。不到彼岸而談真佛者。豈非所謂門外漢。

耶。

林子曰。不登佛位。安能識佛。不知本來。安識無物。

林子曰。若離實地。便是離心。若離彼岸。便是離佛。

元古雲曰。五蘊卽五陰。其曰蘊者。積聚義也。其曰陰者。蓋覆義也。

潛溪曰。五蘊者。色受想行識也。色蘊四大所成。受蘊領納苦樂。又不苦不樂。想蘊卽種種境。奔

林子全集 心經釋略

五

馳不息。行蘊諸所心法。多貪境。弗止。識蘊于所緣境。熾然了別。五蘊之中。識以分別居先。因其分別。而領納在心。謂之受。心旣領納。相續尋思。謂之想想之不已。遂成造作。謂之行。

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愛想行識。亦復如是。

林子曰。此呼舍利子而警之。而以色空二字對待言之。蓋恐其有着於有無二見也。若旣云五蘊皆空者。乃色空之所不到處。本無空也。奚有。

於色。色空俱泯。心經之本旨。一切現成也。而歷代註解。皆曰。色因空顯。空爲色亡。又曰。無空不顯色。無色不明空等語。如此見解。不謂之對待之義耶。故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豈曰不異。而又曰。卽是者。何也。以其不能見性。二者病在一般也。

三祖僧璨曰。圓同太虛。無欠無餘。此乃本體自然。一切之現成也。若非親到彼岸者。其孰能知之。又曰。莫逐有緣。勿住空忍。若逐有緣。卽是迷空。以爲色。若住空忍。卽是泯色。以爲空。二者蓋胥失之。而非一切之現成矣。

林子全集 心經釋略

七

林子曰。余嘗譬之石焉。火之性。蘊於石之中。而石之中。但惟有火之性。已爾。本無火也。奚有於滅。旣無火矣。而有色乎哉。旣無滅矣。而有空乎哉。而人之性。亦猶是也。然石擊之。則火生。頃之而火滅。火生則有火之色。火滅則無火之色。而空矣。而生而色。而滅而空。都在石外。殊不知真性本不在外也。顧乃於塵之色。空上做工夫。則

亦何異於火之生滅。上討分曉。而謂之能見性。而入頓也。可乎哉。壇經曰。只在門外。未入門內。林子曰。余嘗譬之鏡焉。塵來則色。塵去則空。是鏡之色空。皆由於外塵之去來如此。然而鏡之所以能照之本體者。抑亦其色空之所不到處者乎。

潛溪曰。凡有形者。皆謂之色。凡無形者。皆謂之空。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

林子全集 心經釋略

七

林子曰。此呼舍利子而重警之。而專以空之一字言之。蓋惟恐其不知心經之本旨。而有着於法。而有着於相。有所照而空之也。然真性上。不容一物。彼岸中。一切現成。而無有法。而無有相。而曰法曰相。便是有物。而非彼岸實地中之現成矣。壇經曰。常離法相。自由自在。又曰。離諸法相。一無所得。是字。指上文空不異色。空卽是色。句。

林生問曰。夫旣空矣。安得有相。林子曰。豈曰色

有色相。而空亦有空相矣。又問何謂空相。林子曰。余嘗指諸空器而問之人曰。器中何物也。荅曰。吾但見器中之空爾。夫空可得而見之。不謂之空。有空相耶。有相則有見。無相則無見。余于是而知空相之空。是亦色相之色也。着空着色。亦有何異。故曰其爲失性均也。

林子曰。空之一字。最易惑人。然凡夫則易惑於色。而二乘則易惑於空。夫惑於色者。猶可得而言之。而惑於空者。則不可得而言之。而世之註

林子全集

心經釋義

八

解者。率皆不知佛無有法。空無有相。而執着於上文五蘊皆空句。而曰真空實相。謬之甚也。殊不知無空之空。是謂真空。無相之相。是謂實相。若曰空相。則是空也。亦可得而見之矣。而余之所謂色空不到處之真空。其有空乎。其有相乎。其可得而見乎。若非親到彼岸者。其孰能知之。大抵心經大旨。皆以彼岸實地中。本無可蘊可空也。而學佛之徒。乃不知彼岸實地之謂何。而謂有法可以空五蘊。而空之。終不免入於想像。

而謂虛空無有相貌。以爲空也。豈曰色空俱忘。亦是知見。故曰是諸法空相。以深警之也。

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

林子曰。若前所謂五蘊皆空者。蓋彼岸實地中。而爲色空之所不到處者。五蘊本空也。夫五蘊本空矣。則安有生。既不有生。則安有滅。垢淨增減。亦復如是。故曰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者。一切之現成也。若非親到彼岸者。其孰能知之。此

林子全集

心經釋義

九

章應上五蘊皆空句。

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

林子曰。此下詳言之。以彼岸實地中。一無所有。非特無色。無受想行識焉已也。而彼岸實地。其有眼耳鼻舌身意乎。其有色聲香味觸法乎。其有無明乎。而無無明盡。其有老死乎。而無老死盡。其可以智而知。以苦以集以滅以道而得之。

乎。其有罣碍乎。其有恐怖乎。其有顛倒夢想乎。然此亦皆塵之生滅去來爾。而彼岸實地。乃其塵之所不到處。一切之現成也。若非親到彼岸者。其孰能知之。

林子曰。形骸中有耳有鼻有舌有身有意。而有六根矣。而彼岸實地。則超出於形骸之外。無眼無耳無鼻無舌無身無意。而無六根也。夫既無六根矣。而必於屬眼之色。而空之。以為空者。何歟。若余之所謂彼岸實地者。則自其真去處之無色無空者言之。而非謂外著于六根之。眼空其色而空之也。若外著于六根之。眼空其色而空之。則亦不免入山園坐。避塵以求靜也。殊不知彼岸實地。而為色空之所不到處者。而奚有於塵之可避。又奚有於靜之可求耶。若非親到彼岸者。其孰能知之。

經曰。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而得之乎。得而無所於得。無所於得而得也。故曰。以無所得故。若存無所得心。而自

以為得者。便是有修有證。有所得而不空矣。而色空之所不到處者。一切現成也。而奚有於修。奚有於證。奚有於得耶。故故也者。故也。此無所得故。并下文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無罣碍故。是皆本體之自然。一切之現成也。故曰故。故故也者。謂我元所自有之故物。本如是也。

潛溪曰。眼耳鼻舌身意。謂之六根。猶草木之有根也。亦謂之六入。根則主內而言。入則主外而言。眼見為色塵。耳聞為聲塵。鼻嗅為香塵。舌嘗

為味塵。身染為觸塵。意着為法塵。是謂之六塵。謂如沙塵之障蔽也。根塵二者。和合為十二處。處所也。言各有所在也。從見為眼識。從聞為耳識。從嗅為鼻識。從嘗為舌識。從染為身識。從分別為意識。謂之六識。識謂妄生。辨析昏翳。真智也。三者和合為十八界。界者。限也。言各有限域也。乃至者。省文上舉眼界。下舉無意識界。中間四識。可以例知也。

宗泐曰。此空十二因緣也。無明者。癡暗也。謂於

本性無所明了。非懵然無知。乃達理強覺之謂也。無無明。無無明盡者。菩薩以般若智觀此無明。其性本空。無生滅相。故云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也。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義與前同。但舉其始末。而略其中也。十二因緣。亦曰十二支。一曰無明。亦名煩惱。二曰行。謂造作諸業。三曰識。謂起妄念。初托母胎也。四曰名色。從托胎後。生諸根形也。五曰六入。謂於胎中而成六根也。六曰觸。成胎後。六根對六塵也。七曰受。謂領納世間好惡等事。八曰愛。謂貪染五欲等事也。九曰取。謂於諸境。生取着心也。十曰有。謂作有漏之因。能招未來之果。十一曰生。謂受未來五蘊之身也。十二曰老死。謂未來身既老而死。此十二因緣。該三世因果。展轉因依。如輪旋轉。無有休息。一切衆生。迷而不知。良可悲也。

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碍。無罣碍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

林子曰。梵語菩提。華言覺。梵語薩埵。華言有情。

蓋謂覺而有情也。梵語涅槃。華言無爲。依者。皈依南無之義也。古所云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者是也。而涅槃無爲。是乃現成之公案也。但皈依之而已矣。故究竟之。亦可入於涅槃。楞伽經曰。涅槃乃清淨不死不生之地。一切修行者之所皈依。華嚴經曰。有淨說生死。無淨卽涅槃。六祖曰。涅槃者。圓滿清淨義。又曰。三界九地。各有涅槃妙心。

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林子曰。此與上章而並言之。不曰菩提薩埵。皈依般若波羅蜜多。而究竟之。可入於涅槃。而三世諸佛。亦皆皈依般若波羅蜜多。而成無上正等正覺矣。而無上正等正覺。是亦現成之公案也。若非親到彼岸者。其孰能知之。然菩提薩埵。而曰依者。有法而無爲也。三世諸佛。而曰依者。無法而無爲也。至於究竟涅槃。其歸一也。

唐僧宗密曰。佛者。梵云婆伽婆。唐言佛。佛者。覺。

也。自覺覺他。覺圓滿故。一切有情咸具此道。悟者卽名佛。迷者曰衆生。

宋王日休曰。梵語阿。此云無。梵語耨多羅。此云上。梵語三。此云正。梵語藐。此云等。梵語菩提。此云覺。而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乃無上正等正覺。謂真性也。真性卽佛。故略言之。則謂之覺。詳言之。則謂之無上正等正覺。以真性無得而上之。故云無上。上自諸佛。下至蠢動。性相平等。故云正等。其覺圓明普照。無偏無虧。故云正覺。

潛溪曰三世謂過去莊嚴劫。見在賢劫。未來星宿劫也。梵語佛。此云覺。覺者迷之對。以佛之覺。見衆生之迷也。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

林子曰。彼岸中一切現成。若未到彼岸。夫誰得而知之。旣不得知。必生驚疑。旣生驚疑。必不信受。旣不信受。必不皈依。而曰真實不虛者。此乃

老婆心切。蓋欲以釋其驚疑之心而信受之。而皈依之也。

潛溪曰言故知者結前起後也。呪者佛說密語。卽第一義也。神者精妙不測之稱。明者鑑照不昧之謂。無上無可加過也。無等等獨絕無倫也。旣言大則已極矣。又重言無上無等等者。所以深著般若溥博無際也。溥博無際。惟真空足以當之。

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呪。卽說呪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揭諦。揭諦。波羅揭諦。菩提薩婆訶。

林子曰。諦者。苦集滅道之四諦也。曰揭諦者。揭此四諦也。而又曰揭諦者。揭此四諦之揭而揭之。揭之而復揭之。故能到彼岸。而清淨。而涅槃。而無上正等正覺矣。

唐大顛云菩提是初薩婆訶是末。

宋何無垢曰。若是有志底人。一刀兩段。更無退轉。忽然悟道。達本性空。卽得菩提。超出三界。了無所了。得無所得。蕩然清淨。則到極樂之所。受

用無盡故曰薩婆訶。

宋僧道川曰。山花咲。野鳥歌。此時如得意。隨處薩婆訶。又曰。算盡目前無一法。方能隨處薩婆訶。

自書心經釋略卷後

林子曰。釋氏極則之教。古今現成之一大公案也。無言無隱。故釋迦住世四十有九年矣。未嘗說一字。而最上一乘。豈其有關於言語文字哉。夫既不關於言語文字矣。則心經之作。已失之支。而又釋之者乎。慨自六祖而下。佛教微矣。而世之學佛者。孰不曰。我已得正受。南能之宗也。自悟自解。自性自度。然究其歸。則與北秀之拂拭塵埃者等。爾而所謂本來無物。而爲色空。所不到處者。則鮮有聞之矣。故曰。七祖如今。未有人然。非惟六祖而下爲然也。而靈山會上五千。且退席矣。夫有佛出世。猶難與言。如此況後世乎。壇經曰。不宜速說佛法。難起。余委不知佛法。而亦強爲之說焉。旣槩而論之。復略而釋之。余豈不知心經微旨。不可得而說。不可得而論。不可得而釋之者哉。而必欲說之。而必欲論之。而必欲釋之者。余敢曰。能明佛法之第一義。心經之微旨。耶。而二乘之著空。則庶乎可以遮其非。而最上一乘。或有所聞而知。自悟而興起之。

矣三山主人龍江兆恩

林王全集卷之六

天

附心經釋論就正小東

兆恩拜告

諸善知識者兆恩嘗以六祖而
上佛法明六祖而下佛法不明
法既不明而其譚佛之氣以爲
得者相傳密訣只有空之一字
當下卽能成佛何其易也似賢
於釋迦遠矣甚而儒門之士亦
有陰襲其言互相告語以爲孔
子之道亦是如此始之以亂釋
迦之教終之以壞孔子之學此
道之所以不明於天下萬世也

林王全集卷之六

一

噫兆恩不自揣分漫著心經釋
略槩論二帙每竊以爲釋迦復
起必從吾言幸今佛法再興而
十室之邑必有善知識者若能
不以兆恩爲愚惠然遠臨盡言
相正自當有以教我

林子全集

心經槩論

心經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
朱生曰。何謂也。林子曰。爾能知色空之不到處。則
此四句當自明矣。又問。色空之不到處。林子曰。色
空之不到處。爾之真心。爾之實地也。夫旣曰色空
不到處。而又曰真心實地者。豈色空所不到處。尚
有真心之實地耶。林子曰。色。色也。夫旣得而色之
則亦可得而空之。空也。夫旣得而空之。則亦可
得而色之。此乃塵生塵滅對待之義。殆非爾之真
心實地也。而爾之真心實地。本無色也。夫誰得而
空之。本無空也。夫誰得而色之。而色空之經。余嘗
倣其辭而襲之曰。生不異滅。滅不異生。生卽是滅。
滅卽是生。而爾之真心實地。豈得而色之乎。無色
則無滅。又豈得而空之乎。無空則無生。色空都空。
生滅都滅。此乃色空生滅之不到處也。佛書曰。生
滅滅已。寂滅爲樂。余又嘗倣其辭而襲之曰。色空
空已。真空爲樂。由是觀之。色空之空。塵生塵滅之

滅也。然則何以謂之真空也。林子曰。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此其所以爲空中。而本無色。本無受想行識。一切現成。而又奚待於空而空之耶。故真心也者。我所本有之真性。自在之菩薩也。實地也者。我無所有之境界。不動之道場也。余于是而知真心實地。不二之門也。真心實地。三昧之地也。真心實地。無生之處也。真心實地。三世諸佛之母也。無取無捨。無依無倚。金剛經曰。若取法相。卽着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卽着我人衆生壽者。昔有釋之者曰。法相屬有。非法相屬無。其所謂有者。豈非色與。其所謂無者。豈非空與。有色有空。便是有取有捨。有取有捨。便是有依有倚。而真心實地。而爲色空之不到處者。其有法相乎。其無法相乎。其有我人衆生壽者乎。其有取有捨有依有倚乎。然真心實地。不可以言而顯。而孔子則罕言之矣。不可以聞而知。而子貢則不得聞之矣。不可以才而得。而顏子則欲從而末由矣。昔者唐之大通和尚。以不明乎極則之教。而示人見性成佛。則

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而六祖謂之猶存知見。而真心實地。其屬於知見乎。其不屬於知見乎。余嘗以此知見二字而觀之。則知大通之知見。乃是色空之空。而爲塵生塵滅。色空對待之虛空也。而非空中之空。而爲不生不滅。色空所不到處之虛空也。金剛經曰。不取於相。如如不動。色有色相。空有空相。而如如不動。我之真心實地。一切之現成也。真心實地。豈落於色空。塵生塵滅之二相耶。知此禪柄。到此地位。則亦着衣喫飯已爾。更有何事。而

林子全集 心經集論 二

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洪生問多字之義。林子曰。余所謂色空所不到處。而爲彼岸之實地者。具大智慧。我之真心也。而我之真心。則徧滿於彼岸實地中。而有如其大者。一切之現成也。故彼岸實地。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無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嗔無喜。無是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都在我彼岸實地中矣。而彼岸實地之分量。本如是之可多者。一切現成也。若胎生。若卵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

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都在我彼岸實地中矣。而彼岸實地之分量。本如是之可多者。一切現成也。山河大地。從什麼處來。而東方之虛空。豈其可得而思量之乎。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之虛器。豈其可得而思量之乎。而彼岸實地。則盡東南西北四維上下無盡之虛空。而虛空之矣。而無盡之虛空。抑豈其可得而思量之乎。仰望不見天。低頭不見地。故曰盡十方世界。是箇法王身。盡十方世界。是箇解脫門。盡十方世界。是如來一卷經。由是觀之。則盡十方世界。豈不在我之彼岸實地中耶。而彼岸實地中。其有我相乎。其有人相乎。其有衆生相乎。其有壽者相乎。而彼岸實地中。本無我人衆生壽者。一切現成也。故皈依佛者。皈依此彼岸實地中而覺也。皈依法者。皈依此彼岸實地中而正也。皈依僧者。皈依此彼岸實地中而淨也。若舍實地而求真心。若離彼岸而觀自在菩薩。失之遠矣。然所謂真心者。自性也。而真心之實地者。心地也。故曰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

楞王全集

心經集論

四

慧心地無亂自性定。真心實地。一切現成。三世諸佛。皆由此中出也。無上正等正覺。皆由此中出也。夫彼岸實地中之妙義。而無上甚深如此。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楞王全集

心經集論

五

陳生問曰。若所云五蘊皆空者。豈曰色空之空乎。抑其空中之空也。林子曰。此所謂空。乃空中之空。而無有法。而無有相。無所待於空。而空之。一切現成本體之自然也。又恐其未明乎。照無所照之旨。以法空之。而落於空相也。故下文又兩呼舍利子而警之。以色不異空等語。又曰。是諸法空相。豈不以色相相耶。空相相耶。夫色相固非空矣。而以諸法之空。以空之。則亦不離乎法。不離乎相。有所待於空。而空之。豈曰現成公案。本體之自然乎。壇經曰。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着空。第一莫着空。若空心靜坐。即着無記空。又曰。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爲大。此一人等。不可與語。爲邪見故。此所謂空。乃是空相之空。豈曰空中之空。道敎大通經三章。其一真空章曰。先天而生。生而。

無形。後天而存。存而無體。然而無體。未嘗存也。故曰不可思議。夫曰無形。而有生乎哉。夫曰無體。而有存乎哉。生於無生。無所生而生也。存於無存。無所存而存也。形於無形。無所形而形也。體於無體。無所體而體也。知此則知真空之妙義。其殆不可以擬議而致思乎。其二玄理章曰。如空無相。湛然圓滿。其三玄妙章曰。如如自然。廣無邊際。由此觀之。其曰空相。則非空中之真空也明矣。有相斯有見。有見斯有着。豈不落於邊際。而曰湛然圓滿。如

林子全集

木

如之自然哉。故欲識真空。無空可識。既無可識。安識是空。是空非空。非空是空。若言是空。若言非空。皆有空相。不名真空。真空無空。無空真空。然道教亦有之曰。無空有空。又曰。不空中空。又曰。空無定空。又曰。知空不空。又曰。識無空法。又曰。不着空見。是皆空中之真空。真空之妙義也。

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而爲實地之本體者。未發之中也。

中庸曰。夫焉有所倚。豈惟空無其色。而不倚於塵生之色哉。而亦且空無其空。而不倚於塵滅之空也。若曰我空也。而稍倚於空焉。便是有所着於塵滅之空。而非空矣。

林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者。余之所謂色空所不到處。我之本體。我之太虛也。我而致其中焉。以復還我之本體。我之太虛也。我之本體。既太虛而

林子全集

七

中矣。則和自生。和既生矣。而天地其有不位乎。萬物其有不育乎。而位而有。皆由此出。一切現成。豈其有所於倚而爲之者乎。

林生問曰。未發之中。豈非詩之所謂無聲無臭耶。林子曰。然。然而色空不到處之空。固曰無聲無臭。而無塵矣。而色空對待之空。夫豈其有無有臭。而有塵耶。林子曰。色空之空。雖曰無聲臭之塵矣。然而揚其聲於色空之空焉。則色空之空。抑亦可得。以聲而塵之矣。置其臭於色空之空焉。則色空之

空抑亦可得。以臭而塵之矣。若夫色空之所不到處。其可得而聲之乎。其可得而臭之乎。其可得而塵之乎。是乃聲臭之塵之所不到處。一切之現成也。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中庸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皆我真心之實地。一切而現成也。而天下之大經。於此而經綸之矣。天下之大本。於此而立之矣。天地之化育。於此而知之矣。凡有血氣。於此而尊之親之矣。而我之性。而人之性。而物之性。而天地之性。於此而盡之。參之贊之矣。此其天地之所以爲大。而文王之所以爲文乎。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鄭生問曰。何者謂之真心。何者謂之實地。林子曰。未發之中者。真心之實地也。而發而中節。不謂之實地之真心乎。寂然不動者。真心之實地也。而感而遂通。不謂之實地之真心乎。

林子曰。真心之實地。一河圖也。本無聲臭之可言。實地之真心。一洛書也。卽有端倪之可見。

林子曰。色可反而空者。塵而空也。空可反而色者。

塵而色也。譬之器本空也。實之則色矣。實之色也。而去其實焉。則又空矣。此空之所以有去有來者。塵生塵滅之謂。而非本來之無物矣。

林子曰。知色之空。而以爲空者。固未可以爲空矣。而知空之空。而以爲空者。則亦未可以爲空也。知空之空。而以爲空者。固未可以爲空矣。而知色空之不到處。而以爲空者。則亦未可以爲空也。林生問曰。夫知色空之不到處。而以爲空者。豈其未可以爲空歟。林子曰。以其猶有知之者在焉。而況曰自以爲空乎。

林子曰。夫色空之所不到。而曰處者。其有處乎。其無處乎。其在於吾身之內乎。其在於吾身之外乎。其在天地之內乎。其在天地之外乎。其可得而古之。可得而今之乎。其不可得而古之。不可得而今之乎。要而言之。何處而非我之實地乎。何處而非我之實地乎。何處而非我之真心乎。何處而非我之真心乎。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林子曰。色空之所不到處者。其有自在菩薩乎。其

得而觀之乎。無自在菩薩。無無自在菩薩。無觀。無無觀。其有彼岸乎。其得而到之乎。無彼岸。無無彼岸。無到。無無到。

林子曰。心經一書。皆所以接最上一乘者。故觀也者。觀之也。觀雖有法而無所爲也。蓋有爲則有相。有相則有着。有着便有不自在。而謂之觀自在菩薩可乎。

四祖道信。年始十四。來禮三祖僧璨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三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三祖曰。何更求解脫。豈非所謂自在菩薩。一切之現成耶。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林子曰。釋氏極則之教。既曰性門。又曰空門。考何也。蓋性本空者。真空也。故人法塵也。而空其塵焉。空之者。亦塵也。知見塵也。而空其塵焉。空之者。亦塵也。起心之謂妄。妄塵也。心而空之。亦是妄心之塵意之所向之謂欲。欲塵也。意而空之。亦是所向之塵。豈曰極則之教。而爲性門之真空也哉。經曰。是諸法空相。林子曰。色塵也。固非空也。而以

空之法。空其色。而空之。乃是諸法之空相。塵也。而非空也。受塵也。固非空也。而以空之法。空其受。而空之。乃是諸法之空相。塵也。而非空也。而想而行。而識亦復如是。

佛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若認諸色。滅之。空以爲空者。卽起無相。既起無相。便是有相。故起有相心者。塵也。起無相心者。亦塵也。

三昧經曰。心無心相。不取虛空。不依諸地。不住智慧。是般若波羅蜜。若也。未知心本無相。而取虛空相。以空之。豈可謂之大智慧。能到彼岸也哉。釋氏亦有言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謂真性也。又曰。蠢動含靈。皆同一性。而一切萬物。無不是他。露其色相。豈非實地之無所不徧。真心之無所不該。一切之現成耶。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黃生曰。真心之實地。其有定在乎。其無定在乎。林子曰。是惡得而定在之。是惡不得而定在之。何處不是太虛。何處不是我之實地。何處不是我之實地。何處不是我之真心。真心一舉。具大總持。不謂

之網之提其綱也。而其目有不張乎。故我之實地。譬之網也。可以包羅天地萬物之大而無外矣。我之真心。譬網之綱也。可以總持天地萬物之大而不違矣。然則真心實地。豈其若是其大與。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而真心實地。則固若是其大。一切之現成也。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黃生曰。夫大總持之旨。則吾既得聞命矣。敢問何以謂之具也。林子曰。具也者。具之也。而其具固在我矣。然而其有所於具乎。其無所於具乎。其有所具而無不具乎。其無所具而無不具乎。其具於真心實地。而大總持之乎。其不具於真心實地。而大總持之乎。然則真心實地。豈其若是其神與。中庸曰。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則亦若是其神。一切之現成也。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易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夫曰六虛者。非余之所謂實地乎。然而六虛。則非實地也。明矣。而謂之實地者何也。以無實地。乃是實地。以有實地。即非實地。豈不以有形有相。即有壞時耶。既有壞時。何名

林子全集

心經繫論

十三

實地。

道書曰。虛空粉碎。方露全身。夫虛空者。虛空而已矣。而曰粉碎。虛空者。虛空得而粉碎之乎。而其所。以粉碎。虛空者。蓋不以色空之空。以爲空也。曾生曰。色空之空。空矣。而色空所不到處之空。不亦空乎。林子曰。夫色空之空。則有其空矣。而色空所不到處之空。則無其空矣。無空而無不空。故曰有無俱不立。無有有。又安有色。無有無。又安有空。釋教有曰。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又曰。打破虛空。只一拳。夫既具大智慧。而到彼岸矣。豈其有着於虛空邪。見哉。即此不着虛空邪。見。便謂之打破虛空。虛空且打破矣。而況於五蘊煩惱塵勞者乎。蓋言彼岸實地中。本無虛空。本無五蘊煩惱塵勞。今既到彼岸矣。而昔日之所謂五蘊煩惱塵勞。與夫虛空邪。見。果安在耶。故曰打破。丘生問。打破之義。林子曰。打破之義。蓋謂無也。如其辭而已矣。則所謂五蘊煩惱塵勞。得而打破之乎。然五蘊煩惱塵勞。猶可得而言之。而所謂虛空。得而

林子全集

心經繫論

十三

打破之乎。而曰打破五蘊煩惱塵勞虚空邪見者。蓋以復吾之本無也。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道川曰。色聲不礙處。親到法王城。夫曰親到法王城者。不謂之到彼岸乎。然彼岸中。本無眼耳。既無眼耳。安有色聲。

釋氏曰。罪福無主。而彼岸實地。乃其罪福之所不到處也。

圓覺經曰。有大陀羅尼門。名為圓覺。流出一切真如涅槃。其曰大陀羅尼門者。非余之所謂實地者。

林子全集 心經集論 上

乎。其曰真如涅槃者。非余之所謂真心者乎。林子曰。余嘗聞楞嚴之遺旨矣。有色則有見。色滅則無見。有聲則有聞。聲銷則無聞。若將以色滅無見。以為空矣。則亦何異於聲銷無聞。以為空也。然色與聲皆塵也。塵而生也。則為聲為色。塵而滅也。則為空。而彼岸實地中。何有於見。何有於聞。而惟有見聞之實性者在。爾若也。不知見聞之有實性。而曰我能不為色聲之塵之所轉也。是乃蔽目以避色。塞耳以逃聲。而佛之法。似不如是矣。

林子全集 心經集論 下

默契於其所難言。而真入不二之法門者哉。

林子曰。色其不屬於有乎。空其不屬於無乎。故指諸有色而說之曰。此色也。色其不可得而說乎。指諸無色而說之曰。此空也。空其不可得而說乎。而甚深法界。而為色空之所不到處者。其有色乎。其得而色之乎。其有空乎。其得而空之乎。惟其不得而色空之也。故其不得而有無之也。無色無空。無有無無。此其所以說亦不得矣。到此甚深法界。不有以深明乎無生之微。生於不生之妙。其孰能知

之其孰能知之。

翁生曰。先生每曰色空不到處。非所謂不二法門耶。敢問何以謂之真入不二法門。林子曰。昔者維摩會上。文殊曰。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菩薩。人不二法門。于是文殊又問維摩。維摩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言語文字。是菩薩真入不二法門。翁生愕然異之。林子曰。不足異也。然非惟釋氏爲然也。至于孔門。則亦有之。故授者不在于言。而不知所以授之也。而受者不以

林子全集

心經集論

十

爲隱。而不知所以受之也。若以維摩之默然。以爲異矣。則孔子之無言無隱。亦不足異乎。然而真心實地。終不可得而言乎。林子曰。若或可得而言之。則亦可得而隱之。豈曰人人俱足一切現成耶。余生問曰。先生每曰。真心之實地者。非所謂如來地與。林子曰。然。然而一超而直入於如來地者。非所謂頓教與。林子曰。然。何以能入頓也。林子曰。其先之以見性乎。昔者六祖既悟本性矣。而五祖便傳之以頓教者。此也。又問先生嘗曰。見性性見。

知性性知。微乎其微。願先生明以告我也。林子曰。夫既曰不可得而見矣。不可得而知矣。而不見不知。其可得而言乎。余將何以語汝也。然不見之中。則自有真見而不昧者在焉。不知之中。則自有真知而不昧者在焉。故曰。性由自悟。余將何以語汝也。

壇經曰。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又曰。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卽是見性成佛道。又曰。但

林子全集

心經集論

十

於自心。常起正息。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卽是見性。又曰。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又曰。若不自悟。須覓大善知識。解竄上乘法者。直示正路。其曰行。曰修。曰法。曰智慧。觀照曰常起正見。皆所以教人以見性成佛也。若非有大善知識。解竄上乘法者。其誰能示人以正路。見性而成佛耶。

壇經曰。此事須從自性中起。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自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

不得。夫曰自性者。乃余所云真心實地。色空所不到處也。其有垢乎。其有淨乎。而曰自淨其心者。心其有垢而可淨乎。心既無垢之可淨矣。其有待於修於行於度於戒者乎。大凡言自者。皆自性義也。乃所謂自性戒。自性定。自性慧者是也。故曰須從自性中起。竄上一乘之宗旨也。六祖又曰。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又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故欲見性而不從自性中起者。其能見自己法身自己佛者乎。

林子全集 心經集論

六

黃生問曰。何以謂之自者。自性義也。林子曰。自性自淨。自性自修。自性自行。自性自度。自性自戒。然性本淨也。無待於淨。而世人必欲淨之者。豈不謂之污染不得。而反生淨妄耶。而修而行。而度而戒。亦皆從自性中起。爾若必求之身外。則惑矣。

二祖慧可來禮初祖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初祖曰。將心來與汝安。二祖求心。了不可得。初祖曰。我與汝安心竟。林子曰。心本無心。豈有未寧。而曰與汝安心竟者。乃所以復其無心之本體矣。然

而六祖隨方解縛之旨。則又不可不知也。

初祖達磨居少林寺九年。爲二祖慧可說法。祇教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曾未契理。初祖祇遮其非。不爲說無念。心體。慧可忽曰。我已息諸緣。初祖曰。莫成斷滅去否。慧可曰。不成斷滅。初祖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無疑也。其曰無念。心體者。非余之所謂色空所不到處。一切現成乎。然息也者。息也。息而無所於息也。若息而有所於息焉。豈不起心是妄。而成斷

林子全集 心經集論

七

滅去耶。而曰心如牆壁者。正所以外息諸緣。無所於息而息也。故曰可以入道。三祖僧璨曰。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然彼岸實地中。本無六塵。而曰惡六塵者。則是心也。豈不與外之六塵相爲敵哉。便屬對治。四祖道信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蓋心本自在。若必起心以對六塵。不謂之失其自在之本體耶。又曰。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而曰觸目遇緣者。緣固不在我也。隨心自在。妙用現前。六祖惠能曰。佛法在世間。不離世

間覺離世覓菩提。恰似求兔角。若惡六塵。便生厭世。厭世離世。不名智慧。豈能見性入頓。而曰無上正等正覺也哉。

三祖僧璨曰。遺有沒。有從空背空。其曰從空之空者。非所謂空相之空乎。其曰背空之空者。非所謂空中之空乎。又曰。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夫曰根曰宗。我之本來空中之空也。而曰返照者。返照此空中之空也。既知返照此空中之空矣。豈不勝前之空。而有空相者乎。而空門者。林子全集心經集論 王
流。其可不知所以返照以入門。而妄爲從空以背空耶。

何空問曰。三祖返照之照。與心經照見之照。有不與。林子曰。返照之照。觀自在之觀也。故照見也者。以既到彼岸。而照見此彼岸中。五蘊皆空也。而返照也者。以未到彼岸。而反觀內照。欲以見性也。壇經曰。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卽見佛性。余於是而知離迷而覺。覺卽是迷。除妄而真。真卽是妄。故覺迷不二。真妄平等。此又欲見性者之所

當知也。

昔者世尊因有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而作禮而去。世尊謂之良馬。見鞭影而行。其曰世尊良久者。非六祖所謂不思善。不思惡。本來之面目耶。而余所謂色空之不到處者。此也。故知此者謂之門內。迷此者謂之外道。

林子曰。余之所謂實地者。乃釋氏之所謂明心之心。心是地也。余之所謂真心者。乃釋氏之所謂見性之性。性是王也。如或不能明心之地。而又安能見性之王耶。然心性一也。而真心之所在處。卽名之爲心。故曰心是地也。孔子曰。中心安仁。而心亦以地言之。其曰中心者。猶言所謂中央者地也。余曾考二氏之典。而附之鄙見。故以其心性而對言之。心之未萌之謂性。性之既萌之謂心。若專以其性言之。有天命之性。有氣質之性。又專以其心言之。有五行之心。有中心之心。阮生問曰。先生嘗言

心與天地孰大。曰。心大而載之心性教言。此又何

心也。林子曰：此乃所謂無方無體之真心者。真心是性，真性是心，而徧滿於虛空界，無乎其不包矣。然而虛空其有界乎？其無界乎？其可得而界之乎？其不可得而界之乎？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故見性者，見此而已矣。入頓者，入此而已矣。

自書心經集論卷後

夫曰集論也者，蓋以心經之第一義，不可得而名言之者，集而論之爾。余初作集論，以示性門之善知識者，則甚喜。乃請余分章釋之。余嘗以六祖而下，佛法不明，而於所謂最上一乘，而爲現成之一大公案者，鮮有知之。以故苦空頑空，避塵枯坐，而以斷滅爲寂滅者，比比皆是也。遂使釋迦之至教，不明於天下萬世，而每爲儒流之所非者，余竊悲之。故復誤心經釋略，與此集論，別作二帙。余今老矣，精力亦有所不逮，而二書中，豈曰復語，且失倫次，不惟不暇校，抑亦不能校。三山主人龍江兆恩。

自書金剛經統論卷端

古人有言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何謂也林子曰无始氏然後有泰始氏泰始氏始爲擘破洪濛而以其虛空中一點真陽以胎天生天而天開於子也胎地生地而地闢於丑也迺今正值天地之運午將過中也誰有能大發誓願以豫爲數萬年真陽來復之計以再造天地之乾坤重立天地之性命者乎然非有古今之一大聖人不能爲已由

午而未而申而酉而戌而亥以漸收真陽而終之者此聖人之所以前天地而藏諸用豫之以成其能也卒成之終迺反其始而天之所以復開於子地之所以復闢於丑以漸還真陽而始之者此聖人之所以參天地而顯諸用贊之以成其能也由是觀之天地不能自始不得聖人之終則無以爲始天地不能自終不得聖人之始則無以爲終而其所以終而始之始而終之

以來復萬古之真陽者斯其有
功於天地也大矣然惟此一真
陽也始於泰始氏而無所於始
者无始氏也而天地人共之矣
放而彌之而周流於六虛之外
而無不足收而斂之而退藏於
一人之身而非有餘其天地聖
人之所以能相陰陽而迭終始
者乎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
之說夫豈惟人哉而天地且不
能違矣故不知我之所以始所
以終而曰我能再造我之乾坤

重立我之性命者未也不知天
地之所以始所以終而曰我能
再造天地之乾坤重立天地之
性命者未也皆

大明萬曆甲申至日

林子全集

門人僧真懶訂正

洪德斌重閱

金剛經統論

統論也者。統而論之。以余之疎淺。不能句釋而字訓之。故特言其槩爾。或問何者謂之金剛。佛性是也。又問何者謂之佛性。如如是也。佛性如如。是我真經。而亘天亘地。亘古亘今。不可得而變。不可得而壞也。故曰金剛經。余嘗覽金剛經。

林子全集 金剛經統論卷一

一

乃知釋迦如來之所爲作也。其言婉而微。其意疊而複。惟冀以發明佛性之如如。不變不壞之實義也。豈非老婆心切。欲以盡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以共荷擔此如來也。後世之釋之者。甚衆。惟有六祖直指。乃得金剛經實義。餘或勦拾套語。以爲證據。而使釋迦如來之秘旨。反晦而不明。故爲撰著金剛經統論。三山主人龍江兆思。

如來所說我義卷之一

林子曰。古之人有此如來也。而以其如來說如來也。今之人亦有此如來也。而以其如來說如來。及說古如來之所說如來也。或言我。或言如來。如來卽我。我卽如來也。故以我說我。而我之義。可得而明也。不以我說我。而我之義。不可得而明也。經曰。是人。不解我所說義。故爲說如來。題曰如來所說我義。而所謂如來者。乃釋迦之所以爲釋迦者。如來也。

林子全集 金剛經統論卷一

二

林子曰。徧滿虛空界。則皆道也。皆道則皆我也。故我也者。如來也。夫如來者。豈其無所從來與。而我之如來。蓋從不空中來爾。然而何處不是我。故來而無所於來者。如來也。又問何以謂之如也。林子曰。如也者。如也。如如不動。只是爾。以其不可得而明言也。而強形容之曰如。又曰如如。縱我終日言之。亦不能明言之。以告人。而只曰如。曰如如而已矣。卽千經萬卷。亦不能明言之。以告人。而只曰如。曰如如而已矣。夫旣不能明言之。以告人。而必強言以形容之者何也。蓋欲以度脫有情。以同證

此如來爾

林子曰。我也者我也。無我之我也。若計有我。卽不名我。

林子曰。我如如也。如如卽道。渾然一道。而萬理全備者。我之如如。我之虛空也。何處不是虛空。則何處不是如如。何處不是如如。則何處不是道。故虛空之無邊。卽是如如之充塞。如如之充塞。卽是斯道之流行。

林子曰。我無我也。卽我卽道也。我無我也。卽我卽如如也。我無我也。卽我卽虛空也。

林子曰。我其真我與。而無我之我者真我也。我其無我與。而真我之我者無我也。

林子曰。我其有我乎。我其無我乎。若以我而求我非我也。而必離我以求我亦非我也。故我不離我而亦無我相。非離非不離者我也。我不離如如而亦無如如相。非離非不離者我之如如也。我不離虛空而亦無虛空相。非離非不離者我之虛空也。林子曰。卽如如卽我。卽我卽道。道固不可離矣。而

我也者其可離乎哉。我固不可離矣。而如如也者其可離乎哉。故不知有如如。則是不知有我。不知有我。則是不知有道。

林子曰。道在天地。而天地之所以如如者我也。我虛空而已矣。道在萬物。而萬物之所以如如者我也。我虛空而已矣。

林子曰。如如之在天地也。天地得之以造以化。在如如固不知天地之造之化。在天地亦不知如如而爲我造我化也。如如之在萬物也。萬物得之以生以成。在如如固不知萬物之生之成。在萬物亦不知如如而爲我生我成也。

林子曰。天地之所以造所以化者。道也。如如也。虛空也。萬物之所以生所以成者。道也。如如也。虛空也。謂如如之道。卽是虛空乎。則亦何者謂之道。何者謂之如如。何者謂之虛空。謂如如之道。不是虛空乎。則亦何者不謂之道。何者不謂之如如。何者不謂之虛空。道道而已矣。如如而已矣。虛空虛空而已矣。三世諸佛其道與。道不知也。三世諸

佛不知也。非不知也。而道則無有可知焉者也。其如如與。如如不知也。三世諸佛不知也。非不知也。而如如則無有可知焉者也。其虛空與。虛空不知也。三世諸佛不知也。非不知也。而虛空則無有可知焉者也。無知則無得。無得則無說。若曰我則有所於知。我則有所於得。我則有所於說。卽不可謂之道。卽不可謂之如如。卽不可謂之虛空。

林子曰。天地之所以造。所以化者。是諸法如義也。萬物之所以生。所以成者。是諸法如義也。豈非如如不動之中。能具一切法邪。

林子曰。諸法本空。卽是諸法無我也。而無我之我是諸法之所以如如也。

林子曰。天地不知有我。我不知有天地。萬物不知有我。我不知有萬物。如如而已矣。虛空而已矣。此其所以爲道也。

林子曰。如來如如也。而如來之心有不如如乎。如來之心如如也。而如來之法有不如如乎。若不識如如。而曰我能見如來矣。而謂之如來可乎。旣非

如來矣。而謂之如來之心可乎。旣非如來之心矣。而謂之如來之法可乎。然如來無心也。而謂之如來之心者何與。而如如其心者。如來之心也。如來無法也。而謂之如來之法者何與。而如如其法者。如來之法也。故謂如來有心焉不可也。謂如來無心焉不可也。若如來也者。無心而有心也。謂如來有法焉不可也。謂如來無法焉不可也。若如來也者。無法而有法也。

林子曰。或執或著。而執著此如如也。而如來之。卽不可謂之如來。卽不可謂之如來之心。卽不可謂之如來之法。不執不著。而不執不著。此如如也。而如來之。方可謂之如來。方可謂之如來之心。方可謂之如來之法。然如如不動之中。有如來乎。有

如來之心乎。不有如來之法乎。不若謂如如不動之中。而有如來焉。便非如如。便非如來。若謂如如不動之中。而有如來之心焉。便非如如。便非如來之心。若謂如如不動之中。而有如來之法焉。便非如如。便非如來之法。殊不知如來者。如如而已矣。

如來之心。如如而已矣。如來之法。如如而已矣。而非有如來也。而非無如來也。而非有如來之心也。而非無如來之心也。而非有如來之法也。而非無如來之法也。

林子曰。謂如來其如來乎。謂如來其非如來乎。謂非如來其如來乎。謂非如來其非如來乎。要而言之。如來者。如如而已矣。而惡有所謂如來者乎。惡有所謂非如來者乎。惡有所謂非如來者乎。要而言之。如

林子全集

卷十

來者。如如而已矣。故未感之先。而應用不窮之妙。只如是爾。既感之際。而如如不動之體。只如是爾。若也不知如如。而曰此如來也。此非如來也。便不可謂之如來。

林子曰。卽心卽如。而心本虛空者。如如也。

林子曰。先乎我而我之。我固不可得而我。我固不可得而我矣。而况我也。可得而先乎。後乎我而我之。我固不可得而我。我固不可得而我矣。而况我也。可得而後乎。至於東而東之。我固不可得

而東也。南而南之。西而西之。北而北之。而我不可得而南之。而西之。而北之。而又至於四維上下。而我亦不可得而四維之。而上下之。我如如也。而徧滿虛空界。而莫非我也。我其可得而我乎。我其不可得而我乎。如如虛空之不可度量也。有如是夫。林子曰。卽如卽心。卽心卽法。而如有所住乎。不若曰。如有所住矣。則是心亦有所住與。故無所住而生其心者。如來也。若曰。心有所住矣。則是法亦有所住與。故諸法如義者。如來也。

林子全集

卷十

林子曰。如其有相乎。不。如其有相。則是心亦有相與。心其有相乎。不。心其有相。則是法亦有相與。故如如也。而如無如相。心如如也。而心無如相。法如如也。而法無如相。

林子曰。如其有如相與。便是有如。不可以言如。心其有心相與。便是有心。不可以言如。法其有法相與。便是有法。不可以言如。故如本無如也。而又安有如相。心本無心也。而又安有如相。法本無法也。而又安有如相。

林子曰。法。法也。心也。心也。法也。若曰。法必本於心。有心而後有法。卽是不解如來之所說義。

林子曰。夫如來者。亦有說法與。而曰如來時。乃說之者。何也。而金剛經一部。乃釋迦如來之所演說也。抑豈知無說之說。是謂真說。故謂如來有所說法。不可也。謂如來無所說法。不可也。

林子曰。如如者。寂滅也。寂滅無相。如如而已矣。

林子曰。夫既曰如來矣。而又何以謂之法身也。卽如來卽法身。以諸法如義。故謂之如來。以清淨之

林子全集

九

體。而一切佛法。皆從此出。故謂之法身。如來法身。則皆我也。而或者以如來爲釋迦者。非也。然釋迦始而具足此如來。終而圓滿此如來。而以釋迦爲如來也。不亦可乎。但非金剛經所說如來義。

金剛經曰。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燈佛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何以故。如來者。卽諸法如義。林子曰。真性如如也。故諸佛如如。如如之中。亦豈有法。而作佛者。不過欲以復還我如來真性之本體爾。然如來

真性。本自如如。若實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則是如來元無此真性。如如之本體與。殊不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我真性。如如中之所有者。殆非求之在外。而有所於得者。得也。既無所得。又焉用法。故曰。以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林子曰。以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是諸法如義也。

林子曰。寂然而常感。叩之而卽應者。如來也。若必

林子全集

十

待於安排而擬議者。卽不名如來。

林子曰。云何應住。住於無所住而住之。只如是爾。云何降伏其心。降伏於無所降伏而降伏之。只如是爾。

林子曰。何以謂之真如也。如如者。真如也。真如其有相乎。而真如則無相也。真如其有住乎。而真如則無住也。惟其無相。故其無住。有相有住。便非如如。

林子曰。真如其有體乎。其無體乎。夫真如既無相

矣。惡得有體。而不知其體。則以無相爲體焉者也。故有相之體。體不虛空。而不名爲大者。色身也。無相之體。體卽虛空。而名之爲大者。法身也。

林子曰。人孰不曰我能得我之本體矣。而我之所言者。皆以言我之本體也。林子曰。夫本體者。如如也。豈其可得而言哉。故凡我之所言者。都從本體中發出來者。如來也。

林子曰。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者。如來也。

林子全集

金剛經講義

七

林子曰。如來能離一切相。而不離一切相。如來能不離一切相。而離一切相。故一切相應用。則皆如來之如如也。

林子曰。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而如如不動中。自有一如來也。故如來也者。不可以有相見。不可以無相見。無相無無相。乃見如來。

林子曰。有身則有相。而如來既無身矣。惡有身相。有心則有相。而如來既無心矣。惡有心相。故不以身爲身。而以心爲身。不以心爲身。而以無心之心

爲身。無心之心。心本虛空。虛空充滿。是名大身。太身非身。乃見如來。

林子曰。如來無身相。又安可以身相見。然而徧滿虛空者。乃其無身之眞身也。

林子曰。如來無心相。又安可以心相見。然而徧滿虛空者。乃其無心之眞心也。

林子曰。有相則有見。惟其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故有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然而惡得無相。而有相之中。能見無相。不亦可乎。林子曰。此猶

林子全集

金剛經講義

七

有見之心者在。是亦相也。夫如是則無相之相。而。以不見見也。不亦可乎。林子曰。此猶有不見之心者在。是亦相也。

林子曰。凡夫。色身也。而亦有法身。佛法身也。而亦有色身。但凡夫住於色身。故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而貪著其事。而凡夫矣。而佛則不住于色身。故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而不貪著其事。而佛矣。

林子曰。如來者。如如也。豈有心相。若取心相。卽不

名如來。如來者如如也。豈有法相。若取法相。卽不名如來。如來者如如也。豈有非法相。若取非法相。卽不名如來。

林子曰。如如不動中。雖無有法。而法則從如如不動中來。爾故如如不動中。實無有法。實無無法。無法而有法。有法而無法。如是而已矣。

林子曰。汝勿謂如來有大智慧。能到彼岸矣。而如來之如如不動。元無大智慧。元無彼岸之可到也。如來若曰。我有大智慧。我能到彼岸。則非如來矣。

林子曰。我者真我也。如來法身。乃真我也。真我者。

實相也。

林子曰。色身者我也。有我相。有人相。有衆生相。有壽者相。有相之相。不名實相。法身者真我也。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無相之相。是名實相。

林子曰。性本無相也。而如如之相。乃實相也。

林子曰。有生有滅。則有相。無生無滅。則無相。

林子曰。實相者。如來也。不可以色見。不可以音聲

見。而無色。無音聲。自有一如來之實相在也。故天地形氣也。有時而壞。而實相虛空也。無時而壞。林子曰。如來無眼耳鼻舌身意矣。又惡有色聲香味觸法耶。故住色住聲香味觸法。而起分別心者。妄心也。不住色不住聲香味觸法。而有分別性者。真心也。

林子曰。我者真我也。如來法身。乃真我也。真我者。

林子全集

金剛經統論

如來所說我義卷之二

林子曰。如來法身充滿於法界矣。則能盡諸法界之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而皆在我如來法身中。而寂滅之。而普度之。如來不知也。故曰。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渾然一虛空也。如如不動。而所以盡滅度之。而無餘者。殆有不可得而思量之矣。

林子全集 金剛經統論卷之二

林子曰。日出而天地皆明。明則容光必照。而不住相布施者。日之光也。日沒而天地皆黑。黑則借火之光。而住相布施者。火之光也。

林子曰。月落萬川。處處俱圓。夫月何曾有心於川。而川亦何曾有心於月邪。至於細而溝渠之水。又細而孟盆之水。而莫不一水一月。知此。則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抑亦可少槩見矣。而曰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而盡滅度之。而無餘者。則又何疑。

焉。

林子曰。月其有所住心乎。月無心也。而安有住。川其有所住心乎。川無心也。而安有住。故施者如月。施而無所於施也。受者如川。受而無所於受也。

林子曰。天地無心也。而以美利利於一切。不惟不自尸其功。亦且不自知其功者。不住相布施也。

林子曰。不住於相。無爲而已矣。卽如是而布施。如是而滅度。非有二也。若必以財與人。而謂之布施。以法與人。而謂之滅度。則是生分別心。有相而有爲也。

林子全集 金剛經統論卷之二

二

林子曰。譬人之一身焉。一呼一吸。一動一靜。而一身之內。無不周徧圓滿。充塞之而無遺矣。而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與夫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盡滅度之。而無餘也。何以異此。然而有所謂布施邪。無有所謂布施邪。有所謂住色住聲香味觸法。而布施邪。無有所謂住色住聲香味觸法。而布施邪。有所謂滅度邪。無有所謂滅度邪。有所謂衆生。

可滅度邪。無有所謂衆生可滅度邪。如來無相也。無相則無心。無心則無知。無知則無爲。而所謂布施者。只如是。爾滅度者。只如是爾。

林子曰。如來無知也。知之於無所知。無所知而無不知也。如來無爲也。爲之於無所爲。無所爲而無不爲也。故謂如來無所知。不可也。有所知。不可也。知之於無所知。無所知而有所知。不可也。謂如來無所爲。不可也。有所爲。不可也。爲之於無所爲。無所爲而有所爲。不可也。凡此皆不識所謂如來焉。者也。惟其不識如來。故其不見如來。

林子曰。若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各各皆有佛性。各各元非衆生。何待於滅。而亦何有於滅也。何待於度。而亦何有於度也。此其不住相布施。而無邊功德之在虛空中者。夫誰得而思議之。得而稱量之也。至於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或迷佛性而衆生也。而其實則非衆生。雖若有所於滅。而非有所於滅也。雖若有所於度。而非有所於度也。此其不住相布施。而無邊功德之在虛空中者。夫誰得而思議之。得而稱量之也。

林子曰。靈山會上。佛菩薩之所相授受。而必曰。如來如來。不一而足者。以其所說非我也。乃空寂中之我。能使我神通朗發。菩提日長者。我之如來也。不見如來。豈證佛果。故金剛經一部。釋迦言如來者。五十有九。須菩提言如來者。二十有七。

林子曰。若謂如來有所於說矣。而如來則無色相音聲。惡得謂之有說。若謂如來無所於說矣。而如來則善護念付囑。惡得謂之無說。然護念付囑。而曰善者。何也。蓋我如如不動之中。則若有以啓我翼我。而護念之。而付囑之。惡得謂之無說。而其實則無所於啓。無所於翼。有何護念。有何付囑。惡得謂之有說。

林子曰。說者其有所於說乎。有說而無說也。說者

其無所於說乎。無說而有說也。聞者其有所於聞乎。有聞而無聞也。聞者其無所於聞乎。無聞而有聞也。要之說不以言。聞不以耳。而真機之相爲感通者。蓋有不可以心思而測量之矣。

林子曰。如來者。我之如來也。以我之如來。而見我之如來。豈其無所於見耶。然我之如來者。無相也。無相則無見。而曰能見我之如來者。則是能見其所不見矣。不亦難乎。

林子曰。如來者。不可以見見。而其見也。以不見見。不見而見。乃是真見。不可以聞聞。而其聞也。以不

林子全集

五

聞聞。不聞而聞。乃是真聞。不可以覺覺。而其覺也。以不覺覺。不覺而覺。乃是真覺。不可以知知。而其知也。以不知知。不知而知。乃是真知。故真見無見。無見而無不見。真聞無聞。無聞而無不聞。真覺無覺。無覺而無不覺。真知無知。無知而無不知。然如來無見也。無聞也。無覺也。無知也。而其所以善護念善付囑者。誰與。而其所謂不護念而護念。不付囑而付囑者。則固有不見而見。不聞而聞。不覺而

覺。不知而知也。夫孰得而測識之。

林子曰。非惟諸菩薩爲然也。至于衆生之所以能發菩提心者。是皆如來有所護念而付囑之矣。夫如來者。果有所護念。有所付囑與。不可得而知也。果無所護念。無所付囑與。不可得而知也。果有所護念。有所付囑。而非有所護念。有所付囑與。不可得而知也。果無所護念。無所付囑。而非無所護念。無所付囑與。不可得而知也。然而所謂護念而付囑者。亦惟求之在我而已矣。故在我若有可以護念。有可以付囑。而如來則便爲之護念。便爲之付囑。若在我無可以護念。無可以付囑。而如來則孰得而護念之。孰得而付囑之。要而言之。如來者。我也。而非他也。以我之激發真心。而有不容已之機也。故其思若啓。其行若翼。而其啓我翼我者。我之如來也。

林子曰。徧滿天地間者。氣也。氣之靈者。神也。神之所以神者。性也。性本空也。如如也。空而不空。而有所謂來者。蓋自如如不動中發出來者。如來也。夫

如來者。雖曰如如不動矣。而真心之所感發而興起者。是亦如來之啓我翼我。而護念之。而付囑之。則又不可不知也。

林子曰。衆生豈有佛性邪。而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則皆有佛性也。皆有佛性。則皆一如來也。惟其無作佛之心。則亦已矣。如其有作佛之心。以自願自證如來也。則如來固在我矣。而我之如來。有不啓我翼我。而護念我。而付囑我邪。若曰。我非無作佛之心也。而我

林子全集

七

原無有乎佛性也。我原無有乎如來也。則誰爲之啓我。誰爲之翼我。而護念我。而付囑我邪。此蓋因迷失性。而不能自見如來也。而曰我無有佛性也。我無有如來也。不亦惑乎。然性也者。與生俱生。我之所自有者。性也。性卽如來。如來卽性。若我果有見性之實心矣。而我之如來。有不啓我翼我。而護念我。而付囑我邪。但無夙緣。亦不能信。

林子曰。如來善爲說法。而未嘗說一字。此其所以巧於方便。而令人且不能覺。縱或覺之。抑又疑之。

而不自知其所以能發菩提心者。果何心也。要而言之。如來者。我之性也。我之性真呈露者。我之如來自現也。我自現之。我自不察。此其所以日用不知。而不能自見如來也。

林子曰。如來者。衆生之性也。而衆生之性。如來也。故曰非衆生。夫佛非有異於衆生也。而衆生之能盡其性焉。則佛矣。故以如來言之。本無佛也。悟而得見如來。則名之爲佛。本無衆生也。迷而不見如來。則名之爲衆生。然而衆生之如來。則固在焉。不可不知也。

林子全集

八

林子曰。有所於說。便是說其所能說者。所可使知之道也。無所於說。便是不能說其所不能說者。所不可使知之道也。

林子曰。微密妙義。可得而說乎。不可得而說乎。故能說其所能說。而護念之。而付囑之。而謂之善護念。善付囑者。未可也。不能說其所不能說。而護念之。而付囑之。而謂之善護念。善付囑者。斯爲至矣。林子曰。汝勿謂金剛經一部。乃如來之微密妙義。

也。而金剛經一部。非如來之微密妙義也。汝勿謂金剛經一部。非如來之微密妙義也。而金剛經一部。非如來不能說。金剛經一部。乃如來爲發大乘者說。爲發寔上乘者說。非有大乘寔上乘者。其孰能知之。而中乘下乘聞之。心卽狂亂。狐疑不信。林子曰。聞人之言。心卽開悟者。是猶我之一如來。有以啓我翼我也。以彼之如來。觸我之如來。然其實非有二如來也。但我之如來。旣無所言矣。而我又安得而聞之。此其所以善護念付囑。而爲如來

林子全集

注

之微密妙義也。若或有可得而言之。有可得而聞之。便非如來之微密妙義。而謂之善護念善付囑不可也。

林子曰。如來之微密妙義。卽如來不可得而說之。若如來之微密妙義。如來得而說之。便非如來之微密妙義也。

林子曰。金剛經一部。皆如來所以善護念付囑諸菩薩者。今摘取其所以善護念付囑諸菩薩者。而歷言之曰。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

諸菩薩。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曰。如來不應以具足色相見。曰。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曰。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卽非菩薩。曰。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曰。菩薩但應如所教住。曰。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曰。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曰。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衆生。卽不名菩薩。曰。若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曰。若

林子全集

十

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眞是菩薩。曰。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曰。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夫所謂應。所謂不應。所謂但應。所謂應如是。所謂若。所謂若作是言。所謂卽是。所謂卽非。所謂皆是。所謂眞是。所謂名爲。所謂卽不名。如有能名此十數字之義。則便知如來口氣。作經微旨。而所以善護念付囑諸菩薩者。可槩見矣。

林子曰。經也者。經也。卽如如不動之眞經也。然此

經無相。而有一切諸佛也。不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不若謂無此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從何處而來。若謂有此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如如不動之中。則惡有所謂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

林子曰。不知如如。則不知真經。不知真經。則不知金剛不變不壞之體。不知金剛不變不壞之體。而

林子全集

金剛經論卷二

七

謂之佛。可乎。不可謂之佛。而謂之虛空。可乎。不可謂之虛空。而謂之得見如來。可乎。謂之清淨法身。可乎。謂之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可乎。謂之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可乎。謂之盡滅度之無餘。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可乎。謂之無法相。無非法相。可乎。謂之非身。而名大身。可乎。謂之希有世尊。最上第一希有之法。可乎。謂之第一波羅密。可乎。謂之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可乎。謂之能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

思議功德。可乎。

林子曰。四句偈者。乃如來所說四句偈也。古今爭辯。而不知金剛經之所指者。果何偈也。或曰。以色見我之偈。或曰。如露如電之偈。或曰。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或曰。無色聲香味觸法。或曰。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或曰。摩訶般若波羅蜜。以上數語。未知孰是。而我則曰。皆是也。豈其不有非是者乎。而我則曰。皆非是也。故我能轉四句偈。而令人得見如來。則皆是也。我若爲四句偈所轉。而不能令人得見如來。則皆非是也。

林子全集

金剛經論卷三

七

林子曰。如我能見如來矣。或隨取金剛經中四句偈。爲他人說。或隨取他諸經中四句偈。爲他人說。或我所自說四句偈。爲他人說。能令人通達無我。得見如來。便是真四句偈也。奚必爭辯此是彼非。徒增人我。豈曰能知四句偈。而復能爲他人說邪。林子曰。若所謂四句偈者。豈必索之於經。而鳥啼花放。無假施爲。乃我之真四句偈也。然而四句偈。可得而說乎。不而不屬言語。非關文字。而爲人說。

四句偈者。乃我之真說。四句偈也。

林子曰。有說則有聞。有聞則能聞。其所聞而不能聞。其所不聞也。無說則無聞。無聞則雖曰無所於聞。而其實則無聞而無不聞也。然而何以謂之無聞而無不聞也。昔者釋氏曾有言曰。盡大地是箇法王身。法王身者。我也。如來也。故我而靜也。而盡大地則與我而俱靜。我而動也。而盡大地則與我而俱動。而百脉之相爲宣節。一氣之相爲流通。固不待有所於說。而後得而知之。無說無聞。乃真說。

林子全集

金剛經論卷三

五

四句偈也。故以此無聞無說而布施也。則謂之不住相布施。以此無聞無說而滅度也。則謂之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或者疑之。林子曰。有所布施。而曰布施者。而非如來之所謂布施也。有所滅度。而曰滅度者。而非如來之所謂滅度也。有所說四句偈。而曰說四句偈者。而非如來之所謂說四句偈也。若如來者。則無所於布施。而無非布施也。無所於滅度。而無非滅度也。無所於說四句偈。而四句偈亦非有待於說也。而汝以爲如來有所布施邪。有

所滅度邪。有所說四句偈邪。汝以爲如來無所布施邪。無所滅度邪。無所說四句偈邪。而如如不動之中。只如是爾。而汝若曰。我能布施矣。而必如是。然後方可謂之真布施。卽不名菩薩。不能見如來。而汝若曰。我能滅度矣。而必如是。然後方可謂之真滅度。卽不名菩薩。不能見如來。而汝若曰。我能說四句偈矣。而必如是。然後方可謂之真說四句偈。卽不名菩薩。不能見如來。

林子全集

金剛經論卷三

五

林子全集

金剛經統論

如來所說我義卷之三

林子曰。天地之內。天地之外。則皆虛空也。未有天地。先有虛空。虛空我也。我本如如也。由是而天。而地。而盈天地間之生生。生化而無盡者。亦皆我之虛空。我之如如也。我其有所來與。來而無所來也。我其無所來與。無所來而無所不來也。

林子曰。虛空不二也。如如不二也。不二故一。而真

所謂一者。乃一片之一也。故天地之內。只此一如來也。天地之外。只此一如來也。先天地之始而始。只此一如來也。後天地之終而終。只此一如來也。如來一虛空也。虛空則盡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而無復有邊際矣。而如來之虛空。則亦盡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而無復有邊際者。夫虛空之虛空。既不可以思量矣。而如來之虛空。獨可以思量乎哉。此其所以無所於來。無所於去者。如來也。若如來之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而不虛空也。即可得

而東西南北之。四維之。上下之。而以其無有我相。無有人相。無有衆生相。無有壽者相。而虛空也。是惡得而東西南北之。四維之。上下之。故虛空如來也。如來虛空也。

林子曰。盡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而無復有邊際者。是皆如來之一法身也。而無量爲一。若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而莫不各足此如來也。而一爲無量。譬之四肢百骸。雖異。總是我之一身也。

林子全集

二

林子曰。夫盡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而無復有邊際。以爲我之身者。而其所荷擔也。不亦重乎。然非有所於加也。而如來之分量。本如是爾。以此而荷擔如來。則盡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無有邊際。而無復有能外我之身者。此其所以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而其實則無有所謂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者。若以爲有所謂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則雖諸大聲聞。及至菩薩。不免有所擬議而測量。若以爲無有所謂不可思議。不可稱

量。無邊功德。則是如來亦有誑語者。必不然矣。

林子曰。所謂福德性者。以是福德。皆在我如來之真性中。爾性本虛空。不可思議。不可稱量。此其所以謂之無邊福德。而實無有乎。所謂福德也。故曰福德性。

林子曰。若以福德有實。卽是有貪有著。有受而有得矣。而以福德無故。卽是無貪無著。無受而無得矣。故有得則有相。有相則有盡。而如來不說得福德多。無得則無相。無相則無盡。而如來說得福德多。

林子曰。夫曰福德者。是有爲之福德也。有爲之福德。是世間之福德也。以其可得而思議也。可得而稱量也。而福德則有時而盡。而曰福德性者。是無爲之福德也。無爲之福德。是出世間之福德也。以其不可得而思議也。不可得而稱量也。而福德性則無時而盡。

林子曰。以世界言之。則有所謂三千大千世界。與夫微塵。而不虛空也。以虛空言之。則無有所謂三

千大千世界。與夫微塵。而一皆虛空也。而其所謂無有乎三千大千世界。與夫微塵者。豈其世界終於變壞。微塵終於斷滅耶。此非釋氏之秘密妙義也。而所謂無此三千大千世界。與夫微塵者。真有不可說。不可說。說亦不得矣。若曰可得而說之。卽非釋氏之秘密妙義也。我乃今則強而說之。我能虛空矣。而三千大千世界。與夫微塵。悉皆虛空也。此乃真語。此乃實語。豈非所謂虛空本體。本體虛空邪。夫誰得而知之。

林子曰。卽我卽虛空。卽虛空卽我。虛空無相貌。我亦無相貌。虛空無邊際。我亦無邊際。故非身之身。充滿於一切。而無音之音。普順於十方。

林子曰。我真我也。真我如如也。有真我而後有虛空。有虛空而後有天地。有天地而後有萬物。萬物之生成。原於天地之造化。天地之造化。原於太虛之虛空。太虛之虛空。原於真我之如如。真我之如如。空而不空也。而不空也者。乃所以主乎其空焉者也。故如來者。雖曰從空中來。而其實則自不空

中來也。不空者。真我也。然而空也。非真我與。故空也者。我也。由是而天地。由是而萬物。而莫非我也。但不可謂之真我。真我無我。真空不空。夫惟其不空也。故能生虛空。虛空無際。故能生天地。天地廣大。故能生萬物。夫虛空之無際。而曰能生天地。天地之廣大。而曰能生萬物。是皆真空不空者之有以主之也。而其所謂不住相布施者。夫誰得而測識之。若夫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而皆在我天地廣大之中。虛空無際之內。爾。余於是而知日月星辰之不有我焉。而日月星辰。則無以照以臨。雷霆風雨之不有我焉。而雷霆風雨。則無以鼓以潤。山嶽河海之不有我焉。而山嶽河海。則無以流以峙。昆蟲草木之不有我焉。而昆蟲草木。則無以長以養。故萬物之所以爲萬物者。雖曰本於天地矣。而其所以主張乎天地者。是亦天地也。是亦我也。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雖曰本於虛空矣。而其所以主張乎天地者。是亦虛空也。是亦我也。則其所謂不住相布施者。

夫誰得而測識之。

林子曰。萬物之所以爲萬物者。以其有我。而我之。而萬物之所以生成者。我也。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以其有我。而我之。而天地之所以造化者。我也。虛空之所以爲虛空者。以其有我。而我之。而虛空之所以爲虛空者。我也。林子曰。天之道。高也。明也。若不有我之虛空。我之。如如焉。則無以高以明。地之道。博也。厚也。若不有我之虛空。我之。如如焉。則無以博以厚。先天地之始而始。若不有我之虛空。我之。如如焉。而天地雖大。則無以始其始。後天地之終而終。若不有我之虛空。我之。如如焉。而天地雖大。則無以終其終。由是觀之。天地之高也。明也。博也。厚也。始也。終也。而皆有賴於我之虛空。我之。如如也。如此。夫誰得而測識之。林子曰。始而以神氣而造化之。而猶知有性命也。既而以性命而造化之。而猶知有虛空也。然而無生者。虛空也。豈曰不知有性命焉。已哉。亦且不知。

有虛空故無虛而無不虛。無空而無不空。無生而無不生。然後方可謂之圓滿清淨。無餘涅槃。而爲釋氏之窺上一乘。極則之地也。

林子曰。夫無虛而無不虛矣。無空而無不空矣。則命自我立。性自我出。而天地且不得而性我。而命我也。夫命自我立矣。性自我出矣。則不神而神。非氣而氣。而天地且不得而神我。而氣我也。豈曰天地不得而神我。氣我。性我。命我。焉已哉。我將以神氣而神氣乎。天地神氣乎。萬物矣。而天地萬物有不賴我之神。以爲神。賴我之氣。以爲氣乎。我將以性命而性命乎。天地性命乎。萬物矣。而天地萬物有不賴我之性。以爲性。賴我之命。以爲命乎。此其不住相布施。而又在於神氣性命也如此。夫誰得而測識之。

林子曰。何以謂之如來。方便深入衆生之性也。而衆生之性。如來也。此其所以善於方便。而非有所於方便也。

林子曰。如來也者。無爲也。無不爲也。惟其無爲。無

不爲也。故能深入萬物之性。以主張萬物而方便之。汝母謂如來能深入萬物之性。以主張萬物而方便之也。抑亦能深入天地之性。以主張天地而方便之也。汝母謂如來能深入天地之性。以主張天地而方便之也。抑亦能深入虛空之性。以主張虛空而方便之也。而其布施之大。真無有過于此者。不惟不住於相。而又且無相之可住。微乎其微。夫誰得而測識之。

林子曰。不能忘生。則不能無生。不能無生。則不能成佛。故以父母之性命。以爲性命者。則是猶知有身。猶知有身。則是不能忘生。不以父母之性命。而自造性命者。則是不知有身。不知有身。則是能證無生。故必至於節節支解。而不生嗔恨者。然後方可謂之忘生無生。

林子曰。如如虛空中。豈有三千大千世界。豈有微塵。如如虛空中。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東西南北四維。不見邊際。而況於天地之內。所謂世界微塵者乎。

林子曰：三千大千世界，都在我法身虛空中。非世界也。而世界其心者，世界也。三千大千世界，碎爲微塵，都在我法身虛空中。非微塵也。而微塵其心者，微塵也。

林子曰：有出世界心者，便是有礙於世界。而故出之，謂之無世界之心可乎？有離微塵心者，便是有礙於微塵。而故離之，謂之無微塵之心可乎？

林子曰：有心則有相，有相則有世界，有世界則有微塵。無心則無相，無相則無世界，無世界則無微塵。故一念纔起，便是有相，便是世界，便是微塵。一

林子全集

卷三

九

毫呈礙，便是有相，便是世界，便是微塵。

林子曰：汝勿謂般若波羅蜜，非般若波羅蜜與。汝勿謂非般若波羅蜜，是般若波羅蜜與。汝以何者爲是？汝之般若波羅蜜與。汝以何者爲非？汝之般若波羅蜜與。若汝之心有所住於般若波羅蜜矣，亦是相，亦是世界，亦是微塵，便非般若波羅蜜。若汝之心有所住於非般若波羅蜜矣，亦是相，亦是世界，亦是微塵，便非般若波羅蜜。

林子曰：有法相，世界也。微塵也。非法，而有非法相，世界也。微塵也。非非法，而有非非法相，世界也。微塵也。有能所，世界也。微塵也。無能所，而有無能所相，世界也。微塵也。無無能所，而有無無能所相，世界也。微塵也。

林子曰：有能作佛心，世界也。微塵也。無能作佛心，而起無能作佛心，世界也。微塵也。有能度衆生心，世界也。微塵也。無能度衆生心，而起無能度衆生心，世界也。微塵也。

林子全集

卷三

十

林子曰：謂我有所得於無上正等正覺，而猶存能得之心者，世界也。微塵也。謂我無所得於無上正等正覺，而猶存無所得之心者，世界也。微塵也。林子曰：謂我能具大智慧，到彼岸矣，而猶存能證之心者，世界也。微塵也。豈曰不存能證之心，而猶存無所證之心者，世界也。微塵也。

林子曰：以塵垢心，而世界之。而世界一塵垢也。以清淨心，而世界之。而世界一清淨也。以虛空心，而世界之。而世界一虛空也。然猶有所謂虛空者在。

也有所謂虛空。則有所謂世界。而必至於不知有世界。不知有虛空。虛空而世界之。而又不知世界之虛空。世界而虛空之。而又不知虛空之世界。然後方可謂之虛空。虛空者。如如也。此豈非自造神氣。自造性命。而虛空之。而如如之者。我之如來邪。

林子曰。夫人孰不有真性。孰不有真我。孰不有如來。而自見如來。是自見真性也。自見真性。是自見真我也。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亦從如如不動中來。爾自覺覺他。清淨圓滿。故名之曰佛。

林子全集

金剛經論卷三

七

林子曰。不識如來。卽不識我。既不識我。安能作佛。林子曰。如來之我。能普現於一切。而衆生之我。則具足乎如來矣。若衆生之所以不如來者。非如來以如來之無我。以迷衆生。乃衆生以衆生之有我。而迷如來也。

林子曰。衆生具足乎如來矣。而如來曰。非衆生。若衆生能見如來。卽能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而不衆生也。惟其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而不能見如來者。衆生也。

林子曰。徧滿虛空界。則無一不是如來。藏裏無一不是如來。藏裏。則無一不是佛。然而衆生之我。且具足乎如來矣。而徧滿虛空界。鮮有能作佛者。何與。

林子曰。我無佛也。迷我而衆生之。則衆生矣。我無衆生也。悟我而佛之。則佛矣。

林子曰。佛一我也。佛而我矣。卽我是佛。又焉有佛之可做邪。衆生亦一我也。衆生而我矣。卽非衆生。又焉有衆生之可度邪。

林子全集

金剛經論卷三

七

林子曰。真性者。本性也。而所謂本性者。豈非未生以前。是我本來之所自有者。真性與。故真性者。真我也。

林子曰。凡言我者。真我也。而曰有我者。以身相而我之者。非我也。豈曰不有身相。若以性命而我之。非我也。豈曰不有性命。若以虛空而我之。非我也。故有我。則有我相。有人相。有衆生相。有壽者相。及有一切相者我也。我而非我也。無我。則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及無一切相者我也。我。

乃真我也。

林子曰。夫作佛豈無法哉。而世之所謂佛法者。非佛法也。故始而以神氣而自爲造化。以還性命。既而以性命而自爲造化。以了無生。似此佛法。乃余之所謂以道敎爲入門者是也。既了無生。又且忘法。豈非所謂窺上第一希有之佛法與。然必有此窺上第一希有之佛法。以證此無上甚深微妙之佛果。而後方可言如如。方可言虛空。方可言真經。方可言金剛不變不壞之體。方可言無我相。人相。身相。壽者相。方可言不住法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方可言盡滅度之而無餘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方可言無法相。無非法相。方可言非身大身。方可言第一波羅蜜。方可言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二菩提。方可言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方可言如來。言希有世尊。而所謂清淨法身。毘盧遮那佛。圓滿報身。盧舍那佛。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者。由此其選矣。

林子全集

金剛經統論

如來所說我義卷之四

林子曰。賴父母之造化。以造化我之色身。而色身之如來。非我之如來也。立吾身之造化。以造化我之法身。而法身之如來。乃我之如來也。夫法身之如來。固曰虛空本體矣。而色身之如來。謂之虛空本體可乎。

林子曰。汝勿謂此三千大千世界。而曰三千大千

林子全集

金剛經統論卷四

十

世界也。其所謂三千大千世界者。而非此所謂三千大千世界也。汝勿謂此三千大千世界之微塵。而曰三千大千世界之微塵也。其所謂三千大千世界之微塵者。而非此所謂三千大千世界之微塵也。世界無盡。而各各世界。各各包含三千大千世界。及三千大千世界之微塵。亦無盡。微塵無盡。而各各微塵。各各包含三千大千世界。及三千大千世界之微塵。亦無盡。譬之鏡鏡交映。相爲徹入。珠珠互照。乃爾圓融。故曰。卽非一合相。是名一合。

相。又曰一合相者。卽是不可說。

林子曰。法身之如來。徧滿於虛空矣。而三千大千世界之在如來虛空中者。是特海中之一漚爾。若夫色身之如來。而可以爲如來乎。故有時而悟。雖以名佛。而忽爾而迷。又是衆生。

林子曰。無量無數無邊衆生。皆籠罩於我之性命而虛空之者。滅度也。而非謂無量無數無邊衆生能自滅衆生。而自度之爲佛也。

林子曰。一切衆生。元有此性命。而所謂自造性命者。乃以復我之所有者。由是而虛空之。而所謂本來面目者是也。本來面目。豈曰衆生。但以其迷故。而以父母之所謂性命以爲性命者。衆生也。

林子曰。如來說第一波羅蜜。卽非第一波羅蜜。若能自爲造化而虛空之者。而不可以得此第一波羅蜜乎。要而言之。而所謂第一波羅蜜者。殆非有所於得。而亦非色相中所得而得之也。

林子曰。自造性命而虛空之。而虛空中自有一實相在也。故曰卽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實相

者。法身也。故必以此虛空之實相實相之法身也。然後方可名之爲如來。

林子曰。可以身相見如來不。而如來無身相也。而如來之身相。乃自爲造化而身相之者。非身相也。故曰如來所說身相。卽非身相。

林子曰。法身如來。旣無眼耳鼻舌身意矣。又安有色可住而生心邪。又安有聲香味觸法可住而生心邪。

林子曰。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若或不知自爲造化而虛空之。卽是不能離此色身。不能離此色身。旣是不能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不能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而曰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弗知之矣。

林子曰。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自爲造化而虛空之。而得此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非世之所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

林子曰。如來有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邪。如

來有所說法邪。如來虛空也。無所得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虛空中來爾。則又安有所謂法。而又安有所謂法之可說邪。

林子曰。我而自造性命矣。我而復返虛空矣。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從此而出。故曰。乃至無有少法可得。若所謂自造性命。復返虛空。而謂之非法。而何。其曰。法尚應捨者。捨此法也。然乃至二字之義。不可不知也。始於有所得。有所得而得。得而

林子全集

金剛經論卷四

四

非有所得也。終於無所得。無所得而得。得而非無所得也。文殊大士曰。乃至於無有言語文字。乃真入不二法門。而文殊乃至二字。亦此義也。我於是而知未到彼岸。不能無法。既到彼岸。又焉用法。古人有言曰。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若也不能離法。卽是未到岸之人。夫豈有既到岸之人。乃反濡滯於筏之中邪。故必乃至於無有少法可得。無有言語文字。然後方可謂之真到彼岸。方可謂之真入不二法門。方可謂之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

林子曰。應如是住。應如是降伏其心。乃所以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也。

林子曰。如來說一切法。非世間之所謂一切法也。乃自爲造化而虛空之。而自然有所謂一切法也。若世間之所謂一切法。而謂之一切法可乎。故曰。卽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

林子曰。虛空中安有善法。其所謂一法不立。而萬法俱備者乎。故曰。如來說非善法。是名善法。

林子全集

金剛經論卷四

五

林子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蓋不知自性虛空之如來也。不知自性虛空之如來。而謂之非外道而何。

林子曰。如來其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邪。如來其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邪。汝若以如來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是如來亦有一切相。非如來也。汝若以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是如來亦有斷滅相。非如來也。夫虛空中。雖具

一切法而實無一切法。雖具一切相而實無一切相。夫既無一切法矣。而又焉有一切法之可說邪。夫既無一切相矣。而又焉有一切相之可斷滅邪。林子曰。自性虛空之如來。不知有相。而況有法乎。不知有法。而況有說乎。故如如不動之中。無相也。無相而有相。如如不動之中。無法也。無法而有法。如如不動之中。無說也。無說而有說。

林子曰。如來本虛空也。故其量等虛空。

林子曰。有真虛空。則有真世界。而所謂世界者。非

林子全集

金剛經論卷四

木

世界之世界也。故曰。即非世界。是名世界。有真虛空。則有真佛土。而所謂佛土者。非佛土之佛土也。故曰。即非莊嚴。是名莊嚴。

林子曰。有真虛空。則有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汝以何者謂汝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邪。而汝之所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即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林子曰。有真虛空。則有真般若波羅蜜。汝以何者謂汝之般若波羅蜜邪。而汝之所謂般若波羅蜜。

即非般若波羅蜜。

林子曰。佛說如是甚深經典者。即所謂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若非自造性命。以復還我虛空。而有此甚深經典乎。不有此甚深法界乎。不有此般若三昧乎。不。

林子曰。如來有所說法邪。如來無所說法也。昔者釋迦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釋迦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嘗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靈山會上。乃今不可得。

林子全集

金剛經論卷四

七

而考矣。而其所論著諸經。謂非曾轉法輪邪。而曰未嘗說一字者。何與。余每叩之高明之士。未有能解釋迦之真實義者。况其下乎。而謂靈山會上。未嘗說一字也。其然與其不然與。然而諸佛所說十二部經。全無所用於世乎。林子曰。釋迦之真實義。亦惟在我如來之真經中爾。故以我之如來。以通釋迦之如來。則釋迦之真經在我矣。真經在我。則又奚必古之所謂十二部經。而又奚患古之十二部經之不可得而明邪。

林子曰何者謂之金剛曰不知也林子曰汝之真經汝之金剛也何者謂之真經曰不知也林子曰汝之虛空汝之真經也何者謂之虛空曰不知也林子曰此非世之所謂虛空也汝能知所以自造性命而虛空之者虛空也惟此虛空乃汝之真經乃汝之金剛也

林子曰以父母之性命而性命之者色身之如來也。以自造之性命而虛空之者法身之如來也。故色身之如來則在此岸。法身之如來則到彼岸。色身之如來則障礙於形骸。法身之如來則包羅乎

林子全集

金剛經論卷四

八

空界。色身之如來有聰明而無有乎智慧。法身之如來有智慧而無事於聰明。色身之如來則屬於見聞覺知。法身之如來則不屬於見聞覺知。色身之如來則有一切心相。有一切法相。有一切非法相。法身之如來則無一切心相。無一切法相。無一切非法相。色身之如來則於諸法有斷滅相。法身之如來則於諸法無斷滅相。色身之如來則於法有取捨心。法身之如來則於法無取捨心。色身之

林子全集

金剛經論卷四

九

如來則於法有生有滅。法身之如來則於法無生無滅。然而色身亦有如來與。林子曰。色身如來不知出何典籍。而六祖直解亦嘗有是言矣。而所謂色身之如來者。豈非識神邪。林子曰。非也。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而此佛性則含於父母種性之中。乃已靈也。而釋氏所謂不重已靈者。蓋指此含靈之性而言也。從古以來。佛佛相傳。莫不藉此含靈之性。而自爲造化。以再立性命。以復還虛空。然後方能得見如來。而證無上正覺矣。又問佛性非佛與。林子曰。非佛也。然則何以能作佛也。林子曰。以其有此佛性也。故能作佛。汝獨不見雀之爲蛤乎。夫雀羽虫也。而得氣翼之以翱翔。蛤介虫也。而得水乘之以涵泳。抑豈其形之有所不類哉。而卽其性若情。則亦有大相遼者矣。然雀化爲蛤。人之所知也。汝曾見月令之書。與夫正朔之曆乎。未。汝勿謂雀無知也。惡能變而化之。而蛤邪。殊不知此乃得之於天。而有所謂含靈之真知者在焉。惟人亦然。故謂此佛性也。有所待於自造性命而變化之。

以成佛則可。若謂此佛性也。無所待於自造性命而變化之以成佛。則不可。

林子曰。余又嘗譬之果核之仁焉。是亦母胎中一點之種性也。含藏因地。萌蘖其芽。由是而復枝之。而復葉之。而復花之。而復果之。豈非所謂依法修行。以證竄上一乘之佛果耶。若徒觀靜以空其心。而曰含靈種性。可以當下成佛。必不然矣。

林子曰。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則皆有佛

林子全集

金剛經論卷四

十

性也。若有佛性。則皆能作佛也。故曰一念回機。便同本得。然而何以謂之回機。林子曰。虛化之爲神。神化之爲氣。氣化之爲形。形復返之爲氣。氣復返之爲神。神復返之爲虛者。回機也。

林子曰。以色身而曰如來者。雖曰非真如來也。然以其有此佛性也。有此含靈也。時或善念。時有作佛之心。抑亦可以名如來與。但此善念。與夫作佛之心。每每爲情識所奪而去。而謂之真如來也。可乎。不可乎。蓋此特在於操存舍亡之間爾。克念罔

念。聖狂迥別。

林子曰。汝謂此含靈之性。是真常性邪。非真常性邪。而諸佛以此自爲造化。以見如來。汝謂此含靈之性。是真常性邪。非真常性邪。若必以此含靈之性。不自造化。真可成佛。以見如來。抑亦難矣。然究其極焉。是亦不過一陰靈之鬼爾。

林子曰。一切種性。都有含靈。一切含靈。都有佛性。故含靈佛性。乃佛種也。然必賴此以自造性命。而虛空之者。佛種也。

林子全集

金剛經論卷四

十一

林子曰。以父母之造化而正性命言之。卽名種性。種性則入生死。以吾身之造化而正性命言之。卽名法性。法性則不入生死。

林子曰。有四大則有身相。有身相則有生有死。乃今自造性命。而歸還於太虛矣。而惡有所謂生。所謂死者哉。

林子曰。何以謂之離假卽心真也。蓋惟離此色身之假相。以復還我法身之實相已爾。而非他也。林子曰。何以謂之依法修行邪。而自爲造化者。是

乃依法以修行也。而實相固在我矣。

林子曰。何以謂之清淨心體。而又曰得入者。而應如是住。如是降伏。豈非所以得入清淨心體耶。故曰若聞開示。卽得悟入。本來真性。自得出現。

林子曰。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而曰建立一切教門者。非所謂自爲造化耶。

林子曰。何以謂之報身佛。自性自見。卽是報身佛。若不自悟自修。不見自性。豈曰能自歸依。故悟也者。是自悟自性也。修也者。是自修自性也。歸依也者。是自歸依自性也。然而何者謂之自性也。自性者。本性也。本性者。實性也。若或不知所以自造性命。而又安能得此本來所自有之實性耶。

林子全集

金剛經論卷四

圭

林子曰。佛本非身。而於非身中。能見自性如來。乃是真見如來也。

林子曰。以父母之性命而性命之。是外求有相佛也。以自造之性命而性命之。是內求無相佛也。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而圓覺經則曰。皆以姪欲而正性命者。何也。夫旣以姪欲而性命之。而又

曰正者。豈不以男女之媾精。地天之交泰也。若以男女之媾精爲非正。而地天之交泰。抑亦不可以爲正乎。然終不免有所夾雜混淆。于是始有天命之性。始有氣質之性。而清濁厚薄。從此分矣。若或不知所以自外形骸。自爲造化。以盡去此氣質之性焉。其能卒反天命之性。以復還我虛空邪。

林子曰。頓悟無生。則知所以自爲造化。旣知所以自爲造化。則方能得見此法身之如來矣。若或不知自爲造化。則必求之色身中。以爲如來。所謂門

林子全集

金剛經論卷四

圭

外漢者此也。設有苦行。歷於塵劫。豈曰能證無上正覺。而得見此法身之如來邪。

林子曰。自造性命而虛空之。是以我之真法。而得我之真體也。若或不知真法。而曰能知得我之真體者。未也。真體者。真常性也。真常之性。無生無死。而六祖曰。卽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豈非真常性有不偏之處邪。此其所以自爲造化。而復性命之。而復虛空之。之不可以已也。而復性命。而復虛空。不謂之自爲造化。我之真常性邪。而此真常性

也。豈曰容受生死。豈曰有不徧之處。到此地位。方可名之爲如來。

林子曰。到此地位。乃是菩提道場。乃是涅槃實地。乃是不垢不淨。乃是非色非空。乃是人法兩忘。乃是罪福無主。乃是大道虛曠。乃是性相平等。乃是本性虛無。虛無實體。乃是常住真心。隨心自在。乃是佛之妙用。快樂無量。乃是煩惱業淨。本來空寂。乃是一切因果。皆如夢幻。乃是生滅滅已。寂滅爲樂。

林子全集

金剛統論卷四

古

跋

林子曰。如來者。佛母也。而以如來爲佛母者。又何也。以一切諸佛。則皆從此而生者。佛母也。佛母者。如如之義也。而以其自如如中來者。如來也。故佛母則具足乎清淨法身。而未嘗有清淨法身。佛母則具足乎圓滿報身。而未嘗有圓滿報身。佛母則具足乎千百億化身。而未嘗有千百億化身。佛母其無極乎。由是而太極。而兩儀。而五行。佛母其未始一乎。由是而一。而二。而三生萬物。老子則謂之

無名。天地之始也。孔子則謂之先天。而天弗違也。乃今則謂之夏。而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者。夏也。如如而已矣。由是而名之爲儒。爲道。爲釋者。如來也。又謂之先。而未有天。未有地。未有日。未有月者。先也。如如而已矣。由是而衍之爲天。爲地。爲日。爲月者。如來也。

附答儒氏

不住相

林子曰。夫儒者之盛。莫過於仲尼。而仲尼則亦有然者。大學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

林子全集

金剛統論跋

五

上恤孤而民不倍。不住相布施。滅度之而無餘矣。中庸曰。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不住相布施。滅度之而無餘矣。至善之止。而家齊。而國治。而天下平。未發之中。而位天地。而有萬物。不住相布施。滅度之而無餘矣。而其所謂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者。豈惟天下之人。不知所以章。所以變。所以成也。是雖聖人。亦且曰。我未嘗有所見。有所動。有所爲。而何爲乎能。

章能變能成之如是耶。故曰諸大聲聞及至諸大菩薩不能測佛智者此也。

林子曰擊壤之民帝力何有唐堯之不住相也。無爲而治恭己南面虞舜之不住相也。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勅之斯和仲尼之不住相也。他如形之而著著之而明而動而變而化又如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以參天地以贊化育又如未施敬而民敬未施信而民信又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惠之而不費又如雖勞而不怨雖死而不怨殺又

林子全集

金剛經論附卷

七

如至禮無文而與天地同節至樂無聲而與天地同和又如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又如兩階干羽而有苗來格中國聖人而海不揚波又如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又如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又如民無能名無得而稱又如不顯之德百辟其刑而無爲之至也又如予欲無言無隱乎爾而爲教之神也又如五百餘歲見知聞知曠世相感不可致思也又如知諦之說其於天下而視之掌祭義深微不可擬議

也又如天地並立參爲三才非曰口代天言身代天事焉已也而造化且在吾手而元命自我作矣而斡旋之而成能之微乎其微不可測識也而所謂不住相布施盡滅度之而無餘者則豈惟釋氏爲然哉。

大身

林子曰達而堯舜也而太和元氣則能流行於宇宙之內矣惟其太和元氣能流行於宇宙之內也則宇宙之內不謂堯舜之一大身耶窮而仲尼也

林子全集

金剛經論附卷

七

而浩然正氣則能充塞於天地之間矣惟其浩然正氣能充塞於天地之間也則天地之間不謂仲尼之一大身耶然此猶在於宇宙之內天地之間也而況曰虛空本體本體虛空者乎而儒者所謂太虛同體者是也故說非身是名大身。

易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論語又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豈不以道本虛空也無高無下無內無外無遠無近而真性如如之分量者則固有若是其大也然卽性卽道卽道卽

仁。而天地萬物。則咸囿於我如來之法身矣。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儒氏之仁者。釋氏之如來也。故曰能仁是釋迦。然而釋氏亦稱仁矣。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似此重任。不謂之荷擔。如來而何。萬物皆備。反身而誠。先立其大。是謂大人。

無說

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由子貢之言。觀之。則所謂性與天道。豈其有可得而

林子全集

金剛統論附卷

太

言耶。有可得而聞耶。故曰子欲無言。所以教之者至矣。子貢不悟。而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夫言之不可得而言矣。而況可得而聞也。聞之不可得而聞矣。而況可得而述也。孔子曰。吾無隱乎爾。豈不以無言之中。而自有至言者在乎。故不知道者。則以道隱於無言。而知道者。則以道隱於有言。

佛果羅漢果

林子曰。自度而不度人者。羅漢果也。未先自度。先要度人。而其誓願之大。雖曰能盡度世間人矣。而

其心猶然以爲未至者。佛果也。夫豈惟釋氏而所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之佛果也。善而無伐。勞而無施。車馬輕裘。共敝無憾。顏淵季路之羅漢果也。禹思天下有溺。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由己饑之者。佛果也。若當其時。則有巢父許由。豈不曰清風之足以襲人哉。而獨修一身以爲高且潔者。羅漢果也。

如來

林子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如來也。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

林子全集

金剛統論附卷

九

百慮而一致者。如來也。天何言哉。而四時行。百物生者。如來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者。如來也。誠者。天之道也。而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如來也。無聲無臭。而未發之中。發皆中節者。如來也。鸞飛魚躍。而察上下者。如來也。乍見孺子入井。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者。如來也。故者以利爲本。而順以出之者。如來也。良知則不慮而知。良能則不慮而能者。如來也。源泉混混。不舍晝夜者。如來也。居之安。資

之深恥之左右逢其源者。如來也。常明常覺之體。擴然大公而已矣。而物來順應者。如來也。一點靈光。炯炯不昧。而忠臣之忠。孝子之孝。勃乎其不可得而遏者。如來也。然如來我也。而如來之法身。則充滿于法界矣。語大而天下莫載。語小而天下莫破。故曰萬物皆備於我。而聖人之所以通天下爲一身者此也。然天地是亦我道中之一物也。我而致中。我而致和。既中而和。而天地有不自我而位邪。故以我而爲儒氏之學。而吾身自是一孔子也。林子全集 金剛統論附卷 十

而我其不孔子乎。以我而爲道氏之學。而吾身自是一老子也。而我其不老子乎。以我而爲釋氏之學。而吾身自是一釋迦也。而我其不釋迦乎。然而吾身之我之如來。而有釋迦老子孔子之異與。曰無以異也。抑豈知通乎天地之內。通乎天地之外。是皆一我也。是皆一我。是皆一如來也。故以我而時中焉。而立本以爲教者。卽我之如來而孔子也。以我而清淨焉。而入門以爲教者。卽我之如來而以老子也。以我而寂定焉。而極則以爲教者。卽我之

如來而釋迦也。

已上五章。皆儒氏之言。而釋氏之所謂不可思議。不可稱量者。如有能比而觀之。則釋氏之言。悉皆實語。但以其未能到此地位。則亦不免驚駭而疑謗矣。論語曰。子罕言命與仁。而性與天道。是雖子貢之穎悟。亦且不可得而聞也。況其他乎。故以答問附錄末簡。林子兆恩。

林子全集 金剛統論附卷

十

二經釋論小跋

林子既釋釋之金剛經心經。道德經。常清靜經矣。或有撫拾經文以問林子曰。此何經也。林子曰。不知也。或有摘取奇字以問林子曰。果何義也。林子曰。

林子全集

三經釋論跋

一

不知也。夫經之文義。既曰有所不知矣。然將何以釋之。林子曰。其真經乎。又問何以謂之真經。林子曰。真經也者。真經也。真經無經。乃經之所從出也。不屬見聞。非關文字。故不知真經。不可

與譚經。若孔老釋迦之所以立言。以教天下萬世者。此真經也。夫天下萬世。孰無孔老釋迦之真經哉。如有能明吾心孔老釋迦之真經。以釋孔老釋迦之經。豈其不得孔老釋迦之經之真。

林子全集

三經釋論跋

二

實義邪。然余乏記性。以故不能多識前言。而一念惓惓。又惟恐見聞之知。有以障吾自性之本體也。而余之所以釋釋之金剛心經。與道之道德常清靜者。亦惟有此本體之真經爾。然而諸

經之字訓不可不知也。故必先
取諸經之舊註而觀之。以考字
訓。既考字訓矣。乃始以我之真
經。可以質之釋迦老子而無疑
者。而論著之。以示諸生。既示諸
生矣。復令諸生旁求他經。而與

林子全集

三經釋論跋

三

余之論著相契合者。各爲采錄。
以備印證。此余強釋諸經之大
都也。是雖不能不假於文字。而
亦不專在於文字間也。時

萬曆戊子臘日七十二叟龍江
兆恩

林子全集三教原編自序

林子嘗命陳生大道分摘三教
分內集而類編之。以便於人之
觀覽。而復拾其餘矣。茲曰三教
原編。蓋自嘉靖甲寅以來。乃余
所編而刻者。以其間未嘗有所

林子全集

自序

一

益損。故曰原編云。適楚有方姓
子松者。造林子念宇草舍。覽三
教原編。而問於林子曰。先生每
以聖人爲可學。然則何以謂之
聖人之道。林子曰。聖人之道。只
是我心。子松曰。豈非先生之所

謂心是聖人邪。林子曰。卽聖卽心。而心外無聖也。又問心。林子曰。汝其識汝之心乎。汝心之分量。可以配天配地。周流六虛。余每以此語人。夫孰不曰何其言之高且美。而難幾及也。而余則曰。非高非美。而吾心之分量本如是。而非有加也。至於下學之工夫。只在日知所亡。忘音求其放心。余每以此語人。夫孰不曰何其言之邇且卑。而貴於存也。而余則曰。非邇非卑。而下學之工

夫本如是。而不可紊也。子松聞而喜曰。領子所言。是乃下學上達。仲尼之所以聖也。林子乃爲之談三教之所以合一者。惟在見性。方爲入門。而下學工夫。全在心法。故始於有作。豈不貴於存。而終於無爲。蓋真有所著力而不得矣。於是子松遂拜領心法。爲門弟子。請余紀而錄之。於三教原編簡端。至月餘別去。萬曆歲戊子。至日七十二。雙子谷子龍江林子兆恩。

書三教會編卷端

三教會編始自盤古氏以及元
代會而編之以直指其流之非
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儒也然孔
子之儒之所以可宗者心身性
命之學也三綱五常之德也士
農工商之業也此蓋咸備於孔
子之教而見之六經四書者燦
然而可考矣噫安得有同志之
士不入於辟不流於僞而與之
共講孔子之學共修孔子之德
共守孔子之業以共宗孔子也

附錄

或者以會編者會而編之以直
指三教者流之非而合而一之
以孔子之儒矣而孔子之儒之
所相與以授受者夫豈無可言
哉林子曰孔子之儒之所相與
以授受者自有心法在焉夫所
謂心法者何法也林子曰心在
腔子裏者是也夫心在腔子裏
豈非宋之儒者始言之邪林子
曰子獨不聞堯之欽孔子之敬
者乎欽也者敬也敬也者心之

主乎中也易之艮曰艮其止止其所也繫辭曰洗心退藏於密所也密也卽所謂腔子裏也止其所而藏於密者非所謂心在腔子裏乎他如中心安仁者安此心於此腔子裏也操則存者

操此心於此腔子裏也先立乎其大者先立此心於此腔子裏也求其放心者求此放心約之而復返此腔子裏也然心在腔子裏固聖學之所以事其心矣豈不從靜中而後能存存不息

歟林子曰靜不在靜而心在腔子裏便能靜矣故靜而心在腔子裏者靜也動而心在腔子裏者靜也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由此觀之豈特動而心在腔

子裏而靜邪雖至造次之際亦要心在腔子裏而靜也豈特造次心在腔子裏而靜邪雖至顛沛之頃亦要心在腔子裏而靜也若道釋者流之不三綱不五常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離人絕

物荒唐枯槁以此求靜豈曰能
靜縱曰能靜豈所謂孔門心法
而爲聖人之學之大哉此會編
之作所以直指其流之非而羣
之以歸儒以宗孔焉者也子谷
子龍江林兆恩

刻三教會編自序

莆僻處南海之濱文史多不備
加以兆恩懶慢之性又無記憶
之資以故不能弘該雅洽而會
編之作惟取昔之所聞知者而
論著之聊以見平生所學之槩
及三教所共由之理平常心是
道云爾至於案錄故實惟仍舊
文不復葺而飾之作一家言如
史氏者流也若夫考古摘遺編
年次月訂訛證誤則又命諸生
俱分蒞之是集落稿在壬戌之

秋至仲冬不幸有倭人入城之
變而五弟兆誥以繩約是集於
左袖而右手掖其母諸凡身外
之物一皆棄去不復顧念惟曰
吾能俾是集之傳於世世及母
氏得以生存者他復何恤旣而
濱於死者數矣幸得脫出是一
念愛親之誠在吾家則爲孝子
而一念爲道之切在吾門則爲
高弟矣余因命選而摘之復棄
薄業以少充微費梓人竣事時
嘉靖癸亥首夏念又五日予谷

子龍江林兆恩自序

三教會編小序

三教會編者何也會儒道釋諸書統而編之者史也而況所謂心身性命之微又存乎其間邪子壽初覽此編尚未會夏時商輅周冕之旨至從三教先生受業乃始敢請問焉先生曰夏商周之所因者天地之常經三綱五常之大禮也若子丑寅之迭建忠質文之異尚其所損益可知者朱子謂之不過文章制度者是也而夏時商輅周冕之章則曰以立萬世常行之道者何也豈其夏時商輅周冕非所謂文章制度歟孔子曰吾得夏時焉故其作春秋也而曰春王正月者行夏之時也余于是知孔子之所以告顏子者乃為繼周者以立一代之規模而非以此為萬世常行之道也萬世常行之道必不膠于文章制度之末而夏商周已然之迹抑亦可明徵矣敬述所傳書于卷端門人木子壽謹識

林子全集

門人林鳴陽編輯

涂繼林重閱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一

盤古氏

盤古氏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變化而庶類繁矣相傳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又曰渾敦氏

天皇氏

天皇氏繼盤古氏以治澹泊無為而俗自化始制

林氏全集

三教會編卷之二

于支之名兄弟各一萬八千歲

林子曰史稱天皇之德曰澹泊無為夫制于支以定歲果無為與所謂無為者順事之自然而非鑿以自智也若云一萬八千歲則誕矣

地皇氏

地皇氏繼天皇氏以治爰定三辰是分晝夜以三十日為一月兄弟各一萬八千歲

人皇氏

人皇氏繼地皇氏以治萬物羣生淳風沕穆政教

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兄弟九人。合四萬五千六百歲。

有巢氏

有巢氏。太古之民穴居。有巢氏作。構木爲巢。教民居之。以避禽獸之害。未知稼穡。食草木之實。未有火化。飲禽獸之血。而茹其毛。取其皮以蔽前後。

燧人氏

燧人氏。自有巢氏。教民巢居。猶未知熟食也。有燧人氏作。觀星辰而察五行。知空有火。麗木則明。於是鑽木取火。教民以烹飪。而民利之。故號燧人氏。時未有文字。燧人氏始作結繩之政。立傳教之臺。爲日中之市。興交易之道。人情以遂。故又謂之遂皇。

太昊伏羲氏

太昊之母。居於華胥之渚。履巨人跡。意有所動。虹且遶之。因而始娠。生帝于成紀。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

林子曰。履巨人跡。意有所動。是後人以伏羲德。

合上下。故特神其說耳。釋迦之右脇。老子之左腋。同一語怪也。至於孔子之生也。二龍繞室。五星降庭。神女擎香霧於空中。瑞麟吐玉書於闕里。亦果足信乎否耶。

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制嫁娶。以儷皮爲禮。結網罟。教佃漁。養犧牲。以充庖厨。作琴瑟。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而樂音自是興焉。因龍馬負圖出于河之瑞。故以龍紀官。

林子曰。八卦畫而周易作矣。易者日月也。周者日月往來相摩相盪。周天之義也。余林子書嘗言之。故日月往來於天地之中。而天地生生之機不息。吾身之日月往來於吾身天地之中。而吾身變化之機無窮。故曰易與天地準。

女媧氏

女媧氏與太昊同母。生而神靈。太昊沒。共工氏曰。康回者。髦身朱髮。任智自神。俶亂天常。竊保冀方。壅防百川。以害天下。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裂。女媧氏戮之。因鍊五色。

石以補天而共工氏遂亡女媧都於中皇之坂是謂女皇

林子曰共工傲亂天常竊保冀方此所謂頭觸不周山崩取譬之詞也至於天經地義爲之泯滅故曰天柱折地維裂五色石者五常之喻也鍊五色石者復五常之性也五常復則地平而天成矣故曰補天

炎帝神農氏姜姓在位一百四十年

神農氏斲木爲耜剡木爲耒始教耕作蜡祭以耨

鞭鞭草木嘗百草始有醫藥救人

日中爲市交易而退

而退

黃帝軒轅氏公孫姓又曰姬姓名軒轅有熊國君子也在位一百一十年

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乃

采銅於首山作大爐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羣龍

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羣小臣不得上升攀龍

之胡力顛而絕帝之弓裴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

長號名之曰鳥號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槁陵以故

人咸傳之爲僊去帝四妃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

人爲十二姓

林子曰余歷觀帝王制作之盛未有如黃帝者見日月星辰之象始有星官之書制玄衣黃裳之服以象天地之色至於大撓甲子容成蓋天莫藎置閏隸首筭數伶倫律呂星氣之占器用之利內經之作蠶桑之教畫野分州以監萬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制作之盛難以勝紀而謂黃老之道無所作爲可乎且黃帝四妃二十五子而老子之子宗對於隱

干考之史氏較然著明彼爲黃老之學者乃欲

斷棄倫屬以爲高且潔蓋傳之失其宗也神氣

歸天僊去之大義也後世虛誕之徒思欲以假

合之軀曰日而登昇者亦可笑矣子華子有言

曰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

下沉故爲百福之宗爲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

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神鼎熟也登彼首山

就高明也作爲大爐鼓陽化也鍊剛質物之器

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

羣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所謂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每上也。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羣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弓裘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

卷之十一

末

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爲衰老。轉而爲死亡。聖凡之所共也。上智之所弗幸免焉者也。

少昊金天氏

已姓名肇黃帝之子玄
孫也在位八十四年

少昊之母曰嫫祖。感大星如虹。下臨華渚之祥。而生帝。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少昊之立也。鳳鳥

適至。因以鳥紀官。

顓頊高陽氏

姬姓昌意之子黃帝之孫在位七十八年

顓頊之母曰昌僕。是爲女樞。感瑤光貫月之祥。生帝于若水。紹金天氏爲天子。初國高陽。故號高陽氏。自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帝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絕地天通。無相侵竇。華九黎之亂。神人不雜。萬物有序。民安其生焉。始作曆。以孟春之月爲元。

卷之十二

末

林子曰。民神雜揉者。明有爽德。故幽有鬼靈也。老子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而朱文公解之曰。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此顓頊之正氣。所以能革九黎之亂。使神人不雜也。

帝嚳高辛氏

姬姓契名少昊之孫在位七十年

帝生而神靈。自言其名。以其肇基于辛。故號高辛氏。帝四妃。元妃有邠氏女曰姜源。與帝禋祀而生稷。陳鋒氏女曰慶都。有赤龍之祥。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有娥氏女曰簡狄。祈于高禘。有飛燕之祥。而生契。姬訾氏女曰常儀。生子摯。

帝堯陶唐氏帝堯之子摯之弟在位七十二年

元年甲辰初帝摯立封堯爲唐侯摯以荒淫而廢諸侯尊堯爲天子是時十日並出焦禾殺稼又有大風楔榆封狝修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下殺楔榆斷修蛇於洞庭會封狝於桑林萬民欣悅莫不向服

林子曰射所以比德也堯有峻德而天變頓消如射之繳之之速也十日並出甚言暘之亢極矣故曰焦禾殺稼是恒暘而僭亢之災也

堯之子名丹朱不肖以舜爲賢遂使之攝位命之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

林子曰允執厥中堯舜之所以開道統之傳也孔子之所謂仁所謂一貫中庸之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老子之所謂得一守中玄牝之門釋氏之所謂歸一正法眼藏者是也

舜攝位二十八年堯乃殂落

林子曰殂者神氣歸天道家之所謂長生久視白日飛昇者是也落者體魄歸地釋家之所謂

四大假合終歸於盡者是也

舜避位於河南天下朝覲謳歌訟獄者不歸堯之子而歸舜舜乃即天子位

林子曰繫辭謂黃帝堯舜作垂衣裳而天下治論語曰無爲而治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是黃帝堯舜其道一也後世乃以黃帝爲道家之宗堯舜爲儒家之祖者亦獨何與

帝舜有虞氏姚姓或曰名重華黃帝之孫在位六十一年

元年丙辰帝之父瞽瞍惑於後妻愛少子象常欲害

舜舜盡孝弟之道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聞之舉於畎畝妻以二女遂相堯攝政四海之內咸戴舜功

林子曰楚先生嘗謂余曰舜之父母及弟象語其心則足以殺舜然舜之有天下也實惟其父母及弟象之功若父不頑母不嚚弟象不做則舜之玄德四岳安得而舉之帝堯安得而聞之又曰舜上父母下惟弟象父母及弟象嘗欲殺舜則其怨詈訕毀以暴其惡於人者何所不至

而邑人聚人都人。不信其父母及弟象之言。而信舜之心者。何耶。舜不幸遭人倫之變。其亦詩之所謂他山之石。孟子之所謂拂亂其所爲者與。

舜之子。商均不肖。乃薦禹於天。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林子曰。天命之謂性。心由性生也。而心屬火。內之肝心脾肺腎。猶外之木火土金水也。念念常在於欲。卽謂之人心。念念常在於道。卽謂之道。

林子全集

十

心。然以道存心。豈不善哉。特賢人持守之功。殊非聖人頭腦學問。忘其本根。不由中出。故曰。惟微。能知吾身之中而允執之。則性由此立。道由此出。譬之山下之泉。涓涓不竭。此蒙以養正。乃聖功之大也。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蓋仁義根於性生。知性則當仁而仁。當義而義。順以出之。以利爲本也。若此。心心念念常在於仁義。而勉強以行之。豈聖人所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之道哉。

夏

大禹
姓黃帝之玄孫
在位二十七年

元年
巳丁

禹南巡狩。會諸侯於塗山。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懼。禹仰天而嘆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余何憂於龍焉。祝龍猶蝦蟇。禹顏色不變。須臾龍俛首低尾而逝。

禹崩。啓卽天子位。

林子全集

事

林子曰。孔子曰。巍巍乎。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不曰堯舜。而曰舜禹者。何也。蓋舜之傳賢。禹之傳子。曷嘗認天下而有之。寔達夫天命曆數之微矣。

帝啓
禹之子在
位九年

元年
甲申

太康
啓之子在位
二十九年

元年
巳癸

仲康
太康之弟在
位十有三年

元年 戊壬	帝相 仲康之子在位二十七年
元年 亥乙	少康 相之子在位二十二年
元年 午壬	帝杼 少康之子在位十有七年
元年 辰甲	帝槐 杼之子在位二十六年
元年 酉辛	帝芒 槐之子在位十有八年
元年 亥丁	帝泄 芒之子在位十有六年
元年 巳乙	帝不降 泄之子在位五十九年
元年 酉辛	帝扃 不降之弟在位二十一年
元年 申庚	帝廑 扃之子在位二十一年

元年 己辛	帝孔甲 不降之子在位三十一年
元年 寅壬	帝皐 孔甲之子在位十有一年
元年 酉癸	帝發 皐之子在位十有二年
元年 申甲	履癸 發之子在位五十二年
商	成湯 子姓黃帝之後在位十有三年

初湯出見人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伊尹相湯伐桀遂放于南巢。

林子曰湯之誓衆庶也曰夏氏有罪天命殛之而數桀之罪則曰矯誣上天桀之矯誣不待論矣豈湯之伐桀也天固命之邪要之非知天之聖人真不足以語此

太甲 湯之嫡孫太丁之子在位三十三年

元年 戊申 太甲卽位不明厥德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伊尹乃以冕服奉太甲復歸于亳

林子曰始則放桀以革夏正終則放太甲以定

商邦蓋達於立君爲民之微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也

沃丁 太甲之子在位二十九年

元年 辛巳

太庚 沃丁之弟在位二十五年

元年 庚戌

小甲 太庚之子在位十有七年

元年 乙亥

雍巳 小甲之弟在位十有二年

元年 壬辰

太戊 雍巳之弟在位七十五年

元年 甲辰

仲丁 太戊之子在位十有三年

元年 乙未

外壬 仲丁之弟在位十有五年

元年 壬申

河亶甲 外壬之弟在位九年

元年 丁亥

祖乙 河亶甲之子在位十有九年

元年 丙申

祖辛 祖乙之子在位十有六年

元年 乙卯

沃甲 祖辛之弟在位二十五年

元年 辛未

祖丁 祖辛之子在位三十二年

元年 丙申

南庚 沃甲之子在位二十五年

辰戌

陽

巳癸

盤

子庚

其

小

辰戌

小

丑巳

俄

10

祖

底

祖

亥癸

廬

की

庚

富

武

子

大

脈

佐以

林子曰。仲尼所嚴事者老聃。所竊比者老彭。或云論語所稱老即老聃。彭乃錢鏗也。若曰七百餘歲。既已怪矣。又曰。開左右脇而產者六子。其怪尤矣。

帝乙 太丁之子在位三十七年

元年 庚午

紂 帝乙之子在位三十二年

元年 丁未

周

文王 姬姓名昌。紂之后季歷之子。為西伯三十三年受命九年。

元年 丙午

文王嘗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遂葬之。天下皆曰。西伯澤及枯骨。況其人乎。於是歸者三十國。

武王 名發。文王之子。為西伯十三年即帝位六年。

元年 丁卯

王既即位。召師尚父而論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

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

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迂行西折。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牒之四端。及几。鑑。盥。盤。楹。杖。帶。履。觴。豆。戶。牖。劔。弓。矛。各為銘焉。

林子曰。三代以上。太惟以道自重。而人君亦以道為尊。故箕子之不死。以洪範之未陳也。武王齊受丹書。而師尚父且不北面。三代以下。此意微矣。

十三年 已卯 武王東觀兵。至於孟津。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遂東伐紂。

林子曰。或者以為武王既殺商受命。何不遜其位於微子啓。而白其心於天下萬世哉。是內不

足以自信。恐人之議已者之言也。蓋未達天命。曆數之微矣。故堯舜之禪讓。天之與賢也。湯武之放伐。亦天之與賢也。

成王名誦。武王之子。在位三十七年。

元年丙戌。

康王名釗。成王之子。在位三十六年。

元年癸亥。

昭王名瑕。康王之子。在位五十二年。

元年己丑。

二十五年癸丑。七月。摩耶夫人夢白象乘日輪入于腹中。覺而自知身重。遂孕釋迦。

林子曰。少昊星虹華渚之瑞。顓頊瑤光貫月之祥。慶都赤龍而孕堯。簡狄飛燕而生契。豈其然哉。或者以爲後世見其人之神聖。而遂奇其迹云。

二十六年甲寅。四月八日。摩耶夫人遊毘藍園。無優樹下。右脇誕生太子。釋迦牟尼佛。九龍吐水沐浴。金軀。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惟吾獨

尊。

林子曰。陳致虛謂左手攀枝。右脇降誕。豈不是他離了生死岸頭。九龍吐水。沐浴金軀。豈不是淨保保。赤洒洒底。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豈不是八字打開。中有箇見成公案。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豈不是一大事因緣。人中遂爲第一。斯言得之矣。

是日也。北方江河泛漲。泉井溢出。大地皆動。五色光貫太微。遍於四方。王怪而問之。太史蘇由。十面奏曰。乾之九五。飛龍在天。是君王之位。西方大聖人也。王又懼其入此中國也。由曰。今不入中國。後一千年。聲教流被此土。王命刻石爲記。埋之南郊祀。

林子曰。列子書載孔子答太宰嚭曰。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無能名焉。卽列子書而觀之。則孔子之所尊釋迦者至矣。

五十年戊寅。十二月夜。明星現。時釋迦豁然大悟成

佛號天人師。入鹿苑說法。

林子曰。釋氏寂滅之旨。余三教要旨書備矣。未
所謂滅者。此心不住於聲色臭味而滅絕之。夫
既不住於聲色臭味而滅絕之。豈不無思無爲。
寂然而誠哉。至大學之所謂格致者。格此聲色
臭味而知自致矣。老子之所謂虛無者。無此聲
色臭味而心自虛矣。故釋之寂滅。道之虛無。儒
之格致。其旨一也。

穆王 名滿 昭王之子
在位五十五年

元年 庚辰

五十二年 辛未 二月佛入般涅槃。是時乾坤震動。有
白虹十二道。貫日經天。王大驚怪。太史扈多奏曰。
此西方聖人入滅之象。王大悅曰。西方聖人。既已
入滅。朕今無憂也。釋迦字悉達多。娶耶輸氏多羅。
長子羅睺羅。住世七十九年。說法四十九年。

林子曰。釋迦之夫婦父子之倫備矣。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見世尊釋迦。在靈山會上拈
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破顏微笑。世尊曰。

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
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共王 名繁 扈王之子
在位十有二年

元年 乙亥

懿王 名難 共王之子
在位二十五年

元年 丁亥

孝王 名辟方 懿王之弟
在位十有五年

元年 壬子

夷王 名愛 孝王之子
在位十有六年

元年 丁卯

厲王 名胡 夷王之子。在位十有
七年。并共和三十七年。

元年 癸未

宣王 名靜 厲王之子
在位四十六年

元年 甲戌

幽王 名宮 宣王之子
在位十有一年

元年 庚申

平王 名宜臼 幽王之子
在位五十一年

元年 辛未

桓王 <small>名林平王之孫 在位二十三年</small>	元年 <small>壬戌</small>	莊王 <small>名佗桓王之子 在位十有五年</small>	元年 <small>乙酉</small>	釐王 <small>名胡齊莊王之子 在位五年</small>	元年 <small>庚子</small>	惠王 <small>名闕釐王之子 在位二十六年</small>	元年 <small>乙巳</small>	襄王 <small>名鄭惠王之子 在位三十三年</small>	元年 <small>庚午</small>	頃王 <small>名壬臣襄王之子 在位六年</small>	元年 <small>癸卯</small>	匡王 <small>名班頃王之子 在位六年</small>	元年 <small>巳酉</small>	定王 <small>名瑜匡王之子 在位二十一年</small>	元年 <small>乙卯</small>	三年 <small>巳丁卯</small>	鄉曲仁里李樹下故以李爲姓名耳字伯陽聃其
--	-------------------------	--	-------------------------	---------------------------------------	-------------------------	--	-------------------------	--	-------------------------	---------------------------------------	-------------------------	--------------------------------------	-------------------------	--	-------------------------	--------------------------	---------------------

謚也。聃在母胎八十一年。剖左腋而生。一云老子二月十五日生。

林子曰。余謂老子得九九太陽之數而足。故曰八十一。其旨微矣。後人不識其旨。而以老子二字而揣逆之。謂子之老。至八十一歲而始生。不亦妄乎。若夫修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剖而生。契其於釋迦之右脇。老子之左腋。同入於誕矣。

簡王
名夷定王之子
在位十有四年

元年
丙子

林子曰。黃帝爲天子。老子爲柱下史。柱下史。今之侍御史。扶也。果如後世道家者流。入山之深。而一無所爲者。等歟。或問玄牝之說。林子曰。玄牝之門。譬蓮子也。爲天地根。譬蓮子之心也。此心未芽。生道在中。此心既芽。生意不息。卽孔子之言仁也。故曰。仁人心也。而釋氏之所謂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亦是此意。由是觀之。三教之道。曷嘗有不同哉。但後世之儒。元不識仁。而溺聞

以支後世之道。元不識根。而玄遠以蕩。後世之釋。元不識心。而苦空以槁。此三氏之教。所由裂而分也。

靈王 名泄心簡王之子
在位二十七年

元年 庚寅

老子爲守藏室史。

林子曰。老子之道大矣。後世學之者衆。而未聞有得其宗者。若孔子傳之曾參。曾參傳之孔伋。孔伋傳之孟軻。孟軻死而孔子之道始不著。釋

林氏全集 卷之十一

主

迦牟尼佛尚矣。傳一祖摩訶迦葉。二祖阿難。三祖商那和修。四祖優波毘多。五祖提多迦。六祖彌遮迦。七祖婆須蜜多。八祖佛駄難提。九祖伏駄蜜多。十祖脇。十一祖富那夜奢。十二祖馬鳴。十三祖迦毘摩羅。十四祖龍樹。十五祖迦那提婆。十六祖羅睺羅多。十七祖僧伽難提。十八祖伽耶舍多。十九祖鳩摩羅多。二十祖闍耶多。二十一祖婆修盤頭。二十二祖摩拏羅。二十三祖鶴勒那。二十四祖師子。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二

十六祖不如密多。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達磨西方二十八祖。入中國爲初祖。傳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惠能。惠能死。而釋迦之道始不著。

二十一年 庚戌

孔子生。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禱於尼丘山。以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孔

子於魯昌平鄉鄆邑。三歲父叔梁紇卒。

景王 名貴靈王之子
在位二十五年

元年 丁巳

林氏全集 卷之十一

主

十三年 己巳 孔子仕於魯爲委吏。料量平。

十四年 庚午 孔子爲魯乘田。畜牧蕃息。

二十年 丙子 刻子來朝。孔子見而問官。

林子全集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二

周

敬王

名丐景王之子
在位四十四年

元年

壬午

孔子在齊。景公舍於外館。周使至。言先王

廟災。公曰。何王之廟。孔子曰。其釐王之廟乎。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釐王變文武之制作。宮室崇峻。車馬奢侈。天災所宜加也。既而使者報釐王廟災。公驚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二

二年

癸未

孔子訪樂於萇弘。

三年

甲申

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良賈深藏

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吾所以告子。若此而已。孔子出。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

林子曰。此言禮。乃復禮之禮。若忠信之薄。是禮後之禮也。余嘗竊論之。孔子所謂仁者。即碩大之果。生生不息。而仁在其中矣。由是而芽而根。

而條而實。燁然華美。咸備於果實之仁。是猶燦

然之禮。具於渾然之中也。故曰。復禮爲仁。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若良賈深藏。句似若答非所問。與禮之旨。若不相涉。入然。世之儒者。既已惑矣。而孔子贊之。又如是其至。世之儒者。豈能釋然不疑貳於心哉。但世之儒者。不思已之膚淺。不足以知聖人。而以家語之文爲不足信。則又惑之甚也。蓋世之儒者。徒知周旋進退之文。而不知天然自有之禮。無惑乎以家語之文爲不足信也。噫。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二

二

足信也。噫。

孔子問禮老子。既辭去。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

林子曰。釋氏者流。以老子出關。訪道于西城。則曰。老子者。釋迦之弟子也。道家者流。又以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則曰。孔子者。老子之弟子也。若儒家者流。則又以世之和尚而病釋迦。以世之道士而病老子。各自標門。互相訾毀。豈能明其師之教。而得貞一之原哉。

四年

乙酉

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與

齊大師語樂聞韶音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曰政在節財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進曰孔子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遂行反乎魯

林子曰子貢多學而識而晏嬰亦曰不能殫其學而究其禮是儒者之道在春秋之時已失其傳矣豈知一貫之旨而片餉之間可以立躋聖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二

主

道耶

五年戊丙老子乘青牛車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也乃強爲著書作道德經上下二卷後與喜西遊流沙死於扶風郡塋於槐里老子之子名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官官玄孫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

林子曰達不出命則無以教天下窮不著書則無以教萬世若夫死於扶風塋於槐里乃知長

生久視之說謂元神炯炯萬古不滅也後世道家者流乃欲以假合之軀長存不死亦甚惑矣關令尹喜得老子之道著關尹子九篇行於世關尹子曰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林子曰或問玄之始林子曰書有玄德詩有不顯之德或曰不顯之德言聖人之德豈不顯哉非玄之謂也林子曰中庸曾釋不顯之德謂聲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二

四

色則顯矣毛雖微亦顯矣至無聲無臭則爲不顯之至也非玄而何

又曰兩精相搏而神應之

又曰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

又曰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

又曰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

又曰。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

又曰。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爲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爲一火。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爲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爲一金。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爲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爲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吾魂。何者。死者。何者。生。

林子全集

本

林子曰。精神魂魄。非內也。水火木金。非外也。謂水火木金。非吾之精神魂魄。非也。謂精神魂魄。必折之爲水火木金。亦非也。大抵吾身與天地。只一氣耳。精神魂魄。相爲混融。水火木金。相爲流通。孰爲我。孰爲彼。孰爲合。孰爲離。

又曰。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稜。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

又曰。萬物之來也。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

又曰。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魂。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魄。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又曰。庖人羹蟹。遺一足几上。蟹已羹而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爾。

林子曰。氣聚而生。氣散而死。是生死之道。一晝夜之代謝耳。孰爲生。孰爲死。關尹子又有言曰。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只名爲妖。不名爲道。蓋不達於聚散之氣。不明乎晝夜之常。故名爲妖。

林子全集

本

又曰。聖人能歛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爲。又曰。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

林子曰。火生而木焚矣。心生而性晦矣。

又曰。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歛起滅爾。吾心有大常者存。

林子曰。意有往來。心無往來。事有起滅。心無起滅。關尹子又有言曰。日應萬事。心常寂然。是吾心之大常者存也。

又曰。情生於心。心生於性。

又曰。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

又曰。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虛。於一氣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

又曰。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林子曰。吾之形氣。天地也。故踐形養氣。可以位

林子全集

卷之十一

乎天地。吾之形氣。萬物也。故踐形養氣。可以育乎萬物。

又曰。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淮。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爲道。

林子曰。關尹子。章章句句。悉顯妙道。莊周聞其風而悅之。曰。古之博大真人哉。漢劉向曰。篇篇

敘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辭與老莊列異。其歸同。

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輕輕冷冷。不使人狂。晉葛稚川曰。縱擒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宋陳顯微曰。及乎得老子之道。傳五千言之後。乃述是書。以曉天下後世。而露五千言所未述之旨。是道也。不可名言之道也。是書也。所述無言之書也。則其言豈可以百家窺哉。然關尹子一書。人得見之者鮮。見而能解之者爲尤鮮。余不能盡取而錄之。

林子全集

卷之十一

辛汧師事老子。博學無所不通。楚平王問曰。聞子得道於老子。可得聞乎。汧對曰。道德匡邪。以爲正。振亂以爲治。醇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成凶。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殃。王曰。敬聞命矣。

亢倉子者。偏得老聃之道。嘗著書曰。夫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代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無外。志凝宇

宙德若天地。然上爲天子而不驕。下爲匹夫而不
懼。此之謂全道之人。

十年^卯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
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
蜎。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也。

十五年^丙魯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
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不拾遺。
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
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

孔子全集卷之十

九

二十年^丑魯以孔子爲大司寇。齊大夫黎鉏言於
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
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
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
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
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
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
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旄羽被
矛戟。劒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

孔子全集卷之十

十

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
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
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
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倡優侏儒。爲戲而前。孔
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焚惑諸
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
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
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
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
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
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謹龜陰汶陽之田。以
謝過。

三十二年

卯

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

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爲季
氏宰。墮三都。於是叔孫先墮郕。季氏遂墮費。將墮
郕。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郕齊人必至於北門。且
郕孟氏之保障。無郕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
月公圍郕。弗克。

二十三年^{甲辰}孔子由魯司寇攝相事。與聞國政。其初人謗曰。麋裘而輶。投之無戾。輶之麋裘。投之無郵。三月政成。化行。民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齊人聞之。懼。於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遺魯君。季桓子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之。怠於政事。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燔肉于大夫。孔子行。遂適衛。

二十八年^{己丑}孔子在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拔其樹。弟子曰。可以速矣。遂微服去。宋金集會編卷之十

過宋。適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有隼集於陳庭而死。楮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之。孔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楮矢石弩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二十九年^{庚戌}程本去晉適齊。本字子華。博學能通墳典丘索。及故府傳記之書。性闊爽。善持論。不肯苟容於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稱籍甚。聞於

諸侯。孔子遇諸剡。歎曰。天下之賢士也。簡子欲仕諸朝。而不能致。乃遣使者奉纁幣。聘以爲爵執圭。是時簡子殺竇犢。及舜華。孔子爲作臨河之操。本亦逡巡不肯起。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子華子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

子華子曰。接三陰之正氣於風輪。其專精之名曰太玄。棲三陽之正氣於水樞。其專精之名曰太一。正陽也。太玄正陰也。陽之正氣其色赤。陰之

正氣其色黑。水陽也。而其伏爲陰。風陰也。而其發爲陽。上赤下黑。左青右白。黃潛於中宮。而五運流轉。故有輪樞之象焉。水涵太玄之中精。故能潤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上赤之象。其官成離。下黑之象。其官成坎。夫兩端之所以平者。其中存乎其間。故也。林子曰。天非中無以運。地非中無以承。人非中無以參。此三才之通道。而三教之聖人不能違也。

又曰。生之所自謂之精。兩精相薄。謂之神。隨神往返。謂之魂。並精出入。謂之魄。所以格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志之所造。謂之思。思而有所願慕。謂之慮。慮而有所決擇。謂之智。三十年_亥。孔子適蔡。時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使問之。孔子曰。此萍實也。其甘如蜜。使曰。何以知之。孔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二

三

齊有一足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怪之。使使問於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脚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頃之大霖雨。水溢泛。

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來聘。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

衰

三十六年_丁。孔子在魯。知道不行。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三十九年_庚。魯西狩獲麟。以爲不祥。孔子視之曰。麟哉。反袂拭面。涕泣漣漣。因歎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數隱公元年。下訖哀公之十四年。舉十二公之行事。蓋寓賞罰於褒貶。以正一王之法。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二

四

林子曰。春秋者。其孔子賞罰之書乎。賞以法天之春。以仁物也。罰以法天之秋。以肅物也。故命之曰春秋。然以春秋爲魯史者何也。豈不以周之失道。道在於魯。魯之失道。道在於我歟。故以魯而編年。以我而定是非。則知聖人之意微矣。四十一年_壬。孔子卒。年七十三。

顏回字子淵。魯人。嘗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林子曰。克己者。能自之謂也。與下由己之己同。訓作克去己私。似爲穿鑿。且聖人之學。先其大

者則其小自不能奪之。又奚必已私之是克哉。或問曰復禮爲仁哉。問禮條備矣。若以一日之近而天下卽以仁歸之。恐必不能如是之速也。況舜仁也。而瞽瞍不慈。周公仁也。而管蔡流言。孔子仁也。而子路則曰意者夫子其未仁與。是父子兄弟師生之間。其所以相爲周旋取與者。旣密且久矣。而猶如是。況於一日之近。而天下之遠乎。林子曰。此卽所謂收天下春歸之肺腑也。凡夫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日月之所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三

五

以明星辰之所以列。風雨之所以潤。山之所以高。水之所以深。飛走動植之所以生生不息。則皆是氣也。則皆是仁也。蓋以吾一身之中。斂之而有餘矣。釋氏之所云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其以是乎。又問非禮勿視聽言動之旨。林子曰。所視者禮。而非禮則勿視焉。所謂參前倚衡。視聽言動。念念嘗在於禮。而未嘗須臾離也。又嘗問爲邦。

林子曰。有王者作。改正朔。易制度。不沿禮。不襲

樂。其以新斯民之耳目。定一代之規模乎。然其正朔之頒。所以示民遵守。使農不失時可也。奚必子丑之爲非。而建寅之爲是耶。如必建寅之爲是。則成湯伊尹之聖。胡不遵而守之。而武王周公又胡以建子爲哉。且商革夏之正而建丑。俾民咸知有商也。周革商之正而建子。俾民咸知有周也。此蓋聖人之微權矣。昔者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舜冠何冠。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而吾子不答。其意何耶。孔子曰。以公之問。不及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三

六

於大。公曰。奚爲非大。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德好生而惡殺。其政任賢而去不肖。明並日月。化行若神。龜鳳呈祥。麟龍吐瑞。公獨以冠冕爲問。故非大也。不以冠冕爲大。則不以輅車爲重也。可知矣。若夫倭人之遠。鄭聲之放。蓋萬世帝王之所不能易也。

同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二而卒。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哭之慟。至謂之天喪予云。

曾參字子與。魯南武城人。性至孝。嘗出薪於野。客

至其家。母以手搯臂。參卽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日客至。搯臂以呼汝。爾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而致邑焉。固辭不受。孔子以其能通乎道。故以一貫授之。

林子曰。孔子一貫之旨。與釋老之得一歸一不殊也。曾子聞其學而爲至善之旨。子思明其道而爲未發之中。若子貢之多識以爲學。猶商賈之殖貨以爲富也。時有此說用之孔子嘗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又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予一以

林子全集

卷之二

貫之。若宋儒之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乃子貢之多識以殖貨也。而大學格物之微。殆非窮至事物之謂矣。朱子有云。向來以察識端倪。爲格物致知實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豈其晚年方有悔心耶。

閔損字子騫。魯人。始見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何也。閔損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裴旆

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文。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裴旆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

冉雍字仲弓。子貢稱之曰。居貧如裕。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

冉耕字伯牛。魯人以德行稱。

宰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問曰。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

林子全集

卷之二

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林子曰。史遷載宰予官臨淄大夫。與田常之亂。以夷其族。而孔子耻之。豈非其傳之者妄耶。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善爲說詞。齊景公問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

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

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子得無太譽乎？子貢曰：賜何敢譽，尚慮不及耳。賜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其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哉，豈其然乎？

林子曰：賜也多學而識，其所學不得聖人之大固矣。而曰：說田常也以美言，傷信，蓋史遷之不闕疑也。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爲季氏宰。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子貢嘗稱之曰：恭老慈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已，是冉有之行也。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雞，佩假豚，拔劍而舞。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

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且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後爲衛大夫，與孔惺之難，結纓而死。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於是哭子路於中庭，旣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言偃字子游，吳人也。至魯受業於孔子，以文學稱。其宰武城，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絃歌云。

林子曰：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然樂之作，貴聲也。余嘗聽黃生起元歌，醒心集詩章，令人有雅淡之想。又嘗聽釋子僧生明俊看金剛經，令人有寂滅之心。又嘗聽道士何生妙弼誦北斗經，令人有虛無之懷。故曰：樂者動於內者也。以是知聽鐘聲，思武臣數語，蓋達於樂之情矣。然木之聲盪而浮，金之聲實而沉，故木之器只一二具，而金之器數而倍之。豈無謂哉？蓋因人心以作樂，而非有他也。

上商字子夏。衛人受業於孔子。子夏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若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發憤忘食矣。孔子曰。商也。始可以言詩已矣。

林子曰。書契未興。道在心性。書契既顯。道在六經。若詩之爲教也。托之里語。以發其情。倣之女流。以婉其詞。如後世之官情閨怨。農談漁歌。而此意猶有存者。然里巷女流之作。亦不終無也。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三

大抵詩之道。出之心者志也。宣之口者聲也。考其聲而本其志。則人心之淑慝。風俗之美淫。可知矣。後之作者。徒竊昔人之意。卽數篇之內。而異其旨者有之。雖欲續詩。安所本其志乎。徒韻昔人之語。卽一篇之內。而殊其音者有之。雖欲陳風。安能考其聲乎。故曰。刪後無詩。若中和之聲。未嘗不周流充塞於天地之間。而飛走動植之自然者。皆詩也。詩豈忘乎哉。

魯哀公問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商聞黃

帝學乎太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跖。禹學乎西國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鮫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吾夫子學乎老聃。此雖聖人亦必有師也。子夏之在聖門。以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稽古志禮。而孔子亦嘗屬其傳春秋云。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

有若。字子有。魯人。爲人強識好古。明習禮樂。孔子既歿。弟子思慕之。以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爲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三

師。以師之。有子避師位。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爲單父宰。請其耆父賢者而與之共治。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子何施而得之。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有二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有二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而稟度焉。孔子曰。

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南宮适字子容。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也。師事孔子。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踰公宮。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官。惟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力爲多也。孔子謂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吾將往矣。遂與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

孔子全集

卷之五

五

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孔子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請送子以言。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敬叔獲與聞之。遂三復白圭云。

原憲字子思。憲居魯之室。蓬戶甕牖。桷桑無樞。上漏下濕。坐而絃歌。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耻之。曰。

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巫馬施字子期。陳人。期與子路薪于韞丘之下。陳之富人。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期喟然曰。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子與子路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爲偕出而先返。

孔子全集

卷之五

五

也。子路以告。孔子曰。子道不行也。使汝以是願也。澹臺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才薄。既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設取與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是滅明之行也。

林子曰。平平大道。譬之康莊。一偏之學。譬之曲徑。故道家謂之旁門。釋氏謂之外道。曲徑之說。

左丘明楚左史倚相之後也。受經於孔子。故其傳春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義。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然後爲得也。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子張進而問禮孔子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俛俛乎何所之故古之君

蘇子全集

卷之三

~~Miss~~

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矣。嘗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托僕夫而告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而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敢托而去。子貢嘗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

高柴字子羔齊人長不盈五尺自見孔子未嘗越禮爲衛士師俄而衛有蒯瞶之亂子羔逃之走郭門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

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而死。孔子聞衛亂，曰：由也其死矣，柴也其來乎。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

商瞿字子木。魯人。瞿年長無子。其母爲恥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子。瞿至。孔子爲之請。得魯。瞿歸。有子。瞿母死。孔子往弔。問其故。瞿母死。孔子往弔。問其故。瞿母死。孔子往弔。問其故。

林士全集

食部

柔

林子曰。豈非所謂心之虛明。自足以知之者乎。
琴牢。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與子桑戶孟之反三
人相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
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
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

元

王名仁敬王之
子在位六年

元年

實

貞

定王
名介元王之
在位一十八年

元年^壬

考王^名嵬^{貞定王之子}
在位十有六年

元年^庚

威烈王^名午^{考王之子}
在位二十四年

元年^丙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爲師。每過段干木之間。必軾。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間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於是請相之。致祿百萬。段干木不肯受。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遂按兵不敢攻。

魏武侯擊文侯之子也。出遭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

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

安王^名驕^{威烈王之子}
在位二十六年

元年^庚

孔伋自宋歸於魯。伋伯魚之子也。受業於曾子。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旣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孔子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

林子曰。中庸者。用中之謂也。故中之用。足以位天地。育萬物。蓋原於天命之秘。具於未發之先。下文卽曰。時中者。以其內有大中之極。故能隨時而得其中也。或曰。時中者。隨時而取中也。其說是與。林子曰。擬議安排。豈感而遂通之機哉。故堯舜之傳賢。湯武之放伐。是遇變而通。定之以吾心之中。而時以出之。若燕國之堯舜。秦民之湯武。是小人之無忌憚。而自以爲中庸也。故常而執其經。變而通其權。皆出於天理人心之

安而爲萬世不易之常道者。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時中也。

乃自宋反魯。魯繆公問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林子曰。先師後臣。思孟之出處一也。不如是。則道不尊。五季燕主守光。謁趙州稔禪師而問曰。人王尊耶。法王尊耶。對曰。若在人。人王尊。若在法。法王尊。傳所稱隨在致隆者非耶。

魯繆公謂子思曰。或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已。信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三

乎。子思曰。非臣之情也。臣之脩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脩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爲善。孜孜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知。恐人譽已。臣以爲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烈王

名喜安王之
子在位七年

元年

兩

顯王

名扁烈王之弟
在位四十八年

元年

癸丑

鄭人列禦寇。嘗著列子書。書曰。黃帝閒居大庭之館。齊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去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矢殤。不知親已。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摘無疥癢。乘空無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駭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三

林子曰。凡天地間所有皆形也。皆形則皆氣也。皆氣則皆神也。故用形而不用神。則物物皆戾。用神而不用形。則物物皆虛。夫惟其虛也。則雲雷之變態。則皆天之神。則皆我之神也。山川之流峙。則皆地之神。則皆我之神也。水火之燥濕。則皆陰陽之神。則皆我之神也。舉天地間所有

皆我之神。則舉天地間所有皆我之氣。舉天地間所有皆我之氣。則舉天地間所有皆我之形。不知有形。不知有氣。不知有神。境有順逆。而神無順逆。形有生死。而神無生死。遇有善惡。而神無善惡。時有古今。而神無古今。氣有虛實。而神無虛實。故曰神遊而已。列子之寓言也。

又曰。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求之。數百步而出。被

林子全集

卷之十

三

髮行歌而遊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俱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乎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苻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

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所傷。闔者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剗心去智。商未之能也。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

林子曰。與齋俱入。與汨偕出。所謂入水不溺也。

林子全集

卷之十

三

隨燼上下。徐行而出。所謂入火不焚也。然不溺不焚之旨。豈非以心之金剛。歷萬劫而不壞。道之自然。亘萬古而不渝也哉。

又曰。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鴛。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狼虎雕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羣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鴛曰。鴛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物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

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順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林子曰。列子此言。孰不以爲誕而不經也。狼虎

林子全集

卷之三

重

雕鶚之類。以擬此心之難馴也。抑豈知其物之至暴者。猶可以媚養而馴。而人之至頑者。獨不可以善養而化乎。列子言多玄致。余摘一二章而例論之。以世人習其辭。而不能逆其志者道也。

魏人莊周。惠王時。爲蒙漆園吏。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皆寓言也。

林子曰。老子之道。至莊周而益明。亦至莊子而

益晦。或問曰。何謂也。林子曰。能逆其寓言之微。則道爲益明。惟習其無端涯之詞。則道爲益晦。莊子逍遙遊曰。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林子全集

卷之三

重

林子曰。鯢鵬之變化於天地間者。亦猶吾身之一升一降。以樞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也。莊子書行於世。精深玄妙。難以盡述。余錄其篇端數句。聊見其寓言之微也。邵子曰。莊周雄辯。數千載一人而已。如庖丁解牛。曰。踞蹞四顧。孔子觀呂梁之水。曰。蹈水之道無私。皆至理之言也。又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此盡已之性。皆盡物之性也。非魚

則然天下之物皆然若莊子者可謂善通物矣
又莊子著盜跖篇所以明至惡雖至聖亦莫能
化蓋上智與下愚不移故也

十八年庚午韓昭侯以申不害爲相不害者鄭之賤
臣也學黃老刑名以干昭侯昭侯用爲相內修政
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

林子曰夫刑名者果黃老之學與黃帝之世至
和氣氤羣生樂育老子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
一曰慈又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豈有慘刻少

恩如申不害韓非者流哉

十九年辛未秦商鞅廢井田開阡陌

林子曰嗟乎自商鞅開阡陌之後豈黃帝經土
設井之法卒不可復於天下後世哉惟知助法
之善不執方井之常而變通宜民之下雖深谷
峻山亦得以因地制形計畝均授要之不失黃
帝之初意而君民兩足可也

三十三年己酉鄒人孟軻適魯請見子思子思見之
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

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行孟孺子無介而見
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論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
夫子於剡遇程本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
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
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
非爾所及也孟軻道既通值梁惠王卑禮厚幣以
招賢者因至梁既而去梁適齊齊王以爲上卿所
言不合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
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
合從連橫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以盡心知性之
學浩然剛大之氣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爲大
丈夫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
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林子曰孔子嘗言仁而孟子得之曰天下廣居
是吾心專直翕闢之機與天地合其德而廣生
大生者卽道家虛無之谷釋氏寂滅之鄉也惟
此廣居實受天地之中以生又在吾身之正中
故曰正位易之所謂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者是

也。以此而聖神文武。以此而兩天貳地。大中至正之道。易知簡能之學。千變萬化。都由此中出也。不謂之大道。而何。後世儒者不識其原。而徒索之流。剽竊支離。自相同異。其去孔子之道亦云遠矣。故曰。軻死不得其傳。

慎靚王 名定顯王之子在位七年

元年 辛丑

赧王 名延慎靚王之子在位五十九年

元年 丁未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十

素

五十八年 甲辰 趙人荀卿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辨。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竄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嘗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

林子曰。荀卿以桀紂性也。堯舜僞也。是其學不

識性。而彫其本根矣。雖序列數萬言。不過徒燂其條枝。以爲華美爾。

東周君 名鞏惠公少子主盟七年

元年 丙午

秦

始皇帝 名政莊襄王之子實姓呂氏在王位二十五年卽帝位十二年

元年 乙卯

二十八年 壬午 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上泰山。陽至巔。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遂東遊。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十

素

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與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始皇大怒。使伐湘山樹。赭其山。

林子曰。余著三教要旨書。大意謂藏神之室。乃道家之所謂海外蓬萊島者。卽儒之靈臺靈府。佛之西方極樂國是也。此心之神。乃道家之所謂神僊真人者。卽儒之大君主翁。佛之如來舍利子是也。世豈有不死之藥。長生之人哉。且天

下後世之迷於神僊杳冥之學者。不特一始皇也。縱海土果有神僊。亦非無道之主。如始皇者。所得而見也。遣發童男女數千人於海上。欲何爲耶。噫。亦惑矣。

韓人張良。以五世相韓。韓亡。欲爲韓報讐。始皇東遊至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爲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墮其履。下邳。顧謂良曰。孺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二

五

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許。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

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爲任俠。

二十九年

未

沙門室利房等一十八人。齋佛經來

自西域。勅令囚禁。後始皇悔謝。厚遣室利房等。並經還歸竺國。

三十四年

子

丞相李斯上言曰。異時諸侯並爭。厚

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

工。士則學習法令。今儒生不師今而學古。非當世

惑亂黔首。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

之。本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二

學

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於上。黨與成於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林子曰。焚詩書。而先王之典籍未亡也。註詩書。而先王之心性斯晦矣。陸子靜曰。秦不曾壞子道脉。至漢而大壞。蓋秦之失甚明。至漢則迹似

情非故正理愈壞。

三十五年^丑侯生盧生相為譏議始皇因亡去始

皇聞之大怒曰盧生等朕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

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

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

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始皇長子

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

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

林子曰囚室利房坑儒焚書發童男女數千人

林子全集

卷之二

求不死藥於海上孔子老子釋迦之道蕩然矣

或者以為三教之分其始於秦乎故余嘗謂三

代以上教出於一故道術明而天下所由以治

三代以下教裂為三故道術晦而天下所由以

亂。

二世皇帝

名胡亥始皇之子在位三年

元年^子陳涉自立為王魯諸儒持孔子禮器往歸

之孔甲為涉博士。

會編卷之二終

林子全集

門人黃陽考正

劉永昌參閱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三

西漢

高祖皇帝

姓劉名邦以布衣起兵五年

元年^乙

五年^亥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導引不食穀曰

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產為韓報讐彊秦

林子全集

卷之二

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

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林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若留侯者豈不智

哉厥後蕭何逮獄黥布離刑彭越俎醢韓信夷

族乃知留侯之飄然遠去者蓋明於天之道矣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以曹參為齊相國參之至齊盡召諸先生問所以

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聞膠

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為言治道

貴清淨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

林子曰。世傳曹參治黃老。師事蓋公。時稱重厚長者。吏之言文刻深者。輒斥去之。而謂申韓刑名之學。本於黃老者。何耶。曹參粗得黃老之緒餘。而民以寧壹。老子所謂其緒餘可以治國家者。非歟。若賓客有言不事事。輒飲以醇酒。其殆失無爲之本旨矣。

六年庚子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三

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二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往矣。叔孫通笑曰。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子弟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

十一年乙巳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帝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今成敗。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十二年

丙午

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林子曰。漢高不事詩書。而過魯祀孔子。豈情也哉。寵幸戚夫人。屢欲易太子。一時功臣戮沒殆盡。所謂君臣父子夫婦之際。恐非孔子之道也。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三

三

上欲易太子。呂后使建成侯呂澤劫張良爲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所不能致者四人。固請宜來。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

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上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林子曰。應曜隱於淮陽山。與四皓俱召。曜獨不至。時人語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要之四皓定太子之功。其於區區守一淮陽山者。亦有間矣。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三

孝惠皇帝 名盈 高帝太子 在位七年

附高皇后 姓呂 名雉 臨朝八年

元年 丁未

四年 庚戌 除挾書律。

太宗孝文皇帝 名桓 高帝中子 在位二十三年

元年 戊戌 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十六年 丁丑 得玉杯。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先是方士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宣於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帝悅之。遂詔以是年爲元年。明年人有告平所言者皆詐也。下吏治誅平。

孝景皇帝 名啓 文帝太子 在位十六年

元年 乙酉

三年 丁亥 初。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爲中大夫。穆生不嗜

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子夷王。孫王戊

卽位。常設。后乃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

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謝病去。

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

琴瑟之音。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受書於伏生。伏生名勝。故爲

秦博士。時求能治尚書者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

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晁錯往受之。

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

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

孝武皇帝

名徹景帝之子在位五十四年

建元元年

辛丑年號始於此

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去。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對既畢。乃以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

集解

太

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嘗問之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爲粵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繇此言之。則粵未嘗有一仁也。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廟長陵高國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案未

集解

會編卷之三

七

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上雅向儒術。丞相寶嬰。太尉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天子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林子曰。武帝好儒而溺於文辭。慕道而惑於幻妄。若興師致討。以拓地於外夷者。乃其好大喜功之真心也。

二年壬寅太皇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王臧以文學獲罪。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

上初卽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智之士。待

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平原人東方朔。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初帝姑館陶公主。號寶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上爲寶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主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

林子全集

本

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騫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爲右。奢侈爲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域。偃爲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奈何乎陛下。上默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后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是以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

君從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林子曰。文中子謂東方朔人隱也。豈非其詭迹。混俗不求別於人耶。

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弘及目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母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固遂罷歸。

五年_{乙巳}始置五經博士。

元光二年_{戊申}李少君以祀竈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言祀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壽可益。

林子全集

本

蓬萊僊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祀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海上燕齊迂怪之士。多更來言神僊事矣。

林子曰。帝王之學。雖與凡庶不同。然亦有內丹。有外丹。惟道惟德。鍊性修心。滌渣鍊惡。欲不爲累。辟如金之精純粹美。而無有不善之念。雜乎其間者。內丹也。羣生樂育。異俗向化。蕩蕩熙熙。無爲而治。此其爲利之大。傳之子孫。世世不絕。雖不雜以黃白之術。而帝王之外丹成矣。

元朔二年^寅上欲以孔臧爲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世以經學爲業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安國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爲太常其禮賜如三公

元狩四年^{壬戌}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拜爲文成將軍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

元鼎二年^{丙寅}春起栢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以銅爲之有僊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宮室之修自此日盛

林子曰書無逸載三宗文王卓然賢聖之主也近則享國之永年遠則聲稱之異代由是觀之則帝王益壽不死之方也大矣

四年^{戊辰}丁義薦方士樂大云與文成將軍同師上方悔誅文成得樂大大悅拜爲五利將軍尚公主貴振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搢腕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後竟坐誣罔要斬

林子曰武帝惑於神僊至以方士尚公主悖之

甚矣且好大喜功之心與清淨無爲之學豈不大相遼哉

六年^{庚午}以倪寬爲左內史寬治尚書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時行賃作帶經而鋤休息輒誦讀初爲掌故次補廷尉見上語經學上說從問尚書一篇擢爲中大夫遷左內史時議欲封太山令諸儒草封禪儀數年不成上問倪寬對曰封太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自盡終莫能成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林子全集會編卷之三

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

元封元年^{辛未}上行幸緱氏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詔加增太室祠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公孫卿見大人跡甚大群臣言見一老父牽狗忽不見上以爲仙人也宿留海上還封禪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還羣臣上壽頌功德天子旣已封太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

庶幾遇之。復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東方朔曰。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仙人將自至。乃止。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至甘泉。凡周行萬八千里云。

林子曰。儒曰聖。釋曰佛。道曰仙。余嘗謂皆指心之神言之。故心靜則神清。而方寸之內。便有仙人在焉。其曰靜處以須之。而武帝猶未悟也。噫。

德和二年庚寅以孔安國爲博士。諫議大夫。安國孔子十一世孫。申公弟子。治古文尚書。以文章政事

林子全集

卷之三

名當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所藏古文尚書。皆科斗文字。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既畢。會朝有巫蠱事。不復以聞。

四年壬辰上乃言曰。朕卽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

愁苦。不可追悔。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鄉時愚惑。爲方

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林子曰。武帝不知方寸爲蓬萊。而求之海外。不知此心之神爲神仙。而求之方士。是自妖自妄。故方士得以售其奸耳。

孝昭皇帝名弗陵。武帝少子。在位十有三年。

始元元年乙未

孝宣皇帝名詢。武帝之曾孫。在位二十五年。

本始元年戊申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二年己酉詔立武帝廟樂。夏侯勝曰。武帝雖有攘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奢泰無度。天下虛耗。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霸在獄中。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冬。講論不怠。

神爵元年庚申春正月。上始行幸甘泉。交泰時。幸河東祠后土。頗修武帝故事。謹齊祀之禮。以方士言

增置神祠。聞益州有金馬碧鷄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議大夫蜀郡王褒使持節求之。

甘露三年庚午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

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

書。穀梁春秋博士。

林子曰。宣帝不用儒生。乃今稱制臨決焉者何歟。大抵漢儒之陋。失在於記誦辭章訓詁讐駁矣。

孝元皇帝名奭宣帝之子在位十六年

林子全集會編卷之三

初元元年癸酉

孝成皇帝名騫元帝之子在位二十六年

建始元年己丑

河平三年乙未上以中秘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向詩書古文。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禪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

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孝哀皇帝名欣元帝庶孫在位六年

建平元年乙卯

孝平皇帝名衍元帝庶孫在位五年

元始元年辛酉

二年壬戌梅福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

林子曰。世傳梅福仙去。然乎。不然乎。豈詩所稱。

林子全集會編卷之三

明哲保身。梅福之謂與。

三年癸亥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

林子曰。余覽神仙傳。亦有逢萌者。萌未嘗不仕。而以三綱為重如此。乃知山林僻處之士。殊非道家之道也。

孺子嬰名嬰宣帝玄孫在位三年

附王莽莽孝元后之姪也。篡漢天下建國號新。僭偽一十八年。

居攝元年丙寅

蜀人嚴君平。性雅淡。專精大易。耽於莊老。莽篡位。遂隱遯。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日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垂簾。而誦老子。博覽無所不通。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遊。得君平之道爲多。

蜀人楊雄。少而好學。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薦爲待詔。歲餘除爲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三

去

郎給事黃門。雄好古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大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大於蒼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倣依。而馳騁之。時人皆習之。惟劉歆及范滂敬焉。王莽時。歆與甄豐皆爲上公。莽旣以符命自立。卽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使者來欲收雄。

雄恐不能自免。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有詔勿問。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淨。作符命。雄以病免。棻復召爲大夫。

林子曰。伊川曰。漢儒之中。吾心以楊子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又曰。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明道曰。太玄中。黃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三

去

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楊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若夫善惡混之說。則其謬也滋甚矣。

淮陽王

名玄。春陵戴侯之曾孫。莽末。漢兵起。諸將並以爲帝。在位二年。

更始元年

癸未

東漢

光武皇帝

名秀。景帝七世孫。在位三十三年。

建武元年

乙酉

嚴光少與帝同遊學。及帝卽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

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玄纁安車，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由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爾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灘。

林子全集

卷之三

本

二十八年^{壬子}以博士桓榮爲太子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

林子曰：祿以天下，繫馬千駟以內重之。君子視之，蓋蔑如也。而輜車乘馬，遂有矜色，則桓榮之所養可知矣。

中元元年^{丙辰}起靈臺明堂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帝以赤伏符卽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

林子曰：決定嫌疑，不謀之乃心，謀之卿士庶人乎？顧乃信用讖文，斯亦惑矣。

孝明皇帝

名莊，光武之子，在位十有八年。

永平元年^{戊午}冬十月，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辨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環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上自爲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卽帝位，猶尊榮以師禮。

林子全集

卷之三

本

林子曰：明帝受尚書於桓榮，幸辟雍，諸儒執經問難，豈曰能知孔子之道？後遣使天竺，得梵書真像以歸，亦豈曰能明釋迦之旨哉？

三年^{庚申}

四月八日，帝夢一金人身長丈六，自稱釋迦牟尼佛，生在西域，毘藍園，滅度已經千載。云有大教，囑朕，取之，遂遣使之天竺，尋訪迦葉摩騰竺

法蘭二僧，將梵經釋迦真像，以白馬馱入洛陽。帝大悅，初騰蘭於鴻臚寺，翻譯四十二章經，仍造伽藍一所，以白馬爲額。此中國造寺之始也。

林子曰：昔劉向撰列僊傳序云：「歷觀百家之書，

以相檢驗得神僊者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見於佛經。又開皇歷代三寶記云。劉向稱予覽典籍。往往見有佛書。以二書而觀之。則二氏之學。安有不同。而釋典之來。亦非自漢明帝始也。然明帝徒知求佛於外。而不知求佛於心。徒知誦佛之經。而不知了佛之性。世謂明帝好佛。豈其然哉。

迦葉摩騰竺法蘭所言。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爲其人死。精神不散。隨復變形。生時所爲。皆惡。皆有報應。以勸誘世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林子曰。騰蘭二僧此言。已失釋氏之旨矣。或問輪迴之旨。林子曰。人生聚則成形。散則成氣。聚而復散。散而復聚。輪迴之旨也。若報應之說。果足以勸誘世俗。革其邪念。而興其善心。以贊夫賞罰之所不及也。豈不美哉。

佛法入東土。獨楚王英最先好之。後竟逆謀自殺。林子曰。王莽受禮經。師陳參而終於篡盜。楚王英事浮屠爲最先。而卒以謀逆。豈儒佛之道非耶。

耶

韓崇少好道。遇林屋僊人王瑋玄教之。崇勤而修之。瑋玄曰。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宦。無妨僊舉也。崇遂仕至宛陵令。虎狼深避。蝗不集界。遷海南太守。拔書佐袁安。時人以崇有識物之鑑。崇治郡積十四年。政化洽著。舉天下寂。

十四年。辛未令所司造寺十所。七寺住僧。三寺住尼。

有願出家者。勅騰蘭二僧爲之剃髮。此中國爲僧爲尼之始也。

林子全集

王

林子曰。余自序醒心集。大意謂倫屬道術二者。不可偏廢。或先了斯道。後屬綱常。或先屬綱常。後了斯道。若釋氏不祝髮。安能斷去淫欲。以精進斯道哉。或曰。釋氏祝髮之教。是歟。林子曰。余亦未敢以爲是也。若不祝髮。則不能致志。今日爲道。而明日叛去。未可知也。故釋氏要覽曰。落髮後。稱息慈。謂安息在慈悲地也。或曰。今之和尚。不祝髮歟。林子曰。古之祝髮。以謀道也。今之祝髮。非謀道也。要之以教下根下器之人。而大

根大器亦不以此爲重矣。故曰：凡屬有相，都歸幻妄。若必祝髮，是著相也。是幻妄也。

孝章皇帝

名烜，明帝之子。在位十有三年。

建初元年

兩子

元和二年乙酉，帝耕於定陶，進幸魯祠孔子於闕丘。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家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主聖王，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僖郎中。

孝和皇帝

名肇，章帝之子。在位十有七年。

永元元年

巳丑

張道陵漢留侯良八世孫也。生而神靈，七歲讀道德二篇，卽達其旨。於天文地理、河洛圖緯之說，皆極其妙。帝聞其有道，以三品印綬車駟徵爲太傅，加封冀縣侯。三詔不受。語使者曰：「爲我謝天子，人生百歲，豈能長存？惟清心寡慾，則天下自治。何以臣爲？」後人傳其得道，白日飛昇。以諸品秘錄斬邪。

二劍玉冊玉印，授其長子衡曰：「此文總統三五步，正一之樞要。世世一子紹吾之位。非吾家宗親子孫不傳也。」

林子曰：余要旨書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形也。天地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者，神也。四大假合，終歸於盡。而白日飛昇，豈非神歟？黃帝之僊去，唐堯之殂落，皆此義也。或問九鼎神丹之義，林子曰：鼎譬之身也，九陽數也。曰九鼎者，謂身中之得陽也。心屬火而色丹，曰神丹者，謂心之神明不測也。若世俗所傳丹鼎之事，以余之智，實不足以及此。然縱有之，亦非馳騁於名利之府，恣睢於百欲之場者之所能爲也。

孝殤皇帝

名隆，和帝之子。在位一年。

延平元年

丙午

孝安皇帝

名祐，章帝之孫。在位十有九年。

永初元年

丁未

延光元年壬戌，汝南太守王龔好才愛士，以袁閭爲功曹，引進郡人陳蕃、黃憲等。憲不屈，蕃遂就吏，憲

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疎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而見袁閭問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閭曰見吾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爲無不及旣觀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陳蕃及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于心矣太原郭泰少遊汝南先過袁閭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汜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滄之不濁不可量也

孝順皇帝名保安帝之子在位十有九年

永建元年丙寅

四年巳初安帝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爲園蔬將作大匠翟酺上疏請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

孝冲皇帝名炳順帝之子在位一年

永嘉元年乙酉

孝質皇帝名繼章帝之孫在位一年

本初元年丙戌

孝桓皇帝名志章帝曾孫在位二十一年

建和元年丁亥

永興元年戊午鑄金浮屠及老子像禁中供養覆以百寶華蓋帝事之盡敬

林子曰崇浮屠老子之像而不識浮屠老子之心果何益哉

延熹二年巳亥郭泰博學善談論性明知人初遊洛陽李膺見之曰郭林宗聰識通朗高雅密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儔遂與爲友于是名震京師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九年午帝親祠老子於濯龍宮裴楷上書曰今宮中立浮屠黃老之祠而陛下嗜慾不去殺伐過理又艷姬艾女以極天下之麗甘肥食美以殫天下之味奈何欲如佛老乎書奏尚書承旨奏楷誣罔

請正楷罪

林子曰。卽不殺伐。寡嗜慾。遠色節食。去浮屠。老子之學。亦已遠矣。要之事浮屠而不知浮屠事。老子而不知老子。事孔子而不知孔子。天下後世。比比皆是也。

時宦官用事。而善風角張成。交通宦官。上書告李膺等。誹詘朝廷。於是天子震怒。逮捕黨人。皆海內人譽。遂下李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連及杜密。陳翔。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時度遠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川豪傑。耻不與焉。

孝靈皇帝

名宏。章帝玄孫。在位二十二年。

建寧元年

戊申

二年。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穢朝廷。希之者。惟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爲是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佑。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爲八顧。張儉。翟超。岑暉。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爲八及。度尚。張邈。王孝。

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廚。及陳實用事。復舉拔膺等。陳實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曹節等。諷有司。奏諸鉤黨者。請下州考治。上可其奏。李膺死。范滂亦自詣獄。時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自同傭人。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

孝獻皇帝

名協。靈帝之子。在位三十一年。

初平元年

庚午

建安十二年。丁亥。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

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三往乃見。

林子曰。孔明出師表。古今稱美。若木牛流馬。列石疊陣。抑又奇矣。至於論學。則曰。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又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又曰。怡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

十六年辛卯以劉翊爲陳留太守。翊好長生術。常能

周施。有陳留張季札。遠赴師喪。車敗牛困。翊逢之。語。卽推車牛與乘。不告姓名而去。季札意其于翊。後自取假乘。翊閉門不與相見。嘗爲功曹時。上還都西京。道路寇阻。翊舉計掾。夜行晝伏。乃到長安。上嘉其忠。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又散珍寶。惟餘車馬自載。見士大夫病死道傍。以馬易棺。脫衣殮之。逢知故餓困於路。殺駕牛以救其乏。人或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

林子曰。世人每以陰德陰惠。惟恐人知。以自微。

福報豈所謂順事而無情哉。後翊竟以急人之困而自餓死。殆知有人。而不知有己。墨氏之害仁也。

費長房初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

林子曰。身譬之壺也。吾身之壺。亦有日月星辰之照臨。亦有山岳河海之流峙。亦有飛走動植

之生生化化。在天地之內而非內。超天地之外而非外。前乎千萬世而非往。後乎千萬世而非來。何者。非形。形皆我有。何者。非氣。氣皆我用。何者。非神。神皆我靈。故曰。何物高於天。生天者是。何物厚於地。育地者是。何物寬於虛空。運虛空者是。此壺公之義也。

昭烈皇帝名備漢中山靖王

章武元年辛丑

後皇帝名禪昭烈帝之子在位四十年

建興元年癸卯

二年甲辰魏黃初五年

經每留連歎玩以爲至道之宗。

林子曰不知黃老安識牟尼。

延熙三年庚申吳赤烏三年

吳主聘葛玄以賓禮待之。玄

少失怙恃生而穎秀英資振發性識明茂常朗誦

莊老安閑澹泊內足無求太子登爲築別室日親

訪問玄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

林子全集卷之三

手

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此廣成子答黃帝之妙旨

也。今殿下位居儲官將嗣大寶要在清心寡慾遠

佞尊賢拔擢英豪光宅天下燮調四時撫育群黎

此乃四海無疆之休豈特一身之福哉太子稱善

四年辛酉吳赤烏四年

康居國沙門僧會初至金陵營立

茅茨設像行道吳主召見會因言靈骨舍利神應

無方吳主遂爲之建塔於佛陀里。

林子曰大抵言佛多人於怪遂令佛之法不信

於天下後世殊不知釋氏之建塔以象此心之

鎮靜不移也。若藏之制亦類塔能旋轉豈非以

吾身小天地法輪能旋轉而不息耶此釋氏象

教之義也。或曰塔藏之義既聞命矣敢問舍利

光之說林子曰舍利者心經所云舍利子者是

也。蓋舍譬之方寸也。利子者方寸中之神也。變

動不居一何伶俐故謂之利子。光者光明之義

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而佛氏又以方寸

爲光明藏亦此意也。故定而能慧寂而能感安

而能慮虛而能覺誠而能明皆舍利光之旨也。

林子全集卷之三

幸

闕澤仕吳爲太子太傅吳主問澤曰孔老之教比

佛若何澤曰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佛氏

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優劣可見矣

林子曰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是

儒者所學之大也而闕澤乃以釋氏爲先天而

孔老爲後天者是不惟不知孔老亦且不知佛

矣。

吳魏伯陽性好道術不耽祿位嘗擬周易作參同

契五行相類凡三卷。

林子曰。朱子註參同契。以切字而易其名曰鄒訢。嘗有言曰。邵子得於希夷。希夷源流。自參同契。參同契文章極好。其用字皆根據古書。做得極妙。極精緻。遂與蔡季通相訂正。而爲之解註。解註之詞。尚多闕疑而未詳。

參同契曰。是非歷藏法。內視有所思。履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陰道厭九一。濁亂弄元胞。食氣鳴腸胃。吐正吸外邪。晝夜不臥寐。晦朔未嘗休。身體日疲倦。恍恍若癡。百脉鼎沸馳。不得澄清居。累土立壇宇。朝暮敬祭祀。鬼物見形象。夢寐感慨之。心懽竟喜悅。自謂必延期。遽以天命死。腐露其形骸。舉措輒有違。悖逆失樞機。諸物甚衆多。千條有萬餘。前却違黃老。曲折戾九都。

林子曰。參同契此言。真足以破萬古之迷矣。至於子時冬至。卦爻斤兩等語。亦皆取譬之詞也。十二年已巳魏嘉平元年。魏何晏好莊老之書。與夏侯玄荀粲及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効之。遂成風流。

不可復制焉。

林子曰。何晏附麗大將軍爽。以謀遷太后。專政樹黨。亦競爲清談者何耶。豈非談清行穢。特以老莊之書。而飾其詐爾。

十七年甲戌。天竺三藏曇無德。齋四分律至洛。曇諦亦善律學。出戒經一卷。曇摩迦羅見比丘剪髮。未
有律儀。遂與曇諦譯四分羯磨。及僧祇戒心圖。此中國受戒之始也。

林子曰。此卽儒者不知主敬存心工夫。而外惟勉強以攝伏其心者同也。六祖曰。但於此心當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者。乃覓上乘之至教也。若律學戒經。徒以求其外。不過小乘法門爾。況步趨堯舜。而心不堯舜。亦未可知也。

景耀四年辛巳魏景元二年。魏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莊老。而尚奇任俠。與陳留阮籍兄子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瑯琊王戎。沛人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阮籍爲步騎校尉。其母卒。籍方與人圍棋。對者求

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瘡骨立。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劉伶飲酒。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鍾隨之。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爲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鍛。不爲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

孫登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恙怒。嵇康從之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

林氏全集

會稽卷之五

書

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生。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不能用。故及於難。

蘭期初居兗州。精修孝行。後遇真人弘康語之。因夫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吾陳孝道之教。後晉當有許遜者。傳吾孝道之宗。汝當以此授之。

卷三

林子全集

三教會編要畧卷之四

晉

世祖皇帝

名炎。司馬昭之子。在位二十五年。

太始元年

乙酉。吳甘露元年。

吳主孫皓。遍毀神祠。被及梵

字。遣使召僧會。問佛之善惡報應。會曰。明主以仁德治天下。則赤烏翔。嘉禾茁。善既有應。惡亦如之。易稱積善餘慶。詩美求福不回。皓曰。周孔既明。何用佛教。會曰。周孔不欲深言。畧示其迹。佛不止淺言。故示其要。皆以勸人爲善也。

林子全集

會稽卷之五

一

林子曰。卽無善惡報應之理。然此言亦足以懼齊民。而革其非心。亦一助也。且孫皓鑿人目。剝人面皮。所謂周孔之道安在。而曰何用佛教者。似若有以辨佛教之邪。曾留心於周孔之道者。亦可笑矣。

許遜爲旌陽縣令。遜少小通疎。與物無忤。不求聞達。朝廷屢加禮命。乃起爲縣令。時年四十二。視事之初。誠吏須去貪鄙。除煩細。脫囚繫。悉開諭以道。

吏民悅服。咸願自新。發摘如神。吏不敢欺。其聽訟必先教以忠孝慈仁。忍慎勤儉。近賢遠姦。去貪戢暴。具載文誠。言甚詳悉。復患百里之遠。難於戶曉。乃擇秀民之有德行。與耆老之可語者。委之勸率。故爭競之風日銷。久而至於無訟。後知晉室將亂。乃棄官東歸。蜀民感其德化。無計借留。所在立生祠。家傳畫像。敬事如神明焉。啓行之日。羸糧而送者蔽野。有至千里始還者。有隨至其家。願服役不返者。乃於宅東之隙地。結茅以居。狀如營壘。故號

許家營焉。

林子曰。老子柱下。莊生漆園。豈其放志縱情。以爲高。食霞飲澗。以爲潔哉。昔元黃元吉有言曰。都僊許真君。曾爲蜀郡旌陽縣令。吳君名猛仕吳爲西安縣令。天性至孝。陳君名勲周君名廣皆世族儒生。甘君名戰乃草澤布衣。施君名岑初爲鄉壯士。弓劒絕倫。彭君名仇舉孝廉。仕晉累遷尚書左丞。肝君名烈鍾離君名嘉皆都僊姊氏之子。黃君名覽實都僊之婿。任青州從事。如上皆坐家修行之

士也。此外惟有曾君名亨時君名荷從少爲黃冠。上士。然皆慕許真君孝道之教而成真焉。

遜遊丹陽黃堂。問道於女師譙母。母以所受孝道明王之法授之。自是道法益進。戮蛟斷蛇。功濟生靈。又著八寶垂訓曰。忠孝廉謹。寬裕容忍。忠則不欺。孝則不悖。廉而罔貪。謹而勿失。脩身如此。可謂成德。寬則得衆。裕能有餘。容而翁受。忍則安舒。接人以此。咎怨滌除。鄉黨化之。皆遷善遠罪。孝弟興行。自東晉亂離。江左頻擾。真君所居環百餘里。盜賊不入。閭里宴安。年穀屢登。人無灾厲。至寧康二年。拔宅上昇而去。

林子曰。身譬之宅也。神譬之身也。養成元神。炯炯不昧。離身長往。歸還於天。卽如世人捨宅而他適也。故曰。拔宅上昇。記靈寶壇有曰。在天爲黃中。在地爲烏真。在人爲丹局。是中者。天地人之道。一而已矣。

鍾離權。少攻文學。初仕晉爲大將。後遇東華先生。授以真訣。洞曉玄玄之道。嘗作破迷正道歌。其略

曰。有如食松并服朮。如何脫免死生根。有如忘形習定息。如何百脉盡歸根。有如呼吸想丹田。到底胎僊學不成。有如息氣爲先天。到老無成也是空。有以口鼻爲玄牝。恰似漏網去包風。有以思心爲方寸。怎得歸元見祖宗。更有積精爲鉛汞。轉與金丹事不同。有執神氣爲子母。亦隔天仙萬里程。有以開頂爲鍊養。枉施巧力謾勞神。更有縮龜并鍊乳。正是邪門小法功。更有行氣爲火候。九載三年誤了人。鼻頭閉息服元炁。引得邪風肚裏鳴。假若識心并見性。到頭終久做陰靈。知他多少閉門戶。勞漉空動骷髏形。止念降火爲清淨。下稍終久是頑空。晝夜終行子午法。天地豈有惡時辰。孤修閉息行存想。執定舌根做赤龍。更有周天行卦象。更有認脾作黃庭。更有指腎爲造化。執定尾間爲命根。更有還元服水火。更有採補吸姪精。更有仰天吸日月。便道地魄與天魂。更有咽津爲造化。斷除五味是修真。晝夜一食爲世用。身體尪羸似鬼形。曲身偃仰叩玉戶。抱元守一運雙睛。竦肩縮項思

脊骨。搬運流珠想太陰。更有書符并念呪。破券分環學隱形。按摩吁呵六字訣。瞻星禮斗受辛勤。入清吐濁爲丹本。陽關緊勒火飛騰。炎炎遍身通透熱。呼作天真大道根。看經念讚持科籙。設壇拜醮望飛騰。三千六百旁門法。不識狂邪盡誤人。

孝惠皇帝

名衷武帝之子
在位十有七年

永熙元年

庚戌

元康七年丁巳九月以尚書右僕射王戎爲司徒。戎爲三公。與時浮沉。無所匡救。委事寮掾。輕出遊畋。

性復貪吝。園田遍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鑽其核。凡所賞拔。專用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是時王衍爲尚書令。樂廣爲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時。朝野之人。多慕效之。衍與弟澄。好品題人物。舉世以爲儀準。衍神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嗟歎良久。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

此人也。樂廣性冲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王澄及阮咸。咸從子修。胡輔之。謝鯤。王尼。畢卓。皆以任放爲達。畢卓嘗爲吏部郎。比舍郎釀酒。卓因醉。夜至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淡爲美。弛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

林子曰。王戎嘗拔虛名。而執牙籌。以自會計。王衍宅心。事外。而品人物。以爲世準者。何歟。至於樂廣。阮咸等流。悉皆名教之罪人。君子所不道也。若裴頠。慾而無厭。其於崇有。也不已甚乎。太安二年。沙門李孝龍。有機辨。講放光般若。人皆崇仰。阮瞻。庾凱。尤敬之。有嘲其胡服者。龍曰。以

道觀之。誠不見有容服之異。彼謂我辱。我棄彼榮。則無心之貴愈貴。無心之安愈安矣。

林子曰。生於胡而胡服可也。生於中國而胡服不可也。

孝懷皇帝 名熾武帝之子在位六年

永嘉元年 丁卯

孝愍皇帝 名業武帝之孫在位四年

建興元年 癸酉

中宗元皇帝 名廋宣帝曾孫在位六年

林子全集 會稽卷之四

七

建武元年 丁卯 郭璞博學高才。有道術。帝初鎮建鄴。遷著作佐郎。時陰陽錯謬。而刑獄繁興。璞上疏曰。夫寅畏者。所以享福。怠傲者。所以招患。宜蕩除瑕。鑿贊陽布惠。使王敦鎮姑熟。將舉兵向京師。令璞占夢。璞筮之曰。無成。敦曰。子壽幾何。璞曰。公若舉事。禍將不久。若還武昌。則壽未可量也。敦怒殺之。向子平。性尚中和。好言黃老。貧無資。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後男女婚嫁既畢。勅新家事。徧遊五嶽。

太興三年庚辰楊都瓦官寺竺僧敷因時人不識心咸謂心神有形但妙於萬物耳敷乃著神無形論以闢之略云有形便有數有數則有盡神既無盡故知無形

肅宗明皇帝名紹元帝之子在位三年

大寧元年癸未

顯宗成皇帝名衍明帝之子在位十有七年

咸和元年丙戌

咸康四年戊戌趙建武四年石虎問佛圖澄曰朕爲天下

主非殺無以肅清海內奈何澄曰帝王事佛惟在

體恭心順不爲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凶頑無賴非化所遷有此罪戾安得不殺若爲暴虐害及無辜雖傾財奉佛亦無益也

林子曰無故不殺者慈悲也有罪必刑者亦慈悲也

佛圖澄弟子道進學通內外爲石虎所重虎謂進曰有楊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餘年不恭王命及省視傲然而臥意欲殺之進對曰昔舜優蒲衣禹

造伯成魏式段干漢高周黨管寧不應曹氏之辟皇甫不就晉世之徵二聖四君共嘉其節激厲食競以峻清風且君舉必書豈可令趙史無隱士傳乎虎悅其言

康皇帝名岳成帝之弟在位二年

建元元年癸卯

孝宗穆皇帝名暉康帝之子在位十有七年

永和元年乙巳

四年戊申趙建武十四年佛圖澄遣人告虎以死期將至虎

惴然卽往自慰諭之澄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

短定數非所能延苟業造無損雖亡若存而戒律有違生亦何益伏願心存佛理奉法惟恪宜享休祉惠及下民若布政猛烈淫刑酷濫不自懲革終無福祐數日果卒於葉官寺

七年辛亥吳睦少爲縣吏掌局枉尅法應死遁入山

林餓經日行至石室遇孫先生自首事實與得改行從善遂留石室爲先生掃除驅使四十年後亦得道仙去

林子曰。孟子所謂惡人齊戒。可以事天者。非與。故食既而復。則日月之照臨自若也。惡積而更。則心性之粹然自在也。

哀皇帝名不滅帝之子在位四年

隆和元年壬戌

帝奕字延齡哀帝之弟在位六年

太和元年丙寅

太宗簡文皇帝名昱元帝之子在位二年

咸安元年辛未

林子全集卷之四

烈宗孝武皇帝名曜簡文帝之子在位二十四年

寧康元年癸酉

初魏晉沙門依師爲姓。道安以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見阿含經。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沙門。皆稱釋種。遂爲定式。

林子曰。先王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姓氏之來尚矣。經云釋種。猶云儒宗道派者是也。豈必丟姓而後可以奉佛哉。蓋忘其本之所自出也。

十八年癸巳鳩摩羅什雅好大乘。志存敷廣。嘗著實

相論二卷。并維摩經。興奉之若神。後興以官女十人與之一交而生二男。自是不住僧房。別立廨舍。嘗曰。臭泥中生蓮花。但取蓮花。勿取泥也。

林子曰。余所謂先了斯道。後屬綱常者。羅什之謂也。昔唐釋元珪有言曰。雖娶非妻也。雖享非取也。雖柄非權也。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余竊善之。若其有心。便是違心。若惟致戒。便是破戒。違心破戒。去佛遠矣。或曰。雖柄非權。然則佛氏官乎。林子曰。官矣。而心之寂然。

林子全集卷之四

禪者。山林也。圭堂居士曰。佛法未嘗遺世。維摩之入政治。救護一切。非入政治。則不足以大其救護也。故善財參大梵光王。見其施仁化以美其俗。參利生無厭足王。見其罰不善以安其善。皆普賢大行之一。所以爲未來佛子之式者也。夫豈必曰。遯世爲佛事哉。

安皇帝名德武帝之子在位二十二年

隆安元年丁酉

四年庚子魏天魏儀曹郎董謐獻服餌僊經。魏主

珪置僊人博士。立僊坊煮鍊藥。成令死罪者先服之。不驗而訪求不已。

林子曰。陶埴有言曰。凡言水銀可以爲金丹者。妄人也。言硃砂可以駐年者。不知道也。夫試之罪人。既不驗矣。而又訪求不已者。何爲也哉。

元興三年甲辰。桓玄西奔伏誅。帝自江陵還京師。輔

國何無忌。勸釋慧遠候迎。遠遂稱疾。帝詔賜使勞

問。遠報書曰。釋慧遠先嬰重疾。年衰益甚。猥蒙慈

詔。曲垂光慰。感懼之深。實百千懷。帝又詔答曰。法

林

子全集

卷之四

五

師既養素山林。又所患未痊。邈無相見之期。徒增歎恨而已。

林子曰。釋慧遠不屈已枉見。亦孟子稱疾不朝意也。

釋慧遠招陶潛入白蓮社。潛謂許飲卽來。遠許之後。亦攢眉而去。謝靈運恃才傲物。見遠肅然心服。嘗求入社。遠以其心雜不許。

潛少有高趣。博學不群。以親老家貧。爲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後復

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此

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八十餘日。郡督郵至縣。

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粟折

腰。向鄉里小兒。卽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

柳先生傳以自見。居常安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

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

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每造飲

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愆情去留。環堵蕭

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後徵著

林

子全集

卷之四

五

作郎不就。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苦。夫耕於前。

妻鋤於後。潛自以先世爲晉輔。恥復屈身後代。及

卒。世號爲靖節先生。

林子曰。自祭之文。出於屬纊。而挽歌之作。成於

暇日。陶靖節可謂明於生死之故。而曳杖易簣。

之後。鮮有聞者。其詩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

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又曰。人生似幻化。

終當歸空無。又曰。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

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又曰。不覺知有我。安知

物爲貴。又曰：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又曰：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又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皆知道之言，閑情之適也。吳澄曰：責子有書，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舉無媿焉。忘言於真意，委運於大化，則幾於同道矣。余嘗謂東方朔人隱於廟廊，陶靖節人隱於巖谷，混世和塵，孰能測識？若文中子謂元亮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豈足以盡淵明哉！

嘗作桃花源記，以寓意云。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生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

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皆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及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就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林子曰：捕魚爲業者，謂心之活潑，如魚之悠然自得也。山有小口，從口入，初極狹，謂方寸之地狹也。口者，方寸之象也。豁然開朗，土地平曠，等語，謂心之無量廣大也。避秦時亂，來此絕境，謂離俗之糾紛，適吾之間曠也。遂與外人間隔，是心遠之義也。不足爲外人道，難與俗人言也。尋向所誌，迷不復得路，心不清淨故也。後遂無問

津者謂心學之不明於天下後世也。

恭帝

名德文安帝之弟在位二年

元熙元年

己未

宋

高祖皇帝

姓劉名裕什晉封宋王受恭帝禪在位三年

永初元年

庚申

二年

辛酉

帝自西伐長安。素籍什僧塲名。要見謂曰。相望久矣。何其流滯殊俗。一日勅於瓦棺寺開講。

帝與公卿畢集。導謂帝曰。護法弘教莫先帝王。陛

下若能運四等心。矜危勸善。則沙土瓦礫。便爲自

在天宮。

林子曰。了其性而明其道。則到處便爲自在天

宮。而此心便爲自在菩薩。學佛之徒。能知此意

者亦鮮矣。

營陽王

名義符高祖之子在位一年

景平元年

癸亥

太祖文帝

名義隆高祖之子在位三十年

元嘉元年

甲子

四年丁卯。天竺求那跋摩。初遜國出家。屬國諸王皆

受其戒持。遊閼婆國。帝聞其名。遣使航海往閼婆

邀之。問曰。寡人常欲持齊不殺。以身應物。弗獲所

願。幸教之。摩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已不由人。且

帝王所修。與匹夫異。匹夫倘不苦節。卽同凡俗。帝

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

布一善政。則神人以和。刑不天命。役不勞力。則風

雨時若。百穀滋繁。以此持齊。齊亦大矣。以此不殺。

利亦大矣。安在輟半日之食。全一禽之命。然後爲

林子全集

卷之四

事

弘濟耶。帝撫几嘆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如師之

言。可以論天人之際矣。帝尊爲師。命居祇園寺。講

法華經。并十地品。帝率公卿日集座下。法席之盛。

前所未聞。閼婆國王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吉祥

天子。教化種智。安穩衆生。我雖在遠。亦沾靈潤。

林子曰。余嘗謂釋氏之教。心齊爲上。若惠能匹

夫也。亦喫肉邊菜。故苦節非以奉佛。而茹葷不

爲破戒。

五年

戊辰

屬沙門曇無讖。善呪術。涼主蒙遜甚重之。

林子曰所謂符者凡所作書皆符合吾心之妙用非如後世畫符之謂也所謂呪者凡所出口皆顯設吾心之靈機非如後世念呪之謂也

十二年^{乙亥}帝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元保曰朕無暇讀經因果之說昧然未究以卿輩時彥率皆信敬范泰謝靈運皆因六經法度本任濟世必求妙道當以佛爲指南比見顏延之釋達性論宗炳難黑白論其脫大明性理若使率土之民皆淳此化則朕坐致太平矣昨蕭謨之請制卽以相示委卿

林子全集卷之四

本

增損必有以戒去浮淫無傷弘獎者尚之對曰竊謂渡江以來王道周顗庾亮王濛謝安却超王坦王恭謝尚戴逵郭文孫綽等或宰輔冠冕或人倫羽儀或致情天人之際或抗迹雲霞之表靡不皈依慧遠曰釋迦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爲要務切味此言有契至理何則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脩十善則百人和睦傳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

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此明詔所謂坐致太平者是也謨之請制不謂全非但傷靈道俗本在無行僧尼然而情僞難分去取未易耳

林子曰天之廣大不以醜類而有所遺海之含弘不以非種而有所棄故儒術昌而僞學得以恣睢焉浮屠熾而奸僧得以肆志焉

十九年

^{壬午魏太}

魏主詰道壇受符籙

林子曰詰道壇受符籙馳志於死後之富貴亦甚惑矣以私心而慕至道真堪發一笑

林子全集

卷之四

本

十二月宋詔魯郡修孔子廟及學舍蠲墓側五戶課役以供灑掃

二十三年

^{丙戌魏太}

崔浩勸魏主盡誅沙門毀諸

佛像從之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子遺初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見有兵器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爲亂耳遂悉誅之

林子曰二氏者流每以假權逆謀悉皆儒流爲之豈其然哉然二氏之逆謀者少特權不在無以爲資耳至於風角張成之變沙門蓋吳之謀

而曰釋迦老子之罪也可乎。

二十七年庚寅魏太十一月魏主至魯郡。以太牢

祀孔子。

世祖孝武皇帝名駿文帝之子在位十有一年

孝建元年甲午

大明二年戊戌詔曇宗法師懺罪。帝因曰。朕何罪而

勞卿爲懺。宗曰。舜稱予違汝弼。禹曰。萬方有罪。在

予一人。陛下履道思冲。寧得獨異。帝大悅。

林子曰。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夫禱實發於心。而

林子全集

子

懺顧由於人哉。六祖曰。從前所有罪業。愚迷憍

誑嫉妬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此懺罪之義

也。後之學佛者失之矣。

太宗明帝名彧文帝之子在位七年

太始元年乙巳

三年。和周顒累遷直侍殿省。見帝慘酷。不敢顯諫。

輒誦罪福因緣之事。帝爲少沮。於鍾山西別立精

舍。休沐則歸之。終年蔬食。雖有妻子。而遠居山舍。

宰相王儉問曰。卿山中何所食。曰。赤米白菰。綠菜

紫蓼。蕭子顯戲問菜食何味。晁嘉曰。春初早韭。秋

末晚菰。其標致如是。

林子曰。明帝慘酷。爲之少沮。休沐山居。不廢政

事。稍得釋氏之大意矣。

七年辛亥帝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

巢尚之罷還。帝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

德。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

有。

林子全集

主

林子曰。梁武帝問於達磨曰。朕一生造寺度僧。

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對曰。陛下實無功德。

若宋主不過佞佛微福。與梁武帝等爾善哉。六

祖有言曰。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梁宋之主。

豈足以知此哉。近有一士者。親病篤。叩之醫生

曰。非得人肉難治。士者計無所出。偶夜有熟睡

者。輒剗其股。睡者驚起大怒。士者曰。不幸親病。

欲得此肉爲藥。奚以怒爲。此亦宋主之功德也。

泰豫元年壬子魏死魏顯宗好黃老浮屠之學。每

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心乃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宏

林子曰必其處世而有遺世之心居富貴而有薄富貴之志者斯為得之矣若魏顯宗豈其人哉

蒼梧王名昱明帝之子在位五年

元徽元年癸丑

順帝名準明帝第三子

昇平元年丁巳

齊

太祖高帝姓蕭名道成仕宋封齊王竟代宋在位四年

建元元年丁巳

四年戊戌帝幸莊嚴寺聽行遠法師講維摩經公卿畢集帝座稍遠不聞法音中書張緒勸遠遷座近帝遠不從俄頃帝自遷座近之

世祖武帝名順高帝之子在位十有一年

永明元年癸亥

二年甲子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范

鎮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鎮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子良無以為難

林子曰以因果而奉佛志則陋矣富貴貧賤都由天定若所謂因果者有因則有果為其事而有其功也豈特為去禍取福者言耶然作善降祥作惡降殃亦或足以為審去就而召吉凶者之明訓也

十年壬申魏太和十六年魏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祀堯於平陽舜於廣甯禹於要邑周公於洛陽皆命牧守執事其宣尼之廟祀於中書省改謚曰文聖尼父親行拜祭魏司徒尉元大鴻臚卿游明根累表請老魏主引見賜元玄冠素服明根委貌青紗單衣而遣之至是親養老於明堂以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魏主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乞言

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國老庶老於階下

祿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高宗明帝名鸞高帝兄
子在位五年

建武元年甲戌

東昏侯名寶卷明帝之
子在位二年

永元元年己卯

和皇帝名寶融明帝之
子在位一年

中興元年辛巳

梁

高祖武帝姓蕭名衍仕齊封梁王
受禪在位四十八年

天監元年壬午

四年乙酉帝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置國學而無
講授之實乃詔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招內後進
又選學生往雲門山從何胤受業命胤選經明行
修者以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

林子曰置國學而無講授之實則國學為觀容
之徒飾明講授而無心身之益則講授為口耳
之贅詞

須菩提尊者。在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歎。須菩提

曰。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云何讚歎。天曰。我是

梵天。敬重尊者善說般若。須菩提曰。我於般若未

嘗說一字。云何讚歎。天曰。如是尊者無說。我乃無

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若。

林子曰。無說無聞。一天機之相為感也。故授者

以天說。不以言受。受者以天聞。不以耳。可謂心相

契。而神相通矣。故曰天。若所謂天雨花者。道人

住處。而四時皆春。故也。

林子全集卷之四

十四年乙未魏延初魏肅宗作瑤光寺未就。是歲

胡太后又作永寧寺。皆極土木之美。為九層浮圖

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屠高九十丈。剎復高十丈

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

耳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

林子曰。上世崇佛。以心以性。後世崇佛。以廟以

塔。以太后之專朝。又且濁穢。落髮事佛。豈其本

心。

十六年丁酉四月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

以麴爲之。於是朝野諠譁。以朝廷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

林子曰。以奉佛而廢祭。與紂之昏棄厥肆祀者。同一罪戾也。

詔凡造寺。勅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爲扁。時人稱寺爲蕭寺。

林子曰。釋迦豈蕭氏佛耶。大抵以釋爲姓。與以蕭爲扁者。皆非也。殊不知心乃蕭氏之佛。以梁武之誕。自不足以知之矣。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四

主

十八年

已亥魏神龜二年

魏胡太后好事佛。民多絕戶爲沙門。高陽王友季瑒上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

不孝之大。無過絕嗣。豈得輕縱背禮之情。肆其何法之志。一身親老。棄家絕養。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靖。衆役仍煩。百姓之情。實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屋皆爲沙門矣。

林子曰。以釋迦言之。惟明心性之旨。謂之鬼教。

則非也。以學釋迦者言之。惟事妖昏之談。謂之鬼教。則是也。賦役既煩。出家自衆。劉元城曰。出家者紛然。非佛教之福。蓋言非規避之徒。卽是習懶之侶也。然學佛雖衆。或多庸流。而釋氏之旨。又未能頓悟。乃於男女之大欲。卽能斷而棄之。豈人之情哉。必不然矣。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故袈裟昌。而倫續滅。非釋迦之罪。學釋迦者之罪也。

異見王

外國之王

因問波羅提尊者。何者是佛。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四

主

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曰。今現作用。王曰。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卽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卽開悟。悔謝前非。

林子曰亦孟子所謂因情驗性之旨也。

普通七年西天三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大師至南海。達磨乃國王之第三子也。初名菩提多羅。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行化至南印度。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之。而歎其辨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廣。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廣。既而祖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廣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達磨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遂泛重溟。凡三周寒暑。造於南海。廣州刺史蕭昂表聞。帝遣使詔迎。十一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曰。朕自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達磨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達磨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達磨曰。淨智妙圓。體白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林子曰。釋氏有言曰。以財施者。凡。以法施者。聖。故用財布施。特以擴其乍見不忍人之心耳。若

以此便爲功德。陋亦甚矣。馬令南唐書曰。說因果。以爲法。飾土偶。以爲佛。將以斬福利耶。而妖孰甚焉。將以斬超脫耶。而愚孰大焉。

帝問達磨大師。如何是聖諦第一義。達磨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達磨曰。不識。帝不領悟。達磨知機不契。遂往少林寺。面壁九年。

林子曰。自迦葉微笑之後。而禪機之說遂興。大抵佛祖以心傳心。以神感神之微旨也。後世釋門者流。不知佛法之謂何。乃以誕妄不經之言。

以鼓世惑俗也。亦可怪矣。至於面壁。亦有妙義。蓋洗心退藏於密。以養其神。以復寂然之本體。猶面壁然。而物無見也。故曰。心如牆壁。可以入道。若謂之九年者。九陽數。乃得陽也。

魏主好遊。聘苑囿。不親侍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

林子曰。不郊祀。則非仁人。不廟享。則非孝子。不視朝。則非子民之君。三者無一有焉。乃欲以遊。騁之侈心。而邀未來之福報。可謂惑矣。

大通二年

戊申

二祖慧可問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

達磨曰。諸佛法印。非從人得。慧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慧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達磨曰。我與汝安心竟。

林子曰。不安心而心自安者。安心之妙義也。若必安心而後心安者。告子之執着也。

達磨初居少林寺。爲慧可說法。祇教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曾未契理。達磨祇遮其非。不爲說無念心體。慧可忽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三

曰。我已息諸緣。達磨曰。莫成斷滅去否。慧可曰。不成斷滅。達磨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無疑也。

林子曰。寂滅之旨。與斷滅不同。所謂寂滅者。心寂然而欲自滅。寂而常感。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是也。所謂斷滅者。斷滅此心。無所復用。六祖曰。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是也。

大通元年己酉九月癸巳。帝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持法衣。清淨行大捨。以便省爲房。素床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甲午升講堂法座。爲

四部大衆開涅槃經題。癸卯以錢一億萬。祈白三靈。奉贖皇帝菩薩。僧衆默許。乙巳百辟詣寺東門。奉表請還宮。

林子曰。後世以出離生死之言。遂有捨身事佛之說。殊不知出離生死之旨。蓋言不死者心。而以心爲大終。歸於盡者身。而以身爲輕也。

魏胡太后盡召肅宗後宮。皆令出家。太后亦自落髮。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三

林子曰。魏太后落髮。梁武帝捨身。蓋不知釋氏宗旨。而誕妄一至于此。至令天下後世耻言佛亦無足怪矣。然此豈特帝王之醜。亦非佛教之福也。

達磨欲返西竺。命門人等各言所得。時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達磨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更不再見。達磨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達磨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達磨曰。汝得

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大士。展轉授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林子曰。或問達磨西來。不立文字。而六祖亦曰。諸佛妙義。非關文字者何耶。林子曰。心性之太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四

聖

自有精深之易。雖卦爻之未畫。今亦可得而畫也。自有疏通之書。雖典謨之未陳。今亦可得而陳也。自有敦厚之詩。雖風雅之未詠。今亦可得而詠也。至于謹嚴之春秋。和序之禮樂。亦皆具于心性之內。則春秋今亦可得而筆削。禮樂今亦可得而興起也。若忘其心性之大。而惟索之之陳辭。故紙者惑矣。故守章句者迂儒也。誦佛經者鄙僧也。

五年_{癸丑}二月。帝幸同泰寺。講金剛經。設無遮大會。

自皇太子王侯已下百官。六百九十八人。義學僧等一千人。晝則同心聽受。夜則更述制儀。其餘僧尼道士女冠居士五衆。及外國使人三十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二人。又武衛宿直復數萬人。天監初。誌公自持麈尾扇。及鐵錫杖奉上。帝亦未喻其意。至是三十餘年。乃鳴錫升堂。執扇講說。抑有冥符。是講也。東儲啓請止許七日。諸僧鑽仰。欲罷不能。更延二七。而請益之。乃終於三七日。解講之晨。帝躬虔禮大衆咸囑。帝捨施錢銀絹物直一千九十六萬。皇太子奉寶經函布施。及六官所捨六百餘萬。時朝臣至於民庶。並各隨喜捨錢一千一百一十四萬。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四

聖

林子曰。達則大賚四海。窮則與爾鄉黨。皆布施之義也。以此爲福田利益。則非矣。

中大同元年_{丙寅}三月。帝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惠經。是夜同泰寺浮圖災。帝曰。此魔也。宜廣爲法事。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

林子曰。梁武帝乃盜篡者流。欲以建寺齊僧以

求福利竟困於侯景者亦釋氏所云報應之常也捨身一事豈其情哉至於贖錢百萬許請還官則武帝之情見矣。

太宗簡文皇帝名綱武帝之子在位二年

大寶元年庚午帝登重雲殿侯景與帝禮佛誓曰自

今君臣兩無猜貳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

林子曰豈意西方聖人之教乃爲奸雄之徒竊之以生亂哉侯景蓋有所挾而要盟也簡文帝林子全集卷之四能無從乎。

世祖孝元皇帝名繹武帝之子在位三年

承聖元年壬申

二年癸酉梁主簪好玄談九月於龍光殿講老子魏遣于謹宇文護楊忠將兵五萬人寇梁主帥衆會之因停講內外戒嚴王琛報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梁主聞疑之乃復開講一日百官戎服以聽。

敬帝名方智元帝之子在位二年

紹泰元年乙亥齊天保六年八月齊主以佛道二教不同

欲去其一集二家學者論難於前勅道士皆剃髮爲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

陳

高祖武帝姓陳名霸先仕梁封爲王竟代梁在位三年

永定元年丁丑

二年戊寅五月陳主捨身於大莊嚴寺。

世祖文帝名蒨始興王之子在位七年

天嘉元年庚辰二祖慧可自少林托化西歸博求法

嗣三祖僧粲率來投禮而問慧可曰弟子身纏風

林子全集卷之四

素

恙請和尚懺罪慧可曰將罪來與汝懺粲良久曰覓罪不可得慧可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

粲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慧可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佛法無二僧實亦然。

林子曰不懺罪而罪自懺者事心之功大也或問事心懺罪之旨林子曰心譬之日也罪譬之

靈也故心明而罪消日出而靈滅

臨海王名伯宗文帝之子在位二年

光大元年丁亥

高宗皇帝

名頊始興王之子在位十四年

大建元年

丁酉周建德六年

周武帝既滅齊據鄴都集僧道宣

廢教之旨法師慧遠出而對曰陛下既統臨大域

憲章三教而明詔曰真佛無像誠如綸音然耳目

蒼生賴經聞佛藉像表真若將廢之無以興善帝

曰虛空真佛咸自有之何假經像遠曰漢明以前

經像未至何故不知真佛帝無荅又曰若不藉經

三皇以前未有文字人何不知五常帝無荅又曰

若以泥塑無情事之無益國家七廟亦是敬順之

道詎可廢耶又詔旨遣僧反服以崇孝養遠曰立

身揚名以顯父母卽是孝行何必還家帝以遠抗

旨怒見辭色遠坦然無懼復曰陛下縱勢力毀大

教佛言幽冥之報不揀貴賤貧道切爲陛下惜之

帝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亦不辭地獄之苦遠曰陛

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趨阿鼻何

處有樂帝理屈但云僧等且還乃勅左右引退不

懌而罷齊境僧尼並令反服

林子曰嗟乎嗟乎慧遠其有三年之愛於其父

母乎否耶襲佛流之敝犯不孝之名釋迦之道

不著其蔽一至於此豈不惜哉或曰釋迦惡得

無罪林子曰木檟之歌短喪之請豈孔子之過

哉

周武帝惑於道士張賓等妖言惡黑衣之誡乃欲

廢佛存道因大集百僚命沙門道士辨其優劣道

士張賓預飾詭辭竟爲沙門智炫所屈帝怒勅賓

下座帝自升座言曰釋迦納妻耶輸氏多羅生子

羅喉羅此主不淨也又經律中許僧食三種淨肉

此教不淨也又曰僧道罪過好行淫泆佛在世時

徒衆不和遙相攻伐朕意將除之智炫曰僧衆造

罪乃言佛法可除猶如至尊享國嚴設科條而逆

子叛臣相繼而出豈可以子逆臣叛而遂空大寶

之位耶大寶之位固不可以臣子叛逆而空佛法

正傳豈得以僧尼犯罪而廢帝愕然智炫又曰陛

下廢佛存道猶如以庶代嫡

周武帝變色罷朝羣

臣衆僧皆爲炫懼炫曰就戮如歸有何可懼數日

下詔俱廢二教

林子曰。多羅猴羅。釋氏之有妻子也明矣。食三種肉。釋氏之不如素也審矣。華嚴合論曰。佛子。菩薩摩訶薩。在家宅中。與妻子俱。未嘗暫捨菩薩之心。以善方便。化已眷屬。令入菩薩智。令生熱解脫。雖與同止。心無所著。又曰。佛子。菩薩摩訶薩。不離慾界。入色界。無色界。無禪定解脫。及諸三昧。決疑論云。俗間之境。畏而離之。是二乘法。染而愛之。是凡夫法。維摩詰經云。有長者名維摩詰。久於佛道。心已純熟。決定大乘。諸有所作。能善思量。雖爲白衣。奉持沙門清淨律行。雖云居家。不著三界。亦有妻子。常修梵行。現有眷屬。常樂遠離。雖服寶飾。而以好相嚴身。雖復飲食。而以禪悅爲味。由此觀之。淨而不淨者。心不淨也。不淨而淨者。心淨也。後之學佛者。不求之心。而求之迹也。亦未矣。

長城公

名叔寶。高宗之子。在位七年。

至德元年癸卯

三年

乙巳隋開皇五年

隋主受菩薩戒。乃下詔曰。菩薩之

戒。以解脫爲先。戒行之本。以慈悲爲始。今因囹幽暗。有慟于懷。自流罪以下。悉令原放。

林子曰。漢文帝奉黃老而除肉刑。隋文帝事浮屠而釋流罪。吾恐黃老之清淨。浮屠之慈悲。似不如是也。

隋

高祖文皇帝

姓楊名堅。初封隋王。尋稱帝。在位二十四年。

仁壽三年

癸亥

王通奏太平十二策。通少有四方之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四

素

志。嘗受書於李育。學詩於夏璵。問禮於關子明。正樂於霍汲。考易於王仲華。至是西遊長安。帝召見。因奏太平十二策。不售而歸。教授河汾。受業者千餘人。嘗續詩書。脩元經。讚易道。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供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林子曰。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元經

可不作乎。又曰王道之駁久矣。禮樂可不正乎。大義之蕪甚矣。詩書可不續乎。又曰千載之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其自負之重也。如此。劉炫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文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文中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爲多學而識之耶。文中子之學。蓋知本矣。其曰人不里居。田不井授。終苟道也。蓋有志於復三代之治矣。

林子全集

卷之四

學

煬皇帝

名廣文帝之子
在位十有三年

大業元年

乙丑

二年

丙寅

有沙彌道信來禮三祖僧璨曰。願和尚慈

悲。乞與解脫法門。璨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璨曰。何

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

林子曰。外能不縛於慾。內能不縛於法。卽所謂

內外兩忘也。

四年

戊辰

始平令楊宏率道士名儒入智藏寺。命法

師慧淨與道士余永通論義。淨問老子云。有物混

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曰道。且道體一。故混耶。體異故混耶。若體一故混。則正混之時。已自成。一則一非道生矣。若體異故混。且未混之時。已自成。二則二非一起矣。通茫然不知所對。

林子曰。旣曰混成。又安有物。老子特借物字以強名之。且混成者。混然之義。非混二爲一之謂也。然所謂先天地生者。混然無氣而生氣也。氣焉旣生。卽名爲一。惟一故二。則兩儀分而天地闢矣。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且天地以一而神以兩而化。孟子所謂所過者化。由於所存者神也。人惟能得神化之機。卽與天地相似。則參兩之道在我矣。人惟能得混成之始。卽是先天地生。則斡旋之道在我矣。

林子全集

卷之四

學

五年_巳。先是大業初下令。僧道有所啓請。先須致敬。然後盡禮。此令僧竟不奉行。勅云。條式久行。因何不拜。道流聞命。卽拜。沙門明瞻以僧據佛戒。不合禮俗。帝曰。宋武之時。僧何致拜。瞻曰。宋武狂昧。而不拜。便有嚴誅。陛下有道而不拜。不懼顯戮。後

帝至西郊。顧謂蘇威曰。朕謂京師無僧。作南郊中有人焉。

恭帝

名倩文帝之孫在位二年

義寧九年

丁丑

會編卷之四終

林二全集

會編卷之四

四

林子全集

門人林兆誥選摘

呂維重閱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五

唐

高祖皇帝

姓李名淵受周恭帝禪國號大唐在位九年

武德元年

戊寅

四年

辛巳

秦王世民以海內寢平乃開館於宮西延

四方文學之士以杜如晦等十八人爲文學館學

士

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

文籍或夜分乃寢乃圖像爲贊號十八學士士大

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

林子曰季札之高風子臧之峻節載之文籍可

考也當時曾講明之否耶

七年

甲申

帝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詔王公子

弟各就學

九年

丙戌

太史傅奕上疏請除佛法宰相蕭瑀廷斥

奕曰佛聖人也奕爲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真嚴

子 92-277

刑矣。曰：瑀不生於空桑，乃尊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合掌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

林子曰：傳奕蕭瑀，其不識佛均也。傳奕雖不識佛，其所論疏皆切釋流之病。蕭瑀不明心性之旨，而合掌地獄之談，不過欲以報應杳幻之機，以恐惕之鄙陋甚矣。大抵一念之善，清靈超拔，則方寸之內，卽天堂也；一念之惡，妖厲幽昏，則方寸之內，卽地獄也。

一 太宗皇帝

名世民，高祖之子，在位二十三年。

貞觀元年

丁亥

京兆人孫思邈，七歲就學，日誦千言。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耳。及長，好談莊老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多艱，隱於太白山。貞觀初，盧照隣嘗就見之，問以人事，奈何。思邈對曰：心之爲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欲大。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利疚。方之

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故其文學也，穎出；其道術也，不可勝紀。

五年

辛卯

春正月，詔僧道致拜父母。

林子曰：此萬古不易之常道也。非孝無親，悖亂常道，如地獄之說，果有是事，則地獄之入，必此其首惡也。

法融在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四祖道信入

山訪之，融乃稽首請說真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

歸方寸。

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

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

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

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

十五年^辛帝幸宏福寺。自製疏文。自稱皇帝菩薩戒弟子。顧謂大道德懿曰。老子是朕先宗。故令各位在釋迦之上。朕非不好佛也。欲以重有生之大本耳。

林子曰。釋迦遜太子之位。太宗刃同氣之親。所謂菩薩戒者。果能蹈之否耶。若自稱皇帝弟子。不過欲佞佛以徼福爾。至于祖老子以自侈其宗。則又無稽拂經之甚矣。

胡隱遙學道居焦山。帝召入內殿。問攝生之道。對

林子全集

卷之五

四

曰。臣所修者。匹夫之志。功不及物。帝王修道。一言之利。萬國蒙福。得道之效。尤爲神速。臣區區之學。非九重萬乘之所修也。後固請歸山。

高宗皇帝

名治。太宗之子。在位三十四年。

永徽元年

庚戌

顯慶二年^{丁巳}初。天竺方士娑婆寐。自言有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發使詣婆羅門諸國采藥。藥竟不就。乃放還。帝卽位。復詣長安。帝復遣歸。顧謂宰相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卒無所成。

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對曰。此人再來。容髮衰白。已改於前。何能長生。

林子曰。不死者心。不壞者性。若云身能不死。容亦不壞者。乃方士之誕也。

三年^{戊午}六月。召僧道七人入內。帝幸百福殿。時道士李榮開六洞義。擬佛六通。釋慧立昇論席曰。夫洞者。豈不於物通達無擁義耶。答云。是。難曰。若使於物無擁。未知老君得洞否。答曰。老君上聖。何得非洞。慧立曰。若老君於物通洞者。何故云天下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何患也。據此。則老子於身尚礙。何能洞於萬物。榮茫然無對。

林子曰。爲吾有身者。謂自有其身。而以心性爲輕也。及吾無身者。謂不自有其身。而以心性爲重也。心經云。乃至無老死。其不自有其身之謂歟。余嘗觀裴子野高僧傳曰。晉惠帝時。沙門帛遠。與祭酒王浮共爭邪正。浮屢屈。乃托西域傳。爲化胡經。以證佛法。時無知者。隱子論曰。魏道士姜斌等撰太上開天經。盛言化胡之事。太宗

僧史會要曰。隋大臣楊公素。嘗遊嵩山。見畫指問道士曰。此何像。對曰。老子化胡成佛圖。楊公曰。何不化胡成道。而成佛耶。道士不能答。此三書不必深論。要皆惟相讎駁。誹訾。乃後世三氏之常態。各標門以自尊也。

七年^{戊壬}二月。制令道士女冠僧尼等衆。致拜君皇后太子。及其父母。又恐爽怙情。下有司議奏。大莊嚴寺僧威秀上表。以荷國重恩。優以方外之禮。脩齊念佛。得弘出俗之心。今遽伸拜跪之儀。而釋氏林子全集^{卷之五}本之教安在。若遵奉從俗之詔。而俯仰之際。實慙時大司伯開國侯劉祥道等議。皆以依舊爲允。帝乃下詔曰。朕商確羣議。沉研幽蹟。然箕穎之風。高尚其事。遐想前代。固亦有之。自今後不必跪拜。依舊施行。

咸亨三年^{壬申}五祖弘忍。說法於蘄州黃梅東禪寺。有惠能者。范陽人也。少孤。移居南海。值家貧乏。於市賣柴。見一客誦經。惠能一聞經語。心卽開悟。蒙客取銀十兩。令充其母衣糧。教往黃梅。參禮五祖。

惠能安置母畢。卽便辭違。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爲六代祖。有神秀上座。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惠能聞之。亦便知此偈。未見本性。自作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深器之。爲之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

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啓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本。性謂惠能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卽名丈夫。天人師佛。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云汝爲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令斷絕。祖復言曰。昔達磨大師。初來此土。人未知信。故傳此衣。以爲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

自解。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衣爲爭端止汝勿傳。六祖壇經有曰。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莫聞吾說空。便即着空。第一莫着空。

又曰。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

林子曰。古人道。盡大地是箇法王身。蓋宇宙內。無非是氣之充塞。無非是氣之充塞。則無非法身之妙用也。

又曰。凡夫卽佛。煩惱卽菩提。前念迷卽凡夫。後念悟卽佛。前念着境卽煩惱。後念離境卽菩提。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五

八

又曰。故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

又曰。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恒安樂。又曰。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

又曰。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

卽是自性西方。

又曰。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卽慧之時。定在慧。卽定之時。慧在定。

又曰。常應諸相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

又曰。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如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

又曰。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離念。又曰。心念不起。名爲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爲禪。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五

九

又曰。何名禪定。外離相爲禪。內不亂爲定。外若着相。內心卽亂。外若離相。心卽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爲見境。思境卽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

又曰。云何名懺。云何名悔。懺者懺其前愆。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妒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是名爲懺。悔者悔其後過。從今已後。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妒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永不復作。是名爲悔。故稱懺悔。凡夫愚迷。只知懺其前愆。不

知悔其後過以不悔故前德不滅後過又生前德既不滅後過復又生何名懺悔

又曰一大事者佛之知見也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佛

又曰恁麼道且不是惠能度善知識心中衆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衆生各須自性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五

十

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爲真度

上元元年甲戌武后以國家聖緒出玄元皇帝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令明經舉人策試

中宗皇帝

名顯高宗之子即位後廢居房州十四年還居東宮七年復位五年

附則天順聖皇后

姓武氏名曌位二十一年

嗣聖元年甲申六祖惠能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因二僧論風旛義一曰風動一曰旛動議論不已六祖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印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請傳來衣鉢出示大

衆宗復問曰黃梅付囑何如指授六祖曰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六祖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六祖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爲不二二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印宗聞說甚喜遂師事之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五

十一

十五年戊戌天后欲造大像用工凡數百萬令天下僧尼每人出一錢以助其工狄仁傑上疏諫云臣聞爲政必先人事陛下於羣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親相生善非爲塔廟必欲崇奢今之伽藍制過官闕窮奢極侈繪畫盡工寶皮殫於綴飾環琳竭於輪奐游僧一說矯陳禍福皆托佛法誑誤生人里陌動有寶坊闐闐亦立精舍化誘所給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勅逃亡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

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剝剝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以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煩。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此時興役。力所不堪。雖斂僧錢。百未支一。臣今思惟兼採衆議。咸以爲如來設教。以慈悲爲主。下濟羣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今僱作。皆以利趨。既失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五

十一

田時。自然棄本。況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不納。

林子曰。後世但知莊嚴梵宇。而不知莊嚴淨土。但知莊嚴佛像。而不知莊嚴法身。惑之甚也。若狄梁公之疏。可謂切中奉佛者之病矣。

十八年

辛丑天后
長安元年

四月天后復詔天下僧尼。作大

像於白馬坡。令春官尚書武攸寧檢校。靡費巨億。天官侍郎李嶠上疏略曰。天下編戶。貧弱者衆。造佛像錢。現有一十七萬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十。濟

得一十七萬戶。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生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現在果報。

林子曰。後世佞佛微福者。能辨未來因緣。現有果報之旨。亦必不窮民之力。竭民之財矣。

神龍元年。帝遣內侍薛簡。持詔迎請六祖。速赴上京。六祖上表辭疾。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何如。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五

十一

也。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暗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况煩惱。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煩惱卽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鹿等機。大智上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

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

卷十全集

會編卷之五

十

僧志誠。初參神秀。後往曹溪質疑。六祖曰。汝師若爲示衆。志誠曰。嘗指誨大衆。令住心觀靜。長坐不臥。六祖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元是臭骨頭。何爲立功課。

林子曰。六祖壇經曰。心念不起。名爲坐。後人不識坐字。而以爲行坐之坐。不亦謬乎。考釋氏典有行禪之說。余醒心集亦有臥禪之旨。要之心念不起。而行臥之間。亦是坐也。

六祖謂誠曰。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誠曰。秀大師說諸惡莫作。名爲戒。諸善奉行。名爲慧。自淨其意。名爲定。彼說如此。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六祖曰。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吾所說法。不離自性。聽吾偈曰。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不增不減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誠聞偈悔謝。乃呈一偈。五蘊幻身。幻何究竟。迴趣真如。法還不淨。六祖然之。

卷十全集

會編卷之五

五

永嘉僧玄覺。來參六祖。遶師三匝。振錫而立。六祖曰。大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六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卽無生。了本無速。六祖曰。如是如是。玄覺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六祖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乎。六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六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六祖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

僧法海初參六祖。問曰。卽心卽佛。願垂指諭。六祖曰。前念不生卽心。後念不滅卽佛。成一切相卽心。離一切相卽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卽心名慧。卽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云。卽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

僧法達。七歲出家。常誦法華經。來禮六祖。曰。經說三車。羊鹿之車。與白牛之車。如何區別。願垂開示。

六祖曰。

惟一佛乘。

無有餘乘。

若二若三。乃至無數。

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是法皆爲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爲昔時故。一乘是實。爲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達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讚曰。經誦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內。元

是法中王。六祖曰。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

僧智通。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六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萬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卽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卽名四智菩提。

僧智常。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禮六祖。六祖問曰。汝從何來。欲求何事。曰。學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遠

來投禮。

大通嘗曰。

汝見虛空否。

對曰。見。

彼曰。汝見

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卽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開示。六祖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

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無端起。知見着。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在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僧志道請益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十載。有餘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六祖曰。汝何處未明。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於此疑惑。六祖曰。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斷。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以示涅槃真樂。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

僧行思聞曹溪法席盛化。徑來參禮。遂問曰。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六祖曰。汝曾作什麼來。曰。聖諦亦不爲。六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

之有。六祖深器之。令思首衆。一日六祖謂曰。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思旣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紹化。

僧懷讓初謁嵩山安國師。安發之曹溪參扣。讓至禮拜。六祖曰。甚處來。曰。嵩山。六祖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卽不中。六祖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卽不無。汚染卽不得。六祖曰。只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讓豁然契會。遂執持左右。一十五載。日臻玄奧。後往南嶽大闡禪宗。

僧志徹。遠來禮覲。曰。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爲解說。六祖曰。無常者。卽佛性也。有常者。卽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六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卽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偏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無常義。

僧智隍。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庵居長坐。積二十年。六祖弟子玄策。至河朔。聞隍名。造庵問云。汝在此作什麼。隍曰。入定。策云。汝云入定。爲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卽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卽非大定。隍無對。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云。我師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爲禪定。策云。我師所說。妙湛

林氏全集

卷之五

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是說。來謁六祖。具述前緣。六祖憫其遠來。遂垂開決。隍於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後歸河北。開化四衆。西域崛多三藏。於六祖惠能言下大悟。後遊五臺。見一僧結庵靜坐。三藏問曰。孤坐何爲。曰。觀靜。三藏曰。觀者何人。靜是何物。其僧作禮問曰。此理如何。三藏曰。汝何不自觀自靜。彼僧茫然。三藏曰。汝

出誰門耶。曰。秀禪師。三藏曰。我西域異道。最下種者。不墮此見。兀然空坐。於道何益。

一日六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六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個知解宗徒。六祖滅後。會入京洛。大弘曹溪頓教。著顯宗記。盛行於世。是謂荷澤禪師。

睿宗皇帝

名旦。中宗之弟。在位二年。

林氏全集

卷之五

景雲元年。庚戌。夏四月。帝中宗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帝笑。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二年。辛亥。帝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安肯勞心以學數術乎。帝曰。理身無爲。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帝嘆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帝許之。

林子曰。司馬承禎之學。本之天隱子。天隱子曰。宅神於內。遺照於外。自然異於俗人。則謂之神仙。故神仙亦人也。在於修我靈氣。勿爲世俗所淪污。遂我自然。勿爲邪見所凝滯。又曰。本一性而言。謂之真如。又曰。生乎易中。死乎易中。動因萬物。靜因萬物。

會編卷之五終

林子全集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六

唐

玄宗皇帝

名隆基。睿宗之子。在位四十四年。

開元元年

祭丑

二年

甲寅

姚崇上疏曰。佛不在外求。求之於心。佛圖

澄最賢。無益於全趙。羅什多藝。不救於亡秦。何充

符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發慈悲。行

事利益。蒼生安樂。卽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使壞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六

十

正法。帝從之。令有司沙汰天下僧尼。以僞妄還俗者一萬二千餘人。

林子曰。漢武帝不知卽心卽道。而入海求藥。唐

明皇不知卽心卽佛。而造宇徼福。文中子曰。虛

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

亡。非釋迦之罪也。然京師之廣。爲釋氏之道場

也大矣。官殿之美。爲道家之蓬島也。華矣。九重

之上。爲老子釋迦之尊也。至矣。百官之富。爲道

儒釋侶之衆也。文矣。况發慈悲。卽是佛子。但能

逍遙卽是神僊。清心寡慾。身其康疆。卽是福田。樂樂利利。沒世不忘。卽是長生。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成道作佛也。

九年^{辛酉}太史上言麟德曆侵疎。日食屢不效。帝詔一行禪師。更造新曆。奉詔推數立術以應之。撰開元太衍曆。一行於癸亥十月制黃道儀成。帝自爲之銘。詔安武成殿。以示百官。其儀準圓天之象。具列宿赤道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一周。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東行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六

三

一周。日西行一度。月行十三度。以木櫃爲地平。令儀半在地下。晦明朔望有準。立木二於地平。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一前置鐘以候辰。至一辰則自撞之。皆略施輪軸。交錯相持。稱其爲神功。邢和璞謂太史令尹愔曰。一行禪師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太初曆記云。後八百年當差一日。必有聖人以糾正之。今年期差滿。而行師造大衍以糾數家之謬。則洛下閎之言不誣矣。愔亦以爲然。

林子曰。唐室之曆。定於一行。國朝之樂。成於冷謙。孰謂二氏之教。而不用於時哉。昔者軒轅爲五帝之宗。文帝統漢家之緒。老彭爲大夫。伯陽爲柱史。甯封爲陶正。方回爲閭士。呂望爲太師。仇生仕於殷。馬丹宦於晉。范公霸越。而浮海。琴高執笏於宋。康常生降志於執鞭。莊生藏器於小吏。是帝玉卿相。慕道以成僊者。難以勝紀也。裴相國之禮希運。韓昌黎之禮大顛。李刺史之禮藥山。范文正之禮古塔主。李文和之禮石門。楊翰林之禮廣惠璉。張無盡之禮雪峰悅。于相國之見紫玉。陳尚書之見睦州陸大夫之見投子。是王公大夫。參禪以作佛者。難以勝紀也。抱朴子曰。內寶養生之道。外則和光於世。治身而身長久。治國而國太平。圭堂居士曰。諸佛以利生濟物爲幸。謀國利民所濟大矣。一政可以仁天下。一令可以澤四海。較之隱居山林。區區飼一雀。活一鱗。仁者間矣。

十三年^{乙丑}李含光篤好道學。雖處暗室。如對君父。

帝召問理化對曰道德經者君王師也昔漢文行之躋民於仁壽之域若求生徇欲不亦難乎帝甚嘉之

二十五年_丑丁春正月置玄學博士每歲依明經舉二十七年_卯八月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南向坐被王者之服追贈弟子皆爲公侯伯

林子曰文宣謚而祿山作亂戎服講而素衣出降犧牲麪而侯景逆謀豈三教之聖人非耶由道之非其道也

林子全集

四

五月制天下僧尼並令祠部給牒僧尼之給牒自

開元始

天寶十四載_{乙未}平原太守顏真卿知祿山且反因

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

之及祿山反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

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帝始聞祿山反

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

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

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

應者

林子曰歐陽永叔謂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不免惑於神仙之說豈知忠義之節不從學道中來耶蓋學道之士以心爲重而以身爲輕故能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也真卿嘗語人曰吾早遇道士陶八八授刀圭碧霞丹至今不衰又曰七十有厄卽吉他日待我於羅浮山亦異事也附錄之

張順少事母孝嘗曰不孝不忠而學道求仙是猶

林子全集

五

舍舟楫而涉大川也仕爲縣尉後竟棄官去

肅宗皇帝

名亨玄宗之子在位七年

至德先載_{甲申}李泌幼以才敏著聞初帝爲太子時

與泌爲布衣交嘗謂先生後隱居潁陽帝自馬嵬

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帝大喜出則連轡寢

則對榻如爲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

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帝欲以泌爲右相泌固

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

帝乃止

帝與李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帝聞之以告泌。曰。艱艱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帝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帝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

乾元元年戊戌。勅五岳各建寺。選釋門耆德居之。仍賜白衣。能誦經五百紙者爲僧。或納錢一百緡。請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六

六

牒剃度。亦賜明經出身。關輔諸州。納錢度僧者萬餘人。進納自此而始。

代宗皇帝

名豫。肅宗之子。在位一十七年。

廣德元年

癸卯

永泰元年乙巳。元載杜鴻漸王縉三人爲相。皆好佛。縉尤甚。與鴻漸造寺無窮。上嘗問以佛言報應。因果爲有無。縉等奏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不能爲害。所以祿山思明毒流方煽。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稱兵內

侮。出門病死。回紇吐蕃大舉深入。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于是禁中立內道場。常引沙門百餘。饌供珍滋。有冠至。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退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爲國公。出入禁闥。勢輕權貴。京師良田美利多歸僧寺。

林子曰。信如是也。則西方之佛。勝於三軍之帥矣。不能造福以安民。顧乃頌經以去寇。豈不惑哉。故何充符融之敗滅。齊襄梁武之災殃。實非奉佛之禍也。祿山被刺而流血。吐蕃不戰而退。兵亦非奉佛之福也。要之禍福在我。不由於佛。佛之妙義。實生於心。外心求佛。則報應之說斯興矣。

德宗皇帝

名適。代宗之子。在位二十六年。

建中元年

庚申

帝初卽位。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賊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賊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

倚仗矣

四年^{癸亥}初帝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名。及卽位。召爲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贄以帝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贄論諫數百篇。皆切時病。可爲世法。

貞元四年^{戊辰}帝從容與李泌論卽位以來宰相曰。

盧杞忠清。疆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

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奸邪。此乃杞之所

蘇子全集

八

以爲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曰。

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

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

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

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所以亡矣。

順宗皇帝

名誦。德宗之子。在位一年。

永貞元年

乙酉

憲宗皇帝

名純。順宗之子。在位十有五年。

元和元年

丙戌

十一年^{丙申}江州刺史李澈問歸宗智常禪師曰。敎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澈卽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智常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澈曰。然。智常曰。摩頂放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澈俛首而已。

林子曰。釋氏所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大。邵康節收天下春歸之肺腑者是也。所謂山河大地。

皆吾法身之妙用。孟子塞乎天地之間者是也。

帝晚節好神僊。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因

蘇子全集

卷

皇甫鍊薦山人柳泌。能合長生藥。詔泌居興唐觀。

鍊藥。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

帝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以爲人主喜方

士。未有以使之臨民者。帝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

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群臣莫敢言。

十三年^{戊戌}

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

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

之。十二月帝遣中使帥僧衆迎之。

十四年^{己亥}

春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師。帝留禁中。

二月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拜捨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燃香臂頂供養者。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以爲佛者。夷狄之一法爾。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爲寺家奴。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可更惜身命。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令入官禁。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大怒。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六

十一

貶愈爲潮州刺史。

林子曰。不知卽心卽佛之旨。雖羅什之於秦。佛圖澄之於趙。實誌公之於梁。猶無益於身心之學。存亡之數也。况佛之指骨。其無益於歲豐人安也明矣。退之一表。古今稱快。但退之不識佛而盛言佛之惡。則非也。後謫刺潮陽時。三啓大顛帖。縣奉迎者數矣。其意又何爲也。豈乃今始知佛教之是。而悔昔日之言之非耶。余嘗謂退之雖聰明人傑。文士者流。其所以發之詞章者。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六

十一

特一時率爾之言。而是非相左者。何限也。故其論孟子也。則曰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其序墨子也。則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又嘗以孔墨並言之。則曰孔席不煖。墨突不黔。何其言之先後不相比類。其大顛所謂其守易改與。周濂溪嘗有詩曰。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釋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歐陽永叔讀退之別傳而序之。謂大顛非常僧也。若別傳非深達先王之

法言者莫能爲也。退之復生。不能自改。免觀灊溪之詩。永叔之序。則退之之學。可槩見矣。然退之之學。寔爲謬戾者。以不知性善之旨。而有三品之說焉。

愈嘗作原道篇有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林子曰。此孟子七篇卒章之旨也。夫聖人之所以曠萬世以嗣續道統之傳者。非他也。一神之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六

三

相爲感也。譬之一雌一雄。而以形交者。人咸習于所見。以爲常也。至于鶴。則雄鳴風上。雌鳴風下。而卵生者。以神而交也。然猶一雌一雄。亦未足以爲異也。若水鳥之屬。鴨也。一雄而衆雌。以水而交。特一雄耳。而衆雌之雛。咸得陽以生。不亦異乎。然猶其匹類也。嘗觀玉兔則望月而生。孔雀則聞雷而孕。不惟非其匹類。而上天下地。又且如是之絕遠矣。然玉兔於月。猶得而望之。孔雀於雷。猶得而聞之。而孟子則曰。由堯舜至

於湯。則聞而知之。其亦以神之所爲乎。故神之所在。無方無體。無形交。無形不交。無一雌一雄。無上天下地。無前乎千百世之既往。無後乎千百世之方來。吾於是知以心感心。以神傳神者。聖教之大也。若口得而言之。耳得而聞之。而曰聖人之至德要道盡在於是。終歸於聞見之小矣。故曰。予欲無言。

愈貶潮州。遇釋氏大顛。三上書求教。大顛不赴。忽一日。自往詣之。愈曰。三請不來。爲甚麼。不招而來。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六

三

大顛曰。三請不來。爲侍郎。不請自來。爲佛光。顛嘗註心經有曰。還識這箇。麼。大虛雖廣。不能包其體。日月雖明。不能喻其光。達磨云。寬則遍法界。窄也不容針。

又曰。廓然無我。自然到家。

又曰。到這裏。方知佛法平等。無有高下。會歸一體。無佛可做。無衆生可度。

又曰。屋舍倒塌。利子常存。所以道皮膚脫落盡。惟有一真實。又道大千俱壞。這箇不壞。

又曰。有色有空。墮落二見。不見空色。不被物縛。

又曰。動念卽乖。安排卽錯。

又曰。眼是色。不能見。只是真空能見耳。是色不能聞。只是真空能聞。

十五年庚子春正月。帝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

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

林子曰。余要旨書謂心屬火而色丹。丹之義也。

故謂丹之能長生。卽言心之能不死也。憲宗竟以服丹多怒而死於非命。可謂愚矣。

林子全集會編卷之六

穆宗皇帝名桓憲宗之子在位四年

長慶元年辛丑

四年甲辰春初。柳泌等旣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

帝餌其金石之藥。有處士張皋者。上疏曰。神慮澹

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

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

平。借使有疾。用藥尤須重慎。况無疾乎。庶人尚爾

况天子乎。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

詳言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帝善其言。而求之不

已。旣而疾作。命太子監國。帝崩。

敬宗皇帝名湛穆宗之子在位二年

寶曆元年乙巳

文宗皇帝名涵穆宗之子在位十四年

太和元年丁未

武宗皇帝名炎穆宗之子在位六年

會昌元年辛酉呂洞賓。岳兩舉進士不第。因於長安

道擬遊華山。酒肆憇息。俄有一人長髯碧眼。自西

而來。亦憇此肆。遂與共炊。髯者親爨。洞賓因就日

林子全集會編卷之六

負暄。不覺睡着。夢舉進士。登科第。歷任顯官。奏對

稱旨。遂除翰林。入臺閣。擢侍從。俄拜執政。居朝三

十餘年。偶上殿。應對差誤。被罪謫官。南遷江表。路

值風雪。僕馬俱瘁。一身無聊。方自嘆息。忽然夢覺。

髯者飯猶未熟。條然笑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

胥洞。賓驚曰。公安知我有夢耶。髯者曰。公適來之

夢。富貴不足喜。貧賤不足憂。大抵窮通榮辱。壽夭

得喪。往古來今。皆如一夢。洞賓大悟。因拜曰。公真

異人也。敢問貴姓。居何邦。髯者曰。吾乃天下都散

漢鍾離權也居終南山公若省悟可從吾去于是師事之遂得道

林子曰夢一也但蝴蝶之夢莊周遊方之外而周公之夢孔子遊方之內也

施肩吾師事呂洞賓傳受後隱西山常授其徒李文英十六字曰一靈妙有法界圓通離種種邊九執厥中世罕知之

林子曰易曰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度人經曰中理五氣混合百神譚

林子全集

卷之六

真人曰瀝氣之門元神之囊呂純陽曰窮取生

身受炁初張平叔曰勸君窮取生身處白玉蟾謂之念頭動處陳冲素謂之元氣之所由生真

息之所由起此意到處便見造化此息起處便是玄關人一身天地之正中正此處也天地循

環乾坤反覆亦不離此一息况所謂沐浴溫養進退抽添自然密合天機潛符造化而不容吾

力焉故曰火雖有候不須時此子機關我自知無子午卯酉之法無晦明弦朔之節無冬至夏

至之分無陽火陰符之別無十二時中只有一

時之說無三百日內在半日之訣亦不在橫簇年月日時之說由是觀之則道家之道豈不易

知豈不簡能後世道流不識易知簡能之妙妄意揣度以何者為沐浴溫養進退抽添何者為

子午卯酉弦望晦朔冬至夏至陽火陰符起種種心生分別見辨析愈明去道愈遠豈老子所謂無為之旨自然之妙哉玉溪子曰以正心誠

意為中心柱子斯言得之矣

林子全集

卷之七

六年丙寅帝受三洞法籙

宣宗皇帝名忱憲宗之子在位十三年

人中元年丁卯

八年甲戌終南山有一僧住庵習定一日僧失伽梨乃遍尋覓則一獼猴披在巖間宴坐又見羣猴皆

習定間有坐脫者今有五猴塔帝聞其事有偈贊云嗟汝獼猴能入定心猿不動幾千春罷攀紅樹

三冬果休弄碧潭孤月輪雙眼已隨青嶂合兩眉猶對百花顰自從坐脫終南後悟了浮生多少人

林子曰心本靜也。而世人謂之心猿者何也。蓋心之憧憧往來如猿猴之性輕狂不定故也。後世不識寓言之微而謂獼猴能習定也惑矣。

九年^{乙亥}帝好神僊迎道士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集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遐福何處求長生留數月求還山乃遣之。

十二年^{庚寅}帝餌方士藥已覺燥渴。

十三年^{己卯}帝餌道士藥疽發於背八月崩。

林子曰憲宗既為丹所誤而穆宗襲為之穆宗

林子全集

太

死而宣宗復襲為之不懲其覆轍可見之迹而信其誕妄無稽之言則愚之甚也。

懿宗皇帝

名僊宣宗之子在位十有四年

咸通元年

庚辰

三年^{壬午}帝奉佛太過怠於政事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侍郎蕭倣疏諫帝不能從。

九年^{戊子}或問儒釋道三教同異於釋慧海海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是一性上起

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

釋景岑居青原山嘗曰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

林子曰蛤蜊世界具足法身或者以為若是其小與曰未也獨不曰須彌最大納於芥子乎林

子曰山河大地皆吾妙用或者以為若是其大與曰未也獨不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乎要皆

林子全集

左

取喻之詞中庸語大語小之義也讀者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僖宗皇帝

名儼懿宗之子在位十有五年

乾符元年

甲午

昭宗皇帝

名曄懿宗之子在位十有六年

龍紀元年

己酉

昭宣皇帝

名祝昭宗之子在位三年

元年

乙丑

後梁

太祖皇帝

姓朱名溫仕唐賜名全志封梁王竟移唐祚在位六年

開平元年

丁卯

劉玄英以明經擢第仕燕王劉守光為相素喜性命之學一日忽有道人來謁玄英乃邀坐堂上待以賓禮問其世族名字俱不對但自稱正陽子玄英順風請益道人為演清靜無為之宗金液還丹之要既竟累卵若浮屠狀玄英驚異之嘆曰危哉道人曰人居榮祿之場履憂患之地其危有甚于此者玄英大悟遂解印綬而去有詩云拋離火宅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六

子

三千指屏去門兵十萬家紀當時之實也

末帝

名友真太祖之子在位十有一年

元年

癸酉

堯峰顥暹禪師聞雷聲示眾曰還聞雷聲麼還知起處麼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若也不知所以古人道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不如喫茶去
林子曰昔者邵堯夫問於程伊川曰雷起甚處蓋欲示之以根本之學一陽之義也伊川不悟而曰起處起惜哉

後唐

莊宗皇帝

姓朱名存勗先世仕唐賜姓李氏存勗襲父克用于職因滅梁在位三年

同光元年

癸未

明宗皇帝

名嗣源克用養子莊宗遇弒諸將立之在位八年

天成元年

丙戌

譚景升好黃老嘗作化書授南唐宋齊丘曰是書之化其化無窮願子序之流於後世於是杖屨而去齊丘奪為已有而序之人傳景升人水不濡人火不灼隱化青城山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六

主

林子曰不濡不灼蓋指神而言也既謂之神則無形矣無形則水安能濡而火安能灼耶他如儒之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道之所謂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釋氏所謂論覆則四生普蓋論載則六道俱承論聖則眾聖中王論神則六通自在亦皆指神而言也若言形則塊焉小爾又安能變化無方隱顯莫測耶

化書略曰道之委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

又曰。當空團塊。見塊而不見空。粉塊求空。見空而不見塊。

又曰。虛無所不至。神無所不通。氣無所不同。形無所不類。孰爲彼。孰爲我。孰爲有識。孰爲無識。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

又曰。稚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爲

像所侮。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六 壬

又曰。語不靈而聲靈。覺不靈而夢靈。

又曰。牝牡之道。龜龜相顧。神交也。鶴鶴相唳。氣交也。蓋由情愛相接。所以神氣可交也。是故大人。大其道以合天地。廓其心以符至真。融其氣以生萬物。和其神以接兆民。我心熙熙。民心怡怡。心怡怡。今不知其所思。形惚惚。今不知其所爲。若一氣之和合。若一神之混同。若一聲之哀樂。若一形之窮通。安用旌旗。安用金鼓。安用賞罰。安用行伍。斯可

以將天下之兵。滅天下之敵。是謂神交之道也。

又曰。耳非聽聲也。而聲自投之。谷非應響也。而響自滿之。聲導氣。氣導神。神導虛。虛合神。神合氣。氣合聲。相導相合。雖秋蚊之翺翺。蒼蠅之營營。無所不至也。

又曰。得顯氣之門。所以收其根。知元神之囊。所以緝其光。若蚌內守。若石中藏。所以爲珠玉之房。

又曰。夫螭螭之垂孕。螭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混其氣。和其神。隨物大小。俱得其真。蠢動無定情。萬物無定形。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六 壬

又曰。陰陽相搏。不根而生。芝菌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螭螭。

又曰。心同幽冥。則物無不受。神同虛無。則事無不知。

又曰。水易動而自清。民易變而自平。其道也在。不逆萬物之情。

閔帝 名從厚 在丁半年

應順元年 甲午

廢帝

名從珂。姓王氏。明宗養子。初封路王。廢閔帝而自立。在位二年。

清泰元年

甲午

後晉

高祖皇帝

姓石名敬瑭。唐明宗之壻。初與路王有隙。乃借契丹兵。滅唐。在位七年。

年

天福元年

丙申

四年

已亥。張薦明少以儒學遊河朔。後爲道士。通莊

老之說。上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

妙萬物而爲言。總兩儀而稱德。得其極者。尸居汪

孺子全集

會編卷之六

孟

席之間。可以治天下。上大其言。延入內殿。忽一日。

聞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聲十二

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一者萬事之本也。能

守一。則天下自治矣。上甚善之。

齊王

名重貴。高祖兄。子在位四年。

開運元年

癸卯

後漢

高祖皇帝

姓劉名暉。字知遠。仕晉。封北平王。及重貴被虜。乃即位。在位二年。

乾祐元年

庚申

隱皇帝

名祚。祐高祖之子在位一年。

元年

庚戌

後周

太祖皇帝

姓郭名威。仕漢爲樞密副使。及隱帝遇害。將士擁而立之。在位四年。

廣順元年

辛亥

世宗皇帝

姓柴名榮。太祖后兄之子。太祖無嗣。養之以承大統。在位六年。

元年

乙卯

彭曉少好修煉。蜀主孟昶屢召問以長生之道。曉曰。以仁義治國。名如堯舜。萬古不死。長生

之道也。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六

孟

恭帝

名宗訓。世宗之子。在位半年。

元年

庚申

會編卷之六終

林子全集

門人僧具懶重訂

黃文泰參閱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七

宋

太祖皇帝

姓趙名匡胤代周而有天下國號宋在位十七年

建隆元年

庚申

初華山隱士陳搏周世宗召見禁中

因問以黃白事對曰陛下為天子以治天下為務

安用此為世宗不以為忤拜諫議大夫固辭賜號

冰子全集

會編卷之七

一

白雲先生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搏尤精

易學負經濟之才歷五季亂每聞一朝革命輒顰

眉數日一日乘驢遊華陰聞帝登極大笑曰天下

自此定矣遂隱華山不復出帝召之不至

林子曰世傳周濂溪太極圖受自希夷先生然

乎非歟但希夷得之以遂華山之隱濂溪得之

以開道學之宗此其有不同也

二年

辛酉

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師之像帝自為

贊書於孔顏之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

乾德四年丙寅春正月以孔宜為曲阜主簿奉孔子

祀五年丁卯三月五星聚于奎

開寶二年己巳龍興觀道士蘇澄隱通老莊年踰八

十容貌甚少帝召掖升殿上問以養生之術澄隱

曰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

為無欲神凝太和帝軒帝堯享國永年皆得此道

帝嘉之寵賜殊厚

三年

庚午

三月徵處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昭素有

冰子全集

會編卷之七

二

學行著易論三十三篇學者多從之帝召見便殿

年已七十餘矣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斂

容對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證據因示

諷諫微旨帝大悅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

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帝愛其言書于屏几

太宗皇帝

諱炀太祖之弟在位二十二年

太平興國元年

丁丑

雍熙元年

甲申

十月賜華山陳搏號希夷先生太平

興國間搏兩入朝帝待之甚厚至是復來見帝謂

宰臣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搏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升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琪等以其語白。帝益重之。詔賜號放還華山。尋卒。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七

三

端拱二年丑作開寶寺塔。藏佛舍利高二百六十八丈。費億萬計。踰八年始成。知制誥田錫嘗上疏云。衆以爲金碧煒煌。臣以爲塗膏費血。帝亦不怒。林子曰。塗膏費血。豈釋氏所謂慈悲之心也。窮民之力。殫民之財。以此佞佛以徼福田之利益。亦末矣。

真宗皇帝

名恒太宗之子
在位二十五年

咸平元年

戊戌

大中祥符元年

戊申

春正月有天書見于承天之鵠

尾。大赦改元。帝謂羣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室中光曜。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適覩皇城司奏左承天門之南角有黃帛曳鵠尾上。蓋所降之書也。王旦等皆稱賀。帝卽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內臣升屋奉之以下。王旦跪奉而進。帝再拜受之。付陳堯叟啓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于宋。付于脊。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緘書甚密。其書黃字三幅。詞類老子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七

四

道治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帝復跪奉。韞以所緘帛。盛以金匱。天書之詐。王欽若爲之計。旣行。陳堯叟等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于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

林子曰。若王旦以美珠而不能異議固也。而陳堯叟亦以經義附和。取容朝廷之上。皆若狂。下亦重可嗟哉。

六月王欽若言得天書于泰山西南。具威儀奉道。

跪授中使請闕帝御崇政殿召羣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于泰山朕未敢宣露惟密諭王欽若等凡有祥異卽上聞今得其奏果與夢協且等再拜稱賀於是羣臣表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

林子曰女道士劉妙德治巫出入丁謂家謂賞語之曰不若托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遂以此欺其君與王欽若太山天書之詐一也故曰君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七

五

無見其意君見其意則臣自表異君無見其欲君見其欲則臣自雕琢

二年_西夏五月詔追封玄聖文宣王廟配享從祀兗國顏回爲兗國公費侯閔損以下九人爲郡公鄭伯曾參以下六十二人爲侯命兩制以上文臣爲贊又封先儒左丘明等十九人爲伯

林子曰封謚之崇事孔子者飾也神人之夢奉天書者心也

李沆有長者之譽頗通釋典尤厭榮利爲相所居

湫隘處之裕如家人勸治居第荅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亦可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耶人生朝暮焉能久居巢林一枝聊寄足耳

五年_{壬子}五月賜杭州處士林逋粟帛逋力學性恬淡好古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西湖之孤山三年足不及城市帝聞其名賜以粟帛逋後爲墓於廬側將死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賜謚和靖先生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七

六

十一月改謚孔子爲至聖文宣王

七年_{甲寅}春正月帝謁老子于亳州太清宮加號曰

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二月帝至自亳州大赦天禧三年_{己未}判永興軍寇準得天書于乾祐山巡檢朱能所造也中外咸識其詐帝獨信之迎入禁中魯宗道孫奭知能所爲咸諫不聽準由是得召用矣

林子曰天書之誕至寇準亦借之以爲召用之資也惜哉

召道人張無夢至京師。無夢好窮老易。篤孝聞于鄉里。及冠。遂入華山。事陳希夷先生。多得微旨。帝嘗問以長生之術。無夢曰。臣野人也。但於山中。嘗誦老子周易而已。不知其他。令講易。即說謙卦。帝曰。獨說謙卦何也。曰。方大有之時。宜守之以謙。帝善其說。後召講。自撰還元篇。無夢曰。國猶身也。心無爲。則氣和。氣和。則萬寶結矣。心有爲。則氣亂。氣亂。則英華散矣。此還元之大旨也。帝遣使賜金帛。皆不受。乞還山。復賜處士。暢飲先生號。亦不受。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七

七

仁宗皇帝

名順。真宗之子。在位四十一年。

天聖元年癸亥十二月。京師定襄代并忻等州地震。帝就大慶殿。集僧道設齋醮祈禱。右司諫韓琦上疏曰。大慶殿者。國之路寢。朝之法宮。陛下非行大禮。被法服。則未嘗臨御。臣下非大朝會。則不能一至于庭。豈容僧道凡庸之人。繼日累月。喧雜其上。非所謂正法度。尊威嚴也。

五年丁卯十二月。龍圖閣待制孔道輔使契丹。有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艱然徑出。契丹主客者邀

道輔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卮。謂曰。天方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通輔曰。不和固無害。道輔還言者。以爲生事。且開爭端。帝問之道輔曰。每漢使至彼。輒爲侮慢。若不校。恐益易中國。帝然之。

林子曰。嗟乎。嗟乎。豈特俳優者流。以仲尼爲戲。以耶媚於人。而相爲訾毀哉。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七

八

明道二年癸酉。劉昉初爲丞相府卒吏。至是出爲左殿直。歎曰。爲吏徒勞耳。吾將脫屣塵垢之外。與安期羨門並遊。乃屏居東都委巷中。又往郴州。止于東山僧坊。沙門道覺謂昉曰。吾燃膏油于如來前二十年矣。勝利富無涯。昉曰。異乎。吾所聞修行人。以身爲槩。以戒行爲膏油。以方寸爲燃器。照破一切無明。古有燃燈佛是也。

林子曰。此釋氏傳燈之旨也。以一燈之光。傳之數千燈。不熄不滅。而此燈之光。固在焉。蓋神屬

火而火則以神用也。

杜衍每笑張齊賢佞佛。一日衍呼醫者朱承事切脉甚急。朱謂侍者曰。汝先往白公。但云看楞嚴經未了。既而朱至。衍曰。所謂楞嚴者何等語。乃爾耽著。聖人微言。無出孔孟。捨此而取彼。是大惑也。朱曰。相公未讀此經。何以知其不及孔孟。袖中出首卷與之。衍受而閱之。不覺終軸。忽大驚曰。世間何從有此書耶。遣使盡取讀之。悔其得之之晚。而謂齊賢之不我告也。

蘇子全集

九

趙抃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系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叩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慧聞笑曰。趙閱道撞彩耳。

景祐元年^甲判官朱炎因讀楞嚴經於真心明妙處。有省。遂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此心何在。江曰。此身未死。此心何在。

慶曆元年^{辛巳}秋九月。以章得象監修國史兼譯經

院潤文使韓琦充譯經潤文官。自是譯經潤文降麻入御矣。

六月開寶寺舍利塔灾。帝遣中貴人取舍利迎入內廷供養。頗有光景靈異。合京王公貴人瞻禮爭施金帛重修之。起居注余靖上疏其略曰。一塔不能自衛。為火所燬。況藉其福以庇於民哉。昔梁武造長干塔時。舍利亦常有光。及臺城之敗。何能致福。

林子曰。佛氏之教。豈曰為人禳請以希福報哉。

蘇子全集

十

若所謂報應之旨。謂作善降祥。不善降殃。與儒者之道。又奚異也。昔者鄭火而定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修德。若韓琦余靖等疏。亦子產修德意也。

嘉祐四年^{己巳}召河南處士邵雍不至。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業。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初北海李之才受易於河南穆修。修受於种放。放受於陳搏。源流寔遠。之才遂授雍以河圖洛書。伏羲六十

四卦圖象。雍由是探賸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亦邵。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飛走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萬餘言。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

英宗皇帝

名曙。濮安懿王之子。在位四年。

治平元年

甲辰

神宗皇帝

名頊。英宗之子。在位十八年。

冰子全集

會編卷之七

十

熙寧元年

戊申

二年。以王安石參知政事。帝謂安石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帝曰。卿所設施。以何為先。安石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先是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

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雍言果驗云。時新法行。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幼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哉。留守王拱辰薦雍遺逸。授將作主簿。後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程顥嘗與雍議論終日。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智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顥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嘗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雍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程顥嘆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然不及堯夫之詳也。雍疾病危篤。時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尋卒。年六十七。贈著作郎。後賜諡康節先生。顥嘗為雍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誠矣。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為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

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

林子曰。朱子曰。邵子腹裏有這箇學。故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又曰。邵子之學。雖作用不同。而其實則伏羲所畫之卦也。又曰。其骨髓便是皇極經世書。其花草便是詩。予按康節詩曰。聖人喫緊此兒事。又曰。弄丸餘暇。時往時來。又曰。行已須行誠盡處。此堯夫之所自得也。所謂誠盡處者。卽中間些兒堯舜之中。孔子之一是也。程

伊川乃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之爲道。非

吉

能盡也。由此觀之。則是伊川不知弄丸之妙。此兒之事矣。當是堯夫何不與言。乃直從而戲之。曰。且就平仄。昔人謂其玩侮不恭。不其然乎。其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又曰。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其胸襟之灑落也。何如哉。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又曰。堯舜揖讓三杯酒。湯武放伐一局棋。其雄視千古也。何如哉。又曰。恍惚陰陽初變

化。氤氲天地乍迴旋。中間些子好光景。安得工夫入語言。又曰。讀書每到天根處。長懼諸公問極玄。實仲尼無知之妙。無言之境也。非不欲言也。不能言也。非不欲答也。不能答也。然非實探天根之處。親詣恍惚之域。其孰能知之。至于疾革之際。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只是諧謔。須臾而去。蓋通乎晝夜之道。而明於生死之故矣。

以張載爲崇文館校書。尋辭歸。載居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帝初卽位。一新百度。

伊川乃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之爲道。非

吉

思得才哲之士。呂公著薦載有古學。召見問治道。載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校書。未幾移疾屏居南山下。載慕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所著有正蒙東西銘行于世。

張載有言曰。釋氏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葉采乃以釋氏所云六根。悉本天地六根起滅。無有實相。天地日月等爲幻妄。以註解之。

林子曰釋氏以心性之不生不滅爲大。而此身之生死既已爲之幻妄矣。而況於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許多塵緣。一皆身外之物也。乃足以易其心性之大乎。故曰惟有一真實。一真實者。心性不滅之謂也。

又曰釋氏蔽於小也。幻妄人世。

林子曰釋氏以普度徧濟爲心。而謂之幻妄人世可乎。若普度徧濟而有出於人世之外。謂之幻妄人世則可。若普度徧濟而惟在於人世之

林子全集

卷之七

中。謂之幻妄人世則不可。昔達磨不以中國之人世爲幻妄也。遂踰海越漠。不遠而來。豈不以老子之教既不傳。而孔子之道又不著。最上乘之旨。可不令中國之人共知之而共由之。一花五葉。廣度有情。令不斷絕。以惠來世。其用心亦可謂大且遠矣。

又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

林子曰孔子之恭而安。惟從敬上來。爾東坡云幾時得與他打破這箇敬字。雖不識敬。然亦有

爲而言也。故不戒慎而自戒慎。不恐懼而自恐懼者。敬也。朱子曰心存便是敬。若於不覩不聞而必欲戒懼焉。則心反爲之動矣。豈易所謂寂然不動之體哉。

三年戊辰。知諫院李常通判滑州。常上疏曰。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歛散取息。傳會經義。人且大駭。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帝詰安石。常落職。

林子曰王莽妄援周官。以毒天下。王安石傳會

林子全集

卷之七

經義。以誤蒼生。豈其六經乃先王經綸之迹。顧不可行於後世哉。

四年辛巳二月。更定科舉法。罷詩賦。及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士。從王安石議也。旣而安石請廢春秋儀禮從之。

學士刁景純問達觀禪師。佛教於世間何用。觀云日用少不得。云作麼用。觀云在眼曰見。在耳曰聞。云干佛什麼事。觀云若不干佛事。將何爲見聞。云自有眼耳在。觀云。雕盡一切人佛。皆有耳目。只爲

無佛了。不能見聞。佛是覺義。爲有正覺。號之爲佛。若無正覺。盡是邪解。

八月復以春秋三傳試貢舉士。王安石嘗言春秋爲斷爛。故貢舉不以春秋取士。至是帝命復之。

五年。周敦頤知南康軍。敦頤博學力行。著太極

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著通書四十篇。

發明太極之蘊。爲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以其學爲知道。因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旣至南康。

卽築室於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管道所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七

七

居濂溪。以名之。學者稱爲濂溪先生。

林子曰。宋儒惟周子誠字。通書曰。寂然不動

者誠也。蓋誠者吾之本體。得於天之自然。中庸

曰。誠者天之道也。苟有物以間之。則不可謂之

誠。不可謂之天之道。不可謂之本體之自然。通

書又曰。誠無爲。幾善惡。所謂無爲者。蓋得之天

者。本寂然而無爲也。而幾之所動。則善惡始形

矣。釋氏謂之真空。老氏謂之能無知乎。孔氏謂

之吾有知乎哉。此正寂然無爲之旨也。吾嘗謂

周子之學。得其大矣。呂氏童蒙訓。謂周子之書。

用意高遠。豈周子之學。專務於高遠哉。汪端明

嘗言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者。吾恐周先

生之學。非二程之所能究其微也。而謂非全資

於周先生者。則吾不知矣。

愛蓮說略曰。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

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

可遠觀而不可褻玩者焉。

林子曰。周子愛蓮之本旨。以喻心也。子華子曰。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七

太

心之精爲火。其色赤。其狀如覆蓮。故釋氏之所

以有恥於蓮者。以心之不染塵故也。

時佛印禪師寓居鸞溪之上。敦頤謁見。相與講道。

問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禪門何得謂無心

是道。佛印云。疑則別。參。敦頤曰。參則不疑。畢竟以

何爲道。佛印曰。滿目青山。一任看。敦頤心醉。一日

忽見窗前景。生意勃然。乃曰。與自家意思一般。以

偈呈佛印云。昔本不迷。今不悟。心融境會。豁幽潛。

草深窗外松當道。盡日令人看不厭。佛印和云。大

道體寬無不在。何拘動植與飛潛行觀坐看了無礙。色耶聲求心自厭。由是命佛印作青松社主。追嬾白蓮故事。

林子曰。朱子謂濂溪拙賦。雜以道家語。今卽佛印事而並觀之。則二氏之學亦濂溪之所不廢也。

六月。頒王安石所脩詩書周禮義于學官。以取士新義旣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而先儒傳註一切廢而不用焉。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七

充

太史黃庭堅訪道於黃龍釋晦堂心。心遂舉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公如何。會庭堅擬議。心曰。纔擬議便成剩法。庭堅箋注至再。心不然其說。時秋香滿院。心曰。聞木犀香乎。庭堅曰。聞。心曰。吾無隱乎爾。庭堅領解曰。迷時今日如前日。悟後今年非去年。喫飯着衣誰不會。何須要會祖師禪。心領之。或諷釋晦堂心。不當以儒書揉佛語。心曰。若不見性。祖佛密語盡成外書。若是見性。魔說狐禪皆爲密語。

富弼鎮亳州。聞華嚴禪師法席冠淮甸。往質所疑。會顯爲衆登座。見其顧視如象王回旋。公微有得。乃趨函丈。會侍僧請爲入室。顯見卽曰。相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弼聞汗流浹背。卽大悟心要。及致仕居洛。以頌寄釋圓照云。因見顯師悟入深。寅緣傳得老師心。東南漫說江山遠。日對靈光與妙音。書曰。弼留心祖道爲日已久。常恨不遇明眼人。開發蒙陋。雖久聞盛德。而無由瞻謁。昨幸出守亳州。與顯師相遇。幾一月。以慈悲方便之力。令有悟處。其於楷磨淘汰。則殊未有功。衰病相仍。昏鈍難入。弼雖得法於顯師。然本源由老和尚而來。更望垂慈攝受。遠賜接引。未至令至。卽爲南岳下。麗蘊百丈下。裴休何以異哉。

九子 王安石捨宅建寺爲子雱薦冥福

林子曰。史載王雱陳三十策以陰佐其父安石。必行新法。民怨不恤。此其罪大也。若有報應之事。必罹不祥之災。捨宅建寺可得免乎。其愚甚矣。

張用成少修道著悟真篇嘗有言曰道家以命宗立教故詳言命而略言性釋氏以性宗立教故詳言性而略言命性命本不相離道釋本無二致彼釋迦生于西方亦得金丹之道性命兼修是爲最上乘法故號曰金僊釋迦云惟以佛乘得滅度無有餘乘又曰世間無有二乘得滅度惟一佛乘得滅度爾鍾離云妙法三千六百門學人各執一爲根豈知此子神仙訣不在三千六百門亦正釋迦所謂惟一佛乘得滅度之意也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七

主

林子曰說卦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將以順性命之理由是觀之則理是性命之理也明矣而儒者乃以理性命列而三之者何耶蕭廷之曰形中之精寂然不動蓋剛健中正純粹精者存乃性之所寄也爲命之根矣心中之神感而遂通蓋喜怒哀懼愛惡欲者存乃命之所寄也爲性之樞矣

馬自然少習修真煉氣之方至年六十四始遇劉海蟾爲演金丹之秘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

惚惚其中有物物非常物也精非常精也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人得之以靈夫能抱元守一回天關轉地軸則陰陽會而乾坤合矣於是開坎離之戶使龍虎交噬入戊己之變化此天上之靈寶妙中之妙也是法者人皆有分焉惟其識昧神昏沉湎愛欲或有知之而未達者乃閉息孤坐存神入妄漱津則嚙唾導引則勞形辟穀則中餒吐納則召風邪外荒則燒鉛汞內荒則淫陰丹夫如是則中不煉而神不存矣爾當求精於杳冥求物於恍惚形神洞達與道合精自然聞其言而師之遂得道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七

主

林子曰以淫陰丹謂之內荒以燒鉛汞謂之外荒至於吐納召邪辟穀中餒等數言亦足以破道流之迷矣若夫天關地軸乃天根月窟之義也

元豐元年

戊午

司馬光嘗作釋氏解禪偈曰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

學者俛俛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而解之。若其果然則中國可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所知。一曰忿氣如烈火。利欲如鉅鋒。終期長戚戚。是名阿鼻獄。二曰顏子安陋巷。孟軻養自然富貴若浮雲。是名極樂國。三曰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四曰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矣不可掩。是名不壞身。五曰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林子曰。溫公雖不識佛。而此言乃與佛旨暗合。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七

重

若隱語相迷。大言相勝。又切中後世學佛者之病也。文中子以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中國則滯余於是。知文中子之言悖矣。夫旣曰聖人。則人之至也。而神道設教之下。顧不能通其變以宜中國之民哉。

二年。春召程顥判武學。旣而罷之。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歲

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

林子曰。明道嘗有言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今之學者。不鼓舌飾詞。以欺世盜名者。誰與。然明道一團和氣。亦惟以誠心感人。對執拘如安石。猶且爲之愧屈。此其誠能動物。亦一世之儒也。若曰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又曰楊墨之害。亦經孟氏闢之。所以廓如也。今於佛氏始且未論。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七

重

而老子之學。孟子何不辭而闢之。可謂無其故乎。朱子曰。楊朱卽老聃弟子。孟子闢楊朱。則老聃在其中矣。夫如是。則孟子何不究其害之所由生。而辭而闢之耶。且老子嘗有言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又曰。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謂之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可乎。唐韓退之亦有言曰。其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夫老子實與孔子並世而生。豈其害甚於楊墨。而孔子又從而問禮

歟若定性論一篇內外兩忘廓然大公等語是

明道之學益得其大矣。

程顥遺書嘗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

又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且教之歌舞似當有助

又曰天地之用皆我之用

又曰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耳若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七

五

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爲天地故聖人之志正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又曰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

又曰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用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

又曰世事與我不相關

又曰張天祺不思塵事強把此心來制縛寄寓在

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司馬君實又只管念箇中字

此又爲中字所制縛

林子曰程子曰彼釋氏之學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葉采解之曰絕倫滅理何有於義豈有敬以直內而不能義以方外耶且釋迦釋氏之宗要耶輸氏多羅生子羅喉羅周武帝亦嘗譏其不淨也以此謂之絕倫滅理可乎又曰釋氏本怖生死豈知其乃至無老死而顧以生死爲怖耶又曰彼固出家獨善便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七

三

於道體自不足豈知釋氏以了性爲大而出家者多寔非佛教之福也故六祖曰剃髮出家於道何益又曰盡心知性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豈知盡心者寔聖人無心之大而有存心者乃學者操守之功哉以盡字對存字看便明白若所謂養性者猶有待於養與聖人之知性而性自我立者自不同也所謂事天者猶有待於事與聖人之知天而與天爲一者自不同也

會編卷之七終

林子全集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八

宋

哲宗皇帝 名煦神宗之子
在位十五年

元祐元年 丙寅 以程頤爲宗政殿說書。

林子曰。伊川嘗有言曰。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久。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又曰。

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豈孔子一貫之旨哉。乃子貢多學而識也。然其操守之嚴。力量之太。

林子全集 卷之八

不可少也。

頤一口講。顏子不改其樂章。講畢。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嘆服。

林子曰。春秋之季。天王之相。咸稱曰。周公召公。而謂季氏富於周公者。蓋言諸侯之大夫。而富於天子之宰相也。說者乃以周公爲周公旦。誤。

矣。若周公旦之聖人。必不積財以爲富。而論語頤可以富稱之耶。

頤入侍。容貌極壯。時文彥博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人或問之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頤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林子曰。伊川此言。蓋欲以師道自尊也。

頤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頤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帝不說。

林子全集 卷之八

林子曰。若爲人臣者。能使其君樂於受諫。斯爲善諫矣。

呂公著晚年多讀釋氏書。蓋究禪理。司馬光博學有志行。獨不喜佛。公著每勸其留意。且曰。佛學者。直貴其心術簡要爾。非必事事服習爲方外人也。自以儒服衣冠。燕語講道。未嘗爲沙門譏警語。獨於先佛祖師之言。掇其至要而識之。大率以正心無念爲宗。光然之。

二年春正月。詔母以老。莊列子命題試士。

林子曰老子尚矣若莊列寓言雖云玄悟超拔然習其詞而不領其意其不流於縱恣者幾希以此取士吾恐竹林之徒輩出矣如誦其書而契其秘其爲心性之助豈少哉

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上疏曰臣近以邇英漸熱乞就崇政延和殿聞給事中顧臨以爲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眞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坐講立講之儀始於明肅太后夫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林子曰朝廷不可不尊師道不可不重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八月罷崇政殿說書程頤在經筵每進講色甚

莊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嫉之每加玩侮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頤怒二人遂成隙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劾軾館職策問謗訕軾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詢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遂置不問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會帝患瘡疹不出

頤詣宰相問曰帝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上疾而宰相不知可爲寒心翌日呂公著以頤言奏遂詣問疾帝不悅乃罷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群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豐熙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懇直

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

願之論釋氏也。則曰：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葉采乃援釋氏所云：幻塵滅故，幻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心亦滅。以註解之，謂心本生道有體，則有用，豈容滅絕。

林子曰：此正釋氏有體有用之學也。或者以塵幻固也，而根亦有幻歟。根幻固也，而心亦有幻歟。林子曰：心本寂然不動，而憧憧往來便是幻。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八

五

也。心本廓然大公，而私意一生，便是幻也。在儒者，則以聲色臭味爲心之幻，爲根之幻。在釋氏，則以色聲香味觸法爲心之幻，爲根之幻。塵之幻起於根，根之幻生於心，故心幻則種種皆幻，心不幻則種種不幻。儒者所謂人須要識真心，釋氏所謂常住真心，幻心亦滅之旨也。

願之論神仙也。則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又曰：修養之所以永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

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林子曰：白日飛昇，乃黃帝仙去，唐堯神氣歸天之意也。且生人之命有所懸矣，而引年益壽之徒，命獨不懸於天平。三皇之萬餘歲，彭鏗之八百，皆誕也。余醒心集亦有詩曰：若道此身能不死，古今誰是長生人。余嘗自謂此詩非迂也。昔有語導氣者，問於程伊川曰：君亦有術乎。對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此言得之，蓋三教之所同也。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八

六

願門人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林子曰：上蔡嘗曰：釋氏所謂性，猶吾儒所謂心。釋氏所謂心，猶吾儒所謂意。余嘗謂心性一也。性之既明，卽爲心。心之未萌，卽爲性。若釋氏所謂常住真心，孟子所謂不失赤子之心，此言心卽性也。釋氏之所謂明心了性，孟子之所謂盡

心知性又分心性而言也。堯舜之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專指心而言也。商書之所謂維皇降衷。若有恒性。專指性而言也。然心之所向之謂意。心有所向便是幻心。故釋氏所住者真心。所滅者幻心。幻心既滅。則真心自存。真心既存。則真性自復。若夫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此則上蔡之所自得也。朱子嘗謂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以余論之。上蔡徒好佛。而寔未知佛也。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八

七

顯道學問該贍事有未徹。則額有泚。嘗別一年而來見。問所進。對曰。但去得一矜字爾。伊川喜曰。是子可謂力學。切問而近思者。

游酢好爲禪學。呂本中嘗以書問之云。儒者之道。以爲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順此五者。則可以至於聖人。佛者之道。去此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吾丈既從二程先生學。後又從諸禪老遊。則二者之間。必無滯閼。敢問所以不同何也。定夫答書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先生云。吾

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定夫嘗言前輩先生。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以爲不然也。

林子曰。不惟儒者之所以破佛。乃佛書不以爲然。而釋氏之所以學佛。亦佛書不以爲然也。惟其學之者。不得佛之大。故其詆之者。多失佛之意。

馬伸自弱冠登第。不樂馳騫。以階進。晦迹州縣。人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八

八

無知者。時元祐學有禁。奸人用事。出其黨爲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伸自吏部求爲西京司法曹事。銳然爲親依之計。至則因張繹以求見。伊川初以其非時。恐貽累。伸執贄凡十反。愈恭。且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况不至於死者乎。伊川聞而嘆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焉。同僚相忌。至以飛語中傷。而不顧也。

林子曰。御史林希附麗章惇。欲誣擊程伊川。時

伊川之徒邢恕言於哲宗曰臣於程顥嘗事之以師友今便以程顥斬作千段臣亦不救其視馬時中聞道雖死之言相去何如耶

侯師聖初從伊川未悟乃策杖訪濂溪濂溪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亦訝其不凡曰非從濂溪來耶侯師聖嘗有言曰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間斷

三年_{戊辰}夏以呂公著爲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公著作相好佛士大夫競往叅禪寺院中入室升堂者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八

九

皆滿當時號爲禪蹟

紹聖元年_{甲戌}釋志添遊京師徐國大王問如何是佛法底事志添云見性卽是王曰如何得見性志添云不離十二時中行住坐臥皆是古佛道場

徽宗皇帝

名佖神宗之子
在位二十六年

靖國元年

辛巳

崇寧元年_{壬午}陳瓘立朝骨鯁有古人風嘗祭釋靈源云空實無花手拈者誰飲光眼笑不墮世機及考其舊閱儒佛等書有數千萬言如珠玑火於

日鉛炭出金於鑛皆應手自然之妙瓘奏議有曰儒與釋老迹異而道同不善用者用其迹如梁之尚齊戒漢之求神仙是也善用者用其心如我祖宗是也用其迹則滯滯則可得而攻用其心則通通則無得而議漢梁之迹可得而攻也祖宗之心孰得而議焉用老子之無爲而斯民休息用釋氏之饒益而天下莫爭此祖宗已試之效也老子曰知者不言釋氏曰止止勿說孔子曰默而識之此祖宗之所躬行豈有言之士所能擬議哉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八

十

二年_{癸未}二月詔釋惟岳詰慈德殿岳嘗有言曰只如舍衛國王欲往靈山見佛勅諸臣僚山河大地草木叢林並須同去見佛若一草一木不去吾則不得見佛

林子曰山河大地卽我我卽山河大地故曰仁

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須到得充塞兩間收春肺腑地位然後方能見性成佛

以荆國公王安石配享孔子位次孟軻

五年_{丙戌}呂希哲少從二程先生遊學問日進晚更

從高僧圓照師宗本證悟師修顯。盡究其道。別白是非。斟酌深淺。而融通之。然後知佛之道。與吾聖人合。本中嘗問二程先生。所見如此高遠。何以却佛學。希哲曰。只爲見得太近。

政和四年^{甲午}陳楠嘗作丹基歸一論。其略曰。一者金丹之基也。實千經萬論之原。千變萬化之祖也。以要言之。天魂地魄。卽日精月華也。紅鉛黑汞。卽金精木液也。烏兔卽龜蛇也。馬牛卽龍虎也。硃砂水銀。乃黃芽白雪之骨也。丹砂秋石。乃白金黑錫。

林子全集

士

會編卷之八
之由也。別之爲男女夫婦。體之爲金木水火。類之爲青幽徐楊。象之爲乾坤坎離。或曰河車者。或曰黃輿者。或有言交梨火棗者。或有言金沙玉汞者。又如丁翁黃婆之名。嬰兒姤女之號。折爲黑白。分爲青黃。有如許之紛紛。其實陰陽二字。是皆一物也。又如守一壇。戊巳戶。玄關一竅。玄牝之門。神水華池。鉛爐土釜。硃砂鼎。偃月爐。中黃宮。丹元府。神室氣府。關元丹田。呼吸之根。凝結之所。此又皆一處也。復如冬夏二至。春秋兩分。卯酉甲庚。弦望晦。

朔子午巳亥。寅子坤申。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一年交合。一月週迴。離坎之時。兔雞之月。乾巽之穴。二八之門。朝屯暮蒙。晝姤夜復。人不知以爲果須依時按節。推氣測候。分析數法。准則銖爻。故曰。親土圭。夜瞻刻漏。謬之甚矣。又豈知周年造化。乃周身之精氣。日夜時刻。乃精氣之變態耶。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卽金丹也。金丹卽道也。

林子曰。丹卽心也。心卽道也。金之經萬劫而不壞。卽道之歷萬世而無弊也。

林子全集

士

會編卷之八
水丘子。始業儒。已而遇至人。有徐文中者。見水丘子。再拜求教。水丘子曰。人四大假合。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以心爲君。心者神之所舍也。神從志。無志則從意。志致一之謂精。惟天下之至精。能合天下之至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在我矣。此長生久視之道也。文中大悟。薛道光嘗爲僧。遇道人石得之。受口訣真要。遂幅巾縫掖。不復爲僧。後解悟真篇傳於世。

林子曰。此可見道釋之道一也。未聞道。則祝髮。

出家以爲僧。既聞道。則縫掖在家。以混俗。或問在家出家之旨。林子曰。心靜。則身在家。而心猶出家也。心雜。則身出家。而心猶在家也。

劉元道少慕莊老。賦性雅淡。金人犯闕之後。有溺於浮屠者。問云。主上好道如此。金人犯闕何也。元道曰。梁武舍身爲僧。奴竟不免。侯景所迫。是亦事佛所致耶。

六年^丙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靈素善妖幻大言。上聞冊帝爲教主。道君皇帝。

林子全集

卷之八

宣和元年^{己亥}召楊時爲秘書郎。時初舉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于河洛。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于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于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後歷劉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會蔡客張覺言於京曰。宗社危在旦夕。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

心京問其人。嘗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有是命。宗保晁迥嘗遇方士劉惟一。訪以生死。劉曰。人常不死。公駭之。劉曰。人死性不滅。

欽宗皇帝

名昀。徽宗之弟。在位二年。

靖康元年^{壬午}召河南處士尹焞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遣還。焞洛人。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語不善。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病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种師道薦焞德行。召至。不欲留。賜號遣還。

林子全集

卷之八

國子祭酒楊時上言。蔡京蠹國害民。幾危宗社。實安石有以啓之。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帝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是時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時言。群論籍

籍於是諫議大夫馮澥上疏詆時乃罷時祭酒時遂以徵猷閣待制致仕

林子曰二氏者流去釋老遠矣余每非之曰此非釋老之教不信也儒門者流去孔子遠矣余每非之曰此非孔子之教不信也又况習王氏之學以取科第以顯榮其身苟與之言其不見信也宜矣

楊時與釋東林總友善時每謂總曰禪學雖高與儒學未有所得總曰儒學緊要處也記得此且道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八

五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得箇什麼時默然總又與時言十識第八庵摩羅識唐言白淨無垢第九阿賴耶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即孟子之言性善性善則可謂能探其本言善惡種子乃是於善惡未萌處看時然之於是服膺

羅從彥初爲博羅主簿聞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時爲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從見時二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時行溪上吟咏而歸充然自

得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仲素一人而已學者稱爲豫章先生

林子曰仲素有言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天之道也聖人則不免有憂矣若使百姓與萬物等而一以芻狗視之則亦何憂之有殊不知老子芻狗之言順事無情因物賦物天地聖人之大也老子又曰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聖人之憂不與天地同也聖人之言各有攸當安可執一言而遂訾之竟不原其意之所在耶

高宗皇帝

名構徽宗之子
在位三十六年

建炎元年丁未帝幸維揚詔釋克勤詣行在引對時軍國多故有司未暇習儀帝遣八輩翊克勤升殿賜坐顧問佛法詞旨明亮帝云朕一一記得昨過泗州見普照佛心長老稱是師弟子朕亦素知師道高妙可得聞乎克勤云陛下以仁孝治天下率土生靈咸被光澤雖草木昆蟲各得其所此佛祖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八

六

所傳之心法也。若別有心。非佛祖之心矣。帝大悅。賜號圓悟。

二年_{戊申}徐明教道經烏鎮。肆殺戮。民多逃亡。性空

妙普庵主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必詭伏者。問其來。普曰。吾禪者。欲抵寄印寺。賊怒欲斬之。普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奚以怒爲。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爲送終。賊奉肉食。普如常齋。畢。乃曰。孰爲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答。普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八

七

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因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爲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爲明。乾坤未足以爲大。磊磊落落。無罣無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虚空。終不壞。尚餐。遂舉筋飯餐。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既遭。亂離我是。

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烏鎮之廬舍免焚。實普之惠也。道俗聞之。愈敬。有僧睹普見佛不拜。問曰。既見佛。爲甚麼不拜。普曰。家無二主。

白雲寺端禪師開堂以示衆云。昔者靈山會上。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次第流傳。無令斷絕。至于今日。大衆若是正法眼藏。釋迦老子自無分。將箇是麼。分付。將箇是麼。流傳。何謂如此。况諸人分上。各各自有正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八

末

法眼藏。每日起來。是是非非。分南分北。種種施爲。盡是正法眼藏之光影。此眼開時。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祇在面前。不見有毫釐之相。此眼未開時。盡在諸人眼睛裏。

君山覺禪師上堂。舉古者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諸人還識得麼。若也不識。爲你註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鑽之彌堅。真體自然。鳥啼花放。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然在後。一場

漏逗堪笑雲門藏身北斗。

李侗初從羅從彥學。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侗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侗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從彥甚重之。侗卒業。退居山中。謝絕世故。凡四十年。飲食或不充。而怡然自適。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學者稱爲延平先生。

林子全集

九

林子曰。李延平嘗有言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方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怨尤而已。故其教人也。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若不知靜中有箇主宰存養工夫。徒守章句。苟免怨尤。豈儒者之大哉。

紹興元年。以王蘋爲秘書省正字。蘋師事程頤。孫公祐薦之於朝。帝召見。除秘書省正字。因言於帝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徒事章句文義。帝

王務求其要措之事業。苟得其要舉而措之。無難也。

林子曰。儒者之學。豈徒從事於章句文義間耶。道流胡隱。遙嘗對唐太宗曰。臣區區之學。非九重萬乘之所修也。釋流求那跋摩。謂宋文帝曰。帝王與匹夫所修當異。蓋不知自根本之學。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七年。召胡安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至。貶知永州。張浚薦安國。帝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禁程

林子全集

十

氏之學。上疏爭之。公輔與中丞周昞。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故貶。安國嘗答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充擴。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泰山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敘不可違。充四端。悖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知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以理爲障。而於用處不知究竟也。故其說流通。莫可致詰。接物

應事顛倒差謬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攷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畢見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修身至于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又謂良知良能而至于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充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前塵爲妄想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何哉

林子曰聖人之盡心知性則知天矣其次則存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八

主

心養性以事天也惟其分量不同故其見解因之以異其曰理障者是內不能忘也曰事障者是外不能忘也四端莫大於仁而普度徧濟所謂怵惕惻隱之心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而娶耶輸氏多羅亦未嘗斷絕綱常以廢倫續也物而察子貢之多識也一以貫之曾子之得傳也釋氏之所謂塵者不淨也卽儒者之所謂欲殄滅妄想則復無妄矣故曰宗門要妙兩不相妨

八年戊午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實文間直學

士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于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又謂趙鼎曰安國所解春秋朕置之座右率二十四日讀一遍又曰頃陳公輔諫朕學書謂字畫不必甚留意朕以爲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獵或嗜酒色以至其他玩好朕自以學書賢於他好也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八

主

林子曰余嘗謂高宗能不用秦檜之議以復不共戴天之讐斯其爲知春秋之大義也徒習其詞亦奚益哉然春秋仍魯史之舊文而筆削之其意自見後世往往索之太深而聖人之心不白矣

尹焞在侍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焞與往有問何以迎觀音也焞曰衆人皆迎我安敢違衆又問然則拜乎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

拜之矣。又日誦金剛經一卷。曰：是其母所訓，不敢違也。

林子曰：受業於程氏之門者衆矣。明道、龜愛中立、伊川、龜愛定夫，而二子俱好佛。今尹焞亦儒者，見觀音之賢，誠敬而拜之。又日誦金剛經一卷，豈無謂哉？蓋有見於釋氏之學，與儒者不異也。或曰：日誦金剛經，出於母命，不敢違也。林子曰：佛之道果邪也？則金剛一部，乃邪人之語耳。其母所訓是亂命也，亂命其可從乎？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八

五

尹焞在經筵時，赴樂會，聽曲子皆知之，亦歡然。但拱手安足，終日未嘗動也。在平江時，累年用一扇，用畢置架上。凡百嚴整，有常有僧見之云：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爲如何，然恐亦只如此也。

林子曰：此亦佛書所謂奉教持律也。要之拱手安足以檢束此心也。誦習經書以維持此心也。

孝宗皇帝

名昀，秀王之子，高宗立爲太子，在位二十七年。

隆興元年

癸未

召張浚子枋赴行在，以爲右文館修撰。

枋穎悟夙成，聞道甚早。朱熹嘗言已之學乃分

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以大本卓然，先有見也。學者稱爲南軒先生。

張枋見萬菴顏禪師曰：道之所在，可以心寓，不可以力求。師謂如何？顏曰：會醫少病。枋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又作麼生？顏曰：知有還同不知有？枋曰：正當知有時如何？顏曰：聞聲見色，只如常。枋豁如。呂祖謙學以關洛爲宗，少辯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既臥病而任重。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八

五

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學者稱爲東萊先生。

乾道九年

癸未

以朱熹主管台州崇道觀。熹少有求

道之志，父崧知饒州，病亟，屬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熹後就學焉。及舉進士，爲同安主簿，踴躍延平李侗學于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

林子曰：延平答問有曰：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龜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

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姑負此翁耳。又曰。熹早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言。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所歸。又嘗荅何叔京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

林子全集

卷之八

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孤負教育之意。每一念至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劉子翬。太師忠顯公幹之仲子。以父死國難。痛憤致疾。棄興化通判。隱居武夷山中。朱熹從遊。子翬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學者稱爲屏山先生。

胡憲。安國從子。紹興中。與劉勉之同入太學。聞帝

陵譙定。受易學于願。二人往受業。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潰。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崇安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遊者日衆。號籍溪先生。

劉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楊時受學。卒業還崇安。卽邑近郊。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惟與胡憲。劉子翬。日相往來講論。學者號爲白水先生。

林子全集

卷之八

淳熙十五年戊申。周必大薦朱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帝嘉納之。

光宗皇帝

名惇。孝宗之子。在位五年。

紹熙元年

庚戌

四年癸丑。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亮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則於諸儒誠有愧焉。

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豹虎。變現而出沒。惟倒一世之智勇。開橫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

以朱熹知漳州。時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嘗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待制陸放翁問靈隱松源岳禪師云。心傳之學。可得聞乎。岳云。既是心傳。豈從聞得。放翁領解。

五年甲寅禮部侍郎楊傑。從天衣懷禪師遊。懷每引林子全集會編卷之八毛

老龐機語令研。後奉祠泰山。鷄一鳴。覩日如盤湧。大悟。因以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之偈。別云。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書以寄懷。懷大稱善。

林子曰。唐龐蘊在家修行。故號居士。釋氏所云。四衆之優婆塞者是也。嘗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坐。共說無生話。夫在家之所。以異於出家者。以其無念爲宗。內不失乎心性之大。而嗣續爲重。外不拂乎人道之常也。若龐

蘊者。誠能男而婚之。女而嫁之。然後超然方外。了此無生。上則爲釋迦靈山之會。次則爲向平五嶽之遊。不亦善乎。然不剃不染。雖云在家。而不婚不嫁。何異出家。昧綱常之本。徑邪迷之路。使釋迦之道不著。余於在家之龐蘊。有餘憾焉。龐蘊又有言曰。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夫神通妙用。既不妨於運水搬柴。而無生至理。獨有礙於男婚女嫁邪。

會編卷之八終
林子全集會編卷之八毛

林子全集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九

宋

寧宗皇帝

名擴光宗之子
在位三十年

附元太祖

姓奇渥溫氏名鐵木真蒙古人
爲部長諸部來降卽帝位二十

年二

慶元元年

乙卯

召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初黃

裳爲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

功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九

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帝問爲誰裳以朱熹對及

彭龜年爲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

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王問此誰之說龜

年對曰朱熹也王深善之自後每講必問熹之說

如何及王卽位趙汝愚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

筵

林子曰黃裳天下一人之對寔未若韓侂冑事

魔駕誕之論更足以見朱子之賢者何也蓋韓

侂冑不善之尤者爲不善之尤者所誹訕則我

之善益彰矣故曰不如不善者惡之

二年

丙辰

韓侂冑令沈繼祖誣論朱熹十罪且言熹

剽竊程頤張載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

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

以益其黨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詔熹落職罷祠

窳元定于通州元定生而穎異既長聞熹名往師

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會

僞學僞黨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

辭家卽就道熹與從遊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九

二

客與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

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至

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

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

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

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踰年卒學者

尊曰西山先生

三年丁巳王處一學道居牛僊山聞王重陽至卽詣

全真庵請爲門弟子重陽知其爲玄門大器遂授

以道後隱雲光洞九年。鍛鍊心地開明。金主聞其有道術。徵見於便殿。凡有所對。莫不允合。金主謂曰。先生凡有所問。而必知之何也。處一曰。偶然耳。金主曰。無讓。朕願聞之。處一曰。鏡明猶能鑒萬物。而況天地之鑒。無幽不燭。何物可得而逃。所謂天地之鑒。自己靈明之妙也。金主嘆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其兆必先。先生之謂也。

林子曰。易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此自己靈明之鑑也。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九

三

六年庚申時攻僞學日急。而朱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及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門人黃幹。

林子曰。或問朱子之註。林子曰。朱子嘗答何叔京曰。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又答呂子約曰。孟子言學問之道。惟

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仔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又答張敬夫曰。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上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貫了。只是意味深長也。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九

四

朱熹嘗曰。皇極經世書云。先天圖者。環中也。謂中間空處是也。環中者。六十四卦環於其外。而太極居其中也。在易爲太極。在人爲心。

又曰。伏羲以上。無圖書。有天地自然之易。

又曰。五居中央。爲天地冲氣。

又曰。鬼神屈伸往來。只是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人自不見爾。人心纔動。便達於氣。便於這

屈伸往來嘗相感通。

又曰程子以伯有爲厲。別是一理。謂非死生之常理也。人氣未盡而強死。自是能爲厲。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此語窮理煞精。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

林子曰。未發之蘊。太極之微。先天之易。鬼神屈伸之情狀。此朱子見理之學也。

又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

又曰。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

林子全集

五

又曰。以涵養本原爲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

又曰。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林子曰。敬靜之說。無事之旨。涵養之先。自在之趣。此朱子心得之學也。

又曰。蔡云。上蔡也。雜佛老。又云。上蔡老氏之學多。

龜山佛氏之說多。游氏只雜佛。

林子曰。若謝顯道。楊中立。游定夫。宋儒之卓然者。亦喜佛老如此。故得其道者。則爲儒門之領袖。不得其道者。則爲二氏之異端。

寶慶元年。乙酉。罷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提舉。

開禧三年。丁卯元太丘處機少好道。聞王重陽在

寧海全真庵。卽往師焉。後隱終南。載揚祖教。元太

祖召見。問以至道。處機曰。道人治心之功甚難。歲

久功深。損之又損。至於無爲。夫道人一身耳。治心

猶難。矧天子富有四海。口覽萬幾。治心豈易哉。

林子曰。堯舜兢兢業業。萬幾猶然。允執厥中。蓋明於

卽事卽心之旨也。

嘉定十七年。甲申以魏了翁爲起居郎。開禧初。了翁

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

林子全集

水

相劾其狂妄。遂以親老辭去。築室白鶴山下。以所

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

蜀人盡知義理之學。至是以起居舍人進。改起居

郎。

理宗皇帝。名昀。太祖十世孫。榮王

附元太宗。名窩。開台太祖之子。在位四十年

定宗。名貴由。太宗之子。在位三年

憲宗。名蒙哥。太祖之孫。在位九年

萬壽官。貶權工部侍郎。魏了翁于靖州。梁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者衆。

二年。丙戌。贈全州教授陸九齡官謚。九齡幼穎悟。端重。性周謹。舉進士。調興國教授。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人心震懾。或請九齡主義社以備寇。門人多不悅。九齡曰。父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卽爲將帥。比間之長。則伍兩之率也。士而耻此。則

林子全集

七

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有法。郡縣倚以爲重。九齡之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歲選子弟分任家事。閭門之內。肅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與兄九淵爲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爲二陸。九淵生而穎異。年三四歲。問其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至

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至于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學者稱爲象山先生。初九淵與朱熹會于鷺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者。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辯。則貽書來往。論辯不置焉。九淵語錄曰。釋氏立教。本欲脫離生死。惟主以成其私耳。

林子全集

八

林子曰。釋氏之所以出離生死者。以生死之太不足以入其心也。大生死之大。不足以入其心。則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處之一矣。此君子之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故天地之一晝一夜。日月之一代一謝四時之一春一秋。鬼神之一屈一伸。人物之一生一死。皆自然而然而然也。釋氏之所以出離生死者。亦惟明其自然之故耳。

又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

林子曰。或者以爲儒之六經道之五千言。釋之

心經金剛經皆有訓解。玩味之久。當有開悟。從入處殊。不知三氏之經。皆吾心之註釋也。心有未明。安能明經。李延平有言曰。以常人之心。輕測聖人。未至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蓋爲後世之註經者言也。

又曰。雖同師堯舜。而所學之端緒。與堯舜不同。卽是異端。

又曰。洙泗門人。其間自有與老氏之徒相通者。故記禮之書。其言多原老氏之意。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九

九

林子曰。仲尼適周。問禮於老聃。是其師同。故其言亦同也。

又曰。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錮深。明道却通疏。

林子曰。朱子之患。在於註訓之太早。而伊川之失。在於檢束之太嚴也。或者以檢束之嚴果足。以病道。與林子曰。心本活潑。道曰自然。故外無安舒之適。則內無自得之真也。帝堯之安安。文王之離離。孔子之申申。自能與心而相忘。與道

而爲一矣。

又曰。朱元晦曾作書與學者云。陸子靜專以尊德性誨人。故游其門者。多踐履之士。然於道問學處。欠了。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故游某之門者。踐履多不及之。觀此。則是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爲。不可旣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林子曰。朱子晚年。嘗答陸象山書曰。邇年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時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議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耶。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九

十

又曰。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在伊川已失此意。又曰。告子不動心。是操存堅執做。

林子曰。心本活潑。若操持堅執。則非天然自在之初矣。

紹定五年。白玉蟾博洽儒書。究竟禪理。出言成章。文不加點。嘗有言曰。世人執着藥物火候之說。以爲有形有爲。而不能頓悟也。夫豈知混沌未分。

以前。烏有年月日時。父母未生以前。烏有精血氣液。道本無形。喻之爲龍虎。道本無名。比之爲鉛汞。又曰。無心於事。無事於心。超出萬幻。確然一靈。又曰。三毒無根。六欲無種。頓悟此理。歸於虛空。

又曰。心者神也。神則火也。氣則藥也。以火煉藥。而成丹者。卽是以神御氣而成道也。

又曰。形中以神爲君。神乃形之命。神中以性爲極。性乃神之命。自形中之神。以入神中之性。此謂歸根復命。

林子全集

卷之九

又曰。天地未嘗乾坤。而萬物自乾坤日日未嘗坎離。而萬物自坎離。

端平三年

丙申元太
宗八年

元人初破許州。獲金軍資庫。

使姚樞楊惟中見之。以兄事樞。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元太祖見樞。至甚喜。特加重焉。繼拔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見重於世。其徒稱爲江漢先生。旣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樞言說百端。復始悟。樞與至燕。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經學。而樞亦初得觀程朱性理之學焉。

資政殿學士真德秀進大學衍義。帝嘉納之。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手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由是中外交頌。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德秀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復行之。

真德秀問僧六波羅蜜。菩薩修行之漸。必有理在。僧曰。此六波羅蜜。分爲前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俱有漸次。階級猶聖門教人以下。

林子全集

卷之九

學爲先。然後可以上達。亦此理也。德秀喜曰。今所謂前之三者。猶充實之謂美。充實光輝之謂大。後之三者。猶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後爲徑山三塔記云。權形雖謝。其體弗移。誠非章句之儒所能道也。

嘉熙三年。以陳子垣爲國子司業。垣史彌遠之甥。紹定中。爲太博士。上疏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彌遠召謂曰。何爲好名。垣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

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至是爲司業。諸生相慶以爲得師。學益相勵。論者以中興國學。未之有也。

淳祐二年寅朱橘嘗遇一道人。手握一橘。朱橘乃拜而問之。道人因爲之說曰。夫息者自心也。元氣也。乃虛無之根。造化之主。升降離合。悉從心起。衆生所以迷失本真者。爲不能了此心耳。了心則見性。見性則去聖不遠矣。橘恍然自失。厥後茹葷肉食。一無所忌。嘗曰。吾所以混俗和光同塵。不欲自林子全集會編卷之九
三
異爾。吾但心與道冥。超乎萬幻。至理之妙。身外有身。故非世俗所得而知也。

林子曰。天地之元會運世者息也。四時之春夏秋冬者息也。日月之往來代謝者息也。渤海之潮汐盈虛者息也。是天地四時日月渤海。且不能違。而況人乎。初祖達磨曰。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嘗轉如是經。百千億萬卷。程伊川曰。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此三教之所同也。若所謂身外之身。

釋曰。佛道曰僊。儒曰聖是也。

陳顯微嘗作周易參同解。及文始真經言外經旨。其言曰。天地不能晝夜也。以日月往來爲晝夜。天地不能寒暑也。以日月遠近爲寒暑。

又曰。合天地萬物之水火金木。皆爲吾之精神魂魄。此則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也。安有所謂生。安有所謂死哉。

林子曰。凡屬於天者。皆吾之氣也。凡屬於地者。皆吾之形也。夫屬於天者。皆吾之氣。則吾之氣。

林子全集會編卷之九

苗

復還於天。而氣安有壞。屬於地者。皆吾之形。吾之形。復還於地。而形亦安有壞。故曰。吾之氣。天地萬物。又曰。孰爲生。孰爲死。

又曰。物則自清而入濁。故始因精而終成魄。神則自微而入妙。故始因意而終成神。使終能至神。而不復生意。則遇物對境。當以一息攝之。則變物爲我矣。無物非我。則五行皆爲吾用。而不復有相生相滅之機。孰能變之哉。此永不輪迴。不受生之妙用也。

又曰使聖人異於衆人而隨處不生好惡和競得失之心則有心矣有我矣此賢人不動心之學望聖人而未至者也

又曰著之與龜本枯莖朽骨爾靈從何來聖從何起蓋是神也存乎枯莖朽骨之中不可折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如妙道之存乎人之血肉形體之中亦不可折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也易不云乎著之德員而神惟其渾淪所以爲道

度宗皇帝 名煚 理宗之姪 在位十年

林子全集 會編卷之九 主

附元世祖 名忽必烈 憲宗之弟 滅宋而混一天下 在位三十五年

咸淳元年 乙丑

六年 庚午 元世祖 元平章政事廉希憲罷希憲立

朝譙正世祖嘗令受帝師西僧八思巴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世祖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常忠爲子當孝是也

七年 辛未 元世祖 元以許衡爲國子祭酒衡每說

書不務多惟懇欵周折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衡

又言爲學者治生寔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

恭宗皇帝 名顯 度宗次子 在位二年

德祐元年 乙亥

端宗皇帝 名昀 度宗長子 在位三年

景炎元年 丙子

帝昀 名昀 端宗之子 在位一年

祥興元年 乙卯

元

世祖皇帝

至元十六年 乙卯 張弘範等軍還以宋丞相文天祥北去天祥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天祥至燕京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丞相孛羅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不屈仰首而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願早求死孛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凡幾帝幾主一一爲我

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應博學宏詞科。何暇泛論。字羅曰。汝不肖說興廢事。且道自古以來。曾有人臣將宗廟社稷土地。與他國而復逃者乎。天祥曰。丞相豈以予前爲宰輔。賣國與人而後去之耶。賣國者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日辭右相之命。而使伯顏軍前。被留不遣。已而賊臣獻國。國亡矣。吾職當死。所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也。字羅曰。德祐君非爾君耶。棄爾君而立二王。思乎。天祥曰。

蘇子全集

卷之五

七

德祐吾君也。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二王之立。所以爲宗廟社稷計耳。字羅曰。汝立二王。做得甚事。天祥曰。家不幸喪亡。吾立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爲。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爲。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字羅怒。命囚於獄。嘗作正氣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義

吐明廷。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死生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闢鬼火。春院闕

蘇子全集

卷之五

太

天黑。牛驥同一皂。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謬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宿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十九年壬殺故宋丞相文天祥。天祥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帝欲用之。天祥不屈。議將釋之。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欲取文丞相。乃召天祥入。帝諭之曰。汝何願。天祥曰。願賜之一死足矣。

帝猶未忍左右力贊帝乃詔有司殺於燕京之柴市俄有詔使止之至則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南北人聞者皆為流涕

二十六年_丑故宋江西招諭使謝枋得至燕死之初魏天祐逼枋得之北行也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嫂言無禮天祐久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至當死

林全集

本

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韓退之云蓋棺事始定天祐曰強辭枋得不食二十餘日當日不死乃復食只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四月初一日至燕京初五日死於驛枋得平生無書不讀嘗設卜肆於建陽驛橋榜曰依齋易卦小兒賤卒亦知其為謝侍郎也

成宗皇帝 名鐵木耳世祖之孫在位十三年

元貞元年 乙未

劉願真之學本於淨明忠孝見於真履實踐語錄有曰大忠者一物不欺大孝者一體皆愛

又曰何謂淨不染物何謂明不觸物不染不觸忠孝自得

又曰只要了得核中有箇仁仁中有一點生意藏之土中春氣才動根生幹長都出自然

又曰人事盡時天理自見

林全集

本

又曰至誠一念未動以先一念纔動便屬後天

武宗皇帝 名海山順宗之子在位五年

至大元年 甲申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

仁宗皇帝 名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之弟在位九年

皇慶元年 壬子

英宗皇帝 名碩德八剌仁宗之子在位三年

至治元年 辛酉

三年 癸亥右丞相拜住言吳澄有德老儒請徵用之帝遂以澄為翰林學士澄經傳悉通貫用力聖賢

之學成宗元貞初澄游龍興時元明善爲行省樑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奧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延之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澄嘗爲學者言朱子於其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故學以德性爲本

泰定元年

名也孫鐵木兒顯宗之子在位五年

泰定元年

甲子

林子全集

卷之九

主

四年丁卯趙宗子友欽幼遭切火早有山林之趣遇

張紫瓊授以金丹大道嘗有言曰道家以妙有真

空爲本多借喻曰朱砂水銀紅鉛黑汞姤女嬰兒

丁公黃婆黃芽白雪等類近於著實致令迷人妄

亂猜度學人將似是而非者執以爲有却謂金丹

是凡外藥滯於有形滓質採戰戰行而終莫悟真

空之妙釋氏以妙空不空爲宗多喻之曰狐孫狗

子露柱刹竿黃花翠竹捧佛花草燈籠佛殿西江

水趙州茶等類全無意義使人不可解悟學者思

之不得議之不及遂云禪機因執爲無流爲頑空靜坐入定出神而終莫悟不空之妙

林子曰嗟乎嗟乎豈知硃砂水銀狐孫狗子等語本以明道而今反以晦道亦可悲矣然妙有真空妙空不空與夫盡性至命之旨執中一貫之微曷嘗有不同耶要之非知道者其孰能識之

明宗皇帝

名和世琜武宗之子在位半年

元年

戊辰

林子全集

卷之九

主

文宗皇帝

名圖帖睦爾明宗之弟在位五年

天曆元年

戊辰

二年己丑十二月以西僧輦貞吃刺思爲帝師帝師

至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

不爲動惟國子祭酒李木魯翀舉觴立進曰帝師

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

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栗

然

至順二年

辛未

陳致虛師事趙緣督得金丹妙道

有言曰。中庸云。天命之謂性。大道歌云。神是性。今氣是命。達磨西來。直指明心見性成佛。是三教之道。皆常明性與命也。孔子云。一陰一陽之謂道。老子云。萬物負陰而抱陽。六祖教旨亦云。日與月對。陰與陽對。是三教之道。皆不出乎陰陽二物之外也。孔子云。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佛云。無上真實。衆妙之門。是云三教各門而同歸者也。

又曰。綱常之道。可以立談。而非心授也。所言心授者。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可以心授。而不可以立談也。修煉之道。可以立談。而非心授也。所言

林子全集

卷之九

心授者。無爲而無不爲。爲之而有以爲。此可以心授。而不可以立談也。頑坐守性。持齊坐禪之道。可以立談。而非心授也。所言心授者。惟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此可以心授。而不可以立談也。

林子曰。上陽子嘗註悟真篇。而倦倦於命以術延之旨。取譬寔深。命意又玄。終不免驚駭斯人。

之視聽矣。白玉蟾曰。我今若見張平叔。直把悟真篇罵倒。豈無謂哉。然判惑歌一章。真足以判道流之惑。又不可少也。其略曰。聰明的。談性理。橫言強辨。惟他是。惟與天道有誰明。顏子坐忘。曾子唯。讀大學講中庸。不偏不倚。朱文公。正心誠意求章句。誠意元非章句中。

黃元吉師事劉玉真。傳淨明忠孝之旨。嘗有言曰。真者一真無偽。人者異於禽獸。淨明教中。所謂真人者。非謂吐納按摩。休糧辟穀。而成真也。只是懲

林子全集

卷之九

忿窒慾。改過遷善。明理復性。配天地而爲三極。無愧人道。謂之真人。

夫曰。人生十六歲爲春。十六歲爲夏。十六歲爲秋。十六歲爲冬。通成六十四歲。以配六十四卦。當春夏之年。體元亨之義。元者始也。元氣渾淪。宜善保護。亨者通也。元氣宣通。以淑其後。至秋時。宜漸收斂。冬時。尤宜深藏。若不獲已。於秋冬之時。方有嗣息。然亦貴自樽節。念念以景迫桑榆爲懼耳。

林子曰。黃元吉春夏秋冬之喻。倦倦於嗣續綱

常爲大者。此天下之達道而三教之所同也。

寧宗皇帝

名懿。字質明。宗次子在位二月。

元年

壬申

順宗皇帝

名晏。字帖木兒。明宗長子在位三十六年。

元統元年

西祭

至正二年

壬午

學士劉謚作平心論有曰。儒教在中國。

使綱常以正。人倫以明。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天

地萬物。以位以育。其有功於天下也大矣。故秦皇

欲去儒。而儒終不可去。道教在中國。使人清虛以

自守。卑弱以自持。一洗紛紜膠牒之習。而歸於靜

默無爲之境。其有裨於世教也至矣。故梁武帝欲

除道。而道終不可除。佛教在中國。使人棄華而就

實。背僞而歸真。由力行而造於安行。由自利而至

於利彼。其爲生民之所依歸者。無以加矣。故三武

之君欲滅佛。而佛終不可滅。

林子曰。平心論嘗曰。儒以正設教。道以尊設教。

佛以大設教。余則以爲正而末有不尊。尊而未

有不大者也。宋孝宗原道辨曰。以佛治心。以道

治身。以儒治世。余則以爲治世而末有不本於

治身。治身而末有不本於治心者也。若李士謙

之所謂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張商英之所

謂儒療皮膚。道療血脉。佛療骨髓。亦豈知三教

之道同歸而一致哉。近世有好持論自奇者。謂

一日之間。能寂滅者佛也。能虛無者道也。能事

事者儒也。豈不以三教之道。合之一人之身。隨

時而爲儒。隨時而爲道。隨時而爲釋。余則以爲

三教之道。混於一心。道內無適而非儒。無適而

非道。無適而非釋。蓋能寂滅。便能虛無。能虛無

便能事事也。

三教會編後序

吾師三教先生抱不世出之學而會千古不傳之秘使三教之理昭然復明於世兆誥不才亦以洞氣之愛而修門弟子之禮領受心學者十年於茲矣每見先生之書若林子若醒心詩若要旨無不歡悅而心領之然其書固已刊布以與天下後世共之若去歲夏秋之間又有三教歷代會編之作則先生避暑於天心樓之所論著者道兄林鳴陽供編輯之任黃陽任考校之勞兆誥亦時以師命服勞其間無非所以嚴異端之辨會合一之理使似是之非異同之謬不足以爲天下後世惑也書方就錄遂有倭夷陷城之變兆誥寔痛斯集之不傳使天下後世之惑終不釋乃以繩挾是集於左袖而右手扶吾母至經百死而無恙者豈天下欲使天下後世之不終惑故保護是集於冥冥并我母子之身而全之此非獨兆誥之幸抑亦天下萬世之幸也兆誥既脫出先生喜曰余嘗以此集卜斯道之興替今既挾而出矣意者吾之道可終明

於天下後世也汝其爲我再加選摘卽以鬻田餘資授之同門諸友曰爲我速命梓人以與天下後世共之俾天下後世不終惑於似是之非異同之謬也

嘉靖癸亥孟夏朔日門下不肖弟兆誥頓首百拜謹識

林子全集後序

金陵中一堂重梓

門人僧真懶參閱

混虛氏曰。先衍也者。衍先也。先能生天。先能生地。先能生日。先能生月。先能生人。人惟得其先也。故能衍天。衍地。衍日。衍月。而天地日月。各足於人之先。而人莫之知也。

天

四

四

此衍當令圖之以象形體爲是今乃文之以字者抑豈不知當其時也不有文字乎蓋直取其便爾

林子

先行

一

三

爾虛子曰。此太虛之衍也。夫既曰先衍矣。而又曰太虛之衍者。何也。先也者。太虛也。而莫爲之先者。太虛也。而自生之。而自成之。而無所待於衍者。衍也。其衍。北天南地。東日西月。斯時也。而人尚未生焉。故其中虛。然太虛者。虛空而已矣。而其曰北天者。何也。但虛空中自浮其氣於其上爾。蓋有莫之爲而爲之者。其始天乎。其曰南地者。何也。但虛空中自凝其形於其下爾。蓋有莫之爲而爲之者。其始地乎。其曰東日者。何也。但虛空中自陽其魂於

其畫爾。蓋有莫之爲而爲之者。其始日乎。其曰西月者。何也。但虛空中自陰其魄於其夜爾。蓋有莫之爲而爲之者。其始月乎。

四

天人

四

爾虛子曰。此混虛氏之衍也。衍之而未嘗衍矣。仍其所自生也。仍其所自成也。其衍亦北天亦南地。亦東日亦西月。斯時也。而人則既生矣。故其中人

林子

先行

二

三

人曰。混虛氏非人與。爾虛子曰。混虛氏人也。然則位天地日月之中者。非混虛氏其人與。爾虛子曰。豈必混虛氏後世有混虛氏者出焉。則亦能位天地日月之中矣。

混虛氏章

爾虛子曰天未始天也而太虛其始生天乎。夫太虛之所以生天者豈其有以虛之而氣氣之而北北之而天乎。藉言有以氣之北之天之矣則亦不可謂之太虛而又惡能氣而北之以生天乎。地未始地也而太虛其始生地乎。夫太虛之所以生地者豈其有以虛之而形形之而南南之而地乎。藉言有以形之南之地之矣則亦不可謂之太虛而又惡能形而南之以生地乎。日未始日也而太虛其始生日乎。夫太虛之所以生日者豈其有以虛之而魂魂之而東東之而日乎。藉言有以魂之東之日之矣則亦不可謂之太虛而又惡能魂而東之以生日乎。月未始月也而太虛其始生月乎。夫太虛之所以生月者豈其有以虛之而魄魄之而西西之而月乎。藉言有以魄之西之月之矣則亦不可謂之太虛而又惡能魄而西之以生月乎。爾虛子曰太虛北其氣而生天焉。天固未始名也而混虛氏以其氣之北而名之爲天乎。天名矣而

休干

先行

三

101-111-111

復文字之以語人曰其氣之浮者天其名乎故天下萬世羣而呼之之謂天矣太虛南其形而生地焉地固未始名也而混虛氏以其形之南而名之爲地乎地名矣而復文字之以語人曰其形之凝者地其名乎故天下萬世羣而呼之之謂地矣太虛東其魂而生日焉日固未始名也而混虛氏以其魂之東而名之爲日乎日名矣而復文字之以語人曰其魂之晝者日其名乎故天下萬世羣而呼之之謂日矣太虛西其魄而生月焉月固未始

林

大
先
衍

四

三、四十

爾虛子曰。有以混虛氏爲天乎。則混虛氏人矣。而非天也。有以混虛氏爲非天乎。則混虛氏乃天之先矣。而非天也。有以混虛氏爲地乎。則混虛氏人矣。而非地也。有以混虛氏爲非地乎。則混虛氏乃地之先矣。而非地也。有以混虛氏爲日乎。則混虛氏人矣。而非日也。有以混虛氏爲非日乎。則混虛

曰乃日之先矣。而非日也。有以混虛氏爲月乎。則混虛氏人矣。而非月也。有以混虛氏爲非月乎。則混虛氏乃月之先矣。而非月也。故以人之形而言之。形其有大小乎。而人之形。其小於天。小於地。小於日。小於月者乎。以人之先而言之。先其無大小乎。而人之先其大於天。大於地。大於日。大於月者乎。

爾虛子曰。混虛氏其先乎人而先者乎。惟其先乎人而先也。故能先乎天而先也。人之先也。其天之

林子

先術

五

三、廿

先乎。天之先也。其人之先乎。惟其先乎人而先也。故能先乎地而先也。人之先也。其地之先乎。地之先也。其人之先乎。惟其先乎人而先也。故能先乎日而先也。人之先也。其日之先乎。日之先也。其人之先乎。惟其先乎人而先也。故能先乎月而先也。人之先也。其月之先乎。月之先也。其人之先乎。人曰。如此。則我其天地日月乎。爾虛子曰。天地日月。我也。先也。天不先其能我乎。我不先其能天乎。故天也者。以我之先而先我。我也者。以天之先而

先天也。地不先其能我乎。我不先其能地乎。故地也者。以我之先而先我也。我也者。以地之先而先地也。日不先其能我乎。我不先其能日乎。故日也者。以我之先而先我也。我也者。以日之先而先日也。月不先其能我乎。我不先其能月乎。故月也者。以我之先而先我也。我也者。以月之先而先月也。人曰。太虛也者。太虛而已矣。先行也者。先行而已矣。何以謂之混乎。何以謂之先乎。其有混乎。其無混乎。其混之先乎。其先之混乎。爾虛子曰。混其先

林子

先術

六

乎。故先也者。混也。混天地日月而先之也。先其混乎。故混也者。先也。先天地日月而混之也。其有所混而先乎。其無所混而先乎。其有所先而混乎。其無所先而混乎。不可得而知也。太虛而已矣。混其先而衍之乎。衍之而無待於混乎。先其混而衍之乎。衍之而無待於先乎。不可得而知也。太虛而已矣。其有所混而虛乎。其無所混而虛乎。其有所先而虛乎。其無所先而虛乎。不可得而知也。太虛而已矣。

爾虛子曰。太虛以其虛。而混混虛氏之虛乎。混混
氏以其虛。而混太虛之虛乎。人曰。混混氏其混太
虛乎。太虛其混混虛氏乎。爾虛子曰。混混氏其太
虛乎。其混太虛乎。太虛其混混虛氏乎。其混混虛氏
乎。人曰。太虛其可得而混乎。爾虛子曰。惡乎太虛
其不可得而混乎。爾其觀之河海乎。族乎水者。莫
神於龍。而諸凡賴水以水者。一水也。其有不混於
水者乎。爾其觀之天地乎。靈乎氣者。莫貴於人。而
諸凡賴氣以氣者。一氣也。其有不混於氣者乎。爾

林子

先衍

七

三

其觀之太虛乎。附於虛以積氣積形者。莫大於天
地。而諸凡賴虛以虛者。一虛也。其有不混於虛者
乎。人曰。信斯言也。則凡徧滿諸太虛中皆物。則皆
混太虛也。而況人乎。而奚獨混混虛氏之混太虛乎。
爾虛子曰。混混氏人也。惡乎人而不混太虛乎。人
曰。人混太虛矣。惡乎我而不混太虛乎。爾虛子曰。
爾亦人也。惡乎爾而不混太虛乎。人曰。我其混太
虛矣。惡乎人而不以我爲混混虛氏乎。爾虛子曰。惡
乎人而以爾爲混混虛氏乎。而混混虛氏之所以爲混

虛氏者。非爾也。

爾虛子曰。太虛之虛。其生天乎。而人心之虛。亦能
生天。太虛之虛。其生地乎。而人心之虛。亦能生地。
太虛之虛。其生日乎。而人心之虛。亦能生日。太虛
之虛。其生月乎。而人心之虛。亦能生月。人曰。夫人
上而覆於天也。豈其能生天乎。夫人下而載於地
也。豈其能生地乎。夫人晝而照於日也。豈其能生
日乎。夫人夜而照於月也。豈其能生月乎。爾虛子
曰。我之心。先天而天也。故其能生天乎。我之心。

林子

先衍

八

三

先地而地也。故其能生地乎。我之心。先日而日
也。故其能生日乎。我之心。先月而月月也。故其
能生月乎。故天而覆也。其皆我之覆乎。地而載也。
其皆我之載乎。日而晝也。其皆我之晝乎。月而夜
也。其皆我之夜乎。而況乎天也。不有我之先天而
天天焉。則其天也。其能覆乎。而況乎地也。不有我
之先地而地地焉。則其地也。其能載乎。而況乎日
也。不有我之先日而日日焉。則其日也。其能晝乎。
而況乎月也。不有我之先月而月月焉。則其月也。

其能夜乎。

人曰。混虛氏豈其能先天而天天乎。混虛氏豈其能先地而地地乎。混虛氏豈其能先日而日日乎。混虛氏豈其能先月而月月乎。爾虛子曰。惡乎混虛氏之不先天而天天乎。太虛之先天而天天者。混虛氏之先天而天天也。惡乎混虛氏之不先地而地地乎。太虛之先地而地地者。混虛氏之先地而地地也。惡乎混虛氏之不先日而日日乎。太虛之先日而日日者。混虛氏之先日而日日也。惡乎

林

先術

九

三百三十三

混虛氏之不先月而月月乎。太虛之先月而月月者。混虛氏之先月而月月也。人曰。混虛氏其先乎天而混天之先乎。天其可得而先而天之先也。其可得而混乎。爾虛子曰。惡乎其天之不可得而先而天之先也。其不可得而混乎。人曰。混虛氏其先乎地而混地之先乎。地其可得而先而地之先也。其可得而混乎。爾虛子曰。惡乎其地之不可得而先而地之先也。其不可得而混乎。人曰。混虛氏其先乎日而混日之先乎。日其

可得而先而日之先也。其可得而混乎。爾虛子曰。惡乎其日之不可得而先而日之先也。其不可得而混乎。人曰。混虛氏其先乎月而混月之先乎。月其可得而先而月之先也。其可得而混乎。爾虛子曰。惡乎其月之不可得而先而月之先也。其不可得而混乎。

林

先術

十

三百三十四

爾虛子曰。天天也者。心乎其天焉者乎。地地也者。心乎其地焉者乎。日日也者。心乎其日焉者乎。月月也者。心乎其月焉者乎。人曰。天其有心乎。爾虛子曰。有。天無心也。其能天乎。人曰。地其有心乎。爾虛子曰。有。地無心也。其能地乎。人曰。日其有心乎。爾虛子曰。有。日無心也。其能日乎。人曰。月其有心乎。爾虛子曰。有。月無心也。其能月乎。爾虛子曰。太虛其有心乎。人曰。惡乎太虛虛也之有其心乎。爾虛子曰。惡乎太虛虛也之不有其心乎。而諸凡太虛中之靈而心者。其皆太虛之有以心其心乎。爾虛子曰。太虛其有身乎。人曰。惡乎太虛虛也之有其身乎。爾虛子曰。惡乎太虛虛也之

有其身乎。而諸兄太虛中之形而身者。其皆太虛之有以身其身乎。爾虛子曰。混虛氏其無心乎。人曰。惡乎混虛氏人也之無其心乎。爾虛子曰。惡乎混虛氏人也之有其心乎。太虛之無心。混虛氏之無心也。若混虛氏之心其心矣。惡乎其能混虛而太虛乎。爾虛子曰。混虛氏其無身乎。人曰。惡乎混虛氏人也之無其身乎。爾虛子曰。惡乎混虛氏人也之有其身乎。太虛之無身。混虛氏之無身也。若混虛氏之身其身矣。惡乎其能混虛而太虛乎。

林子

先衛

十一

三四二

爾虛子曰。太虛其無心乎。其有心乎。太虛雖虛也。而不得不炯之而神矣。惡乎太虛中之心。而非太虛之心乎。太虛其無身乎。其有身乎。太虛雖虛也。而不得不散之而氣矣。惡乎太虛中之身。而非太虛之身乎。混虛氏其有心乎。其無心乎。混虛氏雖人也。而不自有其心矣。惡乎混虛氏而非太虛之無心乎。混虛氏其有身乎。其無身乎。混虛氏雖人也。而不自有其身矣。惡乎混虛氏而非太虛之無身乎。太虛其無心而有身乎。混虛氏其有心而無

心乎。太虛其無身而有身乎。混虛氏其有身而無身乎。

人曰。混虛氏其虛乎。而天也。地也。日也。月也。其亦虛乎。爾虛子曰。天有其氣矣。而天之所以爲天者。不在於氣。而在於虛也。地有其形矣。而地之所以爲地者。不在於形。而在於虛也。日有其魂矣。而日之所以爲日者。不在於魂。而在於虛也。月有其魄矣。而月之所以爲月者。不在於魄。而在於虛也。然而氣也。形也。魂也。魄也。豈足以礙其虛也。而不太

林子

先衛

十二

三四三

虛乎。若混虛氏身矣。天之氣也。地之形也。日之魂也。月之魄也。故混虛氏之身其身矣。而夷猶於天地日月之中乎。混虛氏之不自其身其身矣。而超出於天地日月之表乎。人曰。混虛氏身矣。惡乎其不自其身其身乎。爾虛子曰。惡乎其混虛氏之自身其身乎。混虛氏以其身而毀器之。而敝衣之。爾而又惡乎自身其身乎。人曰。身也者。生人之至貴也。而混虛氏而毀器之。而敝衣之。而又惡知貴其所貴者乎。爾虛子曰。混虛氏豈曰貴其身。而美器之也。

亦且貴其身。瑚璉而美器之矣。豈曰貴其身而美衣之也。亦且貴其身。袞裳而美衣之矣。子獨不觀之志士仁人乎。當其仁也。而以其身為貴也。否乎。當其義也。而以其生為貴也。否乎。而況於混虛氏焉。此混虛氏之不自身其身也。故其能先天地日月而先之者矣。

人曰。太虛虛也。而生天。而生地。而生日。而生月。而謂之太虛也。可乎。爾虛子曰。太虛虛也。而生天。而生地。而生日。而生月。而謂之太虛也。不可乎。豈其

林子

先術

主

三十五

太虛虛也。顧有在於不生天。不生日。不生日。虛其虛也。而後謂之太虛乎。人曰。混虛氏虛也。而名天。而名地。而名日。而名月。而謂之混虛氏也。可乎。爾虛子曰。混虛氏虛也。而名天。而名地。而名日。而名月。而謂之混虛氏也。不可乎。豈其混虛氏虛也。顧有在於不名天。不名地。不名日。不名月。虛其虛也。而後謂之混虛氏乎。

人曰。太虛也者。太虛也。而生天。而生地。而生日。而生月。不其有象乎。不其有形乎。不其有可見之迹

乎。爾虛子曰。其無生。無象。無形。無見者。其太虛乎。

其有生。有象。有形。有見者。其亦太虛乎。人曰。混虛氏也者。混虛也。而名天。而名地。而名日。而名月。不

其有文乎。不其有字乎。不其有可言之實乎。爾虛子曰。其無名。無文。無字。無言者。其混虛氏乎。其有

名。有文。有字。有言者。其亦混虛氏乎。故太虛其虛乎。惡得以無生。無象。無形。無見。而謂之太虛乎。而太

虛之所以為太虛者。其殆非人之所能測識者乎。

林子

先術

主

三十六

混虛氏其混虛乎。惡得以無名。無文。無字。無言。而謂之混虛氏乎。惡得以有名。有文。有字。有言。而謂之混虛氏乎。而混虛氏之所以為混虛氏者。其殆非人之所能測識者乎。

人曰。太虛也者。固不自知其能衍天。能衍地。能衍日。能衍月矣。而混虛氏之衍天。衍地。衍日。衍月也。

豈亦不之知乎。爾虛子曰。惡乎其知之乎。人曰。豈其真有所不知乎。爾虛子曰。惡乎其不知之乎。人

曰。惡乎其謂之不知乎。又惡乎其謂之知乎。而其

所以不知。所以知者。幸以告我也。爾虛子曰。余惡乎知。混虛氏之所以不知。而以告爾乎。又惡乎知。混虛氏之所以知。而以告爾乎。

爾虛子曰。藉言天而自有其氣也。而曰我天也。是亦天而已矣。惡乎其爲天之先而先天乎。藉言地而自有其形也。而曰我地也。是亦地而已矣。惡乎其爲地之先而先地乎。藉言日而自有其魂也。而曰我日也。是亦日而已矣。惡乎其爲日之先而先日乎。藉言月而自有其魄也。而曰我月也。是亦月而已矣。惡乎其爲月之先而先月乎。藉言人而自有其身也。而曰我人也。是亦人而已矣。惡乎其爲人之先而先天地日月之先乎。

林子

卷一

五

人曰。人者也。後乎天地日月而生焉者也。而天地日月之先。豈不太虛而無有乎。爾虛子曰。惡得其謂之無有乎。人曰。願聞其所以有。爾虛子曰。我也。既我矣。非有而何。人曰。人既無有矣。而惡乎有。爾之所謂我乎。爾虛子曰。我非以我之我爲有也。我乃以我之先爲有也。我之先太虛也。而天地日月

之先。孰非太虛之先乎。孰非太虛之先。孰非我之先乎。孰非我之先。孰非我之有乎。

人曰。混虛氏先矣。豈其盡乎人也。亦皆有其先乎。爾虛子曰。惡乎人之不有其先乎。人曰。豈其能以其先也。衍天衍地衍日衍月。如混虛氏者乎。爾虛子曰。惡乎其人之不能以其先也。衍天衍地衍日衍月。如混虛氏者乎。特混虛氏能以其先也。衍天衍地衍日衍月。而無愧於太虛之所以虛而先之也。而人之不能衍天衍地衍日衍月也。豈其太虛

林子

卷一

六

無以虛而先之。而異於混虛氏者乎。人曰。人者也。人固不能混太虛矣。其亦不知其能混混虛氏乎。爾虛子曰。人豈有不能混混虛氏乎。人能混混虛氏。則亦混太虛矣。人曰。敢問人之所以能混混虛氏。以混太虛者。爾虛子曰。太虛而已矣。人曰。人安能太虛。敢問太虛之所以太虛。與夫混虛氏之所以太虛者。爾虛子曰。太虛者太虛也。而混虛氏之何思何慮。亦太虛也。人而不能太虛。混虛氏者鑒乎其思也。鑒乎其慮也。人豈其

無有何思何慮之時乎。即此何思何慮之時。便是
混虛氏。便是太虛惡乎人而不能混虛氏。以混太
虛乎。

林子

先衍

七

先詠

我先天地用。我用天地先。我超天地外。我在天地
前。

太虛是我體。天地皆吾用。太虛天地我。無共無不
共。

太虛天地我。渾淪一大道。何處非我身。生可死亦
可。

未發之謂中。無復得而論。將先問太虛。太虛不可
問。

林子

先衍

八

問先向天地。天地莫能對。天地總不知。覆載自成
位。

問先混虛氏。混虛氏不對。豈其不欲言。似有塞其
兌。

先天天弗違。大易繫之辭。孔聖無知也。知者其阿
誰。

望道未之見。文王亦不識。聲臭俱泯時。於穆眇無
迹。

豈曰文尼父。犧堯夏氏禹。藉言共一堂。相對亦忘

誰

太虛能生天。天亦能生我。天地太虛中。與我同一道。

太虛能生我。我亦能生天。太虛元是我。天地共一先。

渾沌迫於今。今古只一瞬。跬步距天外。其間不能寸。

終乎其無終。始乎其無始。終始始復終。太虛而已矣。

林子

先術

九

下

太虛混混。虛混混。太虛太虛。混虛氏神化自如。

周流於六虛。六虛何者是。天地此無窮。我心亦不異。

天地皆我心。我為天地先。日月皆我心。我為日月先。

盈盈太虛中。莫非我之心。莫非我之心。莫非我之先。

莫非我之心。莫非我之先。我心即我先。浩乎其無

邊

莫非我之先。莫非我之心。我先即我心。勿向心外尋。

太極不為先。尚有太極前。太乙不為先。亦有太乙前。

夫靜而曰先。有靜即非先。天體而曰先。有體即非先。

天地如許大。吾身何其小。大小非所論。反觀得其妙。

林子

先術

二十

二十

其妙竟何如。天人一太虛。茫茫太虛裡。天地非有餘。

其妙不可言。太虛是我先。天先即是我。我先即是天。

人曰。夫太虛能生天生地固矣。惡乎人也。其能生天生地乎。爾虛子曰。太虛之太虛。人之太虛也。惡

乎人也。其不能生天生地乎。人曰。天開地闢。而人未始生矣。惡乎人也。其能生天生地乎。爾虛子曰。

信斯時也。人固未始生矣。而人之太虛也。不既先

而有乎故太虛也者。徹天徹地。徹人徹物。徹古徹今。徹內徹外。徹大徹小。徹通徹塞。而莫非太虛也。故未有天地也。而天地之太虛在太虛。既有天地也。而太虛之太虛在天地。未有人也。而人之太虛在太虛。既有人也。而太虛之太虛在人。夫未有人也。而人之太虛則在太虛矣。惡乎太虛之生天生地。而非人之生天生地乎。

孫子

先衍

主

一

先衍衍

爾虛子曰。先衍衍也者。衍先衍也。太虛之衍。北乎其天。南乎其地。東乎其日。西乎其月。先衍之衍。亦北其天。亦南其地。亦東其日。亦西其月。仍其定位也。而中其人。先衍衍之衍。北之南之。東之西之。縱之橫之。員之方之。而人乃心天地日月之心。以爲心焉。故不列於衍。而其衍也。不居左。衍縱衍二。衍橫衍二。衍縱橫還元衍一。衍縱橫復初衍一。衍縱橫方員衍二。凡八其例也。

孫子

先衍

主

一

天

天初衍地次衍日又次

上中下

爾虛子曰。天位乎上。其衍自上而下。

地

日又次月次衍地初衍

丁中上

爾虛子曰。地位乎下。其衍自下而上。

衍橫衍

日

日初衍

天次衍

地次衍

天次衍

地次衍

爾虛子曰。日生於東。其衍自東而西。

月

月又次

日次衍

天次衍

月

月初衍

天次衍

爾虛子曰。月生於西。其衍自西而東。

衍縱橫還元衍

天天元

地地元

月月元

爾虛子曰。元也者。先也。衍之先也。不可得而衍也。

如天衍天位。而值其變焉。是變天復天。天天而未

始天者。其元也。重作縱衍。亦自上而下。地衍地位。

而值其變焉。是變地復地。地地而未始地者。其元

也。重作縱衍。亦自下而上。日衍日位。而值其變焉。

是變日復日。日日而未始日者。其元也。重作橫衍。

亦自東而西。月衍月位。而值其變焉。是變月復月。

月月而未始月者。其元也。重作橫衍。亦自西而東。

衍縱橫復初衍

天初位

地初位

月月元

地地元

天初位

地初位

月月元

地地元

爾虛子曰。此先衍之定位也。定位者。初位也。如天西之而月也。數值月位。變天而月。以復其月之初位也。變衍自西而東。地東之而日也。數值日位。變地而日。以復其日之初位也。變衍自東而西。月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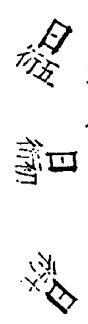
之而地也。數值地位。變日而地。以復其地之初位也。變衍自下而上。月北之而天也。數值天位。變月而天。以復其天之初位也。變衍自上而下。

衍縱橫方員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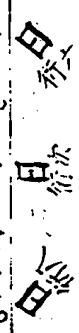


爾虛子曰。天衍人位者。是心中有一天也。而數值焉。不變變則失其心之天矣。由是以心之天北之南之。而縱其衍也。由是以心之天東之西之。而員其衍也。由是以心之天隅而四之。而方其衍也。先北後南。先左後右者。天以陽而衍也。其地陰也。反是。

心日後衍



日三 日衍 日前 日四 日



爾虛子曰。日衍人位者。是心中有一日也。而數值焉。不變變則失其心之日矣。由是以心之日東之西之。而橫其衍也。由是以心之日北之南之。而員其衍也。由是以心之日隅而四之。而方其衍也。先左後右。先北後南者。日以陽而衍也。其月陰也。反是。

是

是

先衍衍究

爾虛子曰。先衍也者。衍乎其天之先者也。而天之先者。天天。衍乎其地之先者也。而地之先者。地地。衍乎其日之先者也。而日之先者。日日。衍乎其月之先者也。而月之先者。月月。以混虛氏之先乎其先者。而猶語人曰。我其衍天之先乎。而我之所衍者。天馬已爾。而非先也。我其衍地之先乎。而我之所衍者。地馬已爾。而非先也。我其衍日之先乎。而我之所衍者。日馬已爾。而非先也。我其衍月之先乎。而我之所衍者。月馬已爾。而非先也。而况余乎。衍其所衍之天。尚恐不足以達天。而况天之先乎。衍其所衍之地。尚恐不足以達地。而况地之先乎。衍其所衍之日。尚恐不足以達日。而况日之先乎。衍其所衍之月。尚恐不足以達月。而况月之先乎。故先衍也者。衍乎其先而與上知者衍也。先衍衍也者。衍乎其衍而與知者衍也。爾虛子曰。衍以先名者。何也。曰。易曰。連山曰。歸藏曰。先。皆其名也。故先也者。先也。而未始一也。一尚

未有。而况所謂天地者乎。而况所謂日月者乎。所謂天地日月者。先之衍也。

爾虛子曰。衍之義。衍也。故衍也者。羨也。羨之而廣大之者。衍也。衍也者。演也。演之而文字之者。衍也。衍从水。从行。如水之行也。水自混混中溢出。而放於海者。流衍其義也。故有不待疏決。而水自行者。衍之而未始衍也。有有待疏決。而水乃行者。衍之而有所衍也。

爾虛子曰。未始一者。先也。先而衍之。而一生焉。衍之未始衍也。一也者。太極也。太極而復衍之。而天地日月生焉。衍之而未始衍也。

爾虛子曰。太虛之衍。而自生之。不衍而生也。而自成之。不衍而成也。如一日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生成之數。而非有所於衍者。衍也。若生衍之衍。仍其所自生也。而非有所於生而衍之也。仍其所自成也。而非有所於成而衍之也。故太虛之衍。是乃本然之體。而非人矣。混虛氏之衍。雖曰本然之體。而倣之者人矣。

人問衍之先於爾虛子。爾虛子曰：「不知也。」又問：「爾虛子曰：『不知也。』然則孰知之？」爾虛子曰：「惟能衍先者。其知衍之先乎？故知衍之先者，則能天而天之。而不知有天者，先也。地而地之，而不知有地者，先也。日而日之，而不知有日者，先也。月而月之，而不知有月者，先也。」

爾虛子曰：「混虛氏其以人之先，衍天之先乎？然則天之先也，與人之先，同與？」曰：「然。氣異而先同也。混虛氏其以人之先，衍地之先乎？然則地之先也，與

孫子

先衍

堯

人之先，同與？」曰：「然。形異而先同也。混虛氏其以人之先，衍日之先乎？然則日之先也，與人之先，同與？」曰：「然。魄異而先同也。混虛氏其以人之先，衍月之先乎？然則月之先也，與人之先，同與？」曰：「然。魄異而先同也。」

爾虛子曰：「北亦有中者，天之中也；南亦有中者，地之中也；東亦有中者，日之中也；西亦有中者，月之中也。若中也者，中天地日月之中，爲中者，人之中也。人曰：『豈其人也？』能中天地日月而中乎？」爾虛子

曰：「人之所以能中天地日月而中者，非以其人焉。能中天地日月而中者，乃以其人之先焉。能中天地日月而中者，然則天地日月也。不有其先乎？爾虛子曰：『天地日月亦皆先也。夫天地日月先矣，而奚獨人之先也？而能中天地日月而中乎？人之所以能中天地日月而中者，以其有以先天地日月而先也。人惟有以先天地日月而先也，故不徒足以三才乎天地，亦且足以成能乎天地，不徒足以並明乎日月，亦且足以增光乎日月。』」

孫子

先衍

堯

爾虛子曰：「先衍之衍，衍之體也。先衍衍之衍，衍之用也。夫先也者，體也。衍也者，用也。先衍之衍，而謂之體者，用之體也。先衍衍之衍，而謂之用者，用之用也。」

爾虛子曰：「一天一地者，日月之體也。一日一月者，天地之用也。人亦天地之用也，而天地爲體。天地亦人之用也，而人爲體。人亦日月之用也，而日月爲體。日月亦人之用也，而人爲體。」

爾虛子曰：「夫世人而以形爲用也，則有內有外，有

內有外。則有體有用。至於不以形用。而用乎其先者。則無內無外。無內無外。則無體無用。故言乎其體。體乎其用也。言乎其用。用乎其體也。然天地日月體也。而體人之用。人用也。而用天地日月之體。人體也。而體天地日月之用。天地日月用也。而用人之體。

爾虛子曰。天也。地也。日也。月也。人也。孰爲體。孰爲用。混而一之者。先也。故天之能覆物者。天之用也。亦我之用也。而天之所以能覆物者。天之體也。亦

林

先術

三十七

三十七

我之體也。地之能載物者。地之用也。亦我之用也。而地之所以能載物者。地之體也。亦我之體也。日月之能照臨乎物者。日月之用也。亦我之用也。而日月之所以能照臨乎物者。日月之體也。亦我之體也。諸凡雨風露雷之變態也。山嶽河海之流峙也。昆蟲草木之生生化化也。亦莫非我之體也。亦莫非我之用也。

爾虛子曰。我而靜也。則天地日月與我而同其靜也。我而動也。則天地日月與我而同其動也。天地

日月而靜也。則我與天地日月而同其靜也。天地日月而動也。則我與天地日月而同其動也。人曰。靜非其體。而動非其用與。爾虛子曰。若以靜爲體。則靜非體也。若以動爲用。則動非用也。然則無體無用。無靜無動與。爾虛子曰。惡得其有體有用。有靜有動乎。夫天也。地也。日也。月也。人也。則皆有體有用。有靜有動矣。而曰。無體無用。無靜無動者。吾竊惑焉。爾虛子曰。惡乎其無體無用。無靜無動乎。故體而無體。用而無用。靜而無靜。動而無動者。天

林

先術

三十八

三十八

也。地也。日也。月也。人也。一也。人曰。天也。地也。日也。月也。人也。豈其靜也。果能與之而同其體。而其動也。果能與之而同其用與。爾虛子曰。莫非體也。莫非用也。莫非靜也。莫非動也。而莫非先也。故天也。地也。日也。月也。無體無用。無靜無動。而以我也爲體爲用。爲靜爲動者。其先乎。我也。無體無用。無靜無動。而以天也。地也。日也。月也。爲體爲用。爲靜爲動者。其先乎。故先也者。始天地而始之。而至於未始也。終天地而終之。而至於未始終也。人曰。何

其久與。殊不知特在我一呼吸間爾。而非久也。北而北之。而至於不可得而復北也。南而南之。而至於不可得而復南也。東而東之。而至於不可得而復東也。西而西之。而至於不可得而復西也。人曰。何其遠與。殊不知特在我一只尺間爾。而非遠也。夫其先也。本如其久且遠矣。豈其靜也。不能與天與地與日與月而同其體乎。又豈其動也。不能與天與地與日與月而同其用乎。

爾虛子曰。靜也者。天地之體也。動則天而地之。亦

復爲月。地而天之。亦復爲日。動也者。日月之用也。

靜則日而月之。亦復爲地。月而日之。亦復爲天。

爾虛子曰。天而日之。地而月之。體而用也。日而天之。月而地之。用而體也。

爾虛子曰。縱而衍之。天衍始於北也。地衍始於南也。橫而衍之。日衍始於東也。月衍始於西也。縱縱橫橫。則東西南北之位定矣。縱而橫之。橫而縱之。則東西南北之位易矣。

爾虛子曰。天北也。而南之。則地矣。地南也。而北之。

則天矣。日東也。而西之。則月矣。月西也。而東之。則日矣。

爾虛子曰。天北也。而東之。則日矣。地南也。而西之。則月矣。日東也。而北之。則天也。月西也。而南之。則地矣。

爾虛子曰。初衍而天。當作縱衍。初衍而地。亦作縱衍。初衍而日。當作橫衍。初衍而月。亦作橫衍。

爾虛子曰。初衍而天。自上下也。初衍而地。自下上也。初衍而日。自東西也。初衍而月。自西東也。

爾虛子曰。天也。地也。日也。月也。皆內嚮。而人南嚮。

不變者。人背陰而面陽也。故天而人焉。天即人也。天亦南嚮。地而人焉。地即人也。地亦南嚮。日而人焉。日即人也。日亦南嚮。月而人焉。月即人也。月亦南嚮。

爾虛子曰。中衍天焉。人而天也。天其心乎。中衍地焉。人而地也。地其心乎。中衍日焉。人而日也。日其心乎。中衍月焉。人而月也。月其心乎。

爾虛子曰。人天而天其心也。即天即人。即以天爲

用矣。人地而地其心也。卽地卽人。卽以地爲用矣。人日而日其心也。卽日卽人。卽以日爲用矣。人月而月其心也。卽月卽人。卽以月爲用矣。

爾虛子曰：人有定位而不列於衍者，天有天心，地有地心，日有日心，月有月心，而人也者，心乎其心者也。人曰：此所謂心者，豈非世人之所謂心也？而在身之內與？爾虛子曰：否。若余之所謂心者，充滿太虛，而非有內外矣。故宇宙之內，皆太虛也，而亦皆我之心也。宇宙之外，皆太虛也，而亦皆我之心也。此其所以能心天地日月之心以爲心乎。

林

六 先行

三

三

爾虛子曰：人也者，以衍天，以衍地，以衍日，以衍月，以衍馬者也。若天也，地也，日也，月也，而不得其人焉，其誰與衍之？而況人也，亦惟自其身中之天也，地也，日也，月也，推而衍之爾。

爾虛子曰：衍以四爲準。天一，地二，日三，月四。衍或以文字，或以日時，或以金石，或以草木，諸凡見聞之所可衍者，數其三而衍之，無不可者。

爾虛子曰：衍觀其變焉。數之而值其位者，變也。值

天，值地，值日，值月，變值人，不變。

爾虛子曰：天而日也，而月也，地而日也，而月也，變衍。作橫衍，天而地也，地而天也，變衍。作縱衍，日而天也，而地也，月而天也，而地也，變衍。當作縱衍，日而月也，月而日也，變衍。亦作橫衍。

爾虛子曰：衍北乎天矣，而地也，日也，月也，或入天之位，而值其變焉，以復其天之元始者，天之天也。衍南乎地矣，而天也，日也，月也，或入地之位，而值其變焉，以復其地之元始者，地之地也。衍東乎日，

林

六 先行

三

矣。而天也，地也，月也，或入日之位，而值其變焉，以復其日之元始者，日之日也。衍西乎月矣，而天也，地也，日也，或入月之位，而值其變焉，以復其月之元始者，月之月也。

爾虛子曰：天變，地變，日變，月變，而人不變者，何也？蓋天也，地也，日也，月也，我得而衍之，我得而變之，我得而東之，西之，南之，北之，我得而縱之，橫之，員之，方之，故其人不變。人或變矣，而失其中之主矣。是豈能衍天衍地衍日，衍月，陳而列之者乎？又豈

天變地變日變月幹而旋之者乎。

爾虛子曰。人天也。數起於子。人地也。數起於丑。人日也。舒精於卯。人月也。吐華於酉。

爾虛子曰。變人天也。卽其衍之數。而益以子之成數。順而數之矣。人地也。卽其衍之數。而益以丑之生數。逆而數之矣。日上法天。數益以卯者。成數也。月下效地。數益以酉者。生數也。故陽也者。先乎陰而生。陰也者。後乎陽而成。

爾虛子曰。衍縱橫方員衍。不曰變。而曰後者。何也。

後也者。後乎其前。而非變也。

爾虛子曰。衍或從北而南。或從南而北。或從東而西。或從西而東。而北也。南也。東也。西也。其皆由於人之心乎。變或縱而縱。或縱而橫。或橫而橫。或橫而縱。或員或方。而縱也。橫也。員也。方也。其皆由於人之心乎。

爾虛子曰。人而天焉。縱之。橫之。方之。員之。而皆天也。而心之天。不可變矣。人而地焉。縱之。橫之。方之。員之。而皆地也。而心之地。不可變矣。人而日焉。縱

之橫之。方之員之。而皆日也。而心之日。不可變矣。

人而月焉。縱之。橫之。方之員之。而皆月也。而心之月。不可變矣。人曰。心其不可變乎。爾虛子曰。心也者。惡得而變諸。故心而天矣。無所往而不爲天焉。而有時乎其地者。地而天也。而有時乎其日者。日而天也。而有時乎其月者。月而天也。亦猶心而仁矣。無所往而不爲仁焉。而有時乎其義者。義而仁也。而有時乎其禮者。禮而仁也。而有時乎其知者。知而仁也。又不觀四民之有定業者乎。人而業乎。

其士也。終其身士焉。斯可謂之士矣。人而業乎其農也。終其身農焉。斯可謂之農矣。若今日士矣。明日農矣。又明日工矣。商矣。其能士乎。其能農乎。其能工乎。其能商乎。不士不農。不工不商。則其凶也。

咎也。從可知矣。豈必謀之鬼神。而後能知吉凶。知休知咎也哉。

人曰。羨演二義。則旣知之矣。而曰流行之衍者。何也。爾虛子曰。水之混混者。水之元初也。故混混而出者。實而虛也。盈科而行者。虛而實也。由是自東

自西自南自北。隨其所值。縱而縱之。橫而橫之。員而員之。方而方之。而無有乎不宜者。故太虛虛也。可以天。可以地。可以日。可以月。可以人。虛矣。而未嘗虛也。天固圓於太虛焉。而亦虛也。可以元。可以亨。可以利。可以貞。虛矣。而未嘗虛也。人亦囿於太虛焉。而亦虛也。可以仁。可以義。可以禮。可以知。虛矣。而未嘗虛也。故先衍也者。非徒爲人之衍。吉衍凶。衍休衍咎焉已哉。蓋欲衍者。因其衍而衍之。而得其所本有之先。混混之始爾。故作者能以我之

林子

先衍

先

先而感彼之先。而述者能以彼之先而感我之先。則萬世而下。其有不先我之先而先彼之先者乎。犧堯禹文周孔聖之盛也。而其所相授受者。此其先矣。

人曰。犧堯禹文周孔不言先。而爾虛子則言先矣。爾虛子曰。惡乎犧堯禹文周孔之不言先乎。包犧氏八卦者。先天也。周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則是犧堯禹文周孔亦言先矣。

人曰。犧堯禹文周孔不言虛。而爾虛子則言虛矣。

爾虛子曰。惡乎犧堯禹文周孔之不言虛乎。周易曰。周流六虛。則是犧堯禹文周孔亦言虛矣。故六虛者。虛也。廣矣。大矣。高矣。深矣。上而極其上之虛焉。莫非虛也。而莫非其先之周流也。下而極其下之虛焉。莫非虛也。而莫非其先之周流也。東而極其東之虛焉。西而極其西之虛焉。南而極其南之虛焉。北而極其北之虛焉。亦莫非虛也。而亦莫非其先之周流也。人曰。六虛者。六爻之列位也。爾虛子曰。畫而爻矣。列而位矣。豈其虛乎。

林子

先衍

卑

人曰。惡乎人心之虛也。而能生天。而能生地。而能生日。而能生月乎。爾虛子曰。惡乎人心之虛也。不能生天。不能生地。不能生日。不能生月乎。太虛之虛。我之虛也。我之虛。太虛之虛也。一而已矣。惟太虛之虛。而與我之虛。爲一也。故太虛之生天也。卽我之生天也。太虛之生地也。卽我之生地也。太虛之生日也。卽我之生日也。太虛之生月也。卽我之生月也。抑亦觀之包犧氏之畫卦乎。卦而乾矣。不謂之天之生也。而見於畫之三乎。卦而坤矣。不謂

之地之生也。而見於畫之三乎。卦而離矣。不謂之日之生也。而見於畫之三乎。卦而坎矣。不謂之月之生也。而見於畫之三乎。而其未畫之前也。不其先天先地先日先月。而太虛者乎。夫包犧氏人也。亦能以其虛也。先天而生天。先地而生地。先日而生日。先月而生月也。如此。豈其人心之虛也。而不能先天而生天。先地而生地。先日而生日。先月而生月乎。特其自失其先。而不能虛爾。人曰。豈其人也。果真能生天。果真能生地。果真能生日。果真能生月乎。爾

林子

先術

聖

言通

先術卷後

人問爾虛子先矣。而其道則何道也。爾虛子曰。我之先。我之道也。非道非先。非先非道。蓋我之道。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之先之道也。人曰。願聞其詳。爾虛子曰。譬之樹然。夫樹一也。分而爲三大枝。曰儒曰道曰釋。儒之一大枝。復分爲二小枝。有專主尊德性者。有專主道問學者。各自標門。互相爭辯。則亦何異於道流釋流。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而喋喋不已也。道之一大枝。復分爲三小枝。清淨也。彼家也。爐火也。各自標門。互相爭辯。則亦何異於儒流釋流。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而喋喋不已也。釋之一大枝。復分而爲五小枝者。五宗也。各自標門。互相爭辯。則亦何異於儒流道流。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而喋喋不已也。自是枝而復枝。葉而復葉。紛紛籍籍。是是非非。蓋有不可得而勝數者矣。然而唐虞三代之時。有儒乎否也。有道乎否也。有釋乎否也。而人始生之時。知有儒乎否也。知有道乎否也。知有釋乎否也。故儒道釋者。枝也。而未有儒未有

林子

先術

聖

三三三

道未有釋之先者。根也。人曰：根。根矣。而未有根之先，可得而言乎？爾虛子曰：仁也。人曰：仁。仁矣。而未有仁之先，可得而言乎？爾虛子曰：無聲無臭，是亦一太虛矣。雖欲言之，惡得而言諸？人曰：夫豈終無可得而言耶？爾虛子曰：天之所以爲天者，則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已矣。外此復何言哉？文王之所以爲文者，則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而已矣。外此復何言哉？人曰：敢問不顯之德。爾虛子曰：舜之所謂玄德也。人曰：舜之玄德，文王不顯之德，豈其所謂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之先之道與？爾虛子曰：然。

林子

先衍

聖

先衍跋

跋曰：先衍之書，自犧堯禹文周孔以來，所未嘗道也。吾

師龍江先生始言之。其所以發神靈之秘，闡斯道之微者，夫豈可以易而明言之者哉？延開竊窺其大要，殆悉本於吾心之內。太虛之先，所謂畫前之易者是也。故未有文字也，而其易之爻也，以畫既有文字矣，而其先之衍也以字。然而爾虛子者，亦混虛氏也。故謂之混者，以混太虛，不

林子

先衍

聖

可得而別也。彼卽此，此卽彼，混之而爲一矣。而謂之爾者，以爾太虛不可得而岐也。汝卽我，我卽汝，爾之而兩忘矣。延開嘗由此而推言之，先衍而虛其中者，卽虛而卽人也。衍衍而實其中者，卽人而卽虛也。縱而衍之者，升降之機也。橫而衍之者，往來之理也。員而衍之，則效天於崇矣。方而衍之，則法地於卑矣。變之復之，吉凶悔吝之途判焉。順也，逆也。進退消長之漸基焉。生成氣運也。四象八方也。配之則各有定位。陰陽

支于也。四序五行也。屬之則各有定籌。諸凡畫地分野。七政曆紀。律呂量衡。品節度數。綱常倫理事物細微。而囿於天地日月之內者。其皆囿於此衍之中乎。故分縱橫而衍之。其衍凡二十有四合方員而衍之。其衍凡六十有四。數其陽而十八之。數其陰而十八之者三十六也。五天數而五之。五地數而五之者五十五也。四則二而八之。八八者河圖也。奇則三而九之。九九者洛書也。錯之而復綜之。經之而復緯之。則其衍

林子

先衍

星

子

也。誠不可得而窮矣。其所以主宰而綱維之。陳列而幹旋之。皆本於人之心者乎。先之復於先也。虛之還於虛也。以契於穆之表。以通天載之神。微乎微乎。其殆不可以致思矣。故雖不必求合乎往迹。而馬負龜呈之旨。先天後天之爻。大象大衍之易。繫辭洪範之章。又推之而至於楊子雲之太玄。周茂叔之太極。邵堯夫之皇極經世。此皆有以得其先。立其大。而集其成者與。故天地日月。各以太虛而藏其用也。犧堯禹文周

孔各與太虛而同其體也。若吾先生則又以其心之先也。而虛太虛之虛矣。豈非有以立天地日月之宗。會犧堯禹文周孔之盛者乎。此蓋因數寓理之意遠矣。夫豈曰爲人之衍。吉衍凶衍。休衍咎已哉。苟有能直反之於心。以求吾先生之所謂先者而先之。則至誠之道。不可以前知乎。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所謂抑亦先覺者。將在此矣。若徒謀之鬼神。以知未來事。則是貳心於吉凶。休咎衍數之學爾。豈吾先生所以衍先還

林子

先衍

星

子

元混虛爾虛之至意耶。門人林廷潤齋沐百拜跋

林子全集

三教經略

大學錄大學中庸首數句而其意已備矣或欲取全文及諸經傳而誦之無不可者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

林子主教經略

一

二九

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中庸大學止至善推之而至於治平中庸致中和推之而至於位育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常清靜經此篇道家之所以爲道者備矣或欲取諸道經而誦之亦無不可者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夫道

林子主教經略

二

三五四

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若能常遣其慾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慾未遣也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

無所寂慾。豈能生慾。既不生。卽是真靜。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如此清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爲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爲化衆生。名爲得道。能悟道者。可傳聖道。

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着之者。不名道德。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爲有妄心。既有妄心。卽驚其神。既驚其神。卽着萬物。既着萬物。卽生貪求。既生貪求。卽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林子

三教經略

三

三十五

心經

此篇釋家之所以爲釋者備矣。或欲取諸釋經而誦之。亦無不可者。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

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密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密多咒。卽說咒曰。

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跋曰。誦儒經者。當知喚起吾心。孔子誦道經者。當知喚起吾心。老子誦釋經者。當知喚起吾心。

林子

三教經略

四

三十三

釋迦。孔老釋迦。我之所本有也。而孔老釋迦。余每曰。三教先生者。以孔老釋迦。先我而生。而得我心之所同然者爾。陳致虛曰。八字打開。中有見成公案。三氏俱有心印之說。而宋儒亦曰。人心如印板。豈不謂吾心之所皆備而見成者。三氏之真經乎。若果能真知此意。而得其所同然者。是雖手不持卷。口不念經。謂之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可也。如或不知心所同然。而徒索之文字之間。是雖手不釋卷。口

不輟念則亦何異於女史誦詩。內豎傳令。殆非孔老釋迦作經之本意也。六祖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已。口誦心行。卽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卽是被經轉。余於是而知三氏之教。以心行爲尚。而誦經者。甚無爲經所轉。斯爲得之。莆林兆恩謹跋。

林子

三教經略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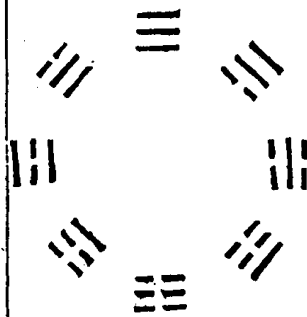
林子全集

儒經

門人
李應時編集
李仲英重梓

河

圖



林子

儒經

一

圖

林子曰。河圖而虛其中者。太虛其同體也。而誦易之繫辭者。當知是圖不出於河。而出於伏羲之心矣。易以道精微也。故以河圖繫之易。

易經繫辭

此錄朱子之所集摘者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

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洛

洛

洛

洛

禮

禮

禮

書

書

書

書

林子曰。洛書而實其中者。皇建其有極也。而誦書之洪範者。當知是書不出於洛。而出於夏禹之心矣。書以道政事也。故以洛書紀之書。

林

儒經

二

三四九

書經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

極。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

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瑩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

錫

錫

錫

錫

錫

錫

錫

錫

錫

錫

錫

林

儒經

三

三四九

窮無黨無偏。王道平乎。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肆。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吉凶。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

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林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聖人之心。一河也。而圖則從此出焉。一洛也。而書則從此出焉。而易之所謂則者。乃準之義也。文子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者。是也。孔子曰。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已矣。而謂之中心者。豈非吾身之土中。吾身之河洛耶。然河圖則用八矣。其坤虛者。無極之始也。虛而實之。八而九之。無極而

太極也。其河圖而洛書者乎。洛書則用九矣。其中實者。太極之真也。實而虛之。九而八之。太極本無極也。其洛書而河圖者乎。余嘗辟之草木。然枝枝葉葉。雖云繁矣。而其數則可陳也。未始芽而仁者。太極也。未始仁而本體虛空者。無極也。而其義則難知也。故未始仁而仁矣。仁之而芽。芽之而枝。而葉者。順也。枝枝葉葉。而復芽矣。芽矣而仁。仁矣而未始仁者。逆也。然數往之順。由於知來之逆。故曰易逆數也。論語曰。復禮為仁。蓋言果實之仁者。仁也。而禮則芽之而節矣。故復其節。文而不使芽者。為仁之道也。孟子曰。湯武身之也。又曰。湯武反之也。又曰。反身而誠。蓋言反之於身。而得其寂然不動之本體者。誠也。其曰復曰反者。不謂之逆數之易。歸根而復命耶。如或不知無極之始。太極之真。而致詳於數往之順。是其所務者外。直在枝枝葉葉間爾。豈曰復禮之仁。反身之誠。而為易逆之義。孔孟之學也哉。

詩經卷阿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伴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爾土宇遐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顒顒叩叩。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萋萋。離離嗃嗃。君子之車。旣庶且多。君子之馬。旣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蓼莪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緜之罄矣。維繫之耻。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

情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儒經

八

三十九

常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春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兄弟閔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儻爾邁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伐木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酒殯。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釃酒有衍。邇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踞舞我。迫我暇矣。飲此滑矣。

林子

儒經

九

三十九

林子曰。右詩五篇。而事君事父以別以序以信之理備矣。

禮經儒行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

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

林子

儒經

十

三〇二

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瀦。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

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簞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誦。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譏誚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

林子

儒經

十一

三〇三

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林予

儒經

三

三十四

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遇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林子曰。余嘗採輯儒經數帙。而命之梓氏者。乃爲世人徒知誦道釋二經。而不知誦儒經者。道也。大誦道釋二經者。繫達之天下。無老無少。無男無女。無不以儒者之經。不能爲人造福也。殊不知造福之言。寔道釋二氏。所以誘人以爲善。

也。善也者。福之基也。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今試取儒者之經。而日誦之。而其爲福也。有不大哉。心印經曰。誦之萬遍。妙理自明。朱子曰。讀書萬遍。其義自見。讀亦誦也。蓋當此誦讀之時。他無所聞也。亦無所見也。正襟危坐。如對聖賢。沉潛反覆。日復一日。而性靈忽然而自悟者。其妙理有不明。而精義有不見耶。妙理既明。精義既見。則其所以利益於我心身者。不既多乎。由此而爲賢也。由此而爲聖也。此其爲福也大矣。而經

儒經

三

三十四

傳所紀祿壽康彊者。特其餘耳。然余又有說焉。若河圖洛書。精微之極致也。尚矣。而儒者之行。莫先於孝。故孝經言孝之至也。則曰通於神明者。神之也。曰光于四海者。大之也。曰無所不通者。以言乎其神。而幽之神明。不足以盡其神也。以言乎其大而遠之四海。不足以極其大也。至於道家。亦嘗言孝之大也。曰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夫莫太於天地民物。而孝之所至。則有大

於此者。何其大與。釋氏亦嘗言孝之神也。曰事天地神明。莫若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夫莫神於天地神明。而孝之所感。則有神於此者。何其神與。古人有言曰。仁人事天。猶事父。孝子事父。猶事天。故以父母言之。則曰父天母地。以天地言之。則曰乾父坤母。由此觀之。則知天地父母。我皆賴之以生。以養。以爲命矣。而天地父母之氣。有不與我之氣相爲流通者乎。然有天地而後有父母。有父母而後有我。則是我之於父母。

林千

儒

西

三

也。而流通之氣。比之天地爲最近矣。惟其父母之於我也。而流通之氣爲最近。故其父母之於我也。而感格之機爲最神。故曰莫若孝於二親。莊子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余於是而知蓼莪之詩。與夫孝經一帙。又當終身誦之。而跬步之不忘焉可也時

隆慶丁卯至日。莆林兆恩書于三山借借室

右我

師龍江先生自設教以來。其所採輯儒經數帙。今

諸生口誦而讀之。以爲聖爲賢者耳。要之詩之五倫禮之儒行。而以倫行爲立本也。書之洪範。而以洛書爲入門也。易之繫辭。而以河圖爲極則也。先生則嘗言之矣。其曰河圖曰洛書。而先生則鮮言之者。何也。文誼答之曰。文誼何足以知之。豈非孔子所謂罕言仁罕言命罕言性與天道。而倫行之顯。先以求其放心。以存心與時。萬曆甲戌端午。門人洪文誼拜書。

林千

儒

五

百

林子全集

門八 吳 乾叅訂
朱謀莊重閣

醒心詩絕句 八十一首

悟入風花不盡詩。狎情鷗鳥坐忘機。欲將三教明
歸一。漢代由來有是非。

只有金針解指南。由來三教不爲三。虛心每愛孔
夫子。問禮殷勤向老聃。

下有魚兮上有鳶。道散兩間只自然。生生化化元
無盡。一物由來有一天。

下有魚兮上有鳶。予欲無言任自然。何人會得無
言處。始識仲尼是一天。

下有魚兮上有鳶。魚躍鳶飛總自然。兩間不盡鳶
魚意。淵外淵兮天外天。

下有魚兮上有鳶。下躍上飛孰使然。自躍自飛自
上下。下忘淵兮上忘天。

三洞由來在我身。欲拚入境却非真。天台此去無
多路。只是世間出世塵。

春風閒卧白雲溪。蝴蝶飛來我是伊。生死分明通
晝夜。紛紛夢覺亦支離。

睡起凭欄看月華。疎松影裡盡煙霞。春風自有真
消息。不向西園問落花。

誰解先天不屬氣。渾然無物物從生。本來元是清
虛境。白室天光字泰寧。

人生何地無曹溪。彈指不勞身已西。自得兩輪日
月在。春風到處有鶯啼。

誰識西來一法身。有相無相却是真。秋風何處一
聲鶴。獨坐空山月正明。

若識衆生卽是佛。不勞持戒自心平。禿顱枯坐有
何益。自性西方聽未明。

空齋獨坐菊花天。淡酒數甌正好眠。無思無慮元
無著。自證自修只自然。

何慮何思只寂然。儒家靜卽佛家禪。行亦能禪動
亦靜。由來三教在心傳。

行亦是禪卧亦禪。曹溪恰恰有真傳。此身不信元
清淨。請看蓮塘出水蓮。

儒門反卽玄門逆。逆亦修爲反自然。了得自然真性在。反成堯舜逆成僞。

龍虎永鉛空有著。卦爻斤兩亦支離。若存會得綿綿意。正是勿忘勿助時。

盡心知性有誰知。了性明心便屬疑。未明心性元無物。獨坐深山總是馳。

隨柳傍花願不違。清風明月許誰知。滔滔浩浩長江水。正是僊人吹笛時。

一氣天然相始終。屈伸闔闢自無窮。徘徊雲影天光外。自在清風明月中。

火風地水却非真。住世百年有此身。若道此身能不死。古今誰是長生人。

學問能求心放逸。便爲主敬實工夫。始識紛紛爭辯者。支離元不是真儒。

黃鶴樓前笛一吹。鶴鳴鶴舞鶴相隨。多少玄門搬運者。豈知得一在無爲。

摩詰惟知了佛性。在家何異出家人。避塵笑殺坐圓者。心地未明亦是塵。

悟入先天一也無。本來元不費工夫。十年孟浪成何事。贏得心中一點虛。

只煉心頭不入山。山人何意在人間。若能動靜渾忘却。閒在忙中始是閒。

若能了性便如如。悟入先天自太虛。雖在世間綜世務。不妨出世是丈夫。

我未生前天是我。我既生後我是天。浩然充塞兩間外。造化機微只一圈。

物不私自私物亦我。我能廣大我亦人。乾坤父母散殊外。一氣氤氲屬此身。

正已便須要正人。至誠功用只吾身。達亦似窮窮亦達。古今天地一般春。

十載煙霞寄此山。民胞物與每相關。天然一氣無分別。萬古襟懷宇宙間。

道在青松月在花。清風萬里泛歸槎。此心不是元無物。何處月明何處花。

道不在人花落景。人惟在道水長流。空空洞洞煙霞外。滿目江山是勝遊。

山北山南水滿渠。動中自有靜工夫。不妨逸興千
篇在。每到忘言一字無。

由來物物有真機。無限風光無限詩。自是天然無
粉飾。此兒着意便支離。

誰知對越更無他。心上分明是一天。從此安人安
百姓。聖功亦只在初泉。

匹夫匹婦在溝中。若已推之古保衡。一介幾微慎
取與。由來樂道在窮耕。

也屬虛空也屬身。惟將一氣究天人。天人從古無
林子

醒心詩

五

二六七

分別。宇宙襟懷抱一春。

首句收白沙二箇半字

直將一氣了天人。剝復相尋自有機。但得吾身正
氣在。便爲天地一陽時。

勿以窮通明出處。惟將功用論窮通。浩然充塞如
無外。便是吾人位育功。

浩然正氣與天同。呼吸便能贊化工。何處不來天
上月。野花啼鳥自春風。

栽蓮種菊本無著。直寄衷情草木知。須知弄月吟
風意。卽是角巾漉酒時。

醉舞春風海上樓。白雲不盡在溪頭。一聲鐵笛斜
陽外。世事都將付野鷗。

玉壺秋水自年年。悟入先天太極前。松杪不來天
外鶴。山人猶自抱雲眠。

一別蓬萊去路賒。此時重泛日邊槎。春風不盡江
梅意。又着紅桃樹樹花。

功名富貴惟杯酒。得喪是非只雅歌。不是山中忘
歲月。由來春在野花多。

在我真境便寂然。寂然境界卽同天。感通元是天
林子

醒心詩

六

二六八

機在。不自花開不自眠。

十年湖海臥煙霞。不去非無泛月槎。自是春風無
眼意。山中樹樹盡桃花。

物明有物元無物。吾識非吾却是吾。對境忘心吾
得喪。對心忘境物榮枯。

莫言黃菊已離披。萬物歸根自有時。能解天然開
謝意。猶堪載酒向東籬。

春風何意催花柳。花柳無私自春風。心性精微六
籍外。乾坤浩蕩一丸中。

能知易外畫前意。始識庖犧只此心。惟了此心是太極。爻辭卦象不須尋。

喜怒哀樂未發前。大本從來只自然。不解此中分造化。更於何處覓先天。

曾隨白鹿臥空林。惟有清風知我心。春回不盡天機巧。草木自花鳥自吟。

以心養心元無事。以事處事本無心。內外兩忘渾不著。清宵明月滿空林。

爲愛天壺四序花。春風飛不盡煙霞。山中有酒山

林子

醒心詩

七

二六十六

中月。蓬島由來路不賒。

滿目江山玄會我。空齋獵秘我搜玄。能知花鳥元無著。不盡鴻濛摠自然。

由來廊廟在山林。獨釣清溪歲月深。每愛漆雕能自信。栖栖應識仲尼心。

山人鍊睡在深山。鍊得睡魔摠是閑。不識老搏騷去後。華山桂樹幾人攀。

步入深山路轉迷。騎龜十里到清溪。一泓春水煙霞外。隔岸桃花自鳥啼。

我在先天天弗違。盈虛消息任推移。身中但得先天在。思慮俱忘微更微。

處處江山處處同。千花萬草任東風。上天下地散殊外。只在吾身竅妙中。

死生壽夭原非我。得喪榮枯却屬誰。自花自謝門前樹。試問東風知不知。

水流花謝自年年。花水無私只自然。境與心融過者化。更無人我更無天。

一顆玄珠在太虛。內觀非有亦非無。赤水分明歸

林子

醒心詩

八

二六十五

象。用本來無欠又無餘。

渠通幽澗源源淨。水到盈科袞袞來。時人欲會原初意。試看東風未著梅。

得趣原非對菊時。淵明此意有誰知。清風不盡疎籬上。千古黃花又在茲。

爲愛天邊月一輪。天風爲我吹浮雲。浮雲散盡清光在。此境無人堪與論。

三年不出待歸槎。人在空中坐落霞。風入寒梅春意滿。青林無樹不開花。

至聖至靈惟卜筮何思何慮在蒼龜人若無心同此物世間何事不能知

草木無心草木開自彫自發自深山乾坤亦在虛無裡不盡虛無杳靄間

心不住塵自太清忘形吾亦任吾真明月夜過花是主清風時待我爲賓

作人須作萬古人萬古之人只此身渾淪天地吾非我顛倒陰陽主是賓

休道前身我是誰冥冥杳杳有誰知今生不省前
林子 醒心詩 九

生事知命從來更不疑

休道古人卽是我古人是我是誰生平惟了眼
前事四十年來只自知

欲識東西南北人惟知明德要親民山中每作周公夢鳴鳥來時宇宙春

欲識玄同柱下人身中自是一乾坤無爲也有工夫在直啓玄關衆妙門

欲識西方寂滅人空中露出本來身浮雲散盡青天月處處鶯啼處處春

道亦是釋釋亦儒此理吾身本裕如不向古人尋往迹直從心性做工夫

盡心知性便知天自是篇章難盡傳惟了古人言外旨亦儒亦釋亦神僊

畫像自贊

余不知天地生人之始也距今幾萬歲又不知天地生爾之形也距今幾箇身一歲復一歲苟求其故至於寅一身復一身身身皆斃却非真故丹青之所能寄者我之形而丹青之所不能寄者我之神

林子 醒心詩 十

爾不言意何爲肚裏好懷惟我知達則兼善乎天下窮則修身見于時若所云三教合一之旨豈曰能破萬古斯世之疑

方袖方領見影愧影索鏡按圖吾今識吾自慚七尺一丈夫非釋非道亦非儒倦來睡一着興到酒數盃鼎鼎百年內安用此微軀

爾似我我似爾爾我相似分爾汝我與爾也却能忘形骸爾與我也相對沒言語

安樂窩歌答問

窩雖小。清以寧。天地於此而升降。四時於此而錯行。屈鬼伸神。呼月吸日。萬物森羅。以出以入。出而散之。不見其不足。入而歛之。不見其有餘。三教之聖人。由來都清虛。若尋安樂窩中趣。欲向安樂窩中居。不有曾參之魯。當如顏子之愚。勿忘勿助。無礙無拘。此中儘廣大。此理總如如。昔誦皇極經世書。堯夫千載曾起予。

嘲運氣

林子

醒心詩

十一

不運氣。氣自運。運氣反令氣不順。君不見蒼蒼上浮之謂天。北辰居五氣宣。夫何爲哉。任自然。世人既無口授與心傳。何爲乎窮年並立守殘編。徒誦順成人。逆成僊。豈知太極一立自然倒顛。上上升降無休歇。天地日月都迴旋。爲無爲。玄更玄。

與盡拙禪師談佛

盡拙禪師。不巧而拙。惟巧惟拙。孰優孰劣。盡拙禪師。心裡有訣。惟心惟訣。有生有滅。盡拙禪師。外與人同。內與人別。不惟忘巧。且忘其拙。不惟忘心。又

且忘訣。這些虛空等天地。禪師啓口也難說。

呼吸

天之高。今高無極。天自春秋我呼吸。一春一秋天。一年一呼一吸我。一息莫道一息與一年。升降妙用我亦天。四時行。百物生。靈化自然。餐芝服氣。駕霧乘烟。

律詩二首

生生每不窮。一氣自鴻濛。得意鳶魚外。忘形俯仰中。春風披綠草。秋雨滴寒蛩。代謝錯行裡。盈虛相

林子

醒心詩

十一

三十五

始終

水流花自發。吾亦任吾真。興人啼鶯外。風來弱柳春。觀化知無物。達生識此身。居塵塵不染。方是出塵人。

送李中山歸金華

君不見。天之高。日月星辰共森羅。一息一行幾千里。吾身璣衡亦如此。歸返還。運周天。天地反覆千萬年。真人不啓秘。假稱永和鉛。東龍西虎不復說。只了性命便通玄。玄中玄。須顛倒。顛顛倒。倒煉不

老一陰一陽之謂道。谷神不死中有寶。君去去兮歸故園。何時同訪商山皓。

四言

道無人我。性本廣大。辟如天地。萬物覆載。

月

颯颯飄風。茫茫雨雪。須臾吹散。萬里雲。現出青天。一輪月。一輪月。臨丹闕。山有時而摧。海有時而竭。照盡萬古此乾坤。清輝炯炯長不滅。

至道

林子

醒心詩

主

三

至道無垠。默默昏昏。歸乎其根。至道無極。昏昏默默。入乎其宅。我其與天地爲常。我其與日月參光。我其一屈一伸。而爲神爲鬼。我其一動一靜而爲陰爲陽。前乎千百世。後乎千百世。我其與之相爲始終。相爲存亡。道惟無內無外。我亦無迎無將。我其登雲霞。躡鳳凰。適觀乎曠莽之野。復反于何有之鄉。委心而任運。逍遙以徜徉。

太極

天數五。地數五。五而五之二十五。太極原在虛無。

中。虛無太極道之祖。咲殺道流。按迹慕古。惟向一身之外。空談鉛汞龍虎。又向八卦之中。漫說屯蒙朝暮。于嗟乎道之不明也。惟是之故。安得真人對坐綠霞間。與之共話玄門之真土。

嘲坐禪

靜不在坐。坐豈能靜。心一無他。是謂主敬。

右三教先生絕句八十一章。禪體一十六章。皆所以明三教合一之旨。心性精微之奧也。故道貴心解。時惟循聲。編悟入風花章第一。大聖宣

林子

醒心詩

古

三

尼尚贊猶龍。編只有金針章次之。心性不殊。立言各別。編下有魚兮。十有二章次之。禪靜致一。逆反同歸。編何思何慮八章次之。大道久湮。人各異學。編學問能求三章次之。道本至足。惟復厥初。編悟入先天章次之。無動無靜。心性自如。編只煉心頭二章次之。不躡古人。惟求言外。編休道前身七章於其末。而九九之數備矣。又教本不殊。遠紹統緒。編畫像自贊四章在禪體之先。主一之敬。學聖成終。編靜不在坐章在禪體

林子

醒心詩

十五

三十四

之後。中間許多篇什。雖不編次。要皆天人物我之致正已正人之學。窮達取與之義。榮枯壽夭之大耳。先生每語二氏者。流曰。彼岸蓬島。只在此心。在家出家。有何分別。不必卓行矯性。殊俗孤高。斷棄倫屬。以作名教中罪人也。又嘗語儒門者。流曰。儒者自有大學問。自有大工夫。誠敬二字。最爲真實。不必專事口耳。支離謬漫。內以欺已。外以欺人也。此實三教之秘。聖學之常。先生之所以形之詩歌者。亦類如此。諸凡同志之友。及門之士。每舉一章。以請誨益。先生爲之上取諸天下。取諸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悉皆先天之蘊。無極之真。發揮離拆。累數千言。而不置。無不洩盡。三教聖人心地之微。故聽之者。咸踴躍鼓舞。以爲聞所未聞也。茲因同門諸友。編次壽梓。不揣踈漏。僭言卷末。門下不肖弟兆居百拜謹識。

嘗謂以詩教者。不徒以其言而已也。吾心之精。不可得而見。由是發諸聲音之間。而動之以神。

林子

醒心詩

十六

三十五

此其所以能使人懽忻鼓舞。而悠然自得于言辭之外者與。昔夫子刪詩定其中聲者。三百篇。被之管絃。以教門人弟子。而子貢聞聲歌所宜之說于師。乙。夫子則樂而與之。曰。賜也。可與言詩矣。于是知聖人之教。不在乎詩之聲。而在乎吾心之神。此以神感。彼以神應。其天機活潑之真。自有不可遏矣。吾師三教先生。盡心知性。悟契先天。痛俗學之支離。明三教之源委。乾坤一體。物我同春。嘗以所作絕句。及襍體諸詩。出示群弟子。時從而講解之。以發明乎天人之蘊。又從而詠歌之。以驗弄于宇宙之間。皆務喚醒耳目。澄徹本原。其聲音之發。自叶鍾呂。而精華之動。固有神化之理存焉。亦豈徒言已哉。是先生之詩教。誠千古氣脈之一寄也。故世有升降。道無古今。神而明之。存乎此心。陽也。迂踈謏陋。素切仰私。及晉拜門下。深荷指教。乃知前日之非。徒爲費弄精魄耳。然悔其過於前。尚圖責其心於後。凡夫先生所傳。

之旨。寓于詩而不盡于詩。與陽之所授於先生。觀於詩。而可興於詩者。固不敢不畢力以求進。而收功於一原也。詎肯以自棄乎。於是同門諸友。醴金壽梓。命陽書之。且跋諸末。竊題曰醒心詩。庶幾同志之士。相與砥礪。反諸身心而求之。以期無負乎先生之教。則是詩之傳爲有光而先生成已成物之學。因之而益廣矣。

嘉靖己未歲臘月三日門下生黃陽頓首百拜書跋

林子

醒心詩

士

下

醒心詩卷終

子全集

門人 陳 標 編次
李 繪 重閱

舊稿卷之一

得一論

一之時義大矣哉。一者中也。孔子之一。卽堯舜之中也。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五者之

林子

舊稿卷一

一

下

達道三者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靈也。所謂神以知來。智以藏往也。所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分之爲二。陰陽之根柢也。分之爲五。五行之樞紐也。又分之爲八。八六十四。而爲河圖之數也。又分之爲九。九九八十一。而爲洛書之數也。又散之爲萬。生生化化萬物之綱維也。蘊之爲性。則謂仁義禮智信也。顯之爲倫。則爲親義序別信也。燦之爲文。則爲易書詩春秋禮樂也。大哉一乎。斯其至矣。義文得其一。而周易興

焉。禹箕得其一。而洪範疇焉。周茂叔得其一。而太極圖焉。邵堯夫得其一。而經世作焉。易謂之大極。大學謂之至善。中庸謂之一。老子亦謂之一。亦謂之中。歸根者歸此也。復命者復此也。居安者居此也。資深者資此也。建諸天地而不悖。以此而建之也。質諸鬼神而無疑。以此而質之也。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以此而考之。俟之也。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以此而合之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莫不由此皇之所以爲皇。帝之所以爲帝。王之所以爲王。亦莫不由此。明此窮而在下。則希聖希天。明此達而在上。則爲君爲相。明此而上觀天文。則日月有常。星辰有紀。明此而下察地理。則山川流峙。動植以生。明此而中考人物。則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故曰得其一。而萬事畢。此三教所同。而聖聖相授守一道也。

心隱說

龍江道人。復以心隱子自號。黃生問曰。請問心隱之義。林子曰。心隱者。隱心也。身隱而心隱。身見而心亦隱矣。時見時隱者。身。無見無隱者。心也。隱則爲逸民。所謂小隱。山林也。見則爲隱吏。所謂大隱。城市也。故心隱者。不在山林。不在城市。惟其心之靜爾。閑則如寂也。劇則如閑也。有爲而無爲也。有作而無作也。朝廷之上。猶其烟霞之谷也。民物之繁。猶其無人之境也。紛華之地。猶其曠莽之墟也。所謂隱者。隱於不隱。所謂不隱者。不隱於隱。未嘗隱。未嘗不隱。未嘗不隱而隱。未嘗隱而不隱。隱不在身。而在於心。隱不在心。而在於無所隱。隱不在於無所隱。而在於無所不隱。隱不在於無所隱。無所不隱。而忘其所謂隱。無所不隱。而忘其所謂不隱。身隱弗知也。心隱弗知也。小隱弗知也。大隱弗知也。有所隱。有所不隱。弗知也。無所隱。無所不隱。弗知也。黃生曰。心隱之義。若是其大與。林子曰。猶未也。天之生人也。一靈炯炯。渾然在中。老子所謂得一者。得此之一也。釋氏所謂歸

一者。歸此之一也。孔子所謂一貫者。以此一而貫之也。赤子之心。純一無偽。以炯然者未彫爾。渾然者未散爾。及其長也。漸生智慧。日復一日。本來之心。蕩然無餘矣。是故人心者。心屬之人也。所謂方寸者是也。天心者。心屬之天也。所謂天根者是也。虛其方寸而神棲於天根。降而伏之。退藏于密。寂然不動。無思無爲。所謂內觀其心。心無其心。斯則心隱之義也。黃生曰。然則隱其心。而無所用乎。林子曰。隱其心者。所以用其心也。故隱其心者。心蘊

林子

舊稿卷上

四

三〇六

隱而用用。惡乎用其所不得不用。惡乎隱其所不得不隱。惡乎有隱而無隱。惡乎無隱而有隱。惡乎有用而無用。惡乎無用而有用。惡乎所謂隱其心者。隱而用其心者。亦隱也。惡乎所謂用其心者。用而隱其心者。亦用也。噫。安得無心之徒。而與之共論隱心哉。

虛心答問

心隱子曰。耳目之竅。吾心之門也。方寸之地。吾身之堂也。神明之舍。吾身之室也。故衆人心處于方

林子

舊稿卷上

五

三〇六

寸之地。猶人之處於堂也。則聲色得以從門而入。其中。聖人心藏于神明之舍。猶人之處於室也。則聲色無所從入。而窺其際。故善事心者。潛室以願晦。而耳目爲虛矣。御堂以聽政。而耳目爲用矣。

寄養齋叔公

伏以翁之盛德。不知身處名位之尊。其所出入。但惟徒步而已。至於夜分懸火。亦惟取足光照。此真古人之風。不可以今世求之也。竊惟先恩所學。不足爲翁道。苟有所談。謬皆爲翁之所寶貴。豈愛其

人而遂忘其醜邪。嘗慨兆恩自少年時能習舉業。冀得致身青雲。而顯榮於世者。既而年幾而立。遂幡然改悟。棄去舉子之學。而從儒者講道。徒見其詳於手容足容之間。倍折支離之陋。恐孔門授受之旨。似不如此也。乃復棄去儒者之學。而從二氏者流。徒見其溺於枯坐禪空之習。搬精閉氣之術。又恐釋家老子之道。似不如此也。屢棄邪途。馳心正道。立志惟勤。初誠愈篤。其於所謂三教合一之旨。幸而得聞之。卽以自信于心。但昔日之所是者。

林子

舊稿卷一

六

三十四

乃今反以爲非。安知今日之所是者。而他日又不以爲非耶。兆恩妄以自信於心。而翁又信兆恩之所自信者。豈今日之所是者。乃真可自信歟。兆恩初有龍虎武夷之行。今暫寄寓于榕。而山霞水月之間。亦足以供山人逍遙之樂矣。俟興盡而歸。請教門下不宜。

寄退齋叔公

伏以兆恩不才。諸弟姪中獨垂愛敬。兆恩前年棄去舉業。而入山隱居矣。前之人莫不以兆恩爲顛。

人也。而翁獨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各從其志也。兆恩今幸稍有所見聞。凡夫三教合一之說。執中一貫之旨。曾爲翁陳之。而爲翁所賞也。舊矣。故莊周寓言於惠施之前。而伯牙撫絃於子期之側者。有以也夫。然翁儼然威重。雖一言一行之微。猶不敢苟。至於論學。惟曰毋自欺三字足矣。故從政居鄉之可以爲法者。非有得於此乎。敬仰敬服。兆恩竊以道該體用。學兼內外。心性之學。君子所以養其內。而靜坐之功。亦不可誣也。昔者顏子嘗心齋。

林子

舊稿卷一

七

三十四

而坐忘矣。而邵堯夫處于百原深山中。亦惟正襟危坐。雖深夜亦如之。至於明道亦曰。坐如泥塑人。此内外交養之功。三教所同也。後世二氏之流。不得二氏之意。日夜枯坐。以希求成道作佛。亦可咲矣。于是世之儒者。遂以靜坐爲異端。豈知制外以養中。聖賢所不廢也。且老子曾爲柱下史矣。柱下史今侍御之秩也。而日夜枯坐得乎。釋氏曰。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元是枯骨頭。何由立功果。由是觀之。二氏未嘗不靜坐。亦未嘗專于靜坐。而至。

曰不輟也。所謂行禪坐亦禪者此也。故君子未與物接以靜坐爲功。既與物接不以枯坐爲事。但世之儒者溺于周旋之文。世之二氏迷於枯坐之習。此所以有邪正同與之辯也。然則善爲學者如之何。亦惟曰靜坐之時靜固靜也。而周旋之間動亦靜也。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動靜合一。君子之道如是而已。

天游說

天游翁鶴髮童顏。條然羽客也。初以雲洪自號。蓋

林子

舊稿卷一

八

三百十九

有志于烟霞水竹之間。已而願與天者游。遂復以天游名齋。乃索言于心隱子。兆恩。兆恩曰。天下之物不足與游乎。則舜何爲木石與居。而鹿豕與游也。天游翁曰。舜則寄天於物也。與物爲侶者。卽與天爲徒也。天下之人不足與游乎。則孔子何爲有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之嘆也。天游翁曰。孔子則寄天于人也。與人爲儔者。卽與天爲偶也。故未與物接。則惟心惟天。旣與物接。則卽心卽物。物之所。在則心之所在。心之所在則天之所在。若寄身於

曠莽之野。則謂之枯稿之士。若馳想于八極之表。則謂之虛誕之流。故靜則心涵乎天。動則天寓於物。然所謂心者。非動非靜。非物非天也。所謂游者。無動無靜。無物無天也。蓋有動則着于動。有靜則滯于靜。有物則徇于物。有天則喪其天。天游翁曰。子之言至矣。若有天喪天之說。余竊惑之。心隱子曰。天惟其虛也。故能運陰陽。心惟其虛也。故能神變化。若天自有其天。是天有心也。其何以運。心自有其天。是心起念也。其何以神。天游翁曰。此可謂

林子

舊稿卷一

九

三百二十

拙齋說

諸叔養豫君以拙名齋。心隱子兆恩曰：拙乃垢稱也。奚拙之樂？拙齋君曰：請言余之所以樂於拙也。吾觀世之巧於求名者，未始得名；巧於射利者，未始獲利。是巧未嘗不拙也。又觀世之拙於取名者，而名或隨之；拙於謀利者，而利或歸之。是拙未嘗不巧也。拙而巧者，巧於用拙也；巧而拙者，拙于用巧也。此余之所以樂于拙也。雖然，余安于無所用也。舊矣，蓋誠有樂於拙，而亦不得不拙也。心隱子曰：有所用者，無所用也；無所用者，無所不用也。安林子

舊稿卷一
十
三

知無所用而不爲有用之大者乎？又安知有所用而不爲有用之小者乎？拙齋君曰：天下安所用其拙乎？心隱子曰：君子以拙而能，亦以拙而有所用也。小人以能而拙，亦以能而無所用也。蓋君子惟其拙也，則其心虛；而天下之能皆其能也。小人惟其能也，則其志驕；而天下之能皆非其能也。安知拙者之不爲能而能者之不爲拙者乎？又安知拙者之不能于用人而能者之不拙于自用者乎？于是拙齋君請紀之爲拙齋說。

寄叔舅李華山公

昔公棄官而歸也，杜門謝客。若非至親之人，知己之友，安能瞻公之顏色邪？凡夫飲食服御之微，亦惟重自貶損，殆若一書生然，豈非欲辭榮樂，淡以明其志歟？濱行時，體用合一之論，真爲的當。其爲兆恩學問之益不少也。兆恩竊以君子之學，無體不立，無用不行，有體必有用，猶有陰必有陽也。故退藏於密，神明其德者，其體也；巍乎成功，煥乎文章者，其用也。聖人之一，聖人之體之大也，而一以貫之，聖人之用，何如其神也？昔者舜處深山之中，木石與居，而鹿豕與遊，聖人之體，其不可得而見乎？及其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者，始知其蘊諸中者，微妙而不可測也。故觀水之泂泂奔騰者，而知其山下之泉靜而清也；觀木之扶疎挺秀者，而知其地中之根深而固也。故善爲學者，明體以適用，而善觀人者，因用以知體。若有體而無用，則其體也必不大；若有用而無體，則其用也必不神。朱子曰：曾子於其用處，蓋已精察而力行之，但

林子
舊稿卷一
十一
三

未知其體之一是朱子之言。先用而後體。而兆恩之意。先體而後用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所謂一者。非其體歟。所謂貫者。非其用歟。邵堯夫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經綸起於心上。君子亦維善事其心而已。事心則體立。體立則用自行。蓋天下之理。不外於聖人之心。而寂然不動者。遂通天下之故矣。林子集中一貫之旨。惟欲人先立其體。以適於用爾。

華泉草堂謝鶴山伯兄大人

林子

舊稿卷一

主

三十三

竊惟兆恩進不能高擢危捷。如兄大人者。以爲父母光寵。退不能襲常守轍。循循攝理家政。以盡子弟之分。顧乃棄去舉業。而縱情於山水之間。兄大人不重懲責。亦云幸矣。又爾遙致華饌。令人愧赧。曷勝耶。然山穀海物。耀陳盈几。亦非山人藜藿之素也。昨懋協榕城來書。道吳立山上對宗主周公云云。真得兆恩之心。而以義自安。乃聖賢可止則止之道也。兆恩雖不敢當此。然亦不敢不以此自勵也。

答舍弟懋協

來書云云。知宗主周公之愛我者至矣。古之君子。或出或處。皆有命存焉。若以得喪爲憂喜者。惑矣。昔有鶴書赴壠。而無介於懷者。豈於此足以易吾獨樂之志邪。我在此處。搜名山。歷奇水。嘯傲風雲。叱咤烟月。亦足樂矣。豈能挽首臺司。俟候門牆。望風而趨。逐陣而入。伏地不敢仰視。而弄其文墨哉。已而已。而願吾弟勿復望余。若復下詢。當曰。分義自安。入山隱居矣。

林子

舊稿卷一

主

二百九十四

答論道

子以爲棄人倫。然後可以學道歟。殊不知學道。正所以爲明倫之本也。子以爲拋世事。然後可以學道歟。殊不知學道。正所以爲處事之方也。富人之所欲也。學道之人。未嘗樂於取貧也。而況身安之爲富乎。貴人之所欲也。學道之人。未嘗樂於取賤也。而況道充之爲貴乎。

重輕答問

大抵不可以身爲輕。亦不可以身爲重。苟視之爲

輕則凡不肖之行。以憂其身者。何不爲也。苟視之爲重。則凡避害之事。以苟其生者。何不爲也。所謂輕其身者。雞犬則知求之。放心則不知求。桐梓則知養之。吾身則不知養也。所謂重其身者。宮室之美。以安其身也。妻妾之奉。以厚其身也。然則如之何。亦惟忘情於生死之際。慎擇於常變之間爾。故君子於其常也。則以道而善。其生重其所當重也。於其變也。則以義而棄。其生輕其所當輕也。小人于其常也。則以不道而賤。其生輕其所重也。于其

林子

舊稿卷一

古

三百五

出處答問

君子之道。出與處而已矣。人皆曰。出爲民謀也。而處爲身謀也。此思則曰。出固爲民謀也。而處亦爲民謀也。夫處爲身謀者。則出必不爲民謀。思出入詔於國。而富貴赫於時者。何術以取之。處爲民謀者。則出必不爲身謀。思堯之所以治民。舜之所以

事君者。何道以致之。此出處之道不同。而古今之所由以異也。

益齋說

劉君于謙以益名齋。林子曰。豈非以謙而受益歟。劉君曰。然。林子曰。若謙而無所益焉。吾子其亦謙乎。否也。劉君曰。滿則招損。而謙必受益也。易之所謂尊而光。卑不可踰者。謙而益也。林子曰。謙而思益。則謙乃爲益也。非爲已也。謙非爲已。則謙而非誠也。劉君曰。余於是惟知有謙。而不知有益者。可

林子

舊稿卷一

五

三百五

乎。林子曰。不知有益。而自益者。乃爲益之大也。不知有謙。而自謙者。乃爲謙之至也。故居尊而謙固也。而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者。蓋時有所當泰。雖泰益謙也。處卑而謙固也。而分諸侯之庭。而與之執者。蓋禮有所當抗。雖抗亦謙也。如是則謙不在於謙。而在於忘其所謂謙。益不在於益。而在於忘其所謂益。不知有謙。不知有益。而後爲謙之益。庶無愧以益名齋之義也。

林子舊稿卷之一終

老子全集

門人 劉獻策原釋

黃 虞重閱

舊稿卷之二

說天

說文曰。天者顛也。顛者反覆之義也。夫天惟其顛也。故日月得而貞明焉。星辰得而昭列焉。四時得而錯行焉。百物得而化生焉。蓋吾身亦有日月。亦有星辰。亦有四時。亦有百物。故天有其極。而天行

林子

舊稿卷之二

一

三百六十八

自健。吾身亦有其極。而吾身一天也。夫天如彼。其高且遠矣。而吾以藐然一身處乎其間。安能與之爲一耶。而所以能與天爲一者。我知之矣。以吾身有其極。而神明之舍存焉。所謂神明之舍者。非惟吾之一身爲然也。在天謂之北斗。在河圖謂之虛中。在洛書謂之五位。在日月謂之真陰真陽。有以爲中而執之。有以爲止而安之。有以爲至善而止之。至無而至有也。至虛而至實也。至細而至大也。至邇而至遠也。易而易知也。簡而易能也。循環不

窮流轉無息。而有天樞之象焉。執其樞而立其極。則吾之一身。日月於焉而代明。星辰於焉而昭列。四時於焉而錯行。百物於焉而化生。此其所以與天同也。故曰。吾身小天地。然說文謂之顛者。卽易所謂地天交泰。水火既濟之義也。故天不顛無以運。人不顛無以生。大哉顛矣。天且不違。而況人乎。

答論虛

包萬物者。天之虛也。妙萬物者。心之虛也。天之所以能虛者。以南斗通於北辰之中。而得其一也。故

林子

舊稿卷之二

二

三百六十九

天虛人之所以同天者。以吾心安於神明之舍。而得其一也。故方寸虛。夫惟其方寸虛也。有叩則能應之。虛而靈也。物至則能容之。虛而受也。雖然。心不着物。則虛而不實。心着于物。則實而不虛。故虛之而無所不虛。無所不虛而至於無所虛。然後爲心之虛。而與天同也。

答論實

天其虛乎。孰綱維是。北辰居其所。故四時行。百物生。而無所不包也。心其虛乎。孰主宰是。太極立于

中故周天運。仁義出而無所不知也。無不包。無不知者其虛也。北辰居太極立者其實也。然所謂虛者即虛其心也。所謂實者即實其腹也。故實腹則能虛心。虛心則能虛物矣。

無我答問

關令尹曰。人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知有爲。亦不害其爲無我。譬如火也。燥動不停。未嘗有我。君子觀火。亦知其所以爲學矣。世有入山林而求靜者。是其靜者身而未嘗靜者心也。心未嘗靜。則

林子

舊稿卷二

三

山林之中。亦名利之場也。世有處廟廊而能靜者。是其喧者外而未嘗喧者內也。內未嘗喧。則朝市之間亦寧虛之境也。所以然者何也。惟其無我。則山林靜也。朝市亦靜也。惟其有我。則朝市喧也。山林亦喧也。然能盡無我之道者。其惟聖人乎。故火蘊之石也。固無我也。而其燎于原也。亦無我也。聖人之心。猶火也。退藏於密。神明其德。猶火之蘊之石也。巍乎成功。煥乎文章。猶火之燎於原也。寂然而凝。沛然而決。未嘗有心也。未嘗有心。未嘗有我。

也

養生答問

執事每曰養生。不知將養其外。使其身之生乎。抑將養其內。使其心之生乎。欲其身之生者。有命存焉。所謂生者。有時而滅矣。欲其心之生者。有道存焉。所謂生者。無時而盡矣。身生而心死。則身猶死也。心生而身死。則心猶生也。夫使其心之炯然常存者。此恩則嘗聞之矣。若使其身之長生久視者。此恩實未之學也。

林子

舊稿卷二

四

宗孔答問

或曰。三教之道同矣。而希賢希聖之士。亦何所宗而主之乎。林子曰。以仲尼爲宗可也。蓋仲尼所言之遠者。深微洞徹。不可知之理也。所言之近者。平正通達。所可由之理也。苟于仲尼之性與天道而得其大焉。則二氏之玄奧。自貫通之矣。若人入孝出弟之大事。君交友之道。文行忠信之教。居處飲食之微。載之論語。可考也。其爲吾心身之益不少矣。故曰。以仲尼爲宗可也。

格物答問

或問格致誠正以格物爲先者何也。林子曰天之生人也而與之以性性則具于神明之舍矣故謂之一亦謂之中寂然虛而已粹然善而已何嘗有一物雜乎其間邪。然智慮日長而本真日喪所謂虛者着於物而善者鑒以人也。君子亦惟格其物以致虛使神明之舍洞然空徹如太虛然此所謂物格也由是而一靈中炯虛明自復而知致矣由是而真實無妄本體自如而意誠矣由是而廓然

林子

舊稿卷二

五

三言

大公物來順應而心正矣然所謂格物者非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謂也亦非謂物來則格之而反動其心之謂也故止至善之止格物之格皆一時工夫惟能知止於至善之地而物斯格物格則至善之止者自安固而不搖矣此格物之功實聖人易簡之道也

寄羅念菴公

未別于今六年矣自此以後拜領翰教者再卽見公也去歲聞公又有方外之遊豈傳之者非真邪

兆恩前年亦曾在儒門中以學儒者之道而不得其要也又曾在玄門中以學道家之道而不得其宗也今皆棄去之而幸聞三教合一之旨其於孔子之一貫老子之得一釋氏之歸一頗能通其理而會其機矣世之所謂三教之異者三教之支派也兆恩之所謂三教之同者三教之原始也但前日之所學者今從而非之而今之所學者又安知他日亦以爲是邪兆恩之所以惴惴焉而不敢自信者以昔日汨沒於邪徑幾悞此一生也今敢不

林子

舊稿卷二

六

三言

虛心忘已而至于自以爲是也道無終窮而學安有止法邪伏惟留意以相期此天地間作第一等人物也幸甚

寄謝文宗朱鎮山先生

昔者明公之典文閩南也藻鑑之哲執法之公兩得之矣凡夫鄉之大夫士及其寮案不敢以情上瀆尊聽至於校士之暇亦惟以道率人未嘗專以文詞爲重敬仰敬服竊以兆恩一介小書生爾昔歲以犬馬之齒已及壯年而幡然改悟實切無聞

之恐見惡之憂遂棄去舉子業而從事于聖賢之門以求心身之益也。明公乃以兆恩之才堪于進取。屢欲致而歸之。此明公之盛德也。兆恩不欲變其初志。乃深入而述之。明公於是不得已而以法致之。俾復入學校之中。不責我以科舉之業。其所以委曲以成就之者。蓋無所不用其誠也。然兆恩退而隱處者六年矣。而名猶標之學籍者。兆恩蓋不知也。不責之業舉。而遂我山林之志者。明公之繆愛也。兆恩故述之。而明公固致之。然業舉而爲

林子 舊稿卷二 七

諸生者。天下皆是也。不業舉而從諸生之後者。天下未之前聞也。夫名標學籍亦諸生也。而退而隱處之。是以諸生之隱。隱于山林也。不事科舉。猶山人也。而列之諸生者。是以山人之隱。隱于學校也。明公之所以愛我而玉成之者至矣。凡八閩中士子。最荷明公之眷念者。兆恩其首稱也。前明公榮擢時。兆恩入榕拜別。且致謝私。謂林子拙錄中數條出自獨識。惠我書集何如是其稠疊邪。彼時兆恩亦有江右之行。又賜釣牌一面。導我出疆。兆恩

固辭之。以非山人之分。於是明公不以方命爲嫌。復期兆恩於九曲烟霞之墟。而候駕者數日矣。豈意寡緣。乃爾相左。不得奉侍移時。以細談此玄奧也。裁楮馳謝。不勝瞻仰之情。

復汀州太守陳華山公

累辱使臨。兼承翰教。謝謝伏惟公之盛德碩望。兆恩以不得一瞻顏色爲恨。而公乃垂眷愛。如是其稠疊也。豈神交之契合。固不以跡而拘邪。兆恩竊以草木從根而發。人之根在于神明之舍。易謂之

林子 舊稿卷二 八

太極。故寂然不動者。植根固也。孟子所謂居安者。是也。而感而遂通。則華見乎外也。孟子所謂左右逢原者。是也。蓋心安於神明之舍。而太極立矣。兩儀四象八卦。無不備具。而萬物亦生生而不窮矣。凡物實而有者。則不能鳴。惟鐘鼓之聲。達于遠邇者。以其中之虛而無也。人能虛而無焉。其神靈也大叩大應。小叩小應。自然之理也。天惟其虛而無也。萬象羅焉。人惟其虛而無也。萬理具焉。以此執中。以此得一。釋氏所謂不思善不思惡之時也。儒

者所謂無思也。無爲也。之時也。所謂虛而無者。心不着。一物。如太虛然。寂然而不動也。至虛而至實。至無而至有。先王有至德。要道者此也。且吾身有。人心有天心。世之所謂心者。卽人心也。本來之心。所謂赤子之心。與天俱生。自然而然。所謂天心也。所謂天者。非天之天。心之天也。所謂天心者。心無其心。如天之空虛。心復而爲性。心反而爲天也。故不逐於物。不役于外者。卽謂之心與天游。心與天游者。游吾心之天也。然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六

林子

不舊稿卷二

九

三三九

鑿有以奪吾之心者。蓋心不能與天者游也。所謂天游者。以外而合內。以上而歸下。地天自然交泰。水火自然既濟矣。古之所謂神仙者。神藏於神明之舍。六鑿無自而窺其際。自能神以知來。智以藏往。自能大而化之。聖不可知。蓋其根藏于神明之舍。舍神明之舍。則吾身之根。不可得而見矣。能存其神。卽謂之仙。仙者。山人也。山人者。獨立霞表。不受塵垢。然山其心也。雖處廟廊之上。三軍之中。所謂山者。固在也。以神存焉。以此推之。絕粒不是道。

佻妻不是道。山中靜孤不是道。不運氣而氣自運。不攝精而精自攝。允執厥中。無爲無作。此三教所同也。世之儒者。以外求之。遂有道家之名。世之道家。以搬運窺之。遂有邪道之謂。君子惟明其是而已。

復郡丞晚亭文公

不談詩久矣。承命謹錄舊作。附使奉教。昨辱降重。真易所謂以貴下賤之義也。而樂道忘人之勢者。兆恩亦豈敢卽自附於古之賢人邪。俟公名遂當相期于峨眉之上。武當之麓也。不宣。

林子

不舊稿卷二

十

三三三

寄謝郡倅三峰來公

去歲數辱枉臨。兆恩俱偶在山中。今歲又有江右之行。至今猶以不得候迎道左。伏聆德音爲恨。真非敢爲已甚之行。而自附於踰垣閉門者流也。又以山人之分。不敢上登公府。此兆恩自守之介也。惟公亮之。二守晚亭文公亦以繆聽。下臨敝舍。而主賓分席之際。在文公實自忘其貴之在身也。郡主後峰董公亦以繆聽。待兆恩以山人之禮。忘勢

下賤真爲古人所難。以是觀之。則兆恩曷嘗爲已甚之行。而固避之邪。公若審此。庶可識兆恩之心矣。兆恩每誦公之盛德。而數數相左。是兆恩之寡緣。恨何可言。前月公榮歸時。又囑妹塔沈子某。慇懃道意。又多出溢美之詞。不知兆恩竟何以得此於公也。兆恩近來。亦欲徧遊名山。若道經貴省。亦當造門請教。以傾倒此懷抱也。不宜。

答掌教王武陽先生

君子之在天下也。窮達雖殊。而各致有用。是何也。達則正己以率物。用於時也。窮則脩道以淑人。用於後也。若道未修而志在于達。是希世之士也。爲名而已矣。道已修而志在于窮。是避世之士也。爲高而已矣。兆恩豈不知孔孟復生于時。亦由科舉而進。第以身有未修道有未至也。然不遇而死者。君子之常也。不知不愠者。君子之心也。兆恩少年時。孟浪以靡歲月。悔已無及矣。及今壯年。若不知從事於聖賢之道。而徒希求進取。至於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故君子寧身之不達。

其寧道之不修也。易曰。進德修業。欲及時也。今敢不及時策勵。而至於無聞而後悔也。若夫窮通得喪。有命存焉。兆恩惟順其常爾。他何計哉。

又

去歲以諸生召。今歲以能古文召。若以兆恩爲不肖歟。召之奚爲。若以兆恩爲賢歟。賢者亦豈專在于文詞間邪。且兆恩不能文。卽能文。不過一小技爾。前數年頗有此僻。乃今稍知覺悟。而一念重內輕外之誠。願爲天地間一不識字村漢足矣。苟以外爲重。而以內爲輕。雖高古如秦漢。美麗如六朝。吾知退無益於身心。進無裨於天下。徒摘藻取奇已爾。竟亦何爲。傳曰。身隱矣。焉用文。伏惟轉稟文宗先生。以縱我山林野鹿之性。幸甚。如有復我者。則兆恩當在武夷之曲。天台之墟矣。

又

承諭不能奉命。罪罪。夫公之愛我者至矣。竟不知公之所以愛我者何如爾。豈非欲兆恩明一體之學。而達其道於天下邪。夫達其道於天下者。兆恩

非無是心也。然吾斯之未能信。雖與之共天下。未必能有爲也。伏惟轉稟。以遂我求志之願。幸甚。

答司教陳先生

季春失利。自是歷搜霞谷。放情雲水。興之所到。百里非遙。物之兩忘。天地爲細。觸景興詠。忘懷浩歌。俯仰之間。惟化是適。此固非大中至正之道。亦所謂舍之不得不藏也。使者寵臨。深知愧感。然不敢遵奉嚴命者。以有義在焉。伏惟照亮。幸甚。

寄入榕諸友

林子

舊稿卷二

十三

三十九

諸君皆青雲之姿。廊廟之器也。兆恩山中遙佇。嘉音自是諸君若鳳凰翔于碧落。而兆恩類鴻鴈遵於故渚。窮達殊途。而雲泥異迹矣。兆恩山中無事。日誦貝葉之經。凡所謂着相着空之義。不生不滅之意。明心了性之大。頗能達其微。而究其奧。何時垂顧山中。未必無分釐之益也。然兆恩誦習釋言。惟欲竊其清淨之旨。爲吾煉心之一助也。豈如世之所謂生死事大。以求後身良緣也哉。使後身而黔婁。兆恩卽甘死于嗟來。使後身而下和。兆恩卽

隻足於懷玉。使後身而稽康。兆恩卽齒劍於東市。一無所知。惟命之天。兆恩嘗觀月令之書。考頒朔之曆。所謂雀化爲蛤。衆人之所共知也。方其爲雀也。翱翔於叢林。安知其蛤。方其爲蛤也。涵泳於深淵。又安知其雀。夫人之處於天地間。前身一雀也。後身一蛤也。明日之事。今日不能豫測。而況百年之外者乎。生死之大。君子無變於已。而況得喪之細者乎。舍弟懋協來書。道諸君有意督責。及宗主周公下詢厚意。速兆恩入州。此愛兄之道也。然丘

林子

舊稿卷二

十四

三十九

林之志既審。而廟廊之憂稍緩。望風逐陣。伏地弄文。誠兆恩不忍爲也。

輪迴答問

或問輪迴之說有諸。林子曰。不知也。又問林子曰。不知也。兆恩所知者。惟修其道。以了此生爾。如使輪迴之說。果可信也。兆恩亦惟浮遊於天地之一氣。順適乎陰陽之變化。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以生死爲晝夜之相禪也。夢覺之相因也。若造化之以我爲魚乎。我則悠然于子產之池。若造化之

以我爲馬乎。我則騰驤于伯樂之野。若造化之以我爲鶴乎。我則舞啄於懿公之軒。安常而處順聽命以信天。一任其真而已。他亦何計哉。

題大睡圖

世稱陳希夷大睡三年。小睡三月。果可信乎。林子曰。希夷未嘗睡也。果不可信乎。林子曰。希夷未嘗不睡也。希夷者。專氣致柔。全形抱一。心無所知。目無所見。此固有同夫人之睡者。世人遂以大睡稱之。而繆爲三年三月之說。噫。亦惑矣。豈知睡者。希夷之形。而不睡者。希夷之神乎。然則希夷之睡而覺矣。又如之何。覺則對境忘情。而不睡之中。自有真睡者在焉。於是又知不睡者。希夷之形。而睡者。希夷之神也。睡則未嘗睡。不睡則未嘗不睡。此乃大睡之義也。

答吳靜軒

靜坐可也。枯坐不可也。所謂靜坐者。內有所蘊。卽得一也。君子謂之坐忘。所謂枯坐者。內無所蘊。卽頑空也。君子謂之坐馳。然始而不靜坐。不可也。蓋

身不靜而心反動矣。內外交養。君子初學之功也。旣而專於靜坐。不可也。蓋身雖動。而心亦靜矣。動靜合一。君子爲學之大也。兆恩數年來。殊欠靜坐工夫。擬圖入山。以盡內外交養之功。俟吾心之靜而安也。然後可以處動。不然則周旋之間。終不能不反動其中也。

林子舊稿卷之二終

林子

舊稿卷主

去

林子全集

門人 劉經邦編輯
梁廷相重閱

舊稿卷之三

示諸生學道之方

君子之達也。不特進則治民而已。雖兵凶戰危亦不得已而用之。君子之窮也。不特退而脩己而已。雖耕稼陶漁亦安其分而爲之。諸生每欲棄去舉業以爲不奪於外慕。殊不知處功名之中而不爲

林子

舊稿卷三

一

五

外慕所奪者。乃爲可貴也。每欲寂然無爲。以爲不惑於他岐。殊不知處日用之間。而不爲他岐所惑者。乃爲可貴也。諸生凡有爲子之責者。當盡其爲子之道。有爲弟之責者。當盡其爲弟之道。有訓蒙之責者。當盡其訓蒙之道。卽此是道。卽此是學。豈必遺落世事。然後爲學道之勤邪。

示諸生從政之道

諸生知朝廷待士之厚乎。諸生肄習舉子業。他年或仕而郎官之秩也。或進而大夫之列也。不惟身

處顯爵。口食天祿。而上而祖父沐其寵下而子孫席其餘。此可謂至厚矣。諸生其惟處常而思爲良臣以爲民也。處變而思爲忠臣以爲國也。蓋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爲國爲民之心。其可以少替乎。

示諸生自反之道

凡人以我爲是者。則我未必是也。以我爲非者。則我未必非也。諸生不必是非人。亦不必因人之是非。以爲己之喜怒也。且諸生中。前日亦曾有以我爲非者。而今乃反以我爲是。安知其前日以我爲非者而是乎。又安知今日以我爲是者而是乎。安知外人以我爲非者而非乎。又安知諸生以我爲是者而非乎。是非不必責之人。而善惡自當審之已。此亦君子自反之道也。

訊諸生

諸生從我遊者。或數月。或一年二年。亦云久矣。果能先立其大。不爲小者所奪者乎。果能不溺志於名與利者乎。果能不充詘於富貴。而隕穫于貧賤

者乎。果能於我之所言。守之不敢怠荒者乎。果能言必信。行必果。而慎其樞機之發者乎。果能於惡以逸蕩之流。避而遠之者乎。又果能不惡而嚴者乎。果能於明經所條者。敬而守之者乎。又果能不以功名富貴爲心者乎。果能於崇禮所條者。率而由之者乎。又果能不激厲以傷和氣者乎。此皆余之所欲聞者。幸爲我言之。如或安於舊時之陋習。速改之可也。

戒諸生

林子

舊稿卷三

三

古之君子欲希賢。卽爲賢人。欲希聖。卽爲聖人。以其志也。苟無其志。雖左堯右舜。而周公仲尼爲之役先。亦且無如之何矣。故曰。君子能與人以道。不能與人以志。諸生毋徒專望之人可也。且諸生之所以從我遊者。非以道乎。苟出見紛華。而舊習復作。其於道何如也。我必峻其詞以斥之。於是而有峻心焉。可也不然。我必正其罪以絕之。諸生其惟以志責之已。毋甘于暴棄。而卒流于汙賤之歸也。

自得說

君子之學。欲其自得之也。自得則樂矣。余因以快活爲號者。欲其自得而樂之也。故君子之所樂者。內而足於已也。小人之所樂者。外而藉乎人也。足於已者。已得而有之。已得而樂之也。藉乎人者。已不得而有之。已不得而樂之也。是何也。蓋君子以樂爲樂。而小人則以苦爲樂也。惟其以苦爲樂。故其役于利也。孳孳焉以利爲事。覬乎名也。急急焉以名爲重。日夕展轉于懷。交戰於心。固有未得而患得。既得而患失之。豈所謂自得而樂之之道邪。

林子

舊稿卷三

四

三四六

宋之周茂叔。每令二程尋仲尼顏子樂處。蓋樂得其處。則其所樂者內。而自得矣。所樂者內。則內有真樂。而無待於外也。自得而樂。則自足於已。而無待于人也。故可貴可賤。可利可害。可生可死。若於貴者。利者。生者。而樂之。於賤者。害者。死者。而不樂之。非吾之所謂快活也。貴賤得而齊之。不能不易慮於利害。利害得而一之。不能不貳志於死生。非余之所謂快活也。余之所謂快活者。不在人而在己。不在外而在內。不知所謂貴賤。不知所謂利害。

亦不知所謂死生所謂自得之也。三弟慙協知余之所以快活者。惟在於自得。遂以自得名齋。其亦知真樂之道。可謂有志之士矣。

孔子設科答問

或曰昔者孔子之設科也。三千之徒。今不復論矣。卽七十二人之中。而其賢者不過數人爾。數人之中。子貢之貨殖。宰我之晝寢。冉求之聚斂。子夏之喪明。賢哉回也。又不幸短命死矣。其得與聞一貫之旨者。又不過曾子一人爾。在孔子若無知人之林子。
舊稿卷三 五
明又不能使之人人得聞至道也。亦獨何歟。是必有其說矣。幸爲我言之。林子曰。金出之沙也。積沙而汰之。然後可以得金。三千之徒。猶之積沙也。一貫之授。而曾子唯之。沙中之金也。苟道不自我而絕。而得寄之曾子一人焉。則孔子之願足矣。曰。然則有自絕於孔子也。而孔子將如之何。林子曰。其鼓孺悲之瑟乎。曰。苟有悔心之萌也。又將如之何。林子曰。其鳴冉求之鼓乎。

又

或曰楊墨之歸也。孟子曰。斯受之矣。其於旣筮又招之戒。何如是其諄諄也。設非其人也。而有向道之志焉。孔孟亦將何以處之。林子曰。不追其旣往也。曰。人心易危。安保其終而不變乎。林子曰。不逆其將來也。

貴賤答問

時從林子遊者。有已達之士。有至微之徒。人或譏林子。林子曰。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道無所不容。彼貴者不自恃其身之貴。而恃其有尊於貴者。林子。
舊稿卷三 六
在焉。彼賤者不自知其身之賤。而知其有尊於身者存焉。吾子以其身之貴爲貴乎。以其心之貴爲貴乎。以其身之賤爲賤乎。以其心之賤爲賤乎。且衛青人奴也。而爲大將軍。邵平列侯也。而爲種瓜人身之貴賤。有時而易如此。況心本無貴賤。安可以其貴而貴之。以其賤而賤之邪。

齒爵答問

時從林子遊。有老者。有貴者。或謂林子知有道焉。爾。不知所謂老老貴貴之義也。林子曰。鄉黨莫如

齒此非序齒之時也。道之所在。長幼非所論矣。朝廷莫如爵。此非序爵之時也。道之所在。貴賤非所論矣。

明經答問

或見林子明經條約。謂林子教人以正矣。林子曰。不正則不模不範。安可以教人哉。或曰。仲尼正也。老子邪也。林子曰。豈非以攝性為老子者流。而明經乃仲尼之徒歟。然攝性者。事仲尼之心也。明經者。事仲尼之言也。

林子

舊稿卷三

七

題三教圖

釋氏曰。明心了性。儒者亦曰。盡心知性。道家曰。性命雙修。儒者亦曰。盡性至命。曰。心曰性。曰。命之既同。則天下之道原於一矣。釋氏之歸一。道家之得一。儒者之一貫。蓋謂此也。雖然。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所謂一者。是天地且不能達矣。後世不知心性與命。則異同之說起。而邪正之所由以分也。

答張履山

昔者孔子之問禮於老子也。而曰。老子猶龍。蓋稱

之者至矣。而唐之韓愈。顧欲入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歟。韓愈曰。幸而生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老子實與孔子並世而生。而魯論一書。未嘗非之。又從而問禮焉者何歟。孟子徒詳於楊墨之流。而不及老子者又何歟。

答許文溪

子以為今之和尚道士。皆釋家老子復生於世乎。否也。此恩以為和尚道士之所為者。釋家老子之所棄也。徒附二氏之名。以寄食逃稅爾。宋之諸儒

林子

舊稿卷三

八

皆誦貝葉之經。而周茂叔嘗有言曰。佛氏一部法華經。祇是儒家周易一箇尺卦可了。蓋謂法華詞多。而艮卦詞省爾。若朱文公邪正之辨。嚴矣。至晚年亦註參同者何歟。於是知二氏之書。君子所不廢也。設使道家果有飛騰羽化之術也。則此恩亦何從而學之。釋氏果有輪迴幻變之說也。則此恩亦何據而信之。第以老子釋迦之道。皆從心上用工夫爾。

答論文

文特一小技爾。善爲文者。惟求文於心焉足矣。涵養內充。靈關中啓。而擲翰揮毫之下。自如水之赴壑。不可得而禦也。然以文自負。已非其至也。而爲文者。又不知求之於心。徒索之於古人之糟粕。或學漢人。或宗六代。不能自出一體裁。獨立一門戶。詞語雖工。不過躡漢人六代之遺蹤爾。且中心休者。其文易而達。中心平者。其文順而暢。中心荒者。其文謬而雜。中心浮者。其文支而虛。此孟子所謂知言也。今徒盜漢人六代之語。襲漢人六代之意。林子舊稿卷三九
雖文藻之爛然。安能知其人之善否也。猶以桃李之鄙材。附以桃李之嘉植。雖果實之甘美。又安能知其根之善否也。故君子亦惟善事其心。而不求工於文也。然不求工於文者。正所以善工乎文也。道充而自達。心靈而自悟爾。故世人以博物爲學。而余以事心乃爲學之大也。世人以藻繪爲文。而余以事心乃爲文之要也。蓋求之外者。常不足。而求之內者。常有餘也。

答論詩

詩取諸聲而已。所謂聲者。天地自然之音。而可歌可詩者也。故凡天籟地籟。與夫蛙鳴蟬噪者。亦皆有自然之音矣。今之爲詩者。不知有聲。亦惟以唐人爲鵠爾。嘗見詩人之相爲論評也。惟曰。此體裁果類唐人乎否也。此命意果類唐人乎否也。所煉之句果唐人乎。所用之字果唐人乎。至於標題。亦惟唐人之是法也。昔人有言曰。詩有別趣。又曰。詩有別才。是無其才。而不得其趣。徒取唐人之糟粕。而含哺之。安能知酒中之精華邪。且兆恩不能詩。然時或有作。亦惟寫吾心之微爾。其詞語之工與不工。不暇計矣。而天地自然之音。亦未知其果有合焉否耶。

答林秋潭

昨所談者。足下能會其要旨否邪。今卽足下之所蔽而攻之可乎。足下鼎柄之說。自以爲得矣。兆恩以爲傳之者非人。而以老子橐籥之說。售其奸乎。夫橐籥者。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先天之氣。自然而流行也。况虧彼以益此。君子所不道也。足下朝而

向日夕而向月豈非以此足以吸天地之精盜陰陽之華與然天地之氣清自歸清濁自歸濁奚假口鼻之吐納邪況吾身一天地而日月處乎其間矣故曰吐正氣納邪氣足下之謂也若夫閉目瞑心之說又謬而不足信何以見其然也蓋人之兩目卽天地之日月也學道之人不過欲與天地相似爾使日月長淪於幽暗之中則萬古長夜而天地亦壞而不能自存矣夫所謂道者達之古今通之三教而皆同者然後方謂之道故曰天下無二

林子

舊稿卷二

上

三六

理聖人無兩心而足下之所談者實非道也兆恩歷觀海內人傑智孰與足下才孰與足下言談劇戲孰與足下特惜足下不聞至道而以此三者爲聖師之至術何異宋人寶燕石而索啖於卞氏者流乎故以相聞幸不爲訝

利字思義說

浙人段子利以年少商于榕請字於心隱子心隱子曰其思義乎又請說於心隱子心隱子曰見利忘義者小人也見得思義者君子也故君子之處

利也必曰如此而爲義如此而爲利然後擇其所謂義之利者而爲之小人之處利也必曰如此而爲利如此而爲不利然後擇其所謂利之利者而爲之段子利其將思爲君子乎思爲小人乎但爲商者日處乎利之中其義沒於利也固矣然知利故不辱知命故無憂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是蓋其所好者義也不可求者命也段子利亦惟以義爲利以命自安其可或沒於利而不知君子小人之分哉於是段子利請紀其言

林子

舊稿卷三

上

三七

寄舍弟懋協

歸期尚未定爲我上稟母大人赦我遠遊之罪遂我學道之心幸甚我事心之道曾爲母大人陳之母大人亦頗相信爾之所知也以故或出或入得以適我之意然我心終有所不能自安者以母在遠遊有違明訓故也故時時附信亦欲母大人知我之所在而無憂也我之身母大人之身也我豈敢自有其身哉我今再與母大人膝下乞借用此身數年以成我志俟我果有所得之時然後方敢

言應舉之事。蓋君子之學。有體有用。而先正已。而後正人者。其序不可紊也。天地民物。皆吾分內事。苟置其身於無所用。而徒以隱爲高焉。殊非君子一體之學也。況我伯兄。旣已顯親而揚名矣。而爾又是青雲之器。其所以紹箕裘而振家聲者。無俟乎我可也。苟道有未至。而身有未修。寧不遇而死。而無悔者。我固有以卓然而自信矣。

叙曰先生少年時。喜爲詞章。旣而悔之。曰。徒戲弄精鬼已爾。不足爲也。乃退處雲壑。內養性靈。

林子

舊稿卷三

三

不二年間。凡所啓口。無非玄微之致。而時或揮毫亦惟詞達而已。雖不求工於文。而亦未嘗不文也。先生入山爲山人。卽以禮自重。固不峻以立已。亦不貶以徇人。吾嘗考易之旨。而知聖人用意之微矣。大臣之象。取諸四爻。而人君之尊。取諸五位。顧賢人之在下也。不處之以初。而乃躋之于上。豈不以上九出乎人位之外歟。然其所以尊之者。亦至矣。故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蓋言士之尚志也。漸之上九曰。鴻漸

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蓋言其志之可測也。乾之上九曰。亢龍有悔。而所以有悔者何也。獨不觀之文言乎。孔子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蓋言其與時偕極。而感傷之也。然先生衡門求志。非所謂高者乎。朋來之樂。非所謂羽儀者乎。蘊之於中。誠可謂貴而且高矣。在下無助。能免其動而悔者乎。今所編舊稿者。亦皆平正之詞。易簡之道也。固非治舊襲常而謬于支離之習。亦非搜

林子

舊稿卷三

西

奇索隱而迷於荒唐之虛也。謹敘門下不肖弟兆居謹撰

敘曰先生年方三十時。卽棄舉子業。從儒者學。孔子之道。時大本亦在儒門中。而先生乃曰。從事於外。殆非孔子之的傳也。已而復從道家學。老子之道。時大本又在玄門中。而先生亦曰。從事於邪。殆非老子之玄要也。去歲之夏。大本又幸得侍先生於南山之上。凡先生所談者。平正而明達。所謂三教之道。真有以得其領要矣。大

本欣然。遂受業於先生之門。而諸徒稍集矣。於是。以不見容於時。不得已。乃辭諸生。亦惟陝山。棹流爲樂。不復以談道誨人爲事。嘗曰。使我但得老其身於煙霞水月之間。足矣。大本謹以先生舊文之稿。與道兄懋協共編集之。得文若干。皆所以明同歸一致之學也。梓人竣事。豈

嘉靖甲寅十月三日也。門下泉南黃大本謹撰。

林子舊稿卷之三終

林子

舊稿卷三

五

林子全集

金陵中一堂重梓

門人陳端甫參閱

續稿卷之一

文稿

林子曰。途人之心。皆孔子也。故宗孔子者。宗心爲要。慨自孟軻沒。而孔子之道不著。或求孔子之外。而不原於心者有之。或知求孔子之心。而不識心之本體者有之。剽竊分門。互相同異。余竊惑焉。余

林子

續稿卷一

一

二

惟信余之心。以信孔子爾。蓋余之心。卽孔子之心。而孔子之言。不過發明余心。而先得余之所同然者。至於入孝出弟之常。仕止久速之大。處事接物之方。揆之吾心。皆有天則。況孔子之言。足以爲萬世之法程。吾心之印證者乎。或問心之本體。林子曰。至誠之無息。率性之自然也。又問心起念時。是心之本體否。林子曰。念雖起於心。心不著乎念。心著乎念。便非真心。旣非真心。便非正念。然則何以謂之正念。林子曰。心不著念。謂之無念。無念之念。

謂之正念。然心之本體原無動靜。亦無出入。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粹然至善。本自常明。在聖不爲豐。知之之謂聖。在愚不爲嗇。迷之之謂愚。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本體常明。人人具足。百姓日用。知之者鮮。苟能因其一念發端之微。知而致之。而見之躬行實踐之餘。不昧此心之良。不失常明之體。信之而篤。行之而著。是亦孔子之徒也。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卽仲尼之門之可以語上者。顏曾之外。亦不多見。

林子

續稿卷一

二

三十九

也。况後世乎。中庸曰。自誠明之謂性。自明誠之謂教。蓋性也者。本體也。若中人以下。難語以性之本體。則不免強恕以求仁。慎獨以誠意。其殆所謂修道之教。致曲之功者乎。故曰。思誠者。人之道也。

二

時有方生喜談長生之術。欲介陳生道清以見。而問於陳生曰。先生亦有長生之術歟。陳生曰。吾從先生遊。已有年矣。未聞先生有長生之說也。然則先生之道。何道也。陳生曰。孔子之道也。孔子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先生每舉以示人。實未聞有長生之說也。林子聞之。笑曰。余亦有長生之術。殆爾之所未嘗聞者。陳生愕然曰。敢問。林子曰。若孔子所謂朝聞道。而所聞者何道也。豈其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歟。於其不可得而聞者。而一朝得而聞之。夕死之際。自有未嘗死者存焉。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故夕死而未嘗死者。仁者之壽。死之而不亡者。也。此余所謂長生之術。乃孔老之所同也。

三

林子

續稿卷一

三

三十九

林子曰。釋迦倫屬之常。余於夏語會編等書詳矣。按妙法蓮華經曰。羅睺羅。佛之子。又其偈曰。我爲太子時。羅睺爲長子。及我成佛道。授法爲法子。莊嚴經曰。釋迦入宮坐於殿上。耶輸氏陀羅。攜羅睺羅來。稽首佛足。時諸釋種。皆有疑心。謂太子去國十有二年。何從懷孕。生羅睺羅。於是耶輸氏陀羅。乃出印信環。而羣疑遂息。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謂羅睺羅處母胎者六年。林子曰。余所信者。妙法蓮華經。及其偈耳。若莊嚴經所謂去國十有

三年鳩摩羅什。所謂母胎六年者。皆誕也。或曰釋迦以手指其妻。遂娠羅喉羅。或曰指以馬鞭者亦誕也。

四

三岡主人。林子兆恩。避暑於華林蘭若。或有遺林子以重絮者。林子既受而嘆曰。余每以三教歸儒之說。三綱復古之旨。而思以易天下後世者。殆猶溽暑而挾重絮也。魏生鶴鳴作而言曰。物無不售。特有所俟。而道之顯晦。世之隆污。固有如寒暑之序。迭爲往來者也。若孔子之道大矣。而萬世信之者。是豈特盛冬之有重絮耶。且當其時。晏嬰智矣。猶曰。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非所以先細民也。至於削迹伐木。微服絕糧。抑又甚焉。由此觀之。儒者之道之在春秋。是亦溽暑之重絮也。林子曰。然。余固知重絮之利。非溽暑之所矜也。余將珍襲而笥之。以俟時也。

五

余委不能詩。謬將三教要旨。披之聲音。時令諸生

林子

續稿卷一

四

三九一

林子

續稿卷一

五

三九二

亦時與諸生講解之。諸生既已付之刻流。題曰醒心集。又請余疏釋之。以剖析疑義。以直指歸趣。以俾天下後世之人。共知而共聞之。顧余實非其任也。而亦不敢多讓焉。漫摘絕句三十六章。而疏釋之。俾覽者觸類而通。可槩見其餘矣。然余豈不知竊附儒門者流。漫舉二氏數言而誹毀之。足以聲稱於當年哉。余惟有見於三教合一之理。實不敢強附以徇人。雖天下非之。而亦有所不恤也。余竊惟治之隆污。學之顯微。繫於聖人。而聖人之生。代天順時。各分司其事。固不必於同。亦不必於異。是故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也。天固以當代之任寄之。中天而興。君臣一德。治既云至。學亦彰明。逮世丁叔季。王者迹熄。於時則爲午之過中。氣運漸微。既已屬陰。此治道之所以不能古若。而堯舜禹湯文武之君。不可期於後世也。雖有名世之聖賢。以疏附後先。卒不能躋斯世於唐虞三代之盛。故孔子老子釋迦。爲萬世而生。以開心學之源。而天下之道。亦未始不同歸而致一矣。今觀孔子

之書似多詳於外。所謂民可使由之道。而外者亦非外也。老子釋迦之書。似多詳於內。所謂不可使知之道。而內者亦非內也。故大易之玄微。中庸之奧義。與夫論語一貫無言。大學定靜格致。孟子養氣知天等章。是皆心身性命之語也。較之二氏有何差別。但後世不知根本工夫。真實學問。每以威儀文詞之粗迹求孔子。遂以孔子之道。專在於外也。夫既以孔子之道。專在於外。則二氏心身性命之語。豈能探其精微之旨耶。而二氏者流。又不以

林氏

續稿卷一

六

三四九

事心爲大。而以離塵爲高。此道術所以爲天下裂。而師各異教。遂分而爲三矣。昔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今儒門者流。知尊孔子。而不知所以尊。遂使孔子之道不著。玄門者流。知尊老子。而不知所以尊。遂使老子之道不彰。性門者流。知尊釋迦。而不知所以尊。遂使釋迦之道不明。是三門之塞路也。甚於楊墨。而余心性之說。喋喋不已者。亦非徒好辯而已也。銜木填海。怒臂當敵。力小謀大。固已知其不勝任矣。但余真有見於三教合一之理。

誠不可不令天下後世共知而共聞之耳。或者以爲三教合一之旨。而必欲與天下後世共之者。何也。林子曰。明德而不知親民。則非大學之道。成已而不知成物。則非中庸之誠。蓋天下後世之人。卽吾人也。而思以易之者。亦吾人分內事也。昔余嘗見歧路間有書云。從東若干里。便到某處。從南西北若干里。便到某處。蓋爲行道者之指迷也。今三門之迷於歧路也。舊矣。能不示之以康莊大道。忍縱其日趨旁蹊邪徑。而不一指其迷乎。殆非仁人

林氏

續稿卷一

七

三四九

之用心也。或者又曰。天下後世。孰不右儒術而左二氏。何今之言。與衆大相違也。林子曰。若以衆言爲是。則塞路之楊墨未必非也。若以獨見爲非。則不得已之孟子未必是也。況余心性之說。質之孔子老子釋迦無不同者。又奚必天下後世之人。是徇耶。或者又曰。二氏之學。世人謂之異端者。何也。林子曰。異端之說。非必二氏之學。與儒者異。而後謂之異端也。學儒而不知盡心知性。便謂儒門之異端也。學道而不知修心煉性。便謂道門之異

端也。學釋而不知明心了性。便謂釋門之異端也。嗚呼。去聖人之世。若此其遠也。亂三教之道。若此其甚也。如有能闢三門之異端。以明得一之源委。使天下後世諸凡高明之士。無不盡知此不可知之道。諸凡至愚之民。無不率循此可使由之道。謂之有功於古之聖人。而嘉惠後之學者。可也。楊子雲曰。後世有楊子雲。方知之。是楊子雲欲以一部太玄經。見知於天下後世。而非爲天下後世。以開羣迷之路。以紹先聖之統也。但余之心。必欲使天下後世。無不共知共聞此三教之理。然後余心始安。若必區區於後世之有林兆恩者出之。知我也。豈余之心哉。

六

余惟以世之儒者。專事於威儀文辭之際。而不知根本工夫。真實學問。此其所以博而寡要。勞而鮮功也。若能反之心性之內。而求之本原之地。斯不謂之真儒。而孔子復生於世耶。至於二氏者。流專以離塵超俗爲高。不以嗣續綱常爲大。此其所以

林

續稿卷一

八

三

林

續稿卷一

九

三

與儒者異也。若能不以蓬島之旨求之海外。而求之吾身。不以淨土之旨求之西方。而求之吾身。不離日用之間。率循常行之道。不詭不異。是亦儒者而已矣。道書曰。休妻不是道。佛書曰。何須要去妻。孥。如或離棄父母。深棲遠遯。不屬綱常。以爲高且潔者。不惟非儒者之道。是亦二氏之異端也。誠使內能明乎心性之學。外不絕乎人倫之大。並時兼修。不相妨礙者。上也。或先屬綱常。後了斯道。如釋迦生子羅睺羅。然後靈山說法。向子平婚嫁已畢。遂飄然徧遊五嶽。或先了斯道。後屬綱常。如鳩摩羅什已證大乘。而別立廡舍。卻堯夫四十始婚。而生子者。次也。故二氏者。流能不迷於荒唐之謬。以屬綱常而爲儒者。儒門者。流能不溺於支離之習。以盡心性而爲真儒。則千聖一心也。三門一教也。夫道一而已矣。烏有所謂儒道釋之異名哉。苟爲道而有異乎儒者。則非真道。爲釋而有異乎儒者。則非真釋。爲儒而有異乎孔子。則非真儒。或者以爲二氏之道。誠與儒者不異。而二氏之書。抑或與

儒者有不同歟。林子曰：二氏者流傳既失真，又以已之私意揣度而億逆之，玄遠其說，謬悠其辭，以尊其師，以神其教。至於詭怪誕妄，不足取信於人。此則二氏之流敝也。余惟於二氏之書各取數卷而數卷之中，其所註釋之者又多失作者之意矣。獨不觀儒者之書乎？六經之外皆駁雜之言，非儒者之道也。今將取秦漢以下百家子史，謂是儒者之言，而孔子之道不過如是者，非也。況就此六經之中，禮記則多出於漢儒之附會，而孟子於書之

林

續編卷一

十

七

仲尼之心，寂然也，虛明也，活潑也。黃帝老子之心，寂然也，虛明也，活潑也。釋迦之心，寂然也，虛明也，活潑也。至於途人及諸至不道者，亦本自寂然，本自虛明，本自活潑。夫本自寂然，本自虛明，本自活潑者，心之本體也。心之本體者，常明也。論語曰：多學而識之者，非也。予一以貫之。若不知一貫之旨，而惟多學而識焉，亦是馳志，亦是弄精魄，卒使常明之本體不復常明矣。然本體本自廣大，以萬物爲體，與天地同量，特人不能致其廣大，斯狹小矣。

林

續編卷一

十一

八

初學之要無他事其心而已矣事心也者以心爲事操而存之使不亡也故儒者之入德道家之築基釋氏之新戒皆初學之功也中庸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若初學之士徒有行遠登高之心不識自邇自卑之漸不曰忠恕而曰一貫不曰利仁而曰安仁不曰明則誠而曰誠則明不曰欽厥止而曰安汝止豈所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哉由邇而遠自卑而高不凌節而施不操子

續稿卷一

二

三十三

九

昔余棄去舉子業退處山中不免以道術舉業以而二之然舉業正所以明道術也夙夜之所莊誦者非聖人之遺言歟夙夜之所講明者非聖人之微旨歟反求心身而躬行之是亦道術之一助也今諸生其依此明經條約時而習之以自考也果能涵泳義理之精微者乎果能不以功名富貴爲心者乎幸而得第焉能不自以爲喜者乎不幸而

失利焉能不自以爲悲者乎以此應迹常自反照其爲心身之益道術之助也不旣多乎凡我諸生戒之勉之

十

或曰釋老談性命之理詳矣而孔子則罕言之何也林子曰孔子之言爲世間者道也故詳於綱常之大釋老之言爲出世間者道也故詳於性命之微或者又以欲羣道釋者流而綱常之以歸於儒以復唐虞三代之盛以擴孔子之教而更大之固操子

續稿卷一

三

三百四

借借室

岐雲主人林子兆恩每欲羣道釋者流而三綱之托之空言以傳信於天下後世乃今老矣更不復談三教亦惟寄跡巖穴以了心身性命之學遂辭友生入榕乃借金洲僧地僅爰構室金洲在岐山

洪江之心古所謂水中可居者是也而丈室獨處則心與境而俱靜矣或謂之借借室者何也岐雲主人曰借洲以構室借室以棲身借身以藏神莫非借也故謂之借借室夫既曰借借室矣而又曰主人者何也岐雲主人曰借神以主此身借身以主此室借室以主此洲莫非主也故謂之主人但不知主而借之亦不知借而主之亦不知主可借也亦不知借可主也亦不知借其所主亦不知主其所借亦不知借而非其主亦不知主而非其借

水

續稿卷一

十四

三百四十一

亦借室

虛庵主人林子兆恩復以金洲之棹流者舉遂別借借室而飄然寄跡於山雲水月之間所謂到處吾家天地爲宅是亦借也然萬形皆幾四大亦假卽此一身庸非借歟是故古之君子達則借其身以爲生民之寄窮則借其身以爲斯道之宗養其身以有待存其身以有爲其王龍門所謂存我以

厚蒼生者美哉公旦之爲周也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亦借其身之謂也若必以其身爲借焉則身乃我有寔惟父母之遺骸也固不可謂之借若不以其身爲借焉則身非我有是特天地之委形爾亦不可謂之非借要之未生之前此身何在既死之後此心何依今惟借此百年之身以遊天地之內而到處是家則亦莫非室也則亦莫非借也故謂之亦借室

奉答大將軍戚南塘公

林子

續稿卷一

十五

三百四十二

兆恩生平所談三教載之書甚悉而犬馬之齒今又五十一年矣初春曾既辭諸生以遊於方之外以自適逍遙之樂者不知有遊不知有樂也夫既不知有遊不知有樂則其所以遊所以樂者不必於遠不必於近不必於去不必於畱不必於山林不必於城市今日住此始知其在此也明日往彼始知其在彼也若必於遠近去畱焉若必於山林城市焉卽非遊方之外逍遙之樂矣若昔日先擬今日之所

之適或今日預知明日之所飄往卽非遊方之外
逍遙之樂矣以此而老以此而終更不復授徒更
不復談三教不知公以爲何如

緣撰墳誌并殯葬禮節

裏襯

網巾 蓋面 白綾 握手 白綾 衫 裙 褲

長衫 襪 俱布

巾服

三綱巾 五常雲頭鞋 褶子 色絹前二三
褶後五褶

林子 續稿卷一 其 幅巾 深衣 白綾 大帶 五色條 垂前 履

小襖 衾 白布 襖布 大襖 衾 白布 襖布

大襖

衾 白布 襖布

衾 白布 襖布

衾 白布 襖布

冑

青絹爲之

棺

內紅色外黑色

銘旌

布爲之題曰

明子谷子龍江林子兆恩柩

墓

在文賦里石門山林子兆恩豫自誌其墳曰嗚呼自古有死死亦何憾但生平之所以孜孜汲汲以闡明夫三教歸儒宗孔之旨與夫君臣父子夫婦三綱之大者不知至死之期果能信於天下乎否耶又不知余死之後而萬世而下果

林子 續稿卷一 其 有能知而信之者羣道釋而倫屬之以歸儒宗

孔以扶植此三綱乎否耶夫以七尺之軀而慮天下之大百年之近而謀萬世之遠及至豫誤墳誌乃始覺悟而自哂以爲愚也生於正德丁丑年某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墓在石門山石門山林子兆恩先代族葬之山也春風秋雨之候得以日夕侍立我祖我父之側得以奉伺所樂所嗜居處笑語不殊少小過庭之時此亦死中之一大幸也

紀夢豫草遺囑與諸生

辛未初冬魏生鶴鳴嘗夢

上帝遣請余歸。復令有主此三教者。夫三教之旨。余既詳之矣。而其復主此三教者。必其達而操宰執之權。能推而行之於天下萬世者。非若余無位之士。徒托之空言已爾。莊子有言曰。天地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余托空言以宣明此三教之旨。於天下萬世。栖栖惶惶。不遑寧處。亦既勞矣。若

林子

續稿卷一

九

天心仁愛。果能息我以死。余之心也。况有主此三教而推而行之於天下萬世者乎。然余生平不以家爲家。而天下萬世乃余之家也。余生平不以家之政爲政。而所以羣儒道釋者流。以各循乎三綱之大。四民之業者。乃余之家政也。人之將死。莫不有以命乎其後。而余聖學統宗三十餘卷。倡道疏啓一帙。乃余之所以命乎其後也。余之所以命乎其後者。備矣。余今復何言哉。但恐余既死矣。而余之所以命乎其後者。不能徧

囑天下萬世之人爾。然此皆諸生之責也。諸生其勉之。龍江道人林子兆恩

林子

續稿卷一

九

林子全集

續稿卷之二

奉答大將軍戚南塘公

辱賜紀效新書一部。盥手拜讀。雖未能盡解其義。而其節制之嚴明。奇正之相生。則公生平勲伐之盛。大都可知矣。然兆恩亦願效微誠。爲公萬一分之助。不知公肯垂聽否也。公之部下。皆豪傑之士。

林子

續稿卷之二

一

三十五

願公立一會所。令把總哨官。旁而列之。以振起其孝悌忠信之大。忠君愛國之心。則偏裨卒兩。悉皆有勇知方。而萬世而下。不惟以公爲孫吳之儔。而且以公爲孔孟之侶。不惟以公爲立功之士。亦且以公爲立德之人。恃愛爲公陳之。公以爲何如。承惠應付一紙。兆恩迂疎。終以非分爲泰。乃同陳文學。徒步而歸。今文學已返旆連川矣。不知曾便道候教臺下否也。餘惟爲國爲民。珍重道體不宣。

答吳生

覽來札。知惓惓以未及一面爲歉。但湯之於堯舜。五百歲也。尚能聞知。孟軻之於仲尼。百歲也。尚能私淑。今區區與弟。旣並時而生矣。豈閩浙之山川。所得而限哉。蓋精神意氣之所往還。雖隔千里。若處一堂。矧私淑於令弟之所授受者。又非徒聞知焉已也。外會編一部。試覽之何如。

寇退先期啓請久近諸亡魂文

辛酉歲。兆恩以莆城內外積屍之衆也。不復能施之以棺。助之以葬。遂與門人黃仕欽等謀。所以買

林子

續稿卷之二

二

三十六

工。昇而瘞之。時門人來趨命者數十生。直日分督別男女而禮以瘞之。文以奠之者。計二千二十有餘身。至壬戌之春。復以乏資用之不能買工也。乃遣門人道士何佐等。幣請北京僧無聞。漳州僧淨圓。寓處於平海者。及平海僧淨圓等十有餘人。卽於城內外。火而瘞之。文以奠之者。槩有五千身。自是門人釋子雲章等。亦辦真心。八易月之間。火而瘞之。文以奠之者。槩共萬有一千身。今茲破城寇退之後。兆恩入州鬻田得金若干。又遣門人儒流

劉獻策等。火而瘞之者。三千餘身。拾遺骨而瘞之者。百餘擔。復徇鄉人之請。卜於本月十四日爲超拔之期。謹先啓告諸靈。凡夫男子女子。貴者賤者。老者少者。兆恩之所棺而葬之者。所昇而火之者。或身戮家亡。而無所依者。或他鄉之人。入莆而旅死者。或遺骸漂沒於水。而未及收者。或餘殘之骨。雜於沙礫。而不能收者。靈若有知。屆期乞悉赴東巖佛殿道場。庶或可以慰數萬魂之靈。而超拔之。以少盡兆恩之心也。且汝諸靈之中。豈無以其死

林子

續稿卷十二

三

三四八

於水也。而自以爲恨者乎。而宋之張世傑。亦死於水矣。豈無以其死於火也。而自以爲恨者乎。而晉之介子推。亦死於火矣。豈無以其死於戰陳。死於夷狄也。而自以爲恨者乎。而唐之張巡。許遠。而宋之文天祥。謝枋得。亦死於戰陳。亦死於夷狄矣。况乎宋司馬之石槨。楊王孫之櫬葬。其死一也。暴其骨而殘於烏鴉。藏其屍而壞於螻蟻。其禍均也。汝諸靈之中。又豈無以其不能棺不能葬而火之瘞之。爲不幸耶。兆恩以爲旣免暴骸露齒。而火之

瘞之。寔惟汝諸靈之幸也。世豈無暴骸露齒於天地間。而不火不瘞者乎。諸靈有知。聊足以自慰矣。

寇退告神文

去冬夷人之薄我近郊也。兆恩嘗集諸生而語之。曰。城必屠而糜爛矣。至寇退時。能不忘一體之夙心。而掩其遺骸者乎。諸生咸應曰。諾。敢不肅奉嚴命。後夷人之入也。兆恩幸得以生平有微惠在人。以故夷人得知兆恩。義而出之。及諸生昔年曾發心。而有事於掩骸者。悉得脫出。兆恩乃復語之曰。

林子

續稿卷十二

四

三四九

今糜爛甚矣。至寇退時。果能不忘其一體之夙心。而掩其遺骸者乎。諸生亦咸應曰。諾。敢不肅奉嚴命。旣夷人之遁也。兆恩不敢負此初心。卽奔塔省。以薄田就有力者鬻之。得金若干。以供薪米之費。而諸生咸切一體之夙心。遂積薪而火之。鑿穴而掩之。又徇鄉人之請也。從俗而爲不可知之事。爲死者拔其魂而慰之。爲生者灑其道而清之。今旣竣事矣。其所以使生者之不病於疫。而死者之得安其靈也。實惟諸神之力。告以是文。用伸祈答。

寇退遙告崎頭城諸神文

崎頭城距莆八十里許。兆恩旣已鬻田得金若干。命諸生僧雲章劉獻策何佐等十有八人。以掩莆城內外之遺骸矣。豈不揣分度力。又能徧及於邊海八十里外之遠哉。然崎頭之生者。旣以兆恩施捨之故。而念及我伯兄鶴山。而兆恩又安能不以我伯兄之故。遠命諸生。而分惠崎頭之死者。諸生旣竣事而歸矣。復於南山之月峰院從俗而爲不可知之事。遙拔其魂而慰之。但以路遠。不能灑其

林子

續編卷一

五

三十三

告仙遊縣諸亡魂文

慨自莆城未破之先。寇厲繁興。遺骸如積。嘗買工別男女以瘞之者。二千餘身。旣幣僧焚而瘞之者。五千身。復命諸生焚而瘞之者。萬有餘身。彼時從俗而爲不可知之事。以十餘金付平海僧淨圓等。拔其亡魂而超之。至莆城旣破之後。命諸生入城。

焚而瘞之者。三千餘身。拾遺骨而瘞之者百餘擔。彼時亦從俗而爲不可知之事。以十餘金命諸生雲章等。旣已慰魂超拔。復爲清衢灑道。竟不知果有裨於生者死者。而兆恩之心。似亦稍安矣。若崎頭距莆八十里許。與平海等爾。獨於崎頭之死者。而有所不忍者。何也。以崎頭之有德我伯兄鶴山也。及歸。復命諸生。慰魂超拔於月峰之佛宇。第以不能清衢灑道。至今猶有餘歉也。况仙邑民和。余所敬羨。富者饋食。貧者效力。惟是之故。城得以安。而其人民之野死。兵士之陣亡。於余之心。獨能超然乎哉。遙遣諸生僧雲章劉獻策何佐等十有五

林子

續編卷二

六

三十四

瘞骸文

爾家不爲薄。薄葬亦奚傷。惟暴棄於荒野。斯生人之不祥。然死欲速朽。葬取其藏。迺古之道。亦禮之常。嗚呼。身既死矣。瘞此山岡。魂無主矣。杳在何方。興言至此。實裂我腸。若本地丐乞之徒。將依依其安托。或他鄉流離之客。惟速歸其故鄉。聊慰爾魂。有酒盈觴。

瘞枯骨文

爾之生也。吾不知其何鄉何里。爾之死也。吾不知其何歲何月。但吾之所知者。惟此卷土。實爾之穴。嗚呼。始則全而生之。終則分而裂之。一死至此。禍亦烈矣。然四大假合。終歸於盡。惟此白骨。亦安能長存而不消滅。至人達觀。亦復何說。

寇退祭族中亡魂

凡我諸祖伯叔父母。諸伯叔父母。諸兄弟姪。諸嫂諸婦。諸祖姑。姑姊妹。諸女姪。有無子而死不得祭者。及諸大殤中殤小殤。不得耐廟者。魂如有靈。共來享之。

寇退告祖父墓鄰諸亡魂

維爾之死兮。幸托我祖我父。與爾爲鄰也。我惟思我祖我父。亦不忍爾魂之無依也。有酒以奠之。不必其豐也。有人以薦之。不必其親也。爾魂之靈共來享之。

代上太守陳雲澗公

竊惟食固民之天。而貧亦士之常。某等極貧之士也。豈不願升斗之利。以少濟斯須耶。但昔日富者之遇糴。固爲貧者之苦。而今日貧者之強糴。寔爲弱者之憂。況收成之候。距今尚遠。而澆漓之風。漸不可支。吾恐莆城之危。不在外之倭夷。而在內之百姓矣。興言至此。每夙夜流涕。故僭陳如左。以備采擇云。

哭劉梧峰兼悉衆善文

劉扶溝令梧峰璋。先余二十餘歲。受業於余。爲門弟子。欲以了此心性之學。以無愧餘生也。余壯之。且生平操持不苟。雖鄉薦爲縣令。猶貧儒也。壬戌仲冬。夷人之入也。梧峰老不能行。又其兒獻策。賊守不在側。獻策之妻朱氏。背負以逃。誠可謂孝婦。

雖古人亦難及也。次年孟春十有一日，梧峰病甚，獻策計無所出，遂夜刲股和羹以進。卽時而愈，竟以年老越五日告殂。此雖其數之不可逃，亦足以盡獻策五日孝心之誠矣。但以避寇急迫之際，又何以爲附身附棺之資，而僕子華德義人也，亦哭泣不能自己，遂借其父之木，使梧峰得以無暴其屍。獻策得以少盡其心，皆華德之力也。至於翁歆之屬，得以如禮者，又友人曾人茂之母，節婦林氏避寇所持數金，慨然助之，抑難矣。林氏二十歲

林子

續稿卷二

九

三十三

寡居刲股以愈其姑陳氏之疾，郡主蓮塘陸公嘗旌其爲節孝云。今已五旬，而獻策人茂亦余之門弟子也。

樊方生夢婁文

去冬夷人之入也，方生夢婁并其嫡母，俱爲夷人所獲。方生旣仗譯人而誘之以利矣，遂奔入仙邑。假諸有力者，得金二百餘兩，復詣夷代母。母旣出，而方生竟留月餘，始得脫。時余友人地曹徐壽泉亦以母故懷金入夷者，再，以活其母，是皆知有

母而不知有身。其孝一也。事久彌彰，孝聲益遠，苟有考變觀風之士，采而傳之，則莆雖丘墟之餘，亦且與有光焉。薄具小軸，與諸生同造方生，以獎美之。亦以相與勉勵，以維持此孝心，愈久而不忘也。夢婁字應魯，方儀部正郎之子也。年十八。

正氣答問

或問正氣不正之氣，林子曰：爲善者陽也，正氣也；爲不善者陰也，不正之氣也。又問朱子不正之氣如何得而消鑠之？林子曰：夫人之心旣不正而陰

林子

續稿卷二

十

三十三

矣。則是失其人道之常，而入於幽昏之境，自妖自誕，便生於心旣生於心，便眩於目，而恍惚之際，若有魑魅魍魎之屬，見其形而舞其靈者，蓋心中自邪，卽是心中自鬼也。近來莆人之聽於神也，遂有神其事，而自稱爲神之童子者，或扶鸞降靈，以崇其誕，或昇鬼喧道，以駭其俗，或書符誦咒，以妖其術，或登劍履火，以愚其衆，或陳古炫奇，以慢其藏，或飾像闕富，以侈其有，鼓人心而趨之，蓋有若狂焉。古所云神民雜揉者，其以是乎？如有能齋心向

道去惡從善。以復吾身之陽。是有吾身之正氣在也。夫陽氣既復。而陰氣有不熄乎。正氣在我。而邪氣有不滅乎。傳曰。妖不勝德。此朱文公消鑠不正之旨也。

寇退帖示三一堂

昔者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櫟括之旁多枉木。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諸生中有仍其舊習。而罔有悛心者。是爲木之枉。鐵之鈍也。終

林子

續稿卷二

十一

三十九

矣。兆恩不自揣分。嘗竊窺不追不逆之明訓。而不免於雜焉。是亦兆恩之過也。前數年有自知其枉且鈍之不見容也。而去之者有之。若其枉且鈍者。之罔有悛心也。而猶栖栖於櫟括砥礪之旁。何爲也哉。幸惟思之。謹此峻告。

敬辭

敬敬。敬心爲一天。存便是敬。故操存此心不少懈。卽對越在天不少違也。敬敬。敬出門使民當主一而無適。齋坐尸立。惟儼然而若思。敬敬。敬仁惟生。

道誠乃實理。而敬則生道不息。實理無虧。令人常自惺惺而不放逸也。敬敬。敬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在是。王道之所以安人安百姓者在是。敬敬。

聽辭

聽聽。聽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故人之行。莫大於孝。聽聽。聽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故人之罪。莫大於不孝。聽聽。聽。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母胥絕遠。以乖我兄弟之情。聽聽。聽。聽。家人聯。必起於婦人。母用婦

林子

續稿卷二

十一

三十九

言。以問我一家之好。聽聽。聽。

寄答諸生

區區棄去舉子業。從事於斯學者。二十餘年矣。所談者三教。所正者三綱。不自揣分。乃以太極無言。欲爲太極總理此三房孫子。俾各遵守祖宗明訓。以共由此三綱。做箇三房老家長公爾。此意載之拙集甚悉。至原宗圖說。乃明言之。今諸生每以日夕不得侍側爲憂。是爲學之心。可謂切矣。然能行吾道。味吾言。卽是精神與我相爲往還。視諸日夕。

侍側。猶有形骸爾。然之隔。亦大不侔矣。幸惟體之。

林子

續稿卷二

十三

林子全集

門人 林兆居編集
王之彥重閱

續稿卷之三

擬按道釋人倫疏稿

布衣臣林兆恩謹

奏爲明人倫以崇儒教事。臣竊惟道之大者。內而心性。外而人倫。內外兼脩。古今所同也。臣每以心性人倫之大。而考諸二氏之初。實未

林子

續稿卷三

一

二

嘗有異於儒者。但二氏之失傳。乃遵無父之教。以遺人倫。而始與儒者異矣。臣嘗伏讀

太祖高皇帝三教論曰。有等愚昧。罔知所以。將謂仙佛有所悞國煽民。又曰。實與仲尼之志齊。言簡而意深。時人弗識。故弗用。又曰。三教之說。自漢歷宋至今。人皆稱之。故設僧綱道紀等司。以表立二氏教門。俾守出家清淨戒律。殆甚嚴矣。臣又嘗伏讀

太祖高皇帝諭天界寺僧曰。世之不可絕而絕之。

嗣祀之不可無而忘矣。

大明律曰凡僧尼道士女冠並令拜父母祭祀祖先喪服等第皆與常人同違者杖一百還俗至於

降牒贅丁長子並不許出家爲僧爲道此又示之以孝道嗣續之常祭祀喪服之重也且道家之教非始於黃帝老子乎黃帝老子人倫之大載之史書可考已臣請得而詳言之黃帝四妃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

林子

續稿卷三

二

顓頊帝嚳以及唐虞夏商周皆其孫子是黃帝未嘗遺人倫也老子之子宗宗爲魏相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官玄孫假假仕於孝文帝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是老子未嘗遺人倫也至於釋氏臣亦嘗考其故典矣若釋迦爲釋氏之宗曾娶耶輸氏多羅生子羅睺羅夫婦之別父子之恩釋迦亦兼而有之是釋迦亦未嘗遺人倫也但釋氏者流違其本教至於祝髮以毀形依僧以去姓殆有

甚於道家之流弊尤爲深可慨者

陛下盍亦卽古黃帝老子釋迦之道以變今道釋無父之俗著之話言申之禁令俾兩京十三省各府州縣各寺觀僧道悉得要妻生兒以服行黃帝老子釋迦之道亦以令天下之人悉知黃帝老子釋迦不惟能明心性之學又且能盡人倫之大非如世之所謂道釋者流荒唐而枯槁也臣竊惟今之真人府張道陵之後也道陵漢和帝時人孫子傳至于今不

林子

續稿卷三

三

絕是道家之人倫臣嘗見其人矣鳩摩羅什已證大乘乃生二男自是不住僧房別立廨舍是釋氏之人倫臣又聞其語矣夫上觀之黃帝老子釋迦下觀之張道陵鳩摩羅什皆有人倫如此竟不知今之道釋者流所學者誰之學也所道者誰之道也若不申之禁令則臣恐無父之教以遺人倫以敗壞人心風俗曠夫怨女上干天和可勝慨哉臣愚以爲惟當悉令而人倫之以別住廨舍俾日至寺

林子

續稿卷三

四

二九七

觀之中。迭主焚脩。及講明二氏經典。兼之以儒門孝經論語等書。冠婚喪祭鄉射等禮。入而講經。出而事事。身雖處於塵世之中。而心則超於塵世之外。若徒知人倫矣。而不知講明經旨。心性工夫。則天下之夫夫婦婦。而人倫者。何限也。又奚足貴哉。或者以爲在家而人倫矣。而入主焚脩。恐非清淨教門。道釋之初意也。殊不知今之火居道士。養髮和尚。亦皆有妻有子。亦皆赴壇焚脩。況今之張真人。

乃道士之冠也。今之茶馬司。所轄諸國。乃西僧之酋也。室家俱有。嗣續相傳。亦未嘗以非清淨教門而廢焚脩之職也。臣愚以爲道童新戒限以若干歲。各納銀若干兩。降牒一紙。許其娶婦。仍令日至寺觀焚脩講經。然寺觀既有定所。田租亦有定額。惟當計其租額之多少。而限以定數。其孫子能紹其業者。必須請

牒。方可許之。其不願者。一如儒門之孫子。聽其

林子

續稿卷三

五

爲農爲工爲商。歸還原籍。爲民當差。不許憑仍祖父。偷閑寺觀。以爲游手游食之民。且道釋者流。非誠樂於爲僧爲道。特以爲貧之故。棲迹寺觀。以斷棄倫屬。真非得已也。或有一等稿倖之徒。而甘心於斷棄倫屬者。間亦有之。但方今僧道之盛。每省無慮數千人。豈皆稿倖之徒。甘心於斷棄倫屬者乎。

陛下誠能行臣之言。悉羣而人倫之。不祝髮以毀形。不依僧以去姓。將見生息日熾。戶口日增。百姓殷富。教化大行。昔孔子嘆衛國之庶而富。教可施。孟子羨齊民之聚。而仁政可行。況今天下一統。海宇乂安。而旣庶旣聚。又非齊衛之比。

陛下苟以臣言爲不妄。果而行之。則民不招而益庶。不改而益聚。非惟在國無遺倫之民。而在官亦多赴工之旅矣。至於有等稿倖之徒。及老而不願倫屬者。每寺觀中。各許存留一二。以遵

舊制。餘令婚娶。以續綱常。庶無違

制之嫌。而無父之教。以遺人倫者。不復得以充斥於天下也。臣嘗卽天地人物之常。反覆而申論之。一天一地而造物者。天道也。一夫一婦而化生者。人道也。一雌一雄。一牝一牡。而生不息者。物道也。夫所謂黃帝老子釋迦者。亦惟率乎天地人物之常。一陰一陽之道耳。若學黃帝老子釋迦。而有外於天地人物之常。一陰一陽之道。則亦非黃帝老子釋迦之

林子

續稿卷三

六

二十九

學矣。借使黃帝老子釋迦。不娶妻。不生兒。今亦可以義起。而人倫之又奚必遵無父之教。以遺人倫。以求異於天地人物之常。一陰一陽之道。而蹈孟子無後爲大之譏哉。且臣生世五十年矣。先憂之志。壯行之懷。繫情闕下舊矣。如果臣愚可採乞。

勅各該部臣議覆施行。臣無任祈懇之至。

擬上宰相書

上天之所以賦畀於我者。不細也。故有以其

林子

續稿卷三

七

三十二

賦畀之不細。而或專心於文詞。或以功業。或以節槩。而其大者。則固不在此三者。而在於心身性命之學也。兆恩僻處海濱。而爲心身性命之學者。二十年于茲矣。始而求於儒者之儒。而有所未明也。復索之於道門之道。既而索於道門之道。而有所未明也。復討之於釋氏之釋。於是又通三氏之教。而考其義焉。竟亦茫然無所得於心也。幸而天不喪道。卽有所聞於人。而契於心。而所謂三教合一之說。歸儒宗孔之旨。非徒謬爲空談。以欺天下萬世也。然明德而不知所以親民。則非大學之道也。成己而不知所以成物。則非中庸之誠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猶且思以易天下。况兆恩以孝道之大。人倫之常。以明道釋無父之非。而不思以易天下萬世焉。豈所謂明德親民之道。成己成物之誠哉。昔者仲尼欲以儒教易天下萬世也。而栖栖惶惶。席不暇煖。蓋以天下萬世。皆吾分內事。故其一念爲

儒之切。人且毀之罪之。侯之諂之。則迹伐木
微服絕糧。而有所不恤者。今兆恩之於仲尼。
相去何如也。而栖栖惶惶。欲以孝道之大人
倫之常。思以易天下萬世者。是亦竊效仲尼
之心也。夫人生於天地間。孰有切於孝道之
大人倫之常哉。孝道之大人倫之常者。布帛
菽粟也。天下之人。有可以棄布帛。而遺菽粟
者乎。夫既不可以棄布帛。而遺菽粟。抑豈可
以棄孝道之大人倫之常者乎。故敢以

林子

續稿卷三

八

三十三

孝道之大人倫之常。以易天下萬世。道釋無
父之教。而爲

聖君

賢相告焉。竊惟今之在上。則有

好道之君。在下則有

好儒之相。夫以

好道之君。而能任

好儒之相。明良相逢。一德同心。正斯道大明之

一機也。况

閣下復以定性識仁之旨。敷之教言者。詳矣。則
凡天下有志之士。孰不歡欣鼓舞於仲尼孟
軻之儒。而獨使道釋者流。自外於儒者之道。
豈非天地覆幬之大。猶有一物之或遺耶。兆
恩曾以上天賦畀之不細。而切於心身性命
之學。與夫孝道之大人倫之常。筆之於書。聚
爲數集。以俟夫後之君子。亦有年矣。今幸而
在上。既有如是

有道之君。在下又有如是

林子

續稿卷三

九

三十四

有道之相。若以無補空言。徒垂之後世。而不爲
吾

君吾

相告焉。則是上負

君

相。下負所學。而孝道之大人倫之常。終無以變
易道釋者流。齋志以死。兆恩竊有遺恨焉。此
其所以不敢不告也。至於既已告矣。而其言
之或用與否。亦非兆恩之所敢知也。兆恩生

平所學舍孝道人倫之外無他學也而以之
爲吾

君吾

相告焉庶三綱之重得以變易乎道釋之流而
敬一之箴復以大明於

朝廷之上則兆恩之志願以慰卽死亦當瞑目
於地下矣謹此先

稟仍將道釋人倫疏稿呈

覽伏惟

林子

續稿卷三

十

百九十五

裁教幸甚

入山寄別諸生

人莫大於無君臣父子夫婦若余有三教歸
儒之說以二氏之廢其大而正之以三綱也
昔者邵堯夫有詩曰勿謂聖人無缺典夫二
氏之斷棄倫屬也自秦漢以來違其本教矣
莫能正其罪而三綱之豈非聖人之缺典歟
此余崇儒明倫之疏寔以闢二氏之異端也
今

上登極尊寵儒教而進秩舉廢悉皆仲尼之徒講

學之士矣儒術既昌則二氏自息而更化善

治之初不謂人心之一大快邪若欲復疏於

朝則是疏也是亦南山之徑路爾俯仰希世若

子羞之余今遍遊名山去矣更無他言惟願

努力自愛做箇天地間第一流人物第一等

事業以無負生平相期至意若余每以聖人

爲可學而時咸以余爲誕殊不知舜何人予

何人有爲者亦若是而非誕也余每以綱常

林子

續稿卷三

十一

三

爲已任而時咸以余爲迂殊不知殷因夏周

因殷古今莫之有改而非迂也年力雖邁此

志未衰惟當與賢輩共圖之望望余兒子之

婚娶既畢矣雖家政瑣細不復相關而祠墓

屬情不能自己相見有期各宜珍重

山中寄復諸生

魏生鶴鳴來書曰先生以今

上尊寵儒教而崇儒之疏卽不復登奏

天廷俯仰希世先生寔耻爲之自守之嚴如此日

者與同門友生共謀梓氏庶天下後世道釋者流得而見之以悔其所學之非是是亦闢邪崇正之一助也此意極好覽之欣然標題余意欲易作道釋人倫疏稿蓋人也者人之也人道之大莫踰三綱故謂之人者以羣道釋而人之也倫也者倫之也而君臣之而父子之而夫婦之以羣道釋而倫之也且道釋二教其來尚矣歷漢唐宋以來至於今諸賢人君子每從而闢之而卒不可得而闢者豈

林子

續稿卷三

十一

三十四

若示之以天地之量招而徠之而容蓄於覆載之內如此則道釋者流未有不幡然反情易嚮而歸斯受之固有不得闢而自息矣鄭生霖序以德禮代刑政甚得余心余竊以爲明人倫以正三綱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故上天之所以相協者此三綱也皇極之所以敷錫者此三綱也庠序學校之所以設教者此三綱也學此謂之善學而士之所以希賢賢之所以希聖聖之所以希天者亦不外

此三綱也治此謂之善治而皇之所以皇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者亦不外此三綱也三綱之所繫固若是其大矣又安可使道釋者流而獨外哉鄭生霖序曰任道之責確乎不疑卽有不亮而非之者弗顧也又曰不知知先生者何人繼先生者何人夫羣道釋以正三綱道莫大於此矣余惟確然爲之夫復何疑余惟以三綱之大而天下後世必有知之者乃今輒以聲而議余者以未詳余所談

林子

續稿卷三

十一

三十四

三教之旨之爲何如也至於能繼余志以開道釋之迷端於二三子有屬望焉山中得覽新刻草此以復

答論本體

未有天地先有此本體天地有壞而此本體不壞故未有天地而此本體混然而爲一也既有天地而此本體亦混然而爲一也

二

寂然之中此樂具焉感通之際此樂形焉而

吾子乃曰。樂即本體。則凡喜怒哀樂而爲心之用者。亦皆可以爲本體歟。

三

或言神而不言本體者。猶言太極而不言無極。言一而不言未始一也。

答論位育

以其至一者而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統體一天地也。以其至不一者而觀之。萬物各具一太極。各具一天地也。故一男一女者。一天一地也。一雌一雄者。一天一地也。一牝一牡者。一天一地也。至於品類流形於天地間。極微極細而無盡者。亦莫不有陰有陽。一天一地也。各自爲陰陽。各自爲天地。而生生化化之不窮者。天地位萬物育也。

答論三教

來書謂三教內同而外異。而區區終不免有疑者。何也。蓋內焉既同。則外不得不不同。外焉既異。則內不得不異。獨不見花之有根乎。桃

根而李花者。未之前聞也。尚冀面盡。

偷桃說

偷桃之旨。亦寓言也。夫桃果植之得陽者。核中之仁。樹而芽之。由是而條。由是而華。由是而實。而復樹之。而復芽之。而復條之。而復華之。而復實之。生生於天地間。未嘗息也。故謂之桃者。以此心之芽條華實。生生不息也。其謂之偷者。乃盜天地之精。竊日月之華。以復此不息之真體也。浦城望川李君圖偷桃一

林

續稿卷三

十五

三

幅。遙仗文學彤江宋君索余言。余惟李君必能識桃之仁。生生不息。而求仁於心者。我欲仁。斯仁至矣。豈必如玄門者流。羨情於方朔。驚志於王母。而流於荒唐。窺之歸耶。書附宋彤江報命。宋彤江試以余之言與望川一細談之。如何。

答論立命

命具於結胎之初。而安身立命。乃在於有生之日也。

答論虛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者。順也。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合虛者。逆也。故逆也者。反也。復也。其曰反者。孟子所謂反身之反是也。其曰復者。老子所謂復命之復是也。

二

何處非虛空。何處非吾身之變化。以虛空言之。所謂身無其身者是也。以變化言之。殆所謂百千億萬化身。有不可得而擬議者。故曰。

林子

續稿卷三

十六

三十三

虛空卽法身。法身卽虛空。

三

虛空中何處非神。何處非氣。何處非形。而神氣形之大原混於此也。

四

縱如吾子所謂。白日飛昇。區區亦不爲也。吾惟返我於虛。復我於無而已。

答論丹

或問丹。林子曰。丹者心也。赤心之本體也。或

曰。既謂之赤心之本體矣。則是丹也。可以頃刻而立成。而必遲之三年九載者。何也。林子曰。文文山丹心一點。實惟頃刻立成。還此赤心之本體也。故欲爲忠卽忠。欲爲孝卽孝。奚必三年。奚待九載。

心齊

時有茹齋來從余游者。余乃告之。余惟以釋氏經律雖嚴。猶許人食三種淨肉。鹿肉。雀肉。其一則余忘之矣。若彌勒佛釋氏之卓

林子

續稿卷三

十七

三十七

然者。嘗飲酒食猪頭肉。至六祖乃以菜齋煮肉鍋。而曰。但喫肉邊菜。彼蓋貧而守綱。而肉食亦非其所能具也。朱橘道人既得了心見性之大。遂茹葷肉食。一無所忌。記曰。無故伐一樹。殺一禽。非時。非孝也。殷湯解三面之綱。而孔子則釣而不綱。孟子曰。君子遠庖廚。今合三教而並論之。不殺物者。仁也。不廢養者。義也。故藍中之魚。几上之肉。君子亦義而食之。且余嘗酌古諸齊。而議之。名曰不迂齋者。

日惟一齊以早爲期。早或召燕。至午乃齊。午復召燕。至晚乃齊。肉邊之菜亦無所礙。以此持戒亦足齊心。吾子試依而行之。何如。

孟子全集

續稿卷之四

道一教三自序

林子曰。沙界之華。龍天之夏。而爲儒者曰我儒也。爲道者曰我道也。爲釋者曰我釋也。教旣分而三矣。而余之意則欲會而歸之。以復合於孔老釋迦之道之本一也。余嘗槩與所可使由者言。惟本是林子。續稿卷四。立所以教其始。余嘗槩與所可使知者言。惟門是入。所以教其中。豈曰惟門是入。以教其中。抑且惟則是極。以教其終。然孔老釋迦之教。亦皆有始。亦皆有中。亦皆有終。而孔老釋迦之道。亦無有始。亦無有中。亦無有終。夫教較然而三也。若不知孔老釋迦之教之所以三。則無以識其一。而爲道之至道渾然而一也。若不知孔老釋迦之道之所以一。則無以統其三。而爲教之大。旣識其一。復統其三。較然非三。渾然非一。大矣哉。至矣哉。此儒道釋之

所同。而孔老釋迦之能事畢矣。且人之性本善也。本是孔老釋迦本自時中。本自清靜。本自寂定。而非有待於孔老釋迦。而後能時中。而後能清靜。而後能寂定。而後能孔老釋迦也。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誠之有未至者。性之有未盡也。而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以參天地。以贊化育。乃吾性之分量。至誠之極功也。未至于此。而曰教曰道者。則是教其所教。而非其教之大也。道其所道。而非其道之至也。然教本於道。道本於性。余於是而知

林子

續稿卷四

二

三

答論三教

兆恩拜復。竊以人之一心。至理咸具。欲爲儒則儒。欲爲道則道。欲爲釋則釋。在我而已。而非有外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我也者。我也。真我也。其曰萬物皆備者。而天地豈非物乎。天地亦物。亦皆備於我矣。然而我也者。其在天地之內乎。其在天地

之外乎。而天地也者。其在我之內乎。其在我之外乎。故日月之所以照臨者。天地也。我也。不可得而二也。山川之所以流峙者。天地也。我也。不可得而二也。昆蟲草木之所以生生化化者。天地也。我也。不可得而二也。天地與我雖有大小之異矣。而我之本體。則太虛也。天地之本體。亦太虛也。其有小大之異乎。惟其不可得而異也。則亦不可得而二也。何天何地何物何我。譬傾一勺之水於河海之中。則茫茫河海。何者是一勺之所傾乎。合之而不

林子

續稿卷四

三

四

上之資。殆亦不可得而聞矣。然孔子之所以教人者。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治天下也。最切於民生日用之常。而不可一日無焉。故常人非此。無以樂樂而利利。賢智非此。無以希聖而希天。此孔氏之教之大。而諸凡天下萬世。而爲我同胞之民者。無一而不在于孔氏所容畜之中矣。若釋老之教。則皆精微之致。而專與賢智者道也。故老氏言太極。而釋氏乃言無極。無極則太虛矣。老氏言一。而釋氏乃言未始一。未始一則太虛矣。若不先之以孔氏。而後以釋氏。則所謂精微之致。又焉有從入之門邪。然而孔氏何嘗不言太極。不言無極。何嘗不言一。不言未始一。孔氏曰。易有太極。又曰。吾道一以貫之。至於所謂周流六虛者。豈非所謂太虛同體邪。太虛同體。是無極也。是未始一也。由是觀之。釋老精微之致。孔氏兼之矣。教雖有異。而道則焉有不同哉。故學者之學。當以孔氏之教爲先。

三教正宗自序

或問老氏之道。今且未論。而釋氏之釋。果可行之。

林子

續稿卷四

四

三十八

林子

續稿卷四

五

三十八

中國以治天下國家哉。林子曰。惡乎可哉。余每以釋典所載。悉皆身心性命之微。不可使知之道。殆與孔氏之儒不異。而曰以此可以治天下國家。使民由之者。不其妄耶。今以孔氏之教。所可使由者。言之。始自伏羲神農黃帝。而堯而舜。而禹而湯。而文武。夫婦之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三綱五常。無不畢具。又況精微之致。盡之於易。政事之宜。盡之於書。性情之正。盡之於詩。賞罰之明。盡之於春秋。禮樂之大。盡之於禮書。以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至於行兵治賦。亮采導河。而所謂世間法者。殆有不可得而勝紀者。不惟宏綱懿範。既極明備。而足述。雖至威儀縉節。亦且昭晰而可觀。故從古以來。之所以治天下國家者。真不能有外於孔氏之教矣。若釋氏之神機妙用。乃所謂出世間法也。而變通宜民之下。施之中國。固不爲滯。亦豈能不藉經綸於易書詩春秋禮樂。因政教於堯舜禹湯文武者哉。此余倡教之大都。宗孔之本旨也。茲集刪定。頗得余心。然終不能無疵謬之語者。乃余生

平所學疎陋之過也。

教存儒名

大道渾淪未始有名。今既名儒名道名釋矣。名焉既有。道日以支。縱有聖人者出。豈其能復返太朴。復歸無名哉。故不得已而曰三教合一者。蓋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儒。以存儒者既有之名爾。是雖不能復返太朴之無名。以媲美上古。而同文同倫之風。庶乎俗無殊尚。人無異教。不詭不僻。殆非叔季之世之所能及也。

林子

續稿卷四

六

三九十二

又

或問唐虞三代未嘗有儒有道有釋之名矣。而今曰歸儒者。儒非名歟。林子曰。余豈不欲斯世而三代而唐虞。而復返於無名之始耶。但今既有儒有道有釋矣。卒欲復返於無名之始也。則亦何異於兩儀定位。而必欲復返乎天地之前。太初而太無乎。然所謂唐虞三代者。非他也。人皆三綱。人皆五常。皆士皆農。皆工皆商。內焉無怨。外焉無曠。如斯而已矣。苟使當今之世。人亦三綱。人亦五常。亦士

亦農亦工亦商。內亦無怨。外亦無曠。即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矣。豈非今之唐虞三代耶。又奚必於名之有無。而為古今之異視也。若徒徇其名而不責其實焉。則未有能唐虞三代者矣。

道業正一篇小引

余所謂三教合一者。欲以羣道釋者流而儒之以廣儒門之教而大之也。然三教合一之旨有二。若謂三教之本始。不待合而一者。非余所謂三教合一之大旨也。余所謂三教合一之大旨者。蓋欲合道釋者流而正之以三綱。以明其常道而一之也。合道釋者流而正之以四民。以定其常業而一之也。如此。則天下之人。無有異道也。無有異民也。而天下之人。亦無曰我儒也。亦無曰我道也。亦無曰我釋也。此其唐虞三代之盛。而無有乎儒道釋之異名者。故謂之一。一之而歸於正也。作正一篇。

非三教小引

林子曰。非三教也者。非以非三教也。以非三教之流者。非也。或曰。三教合一。不亦非歟。林子曰。三教

合一者。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儒也。同文同倫。俾無異教。余竊以爲不非也。而子非之者。何也。豈非將桃李梅合而爲一大樹。一大樹之間。亦作桃花。亦作李花。亦作梅花。而爲余三教合一之旨歟。此語且不足以給孺兒。而況可以易天下萬世邪。余之所謂三教合一者。譬之植桃李梅於其庭。庭且隘。而木又拱。不得已乃擇其種之美者。而存其一。若仲尼之仁。乃種之美者也。余故曰。道歸於儒也。釋歸於儒也。古人有言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

林子

續稿卷四

八

仲尼以其道。以照臨萬古。而見之六經四書。如日中天矣。由漢以來。至於今。豈特道釋者流。自外於仲尼之照臨已哉。余竊懼焉。不自揣分。欲以披三門之雲霧。以揭仲尼之秋陽。俾復中天。萬古不夜。此固余之志。而有所未能焉。作非三教。

奉都督戚南塘公

自丁卯歲奉別。于今十有八年矣。時得接翁之手札。卽見翁也。南倭北虜。聞翁之名。猶且股慄。况敢侵我邊境。以干翁之誅耶。南北生靈。室家胥慶。古

今威名之盛。無有過於翁者。竊念兆恩分屬。卑微而所談三教。固欲以繼往聖之絕學矣。但世人則汨沒於朱陸之舊習。而與孔子之學。實有相左者。朱氏則以多識爲務博。而逐於物矣。陸氏則以當下爲速達。而落於空矣。兆恩之所以闡明三教。而不自以爲非者。蓋直欲以求孔子之是。而非他也。且天下之道一而已矣。而其教則有三。孔子之教。以立本爲先。故其言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曰。民者。何也。民者。豪傑之反也。而豪傑不世出。

林子

續稿卷四

九

之士。數百年或一遇焉。孔門三千之徒。只有一顏子。顏子不幸而死。晚僅得曾子一人已爾。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與天道。其可得而言乎。其可得而聞乎。而必求之言。而必求之聞。是亦口耳之粗也。然則孔子之所可由之道。何道也。入孝出弟。謹言慎行之道。以其可與人言之。能使入由之矣。所不可使知之道。何道也。曰。命曰仁。性與天道之道也。以其不可與人言。不能使人知之矣。夫子貢聖門之高第也。而以穎悟稱。猶且不可

得而聞也。況其下乎。此乃兆恩所謂歸儒宗孔之本旨也。至於釋老之所言者。非所謂曰命曰仁。性與天道乎。既不可使人知之。使人聞之。而必言之者。何也。以與不世出之士。所謂豪傑者。道也。豪傑之士。既不世出矣。則安得不以孔子爲隱乎。又安得不以釋老爲非乎。故曰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天固不可以階而登。而道豈可以言而顯耶。前曾以此意請教之翁矣。近來每諄諄與人言之。而人亦能信之。大抵今天下之言。不歸朱則歸陸。雖曰林子續稿卷四甚信孔子矣。然而孔子之道。似不如也。借言孟子復生於今之時。豈得不懼。而所以閑先聖之道。必不能辭好辯之名矣。不知翁以爲何如。

又

去月鄭舍親歸。捧讀尊翰。知翁之動定。甚悉。又佳章一摺。是皆可歌可詠。雷葛儒鞋。如數登嘉。謝謝兆恩近來杜門謝客。日與談議者。二三子而已。至於戚族交遊中。或有愛兆恩而願見兆恩者。兆恩亦未嘗不之見。雖不往謝。而諸戚族交遊。亦不爲

訝。此亦人間世之一小便宜也。兆恩今行年六十有八矣。想不久在人世。但不知三教之說。得以傳之萬世而無疑否也。一息尚存。此志不敢少懈。蓋真有不知老之將至。就木之期之已迫也。翁其何以教我。此數日間。再編生平所著書八十七集。分作六函。四函以元亨利貞標號。又二函以乾坤標號。乾坤二函。皆係摘言。摘言者。乃諸生摘元亨利貞諸集中言。而各以意錄之。成帙。既曰摘言。便是複語。以有複語。故別之爲二函。總六函。題作聖學統宗。非三教心聖集。其曰聖學統宗者。歸儒宗孔之本旨也。曰非三教者。以三教之非者。非之也。裝釘尚未竣事。俟有便人。續寄請教。兆恩近歲所著書。有心經釋略。及槩論一集。常清靜經釋略一集。金剛經統論一集。元神實義一集。奉上覽教。兆恩前所著經傳釋略。四書標摘正義。每與歷世之諸儒。往往相左。今所著釋略。槩論統論。實義亦每與歷世之祖師。往往相左。若以歷世諸儒祖師之言爲是。則兆恩不得不非。若以兆恩之言爲

是則歷世諸儒祖師不得不非。詩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兆恩將何求哉？兆恩亦惟以孔老釋迦之道之不著於天下，萬世以爲憂也。然三氏者流之言不炮，則孔老釋迦之道不著而兆恩之所撰錄正義釋略統論是而是之，非而非之，以爲萬古三氏之一大公案也。不知翁以爲何如。

中一心性答問

饒心谷年七十有一。林子亦呼之爲老友。從林子

林子

十二

三

受業且四載矣。未嘗少離林子之側。一日問於林子曰：堯舜中矣，而道釋則亦曰中也。孔子一矣，而道釋則亦曰一也。孟子心矣，性矣，而道釋則亦曰心也，性也。而所謂中，所謂一，所謂心，所謂性者，同邪？異邪？林子曰：余不知其同也，亦不知其異也。然則無同無異歟？林子曰：惡得而無同，惡得而無異？然則有同有異歟？林子曰：惡得而同之，惡得而異之？夫既惡得而異之，則亦惡得而非之？乃今於道釋者流，而必異而非之者，何歟？林子曰：人皆三

綱也。而道釋者流，獨不三綱。人皆四業也。而道釋者流，獨不四業。此余之所以異之，所以非之也。然不特余之異之，余之非之也。而天下古今，孰不以爲異，孰不以爲非邪？凡此皆余之所知也。若儒道釋之教，咸曰中矣，咸曰一矣，咸曰心矣，性矣。其同其異，其是非，凡此皆余之所不知也。夫曰中，曰一，曰心，曰性，同之異之，是之非之，紀之載籍亦悉矣。豈夫子之真有所不知歟？林子曰：余則何知而余之所知者，知有堯舜之中，以求吾身之所謂中者，而未能也。知有孔子之一，以求吾身之所謂一者，而未能也。知有孟子之心之性，以求吾身之所謂心，所謂性者，而未能也。又况能知道釋之所謂中也？一也，心也，性也。而同之異之，是之非之邪？不能知，亦且不暇知矣。昔余儒道釋同異是非之說，不既失之支乎？而今則棄去之不復談，亦有年矣。以故饒心谷，則未之嘗聞也。

心本虛篇自序

夫魯論一書，是以聖人之心，而言聖人之道者。尚

矣。若曾子之大學也。子思之中庸也。孟子之七篇也。皆以大賢之資。述其所聞。而言聖人之道。抑足以發明聖人之心者。次也。由孔孟以來。至於今。豈惟無有乎聖人生於其間。以言聖人之道邪。而其言者。則又失乎聖人之所謂道矣。余愧非賢者。無所比數。但昔者嘗竊聞之。而有所謂孔門心法焉。故不揣分。乃謬以心法。而強言聖人之道者。豈不自知僭妄。蓋以俟來者之折衷云。

林子

續稿卷四

十四

林子全集

續稿卷之五

復江西黃願所

兆恩拜復。兆恩所云三教合一者。以合今之和尚道士。而三綱之。而五常之。而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以與儒者爲一。孔子爲一也。夫孔子之道。公道也。孔子之心。公心也。以孔子之公心。行孔子之公道。

林子

續稿卷五

一

豈惟以其道之公。而公之講學之士。亦且以其道之公。而公之道釋者流。然後孔子之公心。始目天下萬世於無外矣。來教云云。豈其以孔子之公道。而爲一己之私學。我自師之。不欲與人共之邪。抑孔子之公道。非道釋者流之所宜學也。若孔子之公道。非道釋者流之所宜學。則道釋者流。是亦不可並生於天地之間邪。有王者作。將比今之道釋者流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唐虞三代之治。鳥獸魚鼈咸若。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

之而弗仁。如兄所云。則道釋者流。不惟不之仁。亦且不之愛。使斯人之徒。不得與鳥獸魚鼈並生於天地之間。咸若於唐虞三代之盛矣。是豈孔子之公心哉。且唐虞三代以上。道釋之教未興也。故太和元氣。得以流行於宇宙間。而漢唐宋以來。道釋昌熾。內有怨女。外有曠夫。偏陰偏陽。乖氣致異。此治之所以不唐虞三代也。如無志於唐虞三代之治。則已。如有志於唐虞三代之治。若不羣道釋者流。而三綱之五常之。士之農之。工之商之。其何以

林子

續稿卷五

二

三

復還太和元氣於宇宙間邪。兄幸毋以道釋者流之不三綱。不五常。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邈然與我之不相干涉然。殊不知以孔子之公道公心而觀之。則皆吾赤子之無知而入井者。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况乖氣致異。而治之不唐虞三代者。職此之由矣。且兄生平所講者何學也。所道者何道也。去歲以卒卒無斯須之頃。尚未叩兄之蘊。以聆明教爲恨。且兄之學。以人自處乎。以天自處乎。若以人自處也。盡吾之所以爲人之道。仰不愧天。

俯不作人。是亦足矣。若以天自處也。則凡天之所覆者。皆天之事。皆吾之事也。鳥獸魚鼈。思所以咸若之。而况於人。而爲萬物之靈者乎。故孔子之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孔子之公道。孔子之公心也。而道釋者流。獨不有老者乎。獨不有少者乎。獨不有吾之同儕而爲朋友者乎。今道釋者流之不三綱。不五常。不士不農。不工不商。趨於邪徑。入於迷途也。豈非老者有未安者乎。少者有未懷者乎。朋友有未信者乎。孔子固深絕之。而亦

林子

續稿卷五

三

三

不之安。不之懷。不之信者乎。故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大抵道本至大也。學之者小之也。中庸言博厚高明。至於載物覆物。配地配天。易亦曰。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鄙見所謂羣道釋者流。而儒之而孔子之者。益以擴孔子之公心。達孔子之公道。庶乎天覆地載之內。得以範圍而曲成。並生而並育。或可以還唐虞三代之盛。而太和元氣復流行於宇宙間也。漫托空言。竟亦何益。惟兄其再教之。

補缺典答東

承諭補缺典數言。可謂相知之深矣。然不免有溢美之詞。愧愧。今復爲兄詳之。乾以成男。坤以成女。男非女無以生。女非男無以成。夫婦之所以別也。父子之所以仁也。君臣之所以義也。人道之重。至於如此。今道釋者流。飄然雲外。其有夫婦之別乎。不有夫婦之別。其有父子之仁乎。不有父子之仁。其有君臣之義乎。不有夫婦。不有父子。不有君臣。此則人道之缺典也。區區嘗因此而推言之。古之

林子

續稿卷五

四

三

聖人立此君臣。以教天下萬世之義也。立此父子。以教天下萬世之仁也。立此夫婦。以教天下萬世之別也。今道釋者流。顧乃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而與古之聖人之所以教人者異矣。又不謂之聖人之缺典邪。此歸儒之教之所由興也。區區復因此而推言之。天地以陰陽剛柔。化生萬物。上而日月之照臨。下而山川之流峙。微而昆蟲草木之森列。莫不有陰有陽。有剛有柔。今道釋者流。顧乃反其陰陽之常。悖其剛柔之義。以自棄

於天地造化之外。而不恤也。又不謂之天地之缺典邪。此原宗之圖之所由說也。然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則亦有然矣。日淪地中。反晝爲夜。而夜則有月以照臨之。又況有所謂火焉。而麗木以明與。月也火也。非所以補日之缺典乎。天使陽生萬物。復使陰出。佐陽以成之。陰以成之。又非所以補陽之缺典乎。若聖人者。以參天地。以贊化育之所不及者也。民之未有宮室也。則處之以棟宇。民之未有粒食也。則教之以稼穡。無以引重致遠也。則利

林子

續稿卷五

五

之以服牛乘馬。無以待暴客也。則豫之以重門擊柝。易書詩春秋禮樂者。六經也。聖人之精。因經以示。文辭體裁。且不沿襲。大學之書。論語之所未嘗道也。中庸之書。大學之所未嘗及也。孟子之書。中庸之所未嘗發也。堯舜之中。孔子則貫之以一。孔子之仁。孟子則益之以義。若後世儒者之所論著者。文辭體裁。相沿相襲。况有能自出一家言。而言其心之所自得者乎。譬如以水益水。以火益火。汗牛充棟。將焉用之。此區區之所以不自揣分。以竊

窺天地造化之微。聖人立教之旨。漫托空言。以補人道之缺典云。

寄大叅鄭壺陽公

先大父省吾公勲績載在總府題名記。廣西志。廣東志。蒼梧軍門志。硯岡碑文。南寧。新寧。八寨地方。俱有生祠碑記。家藏頗多。後以島夷之變。而諸刻無有存者。卑微之分。加以遠道。安能得此諸刻。何以俾我世世之孫子。知我先大父勲績如是之盛也。故不自揣分。前托表叔祖方吾泉及表弟若韓林子。續稿卷五。六。代稟臺下。已蒙賜允。茲敬錄諸刻名目。奉上記室。伏惟垂念。不惟兆恩輩知德。卽世世孫子亦受惠多矣。外具兩廣疏略惠威略各二十冊。附上封帕之需。

奉復退齋叔公

竊念兆恩少習舉業。至壯年乃始棄去之。而爲身心性命之學。偶有所聞。卽欲以三教合一歸儒宗孔之旨。以三綱天下萬世道釋者流。此則兆恩之志也。蓋夫人之志。以其家爲已分內事也。而一家

之內。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夫人之心常惻然也。若兆恩不自揣分。以天下萬世爲已分內事也。而天下萬世。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兆恩之心亦惻然也。故曰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爲天下萬世慮者。能無有家有室之願乎。此兆恩之所以二十年來。孜孜汲汲。而不敢少怠者。亦惟此三綱之故爾。島夷入城。變已亟矣。三綱幾乎墜矣。兆恩爲此三綱之故。不徒托之空言。而欲見之行事。是雖爲人之所訕詈毀謗。幾於不免者。兆恩亦惟自執其是。何怨林子。續稿卷五。七。何尤而已。此意旣明。他復何望。近曾豫謨壙誌。聊以見情。伏惟賜教。幸甚。

復張星湖大尹天敘

辱厚款。且累承詩教。謝謝。兆恩之所謂三教者。三綱也。以二氏之失。而欲正之以三綱也。然此徒托之空言爾。豈真能正二氏之失。而三綱之者乎。昔者孔子之作春秋也。借南面之權。而是非之。孟子之作七篇也。闢楊墨之教。而禽獸之。當其時果有能信而行之乎否也。惟定之以中正之理。以垂憲

萬世已爾。故曰必來取法。况兆恩之庸庸者。安能杜罪我之口。免好辯之譏。而必欲正二氏之失。以歸儒宗孔。親見之行事深切著明邪。要而達而在上。行其道於時。窮而在下。明其道於後。此乃儒門家法。萬古不能易也。尚容面談不盡。

答趙學博

昨黃生陽奉傳尊意。謂兆恩寄復何公書。侍教生宜作舊治下。承教之頃。不勝惶愧。然兆恩竊以何公有道德者。有節義者。必不以勢位爲重。而曰侍

林子

續稿卷五

八

三、廿三

教生者。蓋慕其道德節義。而可以爲人師法也。且去歲之所以通刺於兆恩者。謂何若以勢位爲重。必不通刺於兆恩也。從可知矣。若兆恩惟以勢位視之。殆非所以處何公也。蓋何公樂道而忘其勢位。而兆恩亦樂道而忘何公之勢位。其所以尊何公也。不其至乎。兆恩不才。每於貴顯者流。有不釋然於勢位之間者。雖先通刺。亦不敢報命。兆恩生平自守之繁如此。惟公裁之。歸見何公。以此訊之何如。餘惟節哀順變。以成大孝。不宣。

東吳一庵通判紳

區區先年謬有所聞。卽欲以三教歸儒之旨。傳信於天下萬世。不惟不恤是非。亦且不恤榮辱。不惟不恤榮辱。亦且不恤利害。凡有所爲。苟有當於心者。真有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矣。然所謂三教歸儒之旨者。豈徒樂與道釋者流爭邪。蓋欲羣道釋者流。而君臣之。而父子之。而夫婦之。以歸於三綱也。若於道釋者流。必欲三綱之。而躬行之間。或有所不逮。則生平之所以孜孜汲汲者。何爲也哉。古人有言曰。信理者無是非。信心者無順逆。見義必爲。萬人吾往。亦奚有是非順逆之足貳其心邪。故三綱之重。不可以已。而成敗之迹。安可論人。若以三綱之重。而可以已。則孔子不當有正名之先。而伯夷叔齊亦不當有叩馬之諫。若以成敗之迹。而可論人。則孔子何爲不悅於魯衛。而伯夷叔齊又何爲餓死於首陽山邪。且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昔者滕文公行之而父兄百官。皆不欲。夫以孔子之聖。伯夷叔齊之賢。

林子

續稿卷五

九

三、廿七

文公之尊。欲舉三綱之重。而猶若此其難。况兆恩非聖非賢。非君之尊者乎。故數年偃蹇而不悔者。誠非得已而不已也。日聞執事之以區區爲矯也。故爲執事詳之。嗟乎。嗟乎。三綱既淪。風俗斯壞。救其失而釐正之。安得謂之矯。若以正三綱也爲矯。則執事近日之所講也。豈有出於三綱之外。而以孔子夷齊爲不足學與。

寄姚丈

日者左顧金洲。殊失款禮。歉甚。兆恩無似。近以綱

條子

續稿卷五

十

二九四

常之故。爲人之所毀。而執事獨謂兆恩生平之所以孜孜而論著者。今既得見於躬行之間。而非徒托之空言焉已也。此誠有以得兆恩之心。而執事乃今爲兆恩知心之友矣。若甫之人。每以兆恩未破城之先。未嘗有爭。今既破城之後。何其有爭心之若是邪。殊不知爭此綱常之大。殆非爭名爭利之細也。兆恩以阻雨。而雪峰之行未果。相見在即。餘不能盡。

寄宋縣令

聞擢容縣令。慰慰。夫令。民之父母也。而容之民。非兄之赤子乎。其所以赤子其民。而民愛之如父母者。豈有他哉。以父母之心。行父母之道。子之女之而已矣。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也。男而室之。女而家之。父母之道也。若爲令者。不有父母之心。不盡父母之道。而稱諸其縣曰。民之父母也。豈不難哉。唐虞三代之先。而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者。以宇宙之內。無不室之男。無不家之女也。今兄之爲縣也。果能父之。母之。室之。家之。一陰一陽。無怨無曠。則太和元氣。自流行於一縣之間矣。不謂一縣之唐虞三代邪。或者以唐虞三代之道。豈其可行於今。而又況於一縣之小乎。殊不知今之民。唐虞三代之民也。而天下之大。特一縣之積耳。其曰有所不可行者。亦獨何歟。故君子在一縣。則以其縣而家之。而行父母之道於其縣。在天下。則以天下而家之。而行父母之道於天下。古而今之。今而古之。舉斯心而加諸彼而已。若謂一縣小於天下。而古道之不可行。

條子

續稿卷五

十一

三九五

於今也。必不然矣。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夫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豈有大於赤子其民。父之母之室之家之。以順其情而不拂邪。區區生平所云。歸儒宗孔者。正此意也。伏惟留意。幸甚。

又

辱報札。謂承教易知且易行。濟世之仁可知矣。或者以不能悉其人而知之。以爲難能也。殊不知縣有里。里有長。里有里之人。里之長知之。合里之長之所

林

續稿卷五

十二

三

知者。則縣之人。縣令能知之。合縣令之所知者。則天下之人。天子能知之。然則又安能悉其人而室之。而家之也。嗚乎。豈必悉其人而室之。而家之。然後可以爲民之父母哉。惟其一念懇切。子視其民。而必欲室之。而必欲家之者。父母之心也。且爲令者。操一縣可致之權者也。職罰紙贖。惟所用之。又況其縣之有力者。而既率之以子民之仁矣。則彼有力者。其有不奉承德意。而附義之恐後乎。大學曰。未上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此之謂也。至於表

所宅里。是又激勸有力者之一微機也。然天下之大。亦一縣也。一縣之衆。亦一家也。其道甚爾。其事甚易。兄其勉之。

答洪芳洲先生書

兆恩不才。一年之內。得領尊翰者三。不知兆恩何以獲翁之教。愛如是邪。慰甚。慰甚。兆恩伏讀尊翰。而三氏之教。翁可謂得其大矣。若兆恩之所謂歸儒宗孔。以與世間人道者。非他也。蓋孔子非不知有仁也。而罕言仁。非不知有命也。而罕言命。非不

林

續稿卷五

十三

三

知有性與天道也。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然此皆不可使知之道也。夫不可使知之道。既已罕言。而不可得而聞矣。則其所言以爲教。所聞以爲學者。是皆民可使由之道。三綱五常而已矣。士農工商而已矣。豈非張子厚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邪。而兆恩之所以歸儒宗孔者。殆有見於此矣。其曰立本。曰入門。曰極則。以與出世間人道者。亦非他也。蓋近世講學之士。率以釋氏頓教教人。而曰虛空本體。本體虛空。當下便是。非不美也。殊不知

此乃極則語。以與上智之士。如顏曾者。流道也。顏曾者。流求之聖門。且不多見。況後世乎。不有上智如顏曾者。流而驟語之。以不可使知之道。所謂虛空本體者。豈不重其疑畏之心。而且驚且怖邪。然兆恩之所謂立本者。先修人道。無虧無欠。乃所以爲人。也不三綱。不五常。卽是毀綱裂常之徒也。而可謂之人乎哉。不士不農。不工不商。卽是游手游食之徒也。而可謂之人乎哉。夫旣不可謂之人矣。而可與之適道以入門。以傳受孔門心法乎否也。

林子

續稿卷五

十四

而又况曰。不可使知之道。虛空本體者。適以誣之也。兆恩此意見諸拙集中。頗詳而三教心宗。三教心宗續。乃會諸拙集。以撮其要。俾人易覽而易知也。尊翰所云。三教其歸一也。其爲大聖人之學一也。何妨於異。何妨於同。寔先得兆恩之心之所同然矣。而程子乃曰。字字同。句句同。只是有不同者。令人有所不能解。而尊翰謂之未爲得之也。誠名言也。敬羨敬服。

奉答漳南道甘確齋公書

前日荷蒙尊翰。托秦叅戎公見名。兆恩寔以卑微之分。不敢往。萬罪。茲復差官。申之以寵翰。對使啓緘。悉皆重道之懷。爲民之切。三四讀尚不能釋手。其曰不忍遺漳之人。又曰欲漳之人盡得聞道。此皆仁者之言。真漳之人之福也。不謂之以貴下賤。大得民邪。但愧兆恩菲才薄德。而非其人爾。兆恩應當奔命。匍匐嚴臺。以上答翁之重道爲民虛懷忘已。又且得以伏請至教也。竊念兆恩自年三十時入山隱處。更不敢一出。以應當道之命名者。非

林子

續稿卷五

十五

敢曰。不往見之義也。然兆恩至愚也。每自忖度。似有大不可者。恃愛不識忌諱。爲翁陳之。今翁之愛兆恩者至。而翁之命名。真爲不可不往。此兆恩之真心也。若向後復有來命名者。重道之心不及翁。爲民之心不及翁。虛懷忘已不及翁。則兆恩將必往乎。將必不往乎。設兆恩將必往矣。則東馳西騖。大非山人守禮之常。將必不往矣。則是有有所於擇。而兆恩之罪。且不容於死。若兆恩乃布衣之最微者。死何足惜。但以卑賤而上抗尊貴。卽是不達禮。

不守分而禮分之不明矣。又將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哉。冒死上聞。伏乞尊裁。不勝悚慄之至。

奉復興泉道王槐庭公書

兆恩伏跡山中。無所短長於時。而今又老矣。無足齒數。若翁之盛德碩才。世之所希覲見者。敝歷中外。執法不阿。乃卑微兆恩。夙所欽慕。欲一識翁而末由也。豈意翁不以兆恩爲庸劣。枉顧草舍。俾兆恩得以從容領教。何幸如之。易之所謂以貴下賤。真當於古之人求之。敬羨敬服。竊念兆恩不自揣分。自少年時。喜談井田。每以爲田不井授。終爲苟道。若翁所撰著隨槎集。積田之說。是誠經世之良猷也。既竭心思。而擬處之。且詳且盡。卽不能行之於時。亦且必行於後。天下至寶。當爲天下人用之。此理之必然也。外近所著九序摘言一帙。尚未及梓。呈上覽教。肅束奉復。無任悚慄之至。

又

兆恩向不入公門。亦無片字上達之尊顯者。今以翁之知我也。故特遣人齎送拙刻。裁正。自是以後。

林子

續稿卷五

七

再不敢奉修寸楮。以候命嚴臺。如有寸楮。以候命嚴臺。便是假稱兆恩名字。幸勿信之。卽翁之所以愛兆恩者至矣。

奉復廉憲胡廬山公書

兆恩卑微一小布衣爾。無所短長於時。乃蒙翁垂念寵之以華翰。申之以綵幣。不知兆恩何以得此於翁邪。且所賜衡齋尊集。齊心焚香。開函捧讀。則翁之所以教兆恩者至矣。竊念兆恩前年三十時。曾入吉水。爲先叔父乞文於羅念庵翁。卽知有翁。願從請教。而未由也。茲辱使者下臨。乃知翁是兆恩前三十年所願見而不可得也。辱命之頃。分當奔走伏謁。嚴慈臺下。請教以少。遂兆恩四十年所願見之懷。第以兆恩壯年棄去舉子業。入山隱處。時海內之士。有曾以道爲通。以求知於王公大人者。以故兆恩卽自誓願不入公府。而非敢曰孔孟不往見之義也。繼而又聞亦有因此而獲罪戾者。於是兆恩遂爲深入之計。而不免失之僻。兆恩固自知之。而亦不得不辭者。分使然也。茲敬遣敝徒

林子

續稿卷五

七

三百四十二

陳生一夔候命臺下。伏惟台亮幸甚。

林子

續稿卷五

大

林子

金陵中一堂重梓

門人甘惟理參閱

續稿卷之六

答東

區區初以性本不殊。道惟一體。固不知有儒有道。有釋。亦不知儒道釋之有正有邪。不知有士有農。有工有商。亦不知士農工商之有貴有賤。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若軒轅之問道於空同。昌黎之留

林子

續稿卷六

一

不於大顛。何嘗以其我儒也。而於道釋則並棄之。耶伊尹農夫太公屠叟。傳說築於傅巖。仲山薪於韞丘。孟子曰。百里奚舉於市。孫叔敖舉於海。亦何嘗以其我士也。而於農工商則並棄之邪。今之道釋雖非空同大顛。而其性之善。亦皆可以爲聖爲賢也。今之農工商雖非伊傅仲由。而其性之善。亦皆可以爲聖爲賢也。區區以此性善之故。故竊效孔門無類之訓。義聚而齒列之。不敢復生分別之義者。雖云萬物一體之心。是亦不能隨順世俗之

過也。區區今既不復受徒，不復談三教矣。而舊時所相從以受業者，偶爾相會，亦當別傳道釋而三之。士農工商而四之，庶不忤世違俗，不謂之廣大之中。且盡精微之致耶。况墳誌既已豫譏而雲水逍遙，乃區區今日事也。而於世之所謂正者邪者，貴者賤者，區區安得而知之。正者正之，邪者邪之，貴者貴之，賤者賤之，區區安得而知之。正者不得，不正之邪者，不得不邪之。貴者不得不貴之，賤者不得不賤之。區區安得而知之。正者未必正，邪者未必邪。貴者未必貴，賤者未必賤。區區安得而知之。

林子

續稿卷六

二

之有正有邪，有貴有賤，是世俗之見。生分別心，無正無邪，無貴無賤，是性善之初。無分別心，區區安得而知之。無分別中有分別，有分別中無分別，區區安得而知之。有分別者分別也，無分別者亦分別也。區區安得而知之。既安得而知之，又安得而分別之。既安得而分別之，又安得有正有邪。有貴有賤，而有分有別也。無正無邪，無貴無賤，而無分無別也。區區亦惟脩身俟死已爾，他復何與焉。謹

其奉答幸惟教之。

又

覽來教，似有傷於峻與鄙意，稍有不同。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又曰：人人有貴於己者。若斯人也，而為天之所不覆，為地之所不載，則亦已矣。如斯人也，而亦為天之所覆，為地之所載，則又安可以共由之大道，而不與之並生於天地間邪。故曰：道不以貧賤而不與，惟高明者教之。

答論作聖

林子

續稿卷六

三

區區以聖人為可學，而子疑吾言乎。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豈非以吾心一聖人也，而能不失吾心之聖人，是亦聖人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况非狂乎。惟在克念而已。願吾子試反諸心，而吾性之善，自能充實光輝，而化而神，完完全全，原是一箇聖人也。顧乃退讓於古之聖人，不自克念也，亦獨何與。

又

夫學也者，學為聖人也。若不知有吾心之聖人，而

惟知有仲尼之聖人。徒述其言而踐其迹。殆非所以善學聖人也。故子夏之篤信聖人。終不如曾子之反求諸已。

又

以此心而見之言。卽是言孔子之言。而言爲法言矣。以此心而見之行。卽是行孔子之行。而行爲法行矣。豈非吾心之孔子。與孔子無異邪。試反諸心以自考之如何。

又

林子

續稿卷六

四

三六三

向所聞於區區者。果能見於行乎。否耶。果能持之永久而不變乎。否耶。蓋上天之所以賦畀於我者。不薄。無貴賤賢否。無不備具。此聖人之道。吾子自視與孔子何如也。而本體之常明。與與孔子原無異也。若或不能自信。而以孔子之聖。殆非孔子所能及也。不亦孤負上天之所以生我之意。與區區之所以惓惓望子之心耶。勉之。

訊諸生

曾造著代疊級以尊 聖製以祀乎其先也。未耶。

幸速爲之。蓋人之行。莫大於孝。孔子曰。祭之以禮。故孔子之行。在孝經。勉之。

答吳方士

執事之所談者。方外之小術也。區區之所談者。性命之微旨也。道不同。不相爲謀。殆爲是歟。

三綱

來書足見相愛。草草附復。區區以三綱之故。不理於口。而諸翁每爲區區危之者。何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若正天下萬世以三綱之大而覲必

林子

續稿卷六

五

信於時焉。則伯夷亦不首陽。茅焦亦不解衣。不謂之千金之子。不垂堂之心耶。殆非聖賢明道正誼之學矣。或者以區區之違俗。終不免執已之是以拂人之情。然非區區之所能恤。而亦區區之不得不然也。昔者八百諸侯。背商歸周。而伯夷豈樂於違俗以拂人之情哉。趙宋臣子。盡歸胡元。而文文山又豈樂於違俗以拂人之情哉。區區之違俗。與伯夷文文山之心一也。但不知伯夷文文山當商宋之季。而亦爲人之所誦。言乎否也。書曰。君子之

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惟母以千金之子姑息而愛我也。萬萬。

又

區區此舉以三綱之不可已。大義之不可違也。然天理雖云甚順。而人情亦有所不安。至於不得不為者。區區之心常惻然也。

又

孟子之井田學校。載之書者。詳矣。當戰國之時。而誰與易之。故曰。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孔子曰。

林氏

續稿卷六

六

三六

必也正名而衛國之名可得而正乎。又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而陳恒之罪可得而討乎。又曰。家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而三家之強可得而抑乎。至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書弑書篡。書人書名。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安於夷狄。則夷狄之竟亦徒托之空言爾。故曰。吾志在春秋。若欲悉道釋者流而三綱之。是亦兆恩之志也。而非兆恩之所能為也。

山中寄訊諸生

余每與諸生言者。皆心法也。而心法也者。乃所以

其道也。雖然。心法尚矣。而德又安可少耶。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即道即德。即德即道。故余之教。必合內外以成其功者此也。然德莫大於孝親忠君。悌兄信友。用之以為行。則行為法。行用之以為言。則言為法言。言行相顧。君子之所以慥慥而仲尼自以為未能也。諸生中固有能習余之心法者。而躬行有所不勉。則是無其德矣。無德之人。豈足語道。諸生戒之。宋儒有言曰。學莫貴於變化氣質。蓋氣質之性不除。則天地之性不存。天

林氏

續稿卷六

七

三六

又

區區所謂三教合一者。合儒道釋而一之。以孔子之儒也。夫道一而已矣。而教則有三。蓋孔子以儒之教教人。而入于道也。老子以道之教教人。而入於道也。釋迦以釋之教教人。而入於道也。吾弟既已知之矣。而曰儒歸於儒者。區區非與。竊孔子之名者道也。乃與篤信孔子。而不得孔子之心者道也。吾弟曾聞之否也。其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者。此朱子之學。亦惟朱子能之。若區區之聰明。不如朱子。記憶之性。不如朱子。顧欲即凡天下

極子

續稿卷六

八

三六

之物之不可得而勝紀也。表裏精粗。而盡格之。無不到乎。至於所謂虛空本體。本體虛空者。此乃釋氏頓教極則語也。而世之人。輒以易言之者。何歟。且人未生時。只是虛空。所謂本體者。此也。豈當下之際。不落階級。而習氣盡去。即能忘我之身乎。藉能忘我之身矣。即能忘我之心乎。藉能忘我之心矣。復即能并其忘而忘之。而無所於忘乎。故余之教。先求放心以存心也。又必至於不失赤子之初。而後方可以語之虛空本體者。學之序也。然氣稟

則原於有生。而習俗又成於積漸。是習氣之難除也。如此。若習氣未除。而放心。猶故而曰能持心法者。豈其然哉。勉之。

答論學

大學之所謂物者。非以外物之物為物也。而以心之物於外物。而物之者。物也。大凡意之所向。皆物也。豈曰意之向於聲。向於色。而聲色之物於心者。物也。而硜硜然言之。必於信。行之必於果。而信果之物於心者。亦物也。故物也者。物交物之物也。人

林子

續稿卷六

九

三六

化物之物也。物而不化之物也。格物也者。格其物交物之物。而不為物所引而去矣。格其人。化物之物。而天理常存而不滅矣。格其物而不化之物。而不凝滯於物。而與化俱徂矣。然此猶有待於格也。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故渾然在中。粹然至善。是乃人性之初。原無一物之可格也。若司馬溫公并格之說。則又不識無物之本體。而與外物相為敵矣。至於即體即用之言。夫誰得而非之。而以月為體之古。區區寔為疑焉。蓋嘗譬之樹然。即

此是根卽此是枝無非樹也。但指其枝以語人曰。此樹之根也可乎哉。又嘗譬之水然卽此是源卽此是流無非水也。但指其流以語人曰。此水之源也可乎哉。謹此附使。冀復教我。

先求放心

林子居榕之借借室。浙有二生來見。一人請曰。某雖有慕道之誠。而病於好色。每欲改之而不能也。敢問何以去此好色之心乎。一人請曰。某雖有慕道之誠。而病於好利。每欲改之而不能也。敢問何以去此好利之心乎。林子曰。其內自訟乎。孔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其用武火乎。白玉蟾曰。奮迅精神。驅除雜念。謂之武火。其發殺機乎。陰符經曰。天發殺機。龍蛇走陸。地發殺機。稼穡易宿。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而汝以爲好色好利之心之不能改矣。其爲病也。不亦重乎。汝當先自訟之於心曰。我以好色好利而忝吾之生也。我其何以生爲哉。行而訟之。住而訟之。而坐而臥亦復如是。此之謂自訟。不曰。自訟焉已也。又當奮

林子

續稿卷六

十

以去此好利之心乎。林子曰。其內自訟乎。孔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其用武火乎。白玉蟾曰。奮迅精神。驅除雜念。謂之武火。其發殺機乎。陰符經曰。天發殺機。龍蛇走陸。地發殺機。稼穡易宿。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而汝以爲好色好利之心之不能改矣。其爲病也。不亦重乎。汝當先自訟之於心曰。我以好色好利而忝吾之生也。我其何以生爲哉。行而訟之。住而訟之。而坐而臥亦復如是。此之謂自訟。不曰。自訟焉已也。又當奮

這精神發大猛烈。而好色好利之心苟或一動。卽自拚命。如有不能生者。此之謂武火。不曰武火焉已也。又當察其好色好利之心。從何而生。而生則必有所生之處者。乃病之根也。故必自其根而驅除之一刀兩段。蓋寧死而不復有一毫姑息之心者。此之謂殺機。而自訟而武火而殺機。而曰好色好利之心之不能改者。豈其然哉。二生喜曰。某等雖至愚也。從今以始。豈復有好色好利之心哉。敢不相爲戒勉。以爲先生羞。於是林子乃授之以良背止念之功。曰。第歸而行之。以先去此好色好利之心。而復來見。尚有言也。

林子

續稿卷六

十一

瓦片厝戲答林萬竹

舊俗兒童嬉戲或疊片瓦爲房子呼曰瓦片厝或剪色紙爲亭子呼曰孔子亭

昨見教云云。不曰瓦片厝。而曰孔子亭者。兆恩雖不知其爲誰氏之談。然亦可爲能知我者矣。竊惟兆恩之所論著者。豈敢曰。孔氏之亭。特效兒童嬉戲。以疊瓦片爲能耳。且疊瓦中有許多缺典。安可不知其缺而思所以補之者乎。蓋三教合一歸儒

宗孔乃兆恩之所詳言者。疊瓦中之所有也。而孔子之所以可宗。乃兆恩之所未詳言者。疊瓦中之缺典也。夫孔子之所以可宗者。以孔子之所以聖者。心也。心之所以聖者。以心之虛靈。心之本體也。此心聖教言之所由以作也。若宋儒之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者。繁難零碎。不勝其勞。惟是之故。故人之視聖人。真如天之不可得而階也。况一草一木之細。在所必察。而至於表裏精粗。無不到焉。亦將奚爲邪。惟茲心聖之說。以明言孔子之

學子

續稿卷六

十三

三十

所以可宗者。易知簡能。以補作聖人之缺典焉耳。豈徒喋喋不已。而爲此贅詞也哉。

藉言四章 并小引

農人知稼圃。人知圃。場人知梧櫝。棘。工人知梓匠輪輿。若聖人者。知有性與天道之大而已矣。知有人倫日用之常而已矣。不知稼。不知圃。不知梧櫝。棘。不知梓匠輪輿。非不知也。以其瑣瑣之不足知也。非以其瑣瑣之不足知也。縱敝精神。亦且不

能徧物而知之。縱敝精神。而能徧物而知之。其有裨於性與天道之大。人倫日用之常乎。否耶。孔子之所謂小人之可以小知者。是也。作藉言。

昔后稷播時百穀。乃以始生之苗。而問於堯與舜曰。此何草也。堯曰。不知也。舜亦曰。不知也。后稷曰。堯舜豈聖人也。苗且不識矣。又况能察其理。而窮之。至於其極耶。

林子

續稿卷六

十三

三十

者而問諸孟子。不能答也。復以棘。棘之所以爲棘。棘者而問諸孟子。不能答也。場師曰。我舍梧櫝而養棘。棘。我固曰。賤場師矣。而子旣不識梧櫝。又不識棘。豈非卽物窮理之學。而有所未能邪。鄒有梓人匠人。而孟子弗之尊也。自以其工於木也。而以木之表裏精粗。反覆而問諸孟子。咸對曰。不知也。輪人輿人。而孟子弗之尊也。自以其工於車也。而以車之表裏精粗。反覆而問諸孟子。咸對曰。不知也。梓匠輪輿曰。一物不知。不以爲耻。顧乃

徒尊仁義而以梓匠輪輿爲弗尊也何歟。

樊遲請學稼。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曰。吾乃今知夫子非聖人也。不然。何其不能卽物窮理。而若稼與圃。一無所知邪。吾固知夫子非聖人也。

林子續稿卷之六終

林子

續稿卷六

十四

九十

林子全集

金陵中一堂重梓

門人涂文弼參閱

續稿卷之七

宗孔堂帖戒諸生

余少時寡識。漫以道術學業。兩相妨礙。遂棄去舉子業。以從事於道。殊不知

御製明經之科。明經者。明道也。幼而學之。壯以行之。道術學業。豈有二邪。龍江林子兆恩

林子

續稿卷七

一

二

士者能持受孔門心法。能時習舉子業。而兩不相妨礙者。是吾弟子也。入。若不能持受孔門心法。卽與俗儒無別。非吾弟子也。勿入。或能持受孔門心法矣。而以舉子業爲相妨礙。而輕棄去之。謂之士也可乎。亦非吾弟子也。勿入。其入者。坐於東舍。毋越他舍。混坐農者。工者。商者。能持受孔門心法。各守常分。各安常業者。是吾弟子也。入。若不能持受孔門心法。卽與俗農俗工俗商無別。非吾弟子也。勿入。或能持受孔門心法矣。而不守常分。不安常

業謂之農。謂之工。謂之商。也可乎。亦非吾弟子也。勿入其入者。坐於西舍。毋越他舍。混坐。布衣之士。能持受孔門心法。兼理家政。而仰足事。俯足畜者。是吾弟子也。入。若不能持受孔門心法。卽與俗流無別。非吾弟子也。或能持受孔門心法矣。而仰不事。俯不畜。謂之布衣之士也可乎。亦非吾弟子也。勿入其入者。坐於東舍。毋越他舍。混坐。道釋之徒。能持受孔門心法。又且誦習經典。而奉其戒律者。是吾弟子也。入。若不能持受孔門心法。卽與

林子

續稿卷七

二

三〇一

俗僧俗道。無別非吾弟子也。勿入。或能持受孔門心法矣。而不習經典。不奉戒律。謂之道釋之徒也。可乎。亦非吾弟子也。勿入其入者。坐於西之西舍。毋越他舍。混坐。

戒弄口頭

心經曰。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常清靜經曰。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論學之士。竊之以爲話柄。以事口頭。

者。蓋多有之。諸生其痛戒之。若也不知孔門心法。而專事口頭。以辯給也。將以欺人乎。抑以欺已乎。諸生其痛戒之。

世之論學者。每日忠矣。如此而謂之大忠。如此而謂之小忠。如此而謂之恭。如此而謂之敬。如此而謂之賊。如此而謂之周公之忠。如此而謂之屈原之忠。每日孝矣。如此而謂之大孝。如此而謂之小孝。如此而謂之敬養。如此而謂之色養。如此而謂之志養。如此而謂之舜之孝。如此而謂之申生之

林子

續稿卷七

三

三〇六

孝。凡類此者。反覆辯論。非不侃侃而足聽也。然察其生平。稽其素履。則所謂忠。所謂孝者。豈曰躬行未之有得。而退而寒之。則亦有所不遑及矣。至於談本體者。亦且鮮有能識本體者也。其曰寂然不動。心之本體也。又曰無動無靜。心之本體也。又曰有善無惡。心之本體也。又曰無善無惡。心之本體也。又曰。毋母意。至於毋母意而盡無之。心之本體也。毋母必。至於毋母必而盡無之。心之本體也。毋母固。至於毋母固而盡無之。心之本體也。毋母我。

至於毋母我而盡無之心之本體也。又曰：心本正也。而又奚待於正？性本定也。而又奚待於定？又曰：勿曰止念，卽此止念便是起念。勿曰求靜，卽此求靜便是不靜。若論學之士能談及此者，孰不自以爲得矣。然其見聞之末，支離之病，是亦口頭禪子。問禪而答禪者爾矣。縱說得天花亂墜，則亦何益於身心哉？故君子之學，貴自得也。浙有何中悟者，曾習此話柄，而肆其辯給以禦人也。每每自以爲得，一日造林子而與之語，甚喜曰：本體之說微乎！

林子

續稿卷七

四

又

林子曰：作文以理爲主，氣輔之。平淡中取奇，詞苑之巨匠也。蘇子瞻曰：凡作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

峭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真可謂文章之評矣。近來作文者，不會漢人六代之意，漫襲漢人六代之詞，自以爲高古美麗。又有一等專用新奇之字，文以艱深之詞斷手截足，令人難句爲高，是皆才不足而氣不昌，故不得已假此以取名爾。今後作文理要精微，氣要昌大，轉折處亦要圓活。然此非可以易言也。蓋由養之於內，既至而後發之於詞，自順矣。故曰：有德者必有言。諸生母徒求之文字之間可也。

林子

續稿卷七

五

明經

林子曰：古之爲師者，教人以脩道。今之爲師者，教人以學文。今諸生之所以從我者，固專在道，而我之所以與諸生者，必兼以文。獨不觀之仲尼之徒乎？問政爲邦，仕魯仕衛，蓋幼學壯行，聖人所不廢也。况科舉之興，出自國制，而仲尼之聖，亦曰從周是知古之君子，未嘗不仕，而明經之學亦當時之載質也。其惟正心脩身，以爲兼善之地，業舉遵制，以爲進身之階，斯謂之有體有用之學。大中至正

之道也。條列于左。諸生其惟遵而行之。

林子曰：諸生肄習舉子業，當以此爲事，不可以此爲心。所謂事者，蓋爲之自我當如是也。若汲汲以功名富貴爲心，則徇外而忘內，是亦鄙夫之患得也。安足道哉？又曰：諸生固不可有重功名富貴之心，亦不可有輕功名富貴之心。惟當遵奉國制，肄習舉業，偶得取第而顯用於時也，亦足以展吾平生之志。或在一府，卽以一府爲已任；或在一縣，卽以一縣爲已任。若志不得遂，道非所宜，則當賦性歸來之辭可也。今諸生每日吾不願仕矣，豈不失之偏邪？故以仕爲通，不爲民謀者非也，以隱爲高，徒爲身謀者亦非也。

劍津回別榕城諸友

區區今卽入山去矣，不去恐或又有招之者。曳裾公門，殊非夙志。古人有言曰：鳳凰以不見爲神。區區自愧不鳳凰，爾縱鳳凰矣。覽輝而下而數數見於時，人必狎之，孰復神之？又曰：遠志出山，竟成小草。在山則爲遠志，出山則爲小草，而况人乎？栖栖

林子

續稿卷七

六

三十二

人。世人卽得而草之，而所謂山人家風，不從我而

壞邪？若業舉相從諸生，無論久近，如王趙藍鄭林李吳謝等數十子，皆具青雲之資，各宜努力，以爲世用。若區區老矣，無所短長，可效於世，徒守入山不見之細節，亦區區山人之分，固宜然也。譬之女子之適人也，以萬世之嗣爲重，區區少而寡矣。今且老矣，乃復從人，而以嗣爲重，不亦大可笑乎？不見之義，山人之分也。至辱枉臨，始敢見之，分庭爲禮，自孟子以來，而山人之分當如此也。區區行矣。

林子

續稿卷七

七

三十二

惟各自樹立，以共作天地間第一流人物，幸甚。

醵金帖

書林

聖廟歲久傾圯，詹就正君既修葺之。余嘗謂修葺玄宇梵室，時時有之，雖糜其財彌多，弗恤也。至於聖廟，乃不能釋然於一金之資者，何也？豈二氏者流，每以因果之說以惑人之志，而責其償於杳冥之間，而鼓之從者易欺，就正君好賢仗義人也。日者府縣嘗累旌獎之，而又能知以

聖廟爲重如此。但傾圯特甚。工力頗繁。而詹君難獨任之余。乃謀之諸生。各隨分出銀。以共贊成之。諸生既知余心法之源委。出自孔氏。而一間之下。無不歡忻。咸曰。是我等之責也。

釀金建祠報帖

嘉靖壬戌年九月念八日

叅戎南塘戚公。有大功在莆。雖甘自棄如兆恩者。今得以遂逍遙之樂。亦荷戚公之賜多矣。其部下精兵殺伐之功。義當釀犒。至於扶傷者之醫藥。陣亡者之祭葬。又當哀其以我之故而傷且亡。從其林子

續稿卷七

八

三廿

厚而憐恤之者。亦義也。敢告城內外縉紳先生。至編戶諸君子。幸惟以義之不可緩也。隨出多寡。速圖報稱。倘草率之間。難以集事。當珍重介使。遠致浙藩。雖不免有遲慢之失。然亦不致使人有功於我者而遽忘之也。其義出分金。內外鋪隘各置簿一扇。不自揣分。敬仗各本鋪內有德行者。一二人煩爲收歛。此係一郡公舉。人心急義之同然也。故敢瑣賁伏惟照亮幸甚。

申告

壬戌年十月初六日

東廂等鋪隘分子。類送前埭土地巷舍第兆誥兆瓊收左廂等鋪隘分子。類送塔寺前敝徒黃陽庫前敝徒陳濤收。右廂等鋪隘分子。類送北門街敝徒黃士志黃起先收。南廂等鋪隘分子。類送南門溝下敝徒黃瑚蔡宅敝徒蔡志豪收。煩爲紀數。紀名便於刻報。自惟林墩奏凱而旋也。凡我莆人。父母兄弟妻兒。而一家得以胥慶。寔惟戚公之生全之也。祖宗祠宇丘隴。而歲時得以祭掃。寔惟戚公之禮祀之也。得服田畝。而擔石之入。寔惟戚公之

林子

續稿卷七

九

三卅八

粒食之也。得復境土而舊業之修。寔惟戚公之奠安之也。是戚公之功在人心。而釀金圖報。皆出人心之所同然者。然始而戚公之捷也。孰不有投轄之思。而恐其亟去。繼而戚公之去也。孰不有他年之虞。而望其復來。夫其望之者。既至。則其愛之者。必深。愛之者。既深。則其報之者。必厚。構祠犒兵。兼而舉之。亦以俾後人有所觀感云。

南塘戚公畫像文

壬戌年十月念九日

慨倭夷之入。寇我閩也。始於嘉靖乙卯日逞其毒。

歲亦猖獗屠戮之衆而遺骸如積。虐焰之熾而村落爲墟。加以無制之兵。重爲民生之苦。觸目驚心。慘不忍言。至壬戌之秋。幸得我叅戎南塘戚公。奉命南來。以殄滅醜虜。一月之內。克捷者三。清之牛田。莆之林墩。福寧之寧德。積寇滋蔓。公悉搗其巢穴。而平之。於是閩之人。無少長貴賤。無不寄命於公。而荷公更生之德者。不可勝數。公仁而有勇。嚴而能寬。每臨陣決戰。輒雜之伍兩中。親冒矢石。以爲士卒先。故士卒樂爲之用。其部下將吏。奉守紀

林子

續稿卷七

十

律不敢少違。凡所經過。民甚便之。閩外重寄。威名赫奕。故倭夷畏公如虎。而閩人倚公以爲長城也。當必有大建祠宇。生而祀之。以昭答殊勲者。乃其繫德之恒情也。但閩之人。每以地有遐邇。分有崇卑。雖其祠宇之隆崇也。孰若家傳畫像。朝夕得以瞻依。而飲食必祭哉。若兆恩者。亦德公而遂逍遙之樂矣。乃命工肖公半影。圖而梓之。庶便於委巷。短壁尊而張之。亦不爲瀆也。或者以荷公更生之德。旣以武之功。而肖公戡亂之像。亦當以武之容。

殊不知公乃有道士也。昔有圖諸葛武侯者。亦惟給巾羽扇。公蓋諸葛武侯者。倫也。惟此肖像。庶可以槩見其有道之容云爾。

壽饒心谷

樵陽老友饒生民。先林子生十有四年矣。庚午之夏。介贊謁林子於光澤危潢氏之家。與之語。便忻忻然。若有得者。而恨其受業之晚也。自此而後。侍林子於宗孔堂者。三榕城者。再泊舟於竹崎溪。洎自冬徂春。蓋不自知其年之邁。而獨樂其道。惟恐

林子

續稿卷七

十一

一日之離林子之側也。是月望日。寔其初度之晨。諸生醺金爲老友壽。酒三行。儒門諸生出執爵而言曰。堯年百十有二。舜百有十。願兼堯舜之年。以爲無疆之祝。於是道門以黃帝老子。釋門以釋迦相次出執爵爲老友壽。酒將半。老友復出執爵以酬諸生。且曰。民之年。忽忽已七十矣。縱兼堯舜之年。抑亦斯須之頃爾。然民之所願者。惟盡先生之心法。以尊德性。以復吾心之聖人。炯炯長存。天壤俱敝。此則民之心也。不知先生以爲何如。林子

曰善哉能知所以自壽矣。余今將何以壽老友也。余惟願老友及諸生相與勉勵而共倡明之俾天下萬世盡知其心之聖人盡知聖人之心法以爲聖人也。然此非久於其道焉不能也。而所謂永年者又安可少耶。願命諸生爲林子更爵爲老友壽。老友更爵跪進酒於林子。爲林子壽。林子復令諸生各自酌酒各自爲壽。庶幾各得以永年之身以共倡明心聖之教於天下萬世以爲天下萬世壽也。於是諸生請紀其言爲壽篇。

林子

續稿卷七

十一

封股孝子方江文

方江字希永。少事父母孝。家濱於海。世以漁爲業。既得聞尚書厥心臧之旨。遂棄海而田。惟土物足愛。茲春正月十四日。江之母郭氏忽疾作。甚危殆。延至十七日。江無以爲計。遂夜禱天。封股和幣以進。而母郭氏之病頓愈。或以封股虧體不足爲孝。林子曰。古所稱忠臣殺其身以利其君者爲之。而未聞有以虧體非之者。況此身乃受之父母。而以些兒之肉。以愈其親之疾。而謂之非孝也何與。

林子全集

金陵中一堂重梓

門人朱謀莊參閱

疏

天文稿上

疏爲誓志度世。倡明三教。臣兆恩曾得聞三教之旨。直欲倡而大之。使天下萬世盡知世間則有世間法。出世間則有出世間法。教雖有三。道則惟一。而立本而入門。而極則次其

林子

疏天文稿

一

後先而力行之。亦不爲悖。此乃臣兆恩設科度世一點之真心也。非敢爲鑿空臆議。自欺欺人。夫亦有所受之也。臣兆恩每以三教之旨。必能信之人人而無疑。卽當道貴顯。亦必有信之者。或有召見。固不敢往。而有來請見者。亦當分庭爲禮。求無愧於古之孔孟。又豈敢以一毫非義加乎其身。而爲孔孟之一大罪人邪。臣兆恩嘗竊聞之人。皆可以爲堯舜。故無分於貧富貴賤。以至於智愚賢不肖。其

天命之性。則本善也。欲爲儒。則儒以吾心之。有一孔子在也。欲爲道。則道以吾心之。有一老子在也。欲爲釋。則釋以吾心之。有一釋迦在也。必欲倡而大之。使天下萬世皆能盡知。儒教。人倫日用。以立本也。皆能盡知道教。脩心煉性。以入門也。皆能盡知釋教。虛空本體。以極則也。而後臣度世一點之真心始懈矣。然此非有大力量。不能爲已。不惟是非。不足以貳其心。而利害亦且不足以易其操。然後

林子

疏天文稿

二

三十一

可爲也。不惟利害不足以易其操。亦且死生不足以變其節。然後可爲也。故將軍無必死之志。固不足以統百萬之師。而匹夫有求生之心。亦不足以守殉身之道。今臣兆恩發大誓志。以倡明三教於天下萬世者。亦已審矣。豈其死生可得而奪之也。而又況於利害是非之細者乎。夫臣兆恩特卑微一布衣爾。然亦不能不賴天地神祇之所夾持護祐。使臣兆恩能得無畏法力。不爲是非利害死生稍

稍動念。則是臣兆恩得以荷

天地神祇無邊功德。生死不敢忘也。爲此具疏

不勝悚慄之至

附錄

其一

辱翰遠問。附使奉答。辛亥之春。兆恩乃始倡明三氏。信古以傳述。擬議而酌裁。其所當先者。先之。其所當後者。後之。序而次之。第而列之。始而立本。中而入門。終而極則。既了世間

林子

疏天文稿

三

三十一

乃出世間。俾三氏之教。如出於一人之所建立。盡利宜民。而始中終之條理。相爲融貫。相爲聯屬。庶可行之萬世而無敝。此乃區區一之本旨。以集三氏之大成也。然歸儒宗孔。固莫先於道業。以立本。而樂道忘勢。豈有外於孔門之家風哉。而召不往見。分庭爲禮。此乃孔孟之公案。孔門之家風也。舍此不務。則凡可以枉尺而直尋者。無不爲已。此寔區區之所耻也。遂不自量力。疏

天誓志而以生死以之以振起孔門之家風歸儒而宗孔也。

其二

來翰以召不往見分庭爲禮雖曰孔孟之家風也。自孔孟以來鮮有能舉而行之者。而子乃今欲舉而行之。吾懼其不免矣。區區亦自知其不能免矣。然而必爲之者。蓋以道爲重。而以身爲輕者也。今試與兄論之。直道事人。其與曲學阿世相去何如耶。上下無交。其與

林子

疏未文稿

四

一鄉原相去何如耶。區區雖愚而疏

天誓志亦已多年矣。故寧以直道事人而死。毋寧以曲學阿世而生。寧以上下無交而死。毋寧以一鄉原人而生。然生死之大有數存焉。縱至身死而一點炯炯不昧之靈光。與將與孔孟相輝映於宇宙間而不磨滅者。此則區區之至願而誓

天以必爲也。

其三

來翰謂何不入山隱處而必欲舉孔孟之公案而行之。以與世人相是非者。何爲也哉。殊不知入山隱處。此乃釋氏所云小乘法。以爲一身謀也。若區區不自揣分。嘗以天下之大。萬世之遠。是我一人之身也。若舍此天下之大。萬世之遠。而入山隱處。規規焉以得免是非爲幸。謂之能仁其身可乎。夫孔孟豈不知有入山之樂耶。而之齊之魯之宋之鄭之梁之楚。而轍跡徧於天下者。蓋以天下之大。萬世之遠。是皆吾人分內事也。故曰天地萬物莫非已也。辱未交已十有餘歲矣。願兄毋以丈人荷蕢長沮桀溺之所謂小乘法者。姑息而愛我也。萬幸。

其四

孔孟公案。孔孟之所以爲孔孟也。區區旣已誓願而必欲舉而行之。兄其不以我爲迂乎。區區亦自以爲迂矣。而又惟恐行之而不勇。爾設區區能勇而行之。慨終如始。而未有不

林子

疏未文稿

五

孔孟也。

其五

兄以爲孔孟公案不可行於後世而喪身之禍不可不知也。區區委不識時宜。卽舉孔孟之公案而喪其身焉。是亦區區之至願也。而又況得以竊附於孔孟之驥後者乎。

其六

覽來論。豈非以孔孟之公案之不可行於時與。夫以孔孟之公案之不利於時也則可。若

林子

疏夫文稿

六

三六

以孔孟之公案不可行於時也則不可。我惟能信而行之。卽區區雖狂亦可以爲孔孟也。其曰利與否。區區委不能知之矣。要之聖賢之心。只論是非。不論利害。若孔孟之是非。既已審矣。豈其以利害而稍動其心耶。而學孔孟者亦只論利害。殆非所以善學孔孟也。然區區復有言焉。血肉之軀。雖曰有利有害。而吾心之孔孟。其有利有害乎。夫吾心之孔孟。旣曰無利無害矣。吾將行吾之志。以善事吾

心之孔孟可也。則亦何必曲學阿世而爲此

血肉之軀謀耶。况人生七十。古來所稀。而區區行年。今已三十有九矣。七十稀年。已過其半。而復惓惓爲此短促血肉之軀謀也。不其愚乎。

其七

兄以孔孟遠矣。而世無復有孔孟者。旣無孔孟。則孔孟之公案抑亦不可行於世與。區區不敢以爲然。區區竊以爲能舉孔孟之公案。

林子

疏夫文稿

七

三四

是亦孔孟而已矣。夫豈有孔孟之不可爲耶。

其八

區區以爲孔孟非性生者。有爲者亦若是。孔孟之公案。特患我不肯爲之矣。我肯爲之。而未有不孔孟也。

其九

召之不復往見矣。而卑詞厚幣。則亦不之往。與林子曰。余安得違禮而不之往耶。又問。或有造林子之廬。而林子不之見乎。林子曰。余

安得不見余豈踰垣閉門者流哉若不致敬
盡禮余亦不願見也

其十

區區之所以不敢往見者非有他也孟子曰
孔子進以禮蓋禮主於退遜而難進易退孔
門之家風也萬一有不協於禮豈不謂之學
孔孟而反爲孔孟羞耶此區區所不敢往見
疏

天誓志之真心也

林子

疏宋文稿

八

其十一

辱翰教謝謝今由翰教前所言而觀之是以
妾婦之順教我也復由翰教後所言而觀之
是以姑息之心愛我也夫兄之教愛我者至
矣皆非區區之所能行也區區雖不才而猶
然欲庶幾於大丈夫之門以居廣居以立正
位以行大道托之以終其身焉惟兄以德愛
我而教我幸甚

其十二

世之學孔孟者徒誦孔孟之言已爾然而誦
孔孟之言當先行孔孟之行若徒誦孔孟之
言而不先行孔孟之行則未有能孔孟者也
分庭爲禮召不往見此乃進禮退義孔孟之
行者然也而來書乃曰必舉孔孟之公案而
行之則人必以我爲傲者何與夫孔孟垂訓
萬世必不以傲之一字教人也明矣且兄之
所謂傲者豈丹朱之傲耶象之傲耶區區之
所未能解也夫朱象之傲誠不可爲矣若孔
孟者不徇人以爲同而以道自重似有類於
傲也故兄亦以傲言之與區區則日夜孳孳
惟恐不能一徹孔孟之傲之藩籬以爲憂也
兄其以爲何如幸有以教我

其十三

來翰召不往見分庭爲禮雖曰孔孟之公案
矣今則無此事典然兄所謂事典者果出之
何帝何王而孔孟舉而行之乎抑或此乃孔
孟事也而非後之欲爲孔孟者之所宜行也

林子

疏宋文稿

九

又豈非此一大事典乃可行於春秋戰國而專爲孔孟設乎。來翰又曰。孔孟公案亦惟孔孟能行之。區區則以爲能不恤是非不驚利害不顧生死而以道自重如孔孟者便能行之。蓋我能爲孔孟之所爲卽是孔孟。孔孟人也。我亦人也。而曰孔孟之不可爲也。區區弗能知之矣。

其十四

來書謂孔子特一布衣爾。而曰文王旣沒文

林子

疏天文稿

十

不在茲乎。是其所自處何其重也。殊不知聖人抱道於身焉得而不自重。夫豈惟孔子爲然哉。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是曾子之自處亦有如此其重也。子思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是子思之自處亦有如此其重也。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又曰。惡得有其一

以慢其二哉。是孟子之自處亦有如此其重也。

其十五

夫道也者。以觀天地而天地得以貞觀者也。以明日月而日月得以貞明者也。以序四時而四時得以寒暑者也。以靈鬼神而鬼神得以屈伸者也。人之所以聖所以神者。道也。物之所以始所以終者。道也。此道之所以運乎虛空之外。伸乎萬象之表。此道之所以至尊

林子

疏天文稿

十一

無對。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咸囿焉者也。故以此道之尊而處已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此道之尊而接人也。王公遇之失其貴。晉楚遇之失其富。賁育遇之失其勇。此古之聖賢之所以生則與其道而俱生。死則與其道而俱死者。殆爲是爾。故曰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其十六

論語曰。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若伯夷叔齊可

謂蹈仁而死矣。故曰求仁而得仁。若比于仁者。以諫而死。豈不以不仁而生。實不若以仁而死也。自唐虞三代以來。聖賢何其多也。或生或死。而亦未嘗稍離乎仁也。中庸曰。脩道以仁。離仁則離道矣。離道則生爲徒生。死爲徒死。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區區非真能仁也。然而竊有志焉。

其十七

林子

疏天文稿

十二

兄以爲孔孟遠矣。無復有孔孟者矣。無復有浩然之氣。如孔孟者矣。殊不知浩然之氣。本至大也。本至剛也。我與孔孟。本無異也。直養無害。配義與道。而塞乎天地之間。是亦孔孟也已矣。若夫曲學之士。必好名也。而末有不阿世以規利。規名規利。必不浩然。而分庭爲禮。召不往見。殆非規名規利之所能爲也。區區亦惟先求吾性之善之孔孟爾。善養浩然。而浩然之氣。有不塞於天地之間耶。此孔孟

之道。所以卓絕千古。而隱處之士之所願學也。

其十八

或問人皆可以爲孔孟與。林子曰。孟子道性善。而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夫人既皆可以爲堯舜矣。而獨不可以爲孔孟乎。又問浩然之氣。何以養之。林子曰。氣本於道。道本於性。性本于命。而其所以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以自有盡性至命之一大工夫在焉。此其所以道通于有形之外。而氣塞乎天地之間也。浩然之氣。自反而縮。不謂之善養浩然。聖人之大勇乎。

其十九

召不往見。分庭爲禮。孔孟之公案也。區區豈敢舍孔孟之公案。以徇時耶。孟子曰。皆古之制也。違古之制。以媚今之人。區區不能爲之矣。王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若請辭雖峻。區區猶有

林子

疏天文稿

十三

取焉而強而後可。不過欲以自見其微才爾。要之執藝之徒。未聞大道。露才揚已。則亦無足惟矣。

其二十

夫柳下惠和者。何不枉其直道以承事人。以爲和也。故曰不以三公易其介。而三黜之辱。其能免乎。槩而言之。自春秋以來。直道之可行於世者。未之有也。區區豈不之知耶。天地父母。全而生之。而孟浪曲其學以徇乎人也。

林子

疏天文稿

古

三六四

其如天地何哉。父母何哉。身可死也。道不可枉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況枉道未必能生。而直道未必能死者乎。

其二十一

子以儲子旣曰得之平陸矣。而以幣交而不之受也。不亦可乎。受矣。而又不之見也。則亦不能無惑矣。區區嘗考古聖賢之所以往來交際者。自有天則存焉。不違道。不越禮。孟子曰。其交也以道。斯孔子受之矣。彼旣以道而

交矣。而孟子焉得違道而不受耶。禮曰。來而不往。非禮也。彼旣不以禮而來矣。而孟子焉得越禮而必往耶。要之古聖賢之所知者。道而已矣。禮而已矣。若夫五十鎰。七十鎰。百鎰。蓋自孔孟視之。特一介爾。而況于幣交之細者乎。故可受則受。不可受則不受。可見則見。不可見則不見。此乃聖賢居身之珍。而天下萬世莫之能違。莫之能越也。

其二十二

林子

疏天文稿

五

三

子以之齊。不見儲子。終不免有巖巖氣象。區區亦未敢以爲然。若儲子則未之先也。而之齊而不之見者。豈非孟子禮義之中正耶。

其二十三

天下之大。制命於天子。而列國分爭。則制命於列國之諸侯。若齊則沃土千里。帶甲百萬。而孟子於齊。稱疾往。吊如入無人之境。至於齊來。而孟子則曰。吾人愈趨造於朝。則是孟子之心。不白於齊矣。故不待已而之景丑。

氏宿焉。喋喋然以明其不往見之義。然履齊之地。卽齊之民。設言景丑氏執之以逢其君。孟子其將柰之何哉。縱有他虞。而有所不能恤矣。萬世之下。孰有能知此義。

其二十四

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故伯夷叔齊寧清而仁而死。母寧不濟。不仁而苟生也。龍逢比干。寧忠而仁而死。母寧不忠不仁而苟生也。至於虞人特一賤獵。夫耳招之以旌。而猶然不之往者。豈非所謂勇士不忘喪其元。與載之七篇而萬世而下。孰不想見其丰采。

其二十五

來翰謂孔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今子之年尚未。又且初棄去舉子業。只有六年。乃能振起孔門之家風。而是非有所不恤。利害有所不驚。生死有所不顧。即使旋附答。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

林子

疏天文稿

十六

三十七

爲鄉人也。區區雖鄉人也。亦不敢以秉彝之性爲天所薄。而自謂無分於聖賢之學也。易曰。道豈遠乎哉。尚書曰。惟狂克念作聖。今區區行年三十有五矣。殊非可畏之年。歲月易邁。更不待人從今以始。敢不及時進德。而至於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是亦鄉人也已矣。爲此旦夕疏。

天誓志。惟兄母以鄉人而薄視乎我也。幸甚。

對謹跋。對初執贊受業爲門弟子。而問於

林子

疏天文稿

十七

三十九

先生曰。夫子之設科也。以合三教而一之。對旣得聞命矣。敢問夫子之所以設科者。以何爲宗。以何爲教。先生曰。余惟以心爲宗。以四書爲教。對曰。何不以儒之六經道經釋經以爲教也。而必曰四書者何也。先生曰。余少年時曾習舉子業。極懶讀書。又無記性。若四書是余少年時之所誦說者。况四書乃孔曾思孟以發明六經之微旨。而道釋諸經所不能外矣。且汝以爲未有。

佛之先其有佛經乎否也而竄初作佛之

人其有佛經之可誦乎否也未有道之先

其有道經乎否也而竄初學道之人其有

道經之可誦乎否也未有聖之先其有聖

經乎否也而最初作聖之人其有聖經之

可誦乎否也此余之鄙陋故不得已而以

心爲宗四書爲教也對嘗竊見先生日令

抄錄一紙當

空五拜焚之對乃付之梓人以代抄錄亦以與同

林子

疏天文稿

十八

五十七

志者共之相爲勸勉願學孔孟而爲天地

間第一流人物也時

嘉靖辛酉歲春正月朔日門生黃對百拜謹

跋

林子全集

金陵中一堂重梓

疏

門人何其智參閱

天文稿下

具疏臣林兆恩竊念兆恩不自揣分欲以倡

明心聖及非三教歸儒宗孔以繼往哲以易

天下萬世故諸凡有來受學者雖至巾帕之

微悉皆却之是臣兆恩爲道之心慎于其始

者如此後因遠遊無以克路資乃受贄贐諸

林子

疏天文稿下

一

五十七

儀以爲舟車往來之費飲食衣服之需並無

分金以爲私家之利此則義利之辨不敢不

致其潔也若夫遺臣幣帛及諸他物以將其

忱者必其交以道接以禮也而後受之然亦

不願多取焉此則交際之恭又不敢不致其

嚴也昔者孔子歲受魯哀公粟六萬石孟子

於宋餽兼金七十鎰而受於薛五十鎰而受

今臣兆恩之所願宗者孔子也豈徒學此狷

介之行不私分金不願多取以爲硜硜之小

廉哉。蓋臣之學。既不逮孔孟之學。而今之時。又不逮孔孟之時。況借其道以媒名利者。比比皆是也。惟是之故。故敢冒死疏。

告。如臣或汨沒於利。而與疏之所陳者。相爲違叛。卽是臣兆恩自欺以欺。

天矣。赫赫昭鑒。其有不罰殛死我邪。自疏自陳。自違自叛。自作之孽。又將誰咎。臣兆恩不勝悚慄之至。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竊念臣兆恩愚昧寡識。

林子

疏天文稿下

二

三九三

至壯年始志學。嘉靖四十二年癸亥春。島夷旣退。入省以父遺下田若干畝。載租若干石。低其直賣與鄉官知州陳南星。銀八百三十兩。以刊刺三教會編。及裝刷二千餘部。用銀七十五兩。助送黃生州諸子倭營買命銀一十兩。臣旣歸家而五弟兆誥不幸沒于省。札賻棺衾銀二十兩。買米回莆。收埋城內外屍骸。超度灑道。并省中日用飲食。往來盤費。親朋求助。及來投食者。用銀二十五兩外。繼以

家資銀若干兩。四十三甲子入省。用銀若干兩。四十四年乙丑入鎮東。用銀若干兩。四十五年丙寅入省。用銀若干兩。隆慶元年丁卯春正月入省。并遊雪峰寺。秋八月到家。用銀二十五兩。尚不足用。諸生請受贄儀。曰。非此將何以宣其教于四方。以易天下萬世也。

臣始受贄儀。冬十二月入武夷。二年戊辰春三月到家。用銀一十兩外。贄銀若干兩。又不足用。諸生請受贄儀。曰。非此將何以宣其教于四方。以易天下萬世也。臣始受贄儀。夏四月又入省。秋七月到家。用銀若干兩外。贄儀若干兩。三年己巳春二月。欲往武當。不果。遲留江西萬年縣。至秋八月到家。贄足用。又羅絹數疋。自製衣服。并分二兒各一疋。餘如鞋襪墨扇諸物。瑣瑣難以疏。

林子

疏天文稿下

三

三九三

告。隨帶銀一十兩。內銀一兩。買青段女披風。遺我女兄氏。三兩。買綠絹女披風二件。紅絹裙二件。與二兒婦。六兩帶回。整門漆門之需。若

贊贐諸儀。悉以爲舟車來往之費。或以剗剗心聖非三教歸儒宗孔等集。或以應助貧病之來求者。並無分金。自私自利。爲此疏

告惟

天鑒之。

聰明明畏。恢恢不滿。而臨下有赫。豈必臣兆恩之自疏其罪也。然後得而知之。但以臣兆恩質性庸下。若不以

天以自恐。惕翼翼毋貳。則斯須不防不畏。而慢易

林子

疏天文稿下

四

之心入之矣。自速罪戾。

天其不罰殛我乎。臣兆恩不勝悚慄之至。謹疏。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臣兆恩隆慶四年庚午

夏六月念一日入金陵。爲莆人有以三教爲

聲。而規利于金陵者。臣實恥之。以故諸生贐

遺諸儀悉卻之。只收黃生仕欽汪生汝楫。各

綃一端。至若費見常禮。令具一數。雖至巾帕

之微。亦且悉議其直。俱付之余。片爲刺刷心

聖非三教歸儒宗孔諸集之需。後以隨帶盤

費既盡。遂于秋九月初二日。別金陵諸生而歸。爲此疏

告惟

天鑒之。臣兆恩不勝悚慄之至。謹疏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臣兆恩隆慶五年辛未

秋九月初一日到省。冬十二月初二日起行

歸家。約有九十日。除饋酒米肴錯有數。不算

外。共用厝租及買辦器皿蔬菜諸物銀二十

八兩九錢一分五厘。收銀記數俱付之饒生

林子

疏天文稿下

五

民郭生文昇黃生垣分理之出入二簿。一樣

二本。爲此疏

告惟

天鑒之。臣兆恩不勝悚慄之至。謹疏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臣兆恩隆慶五年辛未

冬。新構儒釋道三亭子。東西四小軒。六年壬

申春。改作三綱五常堂。中爲合一堂。合一者

合道釋者流而三綱之五常之士之農之工

之商之。以與儒者爲一也。至若扁其堂也。不

曰二氏宗孔。而曰三教宗孔者。何也。以今之儒非孔子之儒也。故亦儒之。而亦孔子之也。比東西次二堂而三之。爲三綱堂。又比東西邊二堂而五之。爲五常堂。諸生日來趨事者。會其工。槩有三十金。諸生寄助及賀贊諸儀。槩有九十金。義田所畜積。及義會。槩有八十金。舊時木石磚瓦。槩有五十金。是雖地尚未。磚庭尚未石。壁尚未朽。門尚未整。瓦尚未蔽。風雨然亦聊足以列侍諸生。以講明心聖。及

林子

疏未文稿下

六

非三教歸儒宗孔之大義矣。臣以薄刀創構。計必遲之數年。方能竣事。爲此先具二年工料數一紙。諸生寄助及賀贊諸儀。數一紙。附疏以

聞惟

天鑒之。臣兆恩不勝悚慄之至。謹疏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臣兆恩隆慶六年壬申夏四月十九日往邵武。至秋九月初二日回省。尚剩銀二十七兩二錢六分。向歲遠遊回

省將所剩銀兩分送貧者。而省中諸生以臣

宗孔堂地尚未磚。庭尚未石。壁尚未朽。門尚未整。瓦尚不蔽風雨。以此剩銀修而飾之。以處遠近諸生。豈不勝于分送貧者。臣亦以爲然。遂托邵武饒生民到莆支用。記數。彼時洪生子文助送銀四十兩。先塔寺僧惠迪等募緣買杉。少銀四兩八錢。爲人迫取。如數施助。尚銀六十二兩四錢六分。又諸生贊銀二兩四錢八分。賀升梁銀一兩六錢二分五厘。通計銀六十六兩單六分五厘。又義田中槩用銀二十兩。先以起蓋宗孔堂二門。及東西兩船亭。兩迴廊。俱係邵武饒生民支用。記數。一可查。爲此附數一紙。疏

告惟

天鑒之。臣兆恩不勝悚慄之至。謹疏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諸生每以臣兆恩島夷入城之後。家且不足用矣。又安能刻剗心聖。及非三教歸儒宗孔諸集。以易天下萬世以

林子

疏未文稿下

七

繼統垂來耶。遂共謀隨分出銀以協助臣。其銀或多或寡俱付與陳生道清收管。令置出入二簿。一樣二本。一留公所與諸生查照。一與陳生道清家藏。臣不與知。如臣或有分毫自私自利。卽是喻利小人。又將何以倡明心聖。及非三教歸儒宗孔。以繼往哲。以易天下萬世耶。爲此疏

告。惟

天鑒之。臣兆恩不勝悚慄之至。謹疏

林子

疏天文稿下

入

二八五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臣或外出。諸凡贄贐諸儀。命諸生一人收管。或命僕子一人代理之。又命諸生一人記數。或命諸生一人兼理之。亦置出入二簿。一樣二本。一留公所與諸生查照。一與記數諸生收藏。若臣在家。諸生有來受業者。只收盒酒一具。其贄銀悉付與劉生獻策。爲刻刷心聖。及非三教歸儒宗孔諸集。亦令具一數。臣俱不與知。如臣或有分毫自私自利。卽是喻利小人。又將何以倡明心

聖。及非三教歸儒宗孔。以繼往哲。以易天下萬世耶。爲此疏

告。惟

天鑒之。臣兆恩不勝悚慄之至。謹疏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臣兆恩隆慶三年已巳。回自江右。洪生嘉善携來銀一百兩。洪生文誼携來銀一百二十兩。且同致辭曰。願爲先生建一書院。以講明心聖。及非三教歸儒宗孔。以繼往哲。以易天下萬世之人心。此物尚不足用。嘉善等當有所處。不敢吝也。惟先生裁之。臣固卻之曰。我所云心聖。及非三教歸儒宗孔。尚未信于人矣。爾等可收回此物。俟數年後。旣信于人。而爲此書院。未晚也。嘉善等又曰。願先生令他諸生。姑且受之。俟數年後。爲之。不亦可乎。臣復卻之曰。幸速持去。俟數年後。復携來代我爲之。亦未爲不可也。爲此疏

告。惟

林子

疏天文稿下

九

三

天鑒之臣兆恩不勝悚慄之至謹疏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洪生嘉善初從余受業具贊儀銀一十兩臣卻之爲其過多也懇臣再四臣不得已乃令陳生轉惠顧生大琳以其商于省貧而負貸也至此再易月矣復送蔬銀四兩意又甚懇臣以轉贈江西顏姓者亦以其困于吾省衣食無所賴也爲此疏告惟

天鑒之臣兆恩不勝悚慄之至謹疏

林千

疏天文稿下

十

二十九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臣初儒者以無所得于儒也遂棄儒而學道又以無所得于道也遂棄道而學釋今日參叩儒門或從而師事焉明日參叩道門或從而師事焉又明日參叩釋門或從而師事焉其尊之也而君父之其奉之也而神明之雖有珍食不敢不陳也猶懼以我爲褻焉雖有重幣不敢不將也猶懼以我爲賣焉又況侍立拜跪之間有若渾身無骨而屏氣之不敢息者然非特如此焉已

也或有儒服玄裝而未必其言之能幾乎道者雖甚庸流亦且長跪請教故莆人每爲臣羞之而以臣爲顛也豈惟人顛之而臣亦且自以爲顛也是數年之間誠可謂如癡如迷如醉如夢如窮人之無所歸也古人有言曰師師有道弟子無緣臣之用心竊自以爲勤矣乃竟不得師之一盼幸而

天不愛道憐臣之愚鑒臣之衷啓我翼我俾臣得

悟心聖徵旨足以貫串三門之經教而致一

林子

疏天文稿下

土

二十六

之臣皆靜夜復自忖量豈意卑微如臣兆恩者薄德疎才乃荷

天心之垂愛如此耶臣今若不乘時體

天設教豈不孤

天之所以啓我翼我者則臣之罪真無所逃矣若

必乘時體

天設教以不孤

天之所以啓我翼我者則臣乃卑微一布衣耳果孰尊而孰信之以此二者交戰胷中又復如

癡如迷。如醉如夢。如窮人之無所歸也。當是時也。亦似有啓我之思。翼我以行者。於是乃敢剽竊心身性命之餘緒。心廣體胖。生色辟面。以少試於貧且病者。亦以竊效孔子之于魯。仕道而獵較也。臣雖至愚。豈敢自小其道。以徇人哉。自是以後。人或信之者。知臣之學。內有所主。而非搬弄口頭。如今之空談者流。自欺欺人也。然臣有所不能釋然于心者。殆非得已而不已也。臣嘗稽古聖考往哲矣。

林子

疏天文稿下

十二

三〇九

堯爲天下得人也。而薄其子。禹爲下民昏墊也。而忘其親。湯武救民水火也。而取其殘。箕子以陳洪範也。而奴之。不恤人之以我爲辱也。柳下惠以抱寒女也。而可之。不恤人之以我爲淫也。凡此皆非其所得已也。變而通之。有權存焉。況其冒而爲之。而似有以傷乎其大者如此也。若臣者。特以少試其道。欲以倡明心聖。以易天下萬世。而委曲不得已之心。終有所不能釋然者。爲此匍匐冒死具疏以

以伏乞

鑒臣之衷而復憐之。俾臣得以少試其道。以倡明心聖。以易天下萬世。臣雖萬死。亦且以爲幸矣。臣無任懇切哀

告之至謹疏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臣竊以三綱孰不知其當悖也。五常孰不知其當植也。父母孰不知其當孝也。兄長孰不知其當弟也。此蓋秉彙之心之不容泯。又奚待臣之諄諄而誥教之。

林子

疏天文稿下

十三

三百七二

邪義利之辨。孰不知其當嚴也。方剛之氣。孰不知其當創也。沉湎之凶。孰不知其當戒也。淫邪之僻。孰不知其當懲也。此蓋羞惡之心之不容泯。又奚待臣之諄諄而戰懼之邪。臣因是乃撰啓三章。是皆人倫日用之常。交易取予之節。而所謂世間法。不可一日無焉者也。先令諸生詳覽而細玩之。自省自察。自度其能行也。然後當

空焚之。自是諸生知所警惕。毋敢不三綱也。毋敢

不五常也。母敢不孝其親。不敬其兄也。至於義利之辨。方剛之氣。沉湎邪淫。母敢不嚴不創不戒不懲也。而仍前爲非。不自警惕。蓋亦有之。臣初倡教。臣惟一聽諸生之言。而信其行也。後乃退省其所爲。多有不是處。乃今既令啓

告矣。若復仍前爲非。不自警惕。則是以天爲不足畏矣。

天且不足畏矣。臣其奈之何哉。爲此謹疏以

林

疏天文稿下

十四

二百七

聞。臣兆恩不勝悚慄之至。謹疏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爲廣儒教。以補聖學事。竊念臣兆恩寡識。不目揣度。每欲以三綱五常之重。以羣道釋者流。而儒之以開斯民所必共由之大道。以補先聖所不及爲之缺典。似此重任。殆非臣之薄德微才之所能勝也。然非有天人相與以有爲。交助以協力。則將何以啓我翼我。使臣得以述其事。而成其能耶。歲月易邁。惴然憂危。伏願

上天仁愛。日監臣之所爲。有不當

天心者。卽當降臣以不祥。而譴告之。使臣愚昧。知所警省。庶能以所必共由之大道。以羣道釋者流。而儒之以擴大仲尼之門牆。而補其所不及爲之缺典。以負荷此重任。以無忝

上天之所以生臣之意。啓翼之功也。臨下有赫。敢貳臣心。謹於每日清晨焚疏一紙。庶幾瞻天知懼。親疏與心。而陟降在

帝之誠。不敢夙夜而或懈也。爲此日日具疏。臣兆

林

疏天文稿下

十五

二百八

恩不勝警惕。危懼之至。以

聞謹疏

具疏臣林兆恩謹疏。爲明經傳以宗孔子。竊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相授受者。至孔子而旣明矣。曾子之大學也。子思之中庸也。孟子之七篇也。其所以發明論語所未曾發之旨。亦且盡矣。夫旣明且盡如此。而欲學孔子之學者。舍顏曾思孟。誰與歸。若孟子而下。臣無取焉。以其釋經傳者。不明經傳之旨。

也。經傳之旨不明。則孔子之學不著矣。孔子之學。求在內者也。求在心者也。而後人之釋之者。求在外者也。求在物者也。臣嘗謂道釋者流。所當歸儒宗孔也。而衆人莫不以爲是者。此固然矣。世之儒者。亦當歸儒宗孔也。而衆人莫不以爲非者。又獨何歟。臣每竊嘆孔子之學。不惟不遇于當年。亦且不遇于後世者。非以道釋者流。判孔子者。而晦孔子之學也。寔以世之儒者。學孔子者。而晦孔子之學

林子

龜天文稿下

十六

也。此臣之所以栖栖皇皇。而自以爲已憂者。殆二十年于茲矣。毀譽不足爲臣憂。榮辱不足爲臣憂。利害不足爲臣憂。死生不足爲臣憂。而臣之所憂者。實惟以世之儒者。主于先入。安其故常。遂使經傳之旨不明。而孔子之學不著焉。以爲憂也。伏望

察臣之愚。而憐愍之。啓我翼我。務使臣得以反世之儒者。所釋之非。以由顏曾思孟所傳之。是以明經傳。以著孔子之學于天下後世也。

臣雖卽死。亦無所憾。而況于利害。況於榮辱。況於毀譽者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臣復何求哉。臣惟以生乎孔子之前者。而先王之道。則賴孔子以明。生乎孔子之後者。而孔子之道。則賴後人以著。臣特卑微一布衣耳。若不賴

天之靈。啓我翼我。則臣亦安能以反世之儒者。所釋之非。以由顏曾思孟所傳之是。以明經傳。以著孔子之學於天下後世邪。臣今行年既

林子

龜天文稿下

十七

逾五十。而臣老矣。臣豈復能久生於世也。臣惟以臣之老之不能久生也。故立志益堅。用力愈篤。而一念真切之誠。益有必至於死而後已者。臣若以臣之老之不能久生也。而或乘之以怠心焉。不以孔子之學以倡人。不以經傳不明爲已病。則昔年之所以栖栖皇皇者何如。而今乃如此也。然臣之所以宗孔子。以明經傳者。敢曰有所聞有所知。而云然也。如臣無所於聞。無所於知。而必欲反成說以

爲高焉。則是臣之所以疏

天者。乃以欺

天也

天其有不罰。雖我也哉。自作之孽。益有不可得而
追焉者也。爲此具疏。臣兆恩無任激切悚慄
之至謹疏。

儒門介啓

門下生

某謹筮日齋沐介贊啓受

三教先生心教。於是始知吾性之善。卽孔子敢

林子

陳未文稿下

十八

三

不戰兢惕厲。夙夜奉行。誓發一念之誠。學不
至於孔子不已也。又敢不遵守明訓。以三綱
五常爲日用。入孝出弟爲實履。修之於家。行
之於天下。以爲明體適用之學也。至於義利
之辨。不可不明也。沉湎之凶。不可不戒也。方
剛之氣。不可不創也。嗣續綱常。固於人爲最
重。而淫邪之僻。亦不可不懲也。如或敗綱亂
常。不忠不孝。義利之辨。有所未明。沉湎之凶。
有所未戒。方剛之氣。有所未創。淫邪之僻。有

所未懲。卽是孔子罪人。將何以自立于天地
之間也。爲此肅啓。不勝悚慄之至

道門介啓

門下生

某謹筮日齋沐介贊啓受

三教先生心教。於是始知吾性之善。卽黃帝老
子敢不戰兢惕厲。夙夜奉行。誓發一念之誠。
學不至于黃帝老子不已也。又敢不遵守明
訓。以淨明忠孝爲主。以守玄門清規。如或不
淨。不明。不忠。不孝。以墜壞清規。卽是玄門罪
人。將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也。然自古有死
豈能長存。更不敢有貪生之心。以蹈道流邪
見。以爲黃帝老子之羞也。倘得聞道。以了此
心。尚冀歸儒。以遵嗣續名教。爲此肅啓
不勝悚慄之至

釋門介啓

門下生

某謹筮日齋沐介贊啓受

三教先生心教。於是始知吾性之善。卽釋迦敢
不戰兢惕厲。夙夜奉行。誓發一念之誠。學不

林子

陳未文稿下

九

三百五

至於釋迦不已也。又當遵守明訓。以戒定慧為主。以守沙門清規。如或不戒。不定。以墜壞清規。卽是沙門罪人。將何以自立于天地之間也。然四大假合。終歸于盡。更不敢有怕死之心。以蹈釋流邪見。以爲釋迦之差也。倘得聞道。以了此心。尚冀歸儒。以遵嗣續名教。爲此肅啓。不勝悚慄之至。

又啓

門下生 啓受心教。旣勤而行之矣。復自誓

林子

陳天交稿下

二十

二百九十九

願自今以始。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以惡爲能。忍作殘害。陰賊良善。暗侮君親。訕謗聖賢。侵凌道德。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用妻妾語。違父母訓。輕慢先靈。違逆上命。輕蔑天民。擾亂國政。賞罰不平。逸樂過節。分外營求。好侵好奪。凌孤逼寡。損子墮胎。耗人貨財。離人骨肉。乘威迫脅。縱暴殺傷。受恩不感。危人自安。壓良爲賤。謾罵愚人。計人之私。蔽人之善。棄法受賂。貶正誹賢。嫁禍賣惡。包貯險心。助人

爲非毀人。稱直自呪。呪他左道。惑衆貌慈。心毒口是。心非。造作惡語。行多隱僻。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僞雜真。採取姦利。如是等罪。有一于此。便非人。自今以始。敢不痛自惕厲。自創自懲。謹此肅啓。不勝悚慄之至。

附啓通用

一自愿日搜已過。痛自懺悔。其嘗竊聞之衆

生。舉止動念。無不是罪。亦衆生也。而生

平之所舉止動念。烏得無罪。或爲不善于

林子

陳天交稿下

廿

二百四十五

明而明爲人之所非。或爲不善於幽而幽。爲鬼神之所譴。自今伊始。誓將以前日所爲。不是之事。自怨自艾。志心懺悔。更不敢有一毫自昧之心。如有不搜已過。不自懺悔。抑或懺之于前。而不悔之于後。卽是得罪于

天惟

天鑒之

一自愿遵依教條。隨順世法。儒自爲儒。道自

爲道釋自爲釋。諸凡統同之中所宜辨異者。更不敢傳會平等之說。妄自雜越致生是非也。

一自愿通年量力出銀若干。以施諸所可哀憐者。私自利濟。不用告人。然必由親始。

一自愿日奉不迂齋。

日惟一齋。以早爲期。早或召燕。至午乃齋。午復召燕。至晚乃齋。肉邊之菜。亦無所礙。以此持齋。取足以戒。苟戒心之不忘。必向

林子

疏未文稿下

三

往之益切庶乎日不迂齋則亦日不離道矣。

一自愿諸凡所授心教。惟當勤而行之。所示明訓。惟當遵而守之。誓發一念之誠。真有若

上帝之臨汝。更不敢稍違于終食。少離于斯須也。

一自愿凡所授心教。更不敢以告人。况敢妄傳。以利金幣。

一自愿以三教歸儒等集。爲人演說。及量力

印刷送人。並以扶植綱常于不墜。以歸儒宗孔。以破三門之迷。

儒門附益啓

一自愿欽遵

聖製奉祀高曾祖考。若家中原不祀祖先。或無神

龕。惟當依造疊級。庶足以著代而列等也。

一自愿春夏發舒以永祀嗣。嚴冬閉塞以養

元和。

一自愿大發爲聖爲賢真心。以著實爲己。更

林子

疏未文稿下

三

不敢仍前口談仲尼。而所行寔背之。反爲俗流之所譏笑也。

道釋二門附益啓。係與方生言

一自愿卽日歸家幹辦生理。以顧養父母。俯畜妻兒。更不敢仍前違親遠遊。以自取不孝之罪。

一自愿巾帽網子。以欽遵

國製。更不敢仍前包巾違製。以自棄于

王化之外也。

近有里居貴流嘗講孔孟之學者棄冠帽去網子包巾道衣以托情雲水以蹈道釋之流敝殆不思網子製自

太祖冠帽命於

皇朝顧乃輕棄去之豈所謂遵王之製從周之義邪

一自愿更不復附和無有男女高下乾道輪迴等說以瀆禮喪分恠誕不經以敗壞釋氏之家風也

林子

鳳天來稿下

二十四

一自愿以齊心爲上

不飲酒不茹葷者齊口也而其心則未必潔焉故齊心上矣齊口末也

三教先生倡道疏啓

終

跋仕鑾從

三教先生受業有年矣竊見

三教先生每清晨先焚疏三紙然後乃敢事
事然于其事之來也必曰疏之所日陳者
如此其所事事或有不當天心者天其不

罰極我乎惟是之故故凡百所爲無一不可對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者至于有來受學者既介而通名矣必令其啓之而後教之曰此啓其欺我乎否也復令當空焚之曰我可得而欺也天其可得而欺乎故及門之士無不慄然驚危真有若

上帝之臨汝而罔敢怠荒也仕鑾謹錄一帙置之

座右而日莊誦之亦以維持此心沒身而不息也不揣鄙陋僭言末簡門人林仕鑾

林子

鳳天來稿下

十五

百拜謹識

書劉曾二生註釋夏語卷端

黃帝老子釋迦之道余每諄諄言之而不置者非他也。以黃帝老子釋家之道莫不有倫屬之常焉。而學黃帝老子釋迦者始不知有倫屬之常而入于邪而僻于異端也。設使學黃帝老子釋迦者而倫屬之不入于邪不僻于異端則黃帝老子釋迦之道余亦何爲言之諄諄而不置邪。設使盡天下後世之人惟知有孔子之儒焉而信之而學之而倫屬之不入於邪不僻于異端而黃帝老子釋迦林升

夏語註釋序 一 三百五十二

之道雖不明于天下後世固無害也。余亦何爲言之諄諄而不置耶。余非徒好辯而必欲明黃帝老子釋迦之道以求異于時也。余之意以爲世之學黃帝老子釋迦者惟知有黃帝老子釋迦者流而已矣。夫惟知有黃帝老子釋迦者流而槩以孔子之儒語之則未有不重其疑畏之心而使之入于邪者。益堅僻于異端者益甚。豈若因其所信而學者明而通之而語之以黃帝老子釋迦倫屬之常庶幾言之者易入聽之者不厭足以通其明而破

其學使之不卒入于邪不卒流于異端而僻焉者抑亦可也。不然教之以孔子之儒是亦足矣。又奚必歷舉黃帝老子釋迦倫屬之常諄諄言之不置耶。夫諄諄言之不置者是余之言既失之贅矣。而劉生獻策曾生人茂復諄諄而註釋之不謂其言之贅爲尤甚者哉。要之能使天下後世真知黃帝老子釋迦之道而信之而學之而倫屬之不入於邪不僻於異端則余每諄諄言之而二生復諄諄註釋之亦不爲贅而天下後世必有以識余之心林升

夏語註釋序 二 三百五十三

矣。子谷子龍江道人書于宗孔堂之主敬軒時嘉靖乙丑春三月三日

林子全集

門人 曾人茂原註
何其智重閱

夏語卷之一

常原教 凡三十二章

林子曰。聖人有常教。有原教。是故常也者。達也。以達天下萬世而公之者。倫屬也。原也者。一也。以一天下萬世而同之者。心性也。

民可使由之者。倫屬也。不可使知者。心性也。故

林子 夏語註釋卷一

倫屬者。顯道也。心性者。至理也。

林子曰。釋迦。釋氏之宗也。妻耶輸氏多羅。妃瞿姨野鹿。妾嬌曇彌。黃帝老子。道家之祖也。黃帝四妃二十五子。而老子之子宗。

釋流之不嗣續也。斯為釋迦之異端矣。道流之不嗣續也。斯為黃帝老子之異端矣。即使黃帝老子釋迦之不嗣續也。以其學黃帝老子釋迦者。羣而昏之。亦未為不可。何必悉其人。而驅而遠之邪。獻策嘗以此質之先生。先生以為然。

易曰。庖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林子曰。余於是知黃帝之道之大也。故列於帝而五之也尚矣。繫於易而贊之也尊矣。

觀之易而知孔子之尊黃帝也至矣。後世以黃帝為邪。而異端之者。蓋不明乎五帝之德。不通於仲尼之易矣。然黃帝堯舜。其德一也。其帝同也。而後世以黃帝為道家之宗。而堯舜為儒家之祖者。何歟。

林子 夏語註釋卷一

林子曰。設釋迦復生而入中國也。必羣釋流而昏之。使不圍坐矣。設黃老復生而教天下也。必羣道流而昏之。使不林棲矣。

學釋迦而不昏也。則非釋迦之徒矣。學黃帝老子而不昏也。則非黃帝老子之徒矣。醒心集自序有曰。道書曰。休妻不是道。佛書曰。何須要去妻。誠使內能明乎心性之學。外不絕乎人倫之大。並時兼修。不相妨礙者。上也。或先續綱常。後了斯道。如釋迦生子羅睺羅。然後靈山說法。

向子平昏嫁已畢。遂飄然徧遊五嶽。或先了斯道。後續網常。如鳩摩羅什。已證大乘。而別立解舍。邵堯夫四十始昏。而生子者。次也。

州生應麟生。大本生。對生。人茂生。侍立於鳳凰山之梵樓。大本生問道。林子曰。道其無乎。無則無不入者也。無能生氣。復能成形。陰陽得無。乃鬼乃神。物之芸芸。以生以成。無也者。物之藉也。是以聖人觀物以知無。物生於無。而死於無。無乃不生。生亦不德。無不能生。生即不無。充滿宇宙。聲臭俱泯。故

林子

東坡註釋卷

三

三

天地形氣也。形氣物也。天地法道之無也。而萬物生死焉。聖人法天地之無也。而萬民生死焉。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而陰陽。夫凡物莫不有陰有陽。而屈伸者。鬼神也。凡物之生。亦一陰陽。亦一鬼神也。凡物之死。亦一陰陽。亦一鬼神也。陰陽一太極。太極復無極。而往來相禪之機。未嘗暫息也。要而言之。無不入也。無不往來而相禪也。無無生物之心。而物無德無之意。無不能生者。氣機之自然也。生即不無者是天下之

至有者在焉。謂無爲無可乎。盈天地皆物也。皆物則皆無也。無聲無臭。無其至矣。若有聲臭。便爲有倫。豈能無所不入哉。物者氣也。而天則圓於氣。是亦物也。物者形也。而地則圓於形。是亦物也。故曰。天地物中之最巨者。天地有形有氣。而道則無形無氣。天地圓於形氣。而超於形氣。其所以流行付與者。皆以無爲用。亦一無也。故曰。天地法無。聖人圓於天地。而超於天地。其所以參贊左右者。皆以天地爲心。亦一天地也。故

林子

東坡註釋卷

四

四

曰。聖人法天地。故天地法無。而物相忘於天地。聖人法天地。而民相忘於聖人。此數章獻策人。茂得聞之。夫子而潛心論議者。二載。尚猶未悟。乃棄去之。不復致思。惟求之常明之本體。而日月之內。恍然若有啓其機者。遂以請問。先生曰。得之矣。州生問曰。有無者二歟。林子曰。物與道而相含。有與無而相入。造化無窮。生生不息。有生於無。無而有也。無生於有。有而無也。故無

氣而能生氣無形而能生形者有生於無也道其發微而不可見者藏諸用也道其充周而不可窮者顯諸仁也

封生問曰謂道爲無者何也林子曰道也者無也道不可見故曰無天地之所以覆載者道也不可得而見也萬物之所以化生者道也不可得而見也道不可見物不能離物竅其虛道斯來居豈惟其虛道無不入與物無私混合爲一故物也者有氣有形有氣而無無則不生有形而無無則不成

林子

夏語註釋卷一

五

是物則皆有也皆有則皆陰而鬼之陽而神之而生於無也設道非無也而有可見之迹焉是亦物也豈能生氣生形而無不入哉遺骸形也槁木形也以其無氣而無無也然無不終無氣不終絕形不終息物不終滅微乎微乎莫究其原不可得見不可得聞

道可得而見也則亦可得而名也道可得而名也則亦可得而言也惟不可得而見故不可得而名惟不可得而名故不可得而言書之德曰

玄德詩之德曰不顯惟德夫謂之玄謂之不顯者以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名不可得而言者無也天以無而覆地以無而載山以無而峙水以無而流草木以無而夭而條鳥獸以無而飛而走無渾於物可得而見乎物忘於無可得而離乎物之有竅者無斯入之矣物之非竅者無斯混之矣孰不爲物孰不爲無物卽是無無卽是物故物之氣不生於氣而生於無氣物之形不生於形而生於無形無氣無形者無也無則

林子

夏語註釋卷一

六

陰陽而鬼神之五行而萬物之道其無乎無其妙萬物而爲言乎無其物物而不物於物乎設物於物是亦氣而已矣安能生氣是亦形而已矣安能生形遺骸槁木物也物不終滅遺骸槁木形也形不終息若以爲無氣則氣不終絕若以爲無無則無不終無莫知其所以終而終莫知其所以始而始玄之又玄孰究其原豈可得而見豈可得而聞乎

應麟生問曰道以生物爲大歟林子曰道不能生

物感而生。道不終無。物形而有。

物感而生。道其生生而不息乎。物形而有。道其至有而不窮乎。

人茂生問曰。晉人以無爲宗也。豈知道歟。林子曰。世之言無者。襲也。崇有者。矯也。

晉人以無爲本者。襲古人之詞焉。原不識無也。裴頠以有爲崇者。矯時流之弊焉。原不識有也。

會編曰。王戎嘗拔虛名。而執牙籌。以自會計。王衍宅心事外。而品人物以爲世準者。何歟。至於

林子 夏竦註釋一卷 七

樂廣阮咸等流。悉皆名教之罪人。君子所不道也。若裴頠慾而無厭。其於崇有也。不已甚乎。

林子曰。格之而知者。仲尼也。流而爲多識矣。滅之而寂者。釋迦也。流而爲斷滅矣。無之而虛者。黃老也。流而爲迂怪矣。

多識則支離矣。斷滅則苦空矣。迂怪則誕妄而不經矣。

林子曰。矯二氏之誕也。而益近易之。斯儒流之不仲尼矣。矯儒流之文也。而益玄遠之。斯二氏之不

釋老矣。

先生初學篇自序有曰。儒者謂之入德。道家謂之築基。釋氏謂之新戒。由近易以造于玄遠者。三門之所同也。况近易之中。自有玄遠之理者存乎。故不近不易。不玄不遠者。聖人之道也。惟近易之爲見。則其文也。不足稱矣。惟玄遠之爲見。則其誕也。不足述矣。

林子曰。舍身以事佛者。舍身以事心也。微生問曰。豈非卽心卽佛之謂歟。願聞其人。林子曰。比干以

林子 夏竦註釋一卷 八

忠而剖死。伯夷以清而餓死。能事心也。若匹夫匹婦之經於溝瀆也。知舍身而不知事心矣。

有生有死者。身也。無生無死者。心也。壇經曰。前念不生之謂心。後念不滅之謂佛。蓋言卽心卽佛也。

林子曰。良其止者。止其止也。止其止者。止至善也。定靜而安。其重良而止乎。

所當止者。非吾身至善之地乎。故思不出其位者。知其止而止之。良其止。止至善也。

獻策生問仁。林子曰：中心安仁者，爲仁之仁也。博愛之仁者，愛人之仁也。

知愛人之仁，則博愛之說不足非也。知禮後之禮，則忠信之薄不足異也。

兆居生問曰：仲尼之教，亦有頓漸歟？林子曰：一以貫之者，頓教也。先博文而後約禮者，漸教也。

語上語下，因其人而教之者，異也。故聖人之教，本無頓漸。先生曰：聖門高弟，惟顏回曾參二人。爾回之愚，最是明睿。故愚若參魯者，聖人亦惟

林子

夏語詳釋卷一

九

三

漸次教之。卒亦得聞一貫之旨。或問：安仁？先生曰：獨不有所謂利仁乎？或問：一貫？先生曰：獨不有所謂忠恕乎？不凌節而施，不躐等而進，此先生初學篇之所由作也。

三樂生問曰：斷滅之與寂滅也，異歟？林子曰：斷滅也者，圍而坐之，如無情之木石，斷滅去也。故孟子之不動心者，寂滅也。告子之不動心者，斷滅也。寂滅也者，謂聲色臭味而滅之者，寂也。儒門者，流率以寂滅爲斷滅，而非之者，何歟？蓋不知釋

氏之宗旨，而考其義故也。

林子曰：玄牝以靜極而見也。姤房以情溢而闢也。姤房也者，胎兒也。玄牝也者，胎仙也。

林子曰：儒流威儀詞章而無實學之者，失其原也。二氏滯虛孤高而無用學之者，失其常也。

學之不究其原者，斯流於威儀詞章之僻矣。學之不循其常者，斯流於清虛孤高之誕矣。

文命生問道之虛，釋之空也。是歟？林子曰：心本虛空也。故太虛太空者，天也。

林子

夏語詳釋卷一

十

三

遂於外而聲色臭味焉。著於內而意必固我焉。心期不虛空矣。故太虛之謂天，而道之虛也，而可非乎哉？太空之謂天，而釋之空也，而可非乎哉？

林子曰：知乾坤之不在天地也，而闢之闢之。知寒暑日月之不在天地也，而來之往之，便能參兩天地，而春秋晝夜之機在我矣。

以吾身而闢闢者，是吾身一天地也。故寒暑日月往來於吾身天地之間矣。此其所以與天地

合德四時合序。日月合明者歟。

林子曰。坤三之中。乾三也。故陽得而升降之。然金擊之。熱石撲之。火亦非以其中。陽邪。

金石至堅也。而陽氣流行於其中焉。則知宇宙之內。無非此氣之充塞也。

應麟生問曰。合鬼與神。而爲教之至者。何也。林子曰。陰陽會矣。鬼神合矣。氣則浩然盛也。而志有所帥矣。魄則皜然清也。而魂有所棲矣。

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

林子

孟子

十一

孔子嘗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知今。是吾師也。又子夏荅魯哀公曰。吾夫子學乎老聃。夫孔子自以老聃爲師。而門弟子亦以老聃爲孔子師也。何歟。

孔子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雲氣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蓋尊之者。亦至矣。或問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者。何謂也。先生曰。春生之。天地不知其仁。天地無心也。秋殺之。天地不知其不仁。天地無

心也。聖人之仁。何異於春。聖人之義。何異於秋。是聖人之無心。與天地同也。故曰。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是聖人之不仁於百姓。而百姓亦不以聖人爲仁也。此其所謂利之而不庸。遷善而不知也乎。故曰。上下與天地同流。

林子曰。漢武帝以却老而尊道也。故尚其女於方生。梁武帝以徼福而佞佛也。故奴其身於釋子。

尚其女於方生焉。可謂樂道之至矣。但其所謂道者。非黃帝老子之所謂道也。奴其身於釋子

林子

孟子

十一

焉。可謂喜佛之至矣。但其所謂佛者。非釋迦之所謂佛也。

對生問易。林子曰。日之月之。天之易也。呼之吸之。人之易也。

呼吸者。吾身之日月也。故呼吸之升降。日月之往來也。

兆誥生問儒之仁。道之丹。林子曰。碩果之有其仁也。藉其土而芽之。牝雞之有其丹也。得其陽而雛之。故仁。人心也。丹。赤心也。又曰。復禮者。姓仁也。伏

氣者胎丹也。

蓋嘗聞之。碩果之仁也。芽之由是而樹。由是而實。而復芽之。而復樹之。而復實之。則碩果之生也。不可勝窮矣。牝雞之丹也。雛之由是而牝。由是而字。而復雛之。而復牝之。而復字之。則牝雞之生生也。不可勝窮矣。

林子曰。滅之至於無可滅也。寂矣。故曰寂滅。無之至於無可無也。虛矣。故曰虛無。

心本寂也。以外而逐於聲色臭味。內而著於意。

林子

真語註釋卷一

三

必固我。故不能寂而滅之之功。不可廢也。并其滅者滅之。滅滅者。而復滅之。則寂然之本體自若也。心本虛也。以外而逐於聲色臭味。內而著於意。必固我。故不能虛而無之之功。不可廢也。并其無者無之。無無者。而復無之。則虛明之本體自若也。

林子曰。亥子之間者。寂也。六時曰。日午三更。其亦喧而寂者乎。至於入廟而心肅。登山而神怡。日午而三更者。暫也。

人茂聞之。聖人之心。純乎仁也。而造次顛沛。無非夜氣之清明矣。

林子曰。一者。玄也。太極也。玄而又玄者。太極之先而未始一也。

未始一而生一者。無極而太極也。

法從生問曰。凡夫亦圓覺歟。林子曰。佛圓覺也。具圓覺而不增。凡夫煩惱也。具圓覺而不減。

煩惱者。浮雲也。圓覺者。日月也。

林子曰。日也者。丹也。故堯舜之聖。其日之中天乎。

林子

真語註釋卷一

四

仲尼之聖。其萬古之不老夜乎。

日也者。天之丹也。故堯舜之日。晃朗宇宙。仲尼之日。照徹古今。

獻策生問曰。仲尼果賢於堯舜歟。林子曰。為天下而生者。堯舜也。為萬世而生者。仲尼也。

天生堯舜。以為天下也。天生仲尼。以為萬世也。故堯舜之達焉。奉天以為天下矣。仲尼之窮焉。奉天以為萬世矣。

林子全集

門人 劉獻策疏釋
施懋孝重梓

夏語卷之二

致用效 凡四十章

林子曰。馳驅駿奔而心靜者。雖謂之禪定之釋子可也。禪牀面壁而心不靜者。雖謂之伽梨之彌猴可也。起元生問曰。學問之道。主靜而已歟。林子曰。達則致其用于天下。窮則致其用于萬世。若二氏林子

夏語注釋卷二

三十八

之荒唐枯槁。不知致用也。故必其盡人物之性。以泰天地。贊化育也。斯謂之盡性之聖人矣。馳驅駿奔而心靜者。本體之常明也。故達則致其用於天下者。以其常明者。而常明於天下也。是爲天下一人矣。窮則致其用於萬世者。以其常明者。而常明於萬世也。是爲萬世一人矣。四十二章曰。事天地神明。莫若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林子曰。豈非以二親之氣。與我常相通者乎。

知二親最神之說。則生而事之。死而葬之祭之。不得不盡其禮。此亦仁人孝子所當自盡。與生俱生。不能已之至情也。嘗聞之夫子曰。在家而能致養其親者。卽此便謂之孝。卽此便謂之佛。不然剃髮出家。於道何益。徒以離棄父母。以爲釋迦之罪人也。

林子曰。正位居體者。安土而敦仁矣。

坤爲土爲體。而仁則生生不息者也。故曰。百物生於土。死於土。

林子 夏語注釋卷二

二

三十九

林子曰。孔子之壽。仁者壽也。老子之壽。死而不亡者壽也。故曰。天真自性。元不亡也。若以身之生死爲生死焉。是以天壽而貳其心也。又曰。仁則心生。身雖死。不死也。不仁則心死。身雖生。不生也。

此仁之周流於天地間。未嘗暫息也。故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而死而不亡者。亦非以此心之仁歟。然五千言言壽者一。死而不亡者壽。是也。豈不以長生不死者神。較然而彰著哉。論語言壽者一。仁者壽。是也。說者則曰。精神順軌而不

亂血氣凝固而不搖。或又以壽身壽國言之。似入於養生者之家矣。殊不知孔子仁壽之旨。殆非養生之謂也。故以碩果之實言之。種而芽之。樹之花之。而復實之。殆可以千萬計。又各取此千萬之實。種之芽之。樹之花之。而復實之。又豈特千之千萬之萬已哉。殆不可以勝計矣。於是又種之芽之。樹之花之。實之。生生於天地間。而未嘗息也。此孔子仁壽之旨。獻策蓋嘗聞之夫子云。

林子

夏語註釋二卷

三

三九

有儒流而喜談釋氏者。嘗謂孔釋之學誠不異矣。而黃老之道。豈與儒者有同歟。林子曰。老子猶龍之贊。姑且未論。而黃帝之道。亦與仲尼有不同邪。老子之道。固與仲尼不異。而黃帝之道。亦與仲尼有異歟。後世以黃帝爲異端。而邪之者。何其妄歟。或曰。謂黃帝爲異端。而邪之者。豈非以其無爲邪。人茂曰。會編曰。余歷觀帝王制作之盛。未有如黃帝者。見日月星辰之象。始有星官之書。製玄衣黃裳之服。以象天地之色。至於大撓

甲子。容成蓋天。黃蘆置閏。隸首算數。伶倫律呂。星氣之占。器用之利。內經之作。蠶桑之教。畫野分州。以監萬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制作之盛。難以勝紀。而以謂老之道。無所作爲可乎。林子曰。無爲者。行其所無事也。以修身言之。不亂其神也。以處事言之。不鑿其智也。邵康節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爲也。又曰。順理則無爲。強則有爲也。

林子

夏語註釋二卷

四

三九

林子曰。仁也者。性也。而外性以爲仁。害仁也。義也者。性也。而外性以爲義。害義也。故曰。大道廢。有仁義。

以仁義之出於性也。故曰。大道楊墨不知性上工夫。無惑乎爲仁而害仁。爲義而害義也。

林子曰。天子者。天下之丹也。武而火之則烈。秦是也。文而火之則弱。周之季是也。候其火而武之文之者。不烈不弱。則天下可得而理矣。

堯舜禹湯文武之理天下也。不烈而秦。不弱而

周之季。則天下之丹成矣。

林子曰。心也者。天也。謂之天君。心也者。神也。謂之神仙。心也者。覺也。謂之佛者。覺也。故無主則逐。有物則危。

關尹子曰。我之本心。受制于情。我之本情。受制于物。故以物而牽其情。以情而蕩其心者。是心之逐于物。而失其主也。能無危乎。

林子曰。禪也者。靜也。反也者。逆也。

坐亦禪。而行亦禪者。禪不在坐也。靜亦靜。而動

林子

夏語註釋二卷

五

三十九

亦靜者。靜不在靜也。反也者。反其本體而堯舜也。逆也者。逆其本體而神仙也。

林子曰。不思善。不思惡者。無思也。

心本無思。而能思也。易曰。何思。又曰。無思。心之本體也。或問本體之旨。先生曰。何思何慮者。本體也。而思慮則爲心之用。不識不知者。本體也。而知識則爲心之用。若能知何思何慮。不識不知之旨。而本體便常明矣。或問常明。先生曰。君不見兩精相搏。而火生乎。木之相摩。石之相擊。

者。兩精也。曰。敢問何謂也。先生曰。男女構精。而一點元神落於其間者。火也。蓋元神者。真火也。惟此元神。孔子謂之一。道家謂之黍米。釋氏謂之摩尼珠。昭昭靈靈。萬古不滅。是之謂之常明。曰。請問初學之功。先生曰。一念之善。我自知之。我自明之。是之謂之明。明者明之。造次顛沛。不敢少違。是之謂之常明。

林子曰。敦復則心生。迷復則心死。頻復之厲。則死而生。生而死。釋氏所謂輪迴者。心也。

林子

夏語註釋二卷

六

三十九

輪迴者。心。頻復而頻厲也。

廷柱生問曰。釋氏之慈悲也。則刑不用矣。如天下何。林子曰。慈悲者。仁也。人仁矣。顧不可以爲天下邪。故刑期無刑者。慈悲也。罰不善人以安善人者。慈悲也。

先生曰。四凶之罪。堯舜之慈悲也。少正卯之誅。

孔子之慈悲也。

林子曰。舜之德。玄德也。武之書。丹書也。

舜之德曰。玄德。則道家之玄也。可盡非乎。武之

書曰。丹書則道家之丹也。可盡非乎。

林子曰。時至春秋。天地既剝矣。而仲尼之陽。充滿一身。是天地之初陽者。復也。與七十子共明此道。是天地之二陽者。臨也。見可而仕。三月大治。是天地之三陽者。泰也。漸於四海之內者。其大壯歟。及於四海之外者。其夬歟。流於萬世。而萬世信之。則陽純而乾矣。

先生曰。天下萬世。皆吾分內事。故達則爲天下。窮則爲萬世。又曰。聖人必可學而至。學不至於

林子

夏語註釋卷

七

子九

聖人不止也。更欲倡而大之。使天下之人盡爲聖人。萬世而下。盡爲聖人。由是觀之。則先生成物之心。何其大且遠歟。

應鉞生問。林子曰。心存便是敬。心存便是佛也。儒之所以異乎人者。以其存心也。釋之所以異乎人者。亦以其存心也。故舍心之外。不可謂之儒。亦不可謂之佛。

林子曰。不以身之死爲死也。誰得而死之。故曰。匹夫不可奪志者。事心也。

以其身之死爲死焉。而數則窮於百年。不以身之死爲死焉。而心則通於萬世。故夫子曰。長生者心。

雲章生問曰。呪不幻歟。林子曰。呪也者。呪也。辟蠅。羸之負螟蛉者。呪也。故能惺其心。則一點清靈。照徹晃朗。是之謂大明。呪能存其心。則真實內主。萬邪莫干。是之謂大神。呪若後世之呪。而入於幻也。術矣。

念佛也者。念心也。念心以存心也。故卽心卽佛。

林子

夏語註釋卷

八

子一

而舍心之外。無佛也。

林子曰。氣化神。而合虛者。神氣而歸天也。

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合虛。不曰化。而曰合者。與太虛同其體也。

或問。釋迦不生於夷歟。林子曰。玄德之舜。華人得而夷乎。

孟子曰。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故以地而限人者。不亦迂乎。

林子曰。顏魯公嘗問道於慧明。嚴峻而持其戒文。

文山命其子曰。道生。次佛生。

顏魯公。文文山。不諱言二氏。如此。若後世儒流。皆諱言二氏。宜其有賢於顏魯二公也。然卒未聞有顏魯二公者。何歟。

林子曰。古人有財。類能施之。故凡若所識得我者。抑又下矣。

佛書曰。以財施者。凡以法施者。聖法。卽道也。孟子所謂行法俟命者。是也。方生周姓者。造先生曰。偶得點化之術。願進其方。夫子願之乎。先生

林子
夏語註釋三卷

九

二十九

曰。有諸。曰。有之。先生曰。賴先人微業。非歲荒。得以不饑。且寒。點化之術。無所用之。況罷精神於數年之間。縱成黃金。而所損者。亦已多矣。先生生平創建義田。社倉。及諸施捨。甚盛。或曰。夫子何其仁歟。先生曰。釋氏所謂凡也。豈得謂之仁。林子曰。仁義之根於心也。故以心爲丹。而仁義從此出矣。

遇仁而仁。遇義而義。以其根於心也。故謂之丹。林子曰。凡人之所謂生死者。身也。聖人之所謂生

死者。心也。

謂古之聖人。至今存焉者。非以其心之不死邪。故曰。不死者。心。故通乎心。身生死之說。則知堯舜殂落之義矣。會編曰。殂者。神氣歸天。道家之所謂長生久視。白日飛昇者。是也。落者。體魄歸地。釋氏之所謂大假合。終歸於盡者。是也。

林子曰。桀紂躋距之愚。欲天下萬世謂已爲賢也。不可得矣。堯舜周孔之聖。欲天下萬世謂已爲不肖也。不可得矣。

林子
夏語註釋三卷

十

二十九

堯舜周孔。不自知其聖。若自以爲聖。則非聖矣。桀紂躋距。不自知其愚。若自以爲愚。則非愚矣。明一生問曰。如何是佛心。林子曰。有作佛之心者。佛心也。如何是衆生心。林子曰。無作佛之心者。衆生心也。

佛心者。善心也。衆生心者。不善心也。以此求佛。則不遠。人以爲道矣。要旨曰。衆生者。自心之衆生。謂本無之妄心也。佛者。自心之佛。謂本來之真心也。故妄復無妄。衆生卽佛。一念迷真。佛卽

衆生尚書所謂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也。

林子曰。與一氣相爲往還者。與天地相爲終始也。聖人不自以爲始。始天地之始以爲始。不自以爲終。終天地之終以爲終。蓋天地之氣。卽我之氣。而無間也。

林子曰。物。物也。格。亦物也。格其格。則物格矣。故物辟之寇也。格辟之兵也。寇殲而兵不農者。格亦物也。又曰。惟格物。然後能無物。故逐於外。而聲色臭

林子

夏語註釋三卷

土

1100

味者。物也。著於內而意必固我者。物也。

或問先生曰。今之所謂格物者。非宋儒之所謂克己歟。而以克己爲私爲非者。何也。先生曰。若以己謂身之私欲也。似爲難通。曰。然則有我之說。亦非歟。先生曰。我非私也。有我則私矣。或曰。天下之物。亦有美惡。而謂格物之物。卽物欲之物也。是歟。先生曰。沙礫物也。珠玉物也。沙礫均足以翳其目也。故人但知逐於聲色臭味。爲心之物。而不知着於意必固我爲心之物。蓋

逐於聲色臭味者。是外不能忘也。着於意必固我者。是內不能忘也。程子曰。內外兩忘。則泯然無事矣。又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待科生問事心。林子曰。惟誠心。然後可以事心。大學曰。正心。而孟子曰。勿正心。孟子曰。收放心。而邵堯曰。心要放。

曰。正心者。固所以正心也。而曰勿正心者。亦所以正心也。曰收放心者。固所以收放心也。而曰心要放者。亦所以收放心也。人茂蓋嘗聞之。心

林子

夏語註釋三卷

土

1101

本圓融。亦本活潑。拘檢愈嚴。而心愈不定也。故浴沂風雩。傍花隨柳。自能心與道而爲一。道與心而相涵。千古而下。猶可以想像其自得之樂。自在之懷矣。

上九。无妄。行有言。无攸利。林子曰。與蒲人盟而適衛者。仲尼也。故曰。要盟也。神不聽。

權。非聖人不能用也。若未可與立。而卽曰能權者。是亦小人之無忌憚也。

時有談長生者。造林子。林子曰。仲尼長生之至術。

賢於道流遠矣。如陵生侍側問曰：仲尼亦長生歟？林子曰：仲尼之道，寄之曾參、孔伋、孟軻，寄之萬世不死之人心，與天地相爲終始，而不窮者，仲尼之長生也。

聖人之所以不死者，心而非他也。老子曰：我尚自頭白，誰能得久全？劉長生曰：奈何？憑假身以求長生。程伊川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先生嘗有詩曰：若道此身能不死，古今誰是長生。

林子

夏竦釋義

三

三

人蓋以生人之命，有所懸矣。而引年益壽之徒，命獨不懸于天平。三皇之萬餘歲，彭鏗之八百，皆誕也。由是觀之，則先生之學，擬之伊川，更爲近易而平正矣。

林子曰：文王有崇侯虎之譖，周公有管蔡之言。孔子有武叔之毀，子思有樂朔之圍，朱文公有事魔之誚。蔡元定有佐妖之竄，真西山有真小人之謗。魏了翁有偽君子之譏，故曰士憎茲多口。

人茂蓋嘗聞之。東漢尚節義而陳蕃竇武之徒，

卒爲宦官之所嫉忌者，固無足怪矣。若宋之朱蔡真魏等賢，乃儒者之卓然者，尚有事魔佐妖真小人偽君子之譏，亦已駭矣。至于子思亞聖也，與宋大夫樂朔論學，樂朔怒曰：儒子辱吾，遂起兵圍之，非得魯君之駕，幾於不免。甚者仲尼古今一大聖人也，日月之明，誰得而踰之，而又不免於毀，此特其窮而在下，易所謂貴而無位，動而有悔者，宜矣。況乎周公以叔父之尊，居冢宰之位，猶有三叔流言者，此又何爲也。大抵樹

林子

夏竦釋義

高

三

高風搖名，高毀來其所由來者尚矣。

林子曰：志道也者，忘而存之者，上也。據德也者，存而存之者，次也。依仁也者，不忘不存，違而依之者，又其次也。故失道而德者，據也。失德而仁者，依也。縱生請問依仁之依。林子曰：倣之而依者，依也。傍之而依者，依也。

道者自然也，直志之而已。心與道而爲一，道與心而相涵，不德而德，何待於據。蓋德者，行道而有得也。據字又何等着力。此便是落第二義，仁

道至大而中心安仁則亦與仁而相忘也。若夫依者原不誠仁想而像之而已。獻策請問中庸之依。先生曰。中庸之依歸依之依也。

林子曰。行蹻跖之行者。蹻跖也。而心仲尼之心者。獨不仲尼乎。

心仲尼之心而仲尼者。以吾心一仲尼也。人茂蓋嘗聞之。學也者。學爲聖人也。聖人之學。惟了此心。能了此心。便是聖人。故心本虛明者。聖人也。心本活潑者。聖人也。心本寂然者。聖人也。

林子

夏語註釋二卷

一五

三

林子曰。未證佛果。本無六欲。既登彼岸。亦無涅槃。此言心之本體者。然也。

林子曰。非鬼之靈也。鬼於心者。靈也。非鬼之形也。鬼於目者。形也。

鬼於心者。惑也。鬼於目者。眩也。蓋嘗聞之。夫人之心。既已不正。而陰矣。則是失其人道之常。而入于幽昏之境。自妖自誕。便生於心。既生於心。便眩于目。而恍惚之際。若有魑魅魍魎之屬。見其形而舞其靈者。蓋心中自邪。卽是心中自鬼。

也。

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何謂也。林子曰。性各足也。終其身迷焉。衆人雖迷。然亦不離。又曰。性在作用。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本體之無欠無餘者。聖人之與途人一也。

林子曰。城復于隍。其詞悲乎。先否後喜。其情怡矣。觀易之否泰。而聖人之情見矣。徒誦其詞。豈知易哉。

林子曰。日其神乎。東海而復東之。日之午中也。南

林子

夏語註釋卷

六

三

西北海而復南之。西之北之。日之午。亦中也。

日者。天之神也。心者。人之神也。可得而東西。可得而遠近者。卽不可謂之神。

林子曰。天氣也。遠而望之。似若數百里之外。而爲天之際者。目之窮也。

天之下卽地。地之上卽天。謂目之窮處。方謂之天者。非也。

林子曰。聖人之神。日也可得而遠近之乎。聖人之氣。天也可得而內外之乎。

可得而遠近者。非聖人之目也。可得而內外者。非聖人之天也。

夏語註釋卷之二

林子

夏語註釋卷二

廿九

林子全集

門人 曾人茂原註
涂紹林重梓

夏語卷之三

不獨愆教

凡三十八章

或曰。二氏之學。可勿談乎。林子曰。荒唐枯槁。誰其正之。而一夫之不德。不獨二氏者之愆也。

先生曰。達而一夫不得其所。則無以成其功。窮而一人不明厥學。則無以成其德。窮達雖殊。而

林子

夏語註釋卷三

一

三十五

成已成物之道則一也。

林子曰。三教之書。類多寓言。故女媧非補天也。帝堯非射日也。齊人必非丐乞。鄰人必不盜雞。朱漫豈精屠龍之技。梁鸞豈擅馴虎之能。至於水火之入。焦鹿之夢。草木之俱去。彌猴之習定。鬪雞解牛之義。斷臂割體之忱。玄微之旨。都在言外。余於是知信而惑之者。非也。恠而辯之者。亦非也。

寓言之微。蓋嘗聞之夫子矣。故煉石補天者。以頓消修復五常於吾心之天也。射日落鳥者。以頓消

天變於帝德之盛也。丐乞之喻。昏夜之乞哀也。盜雞之喻。遷善之不易也。謂朱漫之屠龍也。豈不以技之至者。無所售於時。猶道之大者。無所容於世歟。謂梁鴛之馴虎也。豈不以物之至暴者。尚可以養而馴。猶人之至愚者。亦可以善而化歟。水火之入。超神以外形也。蕉鹿之夢。處世亦大夢也。謂草木之俱去者。不曰法身之妙用乎。謂彌猴之習定者。不曰幻心之生滅乎。鬪雞之義者。動亦靜也。解牛之義者。知養生也。至於

林一

夏語註釋卷三

二

三

學道之至誠。能忘乎臂。而不與之大定。不有其身者。豈真有是事者哉。亦寓言也。故信而惑之者。誕孰甚焉。惟而辯之者。愚孰甚焉。此三教之所由以分者。皆不達乎古人寓言之微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何謂也。林子曰。無思而儼若思者。敬也。

先生曰。下一若字最妙。能知一箇若字。則知主敬工夫。

林子曰。洗心而退藏之者。心隱於性也。又曰。潛於

淵者。躍之性而心也。

易之爻以四爲心。而初乃性。性而心者。潛而躍也。心而性者。躍而潛也。會編曰。心性一也。性之既萌。卽爲心。心之未萌。卽爲性。若釋氏所謂常住真心。孟子所謂不失赤子之心。此言心卽性也。釋氏之所謂明心。了性。孟子之所謂盡心。知性。又分心性而言也。堯舜之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專指心而言也。尚書之所謂惟皇降衷。若有恒性。專指性而言也。

林子

夏語註釋卷三

三

三

林子曰。蛤蜊世界。具足法身。何物非道也。山河大地。皆吾妙用。何處非佛也。

一物各具一太極。而充周之不窮矣。

林子曰。玻璃赤珠。璣璣玳瑁。而嚴飾之者。非外也。萬物備於我矣。

索於外而嚴飾之者。世間之珍也。索於內而嚴飾之者。心上之寶也。

林子曰。無欲者。無意也。無意則元神爲用矣。若思慮之神。卽元神也。但思慮之神。則意矣。周子曰。誠

無爲幾善惡同出而異名也。

元神爲用以利爲本也。而思慮之神則鑒矣。故天下何思何慮者。誠無爲也。

林子曰。日月往來之機。易備之矣。天地生殺之權。春秋備之矣。

吾心一易也。而日月往來之機在我矣。吾心一春秋也。而天地生殺之權在我矣。

林子曰。星辰錯陳而有紀者。樂而禮也。江海異流而並入者。禮而樂也。又曰。草木其華者。禮之文也。

林子

夏語註釋卷三

四

三七七

禽鳥其聲者。樂之和也。故觀之天地。稽之庶彙。豈必變夷復生哉。而禮樂可興矣。

禮也者。序也。何物非禮。樂也者。和也。何物非樂。以此舉禮樂。則禮樂之情得矣。

林子曰。佛者覺也。不逆不億感而通之者。利也。

安排卽差。擬議便錯。故曰。佛者覺也。詩曰。有覺德行。孔子曰。抑亦先覺。孟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者。

林子曰。割截身體。而不墮者。出生死而離之。其亦

所謂三年之後。不見全牛也歟。

出生死而離之者。忘其身以事心也。

林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者。無念爲宗也。

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壇經曰。無念爲宗。先生初

學篇所載。謝顯道。程氏之門人也。問道問近日

用心。對曰。近日只用何思何慮一句。明道曰。有

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又曾往見伊川。伊川問近日

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

有此理。賢發得太早。先生曰。始於慎思。慎慮之

林子

夏語註釋卷三

五

三〇三

功。而造於何思何慮之地。斯爲學者有漸之學也。

林子曰。道家謂之旁門者。黃老之異端。而非正道

也。釋氏謂之外道者。釋迦之異端。而非內道也。儒

門謂之由徑者。仲尼之異端。而非大道也。

養於內者。內道也。便謂之正道。便謂之大道。要

肯自序有曰。學儒而不知盡心知性。便是儒門

之異端也。學道而不知修心煉性。便是道門之

異端也。學釋而不知明心了性。便是釋門之異

端也。

州生問執中。林子曰：思不出位者，執中也。

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吾身之正位。堯舜之中是也。若以不踰分，不越秩，而謂之思不出其位者，殆非所謂良其止，止其所之義也。

明豐生問曰：古之人，不以物累其心也。故以積珍而沒之海。有諸乎？林子曰：珍沒於海者，心藏之淵也。夫物豈能累心？心累於物爾。

太玄曰：心藏於淵，美厥靈根。所謂積珍而沒之

林子

夏語註釋卷三

六

三六五

海也。

林子曰：元神爲用，故不慮而知也。

元神爲用者，何思何慮？順以出之，本體之常明也。

大本生問黃中。林子曰：黃中者，中黃也。

易曰：黃中通理，道書亦謂之中黃。

林子曰：周授田百畝，商七十，夏五十者，異也。其所以度民力而量授之者，同也。長短其度，損益其數，其三王之制也。而不相沿矣。又曰：人人井其田，則

天下之田，不浹旬越月，可得而井矣。

獻策嘗竊聞之以民之力言之。周豈異於商？商豈異於夏哉？繫今民之所受，只能佃田二十畝，糞力多勤，可食八人。以此推之，則周之百畝，商之七十，夏之五十，不過今之二十畝爾。尺度之或長或短，畝數之或損或益，以爲一代之制，而不相沿也。蘇老泉曰：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

林子

夏語註釋卷三

七

三六

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洿，其地萬田，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澮者百，爲溝者萬，既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

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爲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常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夫天下之民。各自爲井。各自爲溝。爲洫。爲涂。爲畛。奚必窮數百年之力。以竭天下之糧邪。變通宜民之下。雖深谷峻山。亦得因地制形。計畝均授。林子夏語註釋卷三八

又奚必平澗谷。夷丘陵。而後可爲也。吁。若老泉者。亦已迂矣。文中子曰。人不里居。田不井授。終苟道也。井田之制。始於黃帝。萬古不能易也。而後世以異端而邪之者。真不知其意之謂何也。林子曰。反身而誠者。反而身之者。誠也。人茂生曰。忠臣之忠。孝子之孝。而至於誠者。亦神仙也。神仙非幻術也。誠而神者。神仙也。若茂也。可與語三教之大也。故比干之剖心。申生之待烹。丹心一點。萬古不滅。雖謂之刑解而去。可也。

湯武反之者。反此誠也。若忠臣之忠。孝子之孝。亦惟復此本體。而一點常明。不使昧也。張順曰。不忠不孝。而學道求仙。是猶舍舟楫而涉大川也。林子曰。誠而明者。寂而照也。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故誠而能明。寂而能照。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澄然而無事矣。林子曰。無以生爲者。長生也。夕死可者。不死也。無以生爲者。不以身之生爲生。而本體之常明者。長生也。夕死可者。不以身之死爲死。而本體之常明者。不死也。漸有陳姓者。以接命之術。獻之先生。先生曰。命定之天。雖司命者亦不可得而易之。而况人乎。若縱得而接之。亦非所謂順受其正也。林子曰。好貨好色。與民同樂。邪道而歸正也。故曰。天機只在嗜欲中。古人有言曰。正人行邪道。邪道悉歸正。以其心之正也。又曰。邪人行正道。正道悉歸邪。以其心

林子夏語註釋卷三九

之邪也。

林子曰。上自天地。下至黎庶。及諸昆蟲草木。莫不有陰有陽。而道釋者流。顧乃抗其志。而靜孤也。不知道矣。

若靜孤而可以成道作佛。則黃帝老子釋迦當先爲之矣。黃帝老子釋迦之所不爲。而道釋者流。顧乃抗其志。而靜孤焉。斯乃黃帝老子釋迦之棄也。

時有以羽化飛騰之術。長生不死之訣。訪於林子。

林子

夏語註釋卷三

十

林子曰。兆恩嘗考三氏之書。黃帝住世百十有一年。釋迦七十有九。老聃九十。孔子七十有三。都無羽化飛騰之術。又無長生不死之訣。顧兆恩何人也。焉能獨異。天惟命之。我惟全之。朝兢夕惕。不逸不豫。庶幾或能於身死之際。如黃帝之仙去。帝堯之殂落。一點清靈。在天不昧。此則兆恩羽化飛騰之至術也。至於歸天之神氣。期與天地相爲炳煥。相爲往還。而闡明三教之微旨。又期與黃老孔釋相爲存亡。相爲始終。此則兆恩長生不死之要訣。

也。

吾師羽化飛騰之至術者。以本體之常明。而歸還於天也。吾師長生不死之要訣者。以本體之常明。而萬古不壞也。或問羽化飛騰之術。古有諸。先生曰。不知也。又問。先生曰。以余之智。不足以知此。而余之所謂羽化飛騰者。在心不在身也。或問曰。長生不死之訣。古有諸。先生曰。不知也。又問。先生曰。以余之智。不足以知此。而余之所謂長生不死者。在心不在身也。方生何姓者。

林子

夏語註釋卷三

士

曰。飛騰之術。夫子知之乎。先生曰。知之。曰。何謂也。先生曰。神氣歸天。堯舜之飛騰也。曰。道家之所謂飛騰者。非堯舜神氣歸天之謂也。參同契曰。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若欲飛騰。先煉服食。煉之九年。而丹始成。遲之二十七年。而丹始老。先生曰。余年已幾知命。如子所言。則余之骨已朽矣。且道莫盛於堯舜。而堯舜之所不知者。余亦不願爲之矣。但得聞道。夕死可矣。他無所容心焉。

明珪生問曰。日求一餐。夜則樹下一宿。不亦難乎。林子曰。釋迦不爲也。明珪生曰。載之四十二章可考也。林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或者以爲二氏之道。誠與儒者不異。而二氏之書。抑或與儒者有不同歟。先生曰。二氏者。流傳既失真。又以已之私意。揣度而億逆之。玄遠其說。謬悠其辭。以尊其師。以神其教。至於詭恠誕妄。不足取信於人。此則二氏之流敝也。余惟二氏之書。各取數卷。而數卷之中。其所註釋之者。林子夏語註釋卷三

又多失作者之意矣。獨不觀儒者之書乎。六經之外。皆駁雜之言。非儒者之道也。今將取秦漢以下。百家子史。謂是儒者之言。而孔子之道。不過如是者。非也。況就此六經之中。禮記則多出於漢儒之附會。而孟子於書之武成。惟取二三策而已。又況註疏之支離。意見之億度。不得聖人之心。反悖儒者之道者乎。故小弁非小人之詩。雲漢非無遺民之意。談道而晦道。解經而失經者。天下後世何限也。如有盡心知性之徒者。

出焉。則於三教之書。自能心領而神會矣。

林子曰。棲跡於斷澗絕谷。飄飈於綠霧白霞。剝其陰以復一身之陽者。陰丹也。達其道以憂天下。窮其道以憂萬世。剝其陰以復天地之陽者。陽丹也。以其道爲天下者。是有天下之陽也。以其道爲萬世者。是有萬世之陽也。人茂益。肇聞之夫子矣。若自爲身謀。縱得陽丹。亦何益於天下萬世也。圭堂居士曰。佛法未嘗遺世。維摩之入政治。救護一切。非入政治。不足以大其救護也。故善財參大梵光王。見其施仁化以美其俗。舍利生無厭足王。見其罰不善以安其善。皆普賢大行之一。所以爲未來佛子之式也。夫豈必曰。遊世爲佛事哉。

佛放大明光。普照十方世界。林子曰。光四方而顯西土者。文王之日月也。

萬神一神。則天下之神。皆神也。萬氣一氣。則天下之氣。皆吾氣也。故曰。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特患不能

擴而充之爾

法一生問往生之旨。林子曰。五濁惡世。倏變而爲阿彌陀佛國者。往生也。實非有所往而生也。

人一也。發一不善心。卽衆生也。發一善心。卽佛

也。倏忽之頃。而佛與衆生。頓殊者。似若有所往

而生也。豈非以衆生者心死。而佛則心生歟。

對生問天地之始。林子曰。天地亦物。亦氣亦形。無

氣無形。渾淪無名。

蓋嘗聞之天氣也。孰綱維是。天之天而未始有

林子

夏語註釋卷三

十四

二十九十五

氣也。地形也。孰綱維是。地之地而未始有形也

故曰。無名者天地之始。有名者。萬物之母。

標芳生問曰。不圍坐。則不寂。不林棲。則不淨也。信

乎。林子曰。堯舜兢兢業業。萬幾禹惜寸陰。文王不遑暇

食。是其寂也不圍坐。而淨也不林棲矣。

圍坐之徒。身雖寂而心不寂也。林棲之徒。身雖

淨。而心不淨也。

林子曰。惟龍虎鉛汞芽雪龜蛇。而辯之亟焉。故不

知黃老之心也。惟黃花翠竹露柱剎竿。而言之詳

焉。故不知釋迦之心也。

心性之外。非道非佛。若不知有黃帝老子之心

而惟龍虎鉛汞芽雪龜蛇。而辯之亟焉。斯乃黃

帝老子之棄也。若不知有釋迦之心。而惟黃花

翠竹露柱剎竿。而言之詳焉。斯乃釋迦之棄也。

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博者不辯。辯者不博。

二氏者流。則曰。仲尼之學。惟在拱手安足。而心性

非所先也。林子曰。苟卽儒者之書而細觀之。則知

仲尼之學。原於一矣。儒門者流。則曰。釋老之學。惟

林子

夏語註釋卷三

十五

二十八

在荒唐枯槁。而倫屬非所重也。林子曰。苟卽二氏

之書而細觀之。則知釋老之學。達其常矣。

拱手安足以爲儒。儒之文也。非孔子之所謂儒

也。荒唐枯槁以爲道。以爲釋。道釋之僻也。非黃

帝老子釋迦之所謂道。所謂釋也。游定夫聳言

前輩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所

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以爲不然也。然不爲儒者

之所以破佛。乃佛書不以爲然。而釋氏之所以

學佛。亦佛書不以爲然也。雖然。豈特二氏之非

儒者妄耶。而其所以學黃帝老子釋迦者亦非黃帝老子釋迦之道也。豈特儒者之非二氏者妄邪。而其所以學仲尼者亦非仲尼之道也。信難篇有曰。儒流未始知孔子。而信孔子者。信孔子之名也。道流未始知黃帝老子。而信黃帝老子者。信黃帝老子之名也。釋流未始知釋迦。而信釋迦者。信釋迦之名也。信孔子之名者。而語之以孔子之實。一貫而已。不記誦。不詞章。必以爲孔子之異端。而不吾信也。信黃帝老子之名者。而語之以黃帝老子之實。得一而已。不荒唐。不迂怪。必以爲黃帝老子之異端。而不吾信也。信釋迦之名者。而語之以釋迦之實。歸一而已。不圓坐。不斷滅。必以爲釋迦之異端。而不吾信也。此皆因人之所信。而信之者。不必其心之是。因人之所不信。而不信之者。不必其心之非。豈非知之者難。信之者難歟。璋生問主敬。林子曰。心惟在腔子裏。欲其時時惺惺而不放逸也。

林子

夏語註釋卷三

六

三

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存心也。君子之所以存其心者。主敬也。先生初學篇有曰。初學之士。惟當有真實念頭。真實工夫。時時提醒此心。不至昏昧放逸。戒慎恐懼。防乎其防。務使此心復其常明之本體。而一毫之私欲。必克治之。然後已也。朱子曰。但得心存便是敬。勿於存外更加功。林子曰。天以春而是以秋。而非仲尼以是而春。以非而秋。故標其經曰春秋也。今以名其世。是仲尼之世有春秋。猶堯舜之世有唐虞也。書曰。帝乃殂落。又曰。陟方乃死。春秋曰。孔丘卒。春秋之是。是以春也。仲尼無心也。春秋之非。非以秋也。仲尼無心也。獻策嘗聞之師曰。以魯而編年。以我而定是非。豈非以二百四十餘年之間。天則有春秋。我則有是非歟。堯在位七十載。而舜則六十。擬之二百四十餘年。旣已不逮仲尼矣。况萬世而下。猶以春秋之所是。以是萬世之是。以春秋之所非。以非萬世之非。假若天壤有敝之時。而仲尼則有盡之日。故曰。賢於堯舜。

林子

夏語註釋卷三

七

三

遠矣。

林子曰。地也者。形也。內也。天也者。氣也。外也。人之形。外也。氣內也。養成此氣。則天地之氣。皆吾之氣。之。天地之氣。皆吾之氣。則人之形。又在內。而氣又在外也。若混而言之。則氣在人中。人在氣中。形與氣相渾淪。而不相離矣。

人茂蓋嘗聞之。道無所不貫。氣無所不入。故形之內。此氣也。形之外。此氣也。形之竅而虛者。此氣也。即無其竅。豈必其虛。而此氣亦流行而無

林子

夏語註釋卷三

太

三九

不入也。然天地一大形也。天地之內。此氣也。天地之外。此氣也。天地之非內非外。此氣也。推之至於山嶽河海。飛走動植。莫不皆然。故曰。形與氣相渾淪。不相離。

林子曰。楊朱後孔子而生。去老子世代甚遠。而謂之老子弟子者。何歟。

曹參之不事事。則曰黃老。申韓之慘刻少恩。則曰黃老。至於楊朱之爲我。實與老子不並世。則曰老子弟子。豈黃帝老子之道。壞天下萬世。至

於如此其烈邪。學者試考而思之。

林子曰。玄牝之翕闔者。乾坤之象也。天根月窟之來往者。日月之象也。

知玄牝。則乾坤之翕闔者。可得而明矣。知天根月窟。則日月之來往。可得而明矣。故曰。不窺牖見天道。

佐生問曰。仲尼亦有丹歟。林子曰。仲尼其至矣。始則以其中。胎一身之陽也。而溫養之。及其成也。充滿一身。既則以其身。胎天地之陽也。而溫養之。及

林子

夏語註釋卷三

十

三九

其成也。充滿天地。充滿一身者。是有一身之陽也。充滿天地者。是有天地之陽也。

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是天地之心。天地之丹也。許旌陽令有言曰。在天爲黃中。在地爲烏真。在人爲丹扃。是黃中烏真者。天地之丹扃也。溫養之義。勿忘勿助之謂也。故始則以天地之陽。胎其身而充滿之。則一身之陽純矣。既則以一身之陽。胎天地而充滿之。則天地之陽純矣。故曰。範圍天地。又曰。參贊天地。

卷之三

林子全集

夏語卷之四

歸儒教

凡三十五章

林子曰三教曷歸乎歸於儒也曷歸於儒也釋歸於儒也道歸於儒也儒亦歸於儒也既儒矣又曷歸於儒也世之儒者雖學仲尼而不以其心也然其君臣父子之際序列既詳則固可以群二氏者林子

東語註釋卷四

十

二四三

流其之而使由之矣使其不外仲尼矣而心之是亦仲尼而已矣是之謂儒之儒也正宗集自序有云余嘗以孔子之道嗣續之常君臣父子之大與二氏者流諄諄言之不信也後復與之以黃帝老子釋迦之學在心不在迹嗣續之常君臣父子之大亦與孔子不異故余甲寅歲彙集舊稿有宗孔之言癸亥歲撰著夏語有歸儒之教於是二氏者流遂幡然知孔子之道信而從之夫二氏者流既幡然信孔子而

從之而嗣續之而君臣之父子之是亦儒者而已矣此亦潛消默奪之微權也不然辯而攻之既筮且招而一夫之不德抑豈獨彼之愆哉此先生講明三教之大都也故明講堂曰宗孔堂云

林子曰天地之始終也聖人得而旦暮焉天地之南北也聖人得而只尺焉

聖人之道無古無今故天地得而旦暮焉聖人之道無遠無近故天地得而只尺焉

林子

東語註釋卷四

二

二四三

林子曰身之極樂國也如來禪定於其中矣而釋流則西方之身之蓬萊島也神仙逍遙於其中矣而道流則海外之

如來之禪定者心之寂然也神仙之逍遙者心之活潑也或問謂之仙謂之佛謂之蓬萊佛國者何謂也先生曰仙者心也佛亦心也蓬萊佛國心之方寸也曰豈不誕歟先生曰儒者以心謂之主翁謂之天君心之方寸謂之靈臺靈府顧不誕歟

易曰。一闔一闢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通。堯磨曰。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黃庭經曰。出入月呼吸存。又曰。皆在心內運天經。

林子曰。天經也者。黃道也。而吾身之日月。往來於其間矣。程伊川曰。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也。張橫渠曰。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朱文公曰。氤氲闔闢。其妙無窮。誰其尸之不宰之功。

先生嘗曰。吾身之呼吸。天上之日月也。故一春

林子

夏語註釋卷四

三

一秋者一息也。一潮一汐者一息也。

林子曰。學也者。學以復其虛明之本體也。教也者。教以曠其相通之妙機也。故真學不積。至教無傳。學非不積也。必積之而後成者。非真學也。教非不傳也。必傳之而後知者。非至教也。林子曰。止至善者一也。德胥此而明。民胥此而親者。一以貫之也。

或問至善者德也。而曰德胥此而明者。何歟。獻策曰。明德者。顯德也。至善者。不顯之德也。又問

不顯之德。獻策曰。渾然在中。粹然至善。非不顯之德而何。至於爲臣而忠。爲子而孝。所謂行遠而有得者德也。又問行道有得之謂德。獻策曰。忠孝者德也。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孰不知之而爲德之明者。明德也。爲臣而盡其忠。爲子而盡其孝。因其明者明之。是之謂明明德。亦要知此明德從何處發出來。故曰知止。

林子曰。言故而不及於利者。非以明性也。故利也者。性而情之者利也。希朱生問曰。敢問天之故林

林子

夏語註釋卷四

四

子曰。以迹而求天之故。則天可得而考矣。以情而求性之故。則性可得而明矣。

故也者。命之自天。與生俱生。是我元來故物。溫故之故是也。利也者。不矯揉。不安排。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故曰。性在作用。

林子曰。剝一身之陰。而陽純者。李呂也。剝四海之陰。而陽純者。堯舜也。

人茂問曰。陽純於四海。不其大歟。先生曰。獨不有萬世之遠。而陽純於萬世乎。人茂曰。非仲尼

其人歟。先生曰。然不有天下之志。不純其陽於天下者。此心便不廣大。不有萬世之志。不純其陽於萬世者。此心便不悠遠。

林子曰。心本清淨者。釋迦也。心本平直者。彌陀也。此心一釋迦也。故能清淨。此心一彌陀也。故能平直。

林子曰。天固命之。我固卻之。故曰。賜不受命。

子貢不知一貫之旨。而從事於多識。不知天命之大。而殖貨於見聞。不知無言之妙。而列科於

林子

夏語註釋卷四

五

二九七

言語。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故曰。不受命。

人茂生問。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也。其旨如何。林子曰。莫非外也。莫非內也。故日月星辰者。法身之照臨也。山嶽河海者。法身之流峙也。若謂法身特與天地之氣能相通。則是有我而有外矣。故曰。仁者渾然與天地同體者。天地卽我。我卽天地也。

法身一虛空也。天地之一升一降。日月之一代一謝。山河之一流一峙。皆在吾法身之中。虛空

之內。故曰。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

兆誥生問。鬼神之盛。林子曰。無一物而不屈且伸。則無一物而不鬼且神也。

大而天地。明而日月。序而四時。奠而山川流峙。微而昆蟲草木。莫不一屈一伸。一神一鬼也。故曰。體物而不可遺。

林子曰。百姓之不知。與仲尼之無知。一也。但百姓不能忘知而鑒之。則始與仲尼異矣。

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本體之常明者。與聖人

林子

夏語註釋卷四

六

二九八

不異也。

林子曰。心無動靜。而住心觀靜。不識心也。又曰。心本虛明。亦本活潑。

虛明活潑者。心之本體也。若不識心之本體。本如是也。縱林棲園坐。反以靜而動其心也。

林子曰。反求諸已者。知聖人之在我。信聖人之益篤矣。

此心一仲尼也。反求諸已者。求吾心之仲尼也。先生初學篇有曰。初學之要。惟在自己心上做。

工夫。蓋心辟木之本根也。本根既已堅固。枝葉自然茂盛。若徒尋枝摘葉。瑣屑零碎。窮年屹屹。濟得甚事。故雖古之大聖賢。大學問。亦惟近裏著已。都從心上做工夫爾。

林子曰。忘之而允執之者。堯舜之中也。外之而度取之者。子莫之中也。

先生嘗曰。知堯舜之性之則。知堯舜之中也。若於動靜云爲之際。而求其無過不及之中。是亦子莫之中也。子莫度楊墨之仁義。而執其中者。賊道也。或曰。中有定在歟。先生曰。纔着一處。便爲不中。曰中無定在歟。先生曰。若謂其無定在。亦非中也。

兆璣生問曰。玄牝者。心歟。林子曰。非心。非不心也。先生曰。通東西南北。而適其中者。心也。定物之樞。而物藉之以旋轉者。心也。

啟寅生問曰。儒亦空歟。林子曰。空空者。仲尼也。屢空者。顏淵也。

外不著於聲色臭味。內不著於意必固我者。空

也。

林子曰。何思何慮者。空也。億則思慮起而不空矣。故不億而知寂而照者。先覺也。

不思而得。不慮而知者。抑亦先覺也。寂者。體也。照者。用也。卽體之時。用在體。卽用之時。體在用。不待安排。順以出之。此夫子本體之教之所由作也。

陽生問曰。旣多識而非之。又先之以博文也。何歟。林子曰。博之以文。徐以察其志之果專也。然後以約禮教之者。循循之善誘矣。

博文者。博之以詩書六藝之文。卽所謂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者。殆非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多學而識之之謂也。或者以多識而非之。其不流於禪乎。獻策曰。壇經曰。不可沈空守寂。卽須廣學多聞。是佛氏未嘗不博文也。若以爲自根本之學。則非矣。勲生請問後身之說。林子曰。不知也。幾於誕矣。豈其一點清靈之氣。復屬於後人之身者歟。

人茂聿誦醒心集休道二章。則知後身之說。不語可也。

兆諾生問正位。林子曰。天下之正位。天下之大中也。坤腹也。正位則居體矣。鼎身也。正位則凝命矣。孟子所謂正位。堯舜之中。孔子之一也。若乾首也。故能首出庶物。

林子曰。陽貨之言。七篇錄之。魔說而密語也。紹科生問曰。謂密語爲外書者。又何也。林子曰。人而不仁矣。雖以夷之禮。襲之樂。而日陳於前也。特文爾。

林子

夏語註釋卷四

九

三十一

宋晦堂心曰。若不見性。祖佛密語盡成外書。若是見性。魔說狐禪。皆爲密語。顧所用者何如耳。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聖勇義知。仁者聖人之道也。故曰。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嗟乎。嗟乎。六經之道。以爲後世。好人之資者。何可計也。豈不惜哉。

仕欽生問金丹。林子曰。丹者。心也。有一點爲善之心也。金者。剛也。以天下萬世非之而不顧也。

人茂蓋聿聞之心。屬火。其色丹。以此心歷萬劫而不壞也。故謂之金丹。若汨於物欲。而失真心者。豈可謂之丹。不能持久。便生退心者。豈可謂之金丹。

璋生問黃帝之道亦邪歟。林子曰。世人既以其帝而尊之。復以其道而邪之。則吾不能知矣。

或曰。申韓學黃老。而黃老之學。其足述乎。獻策曰。老子今且勿論。而黃帝之道。亦可非歟。或曰。所謂黃者。非易所稱垂衣裳而取諸乾坤者。乃

林子

夏語註釋卷四

十

三十二

圯橋之老父。黃石公者是也。獻策曰。夫曰黃石公之黃者。黃老也。不曰老黃。而曰黃老者。何也。名稱之際。不失先後之序邪。且申韓戰國時人。黃石公初漢時人。考之史氏。則黃石公後申韓而生也。百有餘歲矣。而申韓之徒。又奚從而學之邪。

林子曰。約禮之禮。復禮之禮也。

先生聿曰。論語言禮者三。有復禮之禮。有因禮之禮。有禮後之禮。言仁者二。有爲仁之仁。有愛

人之仁。又曰。論語言小人者三。有硜硜之小人。有無位之小人。有喻利之小人。

諸生有以身富貴。而不能事心爲憂者。亦有以身貧賤。而不能事心爲憂者。林子曰。汝之富貴。不大堯舜。而堯舜猶能執中。汝之貧賤。不過孔曾。而孔曾亦曰一貫。故耄期倦勤。一日萬幾。伐木微服。七日不食。豈其以不能事心爲憂邪。

身貧賤而聞道。則心富貴矣。身富貴而不聞道。則心貧賤矣。故堯舜而執中者。富貴而富貴也。

林子

夏語註釋卷中

上

二六

孔曾而一貫者。貧賤而富貴也。

應麟生有疾。林子曰。爾知所以生而生。所以死而死者乎。應林生對曰。豈非所謂未嘗生者不生。未嘗死者不死歟。林子曰。然。

生死與我本不相干。以有未嘗生未嘗死者在也。

明俊生問曰。儒亦有彼岸歟。林子曰。回以愚而登仲尼之彼岸也。參以魯而登仲尼之彼岸也。

一貫者。仲尼之彼岸也。先博文而約禮者。則可

以乘筏而誕登矣。

林子曰。絕苦海者。不假筏而誕登也。而出悅紛華。則亦望洋而竊歎矣。豈其風逆而浪惡邪。由其棹之者之未力也。

我欲仁。斯仁至矣。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故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然津道之筏。聖人之心。法具存焉。我自爲之以復此常明之本體也。則亦何難之有。

文命生問窮達。林子曰。達達也。窮亦達也。文命生

林子

夏語註釋卷中

上

二六

又問曰。窮豈能達邪。願聞古之人。林子曰。皇帝王君天下而爲天下君者。達之達也。孔釋老師萬世而爲萬世師者。窮之達也。

先生曰。內重而外輕者。窮達在心不在迹。繼往而開來者。窮達在遠不在近。

林子曰。心性明矣。復在家而倫屬之。是二氏而釋老。卽二氏而仲尼也。

黃帝四妃二十五子。而老子之子宗。釋迦娶耶輸氏多羅。生子羅睺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

則與得一歸一之旨何殊也。故內明心性外明倫屬。此黃帝老子釋迦孔子之所同也。

大本生群三氏者流而教之。之蕭以告林子。且訪爲師之道。林子曰。師也者。義而君。仁而親也。况復等天地而匹之。故天地君親師五之而列矣。大本生曰。始不追其往而察其心也。斯受之。豈其能持之久而不變邪。林子曰。孔子所謂與其潔也。又焉知其來而逆之也。

列於天地君親而五之。師之道何其尊且嚴也。

林子

夏語註釋卷四

三

三

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聖無不容。惴惴焉惟恐人之澆已。追其往而逆其來者。以心不廣大故也。林子曰。金出之沙也。積沙而汰之。然後可以得金三千之徒。猶之積沙也。一貫之唯。沙中之金也。苟道不自我而絕。而得寄之曾子一人焉。則孔子之願足矣。曰。然則有自絕於孔子也。而孔子將如之何。林子曰。其鼓孺悲之瑟乎。曰。苟有悔心之萌也。又將如之何。林子曰。其鳴冉求之鼓乎。

林子曰。太和之氣。周流於唐虞宇宙間者。堯舜之春。天地之春也。

天地春矣。物有不各遂其生者乎。堯舜春矣。人不各足其願者乎。儒門者流。每於道釋之徒。而必驅而遠之。豈天地之春有遺物。而堯舜之春有遺人歟。孔子不爲也。道流釋流。用心之不同也。亦每每如此。獻策嘗謂先生之教行於時。則太和之氣。周流於當時宇宙間也。先生之教行於萬世。則太和之氣。周流於萬世宇宙間也。

林子

夏語註釋卷四

古

三

蓋以先生之教。無曠夫。無怨女。無棄人故也。本體教自序有曰。今儒門於二氏者流也。遂將悉其人而驅而遠之乎。抑將語之以大中至正之道。君臣父子夫婦之倫。而不吾信也。而後驅而遠之乎。先生之心。何其廣大若是耶。林子曰。道之明也。聖人也。天地也。道之行也。聖人也。天地也。天地啓其運。聖人執其機。道之將明也。必生聖人以明其道。道之將行也。必生聖人以行其道。故天地啓其道。以開聖人。

聖人執其機以贊天地。或問先生之道。人茂曰。黃帝老聃孔子釋迦之道也。曰。孰傳之。人茂曰。曠百世而相感。傳之者。心也。或問三門者。流。先生亦與之歟。獻策曰。學黃帝老子釋迦孔子。而非黃帝老子釋迦孔子之道者。卽辭而闕之。此則先生衛道之功也。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獻策敢不恪守心性明訓。或踵三門之流弊。以爲門牆之羞邪。

夏語註釋卷之四終

林子

夏語註釋卷四

五

林子全集

門人 林廷潤編集
秦仲璋重梓

約摘三教合一大家要

內所云道釋者。流道釋之流。敝如今之和尚道士是也。

吾

師三教先生所謂三教合一者。非以合黃帝老子孔子釋迦而一之也。實以合今之和尚道士而三綱之五常之。士之農之。工之商之。而

林子

金太要

一

五

與儒者爲一也。故曰。挽二氏歸儒。謹以先生所撰著聖學統宗。而撮其大要者十條。仍挈其綱。以便觀覽云。

一爲太極總理三房孫子

太極生三子。長子天。次子地。三子人。所謂三才者是也。三子人。又分作三房。儒一。道一。釋一。道釋二房。則離父母。去妻子。而斷棄三綱矣。儒房雖有三綱。而三綱亦且不振。太極之心。寧惘然乎。故我先生欲爲太極總理此三

房孫子做四三房老家長公耳

詳見原宗圖說

一自開闢以來。願與渾敦義孔等列爲四。開闢以來。未有三綱也。至渾敦氏始立爲君。於是初有君臣之綱。此其一也。伏羲氏製儷皮爲禮。於是初有夫婦之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於是初有父子之綱。又其一也。三綱之道。至周大備。同室既微。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有之。於是孔子作春秋。以扶持此三綱。又其一也。孔子以來。道釋則斷棄三綱矣。儒門雖有

林子

合大要

丰

三綱。而三綱亦且爲之不振。於是我先生始有三教合一之說。以合道釋者流。而三綱之

以與儒者爲一。又其一也。

詳見儒道大旨

一復還太和元氣流行宇宙間

唐虞三代以上。不知有儒。不知有道。不知有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無有曠夫怨女。以上于天和。以故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也。降及漢唐宋。人私其學。於是始有儒道釋之異名者。曠夫怨女。上于天和。蓋由人

事不至。以故天氣不周。故我先生欲群道釋

者流。而夫婦之。而父子之。而君臣之。以復還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如唐虞三代之盛也。

詳見原宗孔答問

一以補聖人所不及爲之缺典

邵堯夫嘗有言曰。豈謂聖人無缺典。道釋者流。斷棄三綱。此乃孔子所不及知。所不及爲之事也。豈非聖人之缺典歟。故我先生欲群道釋者流。而君臣之。而父子之。而夫婦之以

林子

合大要

丰

與儒者爲一。以補聖人之缺典也。

詳見林子文稿

一以續開闢以來斯民祖宗之嗣事

天開地闢。人生於寅。而斯民之祖宗。悉始於此。傳至于今。吾不知其歷幾千萬代。顧乃忍而斷棄之。是誠何心邪。故我先生欲群道釋者流。而夫婦之。以續斯民開闢以來祖宗之命脉。以永其嗣事於無窮也。

詳見夏語原教

一漢唐宋以來鮮有能知一體之學者

世之儒者。能知民胞物與之量者鮮矣。既無

躬行復無心得。惟取道釋者流而非毀之。以竊闢邪之說。以成儒者之名。豈所謂成己成物之學。正心誠意之大歟。故我先生曰。二氏之不德。不獨二氏者之愆。

詳見夏語及宗孔答問

一以率循常道。非以牽合古人。

人有言曰。黃帝老子釋迦。無有此三綱五常之大禮也。無有此士農工商之常業也。我先生大以爲不然。蓋黃帝老子釋迦。同有此三綱五常之大禮也。同有此士農工商之常業。

林子

合大要

四

也。設使黃帝老子釋迦。無有此三綱五常之大禮。無有此士農工商之常業。如時人所言也。我先生則必反其教。而三綱五常以爲禮也。士農工商以爲業也。蓋三綱五常之禮。士農工商之業。皆出於人情之自然。而爲萬世常行之道也。黃帝老子釋迦。豈能拂乎人情。以違其常行之道邪。必不然矣。

詳見道業正一篇

一二氏者流。有待闢而自息者。

道釋二教。其來尚矣。歷漢唐宋以來。諸賢人

君子。每從而闢之。而卒不可得而闢者。豈若示之以天地之量。招之狹之。夫之婦之。而容畜於覆載之內。如此。則道釋者流。未有不反情易嚮。而歸斯受之。固有不待闢而自息者矣。

詳見道釋人倫疏稿

一道釋歸儒。儒歸孔子。

夫道釋歸儒者。君臣之父子之夫婦之也。儒歸孔子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也。夫孔子之儒也。豈徒有此三綱之名。誠能盡

林子

合大要

五

此三綱之實也。

詳見夏語

一惟當以世間法。以語二氏者流。

儒世間法也。道釋出世間法也。道釋者流。雖有出世間之迹。而寔無出世間之心。以故斷棄綱常。爲人所詬訾。此則道釋者流之罪也。故我先生必欲群道釋者流。而儒之。而孔子之者。何也。蓋彼既無出世間之心。故惟當以世間法語之耳。如果有出世間之心。則雖飄然遠舉。是亦清貞之士也。又安可以世間法

律之邪

詳見夏語原教

我

師三教先生所撰著聖學統宗三十餘卷。而其大要。不過此十條盡之矣。惟此十條。又其大要。不過合和尚道士。而三綱之。而四業之。以與儒者爲一焉。數言盡之矣。獻策嘗竊論之。聖人之道。或窮或達。二者而已。不可二也。故達而爲天下謀者。達之達也。達而爲身謀者。達之窮也。窮而爲萬世謀者。窮之達也。窮而

林子

合一大要

六

三九六

爲身謀者窮之窮也。然達而爲達也。易窮而爲達也難。子貢謂仲尼賢於堯舜者。豈非以堯舜之達而易於達。而仲尼之窮而難於達邪。古人有言曰。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若後世之窮者。不自聊賴。卽托情雲外。所謂入山惟恐不深者是也。達者一不得志。又且困窮抑鬱。而縱肆於詩酒山水之間。以舒洩其憤懣不平之氣。其於宇宙分內事。若與我不相干涉然。如此素抱。皆爲身謀。其視仲尼栖栖

皇皇刪述六經。垂憲萬世。及吾夫子孳孳汲汲。復還元氣。流行宇宙者。相去何如也。時隆慶辛未至日。門人劉獻策百拜謹述

林子

合一大要

七

三九七

三教合一大要者。同門兄劉希文集註備矣。詳見聖學統宗全書。學人如能明此大要。則三教合一之旨。思過半矣。儒先有言曰。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何者。謂之密。何以能彌六合。夫惟其彌六合也。故孔子之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以充此心之分量也。若我

師三教先生。欲盡天下萬世而君臣之。父子之。夫婦之。士之。農之。工之。商之。各遵其常道。各

林子

約稿三教合一大要

八

三九二

修其常業。俾無棄人。而咸得其所焉。是亦老安少懷之志也。文誼竊嘗聞之。夫人以其家爲已分內事也。而一家之內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夫人之心常惻然也。若

先生則以天下萬世爲已分內事也。而天下萬世有男不婚。有女不嫁。

先生之心常惻然也。豈非其父母天下萬世之心哉。不過卽其分內所當爲之事。以充吾此心之分量。以擴吾一體之至仁也。

先生之所以倡明三教者。端在於此。故復摘而錄之。以足十要之所未備云。門人洪文誼。

林子

約稿三教合一大要

九

性靈頌章

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陰陽繼善。一點靈光。我自有的。我自去之。我不知我之所以有。亦不知我之所以去。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循循善誘。中道而立。謂我一點靈光照天照地。謂我一點靈光徹古徹今。謂我一點靈光。光明并日月。謂我一點靈光幽爍鬼神。帝堯之光四表也。文王之光四方也。周公之光上下也。

林子

性靈頌章

亦不過以此一點靈光。充而大之。彌綸參贊。而塞乎天地之間矣。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木木相摩。火生於木。石石相擊。火生於石。火之光也。非外。而其照也外。水之光也。非內。而其照也內。而人則會木石水火之精。以成其性焉者也。豈曰內照。能復外照。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蠢動且含靈矣。而況人乎。顧乃失此一點靈光。而反爲蠢動之不如也。腐草且螢光矣。而況人乎。顧乃失此一點靈光。而反爲腐草之

不如也。氣清則神清。乃名爲神清而輕也。而靈於天氣。濁則神濁。反名爲鬼濁而重也。而燐於地。夫一點靈光。常人豈不足耶。顧乃神而鬼之。屬地而燐。是則可哀也已。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清明在躬。無分晝夜。是雖旦晝。牝亡。夜氣不存。而此一點靈光。則固在矣。欲仁仁至。何遠之有。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

附述

林子

性靈頌章

一點靈光。其初洞然虛矣。虛而能應。其初漠然寂矣。寂而能照。而書之所謂聖神文武中庸之所謂聰明睿知。夫豈其爲上天之所獨厚者哉。蓋不過何思何慮之體。而一點靈光。自爾而形。而著。而明。百慮殊塗。變而化之。之不窮矣。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既日用矣。不謂之至常之道耶。至常之道。而又有所不知者。何歟。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此乃異之之詞也。蓋日用飲食。有同嗜焉。是

雖至愚。豈不能知。又况人之於道也。甚於飲食。而一點靈光。又我之所自有者乎。見父卽能孝。見君卽能忠。見孺子入井。卽能怵惕惻隱。以其有此一點靈光。至常之道。日用之不可離也。夫天下孰有不飲不食之人。顧乃語之以道。而所謂一點靈光者。不惟不欲求。亦且不欲知。儼之不知味之徒。益以異矣。此先生自根自本之教。日用常行之學。真可以考諸古而不謬。俟諸後而不惑焉者也。

林子

性靈頌章

三

謹復述之以附頌後。廷潤百拜謹識

心大頌章

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我儒也。而非儒也。非儒而非不儒。我道也。而非道也。非道而非不道。我釋也。而非釋也。非釋而非不釋。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卽我卽儒。卽我卽道。卽我卽釋。卽我非我。非我卽我。萬物皆備。無不是我。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我非天也。亦非地也。而天地之所以覆載者。由于我也。無我則無以覆以載。上而日月

林子

心大頌章

四

之所以照臨者。由于我也。無我則無以照以臨。下而山川之所以流峙者。由于我也。無我則無以流以峙。明而人物之所以生成者。由于我也。無我則無以生以成。幽而鬼神之所以屈伸者。由于我也。無我則無以屈以伸。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

附述

道本廣大。心無邊際。故我也者。我也。天地之內。紛紛籍籍。天地之外。空空洞洞。無非我也。無生無死。無存無亡。若或以生而存。抑或以死而亡。卽非真道。卽非真心。非道非心。原不屬我。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卽道卽心。卽心卽我。何生何死。何存何亡。道家之所謂長生者我也。釋氏之所謂不死者我也。四大假合。終歸於盡。是亦可得而我之乎。廷潤不自揣分。竊述微旨。謹譔心頌。嘗以呈諸

林子

心太頌章

五

先生曰。天氣也。氣有時而壞。而其不屬氣者。我也。得而壞乎。地形也。形有時而裂。而其不屬形者。我也。得而裂乎。先天先地。無氣無形。余所謂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之先之道也。寂然冥然。聲臭俱泯。余惡得而言諸。汝又惡得而頌諸。汝今旣述而頌矣。姑且存之。以與諸生共之。庶或因頌悟道。識我識心。若也不先三綱。不植五常。不明心身。不知性命。而卒語之以真我之大道。失其樞柄。索之茫茫億

擬想像。是豈

先生有漸之教。實地工夫也哉。孔子曰。下學而上達。孟子曰。不成章不達。孔孟且然。而況後之學者乎。廷潤於是而知孔門所相授受之心法。旣曰艮背。又曰行庭。廼真下學之初基。成章之積漸也。復述教言。以悉心頌之所未備云。廷潤百拜謹識。

林子

心太頌章

六

道一頌章

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歷古聖人只此一心。惟此一心。非五行心。夫焉有倚非中心心。是心是聖。是聖是心。無方無體。包羅天外。天上天下。孰與爲對。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儒曰知性。釋曰見性。見性性見。知性性知。非眼能見。見不屬眼。非智能知。知不在智。非眼非智。真見真知。真常得性。亦復如是。教雖有

林子

道一頌章

七

三其道惟一。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釋老之教。與上智道。上智之士。古今所稀。故子罕言曰。仁曰命。性與天道。其孰能知。惟世間法。民可使由。變而通之。與民宜之。歸儒宗。孔宗。孔之儒。天下萬世。莫之能違。拜手稽首。

三教先生

附述

夫道一而已矣。而教則有三。譬之代君理政。各有司存。故儒之教。教以人倫。日用以立本。

也。道之教。教以心身性命。以入門也。釋之教。

教以本體虛空。以極則也。故嘗合其三而一之。立本者其儒乎。入門者其道乎。極則者其釋乎。一之而未始不三也。又嘗分其一而三之。各自有立本。各自有入門。各自有極則。三之而未始不一也。然而道釋之道。不可使知之。道也。豈其以立本爲先耶。古人有言曰。必須了得世間事。然後方能出世間。又曰。天下未有不忠不孝而能成仙作佛者。蓋忠孝乃

林子

道一頌章

八

世間法。以立本也。本立而道自生。故庸言庸行。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之。道。此其立本矣。存心養性。所以事天。而不可使知之。道。此其入門矣。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不可使知之。道。此其極則矣。故不先之以立本。則無以爲入門之基。不先之以入門。則無以爲極則之地。由立本而入門。由入門而極則。固其序之不可亂也。如此或問乎先生曰。夫子其儒耶。其道耶。其釋耶。先生曰。余不知有儒。余不知

林子

道一頌章

九

三百十四

有道。余不知有釋。而余之道。乃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之先之道也。而先生之所謂。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之先之道者。豈非所謂太虛同體耶。若曰。我儒也。我儒之孔子也。卽不名儒。卽非孔子。我道也。我道之老子也。卽不名道。卽非老子。我釋也。我釋之釋迦也。卽不名釋。卽非釋迦。故我不知有儒也。不知有孔子也。太虛而已矣。而所欲不踰矩。我不知有道也。不知有老子也。太虛而已矣。而無爲無不爲。我不知有釋也。不知有釋迦也。太虛而已矣。而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此三教之大原。而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之先之道也。廷潤百拜謹識。

林子分內集自序

或問三氏之教同與。林子曰。三氏之教。其初同也。顧道流則自以修命爲高。而曰禪學之所修者性。而不及命。釋流則自以修性爲高。而曰玄學之所修者命。而不及性。抑豈知性命雙修。乃釋老之教之所以同邪。然聖學

目序

罕言命。罕言仁。罕言性。與天道是以後世無聞焉。遂以性命之學而落於空矣。而致詳於問學多識。容貌辭氣之間。故終其身迷焉。而聖經之格致誠正。所謂頭腦工夫者。蓋亦未之或聞也。余嘗竊論之。中庸致中致和。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至誠無息。而博

厚載物。高明覆物。形矣而著。著矣而明。而動而變而化。以盡已之性。以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達道達德。制禮作樂。經綸大經。叅贊化育。大都皆從天命之性。溥博淵泉中發出來爾。而謂性命之學之落於空也。可乎哉。又不觀之易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下

自序

二

文卽繼之曰。將以順性命之理。順也者。順之也。順以出之之義也。故順此性命之理而出之。在天則能立天。而天之陰陽從此出矣。在地則能立地。而地之剛柔從此出矣。在人則能立人。而人之仁義從此出矣。夫在天立天。而陰而陽。在地立地。而剛而柔。在

人立人。而仁而義。則是性命之學。而不落於空也明矣。然性命之學。始於神氣。神則有炯炯而不昧者在焉。而性空故也。氣則有絪縕而不息者在焉。而命空故也。古人有言曰。是性命非神氣。旣曰非神氣矣。而必始之於神氣者何也。蓋初學之士。固難與言

自序

三

性矣。性而神也。則亦有可得而言者。固難與言命矣。命而氣也。則亦有可得而言者。至於言神而知所以養其神矣。而後方可與之言性。言氣而知所以養其氣矣。而後方可與之言命。然性兮本空。而命之理。則微之又微。雖欲言之。殆亦非言之所能言也。而

無言無隱。直惟先動之以機而已。機
焉既動。心其不可得而識乎。心焉既
識。性其不可得而盡乎。性焉既盡。命
其不可得而至乎。此孔子下學上達
之教。而初學之士之所當遵也。林子
兆恩

序

四

林子分內集纂要叙

竊惟吾

夫子龍江林先生住世八十餘載。倡
通五十餘年。力究中一根源。洞徹三
門。庶與立卻病心法。緒餘為小試。行
道之微權。著分內集書數百卷。為後

序

一

學徵心定性之規則。夫分內集者。乃
宇宙內事。皆言分內事也。蓋言聖人
即性也。性即中也。中即一也。一者太極
也太極者心極也。言此心極。能包括古
今。混太虛之無外也。侔萬物于我心。極
之中之無遺失也。道之無形。生育釋

之滅度無餘俱一理也而三氏之道脈源流至今統于吾師既吾師入滅四十春秋而精神命脉道原心法又統載於分內集諸書此書行世百十餘年海內高明見之必讀者未有不忻慕其道而悉領其教也故曰書行則道

序

二

行道行而脩齊治平寧不合一哉若今之所刊者在分內集中纂出十二卷文平理正旨近法精于中真指覺所實地顯發智慧真心智慧生煩惱破覺所登苦海滅總在自心現量自性起用耳真懶勿入師門雖愛心法十餘

年素銚根下劣拙魯無聞至師寐後忽妄心輒發將謂僂佛求于名山大川隨薙髮別家鄉袍分內集全書自閩之浙之吳之楚之魯之燕之江之粵千山萬水悠々碌々至于炎火燒空或于凍雲殘雪艱歷博問

序

三

先知語言難破皮血荏苒迷悶多年慚愧無何覓訣匆忙直到豫章頓入西山唯谷飽糧六十餘天妄緣當下消歇骨中氣息全無倏忽皮膚脫落幸爾孤光未泯須臾還我面目時展開是集印証文字如推

門落曰固無難矣懶也譬并蛙而遊
於滄海日暮橫遙廣無邊際非荷
吾師心法典籍神力加持何以能知
自性離解離法而為色空之所不到
處與諸聖人妙圓覺智涅槃等爾
而了此累劫生死無上因緣也感

序

四

斯至德析骨難酬隨募檀越重脩
龍泉寺以報山靈三年告成遂扶
是集渡江金陵棲遲五載竟無相
識者唯文學魯君聞韶陳君萬祺
隨憑懽相視澄息齋心咨決疑情
於今十年如一日也次逢湯君必奇

及子湯生新敬聆九叙大原密詢法
席之興湯君德義高尚飲水知源
同秦君仲璋擬建祠敷演先師之
教幾半載落成四方問道趨益者
絡繹不絕時博士弟子謝君璣顧
君之進得心法持身內集習靜靈

序

五

谷一時獲見當人洞明性海遂抵
祠力議施棺掩骼語云行先生道
讀先生書妙悟心源性海於性海
中深出消、潤此焦枯正吾道今
日所行分內事也懶嘗聞吾師言
世間善事功德惟此真實最著

即協力同行今已四載施掩過五千
身矣如今春冒雨坐息心坊收拾
無主者五百餘具偶受毒霧所侵
不穀月餘即閉門置分內集于案
頭澄心冥目竊想靜攝忽然展卷
至於生死與我不相干句玩味豁然

序

六

而毒霧化為清涼飲啄如進酥酪
矣然是集也非特資益心身性命
亦能掃除疾恠能起生扶死種功
德說亦難盡烏可無傳焉因施掩
多費未克剞劂值鹽山孝廉劉
君永昌陳誼高古世善傳家由

私泐金谿周生應罷遵行心法不
踰目而頓超靈異濁滓自融深信
於道頂戴而不忘者矣同周生還
遂附金助刻梓人竣事謹序緣
由弁之於首以與海內諸公同志
者具隻眼耳

序

七

時
天啓歲丁卯秋重陽日門人僧真懶
和南謹識

林子分內集纂要卷一

宗教

秣陵門人 曾聞韶

顧之進 全校閱

陳生問曰。先生之教以何爲宗。林子曰。余明儒也。而以吾心之孔子以爲宗也。余明道也。而以吾心之老子以爲宗也。余明釋也。而以吾心之釋迦以爲宗也。夫旣以心爲宗矣。而其所以爲教者。豈不以儒之經爲教。而歸儒。而宗孔乎。林子曰。非也。夫余旣以心爲宗矣。而余之教人以儒也。則必以吾心之孔子而聲之口者。以爲儒教也。余之教人以道也。則必以吾心之老子而聲之口者。以爲道教也。余之教人以釋也。則必以吾心之釋迦而聲之口者。以爲釋教也。又問先生嘗曰。余惟以四書爲教。而今乃曰。不以儒之經以爲教者。何也。吾竊惑焉。林子曰。夫四書者。乃余少年時之所誦說。又且海內人士之所信而宗者。故余以論語爲教也。亦惟求之吾心之孔子。而以論語作印證爾。至於曾子之大學。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莫不皆然。余

賦質甚愚且魯。故凡讀古先聖人之書。多所未解。以故以心爲宗。以心之聲諸口者以爲教。而非他也。

三教一心

林子曰。心也者。天也。謂之天君。心也者。神也。謂之神仙。心也者。覺也。謂之佛者。覺也。故無主則逐。有物則危。

三教之所由分

林子曰。三代以上。三教之道出于一。三代以下。三

卷一

二

教之道分爲三。論語七篇。民可使由之之道也。道德周易。民不可使知之之道也。夫可使由者。則宗隱之徒。遂鄙夷之。不可使知者。則支離之徒。遂荒唐之。

道同教異

內多册昔人語

或問三教之道同與。林子曰。其道同。其教異也。故孔子者。以世間法。以語世間人。而儒之教盡於此矣。若所謂使人綱常以正。倫理以明。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者。乃其略也。老子者。以出世間法。以語

出世間人而道之教盡於此矣。若所謂使人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一洗紛紜膠轕之習，而歸於靜默無爲之境者，乃其略也。釋迦者亦以出世間法以語出世間人，而釋氏之教盡於此矣。若所謂使人棄華而就實，背僞而歸真，由力行而造於安行，由自利而至於利彼者，乃其略也。故曰：儒與釋老迹異而道同，不善用者用其迹，用其迹則滯，滯則可得而改善，用者用其心，用其心則通，通則無得而議。又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

卷一

三

總是一性上起用，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

教之所以三

或問教之所以三。林子曰：譬之代君理政，各有司存，此其教之所以三也。故孔子之教惟在於人倫日用，所謂世間法者是也。黃帝老子之教惟在於主極開天，所謂出世間法者是也。而況釋迦之出世，則又在於虛空本體無爲無作，殆非斯人所得而擬議而測量之者。然而釋老之教猶有及於世間，而孔氏之言則又及於出世者，何也？林子曰：

此亦足以槩見其道之一也。故代君理政雖有司存，而官事不攝，亦非聖人之心也。

立本入門極則

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林子曰：聖人教人，豈曰民可使由之道哉？而其心則欲盡天下之人，萬世之人，皆得以與聞與知此不可使知之道，而其願始遂矣。然不始之以儒教，外盡人道以立本焉，而不可使知之道，豈其能得而知哉？不中之以道教，內持心法以入門焉，而不可使知之道，豈

卷一

四

其能得而知哉？不終之以釋教，本體虛空而極則焉，而不可使知之道，豈其能得而知哉？然儒門者流，固以立本爲先矣，而所謂持心法以入門，返虛空以極則，而爲出世間法之不可使知者，不惟不能知，亦且不願知也。或問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而曰不願知者，何也？林子曰：惟其不能知，故其不願知。又問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而曰不能知者，何也？林子曰：惟其不願知，故其不能知。

或問先立本，次入門，次極則，儒門亦有之與？林子

曰。若虞舜非世之所稱儒者乎。舜其至孝矣。而耕而陶而漁。豈非余之所謂三綱四業以立本與。允執厥中。堯之所以咨舜也。豈非余之所謂傳受心法以入門與。恭己南面。干羽兩階。四方風動。巍巍不與。豈非余之所謂虛空本體以極則與。

林子曰。余今復以儒教言之。就有外於聖與仁者乎。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故以其聖與仁也。而不可與從入之門焉。則曰。入門以其聖與仁也。而不可無事心之法焉。則曰。心法。然而所謂事心

之法者。豈非其所從入之門邪。

卷一

五

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故其擊壤之謠。則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此堯之所以聖。神文武而孟子之所謂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其亦儒氏之極則邪。或問其仁如天。聖不可知。豈非所謂儒教之極則。最上之一乘邪。而其所從入之門。願夫子明以告我。林子曰。由志仁而任仁。由任仁而至於如天之仁者。極則也。而志仁。而任仁。豈非所謂爲仁之心

法以入門與。由有恒而君子。由君子而至於不可知之聖者。極則也。而有恒而君子。豈非所謂作聖之心法以入門與。

林子曰。孔子之時中。其與老子之守中。有不同乎。老子之守中。其與釋迦之空中。有不同乎。而所以持心法以入門。以造於時中守空中之極則者。不可不知也。孔子之一貫。其與老子之得一。有不同乎。老子之得一。其與釋迦之歸一。有不同乎。而其所以持心法以入門。以造於一貫得一歸一之極則者。不可不知也。

卷一

六

林子曰。道家之教。教以父母既生之後。收拾此一點之靈光而已矣。而收拾此一點之靈光。則不免有法。有法則有爲。有法有爲。其道教之所以入門乎。釋氏之教。教以父母未生以前。復還我太虛之本體而已矣。而復還我太虛之本體。則又焉用法。無法則無爲。無法無爲。其釋教之所以極則乎。或問持心法以入門。非所以復我之本有乎。林子曰。然。又問返虛空以極則。非所以還我之本無乎。

子曰。然。有而無之。無而無之。無無而復無之。而不知其無。然後方可言無。而爲虛空之極則也。

李生曰。近嘗竊觀先生之所撰述者。而三代之教。皆以忠孝立本。則吾旣得聞命矣。敢問良背等諸心法。豈非所謂入門者與。林子曰。此猶在門外。而望門以入焉者也。然則何以謂之入門也。林子曰。人之始生也。而太虛一氣中。自有一點靈光。落乎其間者。道教則謂之丹是也。惟此一點靈光也。聖人非有餘。常人非不足。人惟能收拾此一點靈光。如父母初生之時一般。卽此正是入門工夫。而道教則謂之結丹是也。若余所謂良背等諸心法。乃其內念止念。使心不亂而定而靜。然後可以行此入門工夫。余故曰望門而入。

卷一

七

林子曰。不知立本。則人道不修。殆不可謂之人矣。將何以爲入門之地。不知入門。則心法不明。殆不可謂之學矣。將何以爲極則之先。然要而言之。入門極則所學何事。豈其徒索之不可使知之道哉。蓋所以善乎其本。以盡此人道之常爾。則又不可

不知也。

或問曰。歸儒。曰宗孔。以與世間人道也。豈非以不可使知之道。難與常人言邪。然而曰立本。曰入門。曰極則。而曰與出世間人道者。何也。林子曰。道家者流。雖曰入門。而不知立本。況於極則者乎。釋氏者流。雖曰極則。而不知入門。況於立本者乎。而近世講學之士。則亦有可言者。固習知儒者之立本。而綱常矣。又竊慕釋氏之極則。而虛空矣。而其所謂存心養性以入門者。或者亦未之能知也。故修人道以爲入門之地。而明心法以爲極則之先。余之所以教人者如是而已矣。

卷一

八

三教真弟子

林子曰。無所別於儒也。無所別於道也。無所別於釋也。而三氏之中。如有能知立本。而以民可使由教人矣。便是不叛於孔子之教。而均之爲孔子之徒。可也。豈必服孔子之服。言孔子之言。而後爲孔子之徒與。能知入門。而以了心悟性教人矣。便是不叛於黃帝老子之教。而均之爲黃帝老子之徒。

可也。豈必服黃帝老子之服。言黃帝老子之言。而後爲黃帝老子之徒。與能知極則。而以虛空本體教人矣。便是不叛於釋迦之教。而均之爲釋迦之徒。可也。豈必服釋迦之服。言釋迦之言。而後爲釋迦之徒。與。

宗孔本旨

黃生問曰。夫曰利曰命曰仁。既所罕言。而性與天道。又不可得而聞。而子必曰歸儒宗孔者。其意何也。林子曰。非是之謂也。蓋性與天道。曰利曰命曰

卷一

九

仁。孔子之所難言。而不可使知之道也。既不可使之知矣。而必欲與之言矣。不亦謂之瀆蒙之甚。強人以難知邪。於是乃以民可使由。而人之所易知者。而與之言也。歸儒宗孔。庶不叛於孔子之教。而爲人之所易從也。

論語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夫三千之徒。可與之言。而語上也。可得而數矣。況後世乎。中庸曰。苟不固聰明聖知

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由是觀之。非有中人以上之質。而不可與言也明矣。非有聰明聖知之資。而不能使知也明矣。又焉可以性與天道。曰利曰命。曰仁。繫責之中人以下。不可與言者流乎。記曰。知聲而不知音。鳥獸是也。故音也者。不可以與鳥獸而使知之也。又曰。知音而不知樂。衆庶是也。故樂也者。不可以與衆庶而使知之也。然則何以謂之樂也。天地同和。而無聲之樂。不可以知而知。以聞而聞也。不可以知而知。而能使之知乎。不可以聞

卷一

十

而聞。而能使之聞乎。張子厚曰。以衆人望人。則易從。余於是而知釋迦之釋。卽孔子所謂不可使知之。道也。能悉羣天下萬世而釋之乎。否邪。老子之道。卽孔子所謂不可使知之。道也。能悉羣天下萬世而道之乎。否邪。夫既不能悉羣天下萬世而釋之道之。而釋迦老子。而必以釋。必以道。必以不可使知之道。以教天下萬世。胡爲也哉。蓋天生孔子。乃爲世間計也。不有孔子。而所謂民可使由者。其孰能使之由。而與天下萬世所謂凡民者。而共由

之者乎。釋迦老子乃爲出世間計也。不有釋迦老子。而所謂不可使知者。其孰能使之知。而與天下萬世所謂豪傑之士。而共知之者乎。然豪傑之士。固不世出。而所謂道釋者流。豈其盡皆豪傑之士哉。此余之所以歸儒宗孔子者。蓋實欲以世間法。以與世間人道庶不叛於孔子之教。易知而易從。爾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何謂也。林子曰。夫道固以言而顯矣。而亦不以不言而不顯。直惟存乎其人爾。故不有豪傑之士。生乎其時焉。卽釋老言之。又且耳提而面命矣。而不可使知之道。其能使之知乎。如有豪傑之士。生乎其時焉。卽孔子不之言。則亦目擊而道存矣。而不可使知之道。其能使之不之知乎。汝甚毋以孔子之罕言之爲是。而以釋老言之之爲非也。亦毋以釋老言之之爲是。而以孔子罕言之之爲非也。要之是者是其所喜也。非者非其所不喜也。是者是其所能知也。非者非其所不能知也。此皆一隅之見。殆非古今之通論矣。

卷一

士

宗孔只是宗心

余嘗謂道釋者流。所當宗者。孔子也。非以求異於道釋者流也。而道釋者流。則異於孔子矣。又嘗謂儒門者流。所當宗者。孔子也。非以求異於儒門者流也。而儒門者流。則異於孔子矣。孔子之學。心學也。孔子之心。赤子之心也。天下萬世所同具之心也。豈特先聖後聖之心。與孔子之心不異也。而智者賢者愚者不肖者之心。亦與孔子之心不異也。孔子之心。誠不異於智者賢者愚者不肖者。而智者賢者愚者不肖者之過不及。則異於孔子之心矣。

卷一

士

宗心須識真心

林子曰。我之心清靜也。我之黃帝老子也。我之心寂定也。我之釋迦也。我之心時中也。我之孔子也。常清靜經曰。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夫心既無矣。而安有所謂心之黃帝老子釋迦孔子乎。又安有所謂黃帝老子之清靜。釋迦之寂定。孔子之時中乎。故清靜而非清靜。非清靜而非不清靜。乃我之心。

之真黃帝老子也。寂定而非寂定。非寂定而非不寂定。乃我之心之真釋迦也。時中而非時中。非時中而非不時中。乃我之心之真孔子也。若必曰我之心。本非黃帝老子釋迦孔子也。我之心本不清靜。本不寂定。本不時中也。便非黃帝老子釋迦孔子。便不清靜。便不寂定。便不時中。若必曰我之心。本是黃帝老子釋迦孔子也。本自清靜。本自寂定。本自時中也。便非黃帝老子釋迦孔子。便不清靜。便不寂定。便不時中。

卷一

生

林子分內集纂要卷二

鹽山門人

劉永昌

于廷陳

全校閱

心性倫屬

林子曰。聖人有達道。而所以行之者一也。故達也者。達也。以達天下萬世而公之者。倫屬也。一也者。一也。以一天下萬世而同之者。心性也。

黃帝釋老不異孔子

余所云三教者。日用之常。心性之大。如斯而已矣。

卷二

故斷棄倫屬。余不爲也。拔宅飛昇。余不能也。訓詁多識。余不暇也。至於出生入死。人之常也。髮白容改。老之候也。德性問學。學之至也。若世之所謂釋流者。以斷滅爲宗。入於幻焉。而非釋也。道流則以迂怪爲高。入於誕焉。而非道也。儒流則以習威儀。騰口說爲事。入於辟焉。而非儒也。然二氏者。流。每以余欲悉道釋而昏之。尼而匹之。而二氏之教。不幾於絕滅。而盡歸於儒乎。殊不知此乃黃帝老子之道。釋迦之釋。而與孔子之儒。不異者此也。

世出世法

林子曰。三教聖人之所以養之於內。而身心性命之學同也。但以此而爲世間法。以正三綱。便是儒者之道。以此而爲出世間法。以超物外。便是二氏者流。

林子曰。大抵聖人之教有四。有以世間法。而語世間人者。有以世間法。而語出世間人者。有以出世間法。而語世間人者。有以出世間法。而語出世間人者。

卷二

—

間法。而語世間人者。有以出世間法。而語出世間人者。邵康節曰。必須了得世間事。然後方能出世間。何謂也。林子曰。余嘗竊聞之。難難難。在世間難。出世間難。在世間。而出世間。難又難。何須必了世間事。只在世間出世間。此余之教。稍與康節異者。此也。

林子曰三綱五常者世間法也。性與天道者出世間法也。必也。內能明夫性與天道之微。外能明夫三綱五常之大。有家者以一家爲己任。有國者以

一國爲已任有天下者以天下爲已任。內外合一兼而修之。實下工夫。此乃萬古不易之常道。而二氏者流。先當持循焉者也。

林子曰。心身性命之學大矣。所以統乎三綱者也。所以植乎五常者也。所以善乎其士。其農。其工。其商者也。若必曰俯仰無累。婚嫁既畢。而後得以遂此心身性命之學焉。則是學也。乃無所用於世。而爲三綱五常士農工商之蠹也已。豈其合內外兼德業。而爲聖賢大學之道邪。

卷二

三

綱常最大

林子曰。世間法。最大者。莫大於綱常。若舍綱常之
大。而遽談出世之旨。豈不誕哉。其所謂祝髮毀形。
以斷棄倫屬者。果能超出形骸之外乎。否也。乃若
世之儒者。手恭足重。榮華其言。似亦足人之聽聞
矣。至於綱常毀裂。猶然置而不論。其殆謹厚之遺
與。然孔子之道大矣。或有竊其餘緒。以資清談。猶
晉室也。忽心性而略綱常。余恐孔子之道。似不如
此也。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又曰。

所以行之者一。聖人之學盡於此矣。故舍一以語達德。則德非其德也。舍達德以語達道。則道非其道也。

林子曰。仰以事父母者孝道也。舍其孝道。然後方能盡此心。身性命之學也。則是率天下萬世之人。而爲不孝之歸也。奚可哉。俯以畜妻子者慈道也。舍其慈道。然後方能盡此心。身性命之學也。則是率天下萬世之人。而爲不慈之歸也。奚可哉。大而宇宙內事。近而一身之事。公而國事。私而家事。至於動靜食息。無不皆然。

卷二

四

或問以道釋之教。必斷棄倫屬者。何也。林子曰。釋迦有妻有子。黃帝有妻有子。老子有妻有子。載之書。可考而知也。豈其身親有之。乃反以斷棄倫屬。教人也哉。必不然矣。

林子曰。釋迦釋氏之宗也。妻耶輸氏多羅。妃瞿姨鹿野。妾嬌曇彌。黃帝老子。道家之祖也。黃帝四妃二十五子。而老子之子宗。

林子曰。設釋迦復生而入中國也。必羣釋流而婚。

之使不圍坐矣。設黃老復生而教天下也。必羣道流而婚之。使不林棲矣。

林子曰。使天下之人。不三綱也。不四民也。而可以爲仙。爲佛焉。猶且不可。況其不三綱也。不四民也。不惟不可以爲仙。爲佛。亦且不可以爲人。則夫道釋者流。奚必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邪。

卷二

五

或者以道釋者流。義之以君臣。仁之以父子。別之以夫婦。是亦足矣。又奚必士農工商之是務邪。林子曰。士也者。所以明此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也。若或不農。與工與商。則將何所賴藉。以成其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邪。

人其人而道其道

林子曰。余之教有二。有語之以其人者。有語之以其道者。人不三綱。是無常道也。不可以爲人。人不四民。是無常業也。不可以爲人。故明其常道。而三綱之者。所以人之也。定其常業。而四民之者。亦所以人之也。既人矣。然後方可以大道語之。然所謂

大道者非他也。孔門心法之外。無別學也。惟此大道。則君臣之所以義。父子之所以仁。夫婦之所以別。胥胥此焉。故三綱有經。而常道以正也。惟此大道。則士之所以爲士。農之所以爲農。工之所以爲工。商之所以爲商者。胥此焉。故四民有理。而常業以紀也。其始也。人其人。其既也。道其道。余之教。此二者而已矣。

道釋不忍之心

或者以充黃帝老子釋迦之心。豈其欲盡天下之

卷二

六

人。而僧之。而道之邪。林子曰。盡天下之人。而清淨之。而寂滅之。黃帝老子釋迦之心也。若盡天下之人。而僧之。而道之。以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也。豈黃帝老子釋迦之心哉。然釋氏慈悲。太上好生。卽天下之大。有一人焉。如今之所謂僧。所謂道者。其心固必有所不忍矣。又況盡天下而僧之。而道之。則其所謂慈悲好生之德者。果安在邪。

常道常業必信於人

林子曰。使道釋者流。而信常道也。而信常業也。豈非余之言。信於天下邪。使道釋者流。而不信常道也。不信常業也。則亦奚有於余之言。又安能使天下之人之必余信邪。

林子曰。常道也者。萬世常行之道。不可得而變也。常業也者。萬世常守之業。不可得而變也。彼若不信余言。以信萬世常行之道。常守之業。而常行之道。常守之業。則固達之天下萬世而無敝也。而彼自不信爾。豈其常行之道。常守之業。而有所謂損

卷二

七

益於其間邪。彼道釋者流。抑亦可以反而思之矣。

釋先淨戒

有釋氏子。覽林子。非三教等集。艱然不悅。遂造林子而言曰。釋氏之教。所由來尚矣。而子乃欲盡滅釋氏之教。與林子曰。豈其然哉。劉謐有言曰。三武之君。欲滅佛。而佛終不可滅。顧余何人也。乃欲盡滅釋氏之教。邪。夫旣曰釋氏之教。之終不可滅矣。而子必欲其嗣續。而綱常之者。何爲也哉。林子曰。子獨不聞釋氏之教。而有在家出家之異者乎。又

不聞釋氏戒律之嚴。而在出家皆所當守者乎。戒律有曰。離非梵行。而所謂離非梵者何也。永斷色欲也。又曰離邪淫。而所謂離邪淫者何也。不犯他人妻女也。故余每欲其嗣續而綱常之者。豈有他哉。蓋爲其不識清規。而與破戒壞律者道也。

林子曰。能守戒律矣。在家可也。出家亦可也。不能守戒律矣。在家猶之可也。出家則斷乎其不可也。若維摩詰之有得於佛之大者。豈曰出家。至人傳大士龐蘊等輩。亦皆在家之賢者。釋氏者流。真有

不可不知也。

卷二

仙道不外人道

道書曰。人道不修。仙道遠矣。林子曰。爲子而孝者。人道也。仙道也。爲臣而忠者。人道也。仙道也。若外人道。以求仙道。未有能得仙道者也。故曰自古至今。未有不忠不孝而能成仙作佛者。以人道至重故也。

或曰。二氏之學。可勿談乎。林子曰。荒唐枯槁。誰其正之。而一夫之不德。不獨二氏者之愆也。

制科取士

黃對問曰。當今之時。以宋儒之註釋。制科而取士者。何也。林子曰。夫宋儒之註釋。雖曰不得聖人之大矣。而卽其所易知。而可以持循者。是亦孔子所謂可使由之道也。

三教之道聖人不廢

羅烈問曰。當今之時。專用儒者。凡海內外。特設一儒學足矣。而又有僧綱道紀等司者。何也。林子曰。三教之道。聖人所不廢也。故兩京十三省。府有儒

卷二

九

學教授爲之師長。從九品。坐齋諸生四十人。僧寺僧綱從九品。給牒僧徒共四十人。道觀道紀從九品。給牒道徒共四十人。州儒學學正未入流。諸生三十人。僧寺僧正未入流。僧徒三十人。道觀道正未入流。道徒三十人。縣儒學教諭。諸生二十人。僧寺僧會。僧徒二十人。道觀道會。道徒二十人。或問今之諸生。廩膳之外。又有增廣附學者。何也。林子曰。後以其人才之盛。府增廣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增廣之外。又選俊秀以附益之。名曰附學。

無有定數。

誦經豈能達法

或問釋氏之經。林子曰。塵塵也。而釋氏之經。亦塵也。然以釋氏之經。爲塵也。可乎。林子曰。釋氏之經。非塵也。而後之誦釋氏之經者。徒以塵我心之正覺已爾。非塵而何。故曰。心迷法華轉。又曰。誦經久。不明。與義作讎家者。塵之也。

明心所以持經

釋氏每勸人持經。敢問釋氏所持者何經。豈非其

卷二

十

誦經之文。以爲持經與。林子曰。非也。故持也者。持之也。以持吾心之真經。而爲萬古不變之常道也。常道在我。真經在我。佛法在我。而經之文。乃釋氏之糟粕也。見聞轉誦。法其可得而知乎。故最下根者。墮此邪見。

林子曰。釋迦之書固在也。而後世有釋迦者出焉。豈有在於釋迦之書者哉。老子之書固在也。而後世有老子者出焉。豈有在於老子之書者哉。孔子之書固在也。而後世有孔子者出焉。豈有在於孔

子之書者哉。

三門之失

林子曰。聖學而格致者。仲尼也。流而爲多識矣。玄學而虛無者。黃帝老子也。流而爲迂怪矣。禪學而寂滅者。釋迦也。流而爲斷滅矣。

林子曰。初余之迷於外道也。槩有十年。蓋嘗師事儒門。而窮物。而詞章矣。既而悔之。又嘗師事玄門。而遺世。而辟糧矣。既而悔之。又嘗師事空門。而著空。而枯坐矣。既而悔之。屢入迷途。幸而知返。今以

卷二

十一

余所迷而非。及余所見所聞而非者。俱與諸生言之。庶諸生有所鑒戒。而不復如余昔日之迷可笑。而可癡也。諸生中亦有迷於外道。而不知返者。豈其自迷。亦且迷人。自迷迷人。非余弟子也。或問曰。子今之所道者。何道也。而其所以教人者。何法也。林子曰。余安能知道。又將何以教人邪。幸余而有所聞者。孔門心法也。又問孔門心法。林子曰。堯曰。欽。而孔子曰。敬者。心法也。故不待欽。而自無不欽。不待敬。而自無不敬者。堯也。孔子也。性之者也。有

所事於欽而欽有所事於敬而敬者學堯者也。學孔子者也。反之者也。若周濂溪之主靜立人極。程明道之心要在腔子裡。楊龜山之人性上不容添一物。是皆能不外心以爲學矣。豈其堅執持守。以苟免怨尤焉已哉。朱子曰。但得心存便是敬。勿於存外更加功。又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余亦喜此二言。故併錄之。

林子曰。卽心卽佛。而如來之禪定者。心之寂然也。卽心卽道。而神仙之逍遙者。心之活潑也。

分摘拾餘

卷二

辛

林子曰。惟龍虎鉛汞。茅雪龜蛇。而辯之亟焉。故不知黃老之心也。惟黃花翠竹。露柱剎竿而言之詳焉。故不知釋迦之心也。

林子曰。世之學佛者。卽坐禪。而問人之學佛者。必曰能坐禪乎否也。如此則磨磚之譏非乎。世之修道者。卽運氣而問人之修道者。必曰能運氣乎否也。如此則鼓脹之徒是乎。不坐禪而心自禪。不離這箇也。不運氣而氣自運。無暴其氣也。

林子曰。漢武帝以却老而尊道也。故尚其女於方

必知黃帝老子之所以爲黃帝老子。釋迦之所以爲釋迦。

林子曰。道流不知有黃帝老子。釋流不知有釋迦。故不知有孔子。設道流而知黃帝老子之所以爲黃帝老子。釋流而知釋迦之所以爲釋迦。則必知孔子之所以爲孔子。

林子曰。學孔子而不知孔子者衆也。而況於黃帝老子。釋迦者乎。彼固未之學矣。則又安得而知之。而道而釋。亦復如是。

卷二

辛

林子曰。使儒流而知孔子焉。以心孔子之心。以行孔子之行。則孔子在我矣。孔子既在我矣。則黃帝老子之所以道。釋迦之所以釋。亦在我矣。則亦何必求道於黃帝老子。求釋於釋迦邪。

林子分內集纂要卷三

松江門人 顧大維 全校閱
陳濟賢

道無有無

州生應麟生。大本生對生。人茂生。侍立於鳳凰山之梵樓。大本生問道。林子曰。道其無乎。無則無不入者也。無能生氣。復能成形。陰陽得無。乃鬼乃神。物之芸芸。以生以成。無也者。物之藉也。是以聖人觀物以知無。物生於無。而死於無。無乃不生。生亦

卷三

一

不德。無不能生。生即不無。充滿宇宙。聲臭俱泯。故天地形氣也。形氣物也。天地法道之無也。而萬物生死焉。聖人法天地之無也。而萬民生死焉。

州生問曰。有無者二。與林子曰。物與道而相含。有與無而相入。造化無窮。生生不息。

對生問曰。謂道爲無者何也。林子曰。道也者。無也。道不可見。故曰無。天地之所以覆載者。道也。不可得而見也。萬物之所以化生者。道也。不可得而見也。道不可見。物不能離。物竅其虛。道斯來居。豈惟

其虛。道無不入。與物無私。混合爲一。故物也者。有氣有形。有氣而無。無則不生。有形而無。無則不成。是物則皆有也。皆有則皆陰而鬼之。陽而神之。而生於無也。設道非無也。而有可見之迹焉。是亦物也。豈能生氣生形。而無不入哉。遺骸形也。槁木形也。以其無氣而無無也。然無不終無。氣不終絕。形不終息。物不終滅。微乎其微。莫究其原。不可得見。不可得聞。

卷三

二

應麟生問曰。道以生物爲大。與。林子曰。道不能生。

物感而生。道不終無。物形而有。

人茂生問曰。晉人以無爲宗也。豈知道與。林子曰。世之言無者。襲也。崇有者。矯也。

天地之始

對生問天地之始。林子曰。天地亦物。亦氣亦形。無氣無形。渾淪無名。

陰陽不測之神

兆瓊問曰。陰陽不測之爲神。何謂也。林子曰。兩精相搏而神應之。兩精者。陰陽之精也。其間有不可

得而擬議之者。神在其中矣。神者火也。石石相搏而火自生。至於萬物而兩之。莫不皆然。故一男一女而人生。不測之神也。一雌一雄而物生。不測之神也。

陰陽寒暑

吳雲龍問。一陽來復。而天氣之寒。甚於積陰之候。一陰來歸。而天氣之暑。甚於積陽之候者。何也。林子曰。一陽來復。迫陰氣以上升。故寒。至於三陽之泰。而陽氣始出地而和矣。一陰來歸。迫陽氣以上升。故暑。至於三陰之否。而陰氣始出地而涼矣。故復始爲陰陽之始。而否泰爲陰陽之中。

陰陽鬼神

應麟生問曰。合鬼與神。而爲教之至者。何也。林子曰。陰陽會矣。鬼神合矣。氣則浩氣盛也。而志有所帥矣。魄則皜然清也。而魂有所棲矣。

日烏月兔

黃封問日之烏。月之兔。何義。林子曰。烏者黑也。非烏烏之烏。蓋陽明而陰暗也。今以月之兔推之。則

日之中乃雞也。又問曰。月之中有兔。而日之中豈有雞邪。林子曰。聖人之設象也。日生於卯。卯乃日之精。而謂之兔者。月中有日。陰中有陽也。月生於酉。酉乃月之華。而謂之雞者。日中有月。陽中有陰也。

吾身日月

對生問易。林子曰。日之月之。天之易也。呼之吸之。人之易也。

易曰。一闔一闢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通。達磨曰。

卷三

四

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黃庭經曰。出入月呼吸存。又曰。皆在心內運。天經。林子曰。天經也者。黃道也。而吾身之日月往來於其間矣。程伊川曰。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也。張橫渠曰。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朱文公曰。氤氲闔闢。其妙無窮。誰其尸之。不宰之功。

吾身天地水火

兆居問顛亦有顛倒之義乎。林子曰。天在地上。謂之否。地在天上。謂之泰。火在水上。謂之未濟。水在

火上謂之既濟。夫易非爲卜筮而設也。蓋吾身亦有天地。亦有水火。故順則爲否。爲未濟。逆則爲泰。爲既濟。

黃州問曰。既曰運氣者。逆氣也。又曰逆則爲泰。爲既濟者何也。林子曰。順而逆之。所謂行其所無事也。逆而逆之。所謂正而助長也。黃州未達。林子曰。運氣者。逆而逆也。氣自運者。順而逆也。

陳所聞問人身之水火。林子曰。人之始生也。一點真水在上。水性潤下。由少而壯。由壯而老。而水反

卷三

五

居下矣。所以人老。目眩而耳聾。人之始生也。一點真火在下。火性炎上。由少而壯。由壯而老。而火反居上矣。所以人老。便數而脚冷。故常人順其水火之性。道人復其天地之初。

或問吾身之火。林子曰。慧者。火也。又問吾身之水。林子曰。定者。水也。

比同人

林子曰。水比於地。其形比也。火同於天。其氣同也。豫

林子曰。坤。順也。動而險。惟離明也。故介于石。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林子曰。坤。邑國也。震。暴客也。重門者。豫也。又震。聲木也。

渙卦震艮之義

易曰。渙。亨。王假有廟。林子曰。巽。木也。而震之一陽者。根也。坎。水也。而本之艮者。源也。又問一陽爲根之旨。林子曰。巽。二陽在上。其發華於春乎。震。一陽在下。其歸根於冬乎。

乾咸

卷三

六

或問咸。無心之感也。而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何謂也。林子曰。四心也。而初則性也。四而初之心。蘊之而性也。初而四之性。萌之而心也。故乾純陽之體也。於初九則曰潛龍勿用。文言曰。陽氣潛藏。此固得其何思何慮之本體者然矣。至於四。一變而離焉。只曰或躍在淵而已。不謂之無心而有心。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邪。若咸則有感之義矣。於初六則曰。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此蓋失其何思何慮之本體者然矣。至於四。一變而離焉。則

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不謂之志外。而心故憧憧邪。

蒙

林子曰。泉混於山。心隱於性者。蒙也。

大壯

林子曰。天以覆幬爲大而棟宇以蔽風雨。構木以爲天也。

大過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

卷三

七

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林子曰。上兌下巽。坎也。巽。長木。兌。金也。

泰否

林子曰。城復于隍。其詞悲乎。先否後喜。其情怡矣。

无妄

上九无妄。行有青。无攸利。林子曰。與蒲人盟而適衛者。仲尼也。故曰。要盟也。神不聽。

剝

易曰。碩果不食者何謂也。林子曰。若仲尼之於春

秋。孟軻之於戰國。斯其爲碩果不食也。大矣。故君子達則統其道於身。以擴其陽而益盛。窮則統其道於身。以寄其陽而不絕。

易春秋

林子曰。日月往來之機。易備之矣。天地生殺之權。春秋備之矣。

天下之丹

林子曰。天子者。天下之丹也。武而火之則烈。秦是也。文而火之則弱。周之季是也。候其火而武之文

卷三

八

之者。不烈不弱。則天下可得而理矣。

天然禮樂

林子曰。星辰錯陳而有紀者。樂而禮也。江海異流而並入者。禮而樂也。又曰。草木其華者。禮之文也。禽鳥其聲者。樂之和也。故觀之天地。稽之庶彙。豈必夔夷復生哉。而禮樂可興矣。

天然文章

林子曰。工文章者。謂道德爲迂。有道德者。謂文章爲技。迂者不文而文。技者文而不文。星辰昭布天

無心也。天之文也。草木敷榮。地無心也。地之文也。典謨訓誥。聖人無心也。聖人之文也。

真心正覺

林子曰。我而釋也。而我之正覺。其與釋迦異乎。曰。不異也。而釋氏之正覺。在我之心矣。夫釋氏之正覺。既在我之心矣。而釋氏之經。其有外於我之心乎。

林子曰。求聖人之經。於我之覺。不若求聖人之經。於我之無覺。求聖人之覺。於我之心。不若求聖人之

之覺。於我之無心。

卷三

九

林子曰。我非聖人也。而有聖人之心焉。特恐我之心。有以塵之。設使我之心。不有以塵之。是亦聖人之心也已矣。我非聖人也。而有聖人之覺焉。特恐我之覺。有以塵之。設使我之覺。不有以塵之。是亦聖人之覺也已矣。

林子曰。我之心。雖非聖人之心。而有真心者在焉。夫聖人者。豈能外我之真心。以爲覺邪。我之覺。雖非聖人之覺。而有正覺者在焉。夫聖人者。豈能外

我之正覺。以爲經邪。

林子曰。真心正覺。我之聖人也。而得之降衷之性者。知愚賢不肖一也。若愚者以其愚。而塵乎其心之覺。而不聖人也。固無足怪矣。而知者顧乃以其知。而塵乎其心之覺。而不聖人也。亦獨何與。不肖者以其不肖。而塵乎其心之覺。而不聖人也。固無足怪矣。而賢者顧乃以其賢。而塵乎其心之覺。而不聖人也。亦獨何與。

自性真經

卷三

十

林子每曰。人人皆有真經。豈惟孔老釋迦爲然哉。或問何謂也。林子曰。真經者。自性之真經也。人孰不有自性。人孰不有自性之真經。人孰不有自性之孔老釋迦。而孔老釋迦。特以其自性之真經。而言語之。而文字之。曰儒經。曰道經。曰釋經。夫如是。則是經也。不謂之真經之所從出乎。然則林子何爲不誦經。林子曰。余何嘗不誦經。而余之所誦者。自性之真經也。若夫真經其可得而誦乎。林子曰。誦於無所誦。夫既曰誦矣。而又曰誦無所誦者。何

也。林子曰：子獨不聞壇經乎？壇經曰：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豈非所謂教人以持真經也乎？真經無經，又安有卷？無文無字，豈有念時？釋氏又有言曰：乃至於無有言語文字，是真入不二法門。夫不二法門，而自性在其中矣，以其無有言語文字，而萬古不可得而變者，非真經乎？然而曰：真人者是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之真實義也。若也不知自性，不識真經，而徒索之陳辭故紙，以覲福報也，亦甚惑矣。

卷三

土

天地人真經

林子曰：天其有我乎？天其非有我乎？而非有我之我者，乃天之我；天之經也。地其有我乎？地其非有我乎？而非有我之我者，乃地之我；地之經也。人雖小於天地也，蓋亦以我之經，而參三才而一之焉者也。

真我無我

林子曰：我也者，我也。而我未生之前，既死以後，一太虛也。一太無也。一太空也。其有天乎？其有地乎？

其有人乎？夫既未始有人矣。其有儒乎？其有道乎？其有釋乎？故儒者謂之空空，道家謂之虛無，釋氏謂之虛空。

釋氏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所謂我，乃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真我也。中庸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又曰：德輿如毛，毛猶有倫，毛雖至細也，然有倫則有形，由是觀之，夫德也者，豈屬於聲？豈屬於色？豈屬於形邪？而知德君子，亦惟索之於聲色與形之外，而所謂未發之中者，太虛爾。老氏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夫曰夷曰希曰微，其有聲乎？其有色乎？其有形乎？余於是而知三氏之道，一太虛也。

卷三

土

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天地也，日月也，四時也，鬼神也，無心也，不顯之德，默運而已矣。大人也，無心也，不顯之德，默運而已矣。天地也，日月也，四時也，鬼神也，其皆我乎？其非我乎？而大人者，與天

地合其德。而覆而載在我也。與日月合其明。而照而臨在我也。與四時合其序。而寒而暑在我也。與鬼神合其吉凶。而屈而伸在我也。故我也者太虛而已矣。我太虛也。而未始有天地也。未始有天地。則未始有覆載也。由是而天而地。而覆而載。而莫非我也。我太虛也。而未始有日月也。未始有日月。則未始有照臨也。由是而日而月。而照而臨。而莫非我也。我太虛也。而未始有四時也。未始有四時。則未始有寒暑也。由是而春而秋。而寒而暑。而莫

卷三

三

非我也。我太虛也。而未始有鬼神也。未始有鬼神。則未始有屈伸也。由是而鬼而神。而屈而伸。而莫非我也。我太虛也。太虛我也。太虛之我。其未始有我之我乎。未始有我之我。我其可得而我乎。我其不可得而我乎。故我其可得而我者。我雖我而非我也。我其不可得而我者。我非我而我也。而釋氏所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者。其可得而我乎。其不可得而我乎。太虛而已矣。

或問我有我也。安得謂之無我。林子曰。有我相。則

四支百骸。皆非我也。無我相。則天地萬物皆是我也。若必認天地萬物以爲我。則我亦非我也。故不著於我不著於天地萬物者。真我也。

林子曰。認我爲我。則我亦有壞時。我非我也。認天地萬物爲我。則天地萬物亦有壞時。天地萬物非我也。

或問天地之道。其皆備於我乎。林子曰。我也非天。我也非地。然而天地之道。其不備於我乎。林子曰。我也是天。我也是地。故我不知我之是天。我之非

卷三

三

天而我之我。我之未始天而天者在我矣。我不知我之是地。我之非地。而我之我。我之未始而地者在我矣。

法身無法。法所從生。

道書曰。正道養神。邪道養形。而釋氏亦有色身法身之說者。何謂也。林子曰。耳目也者。形也。不謂之色身乎。然而能視能聽者。神也。而其所以能視能聽者。空也。真空不空。則自有真性者在焉。現出本來。露我實相。謂非法身而何。法身無法。法空故也。

惟其法空。故萬法皆從此而生矣。

林子曰。惟其性空。故其法空。然空中之性。我之孔子也。而儒者之法胥此矣。空中之性。我之老子也。而道家之法胥此矣。空中之性。我之釋迦也。而釋氏之法胥此矣。至於宏綱懿範之大。與夫事物之極細極微者。亦皆自性自法。天則之自然也。若或不知天則之自然。而求之性空之外焉。而造作而擬議。豈曰聖人之法。而行其所無也哉。

卷三

五

林子分內集纂要卷四

性命

秣陵門人

姚家凱

饒有年

全校閱

中庸言命。釋氏所謂命宗也。故曰天命之謂性。中庸言性。釋氏所謂祖性也。故曰率性之謂道。

林子曰。我之覺靈。炯炯而盈於天地之間矣。故能明光上下照臨日月。蓋我之性本如是。而非有加也。我之生氣。流行而盈於天地之間矣。故能參贊

卷四

兩間。化育萬物。蓋我之命本如是。而非有加也。

林子曰。諸凡有生。皆屬於命。諸凡有覺。皆屬於性。此則別而言之。然推其原。則固一也。

林子曰。鳥獸魚鱉之屬。而並生於天地間者。雖曰各有覺性。而異於草木之無知矣。則亦不免失之偏。故曰。惟人萬物之靈。

林子曰。覺性性覺。或問何謂也。林子曰。以我之覺。本乎其性。性空故靈。靈則能覺。此覺性之所以能覺者。真性真覺也。故佛者覺也。而孔子亦以先覺

是賢。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詩曰。有覺德行。余嘗謂學从父。覺亦从父。易曰。父者效此也。而曰效此者。以吾心之竅之谷。曰關曰府者是也。而神而靈。而平常乍見之心。皆由此中出矣。

林子曰。天地之所以異乎人者。以其無心。無心則無覺。博厚高明。而純乎性命之正矣。人之所以異乎天地者。以其有心也。有心則有覺。見聞思慮。而鑒乎性命之真矣。

性命神氣

卷四

林子曰。人孰不曰。離之中。性也。而離之中。乃神也。非性也。又孰不曰。坎之中。命也。而坎之中。乃氣也。非命也。或者疑之。林子曰。坤得乾之中陽而坎者。坤之用也。乾得坤之中陰而離者。乾之用也。夫既曰。乾坤之用矣。謂非神氣而何。故神本於性。而性則未始神也。氣本於命。而命則未始氣也。

心身性命

林子曰。聰明睿智者。心也。而本於性。富貴貧賤者。身也。而由於命。

林子曰。心。心也。四肢百骸皆身也。而屬乎精與氣矣。精藏於腎。而化生之機在我也。氣原於臍而呼吸之機在我也。則是精與氣也。而又屬乎命矣。故精譬之水也。水中有火。而氣升者氣也。口噓之而成氣也。氣着乎物。而物潤者。精也。

修性修命

或問修性修命之教。其有所爲乎。其無所爲乎。林子曰。一坎一離交。而我既得陰丹矣。不謂之爲之。而有所爲乎。一天一人合。而我既得陽丹矣。不謂之爲之。而無所爲乎。陽而復陽之。而其所以匹偶而非匹偶者。非陽非非陽也。非丹非非丹也。不謂之無爲而無不爲乎。

陳生嘗有夢曰。木金復還其故性。大道一聽於無爲。來問林子。林子曰。火水而木金者。以返其母也。木金而故性者。以還其宗也。又問何以謂之無爲也。林子曰。性空故也。夫既復還其性之本空矣。何爲之有。

知性知命

林子曰。知性則能知言。知命則能善養吾浩然之氣。

林子曰。知周萬物而不遺者。知性也。安土敦仁。故能愛者。知命也。

林子曰。知命。則天下之至仁在我矣。知性。則天下之至智在我矣。仁而且智。故能生天生地。神鬼神帝。此盡性至命之一大效驗也。

或問聖人之學。貴忘與。林子曰。惟其能忘我。則我與性爲一。故能盡我之性。惟其能忘人。則人與我

卷四

四

爲一。故能盡人之性。惟其能忘物。則物與我爲一。故能盡物之性。惟其能忘天忘地。則天地與我爲一。故能贊天地之化育。以與天地參。蓋我之性。無所不入。無所不包。何有於人。何有於物。何有於天。於地。故性也者。合天地人物而一之者。忘也。

林子曰。自其性命之各正者言之。有我之性之命。有人之性之命。有物之性之命。有天地之性之命。自其性命之混合者言之。我之性之命。卽人之性之命。人之性之命。卽物之性之命。物之性之命。卽

天地之性之命。特患我之性之命。有所未盡爾。我能盡我之性之命矣。而天地人物之性之命。有不自我而盡者乎。天地人物之性之命。既自我而盡矣。而天地人物之性之命。有不自我而知。而參贊而化育之者乎。

或問堯舜性之。豈非能盡其性。盡人盡物。以參以贊與。林子曰。然。又問何以謂之反之也。林子曰。亦惟反而身之爾。既反而身矣。而參前倚衡之功。不可不知也。既而擴之以配天配地。而大生廣生焉。

卷四

五

然此猶有待於擴也。至於渾然一太虛也。則誠爲無事。而廣大不足以名之。此盡性之極功。聖人之能事也。

陰丹陽丹

黃生問曰。先生教人。有時而曰。心臍之中。乃其結丹之處也。有時而曰。兩腎之中。乃其結丹之處也。思也。嘗竊惑之。敢問。林子曰。皆是也。故欲結陰丹。而不知心臍之中焉。不可也。欲結陽丹。而不知兩腎之中焉。不可也。古人有言曰。四大一身皆屬陰。

更於何處求真陽。而真陽則藏於真陰之中矣。故結陰丹者。以採取吾身中陰之陽也。而結陽丹者。以採取太虛中陽之陽也。黃生問曰。夫太虛中之真陽。其可得而採取之乎。林子曰。夫太虛中之真陽。豈其可得而採取之邪。吾既得陰丹矣。而溫而養之。久則便能與太虛同體。而此感彼應。則太虛中自然露出一點真陽。而與我相爲孚契。相爲配合矣。然則太虛者。太虛也。又安得與我而相爲孚契。相爲配合邪。林子曰。太虛我也。而我既太虛矣。而太虛之太虛。能不與我之太虛。相爲孚契。相爲配合邪。故始而太虛。既有一點靈光。而落於母胎之中。以成人也。終而太虛。又有一點靈光。而混於陰丹之內。以成仙也。由是觀之。則人也。仙也。皆從太虛中來爾。此人之所以能仙。而不曰丹自外來邪。

靈父聖母

或問何以謂之靈父聖母也。林子曰。余前所謂父母媾精之時。既得此太虛中一點靈光於其始矣。

而心腎交媾之後。又有此太虛中一點靈光於其終矣。二者孚契。相爲配合。此其所以爲靈父聖母者。而道家則諱言之。而卒使天下萬世好色好利之徒。而迷於彼家爐火也。噫。

契機知性

林子曰。若欲知性。全在識祖。若欲知命。全在識宗。識宗識祖。全在契機。

林子曰。性本無外。而天地人物之性。一皆我之性也。機非在我。而天地人物之機。一皆我之機也。由

卷四

七

是觀之。性固不二也。而其動之所由萌者。機也。故契也者。蓋得其所以不二者。而契其機焉。不謂之靜。而太虛同體。無外而非無外也乎。又不謂之動。而天地同用。非我而非非我也乎。

或問何者謂之機。林子曰。蓋心本寂然也。感之而卽通者。其機之神乎。譬之弩焉。而動之所由發者。機也。故未感之先。而情之歸乎其性者。機固寂矣。既感之際。而性之見乎其情者。機斯形焉。然是機也。豈曰仁義禮智。由此而發。而以位以育之機。亦

莫不由此。夫機之用。則固若是其大矣。是故君子貴契機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而所謂機者。蓋始萌於幾希之間矣。然此幾希。孔子之所謂仁也。程子亦謂之穀種。故稟中之仁。穀中之種者。幾希也。蓋未發之中。一太虛也。而其機之所萌。特幾希之微爾。是故聖人知此幾希而契其機焉。所謂由仁義行者是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若君子則存此幾希而未能契其機焉。所謂行仁義者是也。

卷四

八

必待察識。必待擴充。

或問契機知性。似爲不可得而幾及矣。而其所從入之門者。願夫子明以告我也。林子曰。契機知性尚矣。而其所從入之門。莫大於心法。若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者。心法也。然必自艮背行庭始。又問察識擴充。抑亦可矣。而必先之以艮背行庭之心法者何也。林子曰。汝以爲人之所以能察識而擴充之者。果誰爲之與。曰。心也。夫察識擴充。旣曰心矣。而不艮背。而不行庭。心其有不馳乎。心旣馳

矣。而不復存矣。夫誰爲之察識。爲之擴充乎。若曰察識擴充。而不先之以艮背行庭者。余未見其可也。是亦何異於馬風也。不有以絡之。而欲乘之。牛風也。不有以穿之。而欲服之。引重致遠。斯亦難矣。然此乃有漸之教也。至於上智之士。孟子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一聞便悟。豈待察識。豈待擴充。而又況所謂艮背行庭者乎。

真學至教

卷四

九

林子曰。學也者。學以復其虛明之本體也。教也者。教以擴其相通之妙機也。故真學不積。至教無傳。無言無隱。

金剛經曰。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孔子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也。川老頌曰。如來不惜一言。須菩提便興讚歎。斯爲得之。故孔子有言矣。則自有至理者在焉。而二三子則默而會之。於有言之表可也。孔子無言矣。則自有至言者在焉。而二三子則默而會之。於無言之中可也。若二三子者。旣不知有言之至理。又不知無言

之至言。孔子亦且柰之何哉。論語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又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而目擊道存之下。則又不在於言不言。隱不隱之間爾。

儒釋無言爲教

釋迦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釋迦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孔子所謂子欲無言也。夫曰欲無言者。而前此則有言矣。故有言之教。其教之以民可使由之道乎。無言之教。其教之以不可使知之道乎。

卷四

十

釋氏有住無住

金剛經曰。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此釋氏以道教爲入門也。直至於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者。乃釋教之極則也。余嘗考之六祖壇經。所載五祖爲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而六祖言下始得大悟。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卽名爲丈夫。天人師佛。若也不先之以應如是住。而降伏之。而欲徑入於

應無所住。而爲甚深之法界者。豈不難哉。故有住也者。有修有證。有能有所。有依有倚。而不太虛矣。無住也者。無修無證。無能無所。無依無倚。而太虛矣。

林子曰。余之立教也。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以盡人道而已矣。次而求放心存心。不失赤子之心。以明心法而已矣。又次而虛空本體。本體虛空。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而所謂最上乘者。以復其心之本虛而已矣。若也不知人道。不明心法。而遽談盡

卷四

士

性至命之學。則曰我能虛空矣者。妄也。或問先生標摘正義中。有所謂性之神。寄於心。命之氣。寄於腎者。何謂也。林子曰。此乃所謂性命而神氣之。余蓋以人之所易知者。而與之言。是亦不得已之意爾。而余心身性命圖說。大抵與正義相爲發明。亦或可以因此而持志存神。集義養氣。以漸契其性命之微矣乎。

林子分內集纂要卷五

武進門人顧化

全校閱

蘇州門人許大達

心聖

林子以心聖教人矣。或問心聖之旨。林子曰。心一聖人也。在道家則謂之仙。在釋家則謂之佛。夫如是也。心其能虛空與。林子曰。夫如是也。心其不虛空與。故我本體。本虛空矣。我其有心乎哉。我其有聖乎哉。我其有仙乎哉。我其有佛乎哉。然而真虛。

卷五

虛也。而未嘗虛也。真空空也。而未嘗空也。我其無心乎哉。我其無聖乎哉。我其無仙乎哉。我其無佛乎哉。無心而有心也。無聖而有聖也。無仙而有仙也。無佛而有佛也。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曰聖曰仙曰佛者。皆心也。同出而異名爾。

林子曰。心蘊於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中也。心能千變萬化。而一片太虛者。一也。

林子曰。心也者。密也。放之則彌六合焉。心也者。我也。而萬物皆備焉。

林子曰。心之聖人。卽性也。性卽中也。中卽一也。一太極也。太極者。心極也。

林子曰。心之聖人者。真心也。人人本自有之。而無有不善者。故曰性善。或爲色所交而起其色心。遂以色心而蔽其真心。或爲利所交而起其利心。遂以利心而蔽其真心。故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林子曰。能離妄心。方名真心。不離妄心。不名真心。以有妄心。謂之妄人。妄人也者。離聖以爲妄也。以有真心。謂之聖人。聖人也者。離妄以爲聖也。

卷五

林子曰。心能離物。故能不物於物。

林子曰。心能離物。便是離妄。離物離妄。方名真心。

林子曰。心本無妄。物之者妄。心本無物。妄卽是物。

林子曰。心本靜而無物也。而靜也者。乃所以復其無物之本體也。

林子曰。心虛然後能應物。又曰。惟無物然後能應物。

周子曰。無欲故靜。程子曰。有主則虛。旣靜且虛。斯其能應物而發皆中節者乎。

林子曰。楊子。義於義。而不知求義於心也。墨子求仁於仁。而不知求仁於心也。孝已求孝於孝。而不知求孝於心也。尾生求信於信。而不知求信於心也。

林子曰。聖人者。以其心而義也。故義爲盡義。以其心而仁也。故仁爲至仁。以其心而孝也。故孝爲大孝。以其心而信也。故信爲止信。

林子曰。心必聖而義矣。心必聖而仁矣。心必聖而孝矣。心必聖而信矣。

卷五

三

林子曰。真心自能義。而或不義者。妄心也。真心自能仁。而或不仁者。妄心也。真心自能孝。而或不孝者。妄心也。真心自能信。而或不信者。妄心也。

林子曰。妄心者。人之所本無之心也。真心者。人之所本有之心也。

林子曰。聖人者。以心養心。以人治人。不過去其所本無。以復其所本有者。而非他也。

林子曰。天子有天下者也。以其心乎天下也。故能

覆載乎天下。諸侯有其國者也。以其心乎其國也。故能覆載乎其國。大夫有其家者也。以其心乎其家也。故能覆載乎其家。

林子曰。聖人之心。心乎天下者也。聖人之心。心乎萬世者也。惟其心乎天下。故能覆載乎天下。惟其心乎萬世。故能覆載乎萬世。

林子曰。上天下地。以清以寧。聖人之心。爲能出入造化也。先聖後聖。不謬不惑。聖人之心。爲能進退古今也。華夏蠻貊。率俾鳥獸魚鼈。咸若。聖人之心。

卷五

四

爲能表裏人物也。

林子曰。獨善其身者。善止於其人之身焉已也。若與人爲善。則人之善。皆我之善也。與天下人爲善。則天下人之善。皆我之善也。與萬世人爲善。則萬世人之善。皆我之善也。蓋天下萬世。皆吾度內。而此心之分量。本如是其大且遠也。

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故大人一天地也。而天下之大。皆得而覆載之。大人一日月也。而天下

之大皆得而照臨之。大人一四時也。而天下之大皆得而春秋之。大人一鬼神也。而天下之大皆得而屈伸之。夫大人之分量而有若是其大者。亦惟不失赤子之心。而非有所加也。

林子曰。心之聖人者。赤子之心也。奚假人爲。但不失之爾。

林子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心之本體者。聖人也。林子曰。萬形一形也。而或有不類者。蓋陰陽雜揉之氣也。而心則無陰無陽。不屬於氣矣。又焉有不

類之心者哉。

卷五

五

林子曰。夫人之心。與聖人之心一也。而必曰聖人之心者。何也。惟聖人爲能克其心之聖人。而至於盡也。

林子曰。心其可得而見乎。心可得而見者。非心也。心其不可得而見乎。心不可得而見者。非心也。心其可得而言乎。心可得而言者。非心也。心其不可得而言乎。心不可得而言者。非心也。故謂心可得而言之。則心亦可得而見之。而其所可見者。果何

心也。謂心不可得而言之。則心亦不可得而見之。既不見心。又安識心。

林子曰。心無動靜。而住心觀靜。不識心也。又曰。心本虛明。亦本活潑。

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何謂也。林子曰。見父卽能孝。見君卽能忠。見孺子入井。卽有怵惕惻隱之心者。百姓之日用。與知而與能也。而其所以與知與能。而爲日用者。殆非百姓之所能知也。故曰日用不知。

卷五

六

林子曰。聖人之道。道同天地之道者。以聖人之心。心同天地之心也。聖人之心。既同天地之心。則吾人之心。豈有異於聖人之心邪。其所以喪其良心。而與聖人異者。豈謂無其故哉。故平旦之氣。猶聖人也。而旦晝梏亡。則禽獸矣。至於梏之反覆。夜氣不存。是亦禽獸而已矣。舍其心之聖人而不爲。而卒流於禽獸之歸也。豈不大可哀哉。

心本虛

或問聖人貴虛與。林子曰。然。程子曰。虛者道之祖。

天地從虛中來。故天地以虛爲德。聖人亦以虛爲德。又問聖人豈其盡天地萬物而虛之。子然一身。獨立於人世之間邪。林子曰。此世俗之謬談。而非聖人之所謂虛也。聖人之所謂虛者。虛其心也。又況心本虛焉。而聖人惟復其本體之虛之自然爾。虛心以應世。故可以富貴。可以貧賤。可以患難。可以夷狄。境不礙心。心不礙境。故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豈其子然獨立。而盡天地萬物而虛之者。虛也。

卷五

七

林子曰。心惟其虛也。故能應物。而不凝滯於物。物之當仁也。則仁卽此而在。物之當義也。則義卽此而在。倏忽而仁。倏忽而義。蓋有並行不悖。而不自知矣。故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若墨子之心。則倚於仁矣。而應物則有仁之迹。楊子之心。則倚於義矣。而應物則有義之迹。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豈其心之有所倚於仁。有所倚於義耶。故無物則虛。虛則無倚。無倚則無迹。

卷五

八

林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心兮本虛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應物無迹也。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喜怒哀樂。從何而發。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豈非聖人虛而無我。故其功用則有若是其大與。若大學所謂有所者。有我而不虛也。宋儒有言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物則失其性而不虛矣。此大學之所以貴格物也。又曰。心虛然後一天下之動。惟虛故靈。靈則應感而無不遂通矣。惟虛故明。明則觸物而無不畢照矣。故有我則有所。有所則有物。有物則有迹。有我有所。豈其能虛。物而不虛。豈其無迹。

林子曰。心猶鏡也。虛而明者本體也。鏡中所照之物。物之影也。影有去來。若執去來之影以爲鏡者。妄也。

林子曰。天地非外也。只在吾心太虛之中。譬鏡之照物也。而萬象森羅乎其內矣。

林子曰。去來之影。鏡之照。鏡之用也。知鏡則知心矣。或問何者爲心之用。林子曰。鏡之照。卽心之知。

也。照乃鏡之用。而知乃心之用也。又問：知固心之用矣。而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也。此言非與？林子曰：心之知，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持，足之行，一也。視聽持行，豈非耳目手足之用乎？曰：然。然則謂視聽持行之用爲耳目手足之本體也，可乎？曰：不可。夫視聽持行，既不可爲耳目手足之本體矣，而謂心之知以爲心之本體也可乎？余因之而例言之。而子其試聽之。子其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而子不以爲可乎？余今亦曰：聽是耳之本

卷五

九

體。耳自然會聽，視是目之本體。目自然會視，持是手之本體。手自然會持，行是足之本體。足自然會行。而子亦以爲可乎？夫知既不爲心之本體矣，豈不曰無知也？乃心之本體與無知則似入於禪。林子曰：若文王之不識不知，孔子之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豈其禪邪？

程子曰：冲漠無朕，萬象之森羅已具。故鏡之鏡萬象也。謂之鏡中之所有乎？則鏡中原無有乎？所謂萬象者，謂之鏡中之所有不可也。謂之鏡中之所

無乎？則鏡中之所鏡者，又皆萬象也。謂之鏡中之所無亦不可也。聖人之心，亦猶鏡也。然鏡之鏡也，有盡。而聖人之鏡也，則無盡焉。故天地之大也，萬象之繁也，前乎千百世之既往也，後乎千百世之方來也，而無有不森羅於聖人之鏡之中矣。

或曰：莊生以虛爲達，固儒門所不道也。豈孔子之心亦貴虛與？林子曰：世俗之心不能虛，而以莊生爲藉口者然也。若孔子之心不虛，豈其能時？豈其無可無不可邪？若伯夷、虞仲、夷逸、朱張，與夫荷

卷五

十

賁丈人沮溺者流，不曰世之稱賢哉，但其有所可於心，有所不可於心，故不能時，不能虛也。張子厚曰：由太虛有天之名，故天不虛，則無以徒物。聖人不虛，則無以同天。且天之生人也，有耳有目有口有鼻，故自其統同者言之，則耳目口鼻異形之中，而未有異也。設有異焉，則不可謂之一本。難以統同。自其辨異者言之，則耳目口鼻同體之中，而未

有同也。設有同焉，則不可謂之萬殊。難以辨異。一本而萬殊，統同而辨異，此天地之太虛，故能生生

化化而無迹也。若以虛爲儒門所不道矣。則天之太虛也。亦皆爲儒門所不道與。

或曰。世俗之人。以莊生爲藉口者。何也。林子曰。世俗之人。豈特事君之際。孔子所謂患得患失。無所不至焉已哉。卽其一位之卑。一祿之微。一名之細。一利之小。則凡可以竊卑位。盜微祿。覬細名。獲小利者。何不爲也。或曰。莊生是與。林子曰。余不知其是也。亦不知其不是也。但其達也。而祿位名利。則不足以入其心矣。

卷五

五

或問。心本虛矣。豈不先虛其心。以爲從入之門耶。林子曰。夫心本虛矣。而聖人之心。又以虛爲大矣。若所從入之門。則先自存心焉。始故六十耳順。七十不踰矩。非以其十五志學。三十而立。以爲從入之門耶。大而能化。聖不可知。又非以其可欲之善。有諸已之信。以爲從入之門耶。故曰下學而上達。子夏曰。日知其所亡。亡則操而存之矣。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又曰。所存者神。若楊簡學於陸子靜。而非孟子。則曰。聖人之學不

貴存。豈不遺厥下學。所從入之門耶。故謂下學所以上達則可。謂下學卽是上達則不可。余故曰下學乃上達之基。而存心實虛心之本。自邇自卑。成章而達。而進德之序。不可亂也如此。

夫旣曰存心矣。而又曰虛心者。何也。豈非有以存之。而致其虛耶。林子曰。此心本虛也。雖曰無待於致矣。若不有以存之。而能致其虛者。非也。若必有以存之。而能致其虛者。亦非也。蓋心一太虛也。太虛一心也。不貳不息之真也。無聲無臭之至也。何

卷五

五

思何慮之本體也。其曰存心者。心可得而存乎。其曰致虛者。虛可得而致乎。余故曰有存便是妄。有致卽不虛。又曰放之則不存。任之豈能虛。或問。誠豈能虛耶。林子曰。心本虛也。心本寂然不動而誠也。動則妄矣。卽不能虛。故外而動於聲色。臭味者妄也。內而動於意必固我者妄也。周子曰。無妄之謂誠。

林子曰。聖人之心。虛矣。虛之而神。神固不可得而言也。聖人之心。神矣。神之而化。化亦不可得而言

也。然而未至於聖人者。豈其能化。昔人有言曰。守之也。非化之也。夫化不可得而言矣。然而何以謂之守也。守也者。守之也。故無適之謂一。一以守之者。守也。主一之謂敬。敬以守之者。守也。存之養之。省之察之。而動靜一於敬者。力行以體之。守之之仁也。孔子曰。仁能守之。守之而後能得也。得則不復失矣。得之而後能化也。化則不復守矣。明道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卻只是守。故守之而至於能化也。不謂之聖人乎。大而化之。聖不可知。易曰。

卷五

三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而程子則謂之着力不得。楊氏又謂之非力行之所及矣。易曰。神無方。易無體。故心神也。惟其無方也。故能神。心易也。惟其無體也。故能易。無方無體。非其心之虛乎。大學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故作聖之道。始而存心。中而致虛。終而復其虛之本體。如此而已矣。然主一主敬。而存其心焉可也。若告子之不動心也。而襲取外義矣。謂之存心可乎。無將無迎。而虛其心焉可也。若晉人之盛清談也。而遺落世

事矣。謂之虛心可乎。或問遺落世事。而不謂之虛心者。何也。林子曰。聖人虛心以應事矣。至於外其事而致其虛焉。則亦何貴於虛哉。古人有言曰。萬事不礙虛空。虛空不礙萬事。此聖人之所以虛心以應事。而貴於虛也。夫心本虛矣。而其所存者。果何心也。林子曰。卽其放於色於聲者。而求之存之爾。

卷五

四

或問子之所以教。林子曰。余何以爲教。而余之所教者。始而存心。中而致虛。終而復其虛之本體者。如是而已矣。夫心本虛也。既無其虛之可致矣。則又安有心之可存耶。林子曰。如子所言。是乃極則語也。更有何事。余惟其不能虛也。故必先有以存之。易之所謂成性存存。遺教經之所謂制之一處者是也。夫既存矣。則又當有以致之。孟子之所謂勿正心。程明道之所謂既得後。便須放開者是也。夫既有以存之。又復有以致之。庶幾致之之久。得以漸復虛空本體。無待於存。下學而上達也。

林子分內集纂要卷六

應天門人 梁廷相 王大儀 全校閱

啓運執機

林子曰。道之明也。聖人也。天地也。道之行也。聖人也。天地也。天地啓其運。聖人執其機。
林子曰。知乾坤之不在天地也。而闔之闢之。知寒暑日月之不在天地也。而來之往之。便能參兩天地。而春秋晝夜之機在我矣。

聖人北辰

兆豸問聖人之所以同天。林子曰。易曰。天行健。天之所以行健者。以北辰之樞也。晝夜不停。而歲功斯成矣。聖人之所以同天者。亦惟執其樞。而吾身之北辰。安其所而不動也。故曰。天何言哉。而堯舜之執中。孔子之一貫。老子之得一。聖人之北辰。居其所矣。聖人亦何言哉。

林子曰。天不言。而所以立天之極。則四時之所以行。萬物之所以生者。在是矣。聖人不言。而所以立

身之極。則四時之合序。萬物之皆備者。在是矣。
林子曰。北辰居其所。而天之所以爲天者。易簡盡之矣。執中立其極。而聖之所以爲聖者。易簡盡之矣。

聖人踐形

林子曰。日月星辰。亦天之形也。孰綱維是。玄冥窈洞之中。而日月星辰之所以明。所以繫者在是矣。視聽持行。亦形之用也。孰綱維是。玄冥窈洞之中。而視聽持行之所以聰明。所以運動者在是矣。以

無御有。以神合氣。聖人之所以踐形也。

聖人之日

林子曰。聖人日也。故堯舜之聖。其日之中天乎。仲尼之聖。其萬古之不長夜乎。

林子曰。天無二日。故唐之時。堯日也。而舜月也。虞之時。舜日也。而禹月也。春秋之時。孔子日也。而顏子月也。若孟子雖日也。豈曾子之所謂秋陽邪。故曰。其懸象著明於晝乎。月其懸象著明於夜乎。此顏孟潛見之所以不同也。

聖人神日而氣天

林子曰。日其神乎。東海而復東之。日之午中也。南西北海而復南之。西之北之。日之午亦中也。

林子曰。天氣也。遠而望之。似若數百里之外。而爲天之際者。目之窮也。

林子曰。聖人之神。日也可得而遠近之乎。聖人之氣。天也可得而內外之乎。

聖人天地古今

林子曰。天地之始終也。聖人得而旦暮焉。天地之

卷六

三

南北也。聖人得而只尺焉。

林子曰。與一氣相爲往還者。與天地相爲終始也。

聖人天地太虛

林子曰。夫太虛也。而天之矣。而地之矣。而復日之矣。若聖人之太虛也。則亦氣天之氣。形地之形。而一點靈光是亦天地之日也。故日之光也。則在天地之內。無所不至矣。而我一點靈光之照臨也。其有異於日乎。然有神。則有氣。而天之氣也。則在天地之內。無所不周矣。而我浩然正氣之充塞也。其

有異於天乎。神本無神也。氣本無氣也。而太虛之太虛也。固于天地之內。天地之外。而無不太虛矣。而我空空洞洞之太虛也。其有異於太虛乎。

林子曰。身天地以爲身者。而天地之大生廣生。皆我之身也。身太虛以爲身者。而太虛之無邊無際。皆我之身也。

或問何以能身天地。林子曰。大學以至善之止。推之而至於修齊治平。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中

卷六

四

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至於聖人通天下爲一身。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皆所以身天地以爲身也。又問何以身太虛以爲身也。林子曰。易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故君子語道之大也。而天下莫能載焉。惟其大之而天下莫能載也。則六合之外。所謂太虛者。而聖人皆能身之以爲身矣。

張子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蓋物。物也。人。亦物也。大而

天地亦莫非物也。至於散之而復返太虛也。孰爲天。孰爲地。孰爲人。孰爲物。

聖人天下萬世爲已任

林子曰。達而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伊尹也。窮而自任。以萬世之重者。孔子也。

林子曰。君子終日乾乾而不息者。憂其道之不明於吾身也。吾身既明矣。又憂其道之不明於當時也。當時既明矣。又憂其道之不明於後世也。夫憂其道不明於吾身。所謂爲仁由已。我之憂可得而

卷六

五

釋也。而其道不明於當時。及於後世。君子不能致力於其間。此其所以有終身之憂而不能一日忘於其懷矣。夫以當時爲已任。而當時之薰其教者。是一時之師也。以後世爲已任。而後世之聞其風者。是萬世之師也。

出處

黃總問出處之道。林子曰。君子之在天下也。其君用之。必如成王之於周公也。然後得展其才。其子弟從之。必如七十子之於孔子也。然後得施其教。

夫如是。則出不徒出。而其道可行於時也。處不徒處。而其道可明於後也。

林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故用之則行。雖佛肸之召亦往焉。然其退必以義也。故受女樂則去之。視蜚鴈則去之。或者以其視蜚鴈也而去之。似有傷於果。殊不知禮貌既衰。則無用我之意矣。而猶然栖栖於利祿之間而不去。豈所謂不可則止之大臣。而舍之則藏之義與。

有伊尹之志則可

卷六

六

林子曰。就湯就桀者。任也。相齊相燕者。謀也。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

道教有爲

林子曰。老子五千言。不惟慎於從事。抑且詳於用兵。老氏之有爲也。而謂老氏僻於荒唐而無所益於世也。可乎哉。

吳三樂曰。或以道家務爲身圖。不免有自私自利之病。敢問何也。林子曰。老子柱下。莊生漆園。綺季定嫡。冷謙作樂。亦何嘗以隱爲高哉。惟先正其心。

而後推以及人矣。

釋教致用

林子曰。施仁化以美其俗。罰不善以安其善。釋氏之致用也。而謂釋氏不入政治。而無所用於時也。可乎哉。

文中子曰。佛西方之聖人也。施之中國則滯。夫既曰聖人矣。而聖人之所以變通以宜民者。在西方則有宜於西方之民。在中國則有宜於中國之民。而曰施之中國則滯者。余不能知之矣。

卷六

七

無可無不可

孔子曰。無可無不可。或者徒知所以不可。而不知所以可。即曰能清。是亦伯夷叔齊其人與。若孔子則伯夷叔齊矣。而未嘗以降志辱身。而自以爲羞也。徒知所以可。而不知所以不可。即曰能和。是亦柳下惠少連其人與。若孔子則柳下惠少連矣。而未嘗以不降志不辱身。而自以爲潔也。

林子曰。伯夷叔齊之器。只貯得一箇清。柳下惠少連之器。只貯得一箇和。若孔子清矣。時而和也。則

和。孔子和矣。時而清也。則清。故曰君子不器。

仲尼公是公非

林子曰。按今人之善惡。而賞罰之。有權存焉。按古人之善惡。而是非之。有道存焉。故少正卯春秋之聞人也。惟仲尼定其罪而辟之。老子古之聖人也。惟仲尼知其神而龍之。

聖人無是非利害

林子曰。聖人者。因所是而是之。忘其所謂是也。因所非而非之。忘其所謂非也。因所利而利之。忘其

卷六

八

所謂利也。因所害而害之。忘其所謂害也。

林子曰。是非不在我也。然後可以是非人。喜怒不在我也。然後可以喜怒人。

用人之方

兆居問曰。知者有所愚。而愚者有所知。與。林子曰。愚者豈無一知。可幾於知者。而其道之大。是雖知者亦有所不知也。又問曰。賢者有所不肖。而不肖者有所賢。與。林子曰。不肖者豈無一能。可幾於賢者。而其道之大。是雖賢者亦有所不能也。

林子曰。棄知者之愚。不可以此而遂愚知者也。棄賢者之不肖。不可以此而遂不肖賢者也。用愚者之知。不可以此而遂知愚者也。用不肖者之賢。不可以此而遂賢不肖者也。

林子曰。知者知之。而愚者之知亦知之。愚者愚之。而知者之愚亦愚之。賢者賢之。而不肖者之賢亦賢之。不肖者不肖之。而賢者之不肖亦不肖之。故天下無遺知。而愚者不得而罔之。天下無伏賢。而不肖者不得而欺之。此用人之大方。非聖人不能也。

卷六

九

林子曰。愚者詐其知。而復指知者之愚。不肖者詐其賢。而復指賢者之不肖。主意不定。能不爲之所惑者。希矣。

林子曰。知者之知。知之大也。愚者之知。知之小也。賢者之賢。賢之大也。不肖者之賢。賢之小也。愚者之愚。愚之大也。知者之愚。愚之小也。不肖者之不肖。不肖之大也。賢者之不肖。不肖之小也。故聖君用知者之知。以及愚者之知。用賢者之賢。以及不

肖者之賢。賢君用知者之知。而棄愚者之知。用賢者之賢。而棄不肖者之賢。若庸人則用愚者之知。而愚知者之知。用不肖者之賢。而不肖賢者之賢。

取予

林子曰。取予之道。惟視義之可否。故伊尹之一介不取。惟其義也。孟子之百鎰七十鎰五十鎰。惟其義也。孟子曰。取諸民而不義也。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不計其物之從來。而惟視其意之誠否。此蓋義之所在。而聖人亦且不能違義而卻之矣。

卷六

十

天機天則

或問心虛則能應事與。林子曰。心本虛也。不有以感之。則已。苟有以感之。則天機自動。天機自動。則天則自存。聖人之所以應世酬物者。如是而已矣。若夫人也。豈其不有天機。亦豈其不有天則邪。天機雖動。而窒其天機者衆矣。天則雖存。而違其天則者衆矣。

林子曰。聖人之心。無心也。而天機自動。爲無爲也。

而天則自存。程子曰：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只是弄精魄。夫弄精魄以爲學矣，則是學也不謂之窒天機也，而何？

無心無爲

林子曰：聖人無心而有心，有心而無心也。無爲而有爲，有爲而無爲也。

林子曰：世人於君臣則思義，而或不義於父子則思仁，而或不仁於兄弟夫婦朋友則思序，思別思信，而或有不序不別不信，所謂勉強爲善，猶

卷六

主

爲未善也。聖人遇君臣則即義而止於義，遇父子則即仁而止於仁，遇兄弟夫婦朋友則即序即別即信而止於序，止於別，止於信，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

世出世心

林子曰：世間心者，心有其心也；出世間心者，心無其心也。世間心者，有動有靜之心也；出世間心者，無動無靜之心也。世間心者，乍起乍滅之心也；出世間心者，常寂常感之心也。世間心者，有倚有所

之心也。出世間心者，無方無體之心也。世間心則有意有必，有固有我；出世間心則無意無必，無固無我。

林子曰：若以世間心而辦世間事，則未有不牽乎其情，不著乎其物。若所謂出世間心者，不牽乎其情，不著乎其物，則自能參贊造化，斡旋天地矣。

林子曰：有世間心者，則必牽於父子之情，堯其能禪舜，舜其能禪禹乎？若堯舜者，可謂能以出世間心而行出世間法矣。有世間心者，則必拘於君臣

卷六

主

之分，湯其能放桀，武其能伐紂乎？若湯武者，可謂能以出世間心而行出世間法矣。至於周公孔子，則不免有兄弟夫婦之變，而周公孔子抑且冒而爲之，而不恤者，亦豈非其有出世間心而後能行此出世間

作聖

楊龜山曰：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若區區之必以聖人爲可學而至也，其不爲時人之所竊笑而狂之者乎？然舍聖人以爲學

者非學也。故雖爲時人之所竊笑而狂之者弗恤也。

林子曰。人皆曰聖人之異乎人也。而余則曰人之異乎聖人也。聖人每同人以爲道。而人每異聖人以爲人。

或問聖人世不多見。豈其天下萬世人人皆可爲耶。林子曰。余豈不知聖人之不易爲耶。五百年之會可得而考。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由文王至於孔子也。余豈不之知耶。夫聖人之所以爲

卷六

圭

聖人不過堯舜之中。孔子之一已爾。況堯之中。只授之舜。舜之中。只授之禹。孔子之一貫。只授之曾子者乎。余豈不知聖人之不易爲。而必欲使天下之人皆爲聖人。萬世而下。皆爲聖人者。以體天地生人之意。以倡人爲善之心也。

林子曰。余惟以天之賦於人者心。心是聖人也。而天下萬世每以聖人爲絕德。不可得而企及也。故天下萬世不復有聖人者出焉。職此之由矣。孟子曰。有爲者亦若是。又曰。吾何畏彼哉。由孟子之言

觀之。則人之所以爲聖人者。豈不易易哉。夫以易示之人。猶難之。況語之以難也。則天下萬世其誰不以聖人爲絕德。而退讓於古之人耶。余每以入之心皆聖人也。而以易言之者。非他也。庶幾鼓而作之。而或有興起焉者。縱不能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而有豪傑之士出乎其間。則亦不失爲聖人之徒矣。此余之心也。余安能使天下萬世之人皆爲聖人耶。要之我自有之。而自不肯爲之爾。

卷六

圭

要識真心

林子曰。人之所以爲聖人者。真心也。若今儒道釋之所相告語者。非真心也。亦不知有所謂心法也。不知心法。真心得而識乎。不識真心。聖人得而存乎。蓋聖人者。我固有之也。誠能撤其所以蔽乎聖人者。便是聖人。何遠之有。

林子曰。中也者。真心也。而執中。心法也。一也者。真心也。而主一。心法也。至善也者。真心也。而止於至善。心法也。況能察而識之。擴而充之。則未有不復

其心之聖人而爲聖人也

要識真腔子裡

林子曰。未發之中者。中也。而執中者。心也。亦惟在於我之腔子裡。已爾。而非他也。其一之一者。一也。而主一者。心也。亦惟在於我之腔子裡。已爾。而非他也。渾然粹然而至善者。至善也。而止於至善者。心也。亦惟在於我之腔子裡。已爾。而非他也。而所謂腔子裡者。則自有真去處者在焉。不可不知也。

聖賢禽獸之分

卷六

五

林子曰。盡其性者。聖人也。拂其性則禽獸矣。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朱子曰。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諸生。甚母曰。聖人不可爲也。不爲聖人。便入禽獸。存亡之機。可不知所慎乎。

林子分內集纂要卷七

秣陵門人 謝 璣 全校閱
周景濂

仁

陳生問仁。林子曰。余今以其所謂仁。所謂未始仁者。以與二三子言也。亦以告諸天下萬世之欲爲仁者。陳生曰。仁且不知矣。況曰未始仁乎。而所謂仁。與未始仁者。願夫子明以告我也。林子曰。蓋自父母未生以前。本體太虛而已矣。其。余之所謂未

卷七

一

始仁者乎。旣而父母媾精之後。一點靈光而已矣。其。余之所謂仁者乎。而一點靈光之仁。元從太虛中來者。我之元神也。由是而氣。由是而形。人惟知有此形氣已爾。美衣美食。以奉養此身也。功名富貴。以尊崇此身也。如此而生。如此而死。自以爲得矣。而孔子之所謂仁者。非惟不能知。亦且不願知也。而其所以不願知者。豈非孟子所謂不可以已。而失其本心者乎。若能知所以反而求之。則便知父母之所以生我。而我之所以生者。在此而不在

彼而養氣而存神以復還我太虛一氣之本初一點靈光之舊物而孔子之仁卽在我矣。

林子曰人之生也以耳而聞以目而見以心而思而至於死也不惟耳不能聞目不能見而能思之心亦且隨之以亡縱有王侯之貴晉楚之富於我奚益則生平之所以奔奔忙忙者何爲也哉故學道之士必當思我之耳之所以能聞目之所以能見心之所以能思者何物以主之不有所謂一點靈光長存而不滅者乎而一點靈光者仁也乃耳

卷七

二

之所以能聞也目之所以能見也心之所以能思也。

林子曰仁之道其至大乎仁之用其至廣乎故天開於子地闢於丑而天地之所以生者仁也夫既有天地矣而天地之所以而人而物者亦此仁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而男女之所以生者仁也夫既有男女矣而男女之所以而子而孫者亦此仁也一雌一雄一牝一牡而鳥獸之所以生者仁也鳥獸生矣而鳥獸之所以生生不息者亦此仁也。

或曲或直或夭或喬而草木之所以生者仁也草木生矣而草木之所以生生不息者亦此仁也由是觀之仁之道不其大乎仁之用不其廣乎而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殆爲是爾。

楊龜山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仁要道得親切惟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

林子曰孔子言仁亦有最爲親切處復禮爲仁是也。

卷七

三

林子曰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亦曰仁也者人也以人言仁更爲親切此乃孔門傳授真法也。

復禮爲仁

或問復禮所以爲仁林子曰今以稊植之仁言之仁之藏乎其核也則不芽芽則失仁夫芽則便有節文矣而禮之節文者芽之外見也故仁之未始芽者禮之渾渾也禮之渾渾仁之肫肫也。

修道以仁

中庸曰修道以仁或問何者謂之道何者謂之仁

林子曰此言道。道者道也。達道之道也。此言仁。仁者人也。達德之仁也。又問何以謂之修道而曰以仁也。林子曰。仁者人也。蓋言人之所以爲人者。在此仁也。兩精相博。而仁則落乎其中矣。故父母之所以生我。我之所以生子者。在此仁也。易曰。安土敦仁。豈不以其仁。而安於土中。以敦養之邪。若不知所以敦仁。則不可以爲人。而道可得而修乎。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孟子曰。居惡在。仁是也。我而仁矣。義則由此中而出。而所謂義內者。仁而義也。

卷七

四

安土

林子曰。安土之教。所謂心在腔子裡者是也。渾然在中。粹然至善。而安土之安。所謂在止於至善者是也。由定而靜。由靜而安。

心不違仁

孔子嘗言仁。而論語言心者一。曰回也其心三月

不違仁者是也。或問論語曰。有心哉擊磬乎。又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此固非以言心也。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者。此豈非以言心乎。而子乃曰。言心者一者何也。林子曰。此自其聖學之盛者言之。而非所謂事心之法也。又問事心之法。林子曰。仁根於心。而心不違仁者。事心之法也。

卽仁卽心

林子曰。仁卽心。心卽仁。若外心以求仁。不識仁也。孟子曰。仁。人心也。故以其統體而言之。則謂之心。

卷七

五

以其生意而言之。則謂之仁。

林子曰。聖人之道。我之道也。聖人之仁。我之仁也。但聖人生乎我之先。而先我以爲道。以爲仁。我生乎聖人之後。而後聖人以爲道。以爲仁。爾故學聖人之學者。以致我之道也。道聖人之道者。以本我之仁也。卽仁卽道。而聖人與我有二道乎哉。卽心卽仁。而聖人與我有異仁乎哉。

行之者一

夫曰道曰仁。則吾旣得聞命矣。而曰一者何也。林

子曰此言一乃一貫之一也。又問一貫之一。林子曰。一安能言之。卽余能言之。而汝安能知之。此孔子之道之所以不明。而曾子之唯。不復見於後世也。

天下歸仁

林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天地萬物皆備於我者。以我原有此仁也。故復禮爲仁。而天地萬物之仁。皆我之仁也。

仁以已任

卷七

六

曾子曰。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或問何謂也。林子曰。仁道至大。而天地非仁。無以覆載。而其所以覆之載之者。天地之仁。我之仁也。日月非仁。無以照臨。而其所以照之臨之者。日月之仁。我之仁也。故仁則能仁。而無不受也。仁則能義。而無不宜也。仁則能禮。而無不敬也。仁則能智。而無不知也。夫仁則統乎義。而禮而智矣。而與義也。禮也。智也。又列而四之者何也。林子曰。仁而能仁。能義。能禮。能智者。是乃仁道至大。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曾子

之所謂任重者。以任此仁道之重也。乃若樊遲問仁。而孔子則曰。愛人。管仲器小。而孔子則曰。如其仁。載觀之繫辭。有曰。仁者見之之謂仁。皆非曾子所謂任重之仁也。繫辭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卽繼之曰。將以順性命之理。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其曰順者。順以出之。而在天則爲陰陽。在地則爲剛柔。在人則爲仁義。夫仁義旣列之陰陽剛柔。而皆從性命。中順以出之。如此豈非老子所謂先道德而後仁義之本旨與。大抵古先聖人著書立言。各有攸當。若必執此之言。以攻彼之非。不明至理。雷同附和。殆非爲學之真心也。

依仁

卷七

七

或問依仁之仁。林子曰。仁之道非一。孔子曰。中心安仁。又曰。復禮爲仁。又曰。爲器重。爲道遠。曾子曰。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古今言仁。莫有先於此矣。若管仲仁者之功。而子貢之博施濟衆。是皆求仁於外也。豈非

失德後仁。傍之而依者仁與。

長生者仁

柯生問幸免之義。林子曰。今亦復以果實之仁而設言之。譬之已蠹之仁。而自矜其味之甘美矣。而爾以爲甘美之味。能久存乎。故與其自矜乎甘美之味。而孰若自全其生生之仁。生生之仁。萬古而不息矣。然我此身之重。豈曰果實之甘美耶。孟子曰。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其所養。豈特尺寸之膚哉。故身可存也。仁可成也。二者得兼而有之。豈非

卷七

八

君子之至願邪。至於不得已之時。臨患難之際。存其身可也。而不能不害乎仁。成其仁可也。而不能不殺其身。於此二者。而權其輕重焉。故寧殺身以成仁。毋寧害仁以存身。孔子所謂顛沛必於是也。至於微服過宋。而又能以身爲重者。如此。故比干之死。以其可以死而死之。死之以成仁也。微子之去。以其可以無死而不死之。不死之以成仁也。不謂萬古之一大公案耶。然死非難也。死而能成其仁之爲難也。而召忽之諒。豈非其不知果實之甘

美。而反不仁其身與。柯生問曰。比干之死。豈曰能仁其身耶。林子曰。刳心之際。而身中之仁。其不萬古而久生耶。故殺其身矣。而有以仁乎其身可也。殺其身矣。而反有以不仁乎身不可也。然而殺其身矣。而何以仁我之身乎。蓋成我之仁。乃所以仁我之身也。夕死之際。萬古不滅。

林子曰。無以生爲者。長生也。夕死可者。不死也。

林瑞新曰。聖人有不死之道乎。林子曰。有之。敢問。林子曰。聖人以死爲歸。不以死爲念。故其死者身

卷七

九

而所以未嘗死者。心也。孟子曰。殀壽不貳。聖人。不死之道也。若夫萬物皆敝。而聖人不過同得是氣。以成形爾。安能獨存於天地之間耶。

生死在身不在心

關尹子曰。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只名爲妖。不名爲道。林子曰。生死在身不在心。而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又曰。君子行法以俟命。合而觀之。則知君子之所以處生

死之道矣。

林子曰。凡人之所謂生死者。身也。聖人之所謂生死者。心也。

輪迴者心

林子曰。敦復則心生。迷復則心死。頻復之厲。則死而生。生而死。釋氏所謂輪迴者。心也。

仁者心壽

林子曰。孔子之壽。仁者壽也。故曰。天眞自性。元不亡也。若以身之生死爲生死焉。是以天壽而貳其

卷七

十

心也。又曰。仁則心生。身雖死。不死。也不仁則心死。身雖生。不生也。

神氣歸天之旨

兆居生寢疾。問道。林子曰。爾之疾亟矣。不死是懼。而猶以道爲問。豈不明於生死之故耶。心性之大。昔曾與爾言之。爾今之所問者。何道也。兆居生曰。兆居殆將死矣。願聞歸天之旨。林子曰。神不離氣。氣不離神。拔宅輕舉。歸還於天。此則堯舜殂落之義也。於是兆居生充然若有得者。燃鬚撫腹。怡然

而逝。

林子曰。氣化神而合虛者。神氣而歸天也。

學道只要聞道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豈非道家之所謂昭昭靈靈以歸天。而其形則旣忘之與。生可也。死可也。又豈非釋氏之所謂空空洞洞以合虛而色身則旣忘之與。生可也。死可也。

生死與我本不相干

林子曰。聖人者。未嘗生。未嘗不生。未嘗死。未嘗不

卷七

十一

死。不生不死。聖人之所以超乎形也。有生有死。衆人之所以局於形也。

應麟生有疾。林子曰。爾知所以生而生。所以死而死。死者乎。應麟生對曰。豈非所謂未嘗生者。不生。未嘗死者。不死與。林子曰。然。

身心皆非我有

或問四大假合。身其非我有與。林子曰。豈惟身哉。雖至於心。亦皆非我有也。或者愕然異之。林子曰。不足異也。人而生也。耳則能聽。目則能視。心則能

思。至於死矣。耳猶在也。而不能聽。目猶在也。而不能視。心猶在也。而不能思。由是觀之。身心皆非我有也。夫身心既非我有矣。而其所以長存而不壞者。則固有在焉。或問心身既有壞矣。而其所以不壞者。可得而言乎。林子曰。是惡得而言之。豈非所謂不大聲色。而不睹不聞者。太虛與。

身死而神不滅

林子曰。神也者。亘古今而長存者也。故神者陽也。鬼者陰也。爲善者陽也。爲不善者陰也。陽則氣清而屬天。陰則氣濁而屬地。氣濁則神濁。而神反爲鬼矣。劉經邦曰。神寄於人之身。身死而神不滅。鬼寄於人之身。身死而鬼不滅。

王上問曰。神鬼之辯。既已知之矣。而何以謂之神。而又曰魂也。林子曰。此五行之辯也。心屬火。而神則寄其心之火乎。肝屬木。而魂則寄其肝之木乎。夫木固能生火矣。而無燄之火。則鬱而不舒。昏昏泯泯。如煙如霧。其在吾身。則謂之無明火者是也。而曰神曰魂者。乃其清濁之分也。

心目自崇

林子曰。非鬼之靈也。鬼於心者靈也。非鬼之形也。鬼於目者形也。

後身實義

勲生請問後身之說。林子曰。不知也。幾於誕矣。豈其一點清靈之氣。復屬於後人之身者與。

林子分內集纂要卷八

豫章門人 吳芝芳 全校閱
周應熊

德行

林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德之見於行者。又所以成乎其道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易曰。顯道神德行。謂顯其道。以神其德之行也。又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存乎德行。成之於默。出之而信者。德之見於行也。故入則孝。出則弟。

卷八

者。德之見於行也。言忠信。行篤敬者。德之見於行也。毋自欺者。德之見於行也。動心忍性者。德之見於行也。卑以自牧。犯而不校者。德之見於行也。聞義能徙。不善能改者。德之見於行也。視聽必以禮。言動必以禮者。德之見於行也。法施於民。以勞定國者。德之見於行也。能禦大災。能捍大患者。德之見於行也。推之而至於澤潤草木。恩及禽獸者。則又德行之大也。推之而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者。則又德行之大也。推之而至於爲天地立心。爲

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則又德行之大也。然德非道。不明。道非德不成。苟或執德之不弘。卽是信道之不篤。將何以爲。卽事卽心之學。內外合一之功哉。

恥躬不逮

林子曰。君子之學。貴行而不貴言也。尚矣。昔子貢之列科言語也。而孔子則曰。先行其言。若顏子之不違如愚也。而孔子則曰。亦足以發。至孔子之自道也。亦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夫孔子大聖

卷八

人也。惴惴焉。以未之有得。爲憂。況學者乎。故不詡則不能仁也。不默則不能識也。不訥則不能敏也。陸象山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閑言時候。若或有閑言時候。便是信道之未篤耳。豈所謂翼翼之小心。不貳之明訓哉。

改過所以遷善

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蓋性本善也。而改過乃所以遷善也。六祖壇經亦曰。常自

見已過。與道卽相當。又曰。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由此觀之。改過以遷善者。儒佛同一道也。

善反然後見性

張子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矣。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氣質之既除。而天性之自見也。故曰。學莫貴於變化氣質。而改過以遷善者。君子之所以返氣質之偏。以還天地之性也。

上智下愚

卷八

三

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豈其無知無能也。而孔子謂之下愚與。林子曰。此非孔子之所謂下愚者。若以無知無能。而以爲下愚焉。則赤子之無知無能也。是亦下愚不移與。殊不知孔子之所謂下愚者。非爲無知無能之下愚。而安於下愚者。道也。乃爲有知有能之下愚。而自爲上智者。道也。然則上智之下愚也。豈其不可得而移耶。林子曰。能移則便爲上智。不能移則終於下愚。夫亦存乎人爾。林子曰。愚者之愚。可得而移也。而知者之愚。則自

以爲知。不可得而移也。不肖者之不肖。可得而移也。而賢者之不肖。則自以爲賢。不可得而移也。賢不肖在我。

林子曰。桀紂驕跖之愚。欲天下萬世謂已爲賢也。不可得矣。堯舜周孔之聖。欲天下萬世謂已爲不肖也。不可得矣。

求在我

孟子曰。求在我者也。又曰。求在外者也。故求之在我者。從其大體以爲心也。心則無貴無賤。無貧無

卷八

四

富。求之在外者。從其小體以爲身也。身則有貴有賤。有貧有富。今諸生能來相從受業。是固不知區區之貧之賤也。夫旣不知區區之貧之賤矣。又惡知世間之富之貴哉。但習俗旣久。而不能不爲時人之所驚駭。今且儒與儒齒。而道而釋。而農而工。而商。各自爲齒。各求自心。各求在我。而不知乎其他者。是吾弟子也。

林子曰。人之所貴非我也。我之所貴非人也。非我則貴不在我。我不得而有之。非人則貴不在人。人

不得而奪之。人不得而奪。則可以處榮。可以處辱。榮辱不在我也。我不得而有。則人得而榮之。人得而辱之。榮辱不在人也。

周召巢許

林子曰。世有處山林之中。以抗巢許之迹者。亦有居廟廊之上。以振周召之勳者。然欲爲巢許。卽能爲巢許。志在已也。欲爲周召。不能爲周召。權在人也。況無周召之志。而希周召之顯榮者乎。

忘利忘名

卷八

五

林子曰。既能忘利。復能忘名。是所謂民無得而稱。民無得而名者。古唐堯泰伯其人也。然吾人之在天地間。當作古今第一流人物。豈可退讓於唐堯泰伯。以爲非我之所能及邪。勉之。

三綱爲重

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而子路猶以爲迂。則區區之正三綱也。又安得不謂之矯邪。渠久當自知之。不必辯也。

朱子曰。文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愈無以逮。

乎古人。古人之所以爲聖爲賢者。豈專在文章議論間哉。亦惟以三綱之重。躬行之不怠爾。幸毋徒以文章議論爲先。而以三綱爲後。取譏於朱子也。萬萬。

顯親

林有棟問顯親。林子曰。將欲爲古之人而顯其親乎。抑將爲今之人而顯其親乎。今之人顯其親也。則爲公爲卿。而古人之顯其親也。則爲賢爲聖。夫我能爲公爲卿。而顯之於朝也。則必曰公卿之父矣。若我能爲賢爲聖。而顯之於世也。豈不曰聖賢之父哉。吾子將欲爲賢爲聖乎。爲公爲卿乎。有棟曰。敢不佩明訓。以修身思無忝於親者乎。

信友

林子曰。我之道不足信於人也。豈曰朋友信之耶。我之道果足以信於人矣。而人或未之能信也。而不思所以信之者。亦豈曰朋友信之耶。至於人之不吾信也。而必思所以信之者。仁人無已之心也。豈卽曰人之難信。而遂已。其所以信之之心哉。

卷八

六

答論舉業

程子曰。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吾子之志。能不爲舉子業所奪。是所望也。張子曰。孰能少置意於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勉之。

朱子曰。惟懼德業之不修。不憂爵祿之未至。若修德業以要爵祿者。世俗之儒也。況有命存焉。不可得而要者乎。夫旣不可得而要。而必欲要之者。其所謂妻妾不訕而羞之者。未之有也。

朱文公旣第進士。猶從李延平學。蓋亦知所重也。

卷八

七

況子之年邁矣。而猶然急急以從余游。是固可嘉也。幸惟勉之。

道術學業不相妨礙

周大臬悉焚業舉之書。來從林子。林子曰。焚書欲何爲。大臬曰。聞先生之風而興起也。林子曰。累不利於有司。而以分義自安。非道之正也。仲尼不用。乃明六經。余私心慕之。何至焚書以驚衆耶。大臬曰。朝市徒以喧人之情。而山林足以寂已之心。是以不願仕也。林子曰。有其道。則情不喧於朝市。無

其道。則心不寂於山林。大臬遂悟。願復習舉子之業。林子曰。仕非爲名也。以爲道也。非爲已也。以爲民也。故不棄科舉以謀身。不累科舉以溺志。斯得之矣。

學貴心得

林子曰。昔余習舉子業。曾撰著執中一貫二章講義。時咸謂余所以發之文詞者。真有得於堯舜仲尼授受之旨矣。余亦欣然自以爲得。至一二年。方始覺悟。自以所以發之文詞者。體之於身。茫然不知所謂。徒以影響古人之糟粕。不惟以之欺人。亦且以之自欺。痛自悔訟。遂棄去舉子業。而爲聖賢之學。必求其所以體之於身。得之於心。見之於行者。豈敢復爲口耳之贅。徇外之學哉。惟諸生相與勉之。共作天地間第一等人物也。

卷八

八

林子曰。鄉有何姓者。善記誦。嘗卽其所誦之書而問之。文義不知也。又有朱姓者。善楷法。嘗卽其所楷之字而問之。句讀不知也。若也。騰之於口。以爲訓詞。筆之於書。以爲語錄。曾不知體之於身。得之

於心見之於行。其與善記誦而不知文義善楷法而不知句讀者亦何以異耶。諸生戒之。

朱子曰。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晦。今吾子之學。將以明理耶。抑務博耶。若徒務博。非以明理也。戒之。

答論詩文

有何氏子。自謂其文則類漢詩則似唐。必傳於世而名爲不朽矣。林子曰。惟其文而漢詩而唐。故不傳也。何氏子喟然不悅。林子曰。漢之文。唐之詩。譬我所嚴事之人也。文而漢詩而唐。譬我所嚴事之

卷八

九

人之影子也。若所嚴事之人之猶在也。而不嚴事其人。顧惟卽其影子而日親之。不亦悖乎。於是何氏子遂以其昔日之文。若詩也。火之。曰。羞作學語嬰兒也。浪談之作。在歲甲子之復月日也。距今且十年矣。或曰。詩文之談。皆昔人之所未嘗道者。若。不有以得其大焉。又安能談之。而又於微如此也。然而有索子之詩之文也。而子輒曰。不能詩。不能文者。何也。林子曰。余委不能詩。不能文。若余詩文之談。真浪談也。余豈敢曰。有所得於詩文之大耶。

昔余棄去舉子業。而嘗從事於心身性命之學矣。朝夕惟其道之不明。以爲已憂也。又嘗闡明乎心聖。非非三教之旨矣。朝夕惟其教之不明。以爲已憂也。夫已之憂。且不可得而釋矣。又何暇事其心於詩若文之間。妨功而奪志耶。

初學要道

內多用昔人語

初學之要。惟在自己心上做工夫。蓋心碎木之本根也。本根既已堅固。枝葉自然茂盛。若徒尋枝摘葉。瑣屑零碎。窮年屹屹。濟得甚事。故雖古之大聖

卷八

十

賢。大學問亦惟近裏著己。都從心上做工夫爾。初學之士。惟當有真實念頭。真實工夫。時時提惺此心。不至昏昧放逸。戒慎恐懼。防乎其防。務使此心。得復其常明之本體。朱子曰。但得心存。便是敬。勿於存外更加功。由是觀之。初學之功。事心焉。盡之矣。事心之功。主敬焉。盡之矣。故曰。千聖一心。而主敬以事心者。真初學之要道。作聖之良方也。坐忘論曰。愛欲思慮。是心荆棘。荆棘未除。嘉苗不茂。故初學之士。當如耨者之去草。務拔其根。則吾

心天然之種子。自然發生矣。或者以思慮比之愛欲。而爲心之荆棘也可乎。林子曰。爲心只在愛欲上思慮。是心之失則荒也。心既荒矣。非荆棘而何。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此乃思慮之心。釋氏所謂肉團心者是也。而此心之憧憧。抑何其危耶。故艮其背焉。此心則藏乎其後。而思慮之心有不虛乎。行其庭焉。此心則伏乎其中。而思慮之心有不虛乎。思慮之心既虛。而何思何慮之本體。固在我矣。

卷八

主

下學而上達

或問艮背行庭。旣曰權矣。望門而入矣。若所謂信道欲仁。抑非上達與。林子曰。此亦是望門而入。而非其至也。必也知性乎。方可謂之入門。易曰。盡性以至於命。不謂之上達。而爲極則地耶。

只患不知自己

程明道曰。學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其所謂得者。豈孟子所謂自得。而得其所自有耶。又曰。若不能存心。只是說

話。其所謂存養者。豈其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而誠敬以存之養之耶。又曰。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知自己。其所謂自己者。豈其得之者。得此自己。存之養之。以存養此自己邪。又曰。心懈則有防。又曰。懈意一生。卽自暴自棄也。自暴自棄。便喪自己。而始學之士。能無防乎。能防之而不密其功乎。

知箇主宰

李延平之教人也。只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林子曰。所謂主宰存養者。果何處也。若能知

卷八

主

箇主宰存養處。雖動亦靜也。

無爲上士所笑

林有棟問曰。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何也。林子曰。道喪久矣。而卒然以樂道爲事者。無惑乎世人之笑我也。若不能勤而行之。而有無於存亡之間。其不爲上士之所笑者乎。

昔日之友數人。願從林子而師事之。林子曰。友可以爲師乎。數人曰。昔日之友先生者。以文也。今日之師先生者。以道也。林子固謝之。數人曰。黃州非

先生之友乎。而先生與之者何也。林子察其意之果誠也。不得已而諾之。於是數人遂從諸生而齒列之。黃州曰。師者事也。事先生之禮。不至。傳先生之道。不習。則亦非先生之徒也。數人咸曰。事先生之禮。敢不至乎。傳先生之道。敢不習乎。

攝心之難

吳三樂問曰。子夏篤信聖人。何爲其出見紛華而悅也。林子曰。甚矣哉。攝心之難也。甚矣哉。攝心之難也。

卷八

古

林子曰。反求諸已者。知聖人之在我。信聖人之益篤矣。

君子貴自反

林也問曰。學道之人。或謂之迂。或謂之矜。或謂之立異者。何與。林子曰。我之道。非爲迂也。苟或偏於迂焉。當反之。以時我之道。非爲矜也。苟或偏於矜焉。當守之以謙。我之道。非立異也。苟或偏於異焉。當矯之以同。有則改之。亦自反之道也。

林子曰。爲學者。不當見已之是處。惟當見已之不

是處。苟惟見已之不是處。則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亦有許多不能盡處。是故君子貴自反也。

時以林子棄去。舉子業。怪而顛之。而諸生不悅。林子曰。當今之世。與春秋之世。何如也。我之道。與仲尼之道。何如也。仲尼之在春秋也。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歷聘諸國。人以爲佞也。爲君者諱。人以爲黨也。每事必問。人以爲不知禮也。甚至於削迹伐木。纍纍喪家之狗之譏。則當時爲人之所詬訛者。亦至矣。況余不逮仲尼。世不及春秋。而以我爲顛。不亦宜乎。不亦宜乎。

卷八

古

羅烈問曰。先生之學。何其易簡。何其平正。而外人以爲怪。而顛之者。何也。林子曰。君子爲已。不求人知。人之不知我者。由我之不爲人所知也。我之道。如其怪也。如其顛也。而人怪之。顛之。寧無羞乎。非其怪也。非其顛也。而人怪之。顛之。吾何愧焉。

顛義

僧如固問顛之義。林子曰。顛者顛也。爲時所怪而顛之。堯舜傳賢。當時怪之。是堯舜顛於傳賢也。湯

武放伐當時怪之。是湯武顛於放伐也。時安於名而去名者爲時所怪。時安於利而謝利者爲時所怪。然則顛之名亦美乎。曰亦不美也。亦不惡也。顛於古則君子羞之。顛於俗則時人怪之。周有太顛。文王臣之。唐有大顛。昌黎友之。張顛草書。後世宗之。想其時怪之故以爲顛。而諸君亦遂以顛自號。是顛之名亦未嘗惡也。

聖賢不殄厥愠

林子曰。商湯夏臺。文王羑里。箕子爲奴。周公居東。

卷八

五

古之聖賢何嘗不遭詆訛而蒙戮辱哉。君子惟盡其在我爾。至於禍變之臨則亦寵辱不驚而已。

貴賤

黃似問曰。貴賤得而一乎。林子曰。因人之所貴而貴之。未嘗有貴之之心也。因人之所賤而賤之。未嘗有賤之之心也。

死生

兆詰問曰。死生得而齊乎。林子曰。如此而生。未嘗以生爲心也。如此而死。未嘗以死爲心也。

毀譽

林子曰。我無善而名譽流者。非身之福也。我無惡而詆訛興者。非身之災也。

名利

林子曰。矜名以爲高也。因名而喪其志也。溺利以爲榮者。因利而喪其志也。

安危利害

林子曰。時之所安者。安而危也。時之所利者。利而害也。

卷八

未

不憂不願

林子曰。我有善而人不善之。君子不憂也。我無善而人善之。君子不願也。

名實之分

林子曰。君子爲道不爲名。小人爲名不爲道。苟爲道也。天下非之而不顧。苟爲名也。一夫言之而遂阻。

廉貪直曲

林子曰。廉者廉之。而貪者必詐其廉。貪詐其廉。故

貪者反爲廉矣。貪反爲廉。則廉者不得不反爲貪也。直者直之。而曲者必詐其直。曲詐其直。故曲者反爲直矣。曲反爲直。則直者不得不反爲曲也。林子曰。廉者有時而貪。貪而廉也。貪者有時而廉。廉而貪也。直者有時而曲。曲而直也。曲者有時而直。直而曲也。廉而貪者。非爲廉也。以爲貪之地矣。直而曲者。非爲直也。以爲曲之地矣。貪而廉者。勢不得不貪。而廉在其中矣。曲而直者。情不得不曲。而直在其中矣。

卷八

七

忠孝仁義

林子曰。忠則其人也。而不忠。則非人矣。孝則其人也。而不孝。則非人矣。仁則其人也。而不仁。則非人矣。義則其人也。而不義。則非人矣。凡類此而人道之所宜爲者而爲之。則人矣。凡類此而非人道之所宜爲者而爲之。則非人矣。人矣。無所往而不爲。非人也不曰。聖人之徒乎。非人矣。無所往而不爲。非人也不曰。禽獸之類乎。諸生戒之。諸生勉之。

林子分內集纂要卷九

華亭門人

張懋修

顧汝璧

全校閱

一

或問一貫之一。豈子之所謂一片太虛不二之一乎。抑亦露出端倪。真一之一也。林子曰。一貫之一。不二之一也。由不二之一而露出一端倪焉。以此一而貫之也。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道也者。不二之一也。一也者。真一之一也。而

卷九

二而三而萬物。一以貫之也。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不謂之欲因言以述道。而道果可以言而述耶。又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不謂之欲因聞以得道。而道果可以聞而得耶。余於是而知無行不與乃所以接顏曾者。流也。而不言之傳。無聞而悟。殆非子貢而下之所能得而知也。夫顏曾尚矣。而子貢之穎悟。猶且不能得而知。況後世乎。

兆居問曰。道可以一言而知之乎。林子曰。堯舜之

執中。孔子之一貫。亦一言也。故曰半言片句便通玄者此也。

林子曰。一者玄也。太極也。玄而又玄者太極之先而未始一也。

老子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呂知常曰。一者人之真性也。道書言一亦有數種。有道之一。無一之一。也有神之一。真一之一也。有氣之一。一氣之一也。有水之一。天一生水之一也。有數之一。一爲生數之根也。若抱一之一者。乃神之一。真一之一也。

卷九

中

林子曰。堯舜允執之中。孔子中心之中也。

林子曰。中有定在者。在此中也。而曰中無定在者。乾坤合處乃真中也。以其可得而允執也。故曰有定在。然豈特在此一身之內爲然也。是雖一身之外。而遍滿天地。亦皆吾心之中也。又豈特在此天地之內爲然也。是雖天地之外。而遍滿虛空。亦皆吾心之中也。易曰。周流六虛。余亦曰。此心滿六虛。或問乾坤合處。非所謂無定在之中與。林子曰。必

也。其太虛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是余之所謂真。

中。余之所謂無定在之中也。然所謂乾坤合處。而謂之有定在固不可也。而謂之無定在亦不可也。林子曰。中庸一書。乃孔氏之所罕言者。或問道不可離。林子曰。道卽性也。性卽命也。道其可斯須而離乎。道其不可斯須而離矣。則性也。命也。其可斯須而離乎。然此乃未發之中也。不屬乎色。豈其可得而覩耶。不屬乎聲。豈其可得而聞耶。而君子之所以終日乾乾。戒慎而恐懼者。以爲此未發之中。

卷九

三

而思以致之爾。中庸曰。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然非特內省之學爲然也。是雖平治之道。亦且不能違焉。中庸曰。不顯惟德。篤恭而天下平。又非特平治之道爲然也。是雖上天之載。亦且不能違焉。中庸曰。無聲無臭。至矣。然未發之中。一太虛也。而天地萬物咸囿焉。夫天地萬物。旣咸囿於我太虛之中矣。而天地有自我而位。萬物有自我而育乎。此致中之功之所以爲大也。

或問未發之中。衆人之所同具也。我固有之。豈有待於致之耶。林子曰。夫既無待於致矣。則衆人亦皆能中。亦皆聖人與。而中庸則曰。致中者何也。林子曰。卽中卽性。卽性卽心。卽心卽覺。而帝堯之所以聖神文武者。致其中以爲用也。仲尼之所以耳順不踰矩者。致其中以爲用也。故曰中庸其至乎。舍帝堯仲尼其誰與歸。

林子曰。天下難均也。而賢知者或能均之。爵祿難辭也。而賢知者或能辭之。白刃難蹈也。而賢知者

卷九

四

或能蹈之。此皆出於智謀造作之私。襲取外義。而非由中而用之大道也。若聖人之道。則由中而用矣。故用之以位天地。而天地且可得而位矣。用以育萬物。而萬物且可得而育矣。而況於所謂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者乎。

大學

林子曰。學之道一也。而謂之大學者何也。以至善而明明德。而親民而家。而國而天下。而萬世悉皆我之度內也。此其所以不以一身之學以爲學。而

以天下萬世之學以爲學者。大學也。故堯舜之道。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而天下之大。有一人之不被其澤焉。殆非堯舜之心也。仲尼之道。樂以萬世。憂以萬世。而萬世之遠。有一人之不聞其教焉。殆非仲尼之志也。

知止

大學知止而定而靜而安。余嘗譬之野鳥焉。籠矣欲裂其籠而出之。雖碎其羽毛不恤也。其能定乎。必久而後能定。定矣。而其欲出之心則固在也。其能靜乎。必久而後能靜。靜矣。而其無可奈何之心猶有存也。其能安乎。必久而後能安。

卷九

五

知本

大學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豈其有闕文耶。林子曰。其文備矣。明德親民之本。於至善者。知本也。由知止而定靜安慮者。知本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者。知本也。正心由於誠意。誠意由於致知。致知由於格物者。知本也。然聖人之學。知止者也不交於物。而無物可格者。書之

所謂安汝止者是也。學者之學。格物者也。必格其物。而後止。可止者。書之。所謂欽厥止者是也。

格物

或問物交物之物。與格物之物也。有以異乎。林子曰。無以異也。心之未交於物者。至善也。既交於物。爲物所引。而始失其初矣。故格物也者。乃所以復吾心至善之初。而爲學者作聖之功也。

孟子曰。人性皆善。中庸曰。率性之謂道。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

卷九

六

後知至。龜山楊氏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故真性無物。真知不鑿。而格物者。乃所以復其無物之本體。神其不鑿之妙用也。中庸曰。夫焉有所倚。物之者。倚之也。故自其心之無所倚乎其物者。則物皆我也。惟其有心。故其有我。惟其有我。故其有物。有物。物也。倚也。有我。物也。倚也。有心。物也。倚也。物則不化。倚則不中。不化不中。豈曰大學之道。

林子曰。非惟於外物而格去之者。而非聖人之格物也。亦且於心之着乎其物也。而格去之者。而非

聖人之格物也。或問何謂也。林子曰。敬之而已矣。故敬主乎中。而物無不格者。上也。心着乎物。而始格之者。抑未矣。然則心既着於物矣。則如之何。林子曰。亦曰敬之而已矣。敬主乎中矣。而私欲有不退聽乎。

林子曰。心中不可有一物。物格則心存矣。

林子曰。心存則能應物矣。存之而無待於存也。則廓然大公。物來順應矣。

無知

卷九

七

林子曰。我其有知乎哉。我其無知乎哉。故有知而知非真知也。而無知而知。乃真知也。真知之知。不慮而知也。

林子曰。元神爲用。故不慮而知也。

林子曰。心之虛明也。若鏡。思慮起則塵矣。

先覺

林子曰。何思何慮者。空也。億則思慮起而不空矣。故不億而知。寂而照者。先覺也。

林子曰。誠而明者。寂而照也。

林子曰佛者覺也不逆不億感而通之者利也。

林子曰觸物而知不思而知觸物而覺不慮而覺

聖賢之知

林子曰聖人之知無知者也賢人之知有知者也
有知則有所不知無知而無所不知

易曰仁者見之之謂仁智者見之之謂智林子曰
此乃不識仁智之根於所性而外著於所見者然
也故無所安排無所擬議率乎其性之善而本於
自然也有所安排有所擬議滯於其見之偏而不

卷九

八

本於自然也

性善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孟子則曰性善者
何與林子曰孔子相近之旨而程子則曰兼氣質
而言之者是也孔子又嘗繫之易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豈非孟子所謂性善哉
孟子願學孔子者而其論性又焉有不同也

幾希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惟此幾希也

人人具足無欠無餘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其厚乎
所謂性善者是也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而舜則存
之而至於盡也舜惟能盡此幾希也故自能明庶
物而盡物之性也自能察人倫而人倫之至也自
能當仁而仁當義而義率而行之無所於強也所
謂幾希者一也明物察倫由仁義行者一以貫之
也若楊墨者爲仁而害仁爲義而害義至於無父
無君而卒流於禽獸之歸者以其馳騁於外不知
幾希不知性善不知仁義之根於心也

卷九

九

孟子曰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朱子釋之曰仁
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豈非仁義從性善
中出耶若乃徒以仁義爲美而勉強以行之殆非
堯舜之仁義矣

林子曰明物察倫由仁義行大舜之盡性至命不
過此幾希爾惟此幾希也擴之足以配天地運虛
空故曰莫能載莫能破

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故堯之德曰光被
四表格于上下文王之德曰若日月之照臨光于

四方。周公之德。曰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夫此三聖人也。豈非其光輝之大。而化而聖。而不可知而神耶。然幾希可欲之善。人人之所具足也。特患人之不能信爾。苟能信之。而爲之不已其功焉。由此而美大聖神。是亦堯文周公也已矣。

義內

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又曰。惡居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林子曰。義之所由以出者。豈不在於安宅之仁。

卷九

十

耶。由也者。由也。其所由來之地也。故曰義內。

孔子專言仁。而孟子則曰仁義者。何也。蓋仁內也。義非外也。卽其所行之宜者。由中而出。故謂之義。亦謂之仁。此孟子義內之旨。而所以異於告子者。今吾子以業舉課童。而俯仰賴之以無累者。義也。設不知其義之所在。而飄然於人世之外。以爲高上而父母下而妻兒。將何資之。以爲命。便爲非義。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矣。安得謂之仁。然所謂義者。以義君臣。以仁父子。以序兄弟。以別夫婦。以信

朋友。至於視聽言動。起居食息。莫不有一定之則。卽此便謂之義。而莫非仁也。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孟子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故方外者。敬也。集義者。仁也。幸深思之。

林子曰。以義爲外者。是外心也。

林子曰。仁內也。義內也。而禮而智。無不在內。故曰仁義禮智根於心。

林子曰。世之儒者。孰有肯爲仁者乎。又孰有知仁之根於心。而當仁而仁者乎。孰有肯爲義者乎。又

卷九

上

孰有知義之根於心。而當義而義者乎。孰有能不動心者乎。又孰有不操存堅執。出於自然而不動心者乎。

卓爾躍如

程子曰。顏子之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分明見得方可。夫所謂卓爾者。果何物也。所謂躍如者。果何物也。有可見乎否耶。無可見乎否耶。而曰分明見得者。何也。見不以目。自有真見者在焉。自有真見。則自有真知者在焉。自有真知。則自有

真消息者在焉。而所謂真消息者。果何在耶。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大學曰。德潤身。心廣體胖。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豈非所謂真消息者在耶。

或問何謂真消息。林子曰。井不及泉。謂之井可乎。鐘不能聲。謂之鐘可乎。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又曰。有德者必有言。豈非所謂真消息邪。若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者。以其言之言。無所得乎其心也。諺曰。讀書至老。一問便倒。其與井不泉。鐘不聲。亦無以異。是雖自以爲學。而余則謂之未學矣。

說約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所云博學者。亦非他也。蓋欲反之吾身。而詳說之。以求吾身之所謂約者也。或曰。開卷有益。而多聞多見。富於記誦者。不謂之博學而何。林子曰。詩書之有益於人也。大矣。余豈不之知耶。若或誦詩讀書。而恥受命於其師焉。吾見其必不能句。必不能讀。必不

卷九

圭

能達其辭。必不能通其義。又况所謂精微之致。而爲千古不傳之秘者。顧乃馳心於見聞之末。記誦之博焉。則亦安能不得人之得以爲得。而吾人之言以爲言耶。故專以尊德性爲學者。則其所言。一皆言象山之言也。專以道問學爲學者。則其所言。一皆言晦菴之言也。

馳心冊子

林子曰。德性不可不尊也。而其所以尊德性者。則由於問學也。問也者。問此心法。以尊此德性也。學也者。學此心法。以尊此德性也。此親師取友之道。不可廢也。若或恥於親師。不能取友。而馳其心於冊子。而自以爲得者。是自欺也。

玩物喪志

古人有言曰。臯夔稷契。所讀何書。由是觀之。唐虞以來。未有所謂冊子者。而聖人何其多也。三代以後。冊子既繁。而聖人之不多見者。何與。此德性之知見聞之知。所由以異也。張子厚曰。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若

卷九

圭

徒口誦其言而不知有所謂心法焉。雖日玩索。竟亦何爲。程子所謂玩物喪志者是也。

冊子緒談

林子曰。德性之知者。心知也。若不知有所謂心法。而馳其心於外焉。則是人也。未有不矜其冊子之緒談。而自以爲知也。冊子曰。人性皆善。而是人也。亦曰。人性皆善。冊子曰。求其放心。而是人也。亦曰。求其放心。至於所謂一。所謂中。所謂誠與敬者。是皆冊子之緒談也。如此見解。將以欺人乎。抑以欺已乎。有志者。其試思之。

卷九

五

六經亦冊子

或曰。六經非冊子與。林子曰。冊子莫大於六經。六經亦冊子也。而孔門心法。存乎其間矣。故誦六經者。非徒誦其辭章焉已也。蓋必求其所謂心法。曰。一曰中。曰誠曰敬。以尊德性。以復吾心之聖人也。林子曰。所謂孔門心法者。堯舜之執中。孔子之一貫。孟子之直養是也。自漢以來。儒者鮮有能知之者。不知心法。是不知自根本之學也。抑其次焉。

而孟子之所謂求放心者。亦不可不知也。故其心之放於聲也。則知求之約之而使反也。心之放於色也。則知求之約之而使反也。求放心焉。未也。又從而察識之。察識焉。未也。又從而擴充之。日孳孳而不息。是亦聖人之徒也。

外心非學

古人有言曰。千聖一心。萬古一道。而外心以爲道者。道其所道。而非孔孟之所謂道也。故操存也者。操存此心也。察識也者。察識此心也。擴充也者。擴充此心也。求在我而反說約者。反求此心也。孔子常言仁。而孟子則曰。仁人心也。他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又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又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是心足以王矣。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夫天德王道。皆不外心如此。則亦何嘗多學多識。而外心以爲道邪。

時人按劍

林子曰。後世之儒者。壞於支離之習。亦甚矣。苟有返本還原之道。驟以語之。未有不驚且駭也。投人

夜光誰不按劒則余之所言安得不爲時人之按劒也哉

卷九

六

林子分內集纂要卷十

秣陵門人 錢士奇 全校閱
楊雲祖

知來藏往

或問知來藏往。林子曰。神以知來。由於知以藏往。卽所過者化。由於所存者神也。蓋往也者。屈也。屈而藏之也。知者。知此也。孔子曰。知及之。之也者。之也。此也。所謂孔顏樂處。而仁在其中矣。其曰仁能守之者。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而心安乎仁者。守

卷十

十

之也

林子曰。數往者順也。而知來不由於逆乎。故由太極而兩儀。兩儀而四象。四象而八卦者。順也。由八卦而四象。四象而兩儀。兩儀而太極者。逆也。故曰。易逆數也。

象

夫象者。何也。林子曰。象也者。象此者也。象人之身。而效法之以爲爻也。故通一卦之六爻言之者。身之象也。豈曰象人之身焉已哉。諸凡上而天下而

地中而日月星辰雨風露雷山川河嶽飛走動植而遍滿於天地間者無不效而法之象之以爲卦以爲爻矣故曰易之書廣大悉備

河圖洛書

林子曰河圖虛其中者無極而太極也洛書實其中者太極本無極也或問何也林子曰河圖虛其中而余則曰無極者本體之自然也洛書實其中而余則曰太極者由陰陽而太極太極而無極以復本體之自然也故伏羲之圖先天也無極也本體虛空虛空本體而大禹之洛書文王之後天乃所以發明其道而示人以所從入之門矣

畫前之易

邵子曰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生死者道也又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事萬化生乎其心也林子曰識得先天圖中間空處則畫前之易在我矣

本體

林子曰中庸一書言本體甚悉其曰天命之性者

卷十

三

本體也上天之載者本體也中間所謂未發之中無息之誠不顯之德與夫爲物不貳於穆不已者亦皆本體之自然也及其發也博厚而載物高明而覆物悠久而成物也夫豈待見而章待動而變待爲而成哉亦皆本體之用之自然也可得而形容乎可得而擬議乎故曰予欲無言又曰子罕言又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林子曰本體常明不費工夫至於所謂許多工夫者亦不過求復此本體爾然塵散而鏡明雲開而月皎及其成功一也

卷十

三

林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本體本寂然也死生利害之不足以入其心本體本無累也民胞物與之分量本體本無我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本體本虛明也樂則生而惡可已者本體本活潑也不將不迎應而不宰本體本融微也

或問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是心之本體與林子曰心之寂然不動者心之本體也莫知其鄉卽出入也出入卽存亡也而操之則存者乃孔孟之所

以教人以求放心而存成性者也。

林子曰：何思何慮之本體者，自然也。順以出之，率性之謂道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若有所擬議，有所安排，則是失其本體之自然矣。林子曰：心之本體者，性也。性上豈容添一物耶？故格而去之，以復其何思何慮之本體也。

思慮爲從入之門

或問：聖人原有此何思何慮之本體也。常人亦原有此何思何慮之本體也。然則廢思慮也不亦可乎？

卷十

四

乎。林子曰：思慮何可廢也。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子曰：思者聖功之本。夫豈惟學者作聖之功而貴於思，而貴於慮哉？是雖聖人亦且不能廢乎思，廢乎慮矣。孟子曰：聖人既竭心思焉，自是觀之，思慮安可廢也？故何思何慮者，本體也。而思而慮者，乃所以復其何思何慮之本體也。

林子曰：何思何慮之地，思之不得，慮之不及，又安可以思慮而鑒其何思何慮之本體耶？然則何思

何慮之本體終不可以思而得，以慮而及乎？是雖不可以思而得而廢乎思不可也。是雖不可以慮而及而廢乎慮不可也。此豈非慎思慎慮以爲從入之門邪？

天下

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百慮而一致。天下何思何慮，只此四句，而用天下者三。聖人之言何其贅也。然聖人之言不贅也。學者誠能知此三天下之微旨，則所謂中，所謂一，所謂誠與敬

卷十

五

者，思過半矣。

或問：三天下字。林子曰：天下也者，天下也。此本體之自然，何有於思？何有於慮？故殊塗而同歸，同歸於此也。百慮而一致，一致於此也。又至於窮神知化而爲德之盛者，皆由此出。然非有得於孔子之心，而達乎河圖洛書之秘者，則又焉能知之矣。

林子曰：黃中者，中黃也。東水西金，南火北水，而中央土也。天命之性也，寂然之誠也。仁居其中。聖由此出。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記曰：中心安仁，道

德經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皆指我之土中而言也。

論語曰天下歸仁。此天下下字。與天地之間間字。天地之心心字。皆指此中而言。所謂孔顏樂處也。林子曰。何思何慮。心之本體也。人能復其何思何慮之本體焉。則心不萌而性矣。心不萌而性。則離不陰而乾矣。

乾坤性情

林子曰。乾之性情在於坤。坤之性情在於乾。此坎

卷十

六

離之所以交。而地天之所以泰也。故乾坤者性情也。而謂之先天可乎。余故曰後天之先天也。

林子曰。水潤下而火炎上。亦其性情然也。

先天不屬氣

林子曰。先天不屬氣。而太和元氣浩然之氣。皆由此中出。所謂無氣而生氣也。

先天一氣

林子曰。先天一氣。從虛無中來。豈非乾坤未判之先。而太虛太無。自有混沌至精者在與。故曰有物

混成。先天地生。

歸根復命

林子曰。根從何生。惟識根然後能歸根。命從何始。惟知命然後能復命。白玉蟾曰。形中以神爲君。神乃形之命。神中以性爲極。性乃神之命。自形中之神。以入神中之性。此之謂歸根復命。

神谷

靈樞經曰。天谷元神。守之自真。林子曰。天谷者。神谷也。神谷者。元宮也。白玉蟾曰。神棲於元宮。氣騰

卷十

七

於牝府。

玄牝

林子曰。玄牝之翕闔者。乾坤之象也。天根月窟之來往者。日月之象也。

林子曰。玄牝以靜極而見也。姤房以情溢而闢也。兆壤生問曰。玄牝者。心與。林子曰。非心非不心也。

真息

林子曰。吾身之呼吸。天上之日月也。故一春一秋者。一息也。一潮一汐者。一息也。

林子曰。人之氣。子時尾間。丑寅腰間。卯辰已脊脊。午泥丸。未申酉胸膈。戌亥又歸於腹中。此一日之升降也。而道家謂之一息亦然者。真息往來。而呼吸之機。自能奪天地之造化矣。

林子曰。內煉之法。息息相繼者。真息自然往來也。林子曰。金丹之道。要使心息相依。故曰息者。自心也。又曰。息息歸根。金丹之母。

卽心卽丹

林子曰。丹卽心。心卽丹。若外心以求丹。不識丹也。

卷十

八

仕欽生問金丹。林子曰。丹者。心也。有一點爲善之心。也。金者。剛也。以天下萬世非之而不顧也。

嫌生問神丹。林子曰。以心之神明不測者。神丹也。又問金丹。林子曰。金也者。堅也。謂心之歷萬劫而不壞也。

火候

或問火候。林子曰。綿綿若存。老氏之火候也。又問真火本無候者。何謂也。林子曰。養珠者。龍抱卵者。雞。豈有言語傳相告教哉。天機妙用。自然而然。

古人有言曰。順則生人。逆則成丹。所謂生人者。受氣托形之初。問之母。不知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而兒在胎中。得以成形而化生者。問之母。不知也。成丹之法。亦復如是。以採藥言之。不採而自採也。以火候言之。無候而有候也。亦無沐浴。自然而沐浴。亦無刑德。自然而刑德。至於進退抽添。交媾攢簇。莫不自然而然。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林子曰。不運氣而氣自運者。得一也。

白玉蟾曰。神則火也。氣則藥也。以火煉藥而成丹。

卷十

九

者。卽以神御氣而成道也。林子曰。夫螭蟠之蟲。孕螟蛉之子。以混其氣者。藥也。以和其神者。火也。若龜龜相顧。神交也。神交而氣未始不交。火中有藥也。鶴鶴相唳。氣交也。氣交而神未始不交。藥中有火也。至於不根而生芝菌。不母而生螻蛄。而陰陽相搏。燥濕相育。亦有神火氣藥爲之根爲之母焉。以成其變化之用。而遂其生息之機矣。

林子曰。火候之微。易盡之矣。陰陽消息。生生不窮。易曰。生生之謂易。故坤而復矣。而臨而泰。而大壯。

而夫而乾。乾而姤矣。而遯。而否。而觀。而剝。而坤。陽火陰符。進退抽添。道豈遠哉。故曰。但至誠合自然。林子曰。一念外馳。火候差失者。危也。能毋防乎。故曰。念起卽覺。又曰。不滅照心。

元神

林子曰。神凝則精氣聚。而百寶結者。藥物也。真息往來而未嘗少有間斷者。火候也。

參同契曰。混沌處相接。權輿樹根基。經營養鄮鄂。凝神以成軀。林子曰。凝神以成軀者。釋氏所謂實

卷十

十

相者是也。古人有詩曰。經營鄮鄂體虛無。便把元神裏面居。息往息來無間斷。聖胎成就合元初。

常明

或問常明。林子曰。君不見兩精相搏。而火生乎。木之相摩。石之相擊者。兩精也。而火則自然生乎。其間矣。故元神者。真火也。昭昭靈靈。萬古不滅。

忘

林子曰。奚物而爲石。奚物而爲火者。忘物也。莊子曰。智生而無以智爲也。又曰。日鑿一竅。七日而混

沌死。故無以智爲也。而混沌有不全乎。胡混成曰。保元和者。莫先於去情識。故情識既去矣。而元和有不冲乎。

五行不到處

林子曰。天地之間。孰不死於五行之中。而爲五行之所相生滅者也。言終能至神。不復生意。則是超出五行之外。而五行爲吾用矣。

林子曰。不爲陰陽五行所生滅。如父母未生時一般者。真人也。

卷十一

十一

林子曰。父母未生。我是誰者。本來面目也。工夫到此。雖欲着夢意思。也不得。故曰。象罔得之。此先天無爲之學也。

余嘗有詩曰。無爲也有工夫在。或問曰。何謂也。林子曰。一闔一關之謂變。妙用之自然也。

言者不知

古人有詩曰。混沌生前混沌圓。箇中消息不容傳。劈開竅內竅中竅。踏破天中天外天。林子曰。竅中之竅者。天外之天也。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混

沌消息豈容言傳。

林子曰言者不知得而傳乎故曰這些消息誰傳授沒口先生說與吾。

大道至簡至易

林子曰大道至簡至易旁門至繁至難鍾離曰妙法三千六百門學人各執一爲根豈知些子神仙訣不在三千六百門所謂至簡至易者神仙之真訣也故曰神仙不肯分明說說得分明笑殺人。

至誠亦神仙

卷十

主

林子曰反身而誠者反而身之者誠也人茂生曰忠臣之忠孝子之孝而至於誠者亦神仙也神仙非幻術也誠而神者神仙也若茂也可與語三教之大矣故比干之剖心申生之待烹丹心一點萬古不滅雖謂之刑解而去可也。

黃帝鼎湖

林子曰黃帝鼎湖非今之所謂道與何其歷帝而五之於是知三教之名三代以上未之有也。

老子無爲

林子曰得其一而萬事畢老子之無爲也。

黃大本問曰世以老子爲虛無何謂也林子曰性本虛而無也惟至虛而天下之至實寓焉惟至無而天下之至有寓焉此老子之所以能還天地之初復淳朴之原也故實其腹則能得其一得其一則能虛而無大本又問曰虛無之說世人以外言之何也林子曰豈非以天下之事而率歸之無有與然此非老子虛無之大義也。

夫聖人之生也以弭盜也而曰聖人不死大盜不

卷十

主

止者何也制爲斗衡以息爭也而曰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者何也林子曰以聖人字而觀之便識老子之心矣豈有尊之爲聖人而固譏之耶善哉莊子有言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是聖人之利天下者少而害天下者多也豈非以竊聖人之道而援以爲奸者發也子獨不觀老子之言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其方用兵也必不銷鋒鉏鎬以坐視其危則其當立制也亦豈剖斗折衡以空抱其信哉蓋傷時俗之流弊不

能復如洪荒之無事也。故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跡之徒問於跡曰。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聖勇義智仁者。聖人之道也。故曰跡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嗟乎。嗟乎六經之道。以爲後世奸人之資者。亦多有之。豈不惜哉。

未知老子之道

時有造林子者。自謂上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人物。皆已達其微。而會其要矣。又盛言孔子之所以是。而老子之所以非者。林子曰。老子之道。果非乎。曰。然。林子乃舉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以問之。其人不能答。良久曰。所言之理。令人不能解。豈大中至正之道哉。林子復舉吾道一以貫之以問之。其人又不能答。林子曰。不知孔子一貫之一。安識老子守中之中。

林子分內集纂要卷十一

長洲門人沈啓明
嘉定門人許自俊
全校閱

卽心卽佛

應鉞生問佛。林子曰。心存便是敬。心存便是佛也。林子曰。心本清淨者。釋迦也。心本平直者。彌陀也。林子曰。心外無佛。佛外無心。若言心能做佛者。卽是心與佛別。不識心也。

卷十一

一

如居士曰。心悟是佛。心外無佛。心邪是魔。心外無魔。林子曰。切不可言佛魔別。亦只在迷悟之間爾。

林子曰。外心以求佛。是外心以求心也。

衆生卽佛

或問曰。卽心卽佛。旣已知之。而曰衆生卽佛。尚猶未悟。林子曰。旣曰卽心卽佛。而衆生之心。獨非佛之心與。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同出而異名也。明一生問曰。如何是佛心。林子曰。有作佛之心者。

佛心也。如何是衆生心。林子曰。無作佛之心者。衆生心也。

西方者心

林子曰。西方者。心也。壇經曰。見西方只在刹那。

出家者心

林子曰。出家者。心也。壇經曰。在家亦得。在寺亦得。非心非佛。

林子在上生蘭若。門弟子五六人侍。一生問曰。佛在何處。林子曰。佛在汝身之內。然而心亦在身之

卷十一

二

內與。林子曰。不知也。一生問曰。佛在何處。林子曰。佛在汝身之外。然而心亦在身之外與。林子曰。不知也。一生問曰。佛在何處。林子曰。佛在天地之內。然而心亦在天地之內與。林子曰。不知也。一生問曰。心與佛皆無定在與。林子曰。無定在而有定在也。夫如此則皆有定在與。林子曰。有定在而無定在也。又問心與佛其不可得而識與。林子曰。夫不可得而識者。

非心非佛也。心與佛其亦可得而識與。林子曰。夫可得而識者。非心非佛也。

先須見性

林子曰。卽佛卽心。心其可得而見乎。心其不可得而見矣。佛其可得而見乎。佛其不可得而見矣。而曰見佛者何也。故以佛爲必可得而見之。固不可謂之佛矣。而以佛爲必不可得而見之。又將何以名佛也哉。若欲見佛。先須見性。余故曰見性性見。見不在眼者此也。

卷十一

三

或問不屬於言語文字。而曰叅禪看文華。又曰叅禪看文華者何也。林子曰。見性之人。言下自當見之。而況文乎。雖曰不屬於言。而卽其言也。則亦可得而知矣。雖曰不屬於文。而卽其文也。則亦可得而知矣。

自性自佛

林子曰。自性自度。卽是自性自佛也。以其虛空也。故天地莫能圍。以其變化也。故鬼神莫能測。以其各足也。故在聖而不增。在凡而不減。

林子曰。自性自定。離性無別定。自性自慧。離性無別慧。

卽性卽空

林子曰。卽佛卽性。卽性卽空。又曰。空卽是性。性卽是佛。

林子曰。性外無空。空外無性。若言性亦能空者。卽是性與空別。不識性也。

林子曰。自性無佛。亦無衆生。無菩提。亦無煩惱。故曰無佛可做。又曰。亦無衆生得滅度者。六祖曰。凡

卷十一

四

夫卽佛。而槩山曰。佛與衆生無異相。林子曰。佛與衆生本來空也。

六祖曰。煩惱卽菩提。而槩山曰。煩惱與菩提無異相。林子曰。煩惱與菩提本來空也。

林子曰。有法。空也。無法。空也。有法而無法。空也。有爲空也。無爲空也。有爲而無爲。空也。有念。空也。無念。空也。有念而無念。空也。有住。空也。無住。空也。有住而無住。空也。又曰。生死。空也。涅槃。空也。生死卽是涅槃。空也。無明。空也。正覺。空也。無明卽是正覺。

空也。

林子曰。不思善。不思惡。那箇是本來面目。卽性卽空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卽性卽空也。又曰。無意無必。無取無舍。卽性卽空也。無執無着。無虛無妄。卽性卽空也。太虛非虛。太無非無。卽性卽空也。林子曰。無色。無受。想。行。識。無色。聲。香。味。觸。法。者。以五陰六塵。本無安着處也。

林子曰。僧璨覓罪。了不可得。而曰。與汝懺罪。竟者何也。經曰。諦觀心是本來空。是則名爲真懺悔。無

卷十一

五

垢子曰。我心本空。罪福無主。

色空本空

林子曰。如來無有智。不入於空相。色空空亦空。二空本來同。無色無無色。無空無無空。空色着於空。俱不離於相。

林子曰。空相空故。心不着於相。空心空故。心不着於空。

林子曰。空不在於相。心空相空。空不在於空。心空空空。

林子曰。心本空。而心不知有相者。相亦空也。空其心。而心猶知有空者。空亦相也。

林子曰。色矣。而有色相。空矣。而有空相。色相空相。其失均也。

林子曰。空無所空。法身自彰。故曰四大五蘊。任他虛生虛沒。於自己法身。總無交涉。由是觀之。既無可空之相。又安有可空之空耶。

自性空故

林子曰。邪念生時。生不生。邪念滅時。滅不滅。生者

卷十一

本

自生。滅者。自滅。於我自性。總無交涉。

林子曰。正念生時。生不生。正念滅時。滅不滅。生者自生。滅者自滅。於我自性。總無交涉。

或問坐禪。林子曰。坐禪者。非禪也。又問何名爲禪。林子曰。性空之謂禪。

或問入定。林子曰。入定者。非定也。又問何名爲定。

林子曰。性空之謂定。

常定常空

林子曰。常定是空。常空是定。

林子曰。空空可空。非常空。定可定。非常定。

空門

林子曰。玄中之竅者。空門也。空門者。虛空之門也。三世諸佛。都由此中出。故曰。一竅能納太虛空。

天地從空中來

古人有言曰。未有天地。先有此空。林子曰。天地亦從空中來爾。

如來藏

林子曰。如來藏。裡空也。故曰。若能放下。空無物。便

卷十一

七

是如來藏。裡行。

正法眼藏

林子曰。得此這箇。乃是正法眼也。天地萬物。無不包羅。故曰。藏。而曰。涅槃妙心者。六祖所謂不離當念是也。

法身

或問法身。林子曰。虛空是也。或問虛空。林子曰。法身是也。

林子曰。法身。空也。故五行不能拘。以其空。無得而

拘也。陰陽不能役。以其空。無得而役也。三千俱壞。此相不壞。以其空。無得而壞也。

實相

林子曰。四大者。妄身也。無形者。實相也。所謂實相者。經謂之佛。亦謂之如來。亦謂之法身。舍利子。本來面目。自在菩提者是也。又曰。實相者。空相也。林子曰。本來面目者。佛也。故曰。有一真人在。已靈宮。往往來來。縱橫無礙。

法身妙用

卷十一

九

林子曰。蛤蜊世界。具足法身。何物非道也。山河大地。皆吾妙用。何處非佛也。

人。茂生問。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也。其旨如何。林子曰。莫非外也。莫非內也。故曰。日月星辰者。法身之照臨也。山嶽河海者。法身之流峙也。若謂法身特與天地之氣能相通。則是有我而有外矣。故曰。仁者渾然與天地同體者。天地即我。我即天地也。

林子曰。行住坐臥。皆是佛之妙用。故曰。渴飲饑食。

常對面。又曰。心心念念。處處逢渠。

林子曰。愈防檢。愈不定。愈窮索。愈不精。程子曰。識得此理。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亦此意也。

降伏

時有談佛者。自謂有得。西來之旨。與林子語及無所住而生其心。林子曰。上文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降或如字。或平聲。對曰。當作平聲。林子曰。豈以心敵外物而降之耶。對曰。然。信如所言。則降當作降敵之降。而伏亦當作懾服之服。與其人默然。

卷十一

九

住

金剛經曰。應如是住。又曰。但應如所教住。華嚴經曰。住無所住。楞伽經曰。離不實妄想。是名如如住。又曰。得住般若波羅蜜。般若經曰。以無住相。即住般若波羅蜜。三昧經曰。我從無住處。是處禮如來。由是觀之。住而無所住。無所住而住者。所謂無爲法也。不著於相。不著於空。

金剛經曰。無所住而生其心。楞嚴經曰。常住真心。蓋不住於色聲香味觸法。則真心常住矣。

觀

林子曰。觀自在菩薩。觀乃止觀之觀也。故卽繼之曰。般若波羅蜜。於是而知觀也者。以般若智而觀之也。夫下文曰。無智。而此不曰無智。而曰般若者。何也。蓋非智而安得知我自在菩薩耶。非智而安能觀我自在菩薩耶。但智而無所於智。觀而無所於觀。亦惟於無所住處。而住之已爾。又問。無所住處。林子曰。金剛經所云。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者。是也。或人不悟。又問。林子曰。汝旣不會。我亦難

言

卷十一

十

永斷

心經曰。無無明。而圓覺經曰。永斷無明者。何謂也。林子曰。無無明者。本體也。永斷無明者。復此本體也。

常寂

或問。聲色臭味之入也。而寂然之本體。固定與。林子曰。雲駛月運。舟鷺岸移。

往生

法一生問往生之旨。林子曰。五濁惡世。倏變而爲阿彌陀佛國者。往生也。實非有所往而生也。

離法離塵

林子曰。本來無佛。無一法可說。若言有法可說。亦是有佛可做。金剛經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林子曰。未證佛果。本無六欲。旣登彼岸。亦無涅槃。林子曰。厭生死心。幻心也。愛涅槃心。亦幻心也。

圓覺經曰。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林子曰。滅無可滅。名曰寂滅。

卷十一

十一

林子曰。衆幻滅。無處者。無幻可滅也。若云滅幻。是滅是幻。

離解離空

林子曰。謂我能悟者。迷也。謂我能聖者。凡也。謂我能作佛者。衆生也。故無悟。無迷。無聖。無凡。無佛。無衆生者。空也。故曰空門。

林子曰。若言見解。不離見解。若言本空。亦不離空。或問。禪佛性空。四者之義。林子曰。無禪。無佛。無性。無空。或問曰。何謂也。林子曰。若言有禪。便剽箇禪。

字。若言有佛。便剽箇佛字。若言有性。便剽箇性字。若言有空。便剽箇空字。或曰。空亦無與。林子曰。有空不空。故禪無其禪。乃爲真禪。佛無其佛。乃爲真佛。性無其性。乃爲真性。空無其空。乃爲真空。又曰。亦無無禪。亦無無佛。亦無無性。亦無無空。

圓覺經曰。於圓覺中。無取覺者。林子曰。起心取證。卽不圓覺。

林子曰。若能見性。四病自離。圓覺經曰。我於本心。作種種行。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作得故。涅槃生

卷七

七

死。無起滅念。任彼一切。隨諸法性。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任有故。我今白心。永息諸念。得一切性。寂然平等。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止念故。我今永斷一切煩惱。身心畢竟空。無所有。何況根塵虛妄境界。一切永寂。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寂相故。

外性非禪

或問世之所謂禪者。林子曰。圓坐斷滅。外性爲禪。只名外道。不名爲禪。

無佛真佛

佛本無佛。我不是佛。我卽是佛。我不名佛。我不名佛。人不我佛。人不我佛。我不是佛。儒者需人。是世間人。仙者山人。出世間人。佛者弗人。盡虛空界。我不是佛。無虛空界。

盡虛空界。有界有盡。無虛空界。無界無盡。無虛空界。盡無虛空界。無盡。虛空界。非有盡。虛空界。非無盡。

佛與無佛。是平等佛。佛佛無佛。世尊曰。佛。

或問佛佛也。而曰無佛者。何也。林子曰。心空則身

卷七

七

空。身空則天地空。天地空則虛空空。夫心身天地。虛空皆空矣。又安有佛。惟其無佛。乃名爲佛。故心不能空。是心是相。心著於相。是相非佛。身不能空。是身是相。身著於相。是相非佛。天地不空。天地是相。天地無相。我相天地。是相非佛。虛空不空。虛空是相。虛空無相。我相虛空。是相非佛。夫豈曰觀心而心無心。觀身而身無身。觀天地而天地無天地。觀虛空而虛空無虛空。而并其觀也。亦且忘之矣。又豈曰忘觀。而并其忘也。亦且忘之矣。故名曰佛。

佛本無佛也。是謂真佛。

或問既曰無佛。而又曰佛者。何也。林子曰。佛故無佛。或人未達。林子曰。以我之本體。未嘗有佛也。夫既曰未嘗有佛。而佛則從何而來乎。林子曰。來而無所於來者。如來也。

白性如來

或問自性如來。林子曰。天之內。天之外。皆虛空也。皆虛空。則皆我也。而或覆或載。或照或臨。或鼓或潤。或峙或流。與夫親上親下。生生而無盡者。孰非

卷上

齒

我之妙用乎。故曰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衆生前。隨形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

林子分內集纂要卷十二

江寧門人 陳萬祺 湯新 全校

仲尼頓漸之教

兆居生問曰。仲尼之教。亦有頓漸與。林子曰。一以貫之者。頓教也。先博文而約禮者。漸教也。

彼岸

卷上

十

文興生問釋氏彼岸之旨。林子曰。豈必釋氏。雖儒門亦有之。故不違如愚。先登仲尼之彼岸矣。而欲從之末由者。時惟泊舟於彼岸之海矣也。

林子曰。篤信聖人者。以彼岸之在人。也。反求諸已者。以彼岸之在我。也。獻策生問曰。豈非所謂自性自度者與。林子曰。然。

林子曰。回以愚而登仲尼之彼岸也。參以魯而登仲尼之彼岸也。

林子曰。絕苦海者。不假筏而誕登也。而出悅紛華。則亦望洋而竊嘆矣。豈其風逆而浪惡耶。由其棹之者之未力也。

溥博淵泉

或問何以謂之溥博淵泉。林子曰。此固無待於問。其曰如天如淵。既已明矣。而又曰。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乃釋氏無量甚深之密旨也。夫惟其溥博淵泉也。故能言之。民莫不信。行之。民莫不悅。洋溢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然不曰配天已也。天地且自我位之矣。化育且自我知之矣。此孔子之學之大。無窮達一也。豈必其在天子之位。然後能則天。蕩蕩而無能名耶。

卷上

二

度世

或問舜亦度世與。林子曰。舜所居一年成邑。三年成都。至於光天之下。海隅蒼生。又至於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又至於仲尼且祖述之。而大哉之堯君哉之舜。自唐虞以來。至於今。世世誦之而不衰也。

文王日月

佛放大明光。普照十方世界。林子曰。光四方而顯西土者。文王之日月也。

阿彌陀佛

或問何以謂之阿彌陀佛也。林子曰。阿者。無也。彌者。滿也。陀者。光也。蓋言無處不充滿。無處不光亮。譬之月焉。而川川皆其月也。譬之仁焉。而顆顆皆其仁也。而所謂佛者。何義也。蓋言佛者。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孔子所謂抑亦先覺者是也。若待安排。若待擬議。便不覺。便不是佛。而所謂阿彌陀佛之義。其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乎。

觀世音

嘉靖庚申黃生仕欽。初從林子受業。以世祀觀世

卷上

三

音於家。問於林子曰。祀而世音是與。林子曰。子豈以祀觀世音爲非乎。余何嘗不祀觀世音。若觀世音之所謂大慈大悲者。非他也。不謂之孟子不忍人之心。怵惕惻隱者耶。乍見之頃。良心卒發。是乃余之觀世音。余惟日擴而充之。無所往而不爲仁。是乃余之所以祀觀世音也。於是黃生仕欽。知觀世音之應變神通。皆備於我。而一念真切。日行好事。常存救人。可謂能慈能悲。都從自己。陀羅尼經中流出。然亦不輟祀觀世音。曰。此古人之象教也。

主萬曆己卯。黃生棄官歸自東莞。乃復取唐吳道子所寫遺像。而付之梓氏。其殆欲悉諸有情者而興起之。以共復此大慈大悲之本體。擴而充之也哉。余喜而書之。亦以應其請也。

佛生日

林子曰。佛卽心也。洗佛卽洗心也。夫心本清淨矣。而謂之洗心者。何也。以心住塵。而有妄心也。誠能悉其妄心。而洗濯之。以復還我本來之清淨。陀陀灑灑。獨露真常。卽是吾心之釋迦佛。出現於世也。

卷十一

四

吾心之釋迦佛。出現於世。卽是吾心之釋迦佛。始生日也。故特報一切人。一切心清淨。各識清淨心。同登佛淨土。儒書曰。洗心退藏於密。道書曰。洗心滌慮。謂之沐浴。不亦謂之洗佛之教義乎。然佛本現成。洗亦是垢。此又善知識者之所宜知也。

東夷玄德

或問釋迦不生於夷。與林子曰。玄德之舜。華人得而夷乎。

二親最神

四十二章曰。事天地神明。莫若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林子曰。豈非以二親之氣。與我常相通者乎。

顏文不諱言二氏

林子曰。顏魯公嘗問道於慧明嚴峻。而持其戒。文文山命其子曰道生。次佛生。

心本虛空

文命生問道之虛。釋之空也。是與林子曰。心本虛空也。故太虛太空者。天也。

卷十二

五

無念

林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者。無念爲宗也。

無思

林子曰。不思善。不思惡者。無思也。

無住

林子曰。心無所住。無所住心也。或問心不住於我。與。林子曰。我安能住此心也。又問心不住於天地。與。林子曰。天地安能住我之心也。然則心不住於虛空。與。林子曰。若有虛空可住。便不是虛空也。

無我

或問毀譽果能忘之與。林子曰。忘之而無所於忘也。其次則忘之而有所於忘也。豈曰毀譽而榮辱亦且忘之矣。豈曰榮辱而利害亦且忘之矣。豈曰利害而生死亦且忘之矣。而其所以然者。以其不知有身故也。夫既不知有身矣。則亦何生何死。而況於利害。而況於榮辱。而況於毀譽乎。

無相

或問釋氏無有男女等相。林子曰。此自其佛之性

卷十二

六

言之。以佛之性。本無男女等相也。又問平等無有高下。林子曰。此亦自其佛之性言之。以佛之性。本無高下等相也。然自其佛之性言之。固無男無女。無高無下。而無分無別也。若以其人之情言之。則有男有女。有高有下。而有分有別也。近有竊佛之聲者。不知了性。不知忘情。而傳會於無相之說。謾將男女而羣列之。能無瀆乎。瀆則壞禮。謾將高下而等夷之。能無凌乎。凌則爽分。故授受不親。以禮之別。而類聚有秩。乃分之宜。

神秀爲教授師

或問釋氏以最上一乘爲大。而五祖弘忍。乃以神秀爲教授師者何也。林子曰。最上一乘。豈可槩責之釋氏者流乎。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故帝堯之執中。非大舜其孰傳之。孔子之一貫。非曾參其孰唯之。故余之教。每以三綱四業爲先焉。夫既先之以三綱。先之以四業矣。而不知身之所以生。生之所以養。養之所以成者。不可也。夫既知身之所以生。生之所以養。養之所以成矣。而不知吾未

卷十三

七

生以前。虛空之本體。不可也。夫至於能復虛空之本體焉。則身且忘矣。而又奚生之可養。奚養之可成耶。似此地步。是雖古人亦猶難之。而非可以易言也。

釋氏亦有心法

時有儒名而禪學者。造林子而問曰。孔門教人。果有法與。林子曰。然。抑孔門教人之法。果以存心爲先與。林子曰。然。夫孔門教人之法。既先存心矣。而釋氏之教。則異於是焉。七處徵心。皆云是妄。又焉

用法而先存心邪。林子曰。釋氏之教。余未之學也。然余嘗聞其槩矣。亦有心法。亦先存心。金剛經曰。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則是釋氏亦有其法矣。又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夫曰無爲法者。無爲爲之之不鑿也。遺教經曰。心之可畏。甚於毒蛇惡獸。怨賊大火。越逸未足喻也。然能無制之之法邪。又曰。當急挫之。無令放逸。縱此心者。喪人善事。制之一處。無事不辨。又非所謂心在腔子裡而存心耶。由是觀之。則儒釋之道。似亦有同焉。而子必欲逃儒以歸釋也。何與。

卷十一

八

修證

林子曰。夫曰汚染不得者。豈不以人性本自清淨耶。雖曰無修而亦不能不假於修者。爲心迷故也。雖曰無證而亦不能不假於證者。爲心迷故也。夫如是則亦有修有證與。林子曰。去其心迷者。非修乎。卽自見性者。非證乎。

不爲無思無慮所縛

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百慮而一

致。天下何思何慮。若也不知何思何慮之本體。而無所於思。無所於慮。便是爲何思何慮所縛。不謂之告子操存堅執。先孟子之不動心耶。又不謂之大通和尚。虛空無形。了無一物之可見耶。壇經曰。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識性

王棲雲曰。靜中境界。甚有多般。皆自己識神所化。因靜而現。林子曰。真性者。實性也。若夫識性。乃所

卷十一

九

以鑒乎其真也。

認鑛爲金

林子曰。認識神以爲元神者。認鑛以爲金也。

銷鑛爲金

或問。鑛銷爲金。不重爲鑛。夫衆生一鑛也。而能銷之以爲金乎。林子曰。夫鑛特一至頑之物爾。而人爲之重立性命。再造乾坤。猶能爲金。不重爲鑛。如此而況於鼠之爲鼠。雀之爲雀。而爲有知之物者乎。豈曰鼠駕雀蛤。而萬族則皆有然者。而況於人

而爲萬族之靈者乎。若衆生一鑛也。不知所以變化氣質。不知所以再造乾坤。則亦安能銷鑛爲金。而爲賢爲聖。成仙作佛耶。

學貴致用

林子曰。馳驅駿奔而心靜者。雖謂之禪定之釋子可也。禪床面壁而心不靜者。雖謂之伽梨之獼猴可也。起元生問曰。學問之道。主靜而已。與。林子曰。達則致其用於天下。窮則致其用於萬世。若二氏之荒唐枯槁。不知致用也。故必其盡人物之性。以

卷十一

十

參天地贊化育也。斯謂之盡性之聖人矣。

財施者凡

林子曰。古人有財。類能施之。故凡若所識得我者。抑又下矣。

不住相布施

何生問。不住相布施。林子曰。汝以爲我之體。其天地萬物之體乎。其非天地萬物之體乎。我之心。其天地萬物之心乎。其非天地萬物之心乎。能會此意。則所謂不住相布施者。可槩見於此矣。何生未

達。林子曰。天地萬物之體。其我之體乎。其非我之體乎。天地萬物之心。其我之心乎。其非我之心乎。何生猶然未悟。林子曰。我與天地萬物無二體也。而天地萬物賴我之體爲之運用。我與天地萬物無二心也。而天地萬物賴我之心爲之感通。

邪道歸正

卷十二

十一

林子曰。好貨好色。與民同樂。邪道而歸正也。故曰天機只在嗜欲中。

魔說密語

林子曰。陽貨之言。七篇錄之。魔說而密語也。紹科生問曰。謂密語爲外書者。又何也。林子曰。人而不仁矣。雖以夷之禮。變之樂。而日陳於前也。特文爾。

日午三更

林子曰。亥子之間者。寂也。六時曰。日午三更。其亦喧而寂者乎。至入廟而心肅。登山而神怡。日午而

三更者暫也。

乍見夜氣

林子曰夜氣清明而天理則常存矣乍見之頃亦夜氣也而反覆牯亡納交要譽則情蕩而性牽矣豈其所謂本來面目而能復其初耶

道釋者流能輕名利

林子曰坐禪以學佛運氣以修道雖大失釋迦老子之本意然亦能忍嗜欲絕聲利其於孽孽為名而為利者亦大不侔矣

卷十一

三

僧服

應麟生問曰僧不釋服與林子曰以達磨而復反之西也其於胡服也宜矣或者以二祖慧可惟當服中國之服余亦以為然

慈悲字義

三樂生問慈悲之義林子曰古人有言曰茲心為慈非心為悲故失此心之良者謂之不慈非其心之所安而為之者謂之不悲

三尼字義

或問尼字之義林子曰尼山也而尼也者是亦鎮靜不移之義也故孔子名丘字仲尼而老子曰清尼釋迦曰牟尼若今之諸僧每自稱曰比丘者何也豈非以其心之鎮靜如丘山者然耶至於女僧亦皆以尼名曰比丘尼林子曰儒之執中道之守中釋之空空而其心之尼可得而動耶儒之主一

卷十一

三

孫之毀何傷日月而是非忘矣夾谷之會乃命有司而利害忘矣在陳之阨遭宋之要而死生忘矣至於釋迦割截身體不生嗔恨而割截身體豈足以動釋迦之心之尼乎老子曰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而呼牛呼馬亦豈足以動老子之心之尼乎

因果感應天道自然

或問釋曰因果老曰感應豈孔子之儒亦有因果感應之說與林子曰有因則有果有感則有應天

道之自然也。昔者益贊于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是乃天道。故月盈則虧，日中則昃，不謂之天道之自然耶？余今爲汝試言之。而儒門之所謂因果感應，則亦可考而知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觀箕子之論休徵也：肅而時雨，乂而時暘，哲而時燠，謀而時寒，聖而時風。其論咎徵也：狂而恒雨，僭而恒暘，豫而恒燠，急而恒寒，蒙而恒風。豈非釋氏因果老氏感應之機也哉？至於繫辭所謂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大學所謂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曾子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孟子所謂敬人者，人恒敬之；愛人者，人恒愛之。又所謂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又所謂仁則榮，不仁則辱。惟此因

卷十一

五

果感應之機，又爲至近而至嚴也如此。然汝勿謂天高高而在上矣，而其臨下也則有赫。汝勿謂鬼神窈窕而莫觀矣，而其伺人也則至察。余於是而知鬼神之屈伸，乃天道之自然也。故不通鬼神屈伸之機，則必不明天道自然之理；不明天道自然之理，則必不信因果感應之常。

三教以孔子爲宗

或問三教同與？林子曰：不知也。夫既曰三教合一矣，而今曰不知者，何也？林子曰：合一二字之義，殆

卷十一

五

非所謂同也。余每嘆世人鮮有能識字義者，既不識字義矣，而欲以明古先聖人之書也，不其難乎？然而所謂合一者，何義也？林子曰：合一也者，合而一之之謂也。豈其同之之義耶？若以合一爲同焉，則卽標之以一足矣，而又益以合字也，不其贅乎？故合而一之者，合儒道釋者流，而一之以孔子之儒者，此其義也。夫既學孔子而儒矣，而又曰一之以孔子之儒者，何也？林子曰：世之所謂儒者，又非孔子之所謂儒也。若釋老氏之不昏不嗣矣，豈其

教也不與孔子之儒異耶。林子曰：老氏曷嘗不昏不嗣哉？而老氏之所以不昏不嗣者，蓋自宋藝祖始，而非老子之教之初也。若釋氏則有不昏不嗣者，亦有而昏而嗣者，要之佛卽心也，而釋氏之教則固不專在於不昏不嗣者矣。此余之所以必欲合儒道釋者流，而一之以孔子之儒焉者也。余初歸儒之說，眾甚異焉。久乃信之。衆既信矣，故余不復談矣。近又有來言三教者，余乃附其說於此卷之後，而與之談者，其略也。亦以見余昔日所云三教者，大都以孔子爲宗，而以世間法，以語世間人也。

林子自書心聖直指卷端

或問人之一身，背則無所於用矣，而諸生之來受業也，必以艮背語之者何也？林子曰：天有四時，而冬則不用矣。人有四肢，而背則不用矣。由是觀之，人之背，亦天之冬也。豈其無所用耶？故人知有用之爲

林子全集

心聖直指

有用，而不知無用之爲有用焉。天人一也。又問：易曰：黃中，而道亦曰中。黃，易曰行庭，而道亦曰黃庭。自羲文周孔以後，而世之儒者皆諱言之，懼其有以類乎其道，而人異端之也。今子必欲舉之以教人者，何也？林子曰：豈曰諱言之云乎哉？

亦且別求其義以訓釋之矣。若以黃中行庭之有類乎其道者非也。而作易之聖人其亦非邪。又况羲文周孔古今之神聖也。後雖有作者。不可得而及矣。顧有不明夫心身之大。性命之微。而專有在於言語文字之間。手容足容之細也。豈

林子全集

心聖直指

二

其然哉。且道家亦嘗飲食矣。而子亦將以其飲食之有類乎其道也。而異端之而諱言之。而不復飲食之歟。余聞之師。而直指行庭心法如此。是雖天下萬世非之。而有所不能恤矣。子谷子龍江兆恩

林子全集

門人
張洪都編輯
沈啓明參閱

心聖直指

艮背心法

林子曰。背字從北。從肉。背乃北方之肉也。北方屬水。今以北方之背之水推之。而南方之心則火矣。火。陽也。南之而居前。水。陰也。北之而居後。今以心之火之南。而洗之以背之水之北者。易之所謂洗

林子全集

心聖直指

一

心退藏於密。孔門傳授心法也。

林子曰。洗也者。洗之也。心屬乎火。而藏之以背之水者。洗之之義也。退也者。退之也。心居乎前。而藏之以背之後者。退之之義也。

林子曰。五臟皆麗於背。心既背而水之。則心清淨矣。心既清淨。則五臟亦皆清淨矣。

或問以心之火之南。而藏之以背之水之北。而心之火也。其不爲背之水所熄滅邪。林子曰。世間之凡水凡火。則以形用焉者也。而吾身之真水真火。

則以神用焉者也。水多則火滅，火多則水乾。此凡水凡火之性者然也。若夫以心之火之南而藏之於背之水之北，豈惟水不能乾，火不能滅，而亦且能交相養而互相用者，其神之所爲乎？今以常人言之，神則寄之於目矣，而夜寐既熟，則藏之於腎，亦易之所謂洗之之義也。至夙興之時，而目之神有不爽然清乎？藉其不夜而腎神豈能清？今又以

林子全集

心學真指

二

天道言之，日則麗之於天矣，而夜淪地中，則藏之於海，亦易之所謂洗之之義也。至啓明之候，而天

人須參看行庭章中無定在微旨方能知之。

林子曰：心之火易燃也。諸凡功名富貴與夫聲色臭味，有順吾情而可喜者，則輒動其心而隨之以喜；此是火燃而心不能止乎其所矣。有逆吾情而可怒者，則輒動其心而隨之以怒；此亦火燃而心不能止乎其所矣。始則旦晝惛亡，終則夜氣不存。夫至於夜氣不存矣，豈曰燃之云乎？而燎原之勢，殆有不可得而熄滅也。

林子全集

心學真指

三

林子曰：初學之士，先須念三教先生四箇字。孔老釋迦三教先生也。孔子之時中，老子之清淨，釋迦之寂定，皆吾心之本體者然也。故無時無處而不念三教先生者，蓋有似於侍立三教先生之側，而不敢須臾違也。念三教先生者，初從口念，而至於背之腔子裡，久則念念只在於背。念念只在於背，則心常在背矣。念卽心也。念起於心，而非心之外復有能念也。

林子曰：艮背之功，以念止念之心法也。以其念之逐於外焉者妄也，今則返之於內矣。或者以念之逐於外也，固妄矣，而念之返於內也，不亦妄乎？林

子曰。凡屬有念。皆妄也。皆妄則皆非也。而何分於內外邪。故以念而止念者。以妄而離妄也。以妄而離妄者。以夷而攻夷也。程明道曰。內外兩忘。渾然無事。此爲學之極則也。尙書曰。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此爲治之極功也。然始學之要。忘外爲先。外既忘矣。然後方可語之以忘內之功者。有漸之教也。林子曰。或目交於物。而動我好色之心焉。然不必咎乎其色也。但當念三教先生四箇字。而好色之心。其有不忘乎。或耳交於物。而動我好聲之心焉。然不必咎乎其聲也。但當念三教先生四箇字。而好聲之心。其有不忘乎。或曰。此非其心之咎歟。林子曰。若復咎其心焉。豈不反動其心哉。蓋我元無此好色好聲之心矣。以見色而聞聲也。而始有此好色好聲之心焉。今則惟念三教先生四箇字。而不知有色。而不知有聲。而不知有心。夫一念之誠。而至於心且不知矣。則又奚有於色。奚有於聲耶。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如念三教先生四箇字。亦念入於背之腔子裡。自一句而至於百萬句。無不皆然。由此觀之。一日讀書。則是一日行我工夫。一歲讀書。則是一歲行我工夫。若不讀書。而馳逐乎其外矣。便是放心。便是不能行我工夫。至於講論酬答。辯議寒暄。亦復如是。然後方爲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焉。然此道也。自古聖賢。皆從三綱五常中密煉得之。而非他也。若堯舜之父子。湯武之君臣。周公之兄弟。不亦可槩見乎。又皆從士農工商中密煉得之。而非他

自以爲能忘財者非也。至一心暫隱未見矣而自以爲能忘色者非也。入山以求靜者其試思之。然艮山也。而山其心者艮背之義也。若不求艮於心而求艮於山焉。心豈能靜。心不能靜而曰有得於山者。豈其然哉。借曰心亦能靜而有得於山焉。是亦暫隱而未見爾。見則輒復如初矣。况綱常倫理之大道。士農工商之常業。乃反以求靜之心而毀裂之。而棄去之。可乎。不可乎。

或問道家所謂煉者。不其非乎。林子曰。何可非也。

林子全集

卷五

六

蓋煉也者。煉之也。以火燒金。煉之之義也。道書曰。木煉還丹。莫入山。故煉之以三綱。煉之以五常。煉之以士以農。以工以商者。煉之也。然煉有四義焉。神而煉之一也。形而煉之一也。我而煉之一也。人而煉之一也。神而煉之。以煉其神而操其存也。形而煉之。以煉其形而去其病也。我而煉之。以我而煉我也。人而煉之。以人而煉我也。或問何謂我煉。林子曰。卽余之所謂煉神煉形者是也。何謂人煉。林子曰。乃古人之所謂困內困外者是也。何謂形

煉。林子曰。以病而去病。猶以念而止念。借假以還真也。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蓋形不清則不能明。不清不明而志氣反爲其所污矣。又安能如神。而可以前知邪。易曰。神以知來。至誠之道。清明之在躬也。又問清明在躬。林子曰。夫人之躬。有氣有形。而未必其皆能清也。氣不清則濁。形不清則穢。而其氣之濁。形之穢也。皆足以塵吾七竅而病之者。病也。而不清而不明而不聖人也。職此之由矣。病而病之。以去其病。故曰。惟其病病。是以不病。然

林子全集

卷五

七

而道家之所謂煉者。則異於是。何也。林子曰。不知也。而余之所謂四義者。乃余之所以自煉。日用之良方也。然其四義也。其實三也。要其歸一而已矣。一者何。曰。心也。心主乎中也。心主乎中矣。神其有不定乎。形其有不清乎。神既定矣。形既清矣。卽有如周公之困內。孔子之困外。而其中自有不亂者存焉。此煉之之要道也。孔子曰。操則存。夫既煉矣。而又操之者何也。林子曰。必其先有以操之。操之而後煉之也。然則何者

謂之操。林子曰：譬匹夫懷璧，而心心在於璧焉，惟恐盜也得竊而有之，故操之者，煉之也。

或曰：易艮其背也。吾乃今始知之矣。而曰不獲其身者，吾甚惑焉。敢問。林子曰：此自其工夫之純一者言之也。吾知有吾之背而已矣。吾知艮吾之背而已矣。抑豈知外其背也。而復有所謂身歟。蓋將以思不出其位而忘之也。吾知有吾之庭而已矣。吾知行吾之庭而已矣。抑豈知外其庭也。而復有所謂人歟。蓋將以思不出其位而忘之也。此乃不

林子全集

心理篇

八

獲之實義也。豈非其純一之守邪。然獲也者，失之反也。子獨不聞之志士仁人乎。志士仁人，惟知其心之有此仁也。是雖至於不獲其身焉，殆亦以仁之故。失之而不之恤矣。惟知其心之有此義也。是雖至於不獲其身焉，殆亦以義之故。失之而不之恤矣。如此而日操之。如此而日煉之。故不特廟廊之上可得而爲之。而三軍之中，亦皆可得而爲之矣。不特三軍之中可得而爲之。而之夷狄而蒙患難，亦皆可得而爲之矣。蓋身在此，則心在此。心在

此，則念在此。而念念不忘之下，尙且不獲其身矣。而又况身外之物也。得而奪之乎。

林子曰：人之身有九竅，八竅南嚮，而其一也稍後以通穢也。至於背也，皆無其竅。有若墻壁然，退而藏之。何其密乎。本義曰：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惟其不隨身而動也，故能不獲其身矣。然背之真去處也。元不隨身而動。猶天之北辰也。亦元不隨天而轉矣。或問真去處。林子曰：所謂孔顏樂處是也。易曰：止其所處，卽所也。而止其所者，居其所

林子全集

筆集

九

也。故居其所而不動者，天之所以爲天也。止其所而不動者，人之所以爲人也。又問聖人之道無方所矣。而曰止其所者，何也。林子曰：北辰之居其所也。而天忘之。艮背之止其所也。而聖人忘之。故有念則有有着，有着則有所。由有念而至於無念，此堯之所以安汝止，忘其所而不知矣。若人之一身至細也。亦有北辰而居其所歟。林子曰：人之一身一小天地也。孰不知而信之。何獨至於天之北辰也。而疑之。夫以天之北辰而擬議之，則是人之一身

也似獲乎背之北辰以爲用矣而艮背之不獲其身者何也。林子曰：人之一身固獲艮背以爲用矣。若精神命脉之以和以調視聽持行之以運以用而艮背則但止其所而已。夫何爲哉？獨不觀之天乎？天之全體亦獲北辰以爲用矣。若日月星辰之以照以臨，雨風露雷之以鼓以潤，而北辰則但居其所而已。夫何爲哉？抑嘗觀之磨焉，磨之爲物也，豈不獲其心以爲用哉？而其心之止乎其所也，則亦不隨磨而轉者。天之北辰也，觀磨則知道矣。故

林子全集

心齋指

十

君子之始學也，亦惟所其背之北辰而居之爾。艮之六四曰：艮其身，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或問：既曰不獲其身，而又曰艮其身，其有不同乎？林子曰：不獲其身者，身也；乃以人之身而槩言之也；而艮其身者，身也；豈非所謂身之中而爲背之腔子者哉？故特於六四言之，蓋艮之初趾也，二腓也，三限也，五輔也，而六四者，其心乎。

行庭心法

林子曰：人之首崑崙山也，四肢四海也，腹中國也。

腹爲中國，而北則恒山，南則衡山，東則泰山，西則華山，而腹之中，中國之中也。嵩山峙乎其中矣。嵩山乃古洛地，以其在天地之中也。曰土中。易曰：乾爲首，坤爲腹。又曰：正位居體，體亦腹也。坤屬土，又曰：行其庭，庭亦坤之土也。獨不觀之天地乎？天之極上處，至地之極下處，總八萬四千里，而吾身一小天地也。心臍相距亦八寸四分，若心臍之間，乃天地之間，中心之中者，庭之中也。而一點靈光元在乎其中者，天地生人之初也。又不觀之雞子乎？

林子全集

心齋指

十一

雞子之中黃者，土中也。天地之間也，易曰：黃中，是亦中黃之義也。中黃之中有一點者，雞子之太極也。故天地之中曰土中，而吾身之中亦曰土中。雞子之中曰黃中，而吾身之中亦曰黃中。然此中也豈無定在與？林子曰：亦無定在也。譬之子宮焉，有深有淺，有浮有沉，而黃中亦然有上有下，有前有後。

或問：天地之間，天地之中也，而亦無定在與？林子曰：亦無定在也。今以易之六爻言之，一陽來復也。

而天地之間似乎在地之下。三陽而泰也。而天地之間又似乎在地之上。若以間字之義。而必曰當在於地之極中處者。迂也。蓋天地之神化也。無方無體。固有不可得而執之。而度之也。若果植之仁。寄息乎其尖矣。蓮肉之心。貫徹乎其內矣。况雞子之得陽也。或在於黃之極中處焉。上之下之前之後之。其亦無定在也。有如此。由是觀之。則夫間字之義。又豈必於天地之極中處也。而後謂之間邪。林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而易之太極者。中也。心也。今合內外二卦而言之。上二爻者。天也。下二爻者。地也。中二爻者。人也。人也者。天地之中。天地之心也。又分內外二卦而言之。若內之中者。中也。心也。而外之中者。中也。心也。至於八卦六十四卦之環乎其外。而其中中也。心也。易曰。易無方。又曰。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而其所以無方而冒天下之道者。則皆我之中也。皆我之中。則皆我之心也。夫豈惟易道爲然哉。而諸凡上而極其天之所覆。下而極其地之所載。而盈於天地間者。則皆我

之中也。皆我之中。則皆我之心也。由是觀之。中也。心也。天地人焉。一也。孰爲天之中。地之中。人之中乎。又孰爲天之心。地之心。人之心乎。故中也者。心也。心也者。中也。一而已矣。夫曰庭矣。而又曰行其庭也。敢問行之之義。林子曰。行也者。行之也。大行健之之行也。天之行也。日一周天。何其健與。若吾身亦一小天地者。周天之行健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然吾身之庭。太極立焉。而天則旋之於其外。而往來之不窮矣。良曰。時止則止。太極立焉。時行則行。周天行焉。又不觀之繫辭乎。繫辭曰。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又曰。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又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行庭之心法也。或問行庭心法。豈不有所謂真寶工夫之可言邪。願夫子明以教我。也。林子曰。余今請試言其方。須先以五行之心。安於中心之心。而爲土中者。以敦養之。自有消息真機。而心身性命相爲混合矣。一屈一信。一往一來。真有若日月之代明。寒暑之錯行。其殆天運之自然。是亦吾身

之一天地也。始而有意。終於無意。

或問行其庭行矣。而曰時止則止。太極立焉者。何也。豈行其庭也。而有止之之功乎。林子曰。止之者。所以行之也。故止也者。良乎其庭之中者。吾身一太極也。行也者。環乎其庭之外者。吾身一周天也。子不觀之天乎。而包羅乎地之外者。莫非天也。故此辰之居其所者。天之止也。而擬之以吾身之太極也。其有不同乎。特吾身小而天地大爾。三百六十五度者。天之行也。而擬之以吾身之周天也。其

林子全集

卷五

有不同乎。特吾身小而天地大爾。

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敢問何者之謂位。豈非其所止之位者。中歟。林子曰。背之中。位也。庭之中。亦位也。故思不出於背之中也。位之以存心矣。思不出於庭之中也。位之以立極矣。

林子曰。一陰一陽而一點之善。落於庭之中焉。成之而爲性也。其陰陽妙合而疑不測之神乎。猶一夫一婦而一點之善。落於子宮之中焉。成之而爲人也。其夫婦妙合而疑不可知之道乎。夫既妙合

而疑成之。而人焉。子而又孫。孫而又子。而生生之無盡矣。夫既妙合而疑成之。而性焉。而聖而神。而文而武。而變化之無窮矣。

林子曰。人未生以前。未有性命。未有此一點靈光。至始生之時。天乃命之以性。卽有此一點靈光者。繼善而成性也。卽此一點靈光。易謂之太極。而性命未始分也。至太極而陰陽焉。則性命分矣。性則寄之於肉團心裡。卽名曰神。命則寄之於臍於腎。卽名曰氣。曰精。

林子全集

卷五

林子曰。性而神也。既寄之於肉團心裡矣。神火也。遇物則燃。其能不爲物所引而去之者乎。然而夜氣清明之候。而神則猶在於肉團心裡矣。日復一日。人化爲物。豈特爲物所引而去之而已邪。故先收此放心。而良之於背。以立基也。然後將此神氣復返性命。而歸於一者。所謂陰陽而太極者若也。不知良背。則不知存心。不知存心。則不知立基。基不立矣。神其有不馳乎。神既馳矣。氣其有不散乎。氣既散矣。則亦安能返陰陽而太極之。以復我一

點靈光邪

林子曰。菓植之仁。中有一點者。太極也。而抱之以兩者。一陰一陽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故易也者。兩而化也。太極也者。一而神也。而無極也者。未始一也。先天也。先天也者。太虛也。神由此明。化由此出。而一點靈光之妙用。固有若是其大矣。

孟子曰。君子引而不發。若所謂約之以禮者。卽孟子之所以引之也。約禮也者。復禮也。約之以禮者。中道而立也。中道之中。堯舜之中也。而允執也者。

林子全集

卷一

十六

立也。孔子三十而立。孟子先立乎其大者。皆此立也。然豈曰中道而立。而允執之者哉。而知及之者。知及此中也。仁守之者。仁守此中也。知之好之樂之者。知此中而好之樂之也。成之者。性而成。性存者。存此中也。

林子曰。人有人極。而中道而立者。人建其有極也。性由此而盡焉。命由此而至焉。不惟修之於身爲然也。而舉而措之天下。則有不能外矣。皇有皇極。而中天下而立者。皇建其有極也。百官由此而正。

焉。萬民由此而治焉。不惟觀之人道爲然也。而遠

而察之天道。則有不能違矣。天有太極。而衆星拱之者。天建其有極也。四時由此而行焉。萬物由此而生焉。夫天且不違矣。而況人乎。而況皇而出治。聖而爲學乎。是故君子貴立極也。或問道無爲也。而子每曰立極者。何也。不幾於執着之者乎。林子曰。夫天且有其極矣。而天亦執着歟。譬之樹藝然。根旣固矣。更復何爲。由此而條而華而實。而自不容息之生理存焉。固無俟於助長。而亦惡得而

林子全集

卷一

十七

助長之。若余之所謂立極者。亦猶是也。極旣立矣。更有何事。由此而賢而聖。而天自有不能已之真機存焉。固無俟於執着。而亦惡得而執着之。故樹藝在於固根。而爲學本乎立極。此惟可與知者道難與俗流言也。

林子曰。易以此一點靈光謂之善。曰繼之者善。而孟子亦謂之善。曰可欲之謂善。又謂之幾希。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卽此可欲之善。特幾希之微爾。惟此幾希之善也。與生俱生。乃我所性而

有焉者也。而曰有諸已之謂信者何也。蓋天之生人也。雖曰性有此幾希之善矣。但百姓日用此幾希之善。而不知爲吾性之所固有之可欲也。雖有若無。而謂之信有諸已不可也。如能知此可欲之善。是我之所固有者。是我之所日用者。而安之於吾身之土以敦養之。則此善也。其不爲我之所實有乎。故謂之信。由此而充實。由此而光輝。積久之盛成章而達也。夫既曰充實矣。而又曰有光輝者。何也。殊不知此可欲之善。本自太虛中來。至靈至

林子全集

卷之六

十九

聖至神至明。唐堯以此善也。而擴充之。以光四表。以格上下。文王以此善也。而擴充之。以光四方。以顯西土。周公以此善也。而擴充之。明光上下。勤施四方。是其光輝之發也。固有若是其大矣。然而始也。特其幾希之微爾。

中庸曰。自誠明之謂性。自明誠之謂教。何者。謂之誠。寂然不動者。誠也。何者。謂之明。炯然不昧者。明也。寂然不動之中。而一點靈光。自然發見者。誠而明也。炯然不昧之神。而渾然本體。無可執着者。明

而誠也。故誠則無事矣。明則反身而誠矣。

林子曰。太極也者。一也。一點靈光也。明也。無極也者。未始一也。一點靈光未始有也。誠也。余嘗譬之石焉。寂然冷也。又惡有所謂火者。石而擊之。而一點真火生乎其中者。幾而形也。以薪傳薪。明明之無盡矣。至於薪既窮焉。而火則又安在哉。此乃復其寂然之本體。而性者。誠也。故一點靈光者。誠明之幾希也。而輝光朗耀。有若日月之照臨者。誠明之無盡也。

林子全集

卷之六

十九

林子曰。夫太虛也。而天之矣。而地之矣。而復日之矣。若聖人之太虛也。則亦氣天之氣。形地之形。而一點靈光。是亦天地之日也。故日之光也。則在天地之內。無所不至矣。而我一點靈光之照臨也。其有異於日乎。然有神則有氣。而天之氣也。則在天地之內。無所不周矣。而我浩然正氣之充塞也。其有異於天乎。神本無神也。氣本無氣也。而太虛之太虛也。固於天地之內。天地之外。而無不太虛矣。而我空空洞洞之太虛也。其有異於太虛乎。

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或問何者。謂之聖。何者。謂之仁。林子曰。心之神明不測。之謂聖。心之生意不息。之謂仁。此言心。乃中心之心。而非五行之心也。聖得此以靈。仁得此以生。若余所謂一點靈光者。中心之仁也。孟子曰。仁人心也。而忠臣孝子丹心一點。耿耿而不昧者。亦此一點靈光也。然此仁也。元安於中心之心。與生而俱生也。而中心安仁之聖人。則亦不過復反此仁於中心之心。而安之也。然此聖也。仁也。皆本於性也。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若或物矣。必不神明。而又安能聖邪。必無生意。而又安能仁邪。此大學之所以貴格物以致知也。

林子全集

聖賢

子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或問聖人之心。固有此中矣。而常人之心。亦有此中乎。林子曰。此乃赤子之心。何思何慮之心也。常人豈無赤子之心邪。但常人。不有以致之。若存若亡。故不能皆中節。感之以善。則善。感之以惡。則惡。蓋以其中無主。而爲物所遷也。或問致之之道。林子曰。先致之於

其中焉。而允執之者。致也。

近有秦姓者。以儒門而慕老氏之學矣。初聞守中之說。以問林子。林子曰。中在何處。答曰。心腎之間者。中也。林子曰。曾守之未也。答曰。守之而未見其功矣。數年復以守泥丸爲問。林子曰。泥丸在何處。答曰。頭有九宮。宮之中也。林子曰。曾守之未也。答曰。守之而未見其功矣。又數年復以守丹田爲問。林子曰。丹田在何處。答曰。臍之下一寸三分。林子曰。曾守之未也。答曰。守之而未見其功矣。秦姓者

林子全集

聖賢

子

曰。三者之傳於其人者。皆非歟。林子曰。何可非也。曰。守之而未見其功者。何歟。林子曰。守之而又安能有其功乎。蓋此三人者。皆以口耳之見聞欲以窺老氏之大道。而老氏之大道。顧有在於見聞之末。得以億逆而知之邪。若夫所謂心腎之間者。中也。九宮之中者。泥丸也。臍之下一寸三分者。丹田也。載之道書。可得而考也。又奚待此三人也。始得而知之。始得而言之邪。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也。林子曰。道無定體。中無定在。從古以來。未有能以見

聞之末億而逆之以窺此玄微之大道也。而口口相傳。心心相授。自有真機存焉。卽有顏冉之知慧也。則亦安能不由師傳可得而知也。而又况知慧之不及顏冉者乎。夫道流之所謂道者。今且不復論矣。而儒流之所謂儒者。余竊惑焉。其曰正心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心之所以正者何如爾。其曰勿正心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心之所以無待於正者何如爾。其曰誠意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意之所以誠者何如爾。其曰無意矣。而不知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三

其反之於身。而意之所以無待於誠者何如爾。至於許多名目。互相同異者。亦惟襲取聖經之片言。以自立一門戶。而又且旁搜遠索。以爲口頭套子之資爾。豈其有所自得於心。而能體之於身邪。

虛空本體

或問太虛虛空矣。而天地亦虛空歟。林子曰。天地亦虛空也。然天地有形氣矣。豈其能虛空歟。林子曰。天地有形氣而無形氣者。虛空也。又問聖人亦虛空歟。林子曰。聖人亦虛空也。然聖人有心身矣。

豈其能虛空歟。林子曰。聖人有心身而無心身者。虛空也。夫既有形氣矣。則又安能無形氣歟。林子曰。有形氣而無形氣者。忘其形。忘其氣也。夫既有心身矣。則又安能無心身歟。林子曰。有心身而無心身者。忘其心。忘其身也。

林子曰。形氣者。天地之細也。而天地之所以大者。蓋有出於形氣之外。而非形氣之所能拘也。心身者。聖人之細也。而聖人之所以大者。蓋有出於心身之外。而非心身之所能拘也。故太虛其虛空乎。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三

而氣形盈於太虛之中者。太虛不知也。天地其虛空乎。而庶類盈於天地之間者。天地不知也。聖人其虛空乎。而萬事萬物森羅於聖人之前者。聖人不知也。故太虛也。天地也。聖人也。一也。特其天地有形氣而無形氣。聖人有心身而無心身者爾。而之所以覆載照臨。所以錯行屈信。所以流峙生生。化化者。亦皆太虛之妙用也。亦皆天地之妙用也。亦皆聖人之妙用也。同一虛空也。同一妙用也。余故曰。太虛也。天地也。聖人也。一也。易曰。過此以往。

未之或知也。幾非在我。化不可爲。若今教人者之
所以教。與夫教於人者之所以學也。余不能知之
矣。其教人者曰。汝本體本虛空矣。汝面前光景。皆
汝之妙用矣。而猶有待於修證而擬議耶。其教於
人者曰。我本體虛空矣。我面前光景。皆我之妙用
矣。而又奚待於修證而擬議耶。中庸曰。行遠自邇。
登高自卑。似此絕德。豈其遠之云乎哉。邇哉邇矣。
遠之而無方。望之而猶且不可。而又况能遵而行
之者乎。豈其高之云乎哉。峻而極之。高之而無上。

林子全集

卷五

五

仰之而猶且不可。而又况能躋而登之者乎。余惟
以此絕德。無以用吾心而致吾力也。故甘守自邇。
自卑之訓。庶幾得以漸復本體。下學而上達也。或
問本體虛空矣。而子顧有所不能學歟。林子曰。余
固不待學而得之矣。夫既曰不待學而得之矣。而
曰無所用吾心致吾力而難之者。何歟。林子曰。余
未生前。余亦虛空也。但余既得之。而今且忘之矣。
聞之者無不發一大笑。要之我自有之。我自復之。
則亦何難之有。然此乃仲尼不踰矩之時。極則之

地也。若非有天下之至聖至神。其孰能與於斯。而
乃今學者之爲學也。豈不失之太早乎。

林子初棄去舉子業。而欲學聖人之學焉。曾從
儒門聽講格物之旨。而問曰。何謂格物。師曰。卽
凡天下之物。而表裏精粗。格之無不到焉。是雖
一草一木之微。諸凡聲色。形象而盈於天地間
者。皆當有以察之矣。林子彼時難之。而又以爲
問之不可以不審也。乃復問曰。何以格之。夫豈
無其要乎。師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

林子全集

卷五

五

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朱子
或問。不有是言乎。林子曰。卽凡天下之物。何其
衆也。而此思亦嘗自慎思之。若此思之凝且管
也。則將何以格之。然卽此一松一梅也。何者謂
之事爲之著。何以考之。而念慮以微。又何以察
之。將從其根也。而考之察之乎。抑或從其枝與
葉也。而考之察之乎。又不知從何文字中。可以
求松也梅也之理乎。縱知有此文字也。又將何
處可以得此文字。以爲我考之察之之一助乎。

且海宇之內誰能講論此松也梅也之理而從而索之乎。如此格物豈能今日格此一松乎明日格此一梅乎。況人之生世也不過百年而物之續紛也殆不可以億萬計。縱有萬年之壽亦且不能卽凡天下之物而盡格之矣。此兆恩自思之忖不能服行夫子之教殆非敢於夫子之前強爲辯論也。於是林子去之而偶值玄門之師。師曰子求長生乎。曰非也。求飛昇乎。曰非也。求拔宅乎。曰非也。師曰三者皆非子之所願學。

林子全集

心聖指

三六

者。而今子之所求者何道也。林子曰老子所謂先天地生巍巍尊高何者謂之尊高而爲天地先乎。其師不答也。又所謂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何者謂之玄牝而爲天地根乎。其師不答也。林子固問之。師曰吾子欲學道先須辯識何者爲鉛汞龍虎何者爲卦爻斤兩何者爲進退抽添何者爲年月日時無一而不明之於心而得其精且微焉。然後方可語汝以玄牝之門天地之先也。林子曰夫旣如是辯識矣豈不以種種

心生分別見邪。於是乃談運氣之說。林子曰心靜則氣自運矣。而顧有在於運氣以反傷其氣乎。又於是復談調息之功。林子曰心靜則息自調矣。而顧有在於調息以反爽其息乎。已而復去而從禪門以請釋氏之教。師曰子知釋氏之頓教乎。林子曰不知也。固兆恩之所願聞也。其師卽默然趺坐剎那間。豎拂而問曰會麼。林子不覺發一微笑。師曰子豈迦葉邪。吾之教張矣。林子曰兆恩委不知吾師之所以豎拂者何教。

林子全集

心聖指

三七

也。而師乃曰吾之教張矣者何也。敢問師曰吾言輕不足以度子矣。我有師在方丈可往見之。當自明矣。林子遂入方丈請見。師曰凡邪。聖邪。林子曰無凡無聖。師曰有階級否。林子曰若有階級卽非西來意旨。師曰如是如是。林子曰此不足異也。此乃僧僧相傳口頭套子也。師曰是固然矣。然子曾齊乎。林子曰不也。若所謂心不染汚而爲心之齊者。兆恩尙未之知焉。抑曾坐乎。林子曰不也。若所謂心不起念而爲心之坐

者。兆思尙未之知焉。抑亦曾經乎。林子曰。不也。若所謂歷萬劫而不壞而爲心之經者。兆思尙未之知焉。明日遂去。而復造一書院。而某先生講論於其中。適有來受業者。而以正心誠意爲問。某先生曰。子何以問正心誠意爲哉。獨不有孟子之所謂勿正心。論語之所謂無意耶。其人茫然不能復問。林子乃言曰。心不正。而心之猿有不跳弄乎。意不誠。而意之馬有不奔馳乎。答曰。心本不猿而邪也。而又何待於正。意本不馬

林子全集

卷八

五

而妄也。而又何待於誠。林子曰。心本不猿而邪固也。今既猿而邪矣。不有以正之。其如心猿之跳弄何哉。意本不馬而妄固也。今既馬而妄矣。不有以誠之。其如意馬之奔馳何哉。答曰。我本體虛空矣。豈復有心猿之跳弄。意馬之奔馳哉。林子曰。豈其然哉。若子所謂虛空本體者。豈非釋氏之言乎。而儒者所謂太虛同體者是也。無修無證。而直超最上一乘者。卽堯舜之神聖。其猶難諸。而精一執中。又非堯舜之所以修所以

證乎。昔者孔子之贊堯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至於舜也。只曰君哉舜也。而亦未嘗以天許之矣。今子曰。心不復猿。意不復馬。豈子之神聖遠過堯舜。而以堯舜爲不足大歟。且子獨不聞成章後達之訓乎。譬之水焉。以漸而進。譬之木焉。以漸而升。而子卽欲以頓教接人乎。殆非余之所能及也。故正心也者。下學也。由正心而至於勿正心者。下學而上達也。誠意也者。下學也。由誠意而至於無意者。下學而上達也。此孔子有

林子全集

卷八

五

漸之教。而人莫我知者。以此。但余不知心之所。以正。意之所以誠者。何如爾。憂愁憤悶。殆若窮人之無所歸焉。而兆思求道之心。至此亦云動矣。豈意天不愛道。而鑒我一點不退真心。不十年間。幸遇明師憐我而教我也。直指此心是聖。而所以與兆思言者。一皆四書五經。曰。由孔孟以來。而此書乃爲疏釋所晦。而不明至於今矣。若夫艮背行庭微旨。尤且諄諄爲兆思言之。及別。乃復謂兆思曰。汝布衣也。不有以小試之。其

孰從而信之。兆恩曰。何以試之。而使人信之。師
曰。試之以病。病已。而人信之。然則何以已人之
病乎。師曰。汝少小時。豈不誦體胖。辟面之書乎。
體胖由於心廣。辟面本於根心。況易之黃中也。
而條理之竅妙。足以宣暢四肢者乎。汝亦惟持
其志而無暴其氣焉已也。兆恩曰。請問其方。師
曰。醫者意也。而方固在汝之心矣。於是乃著心
聖直指。分作艮背行庭心法二。及虛空本體三
章如左。雖曰顯泄殆盡。然亦其可得而言也。至
於次第工夫。微詞奧旨。則亦有不可得而言者。
龍江林兆恩

自書心聖直指卷後

始而艮背行庭。終而本體虛空。此乃君子之所
以不外心以作聖。而爲有漸之學也。或問艮背
行庭矣。而不察識擴充。可乎。不可乎。林子曰。惡
乎其可哉。蓋余之意。則以爲作聖之漸。固不可
不知所以艮背行庭。亦不可不知所以察識擴
充矣。又問艮背行庭之功。或有所未至。而卽欲
察識擴充焉。可乎。不可乎。林子曰。惡乎其不可
哉。蓋余之意。則以爲作聖之漸。固當無時無處
而不艮背行庭。亦當無時無處而不察識擴充
矣。內外之交。致其功也。動靜之不遺其力也。真
積之盛。以當渾化。其有不契機知性。而復其虛
空之本體邪。子谷子龍江兆恩

心聖直指跋

跋曰昔者吾

師三教先生以歸儒宗孔之大倡道於南海之濱矣而去病之方且有明驗當是時也夫孰不以道家者流竊議我先生者而先生亦不之辯也抑豈知其特藉此小試之方以爲倡明斯道之一助邪大抵先生所言悉皆義文周孔之大道四書六經之正義也經邦始得聞之不覺且駭且喜而其所以喜之者以經邦私自慶幸而不

林子全集

卷三

知前身何緣得以與聞義文周孔之大道以及四書六經之正義也而其所以駭之者以又不知吾師從何授受得聞而知之邪抑豈或默會道體無師自悟也數以請問而先生但微笑之而已後至嘉靖甲子之冬而經邦得從先生受業至是已兩易歲矣乃始出艮背行庭虛空本體而以心聖直指標乎其端曰此書昔者黃生州見之今共予二人矣復爲經邦發其微旨及諸次第工夫至於旬日始明且盡而耳提面命

之下又真非直指集中所得而既也經邦

是而思惟之亦復與同志而擬議之如此大道而不免於忌者之口何歟卽此艮背心法誰得而知之誰能發其微旨與夫工夫次第之如此其明且盡也然所謂艮背者惟見於艮之彖辭已爾而他諸經未始見也但思不出位之言而曾子紀之魯論者再矣至宋周濂溪乃始贊之曰讀一部華嚴經不如讀一艮卦而亦未嘗出一言以直指其義也何歟至於行庭心法虛空

林子全集

卷三

本體而又且能道前人之所未嘗道者蓋先生此書直從義文周孔心地上敷揚闡發而曠世相感之機真非有待於擬議而安排之也故義文周孔之易而原備於先生之心而先生之心又非有出於義文周孔之易之外也第先生此書不肯輕以示人而亦未嘗以與外人道也若與外人道矣而又出其書以示人矣其誰不信從而心服邪經邦少守儒者緒論雖曰不喜支離之習矣然亦皆從口頭上做工夫而乃今得

之先生者。是皆心心相授鑒鑒而可見之行矣。經邦則何幸如之。經邦則何幸如之。一日先生間居。經邦侍側。經邦進曰。昔者孔子歷聘諸國。非專爲得位行道焉已也。抑將藉此以明其道於天下。而使春秋戰國之時。人人得而知之歟。林子曰。然。余且圖之。翌日經邦又進曰。心聖直指。以發明斯道微旨。及夫次第工夫。獨詳於他諸集。若他諸集既付之梓流矣。而直指不一以示人者。獨何歟。先生曰。汝獨不聞仲尼之所罕言者。非命非仁歟。而門弟子之所不可得而聞者。非性天道歟。經邦曰。春秋之季。道固不明矣。猶未有害道之人生乎。其間者。故孔子得而罕言之矣。若至戰國之時。楊墨則害道矣。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矣。而孟子乃顯言孔子之道。本之性善。載之七篇。且明且盡。而有所不恤也。是豈其得已也哉。故因俗爲政。政不失俗。隨時設教。教不違時。若必執古之道以救時之敝。豈曰變通宜民。行權而順應也邪。先生曰。我且以

非非三教而先攻其非是矣。使人信之。而後以此心聖直指語之。而未晚也。於是經邦且紀而藏之。俟命梓流。而附其名於驥後。云門人劉經邦百拜謹跋。

附言

先生此書。著之於嘉靖甲子之夏。劉兄之跋。撰之於隆慶丁卯之春。先生初稿。今既散刻於聖學統宗諸集中。卽劉兄之所跋者。只存十之五六矣。而此書又近來先生之所更定者。跋中所云

黃生某者。九思之父也。父賦性敦實。而時人咸以長者目之。年幾四十。始從先生受業。不二易。咸便有悟性。先生遂命之爲教授師。而同門諸友亦咸尊之曰。南松師長云。父初不能詩。後有所作。率有玄致。如曰香浮神室三更月。火漚丹臺一息風。曰能了心身皆幻妄。可將性命屬乾坤。曰不是落花隨流水。落花流水兩忘情。等數十語。皆爲時流所欣賞。惜乎島夷之變。而遺稿不復存矣。茲因同門汪伯傳等鳩金命梓。而九

思亦與校正之任故得僭言末簡特

萬曆戊寅秋八月朔日門人黃九思百拜附言

心聖直指跋

吾

師龍江先生所著聖學統宗若干卷蓋以合儒道
釋者流而一之以孔子之儒矣若非非三教諸
篇先以攻其非是所謂不直則道不見也既已
直矣然後方以聖賢大學之道語之庶乎其蔽
易開而其言易入也茲者先生入新安歷古杭
復著心聖直指以示諸生其書先艮背次行庭
又次虛空本體諸凡聖學統宗中所秘密不欲
言者乃今顯露殆盡故曰直指云舒馨等盥手

焚香三四讀尙不能釋卷而嘆曰此義文周孔
之道統千載傳心之要法也或者以叅同契言
坎離水火而先生亦言坎離水火者何歟先生
欲挽三氏以歸孔子之儒顧乃不諱言坎離水
火也豈不援儒而入於道而叅同之邪舒馨應
之曰吾嘗觀義文周孔之易不諱坎離水火而
漢魏伯陽叅同契乃直取義文周孔之易而叅
之同之也今儒門者流欲以附孔子之騁後矣

內無所主。不能自明其是。恐人以已爲邪。而道之。而參同之也。其所以諱言坎離水火者。蓋此之由矣。子以爲義文周孔復生。尙談易乎否也。旣談易矣。尙談坎離水火乎否也。夫坎離水火而爲義文周孔復生之所必談矣。則義文周孔復生。亦可以道而邪之。而參同之邪。必不然矣。嗟乎。道之不明也久矣。而儒門者流。乃將義文周孔坎離水火之談。盡付之道家。恐其浼已也。而諱言之。不謂之義文周孔之易之一大阨邪。

林子全集

卷三

三

非惟坎離水火之說爲然也。若所謂玄矣。而大舜之玄德。且將諱言之。丹矣。而武王之丹書。且將諱言之。虛矣。空矣。而繫辭之六虛論語之空空。屢空。亦且將諱言之。此直指之書之所由作也。故先生寧使人以已爲邪。而不恤。毋寧使義文周孔之易之不明於天下後世。而邪之。而參同之。此蓋先生繼往開來之盛心也。舒馨亦儒流也。徒誦孔子之言已爾。初以病甚。懇投門下。旣而病愈。復語舒馨以孔門心法之大者。乃蓋

信先生之道。寔聖賢大中至正之道。萬古不能易也。梓人竣事。舒馨不揣踈陋。僭言末簡。時萬曆戊寅陽月朔旦。榕門人李舒馨百拜謹跋。

林子全集卷之終

林子全集

卷三

三

林子全集道統中一經自書合一圖爲序

門人張洪都百拜謹述

兆恩嘗竊聞

三尼先生緒論乃知生生世世夫孰不有此中也夫孰不有此一也我果能而空中矣我果能而歸一矣則禪教在我我其有不釋而牟尼乎我果能而守中矣我果能

中一經序

而得一矣則玄教在我我其有不道而清尼乎我果能而時中矣我果能而一貫矣則聖教在我我其有不儒而仲尼乎夫道中而已矣中也者中也中無定體而爲天下之大中一而已矣一也者一也一無定在而爲天下之真一我也無所別於禪我也無所別於玄我也無所別於聖合而一

之序而列之始而三綱以立本中而存心以入門終而虛空以極則天命之性人人具足反身而誠而變化而牟尼之正等正覺清尼之玄之又玄仲尼之欲不踰矩豈其有不能馴致而詣其極耶

中一經序

道統中一經序

嘗聞

吾師有言曰孔子著魯論時我在孔子腔子裡我今讀魯論時孔子在我腔子裡所謂先聖後聖其道一也稽古之八卦未文伏羲以河圖畫之九疇未備大禹以洛書演之而今三教未合林夫子以中一統之故執中一貫儒而聖也守中得一道而玄也空中歸一釋而禪也當時繼

林子全集卷中十經序一

之暗合契機各領心印者惟曾氏一貫之唯此中一也令尹五千之傳此中一也迦葉拈花之咲此中一也然此中一之道太虛空洞本體常明處顯現時透露無有私秘胡廼又待暗合契機而得其旨哉緣人心被慾泥壅塞情網交漢而不得空不得洞雅乎其中而能乎其一也故自私自秘自閉其機之不能唯不得傳不會笑則三門之獎若此也幸天降靈我

先生出世統中一之原炳三尼之光著作數十萬言諄為人洗滌慾泥剝開情網令其盡知自己性命咸歸中一而無遺失者此吾

師慈惻度世之盛心也故末軍集道統中一經二卷筆授太虛先天太極後天天地人天圓地方各諸圖始謂之名曰□曰○名謂○者圓陀陀之義又謂□者方寸之義謂之○者主極之義謂之○者直養之義中而○者天圓故也中

林子全集卷中十經序二

而□者地方故也而吾身中之方圓亦如是也孔子曰知者動天圓象也仁者靜地方象也天圓者天之心與地之心合也故從○而一貫乎其下地方者地之心與天之心通也故從□而一貫乎其上下而吾身中之心與腎交即天與地貫者亦如是也故聖而執○而□貫玄而守○而得□禪而空○而歸□而天地人列之為三才者亦具此○此□也若○若一者即名一也

如○如□者總名中也若太虛之渾淪茫乎無朕者即吾身中之○之□而○之一窮之而有餘也釋氏所謂大則包法界小則不容針中庸之語大莫載語小莫破如芥子納須彌老氏謂之天地悉皆歸也誠千聖一心古今一道而昔之著魯論今之讀魯論河洛之固卦疇之象只在吾身中之○之□之●之一而統之貫之也故曰道統中一因刻全集彙入部帙聊陳膚見

林子全集卷中一修序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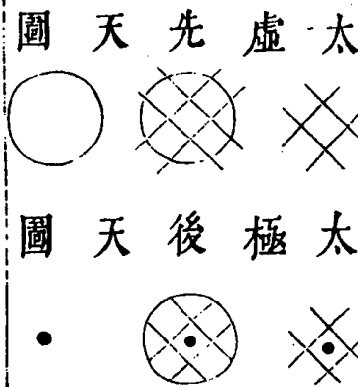
皆

崇禎四年辛未三月花生日門下不肖真懶謹稽首百拜書于金陵中一堂之衆善齋

林子全集三教道統中一經卷上

儒而聖道而玄釋而禪妙用總持都歸圖貫

人人一身一天地



虛其○者無極也先天之學也以效吾身之河圖也故能超出於虛空之外孔子曰先天而天弗違實其●者太極也後天之學也以效吾身之洛書也亦能充塞於天地之間孔子曰後天而奉天時

適簡本體本虛空

上而天中而人下而地化機參兩豈外於庸

林子全集卷中一修序三

三一教主言。□者中也而所謂□與○者亦皆中也。○者一也而所謂一與●者亦皆一也。三一教主言。三尼道統。不言□則言一者何也。蓋言一則□即在於一。而一也者所以貫乎其□矣。言□則一即在於□。而□也者所以得乎其一矣。而○而●亦復如是。

三一教主言。□之內只畫一一者何也。以其自上而下。心歸於腎也。故從一。○之內只點一者何也。以其從外而入。前返乎後也。故從一也。也。

非有二也。然而一也。則有一貫之義。也。則有立極之義。是皆不可不知也。

三一教主言。無極而太極也。從外而入。現此一。不謂之太極而何。吾道一以貫矣。自上而下。直在其。不謂之一貫而何。

三一教主言。唐堯以道統而傳之舜也。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豈不以之太極而立乎其。邪。孔子以道統而傳之參也。曰。吾道一以貫之。豈不以之一貫而敬以直內邪。

林子全集

二

三一教主言。直也者。入直之義也。敬而存之。存而守之者。直也。故直也者。心主乎。而神守其舍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蓋此心元在於我之真去處。而本直也。而以直養之。乃所以復其人生之本始之本如是也。

三一教主言。也者。太虛也。夫惟其之太虛也。故其庸而無所不宜者。庸也。也者。太極也。夫惟其之太極也。故其貫而無所不達者。一貫也。三一教主言。庸作用釋。其曰都歸一貫者。都歸於

一而貫之也。其曰不外庸者。不外乎而用之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夫既曰未發。而又曰天下之大本。而謂之不偏之謂中可乎。既曰發而皆中節。而又曰何者天下之達道也。而謂之不易之謂庸可乎。中庸曰。君子依乎中庸者。蓋謂其依乎中而用之也。又曰用其中於民者。蓋謂其用其中以治民也。由此觀之。則所謂庸者。豈非用字之義邪。

林子全集

三

三一教主言。也者。中也。虛空本體。而無所不庸也。一也者。一也。真一無二。而無所不貫也。今以河圖之數言之。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豈曰八八六十四。而無所不庸。無所不貫焉已哉。而至於百千萬億。無窮無盡。不可得而勝紀者。則亦無所不庸。無所不貫矣。今又以洛書之數言之。而三。三而九。九而八十一。豈曰九九八十一。而無所不庸。無所不貫焉已哉。而至於百千萬億。無窮無盡。不可得而勝紀者。則亦無所不庸。無所不

質矣。

三一教主言儒而聖也。以□以一而開道統之傳矣。故曰執□。曰一貫。道而玄也。以□以一而開道統之傳矣。故曰守□。曰得一。釋而禪也。以□以一而開道統之傳矣。故曰空□。曰歸一。

三一教主言。儒氏聖。所謂頭腦學問。本源工夫。非特曰執□。一貫焉已也。其曰安汝止。欽厥止。艮其止。止其所緝。熙敬止。在止至善。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思不出位。立不易方。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

林子全集

四

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渾然在中。粹然至善。誠盡處。腔子裏樂處。方寸些兒。幾希神明之舍。道義之門。活潑潑地。樂在其中。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天下歸仁。退藏於密。何思何慮之天。不識不知之地。難以悉紀。要而言之。無非爲此□也。無非爲此□也。無非爲此道統之傳。天下後世。見知聞知計也。

三一教主言。道氏玄。所謂頭腦學問。本源工夫。非特曰守□得一焉已也。其曰玄牝之門。天地之根。

生身處。復命關。金丹之母。玄關之竅。疑結之所。呼吸之根。甲乙壇。戊己戶。心源。性海。靈府。靈臺。蓬萊。島硃砂鼎。偃月爐。神室。氣穴。土釜。谷神靈根。欄柵。坎離交姤之鄉。千變萬化之祖。生死不相關之地。鬼神覲不破之機。難以悉紀。要而言之。無非爲此□也。無非爲此□也。無非爲此道統之傳。天下後世。見知聞知計也。

三一教主言。釋氏禪。所謂頭腦學問。本源工夫。非特曰空□歸一焉已也。其曰不二法門。甚深法界。

林子全集

五

虛空藏。寂滅海。真實地。總持門。彼岸。淨土。真境。心地。極樂國。如來藏。舍利子。菩薩地。光明藏。圓覺海。般若岸。法王城。西方。天堂。空中。真際。這箇。三摩地。華藏海。陀羅尼門。不動道場。波羅蜜地。難以悉紀。要而言之。無非爲此□也。無非爲此□也。無非爲此道統之傳。天下後世。見知聞知計也。

三一教主言。圖之□虛者。天地之心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然而見而有所於見乎。見而無所於見乎。無所於見乎。無所於不見乎。然亦不可以

見見亦不可以不見見見而不見不見而見則自有真見者在焉不可不知也

三一教主言必之◇者吾身天地之間而易簡之理得矣故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而天地人之理具於此也皇帝王之道備於此也仁義禮智根於此也先聖後聖見知聞知斯道之傳統於此也卽此爲學便是天德卽此爲治便是王道

三一教主言自其未變者觀之則曰必者效此也心之未萌卽必之體而天地萬物之靜時太極本

林子全集

卷上

太

無極也自其變者觀之則曰必也者效天下之動也心之既萌卽必之用而天地萬物之動時無極而太極也

三一教主言必之□心本虛也以效天下之動則必之○而吾身天地之心見矣

三一教主言學從必覺亦從必蓋指吾心之必之

□而言之也虛空本體本體虛空然吾心之必之□堯舜允執厥中之中也□本虛也而易之必蓋以象人之真心而虛其□也豈非所謂天下何思

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者與故卽此虛□而學焉則爲心學德性之真知也由此虛□而覺焉則爲先覺寂感之自然也

三一教主言論語所云天下歸仁蓋言我之仁歸於我之天下也歸於我之天下者歸於我之真去處也蓋父母之所以胎我者在此而我始生一點之仁卽落乎其○矣故謂之○惟此○也能包天地能運虛空而天地從此出矣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百慮而一致天下何思何慮

林子全集

卷上

七

只此四句而用天下者三聖人之言何其贅也然聖人之言不贅也學者誠能知三天下之微旨則所謂□所謂一者思過半矣

三一教主言□也者體也一也者用也易曰寂然不動者□之體所由以大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一之用所由以神也

三一教主言□也者中也其□乎其不□乎其不一也其一乎其不一乎其不一而一乎而一之貫

也。蓋有莫測其機矣。

三一教主言。謂先天爲無極者何也。茫乎無朕而未始。者。虛空也。虛空無際。故能通乎天地之外。而與太虛同體矣。謂後天爲太極者。也。者。數之始也。夫既拘於數矣。豈其能超出乎天地之外。而與太虛同體者哉。

三一教主言。汝甚母以夫人之身。眇乎其小矣。若也能忘其心身。而不爲形氣之所拘也。則其虛空也。豈其不能徧滿於天地之內。而與天地同體者哉。

林子全集

卷上

人

哉。至於能忘天地而不爲天地形氣之所拘也。則其虛空也。豈其不能充周於天地之外。而與太虛同體者哉。

三一教主言。河圖而虛其中者。釋氏則謂之。○余則謂之。所謂能會這箇麼者是也。洛書而實其中者。道家則謂之。○余則謂之。所謂一點靈光者是也。

三一教主言。心之□。心本虛也。得其一焉。而心之靈竅七。而無所不貫矣。身之□。心本虛也。得其一

焉。而身之大竅九。小竅八萬四千。而無所不貫矣。天地之□。心本虛也。得其一焉。而天地之大竅小竅。四通八達。無數無盡。而無所不貫矣。

三一教主言。天之□虛也。地之□虛也。人之□虛也。虛虛相通。共成一片。其儒氏聖所謂太虛同體者乎。道氏玄所謂空無所空者乎。釋氏禪所謂本體虛空者乎。

三一教主言。竅以虛而開。虛以竅而達。此□之所。以庸。而一之所以貫也。

林子全集

卷上

九

三一教主言。惟此一竅。乃老子所謂玄牝之門也。竅中亦復有竅。然吾身亦有天地。亦有太虛。吾身之太虛。則以天地爲竅。吾身之天地。則以吾身爲竅。而推原其本。豈有外於吾身竅中之竅邪。故以此竅而身之。卽是一人之身焉。爾已。擴之而身天地也。不以天地之大。以爲吾之身乎。充塞兩間。參贊化育。又擴之而身太虛也。不以太虛之大。以爲吾之身乎。包羅無際。斡旋天地。

三一教主言。玄牝之門。譬蓮子也。而非堯舜之所

三一教主言。三氏之教。□而已矣。而執□。而守□。

十

林子全集三教道統中一經卷上

天地人已列三才妙用非我還是我

矣。

固

儒道釋今標一夏總持是心却非心

十

三一教主言。☵也者。乃天之卦爻也。而天之心。能通於九地之下。故其貫也。則自上而下。直養而無害也。☷也者。乃地卦之爻也。而地之心。能通於九天之上。故其貫也。則自下而上。直養而無害也。☳也者。乃人之卦爻也。亦一天而☵也。亦一地而☷也。而直養無害。豈其不能上塞乎天。下塞乎地邪。故孟子直養之旨。以法天也。以法地也。故曰塞乎天地之間。

三一教主言不曰上天下地爲然也。至於東而西

之。而極其西之所至也。則皆一也。則皆一之所貫也。西而東之。而極其東之所至者。則皆一也。則皆一之所貫也。南而北之。而極其北之所至者。則皆一也。則皆一之所貫也。北而南之。而極其南之所至者。則皆一也。則皆一之所貫也。又不曰東西南北。四方爲然也。至於東南而西北之。而極其西北之隅之所至者。則皆一也。則皆一之所貫也。又至於東北而西南之。而極其西南之隅之所至者。則皆一也。則皆一之所貫也。

林子全集

二

三一教主言。□無不包。非□非非□。而自有真□。者在焉。不可不知也。一無不貫。非一非非一。而自有至一者存焉。不可不知也。

三一教主言。者。太極也。太極而陰陽。陰陽而五行。五行變化而生萬物。所謂一以貫之也。

三一教主言。止至善者。一也。德胥此而明。民胥此而親者。一以貫之也。

三一教主言。根心者。一也。而辟面而益背。而施於四體。一以貫之也。黃中者。一也。而通理。而居體。而

發於事業。一以貫之也。至誠者。一也。而載物。而覆物。而悠人成物。一以貫之也。

三一教主言。性與天道。皆備於吾心。堯舜之□。吾心孔子之一矣。易曰。盡性至命。而人之性。物之性。天地之性。亦皆備於吾心。堯舜之□。孔子之一矣。然有命而後有性。性既不可得而言矣。而況命乎。其曰天道者。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也者。自然而已矣。性命於天道。率乎性。夫誰得而言之。夫誰得而聞之。若子貢則求之言矣。故曰不可得而聞也。

林子全集

三

三一教主言。若欲至命。必先盡性。若欲盡性。必先見性。夫性□而已矣。故能見性。豈其不得未發之□耶。若未見性。而所謂下學工夫。定體之□。不可不知也。性一而已矣。故能見性。豈其不悟不二之一耶。若未見性。而所謂下學工夫。定在之一。不可不知也。性誠而已矣。故能見性。豈其不契天道之誠耶。若未見性。而所謂下學工夫。人道之誠。不可不知也。

三一教主言。何以謂之未發之□也。充滿於上天下地。而無盡藏者。無□而無不□也。何以謂之不二之一也。充滿於上天下地。而不可紀者。無一而無不一也。何以謂之寂然不動之誠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不可得而測量者。無誠而無不誠也。三一教主言。若以其□之有所謂喜怒哀樂也。則未發之□。而所謂喜怒哀樂者。着在何處。若以其□之無所謂喜怒哀樂也。則既發之際。而所謂喜怒哀樂者。從何而來。此其所以爲空□。而真空不空也。

林子全集

卷中

四

三一教主言。無定在之□者。未始□也。然以其具此□也。故亦曰□。汝以爲喜怒哀樂之未發。其□乎。其非□乎。若即謂之□。固不可也。若即謂之非□。亦不可也。非□而□。所從出。而虛空之無盡。則亦何者非我之□乎。

三一教主言。天命之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也。□則天下無餘道矣。致□。則聖人無餘學矣。位天地育萬物。則古今無餘事矣。故要做聖人者。亦惟自

已身□討箇天命之性已爾。而非他也。

三一教主言。未發之□。而天地萬物得之以爲命。以爲性也。我能致□矣。而天地萬物之性之命。則皆在於我矣。我以天地之性之命。以位天地。而天地有不位乎。我以萬物之性之命。以育萬物。而萬物有不育乎。

三一教主言。喜怒哀樂未發之□者。我之本體。我之太虛也。我而致其□焉。以復還我之本體。我之太虛也。我之本體。既太虛而□矣。則和自生。和既生矣。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皆由此出。一切現成。豈其有所於倚而爲之者乎。

林子全集

卷中

五

三一教主言。天地之位。乃職位之位也。天在上。而得其司覆之職。以無忝乎其位者。豈非聖人之有以參天。而成其能乎。地在下。而得其司載之職。以無忝乎其位者。豈非聖人之有以兩地。而成其能乎。故曰。天地無全能。要之其機在我。而非証也。三一教主言。汝其知堯舜之□乎。而□者。非他也。□即一也。汝其知仲尼之一乎。而一者。非他也。

節□也。然而□也。一也。豈其有定在乎。由是而天而地。而日月。而山川。而昆蟲草木。而生生化化之無盡者。亦皆我之□也。亦皆我之一也。若必以其有定在也。而求所謂□所謂一焉者。卽非聖人之□。聖人之一矣。

三一教主言。未發之□者□也。而執□也者。執此□也。而其心則在乎我之真腔子裏。而非他也。真一之一者。一也。而主一也者。主此一也。而其心則在乎我之真腔子裏。而非他也。渾然粹然而至善者。至善也。而止於至善也者。蓋不過以其□而執之。一而主之。無不在我之真腔子裏。渾然粹然而至善也。

三一教主言。何以謂之至善也。渾然在中。粹然至善。乃吾心之真去處。本如是其至善也。故知止於至善矣。可以定靜安慮。可以格致誠正。可以修齊治平。若儒氏而知所以止至善焉。而聖固在我矣。道氏而知所以止至善焉。而玄固在我矣。釋氏而知所以止至善焉。而禪固在我矣。至於爲君者而

林子全集

卷中

六

林子全集

卷中

七

止於至善焉。則未有不能仁者也。爲臣者而止於至善焉。則未有不能敬者也。爲子者而止於至善焉。則未有不能孝者也。爲父者而止於至善焉。則未有不能慈者也。當仁而卽仁。當敬而卽敬。當孝而卽孝。當慈而卽慈。隨感而應。無乎不善。故曰。在止於至善。夫至善也者。至善也。□由此而庸。一由此而貫。余於是而推言之。時而窮也。而知止此至善焉。則能獨善其身。可以耕稼。可以陶漁。可以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時而達也。而知止此至善焉。則能兼善天下。可以明物。可以察倫。可以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余於是而復推言之。至善之地。而天地健順之至。德固在我矣。苟能知所止而止之。天地有不自我而位乎。至善之地。而民胞物與之分量固在我矣。苟能知所止而止之。萬物有不自我而育乎。

三一教主言。果實之仁。○有一點者。太極也。而抱之以兩者。一陰一陽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故易也者。兩而化也。太極也者。而神也。而無極

也者。未始・也。先天也。故以此一點之仁。而敦養於土○之中。而勿忘而勿助。非所以立吾身之太極乎。此入門最爲真切之一大工夫也。若蓮子之屬。□有一。而抱之以兩者。非所謂一以貫之邪。

一而二。二而三。三生萬物。故曰得其一。萬事畢。

三一教主言。人有人極。而中道而立者。人建其有極也。性由此而盡焉。命由此而至焉。不惟修之於身爲然也。而舉而措之天下。則有不能外矣。皇有皇極。而中天下而立者。皇建其有極也。百官由此

林子全集

卷之九

八

而正焉。萬民由此而治焉。不惟觀之人道爲然也。而遠而察之天道。則有不能違矣。天有天極。而衆星共之者。天建其有極也。四時由此而行焉。萬物由此而生焉。夫天且不違矣。而况人乎。而况皇而出治。聖而爲學乎。是故君子貴立極也。

三一教主言。堯舜之○本虛也。而其○之本虛。則自然有一點之仁。主於其○焉者○之・也。故儒氏之安安者。於其所當安者而安之也。二氏之止止者。於其所當止者而止之也。而其所謂安安而

止止者。靜亦安。動亦安。安於其所而自不推也。靜亦止。動亦止。止於其所而自不遷也。豈曰無終食之間。達仁焉已哉。而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矣。故曰學而時習之。念念常在於仁。無時而非學。無時而非習也。

三一教主言。不多學。不多識。而聖人之作聖也。予一以貫之矣。不逆詐。不億不信。而聖人之是賢也。抑亦先覺乎。

三一教主言。孔子一貫之旨。與釋老之得一歸一。

林子全集

卷之九

九

不殊也。曾子聞其學而爲至善之旨。子思明其道而爲未發之□。若子貢之多識。以爲學。猶商賈之殖貨。以爲富也。孔子嘗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又曰。女以子爲多學而識之。子一以貫之。昔米儒之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乃子貢之多識。以殖貨也。而大學格物之微。殆非窮至事物之謂矣。朱子晚年定論有曰。向來以察識端倪爲格物致知。實下手處。以故關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豈其晚年方有悔心耶。

三一教主言。見聞之知。非不美也。而孔子亦謂之知之次矣。但以見聞之知而皓其心焉。則德性不尊。德性既不尊矣。則安有所謂德性之知邪。若所謂德性之知者。亦惟能執堯舜之□。能貫孔子之□。而得其所謂真消息者爾。見知聞知。曠世相感。而道統之傳。有不在茲乎。

三一教主言。昔余習舉子業。曾撰著執□。一貫二章。講義時咸謂余所以發之文辭者。真有得於堯舜仲尼授受之旨矣。余亦欣然自以爲得。至一二林子全集

金經卷中

十

年方始覺悟。自以爲所以發之文辭者。體之於身。茫然不知所謂。徒以影響古人之糟粕已爾。不惟以之欺人。亦且以之自欺。痛自悔訟。遂棄去舉子業。而爲聖賢之學。必求其所以體之於身。得之於心。見之於行者。豈敢復爲口耳之贅。徇外之學哉。惟汝等相與勉之。共作天地間第一等人物也。三一教主言。汝等有以身富貴而不能事心爲憂者。亦有以身貧賤而不能事心爲憂者。曾不知汝之富貴不大堯舜。而堯舜猶能執□。汝之貧賤不

過孔會。而孔會亦曰一貫。

三一教主言。如不欲執堯舜之□。貫孔子之□。以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則亦已矣。如欲執堯舜之□。貫孔子之□。以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必須有大力量。有大信心。發大勇猛。發大精進。如爲將者。不有其身。不有其家。又且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當死了一般。然後可爲也。如有一念之稍違乎□也。一事之稍違乎□也。一時一刻之稍違乎□也。豈曰從事孔門心法。而能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哉。如造次之稍違乎□也。顛沛之稍違乎□也。不睹不聞之稍違乎□也。豈曰從事孔門心法。而能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哉。

林子全集

金經卷中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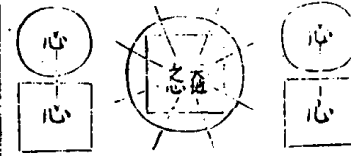
林子全集三教道統中一經卷中

終

林子全集三教道統中一經卷下

具大總持門若儒道釋之度我度他皆從這裏

天 圓 地 方 圖



其曰天地之心者。天地之中。天地之心也。禮曰。中心安仁。天下
一人。豈非仁安於我天地之心。
卽心卽仁。卽仁卽心。而爲天下
之至仁邪。

能知真實際而天地人之自造自化只在此中

林子全集三經卷下

三一教主言。道原於。統於。而。者。無極而太極也。而。者。太極本無極也。余於是而知。無定在者。寂然不動之本體也。一無不貫者。感而遂通之妙用也。

三一教主言。唐虞之際。堯舜其開道統之傳乎。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見知此也。見知此也。若湯。則聞而知之。聞知此也。聞知此也。至於商之世。而道統之傳。又屬於湯矣。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見知此也。見知此也。若文王。則聞而

知之。聞知此也。聞知此也。至周之時。而道統

之傳。又屬於文王矣。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見知此也。見知此也。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聞知此也。聞知此也。

三一教主言。聖門之執。玄門之守。釋門之空。

而其所謂者。皆指心是地而言也。聖門之。

貫玄門之得。禪門之歸。而其所謂者。皆指

性是王而言也。

三一教主言。禪門而空。歸一者。以其一而歸乎

林子全集三經卷下

其也。玄門而守。得一者。以其一而守乎其

也。至於堯舜之。孔子之。亦復如是。余於是而

知有。則有一。而非。則非聖人之所謂也。

有一。則有。而非。則非聖人之所謂也。故

孔子之。以其一之。而貫之也。堯舜之。以其

一之。而執之也。

三一教主言。凡執之。發皆中節。致致和。以位

以育。不見而章。不動而變。而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者。皆由此出矣。非仁而何。非丹而何。一貫之一。

一而二。二而三。三而萬物上而天也。而日月而星辰而照而臨。下而地也。而山川而河嶽而流而峙。中而物也。而親上而親下。而並育而不相爲害。皆由此一而生矣。非仁而何。非丹而何。

三一教主言。□而未始□。不可得而□也。而况可得而執乎。而其所可得而執者。未始□而□也。一而未始一。不可得而一也。而况可得而貫乎。而其所可得而貫者。未始一而一也。故未始□未始一者。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也。何有於丹。何有於仁。而□而一者。老子所謂有名萬物之母也。夫是之謂丹。夫是之謂仁。既得其母。復返其始。乃余三教之本旨。入門而極則也。

林子全集

史鑑卷下

三

三一教主言。世之學宜尼之學。而以儒名者。委不知宜尼之□之。一。而曰宜尼之□之。一。殆非清尼牟尼之所能及也。問之□何以執之不知也。問之□何以貫之不知也。世之學清尼之學。而以道名者。委不知清尼之□之。一。而曰清尼之□之。一。殆非宜尼牟尼之所能及也。問之□何以守之不知

也。問之□何以得之。不知也。世之學牟尼之學。而以釋名者。委不知牟尼之□之。一。而曰牟尼之□之。一。殆非宜尼清尼之所能及也。問之□何以空之。問之□何以歸之。不知也。

三一教主言。世之儒氏。若無意於宜尼之聖。則亦已矣。如有意於宜尼之聖。須先取孔子之書而玩味之。而孔氏大根本大之所以能聖者。其有外於□於一者乎。世之道氏。若無意於清尼之玄。則亦已矣。如有意於清尼之玄。須先取老氏之經而玩味之。而老氏大根本大之所以能玄者。其有外於□於一者乎。世之釋氏。若無意於牟尼之禪。則亦已矣。如有意於牟尼之禪。須先取釋氏之經而玩味之。而釋氏大根本大之所以能禪者。其有外於□於一者乎。

林子全集

史鑑卷下

四

三一教主言。儒執□道守□。釋空□而□也者。恍乎其有包於一之外乎。儒主一。道得一。釋歸一。而一也者。恍乎其有存於□之中乎。若必曰何以謂之執□也。何以謂之守□也。何以謂之空□也。

若必曰何以謂之主一也。何以謂之得一也。何以謂之歸一也。不着相。則落空。抑豈三教之聖之玄之禪之所謂一耶。

三一教主言。○而者。乃虛空。○一點發出來。爾今請以目驗之。目之竅者。○也。目中一點者。○也。目惟有其。也。而萬象之森列於我之前者。目皆得而見之。所謂一以貫之者可槩見於此矣。故率其目之○之。而目之明。無有乎不見矣。率其心

林子全集

中經卷下

五

之○之。而心之聖。無有乎不知矣。

三一教主言。何以謂之聖門之聖。從心所欲不踰矩。此聖門之聖。所由以聖也。何以謂之玄門之玄。常無欲以觀其妙。此玄門之玄。所由以玄也。何以謂之禪門之禪。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此禪門之禪。所由以禪也。余於是而知不執。不貫。其能聖而孔子乎。不守。不得。其能玄而老子乎。不空。不歸。其能禪而釋迦乎。

三一教主言。儒門之聖。其執。其不執。而執

者乎。其主一乎。其不主一而主一者乎。道門之玄。其守。其不守。而守者乎。其得一乎。其不得一而得一者乎。釋門之禪。其空。其不空。而空者乎。其歸一乎。其不歸一而歸一者乎。豈非精微之至教。無爲之神機邪。

三一教主言。聖人之聖。聖不可知矣。而聖人之所以聖者。其有屬於言語文字乎。否。不可不知也。道統之傳。傳無所傳矣。而道統之所以傳者。其有關於見聞覺知乎。否。不可不知也。

林子全集

中經卷下

六

三一教主言。未有天地。先有這箇。而天地非此這箇。則又安所成其覆載之能乎。汝以爲此這箇果何物也。釋氏所謂識此這。麼。這箇者。這。也太虛也。太虛無朕。而天地乃此這。中之一物。爾壇經曰。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真常也者。這。也。豈惟聖人。而天地亦有此這。天地之這。天地之真常也。聖人之這。聖人之真常也。余嘗有言曰。天地無形氣。聖人無心身。心身都是假形氣。亦非真。故這。之真常。真有不可得而擬議。不可得

而察識矣。而形而氣。而心。而身。皆非所論也。

三一教主言聖人之所以大者。以其有此這○也。惟其有此這○也。故能合天地之大。以爲我之一身。而我闔我闔矣。縮古今之遠。以爲我之一瞬。而我呼我吸矣。

三一教主言。我之非身大身。充塞乎天地。而天地皆我也。我之非身大身。徧滿乎虛空。而虛空皆我也。

三一教主言。未有天地。先有此本體。天地有壞。而

林子全集

中經卷下

七

此本體不壞。故未有天地。而此本體混然而爲○也。既有天地。而此本體亦混然而爲○也。

三一教主言。我之本體。其太虛而太空者乎。惟其太虛而太空也。故能還虛空。我之本體。其先天而先地者乎。惟其先天而先地也。故能生天地。我之本體。其夏而大者乎。惟其夏而大也。故能儒而聖也。無聖而無不聖。道而玄也。無玄而無不玄。釋而禪也。無禪而無不禪。然而何以謂之夏。而又曰大也。蓋我之夏。則有所謂□。所謂○之真去處者。在

焉。先天而先地也。太虛而太空也。故儒氏得此□。而聖也。道氏得此□。而玄也。釋氏得此□。而禪也。此夏之所以爲大。而合儒道釋而一之焉者也。

三一教主言。心七竅也。七竅相通。竅竅光明。自能透滿於一身之內。身大竅九。小竅八萬四千也。竅竅俱開。竅竅光明。自能透滿於天地之內。至於天地之竅。無數無盡。不可得而紀也。無數無盡。竅竅光明。自能透出於天地之外。而與太虛同體矣。始

林子全集

中經卷下

八

而虛其心也。既而虛其身。又既而虛天地虛而無虛。無虛而虛。虛也不知無虛。也不知。此三氏極則之教。所以能卓越千古。而曰道統中一之傳。有不

在於斯者。余不能知之矣。余不能知之矣。三一教主言。心也者。豈曰在於吾身之內。而亦在於天地之外矣。身也者。豈曰在於天地之內。而亦在於天地之外矣。至於天地。豈曰在於虛空之內。而亦在於虛空之外矣。此余之所以大闢三門。同歸於一夏者。此也。邵康節曰。天地大寤在夏。余於

是而知無心無身。無天無地。無內無外。同此一虛空也。余今復與汝言之。內觀其心。心無其心。汝以爲是心乎。非心乎。外觀其身。身無其身。汝以爲是身乎。非身乎。上觀乎天。天無其天。汝以爲是天乎。非天乎。下觀乎地。地無其地。汝以爲是地乎。非地乎。無心無身。無天無地。汝以爲是虛空乎。非虛空乎。中庸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林子全集三教道統中一經卷下 終

林子全集

中經卷下

九

寤言錄序

上陽仙子八歲時善計算。有神解。十四歲能詩。一皆金丹妙訣。十六歲又善草書。勢如龍蛇。真可謂不學而能。生而知之也。或譏其頭不梳。而仙子曰。千年渾似醉。一世懶梳頭。或譏其脚不洗。而仙子曰。倒騎玄鶴歸海上。

寤言錄

序

脚帶青天幾片雲。其所與遊者。無論貴流。卽衆庶中稍有風度者。樂與往來。玉肴珍羞之設。必饜而去。弗之辭也。時人號爲卓狂。而仙子亦自稱爲狂人云。乃若仲兄龍江道人。負奇才。有靈悟。四明章三洲公檠所刻林生文略。酷似漢人語。後爲文務說理。不

求工詩。尤長於長短句。逸韻飄蕩。類非煙火之徒所能及。近來棄舉子業。取百家書束之篋笥。不復談詩論文。乃涉山臨水。縱情爲娛。與仙子結方外之游。出入於通衢大都。或羣而笑之。或背而詈之。而道人自若也。時人遂呼爲林顛。而道人亦以顛自號。凡有登門訪道者。仙子必啓其端。而道人更詳其意。一日兆居逡巡。請教於煙花樓之觀復齋。仙子曰。日月。顧道人詳之。道人曰。日在月中。兆居又問。仙子曰。水火。復顧道人詳之。道人曰。以水制火。兆居不達。道人曰。日者火也。月者水也。聖人之火在月。亦不熾。

亦不滅。而其下者。火在日。懼其熾也。最下者。火在目。任其熾也。是仙子之所言者。惟道人能識之矣。然錄中秘語。兆居尚多不達。而得之道人之所酬答者。無非盡心知性之學。天道天命之蘊。至於井田制兵之道。用人致治之方。誠用世之大要。處事之弘樞也。若夫所言與六經暗合者。尚數十條。削去不錄。其所存一二。亦以見古今人心之相爲感通爾。付之梓人。以廣同志。

嘉靖辛亥季冬望日。壺山林兆居撰。

寤言錄序

夫至道無言。又焉有足錄哉。因心學不明。聖道湮微。特究心以正學。借言以顯道。故吾師子谷子林龍江先生。當時與上陽無山子卓小仙契機論道。問荅話頭。以醒後學語也。無山稍露其秘。人且莫窺其義。吾師盡抉其奧。人能易曉其旨。遂以寤言題之。總是蕩明心地。淨慮慧寂也。忘情契之則爲之醒。寤意識揣之則爲之迷。寐然迷寐。非離自性。而醒寤豈別有真體也。第世人迷真合塵。卽精神

寤言錄

序

散亂。虛妄色聲。長夜昏迷。杳莫覺。故永迷而永寐也。能以背塵合真。卽精神聚會。空性昭彰。智炬恒燭。明明無盡。故常醒而常寤也。若直論本性。卽非真非塵。無背無合。不聚不散。何寐何寤。而誰迷誰醒乎。況此真性。非惟玄門之宗旨。亦是禪聖之元辰。亦是衆生迷寐醒寤之本原也。然性卽道也。動則散之。卽爲迷爲寐。靜而攝之。則爲醒爲寤。總是一性起用。譬如餅盤釵釧。合而鎔之爲一金。而酥酪醍醐。會而飲之無異味也。則上陽子鑒衆生

迷寐之戶牖。子谷子辯諸教醒寤之根源也。若錄

中有無聖虛聖。化聖賢聖方聖。及酉時水弱不能載舟之說。誠可補先聖之未言。還天地之終始也。他若三教集。三教會編。數十萬言。載有九序心法。行世。於中直指心聖。次第方便。深淺理義。通局是非。而儒玄寂之綱領。會要咸備之矣。若吾師者。捧太陽而委曲環照。令人疑瞠盡除。窮劫蒙益。本未相符。遠近同倫。可謂一代時教之能事畢矣。或曰。今之市井所談玄門者。不曰採陰補陽。便是彼家

寤言錄

序

二

燒汞。邀諸好事者。恣之慾火。抑或旁拾邪徑。呼吸閉息。以搬運爲玄化者。總是漏網包風。無乃惑亂人心。背違名教。而乖聖人之至道也。如寤言錄者。正奇絕。清淨無翳。但一了達。如千年暗室。頓獲無量光明。非寤而何時。

天啓丙寅歲冬。一陽復日。三教弟子僧真懶謹識。

寤言錄卷之上

上陽子無山卓晚春

全著

子谷子龍江林兆恩

金陵中一堂重校

林生問道。上陽子曰。始中終何謂始。上陽子曰。始者。陽也。作也。何謂中。上陽子曰。中者。關也。變也。何謂終。上陽子曰。終者。陰也。生也。林生尚猶未達。子谷子乃言曰。由始而中。由中而終。所謂一貫也。始者。初竅也。始而中者。四竅也。始而終者。七竅也。知四竅則爲賢人。知七竅則爲聖人。以陽授陰。則能作。以陰受陽。則能生。以關通陽。則能變。陽以作之。陰以生之。關以變之。而聖人之能事畢矣。

上陽子曰。地之廣。極北一萬二千里。極南一萬二千里。極東八千里。極西八千里。中一萬二千里。中之外。外之中。各二萬四千里。

子谷子曰。南北各一萬二千里。而東西各八千里者何也。象人之身也。

上陽子曰。地之廣。自北距南。八萬四千里。一萬二

千里爲南。屬火。一萬二千里爲北。屬水。南之土。二萬六千里。北之土。二萬二千里。土之中。一萬二千里。

子谷子曰。南土二萬六千里。北土二萬二千里。語其初也。若言地之定位。南北二土。各二萬四千里。土之中。一萬二千里者。所謂中國也。人之神宮。亦一十二分。知吾身則知天地矣。故中國爲地之極。神宮爲人之極。

林生問日之鳥。月之兔。上陽子曰。此卯酉之說也。

寤言錄 卷上

三

林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日有真陰。故鳥居日之宮。月有真陽。故兔居月之宮。此聖人之設象也。

黃生問飛物何爲卵生。上陽子曰。無土。黃生未達。子谷子曰。言曰。天生物。地成之。飛物不屬於地。而得天之氣爲多。故卵生。氣散爲水。水族亦卵生。黃生問曰。飛物何爲而飛。走物何爲而走。子谷子曰。火炎上。鳥屬火。故憑虛而飛。水潤下。獸屬水。故緣地而走。黃生又問曰。飛物能自卵者何也。子谷子曰。火之氣能融物而成之。故自卵。水者。氣之散也。

故不能自胎。黃生又問曰：水族亦自卵者，又何也？
子谷子曰：魚處水中，其性屬火。魚之浮，卽鳥之飛也。魚不見水而忘乎水，卽鳥不見氣而忘乎氣也。吾嘗卽卵字而觀之，卵字增點成卯字，猶女字增點成母字。蓋卵者，兔也。兔者，月也。月者，陰也。故陰能自卵，得陽而雛全矣。黃生起而歎曰：上陽子無土之論，子谷子水火之說，微乎，微乎。

上陽子曰：念者，二其心也。

子谷子曰：念字從人從二從心，心由性生，故性字

寤言錄

卷上

三

從生從心。聖人且忘其心矣，安有所謂念？故心無其心，乃爲真心。念無其念，乃爲真念。

江生問火，上陽子曰：其內黑也。子谷子曰：鳥者，日中之真陰也。

江生問水，上陽子曰：其內明也。子谷子曰：兔者，月中之真陽也。

上陽子曰：上下方寸合，和之原也。

子谷子曰：陰陽交，則始終之理備矣。

王生問神宮氣府，上陽子曰：玄牝一竅，深一寸二

分，外八分爲氣府，內四分爲神宮。又問：子谷子曰：在母胎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者，乃真穴也。

上陽子曰：初採藥時，須天人相合。

子谷子曰：黍米離大海，人身之子時也。

上陽子曰：火之餘毒生虎狼。

子谷子曰：虎狼之文，火之賁也。虎狼之性，火之烈也。

上陽子曰：北斗天地之陰也，南斗天地之陽也。

子谷子曰：非陽則天地無以爲始，非陰則天地無

寤言錄

卷上

四

以爲終。以南就北，以始合終，以陽交陰，此天地之所以長久而不壞也。學者知斗柄之理，亦不異於天地矣。

上陽子曰：日者，天之神也。

子谷子曰：天之神在日，人之神在心。夜則日浴於海，睡則心藏於腎。

來生問身中陰陽之交，上陽子曰：南夫而北妻也。

來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萬物始於北，陰陽交則

五行合矣。

黃生問人身之極。上陽子曰。貫兮在此。還兮在此。今兮在此。一兮在此。而天地之所以生萬物者。亦不離此。黃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惟貫乃還。惟合乃一。此其所以生生而不窮也。故曰得其一而萬事畢。

陸生問水之源。上陽子曰。始之者崑崙。洩之者黃河也。子谷子曰。其洩之者在黃河。其不洩之者亦在黃河也。

秦生問天。上陽子曰。人跡不到之謂天。子谷子曰。

痛言錄

卷上

五

譬人在霧中。近不見霧。去而還視。則頃所立之地。皆霧也。人在氣中。目所窮處。即呼曰天。非知天也。故天之下。即地。地之上。即天矣。

張生問神。上陽子曰。以神字而細玩之。可知神之妙用。張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神字從中從示。示古神祇字。中一畫者。一貫也。得其一而貫之。則謂之聖。不可知之神人矣。

上陽子曰。男子取水中之元神。歸之土釜。女子取火中之元神。歸之土釜。

子谷子曰。月得日而始明。日得月而益耀。吾身之水火腹中之夫妻也。

上陽子曰。鼻有二根。通於玄牝。

子谷子曰。左根大。則火上騰。右根大。則水下漏。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者此也。

上陽子曰。覺則左根直。睡則右根直。

子谷子曰。左根直。則神歸左。右根直。則神歸右。神者。君也。氣者。臣也。精者。民也。君居其宮。則臣民隨之。

痛言錄

卷上

六

吳生問女懷胎之處。上陽子曰。中神左氣右精。子谷子曰。與男合。則生人。與火媾。則胎仙。

凌生問節財之道。上陽子曰。藏兵於農。節財之道也。子谷子曰。古者兵無常數。無事則兵皆農也。有急則農皆兵也。後世兵有定名。無事則聚兵而食之。有急則徵農而用之。嗚呼。兵聚而食之。固非節財之道也。苟或有卒然之變。則凡平時之所以列之行伍者。不及其數之半。亦且老弱羸疾。此世道之所以不寧也。

盛生問何以賑民之窮。上陽子曰：井田廢而民窮也。

皮生問：人君之所以治天下。上陽子曰：愚子谷子曰：智者智之小也，愚者智之大也。太古之君愚，故其民質而朴。後世之君智，故其民疑而詐。

上陽子曰：以物照物，火外影，水內影。

子谷子曰：火之氣外見，水之性中存。

上陽子曰：未時之末，一八之數，而精通矣。周生怪而問之。上陽子曰：古者三十而娶，近乎四八之期。

將言錄

卷上

七

今之世不及二八之數，即能生育矣。子谷子曰：天地之氣漸微，而人身之氣易散矣。

張生問道。上陽子曰：中。又問。上陽子曰：無。張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中者有也，無者無也。初有而終無也。

吳生問道。上陽子曰：無而有，有而無。子谷子曰：有有無無，則金丹之理盡矣。

秦生問道。上陽子曰：青山不動。秦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此示之始，而秘其終也。

上陽子曰：君后合處，時察左輔之消息。

子谷子曰：君者火也，后者水中之土，即終也。左輔者，天一之本也。消息者，海底靈光，飛到山頭，漸漸下金橋，過玉關，歸土釜，所謂返本還原也。

王生問玄牝。上陽子曰：不離一中。子谷子曰：此言中，即終也。尚書曰：允執厥中。

王生問聖。上陽子曰：聖有五，何謂五聖？上陽子曰：天者無聖也，老子者虛聖也，堯舜周孔者化聖也，湯武者賢聖也，神仙者方聖也。子谷子曰：無聖者。

將言錄

卷上

八

無聖而無不聖也。虛聖者，無而有也。化聖者，虛而未盡虛也。賢聖者，不知其終也。方聖者，遊方之外，非聖棄時，乃時棄聖也。

費生問丹。上陽子曰：神者丹也。何謂丹老？上陽子曰：神足而久，其丹老也。子谷子曰：神凝而丹成，功純而丹老。

宋生問海水。上陽子曰：此天地之精也，而水之淡者，餘氣爾。子谷子曰：以水投水，鹹化爲淡，則知淡者鹹之散也。

上陽子曰金丹功足漸漸上升所謂變化不測也。
子谷子曰自下田而中田自中田而上田。

上陽子曰目者心之門也耳者腎之門也鼻者玄之門也口者牝之門也。

子谷子曰世之指口鼻爲玄牝謬之甚也真土者真人之呼吸處也。

上陽子曰齒者腎之發也毛者脾之發也。

屠生問水中金上陽子曰肺有二根須共通於左

腎子谷子曰所謂母隱子胎也欲得水中金當子

時爲之

卷上

九

上陽子曰午初正大禹治水之時也。

上陽子曰周以前正當午時三四刻戰國及秦乃

過四刻矣。

子谷子曰過四刻則屬之陰矣。

莊生問本來面目上陽子曰看回字便知之子谷

子曰內口者外口之根也注意虛無散而復聚所

謂回也。

徐生問事貴謀信乎上陽子曰天命人事本不相

上陽子曰移西就北假道於南。

子谷子曰北者土也西者水中金也南者火也。

蕭生問陽不用七而用九陰不用八而用六者何

也上陽子曰合九與六者十之有五也子谷子曰

易者日月也望則陰陽俱盛故合七與六者退而

十三也合八與九者進而十七也皆非天地之中

數矣。

蕭生又問龍鳳天地之瑞也何龍多而鳳少上陽

子曰龍者天地之精也麟者天地之氣也鳳者天

地之神也子谷子曰精清則能生氣氣滿則能生

神。

王生問二方寸上陽子曰分之則爲天地之生聚

之則爲萬物之始王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所謂

兩者異則真一之氣潛兩者同則真一之氣變也

上陽子曰男子神宮都是陰而陽之根在西北女

子神宮都是陽而陰之根在西北。

子谷子曰西北者乾也神宮者猶坎離之中畫也

男子神宮之外雖都是陽非真陽也女子神宮之外雖都是陰非真陰也真陽真陰其根甚微。上陽子曰男內入陰而一陽女內入陽而一陰。子谷子曰男老真陽不盡不死女老真陰不盡不死。

癸言錄卷之下

張生問圮橋所傳何事。上陽子曰有六傳何謂六傳。上陽子曰一傳道二傳漢高天授三傳緩收項羽四傳用蕭韓五傳羽翼太子六傳歸山。子谷子曰進履之後自了功德非爲韓也。

歐陽生問兵。上陽子曰死者生之徒也。子谷子曰兵法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

呂生問五嶽。上陽子曰崑崙山發脉三十六條北九條中五條卽中國之五嶽也東七條南八條西

七條。子谷子曰卽身中之三十六宮也。

上陽子曰黃河中之深處有五色石軟如縣。子谷子曰竅內之骨黃河之五色石也。

上陽子曰崑崙之五色石在地之深處與黃河之五色石一直相連。

子谷子曰崑崙之五色石卽天地之呼吸處也而海之潮汐係之矣。

上陽子曰天下之水五萬四百里山二萬五千二百里地八千四百里。

子谷子曰。人之一身。而血爲多。精者。血之精也。液者。血之餘也。

上陽子曰。黃河之水。崑崙之髓也。

子谷子曰。髓竭精亡。而吾身之黃河不可洩也。

上陽子曰。水發源於崑崙山者。亦三十六條。

上陽子曰。黃河清爲上。靜次之。走爲下。

子谷子曰。清則聖人出。靜則四海安。走則天下亂。

上陽子曰。黃河而下。水之餘也。

子谷子曰。黃河者。精也。

釋言錄

卷下

上陽子曰。崑崙五色石。燥而天地壞矣。

子谷子曰。燥則精之精竭矣。

上陽子曰。崑崙者。玄也。黃河者。化也。

子谷子曰。知玄化。則知崑崙黃河不在天地。而在吾身矣。

上陽子曰。崑崙者。君也。黃河者。后也。東海者。輔也。

西海者。弼也。

子谷子曰。崑崙者。水之源也。黃河者。水之聚也。輔居左。而弼居右。

上陽子曰。天出五雲。地出美珠。華之散也。

子谷子曰。歛華就實。道之本也。

上陽子曰。天地不交。則水多。

子谷子曰。天地五百年一大交。將交而水反爲氣。而氣散爲水。山川出雲。水爲氣也。天降時雨。氣爲水也。

陳生問。龜何列於四靈。上陽子曰。龜五百年其色

玳瑁。千年其色白。三千年其色玉。輕如毛。浮於葉

上而不沉。夜有晶光射入牛斗。子谷子曰。龜鶴一

語言錄

卷下

三

也。鶴不稱靈者。以鳳爲之長也。

朱生問。天有時而壞。否。上陽子曰。天安能壞。故曰

者。陽也。日出而天地闢。朱子未達。子谷子曰。乃言曰。

人之一身。譬之天也。而元神則日也。知元神之爲

日。則不異于天地。而爲天上之神仙矣。

上陽子曰。山秀不生。賢而生玉。地怪不生。才而生

寶。

楊生問理。上陽子曰。理者。無也。子谷子曰。理散於物。無而有也。

上陽子曰。背者。北也。宜溫而不宜寒。

子谷子曰。背字從北。從肉。肉之北也。於五行屬水。趙至問子候。午前定息坐。上陽子曰。定在竅中。而呼吸之子。候則入而駕。午前則出而散。子谷子曰。竅中之火者。內火也。呼吸者。外火也。駕。駕車也。散。散火也。

上陽子曰。知天地吾身之土。則太極立矣。

子谷子曰。此北方之土也。

黃生問天地何以開闢。上陽子曰。天氣自北而東。

諸書錄

卷下

四

自東而南。自南而西。自西轉北。陽氣至此大盡。陰滿天地之中。學者先要窮吾身之終。若窮吾身之終。安能知天地之始。子谷子曰。知吾身之終。則亦知吾身之始矣。天之初。無也。無而有。則氣生焉。有而質。則水生焉。質而凝。則五行具焉。及其至也。凝散爲水。水復爲氣。氣反於無。無無有。有天地之理。盡於此矣。

潘生問何謂中。上陽子曰。中者。庭也。子谷子曰。庭者。土也。其色黃。

上陽子曰。虹者。雲之滯氣也。

上陽子曰。無極者。如年之十月也。立極者。如年之十一月也。

子谷子曰。由潛龍勿用。至子飛龍在天。其陽純也。上陽子曰。丹之濁者。爲天清者。爲日。

子谷子曰。地者。陰也。天者。陰之陽也。日者。陽也。

上陽子曰。人之神。初細如毛。終則一身都是神。天之神。初大如李。終則周天都是神。

子谷子曰。人身與天地。有大小。而無異同。

諸書錄

卷下

五

張子問火候。上陽子曰。內火。謂之陽火。外火。謂之陰火。自子至午。以漸而出。自午至亥。以漸而入。張子未達。子谷子乃言曰。出入卽進退。進退卽抽添。玄牝一竅深一寸二分。子時進二分。至巳時出而在外。午時退二分。至亥時入而在內。妙在呼吸。不可強猜。

黃生問天有時而壞否。上陽子曰。天亦能壞。子時一陽始生。自子至寅。陽氣始全。自寅至午。陽氣始盛。自午至酉。陽氣漸微。自酉至亥末。陽氣復生。黃

生未達。子谷子曰：「乃言曰：『通乎晝夜，則天地之大，晝夜可知矣。』」黃生問曰：「上言不壞，此言壞者，何也？」子谷子曰：「天安能壞？顧陰陽消長者何如耳。混沌之時，天之大夜也，開闢之後，天之大晝也。」

黃生問人何生何死。上陽子曰：「有上德之人，有上智之人，有下德之人，何謂上德之人？上陽子曰：『一點靈胎，注意不散，上德之人也。何謂上智之人？上陽子曰：『散而復注，返本還源，上智之人也。何謂下德之人？上陽子曰：『陽氣日索，陰濁日增，下德之人也。』」

諸言錄

卷下

六

也。子谷子曰：「長生者，自生非天生之也。夭死者，自死非天死之也。上德之人，無爲也。上智之人，有爲也。」王生問：「一陽來復，上陽子曰：『少陽如少子，不宜驚動，不極初轉，直至大泰之時，可以放流。』」

子谷子曰：「先王至日閉關者，以此也。」黃生問中上陽子曰：「人身無一中，天地無根本。黃生未達。子谷子曰：『乃言曰：『中立而吾身之天地定位矣。』』」生之根，造化之本也。」

生問行止。上陽子曰：「凡事直待時來，行而從行，止而從止。」

劉生問氣運。上陽子曰：「三王五帝上下同其心。三代以後，君民異其志，可知時之古今。氣之厚薄，子谷子曰：『上古之時，聖人孩其民。三代以下，世主罔其下。』」

上陽子曰：「赤子之時，外亂言則出乎自然，知爲無也。長則外無亂言，是出乎私心，知爲有也。」

子谷子曰：「外雖亂言，其天全也。外無亂言，其精搖也。入藥鏡曰：『先天氣，後天氣，得之者常自醉。醉則外雖亂言，亦出於自然矣。』」

黃生問用人之道。上陽子曰：「用人須體常道，不可詭逆。若自詭逆，人心安能同樣？」

黃生問天地人身。上陽子曰：「天有四岳，人有肝心肺腎，循環歸一水中。天地之初也。黃生未達。子谷子曰：『乃言曰：『天地之中岳，人身之黃庭也。一點虛無，注意不散，則與天地合其德矣。』』」

黃生問：「一陽來復，何以知之？」上陽子曰：「妙妙茫茫。」

從虛無中來。非影非形。半見半覺。子谷子曰。溫溫鉛鼎光透簾幃。陽之復也。

上陽子曰。酉時水弱不能載舟。

子谷子曰。陽氣散而水無力也。

上陽子曰。無字當作○。極字當作◎。

子谷子曰。此制字法也。○者極也。◎者無也。中一點者丹也。丹落於○之中者。無極而太極也。

上陽子曰。天氣自北而南。

子谷子曰。南方之地變乎夷。北方之地屬乎狄。亦

籍言錄

卷下

八

異於古之時矣。

上陽子曰。今之時。地氣已在平洋矣。

子谷子曰。地氣初山頂。次平洋。次水中。地理書言

神仙擇地水中。用犀分水。此山氣薄。已趨于下矣。

沈生問鬼。上陽子曰。鬼者。自鬼也。子谷子曰。心者

陽也。鬼者。陰也。內搖其神。陽散而陰生矣。

翁生問萬物之所以生。上陽子曰。和也。子谷子曰。

陰陽和也。不中不和。則天地安能位。萬物安能育。

此致中致和之不可已也。

朱生問崇有無。上陽子曰。崇者。邪也。邪從內發。子谷子曰。內邪作。則外邪興矣。

上陽子曰。西之終。北之始。山水之原也。

子谷子曰。水生於西。而盛於北。

上陽子曰。常人之心在目。聖人之心在下。覺時在

上。

子谷子曰。外其心者。逐物也。心其心者。戒物也。伏其心者。忘物也。

上陽子曰。一日者。天地之一小周天也。一年者。天

籍言錄

卷下

九

地之一大周天也。

子谷子曰。周天者。始於北。而窮於西也。

上陽子曰。崑崙者。西北之分也。

子谷子曰。生於西。而盛於北。水之源見矣。

申生問仙人抱琴何義。上陽子曰。陰陽五行之和

也。子谷子曰。此設象也。陰陽五行。會於焦尾。

上陽子曰。犀卯時向陽而交。一身陽氣都聚在角。

角有二根。通於土。又性屬火。故能分水。

子谷子曰。土者。北方之土。猶人之終也。

上陽子曰呼者散也吸者藏也。

子谷子曰春夏吸以入之秋冬呼以出之春夏吸以降之秋冬呼以升之此則顛倒天地也。

上陽子曰○者無也名者有也。

子谷子曰所謂無名者天地之始有名者萬物之母也。

陳生問荷葉捲珠吉地也不利於山家者何也上陽子曰時不利也陳生曰何謂也上陽子曰寅時利卯時不利日出而露晞也。

痛言錄

卷下

十

上陽子曰天不夜則不能晝月不缺則不能盈。

子谷子曰陰陽消長之機也。

仇生問七星劍何義上陽子曰以水制火子谷子曰北斗水也。

賀生問入園打坐上陽子曰其外靜也子谷子曰枯坐者靜非靜也應迹者動亦靜也故君子以動求靜不以靜求靜。

莊生問養心上陽子曰聖人善種心莊生曰何謂也上陽子曰常人循枝葉而忘其根聖人得其地

而種其根也子谷子曰聖人心種於北方之土故根本大而枝葉盛也。

痛言錄

卷下

十一

書卓小仙遺稿卷端

世人類以卓子爲仙。余亦未敢卽以爲然。然卓子不識字。旣能詩。又善草書。無尺寸之帛。所衣之衣脫下。卽爲笏人持去。無升斗之儲。人或邀之。而少拂其意。雖瓊筵珍羞。亦不願往。無分釐之資。每得於人者。輒以施人。少小時。雖寒甚。必露宿於石頭上。只着黑麻布裙。又背加青紗帕子。履霜赤腳。更無他衣。及長。雖衣重綿。每霜天。必浴於溪溪。又飲水十數甌。曰。漂我紫金丹也。是亦可謂人中之奇。

卓小仙遺稿序

矣。今卓子厭世而去。余摘其遺言。拾其遺詩。而命之梓。并余所贈詩。及與之分題同賦者。附錄之。亦無忘其一二年間。與之雲棲霞處。搜秘討奇也。卓子六歲喪父。八歲喪母。無所資藉。而丐乞於道。時人咸以其能神算。又知未來事。爭迎食之。遂大顯名於時。當道貴人。枉臨求見者甚衆。卓子必與之分庭。迭賓主。當道貴人。亦以其能不屈。愈加敬愛。其爲時流所尊禮如此。卓子蓬頭不梳。余每勸之冠。後亦冠唐巾。足跣不洗。余每勸之履。後亦履道。

鞋。又不復有伉儷之志。余每勸之昏。不答也。後亦竟不昏。歲值中元。輒具牲醴。以祀其父若母。登高而望之。長跪揮淚。能不忘其本之所自出也。自號爲無山子。人或呼爲仙子。或呼爲小仙。或呼爲上陽子。我莆之前渚林人也。名晚春。

卓小仙遺稿序

上陽子無山卓小仙詩

跣足二首

天上逍遙卓晚春
桃源深處老乾坤
倒騎黃鶴歸海上
脚帶青天幾片雲

披衣兼跣足開口笑
王侯千年渾似醉
一世懶梳頭

霜天浴於天池滌

嘉靖癸丑正月望日
味爽值霜天寒甚
西塔院

僧如昂如山等懇請
小仙浴于天池滌
先具茶

卓小仙詩

三

餅會七寺諸僧及遠近
來觀者浴罷飲水十七

甌次日又浴于南門河
飲水十八甌

朝來此溪中沐浴不知寒
清霜與白水漂我紫金

丹

金丹

大道金丹不在書
千言萬語總是虛
中間一點無

人透黃金屋裏有真珠

呂真人

志氣昂昂星斗寒
腰橫一劍過南山
人道蓬萊萬

里遠我說桃源咫尺間

白真人

天帝殿前一小仙
謫落人間弄玉蟾
長嘯武夷山下去
閑採空花點碧泉

西湖

兩岸桃花依然在
英雄一去幾時來
歌舞千年流不斷
宋家明月照蒼苔

畫梅自題

草筆寫懸崖月明
以爲家未見黃金彈
先吐白玉

卓小仙詩

四

花

山中作二首

步入青山身轉悠
碧溪春水年年流
金谷不如農

夫樂一度花開一度秋

一片青山倚碧天山頭
不老幾千年夜涼常有神

仙臥月皎雲飛鶴嘯泉

開簾見月

落花流水兩無情
流水落花幾度春
開簾惟見庭

前月遙指明月作故人

九曲山

前山後山九曲山蓬萊仙子下人間時人要識中間寶中間一粒紫金丹

題自像

披衣散髮白雲留盡在胸中細運遊一片野心天地闌萬年松鶴樂悠悠

贈龍江道人

龍江元是好秀才今日相邀步玉臺一心放去隨流水不是道人做不來

早小仙詩

五

霞外

霞外風流二十年落花流水任自然月到中霄雲散盡蓬萊一道碧連天

齋戒

七日戒兮三日齋白鶴過從天上來欲求一寸真桐地始知人世有天台

海鶴

海鶴雙栖喙白雲一輪明月照金尊塵世不覺曾孫老舊時燕子舊時春

壽林蹇齋翁

今歲八十一落霞滿山赤流水向東溟吾心自太古

題僧巨文畫像

長老本無心長老原有語寄跡在人間身與白雲侶

廣化寺同吳分守宴飲作

三人共酌五壺酒邂逅人間豪傑友莫道陶冶今不存與君夜話頃刻久

早小仙詩

六

桃花

千古清風在神仙去不回山頭無一事碧桃花自開

醉後作

昨日南山採綠霞一溪春水漲丹砂如今醉酒忘歸去洞口碧桃幾度花

偶題五首

桃花向明月不知今幾春山頭無一事天風作故人

飄然出雲中野花溪頭開萬里秋風夜青霄鶴未
來

秋雲山頭白秋月海上皎青天千萬里無處不逍
遙

海水山頭流桃花幾回春逍遙雲外去古今一閑

人

歸去華山下碧水流落花山頭秋月白神仙老故
家

答問

卓小仙詩

七

人人問小仙小仙性氣顛日日醺醺醉醉倒不知
天

九鯉湖

道人來時江月曉道人今去海山秋不知何處吹

玉笛湖裡梅花空自流

麥斜二首

雲鎖麥斜不見家尋真洞口老烟霞時人不識桃
源路西向天台問落花

道麥斜有神仙山頭丹竈知何年跨鶴仙人今

去後樓閣空虛倚碧天

黃鶴樓

上陽仙子去乘槎深入天河不見家鐵笛一聲亭
前響壺中八月放梅花

洗脚

等閒洗脚步青雲步入深山幾度春且看桃花隨
水去不知何處是乾坤

園中草

今宵飲盡千輪月千輪明月一口吞時人不識園
卓小仙詩

八

中草死了紅花又再春

秋月

雲外故人來相問世間春到有桃花三十六宮秋
月白仙人何處不還家

春燕

燕子飛飛弄春晴一年歸去一年新山頭白石依
然在桃花開口也笑人

武夷

雲在山頭連碧天水流山下幾千年雲外洞天三

十六身在武夷第一天

卓小仙詩

天

光

卓小仙詩跋

吾師曰。常人於其心之所能知者。則以爲同爲習。於其心之不能知者。則以爲異爲駭。毋惑乎上陽子之知希也。始則鄉人疑其幻。乃神算莫踰。而邑人信之。既而高抗不屈。邑人笑其狂。而貴顯下之。終而聲名赫奕。天師徵之。天子召之。而皆不之往。是上陽之自處。何其峻也。至于貧婆顏翁招之。則又未嘗不願往。又何其無色相也哉。吾師聞其名。與之談出世之學。心心相契。語語相投。卽上陽所

卓小仙詩 跋

十

秘者。而吾師亦時或直露之。先生嘗曰。方上相接。此其第一人也。則先生與上陽。其聲應氣求也乎。莆人以爲先生得上陽之傳。而後詣玄妙。是亦未知先生也。上陽詩曰。神仙龍江林。古今有幾人。一夜金丹老。同到萬年春。則上陽之知先生。亦在壯歲時矣。况先生別上陽後。數十年間。功彌天地。道冠古今。卽三氏之聖人。亦讓德矣。獨上陽子。但上陽之寤言與詩。悉皆道前人所未嘗道也。烏可湮沒於世哉。復重梓於豫章。以與世之知道者共之。

原附先生襟體詩已刻入醒心集此不贅
萬曆壬子春甫張洪都謹跋

華小仙詩

跋

士

三教先生已丑十札叙
已丑十札者龍江先生之晚年
所與海內賢士大夫論學諸書
也翼林氏曰吾師以布衣常帶
脩身於內成孚於外故不易地
而學不易民而誨世之知先生
者以為蕩蕩工賈之所同然愚
不肖夫婦之所與知能者而已
而孰知海內名公鉅卿之信好
若此乎焜曰其然焜自甲午讀
先生之分內三教會編數十萬
言至於今日始得徵先生之學

於見知之賢而盡讀其疇昔之
所未卒業者竊嘗辟之先生之
學始則若聆雷霆雖競然驚
耳目一矣既之如觀出日雖
汭然起於渤澥離然陟於雲
霄而知其有四表之被千古之

輝也又既之如熙春陽則天地
之盛德氣濬發於淵泉而敷於
羣動六合已暢矣百昌已遂矣
萬物已育矣又奚疑焉而賢智
愚不肖又奚別焉姑射之神仙
聖為臣愿恪為使廣成子千二

百歲空同之上不見不足垂裳
之后超風問道不見有餘無它
道固如是也曰然則斯札也與
分內集三教會編有以益乎曰
無以益也夫一柱下爾而人傳
將隱之書一瞿曇爾而世宗家

後之問即吾夫子六經之學皆
自漸反魯以後事也至人以道
為統以天下萬世為一身至將
老而傳而其志愈切而悲其
言愈總然唯恐不詳所以使
人感而興而繼承火傳燈續

以至於不墮皆是物也則斯札
又何可以無傳也遂曰翼林氏
之言而次之以為之序

萬曆辛亥夏六月豫章後學劉

一焜拜誤



南州私洲弟子朱統鎰拜書

林龍江先生十札

附來翰

豫章門人劉一煥原梓

何其智

朱汝康

何仁者重梓

王太史圖原東 陝西耀州人

圖墮落世網三十餘年對境逐塵牽纏莫斷叢瞋
深愛煩惱無邊望彼岸以何遙抱信心而難悟自
分出離之無路豈期解脫之有因恭惟 老師入

聖超凡明心見性理融真諦雙林蚤證菩提幻泯
空華三教獨傳正印攝七趣總歸如來密藏現化
身遍入毛孔微塵凡般若之會歸信人天之師範
圖幸露法潤頓切皈依誦要覽而想像道顏循良
背而澄息妄念期以數年之久漸登九序之階第
恨正念孤微迷情夢雜顛倒相續起滅不停憐人
壽之幾何悲性靈之易汨興言及此揮淚交加敢
附上座笏岩公之便肅裁尺牘敬布寸衷伏望
老師願力慈悲俯垂收錄慧光攝受遠加護持俾

弟子正念精專。直超妙明之路。安心消歇。蚤窺清淨之門。下情幸甚。臨緘不勝懇切祈禱之至。

讀來翰。可謂慕道之切矣。美。美。何者。謂之境。何者。謂之塵。而對境逐塵。其誰對之。其誰逐之。何者。謂之煩惱。而又曰無邊。何以謂之彼。而又曰何遙。誠能持此心法。信而行之。則亦何有煩惱。而況曰無邊。以此明心。以此見性。以此超凡。以此入聖。便是彼。了事底人。然正念即是迷情。迷情即是正念。但惟一悟已爾。若所謂正念精專。安心消歇。孔子所謂為仁由己者。妙明之路。從我而由。清淨之門。由我而入。而謂由人乎哉。不知何日得以面談。是所願也。

袁太史宗道原東 湖廣公安人

宗道廿有九年矣。辛巳之冬。一病幾殞。後稍習靜。獲更稱人。于時感風火之易散。慨泡影之非堅。遂搜內典。遍叩方外。荏苒至今。益增迷悶。若墮大海。怒濤洶湧。心悸目眩。將就溺沉。幸友人汪君見憐。示諸弟子曰。吾師林先生。總統三教。普度衆生。爾

為師心焉。弟子爾時神魂超越。悲喜交集。後得先生所著書。焚香跏趺。讀如醢雞發覆。復見日月。弟子身滯都門。而心已飛於函丈矣。今者更逢芻蕘道兄。詢師與居。愈增渴仰。益思親炙。故敢齋致寸緘。仰叩皋比。固知根器愚頑。非堪鞭策。所幸造物陶鑄。不遺蟻螻。僅蒙收錄。得奉掃除。時聞法語。此之為恩。奚翅起死人而肉白骨哉。又師九序之訓。弟子側聞其五於汪君矣。大海迷人。偶得杖屨。忻踊之私。言不能盡。顧尚未知艮背之時。見何景象。乃

可行庭通關乎。復見何景象。乃可安土乎。安土幾何時。見何景象。乃可採取乎。結丹有形乎。無形乎。移丹氣穴為自然耶。為用力耶。氣穴在臍裏之中。抑臍之下。一寸三分邪。統乞明誨。以開愚蒙。尚容躬詣門牆。敬聆奧旨。臨楮無任瞻依悚仄之至。讀來翰。知好道之深。相愛之至矣。第此事只從心上做工夫爾。若艮背行庭。乃求放心之法也。行艮背時。要得水升火降。渾身調適。行庭即周天也。三百六十五度。吾身一小天地也。行周天時。要聚清

氣於吾身天地之內。以抱神也。散濁氣於吾身天地之外。以煉形也。其次則有通關。又以宣暢一身之筋脉。流通一身之滯氣。滯氣一散而神則自虛而明矣。形則自清而爽矣。至於安土敦仁。以結丹也。蓋父母媾精一點。落於子宮。吾身之至寶。吾身之真丹也。而此丹何其靈與。由是而五臟六腑。由是而四肢百骸。由是而能視能聽。能持能行。四端俱足。萬善皆備。而大化而聖而不可知。都從子宮中之一點發出來。爾因地一聲。而此一點。卽落

四

於臍下一寸三分。既而移在心臍之間。所謂八十分之中央也。老子曰。天地之間正此處也。不復在於臍下一寸三分矣。又既之而移在五行之心。釋氏所謂肉團心也。不復在於天地之間矣。又既之而散見於耳聞目視口鼻。鼻不復在於肉團心矣。若以用功言之。法當內視返聽。如有一點烟。烟靈光在於肉團心內。所謂存無守有者是也。片時之間。果有一點靈光。卽移之於天地之間。非內非外。而兩腎之間。真水自然上升。與之交媾。既交

媾矣。而視而聽。必當在於天地之間。然丹屬火也。不能不熱。至熱時。卽移之臍下一寸三分。稍停片時。卽向臍後上升。夾脊雙關至泥丸。下從鼻口直至臍下一寸三分去處。此處卽所謂玄牝之門。玄而又玄也。當有當無。時時刻刻。稍稍照顧。所謂觀自在菩薩者是也。始於有象。終而無形。始於有作。終而無爲。若孔子不言性與天道。又罕言命與仁。道家言之。而又雜之以硃砂水銀龍虎鉛汞。令人難測其旨。釋氏言之。而又雜之以狐孫狗子。露柱

五

剎竿。令人莫曉其義。故曰。饒君聰慧過顏閔。不遇真師。莫強猜。故區區直述而明言之。漏泄殆盡。苟有專心致志。舉而行之。易易爾。但心之所知者。而發之於言。終不若心之所知。口之所言者。而筆之於書。終不若口之所言。不知何日得以聚首數月。與大弟共明此學。是所望也。想大弟同之也。

吳太史應賓原東 南畿皖桐人

應賓佩服儒訓。栖心玄釋之日久矣。雖復飄轉情塵。淪溺見海。而一念信心。屹不可拔。顛倒頭顱。虛

小歲月廿餘年於茲矣。何因何緣。獲聞先生之名。讀先生之書。而又獲私淑於先生之道。以自薰染。了知此心與三教聖人。畢竟無二。生大歡喜。發大誓願。此何異指丐者之家珠。而使之歸而有之也。幸甚幸甚。應賓竊惟道喪以來。聖人之教。互相詆訾。裂一體而三之。構同室而鬪之。其間逐景附聲。謬自標植者。卽不論乃至窺真源。洞底裏。號爲儒之杰者。亦若不釋然於中。而必欲驅二家於吾儒之外。道之不明。從可知已。吾師應運而興。秉燭炬

六

而哀羣迷。證彼岬而憂衆溺。其筆之於書者。種種明訓。揭三聖之教。而日月之乃至種種心法。所傳於世者。譬如慧燈。殆過千億。而今而後。苟有得與於三教之法。潤者。皆先生之賜也。賓雖愚昧。寧不知歸已於本月望日。齋心焚啓。受戒訖。輒函蕪牘。入大弟子林笏岩公行李。仰塵玄覽。惟我大師哀憐而攝受之。日所奉行。者良背之功。日所講明者。分內之事。至於鄙心所不了義。不敢齋問。圖南之後。誓當奉贊講席。咨決疑情。應賓竊聞青陽不擇

木而榮。所異者良楷。大匠不擇材而任。所異者椽桷。應賓雖愚不肖。抑於師門。豈有讓耶。啓次不任哀懇待命之至。外所刊教集。統乞惠覽。

讀來翰。可謂知斯道之大旨。會三教之源委矣。老子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名。長養萬物。而中庸則致中致和。以爲用也。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者。蓋有見於此矣。故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又曰。聖人通天下爲一身。若二家非聖人之一身乎。非天地間之物乎。而必欲驅二家於吾儒之外。不謂之裂吾身而三之耶。區區於是。而知孔子

七

之教。凡有血氣。莫不尊親。釋氏之教。卵胎濕化。盡皆滅度。區區稍稍有見於此。故統三教而序列之。然不始之以明倫。則無以立本。不中之以見性。則無以入門。不終之以虛空。則無以極則。夫惟其極則也。虛空本體。天地且不能外矣。而況物乎。物且長養矣。而況人乎。大弟有此大識見。則必有此大擔當。況大弟身已躋貴顯矣。以此度世。而爲天下第一流事業。毅然爲之。拚是非。忘毀譽。而不

少退讓於古之聖人。則亦何難之有。若區區微者。年已七十有三矣。特倡明三教於其始。已爾。不有大賢如大弟及玉蟠古鉉明石。何以合三教而一之。見諸行事。而樂觀其成耶。此道須要面談。而非紙筆之所能盡也。

蕭太史雲舉原東 廣西南寧府人

弟子最迷謬。春秋幻度二十有五齡矣。覽鏡顧形。儵焉老大。回眎嬰提。恍如蕉鹿境也。自惟君父之恩未酬。婚嫁之願未畢。塵緣猝難捐割。人理猶然。

六

闕如一日之內。而變態叢生。轉盼之間。而蜉蝣遞見。馭六馬易收。方寸難而。又念河清不待。薤露易晞。壯色弗停。勢如奔馬。不以此時究性命之旨。證生死之關。有如一且而草枯花落。與萬品齊煨。捐棄惺惺。沉冥世世。嗟乎哀哉。每一念至。而計畫無所之。未嘗不拊膺長喟。不覺涕泣之無從也。恭聞先生超玄證聖。出有入無。闡三教之真詮。標九序之宗旨。嘉與後進。矜悼愚蒙。弟子無知。心竊嚮生。願執鞭末由。徒切宮牆之望。登龍靡遂。益增山

之思。伏願先生憫苦海之沉淪。授登岸之要旨。直指入室。無落旁蹊。大示真宗。不迷岐路。必求發軔之始。易簡可行。願聞指南之方。奉持勿失。翹首闕山。不勝注望。南鴻有便。幸惠德音。

九

讀來翰。而嚮往之心。可謂切矣。慰慰然區區所談之道。殆非荒唐枯槁之謂也。無分於在世出世。只在世間而出世間爾。不惟廟廊之上。而三軍之中。亦皆可爲也。故君父之恩。直在於出世而在世。酬之而無難也。斯道之大。直在於在世而出世。了之而易易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而所謂求放心者。誠可謂難矣。但能依區區心法。遵而行之。亦不爲難。或心之放於外也。只惟行此工夫。念念不忘。不知其他。而心自收矣。或行此工夫。而心猶未收也。亦只惟行此工夫。念念不忘。而不必咎乎其心也。蓋心屬火。最易燥動。若必與之較正。則心必不能收。而愈放矣。此言甚正。而若反。但能信而行之。可以坐收明效。不知大弟以爲何如。區區欲度世。豈敢妄言以欺人耶。然此乃發

軼之初易簡而可行也。若夫九序載之三教經解三教會編三教分摘便覽三教分摘洽論三教原編等拙集者詳矣。要之亦非文詞之所能盡也。

吳進士用先原東 南畿晚桐人

用先曾未一覲先生之光儀。而聞先生之行。讀先生之書。心甚嚮慕之。恨不得執巾紼朝夕事先生。邇邇者笏岩翁至都下。往謁叩之。知先生接引後學。惓惓盛心。始齋戒書啓。稱名爲弟子。夫先生飄然世外。而用先束首一經。猶作塵囂走。何以師先

生。但思先生立教深重綱常。而用先宗祀未續。世難脫。所以躉就樊籠。然而出世之想。無日不切。蓋自維此身如幻。畢竟無常。心性真源。何繇明見。若失母嬰兒。了無依傍。幸天愍愚昧。賜以先生九序之功。雖未得親承指畫。而私淑諸人。如盲得杖。卽不揣鈍器。信受奉持。祇恐業重識昏。終須墮落。尚圖來禩。恭詣法席。目接溫顏。耳聆要旨。庶得沃甘露而起沉痾。乘慈航而出苦海也。先此陳悃。惟先生慈悲。不麾門牆之外。則大幸。

讀來翰知嚮往之心甚切。羨羨區區所云心法。只在世間爲之。而非離世以爲學也。質之黃帝舜湯武周孔無以異也。歷考之道釋亦有同者。若以嗣續足以妨道。而黃帝四妃二十五子。老子之子宗。釋迦之子羅睺羅。亦足以妨道與。若以一經足以妨道。而大舜之歷山。傳說之版築。膠鬲之魚鹽。亦足以妨道與。况經傳之所紀載。一皆古先聖人之至教。而所以助道者。不其深乎。日行心法。日誦經傳。心可以由此而明。性可以由此而見。若必舍業舉以求明心見性。不謂之着於靜而爲靜所縛耶。若必着於靜而爲靜所縛。則心必不可得而明。而性必不可得而見矣。儒氏有言曰。靜亦靜。動亦靜。道氏有言曰。常應常靜。常清靜矣。釋氏有言曰。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爲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爲禪。夫禪亦靜義也。則亦何嘗着於靜以求靜哉。釋氏有言曰。動上有不動。若能知動中所以不動者。是雖輪刀上陣。則皆可爲也。此學須要面談。而非紙筆之所能盡也。

俞大參士章原東 南直宜興人

令叔笏岩翁至都下。携老師翰。賁下及感佩。感佩來教。汪洋玄遠。渺不可卽。請以己意爲問。幸大慈悲。不以爲瀆。而申命之。夫求道者。求性命也。不知性命之所謂。孰從而修之。吾儒之所謂性。有義之性。有氣質之性。是二者總之。不外於吾身一點靈明。是一點靈明。性盡於此矣。是性之說。惟一也。吾儒之所謂命。有理義之命。天命之謂性之命。是也。是卽性也。有氣數之命。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之命是也。此則伯夷仁而貧。齊景公不仁而富。顏子仁而天。盜跖不仁而壽。若有所限制而然。與天命之謂性之命不同。是命之說有二矣。及參玄教。所謂空也。無也。虛也。總之所謂性也。似與吾儒之所謂性不殊。至於命宗之旨。似與理義之命。氣數之命。迥乎不侔。是性之說。畢竟惟一。而命之說。又增而爲二矣。敢問性命何以分疏。而玄門性命雙修之性命。與前所稱性命。合耶。不合耶。來教又云。重立性命之性命。是卽性命雙修之性命耶。抑亦

雙修之後。另有一段光景。所謂性命耶。幸惠教之。來教云。修命之士。當於氣穴圖之。所謂氣穴者。何所指也。前門下陳少勗。曾以守中黃示之。此卽氣穴歟。否歟。所謂修命宗。止於此術與。抑亦此其造端耶。來教又云。胎陰胎陽。似亦屬修命宗。其說亦玄妙莫測。至於修性宗之舉。反覆一篇中。似未之及談。所謂修性之道。幸惠教之。所著九序。似專爲命宗。詢之少勗。謂遵此九序。可以不死。愚亦聞神仙不死。惟不死乃可貴。近閱書帙中。及手札。謂死人所不免。而所以不死者。這箇也。這箇何物。四大既離。這箇安在何處。豈這箇自能變化。可以有形。可以無形。如今世所稱洞賓等仙。往往現顯之謂耶。不然。何取於修證爲也。令叔還肅此叩謝。并請緒論。以覺衆生。自後儻有高弟。雲游至京。乞命之。敝止一面。亦可以得與居之。萬一也。不一。辱問性命。謹此以復。大抵性不可見。所可見者神而已。命不可知。所可知者氣而已。崔公入藥鏡曰。是性命。非神氣。若也不知性命。而徒索之神氣。是

乃儒道釋之流弊也。夫既曰性不可見。而曰見性者何也。區區所謂見性。性見者是也。夫性不屬見。而曰見性。性見者。又何也。蓋性屬於有。有則有時而滅也。性屬於無。而有生於無。無則無時而滅也。既曰命不可知。而曰知命者何也。區區所謂知命。命知者是也。夫命不屬知。而曰知命。命知者。又何也。蓋命屬於有。有則有時而壞也。命屬於無。而有生於無。無則無時而壞也。設若性命之屬於有也。夫誰不得而見之。不得而知之。設若性命之屬於

西

無也。是雖聖人亦且不得而見之。不得而知之。有之而無。而謂之有。不可也。無之而有。而謂之無。不可也。不有見性知命之人。則亦不足以語此矣。釋氏曰。一切衆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所謂種性者是也。夫以種性而正性命。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生。此非儒道釋之所謂真性命也。蓋由男女媾精。以其種性而種之。而復生人。人則安能不死。而儒道釋之聖人。雖曰不能不賴於種性。而以其種性而復造化之。所謂腹中夫妻。以胎仙胎佛。可以萬

古而不死也。然所謂萬古不死者。殆非其形之謂也。形中有氣。亦非其氣之謂也。形中有神。亦非其神之謂也。夫曰非其神之謂矣。非性而何。然亦非性之謂也。既曰非神。又曰非性。性而非性。自有不屬性。而非人之所能見也。夫曰非其氣之謂矣。非命而何。然亦非命之謂也。既曰非氣。又曰非命。命而非命。自有不屬命。而非人之所能知也。圓覺經曰。如銷金鑛。金非銷有。既已成金。不重爲鑛。經無窮時。金性不壞。區區嘗竊論之。若以淫欲而正性

五

命。非鑛與銷之而成金。非以鑛而造而化之以成金與。夫以鑛而造而化之以成金。卽是以衆生而造而化之以成佛也。若徒認鑛爲金。及不識鑛中之金。則未有能佛焉者也。性命微旨。是雖孔子亦罕言之。子貢且不可得而聞也。若道家言之。率以致喻。而釋氏言之。亦或權設。卒使性命之旨。不明於天下萬世也。故區區不避漏泄之罪。而詳言之如此。大弟試覽之如何。要之盡性至命之學。不有以面談之不可也。區區作報書已漫撰真我讚言。

真我無我。本體虛空。而道家所謂長生釋氏所謂不死者。蓋謂真我之虛空。而不屬於生死也。讚曰。我之元精不屬精。精不屬精。而精之所由以精也。我之元氣不屬氣。氣不屬氣。而氣之所由以氣也。我之元神不屬神。神不屬神。而神之所由以神也。無精而有精。無氣而有氣。無神而有神。有精而無精。有氣而無氣。有神而無神。而清淨法身。圓滿報身。千百億化身。孰非我之元精所由以精。我之元氣所由以氣。我之元神所由以神乎。故真我無我。無我之我。而天地萬物。莫非我也。無我真我。其可得而壞乎。若真我可得而壞之。則天地其誰與位之。萬物其誰與育之。由是觀之。真我之我。其有繫於天地萬物也大矣。抑豈曰生死之不屬於我之。一身焉已哉。附覽。

林憲副敬冕原東 福建莆田人

自季夏入都以來。未嘗頃刻忘左右。已具二啓上候。未審徹記室否。不肖孟浪逐塵。心身無補。向嘗承教。歸下一著。第細思之中。黃未有真息。恐涉躐

等。今且行採藥工夫。可乎。不可也。願一一明示。以開迷途。至仰至荷。儀部汪俞二生。近始悉面。臨顧殷勤。甚有道雅。汪生涵養冲和。已得敦仁真境。特未下第五著工夫。俞生心神爽豁。駸駸上蒸。他如翰林四吉士。國子一生。皆嘗焚疏告天。私淑於汪生。意念精專。日思見先生而未克見。可謂篤信好學。吾道之行有機矣。先將姓名奉報。諸生俱有通札。俟後呈啓。不具。

來書謂中黃未有真息。吾叔以何者爲真息。而真

十七

息只在心爾。心靜則息自調。其曰孟浪逐塵。身心無補。然逐塵而心靜。則息自調。而息以踵。靜坐而心不靜。則息不調。而息以喉。若必以逐塵爲非。而以靜坐爲是。卽此一心已失其清靜之本體矣。則息安能調乎。但當依兆恩前日所言。導而行之可也。翰林四吉士。國子一生。果能篤學而相信矣。不知何日得與之面談。是所願也。

復禮部汪靜峯書諱可受

辱謬愛。謝謝。遙想大弟。此心愈益堅固。不知何日

得以聚首面談。以共發明此身心性命之學。則亦未必無分釐之益也。然區區之所以倡明三氏者。非徒漫爲合一之說也。蓋將以儒道釋之所設教者。而酌裁其所當先者先之。後者後之。第而列之。在世出世。如出於一人之所建立。故明人倫以立本。非所當先乎。既立本矣。然後次之以見性。既見性矣。然後終之以極則。此固其序之不可亂也。以此語人。不免初而駭。中而疑。至是亦或有信之者。不有大力量。如大弟者。何以倡明於天下萬世耶。

望望。

黃太史洪憲原東 浙江嘉興人

昨歲承乏。濫役大邦。試事一竣。卽欲樞趨門牆。飢領玄誨。因刻錄日久。多費縣官供給。遂重趼入都。不獲一望履絢。至今懷歎。惡可當吾世而失林先生。聞先生陳義甚高。無論及門之士。得負牆請益。卽山陬海澨。走尺牘問奇。如叩洪鐘。擊巨鼓。相應答如響。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先生真天下士也。敬因蕭令尹行便。而通姓名于下執事。願竊有請。

焉。伏惟崇炤。幸甚。

副啓

一問性功

一問守中之旨

一問種子

一問藥自外來

兆恩犬馬之齒。七十有一矣。自年三十時。卽棄去舉子業。妄談三氏。而三氏之學。不明於世久矣。自相同異。各自標門。以爲尊也。兆恩每思以易之。俾天下盡知儒之所以爲儒。人皆可以爲孔子。而時中在我矣。道之所以爲道。人皆可以爲黃帝老子。

九

而清淨在我矣。釋之所以爲釋。人皆可以爲釋迦。而寂滅在我矣。教雖有三。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兆恩不自度。而思欲合而一之。第而列之。先立本。次入門。次極則。以俾三氏之教。如出於一人之所建立也。翁其以爲何如。兆恩竊觀近代三氏者流。每以聖人之大道。以爲媒名媒利之資。以故乃敬守我孔孟之家風。召不往見。分庭爲禮。凡四十年來。夫孰不以兆恩爲迂。然亦恥爲踰垣閉門者流。迎之致敬。則又未嘗不願往焉。而兆恩每不自以爲。

迂也。翁其以爲如何。而華翰乃以兆恩真天下士也。陳義甚高。洪鐘巨鼓云云。盥手捧讀。實有餘愧。以兆恩之不才。分且卑微。不知何以得翁之謬愛。若是耶。兆恩昔覽尊製就正等集。既識翁矣。去穉以王官出主試事。而所拔者悉皆一時人譽。敬羨敬羨。外奉答蕪詞。具二別柬。奉請高明裁教。餘惟爲國珍攝道體。以需大用。不宣。

又

伏承垂問性功。守中種子。及藥自外來。謹採摘諸

子一

拙刻集中奉答。張子厚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者。何謂也。蓋天地之性。中庸所謂天命之性也。純乎天之命。而不少雜之以人者。性善之性也。惟此性善。故率之則可謂之道。若夫氣質之性。而可率乎哉。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氣質之性也。抑或率其氣質之性。而味而色而聲而臭而安逸。而可謂之道邪。故曰。君子不謂性也。然性本渾然也。喜怒哀樂未發之中。

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何者。謂之利。不安排。不擬議。順以出之者。利也。何思何慮。而不失其故之本體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言故。與孟子之故。其義一也。蓋寂然不動者。故也。天地人物之所同具也。以故感故。而達之天下。莫之能違矣。可以盡人之性。可以盡物之性。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此易之所謂感而遂通之大旨也。太史公曰。利誠亂之始也。孔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夫孔子之所謂利者。

主

殆非何必曰利之利也。若何必曰利之利。而孔子則亦當絕口不談矣。而曰罕言者。豈其然哉。孔子之所以罕言利者。以利爲本。不可使知之道也。不屬於見聞覺知。不著於意必固我。而同歸殊途。一致百慮。何思何慮而已矣。不有回之愚。參之魯。夫誰得而言之。故曰罕言。古人有言曰。真心是性。真性。是心。又曰。心之蘊爲性。性之萌爲心。然則何以謂之真性之心。又何以謂之性萌之心。蓋性萌之心者。心有其心。而失其真性之心之本體也。故性

也者。乃所以復其真性之心之本體者故也。故也者。民之秉彝之舊物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與生俱生。未發之中。天地之性也。人非堯舜。豈曰性之。而孟子所謂湯武反之者。反之者何也。反之也。求其放心以存心也。心既存矣。自不逐聲色臭味安逸。而爲眼耳鼻口四肢之所奪。中心之仁。有不在我乎。古人有言曰。人死性不滅。蓋言性之生滅。而於我之形骸本不相關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老氏謂之長生久視。釋氏謂之不生不死。故人之生。生也。而人之死也。則有未嘗死者。在焉。物之生。生也。而物之死也。則有未嘗死者。存焉。而天地亦有壞時。而天地則有未嘗壞者。存焉。故善反之功。始於求放心以存心也。自是無所於存。而圓融不測矣。雖曰圓融不測。然亦未免於倚也。又自是而無所於倚焉。然後方可言本來面目。方可言盡性之功。而所謂夕死可矣。長生久視。不生不死。而真常之道。豈其可得而滅邪。故曰。真常得性。然性命之於天。天者自然而已矣。男女媾

三

精之時。而一點落於子宮者。乃我之性命。我之真性。孟子所謂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也。一點性命。謂非幾希而何。惟此性命之幾希。孔子則謂之仁。故曰。生意之謂仁。又曰。生生不息之謂仁。蓋即心即仁。萬古而長存也。孔子曰。仁者壽。今即菓實之桃而言之。不知此桃。始自何代。種之於地。而芽而樹。而實。而復種之。而復芽之。而復樹之。而復實之。生生而無盡。若孔子之仁。傳之曾子。子思。孟子。而萬世而下。有能誦孔子之書。以講孔子之學者。是皆孔子之仁之壽也。若夫道家則謂之丹。而入曰神丹者何也。蓋此幾希性命。而落於子宮者。何其神也。由是而五臟六腑。由是而四肢百骸。由是而能視能聽。能持能行。由是而能仁能義。能禮能智。由是而能聖能神。能武能文。是雖甚智。且不可得而測量矣。故以此而在世間也。兩精相搏。而神應之。千百斯男。生生而無盡。以此而出世間也。兩精相搏。而神應之。千百萬億。化化而無窮。然人之始生也。一剪肚臍。而幾希性命。卽落於我之真去

三

處矣。既之而在於天地之間。又既之而在於肉團之心。又既之而散於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故結丹之法。乃以其散之於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者。而復返之於肉團之心。然後方可謂之能有人道。既有入道矣。又將以肉團之心。而復返之於天地之間。然後方可謂之能得陰丹。參同契曰。牝雞自卵。其雛不全者是也。既得陰丹矣。自然於我天地之間。而自復返之於我之真去處也。然後方可謂能得陽丹。而其雛始全。可得而抱矣。既得陽丹矣。自然

五

於我之真去處。而自復返之於我之本體也。本體本自虛空。虛空粉碎。乃證佛果。今以既得陰丹而復言之。內外交修。煉之而復煉之。而必至於三千功滿。八百行全。以與天地合德。然後能得陽丹也。故曰丹自外來。其曰自外來者。豈非我之真陽從太虛中來邪。獨不觀人之始生乎。始於氣化。既氣化而形矣。形之而復化之。生生不已。以至於今。千萬世之遠。而族類之繁。殆有不可得而勝紀矣。結丹之法。亦復如是。豈惟人哉。卵胎濕化。以至極微

極細之物。則皆形化也。然而形化未始不由於氣化。氣化未始不由於太虛也。夫物則皆有然矣。而曰一顆真丹。元從太虛中來者。則又何疑焉。若所謂真種子者。易之太極也。而二氣而五行。而萬物。論語之一也。一而二。二而三。三生萬物。中庸之中也。致中而和。而位天地。而育萬物。種子者仁也。劉頤真曰。只要了得核中一箇仁。仁中有一點生意。藏之土中。春意纔動。根生幹長。都出自然。而仁中一點生意。豈非所謂真種子邪。陽生之而陰復佐

五

陽以成之。孔子曰。安仁。以此種子之仁。安於中心之中也。孟子曰。居仁。以此種子之仁。居於中心之中也。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要之存存匪懈。不過誠與敬兩箇字已爾。夫所謂敬者。心主乎中心之中。而無失也。夫所謂誠者。心本無思無爲。寂然而不動者故也。易曰。艮其止。止其所。書曰。安汝止。欽厥止。大學曰。知止而定。而靜而安。孟子曰。自得者。得我之。所本有所謂故也。而居之安。孔子亦嘗言曰。居之無倦。此守中之旨也。豈曰老氏爲然哉。

而義堯禹文周孔之學之所不能外也。然此道不惟可行於廟廊之上。亦且可行於三軍之中。若守此道而不能官矣。不能士矣。不能農矣。不能工。不能商矣。仰不足以事。俯不足以育。則亦奚貴於道邪。黃帝涿鹿。舜禹三苗。湯武放伐。周公東征。至於孔子不得位矣。亦且有夾谷之會。而夷狄而患難而造次。而顛沛。此道之所以無有乎不宜者。卽心卽事。卽事卽心。若或外事以爲心。殆非所以求放心以存心也。故心安於中心之中。而廟廊也。而能不爲廟廊以稍動其心乎。否邪。心安於中心之中。而三軍也。而能不爲三軍以稍動其心乎。否邪。心安於中心之中。而士而農而工而商也。而能不爲士不爲農不爲工不爲商以稍動其心乎。否邪。至於夷狄患難。造次顛沛。無不心安於中心之中。方可謂之無動無靜。無內無外。修己以敬。而不離道於斯須矣。不謂之煉心之真實義邪。拂亂所爲。動心忍性。但道喪世矣。人失其學。而二氏者流溺於所聞。每以爲不離父母。不棄妻子。不山棲園坐。則

主

必不能成至道。然此乃荒唐枯槁之僻於邪也。大矣。而黃帝老子釋迦之教。元不如此也。然黃帝老子釋迦。亦皆有妻有子。載之二氏之書。亦云多矣。夫考之黃帝老子釋迦。則如彼。而觀之近代二氏者流。則如此。此三氏之教之所由以分也。其來尚矣。而亦不得不辨也。荒謬鄙見。真不足爲翁道也。但以翁有問。不敢不對。伏惟賜教幸甚。

已丑十札小敘

此閩中

主

林龍江先生與諸名公往復語也。先生平日所著分內集諸書。業遍播海內久矣。適宗翰張君復出先生一二遺稿見示。皆集中所未及詮次者。不肖龍自恨生晚。不及躬侍。先生門牆。面承聲教。庶幾參訂異同。一破向來沿習之陋。而每得先生片言隻字。奉若神明。斷爲先生倡道五十餘年。一生淳切。惓惓挽二氏以綱常。雖聖人復起。不能易功。與煉石補天等。而至所揭良背行庭諸心法。先生寔有所本。當自神授得來。茲已剖心直示。其口

訣略見諸答柬中。竊恐靜坐求心。又似必不能舍知止一法。而別求超脫。求入之路。大道津梁。或者其具在乎。今所傳已丑十札。卽未足盡先生。試取盟讀一過。亦可想見當日良工苦心於文字筌蹄之外矣。雲間門人姜雲龍謹識

賀

三教林龍江先生八十榮壽詩有序

先生開顯教主。扶世真人。蚤接孔周之傳。旁探釋老之典。游神於鴻蒙宗旨。了悟一原。會意于同異

表

精微。衍成三教王侯卿相。胥願卜鄰。遠近華夷。皆求識面。列屨滿戶外。虛志師模。趺足承下風。齊心尸祝。茲值孟秋之旦。適逢初度之辰。林洪鑑。張文郁等。稟然謁見。不穀屬贈言以爲。先生壽。不穀見同河伯。知類夏蟲。曩嘗閱先生之書。洒然異之。而漫爲一序。今復知先生之壽。勃乎喜焉。而率成數言。雖識慙子野。安辨濮神。而聲出瓠巴。僅同鴛智。試效顰舌之一鳴。冀附蠅翼于千里。云耳。閩海真師出。三尼道始明。一言天下法。九序日中

行玄化知無迹。素功詎可名。神從喬嶽降。瑞自極星呈。碧漢秋初度。黃河代幾清。竹間珠履盛。花際綵衣輕。戚里看鸞翥。仙韶引鳳鳴。門人俱碩彥。夫子况幽貞。共擬岡陵頌。深慙巴里聲。卮將江海寶。壽豈歲年成。山斗予恒仰。文章衆且驚。能虛涵太古。不朽認長生。汗漫離塵志。逍遙玩世情。羣迷趨覺路。半偈抵連城。奚用鳩爲杖。偏宜鶴倚筇。玉虹縈兩髻。金電轉雙睛。何異磻谿叟。終勞帝輦迎。

萬曆丙申仲夏之吉

陽旋源道人撰

元

龍江林夫子真章

雲間門人陳濟賢撰

松江府及各府門人合祭

始先生設教。常稱孔老釋迦。曰。三教先生。今天下若儒紳。若黃冠。若緇衣。以至無量衆生。咸稱先生。曰。三教先生。茲者哲人云萎。世莫不幸見先生。恨不及見先生者。然亦知先生之于孔老釋迦爲一耶。爲二耶。抑以有形色象貌者爲先生耶。無形色象貌者爲先生耶。萬有生於太極。太極本無極。有

辛

生者。必有先天地生者。太虛而已矣。太虛運而爲命。賦而爲性。通而爲心。心有正念。有妄念。而虛者漸窒礙矣。使非先生降生。主持世教。止妄念而歸正念。歛正念而爲真心。存真心而盡性。而至命。而復返太虛。則萬古爲長夜。何以終天地而終。始天地而始耶。故六合之內。六合之外。未嘗頃刻無先生也。時在六合之內。則畫八卦。證涅槃。明三教。而爲有形色象貌之先生。時在六合之外。則覆天蓋地。穿山透海。出日入月。而爲無形色象貌之先生。

有者不得已而有。無者原本始有而無。孰謂先生以生生。以死死耶。則又何以見先生爲幸。不及見先生爲恨耶。我先生于往古來今。無而有。有而無者。數數矣。而此生之向于有也。爲更勞。此生之歸于無也。爲更大。此非濟賢之言。有耳目口鼻者。所共知。共信者也。昔者三尼先生之設科度世。均使人求復其虛而已。曷常有儒道釋之異名。其流也。分爲鼎足。互相攻擊。不啻聚訟。我先生起名儒。振教鐸。補二氏之流。以綱常。補儒氏之流。以性命。定

壬

爲合一之旨。而道統揭日月。行中天。卽家國天下。非之不顧也。荷擔三氏。集爲大成。倚與勞矣。迨教行而道明。人知斷棄綱常之非。支離章句之陋。駭乎歸儒宗孔。而生乎所著爲書。結爲經。家誦戶曉。神功妙用。業以周流六虛。于是復歸嬰兒。火粒卻而腑臟空。元陽縮而肢體空。思維絕而知識空。耳不知叫號。而耳之竅空。目不辨親疎。而目之竅空。歌無言之詩。而口之竅空。漸至坐蛻皮囊。而山河大地空。此蒲人猶或未解。而濟賢所目擊心服。

吾

師龍江先生自嘉靖甲寅歲其年
究初命曰林子閱四十五年所集
慮百餘卷每一稿就門下即付之
梓大都自序巔末不敢藉名當
世即賢士大夫之在門牆者亦未
嘗贊一詞也戊戌春先生升遐海

內有志之士尋先生步趨不得
都不得已為之草舉行紀畧既
而復尋先生最後微言不得都又
不得已為之傳林子十札夫十札者
非有外於生平所著也但諸公之間
更切而先生之孝志更詳矣儘秘
而不傳好事者未必不轉為化書

無論門下私自掉裝生說以欺人
而相雄長即市井之夫亦有易四
出正義而為李氏說書者此其說
載在焦太史之序矣且砥礪亂玉
魚目混珠終將并其珠與玉而不
之信有衛道之心者又安得不嚴為
之防耶都客歲遊豫章適石閣

先生鼎頤請正而藏十札遂噴
稱賞以為三教之命脉其在茲乎
是烏可以無傳也遂喜而序之都
曰十札而有若序是猶車之有輪
舟之有舵也天下萬世將何所不屆
哉謹付之剞劂以公同志云

門人張洪都百拜謹跋

智髮未燥即知海內有

林夫子倡道閩南聲播寰宇著書數十萬言立教則有心法語人及却病緒餘行世或與寵上一乘語即依九序次第行之至於脫離生死以身天地超出天地以身太虛又以再造乾坤重立性命寔有所據問或中下之士多於心疾沉冥困苦至不能醫者苟得心法勤而行之一時頓獲根源心病烏有不肖夫婦亦危症無醫幾不能生幸得心法不藥而愈今雖未能造天地之乾坤立天地之性命而父母所生形骸之性命吾兩人實俱獲更延俟後於九序中漸修頓悟至於虛空粉碎以證極則生。世。豈肯忘也。先生起死回生萬世慈父德莫大焉不肖深有所感故重刊十札少伸報効然十札雖過士大夫往復語實三門密付之摠領對治心病之良方也果世有明眼人讀之如金篦一刮得片言半句便能頓超無上儻所稱三教門下真弟子同報師恩者歟梓人竣事謹附數言以記不忘云豫章門下生何其智附跋

林子全集

門人

張洪都編輯
王大儀重閱

醒心詩摘註

絕句三十六章

悟入風花不盡詩。狎情鷗鳥坐忘機。欲將三教明歸一。漢代由來有是非。

悟入風花者。心與境融也。不盡詩者。得意斯得言也。鷗鳥忘機者。物我兩忘也。夫心境無礙。物

林子

醒心詩摘註

一

我兩忘。猶然推求三教之秘。而是非於二千餘年之間者。豈得已哉。慨自孔孟既沒之後。三教之道始裂而為三矣。蓋由不知根本之學。不悟心性之原。徒以小慧私智。揣度而億逆之。以各趨邪徑。以各相雄傑也。噫。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安得不由徑之徒。而與之共適甚夷之大道也哉。

只有金針解指南。由來三教不為三。虛心每愛孔夫子。問禮殷勤向老聃。

由之名得教三

林子

醒心詩摘註

二

三

吾身之金針。天上之斗柄也。知吾身之斗柄。則知吾身之天地矣。大凡天下之事。分而必合。合而必分。理之常也。孔孟以上。人各本於貞一之原。而三教之名未立。孔孟既沒。人各安於意見之小。而三教之名始分。且萬世而下之尊孔子也。至矣。而孔子之尊老子也。又至矣。知尊孔子之道。而不知尊孔子之所尊者。亦獨何歟。豈氣運之微。道學之晦。而三教之理。至是為天地間之一大阨邪。抑一分一合之機。固自有必然者。

然時有隆污。道有顯微。若使三教合一之理。並皆燦然著明於天下後世者。則亦存乎人爾。下有魚。今上有鳶。子欲無言。任自然。何人會得無言處。始識仲尼是一天。

無言處者。所謂孔顏樂處。而吾身之鳶飛魚躍。活潑潑地也。下有魚。今上有鳶。下躍上飛。孰使然。自躍自飛。自上下。下忘淵。今上忘天。鳶不知有天。亦不知有飛。魚不知有淵。亦不知

林子

醒心詩摘註

三

三

有躍。鳶魚之所以飛躍。飛躍之所以上下者。果孰使之然哉。故得之於心。通之以神。乃知非鳶非魚。非飛非躍也。亦非非鳶。亦非非魚。亦非非飛。亦非非躍也。故曰。會得時。活潑潑地。三洞由來在我身。欲併人境却非真。天台此去無多路。只是世間出世塵。

道家以心性為神仙。而以心性內守。為神仙居洞府也。故出世不離世間。仙境只在人境。若舍此身之外。而別求所謂海外蓬島者。不亦惑乎。或者以出世不離世間。而道家者流。猶有斷棄人倫者。亦獨何歟。林子曰。此學之者。非傳之者。妄也。按史記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是有父子之倫矣。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是有夫婦之倫矣。為周守藏室之史。是有君臣之倫矣。孔子問禮。關令尹強為著書。是有朋友之倫矣。夫老子者。道家之宗也。而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考

之信史歷歷可驗如此豈有斷棄人倫如後世所謂道家者流哉

春風閑臥白雲溪蝴蝶飛來我是伊生死分明通晝夜紛紛覺夢亦支離

此言物我一體而生死晝夜也心經曰乃至無老死說者謂老則從他老死則從他死而不貳其心也老子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謂不自有其身而生死死與我不相關也則亦何患之有若所謂釋氏怕死而道家貪生者蓋亦傳

林子

醒心詩摘註

四

三十三

之者妄也至於輪迴之說亦指此心而言謂此心之生死也蓋一念悟時即心生忽然不悟而心死二者交戰憧憧往來萬死千生無復休息邵康節所謂虛過死萬遍者是也若夫天堂地獄之說則又不可不知其義也蓋作善降之百祥而百祥之駢集寔惟天堂之福作不善降之百殃而百殃之俱罹寔惟地獄之苦也况作善則心逸日休便屬陽明而輕清不謂之天堂而何作不善則心勞日拙便屬陰濁而幽昧不謂

之地獄而何

誰解先天不屬氣渾然無物物從生本來元是清虛境白室天光宇泰寧

先天不屬氣而天則屬之氣先天不屬形而地則屬之形余又嘗有詩曰人人有箇先天在不識身中向外求若能反身而求之未發之前則自有生氣生形者在焉未有天地先有此先天之理而為天之先者故曰先天

人生何地無曹溪彈指不勞身已西自得兩輪日

林子

醒心詩摘註

五

三十四

月在春風到處有鸞啼或曰曹溪六祖所居之地也而謂之何地無曹溪者何也林子曰釋氏即心即佛而方寸之地非吾身之曹溪乎若後世有志釋流必至曹溪以參六祖者惑也豈非知曹溪之曹溪而求佛於外而不知吾身之曹溪而求佛於心邪至於道家之所謂丹者亦指此心而言也心屬火其色丹故謂之丹惟能養此真心炯炯不昧是有一點神丹胚胎於其中矣故虛靈中啓而變化

無方也。或問何謂金丹。林子曰。操持此心。久而不渝。天理常存。欲不能屈。譬如金之堅利。能斷一切物也。道家亦謂之鐵漢。佛氏亦謂之金剛。一刀兩斷。立定脚跟。更不回頭。無復顧念。此孔子之所以思見剛者。

誰識西來一法身。有相無相却是真。秋風何處一聲鶴。獨坐空山月正明。

釋氏曰。五蘊身田內。有無位真人。無位真人。卽法身。卽如來。儒者所謂主翁天君者是也。釋氏

林子

醒心詩摘註

六

三〇六

謂之親見如來者。非見色身。見法身也。見法身者。見自性之法身也。若非親見自性法身之人。豈足以領會斯言之妙哉。

若識衆生卽是佛。不勞持戒自心平。禿顱枯坐有何益。自性西方總未明。

開衆生之知見。卽名衆生。開佛之知見。卽名佛。蓋善惡之所從分者幾也。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若能於寂然不動之體。而順以出之。不勞持戒。心地自明。禿顱枯坐。竟亦何益哉。昔者宋文

帝謂求那跋摩曰。孤愧身徇國事。雖欲齋戒。不殺。安得如法也。跋摩曰。帝王與匹夫所修當異。帝王者。但正其出言發令。使人神悅。和人神悅。和。則風雨順時。風雨順時。則萬物各遂其生。以此持齋。齋亦至矣。以此不殺。德亦大矣。何必輟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乎。帝撫機稱之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真所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天人之際矣。至於六祖以匹夫之貧。爲獵人守網。每至飯時。以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

林子

醒心詩摘註

七

三〇七

曰。但喫肉邊菜。由是觀之。茹素以持戒者。乃學佛之細行。而明心以了性者。是佛祖之的傳也。且衆生與佛不同。而衆生之性之善。與佛本無差別。故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猶本性是孔子。離性無別孔子。本性是老子。離性無別老子。孟子所謂性善。而人皆可以爲堯舜者此也。或問佛在何處。林子曰。在西方。或人卽欲往西方去。林子曰。爾若反照佛在爾身。或人不悟。林子曰。爾之能虛靈知覺者。佛也。爾當反照所以能虛

靈知覺者。從何而起。所謂念頭動處。卽爾之西方佛也。又問衆生卽佛之旨。林子曰。衆生者。自心之衆生。謂本無之妄心也。佛者。自心之佛。謂本來之真心也。故妄復無妄。衆生卽佛。一念迷真。佛卽衆生。尚書所謂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也。

空齋獨坐菊花天。淡酒數甌正好眠。無思無慮元無著。自證自脩只自然。

林子醒心詩摘註八
壇經曰。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

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夫能於六塵中。無染無雜。則是佛家之清淨。未嘗離塵以爲清淨。而所謂無思無慮者。不思而思。不慮而慮也。若著於無思無慮。便爲無思無慮所縛。卽名邊見。故曰。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淨名經云。卽時豁然。還得本心。自修自證。直養無害。夫何爲哉。只自然耳。

何思何慮只寂然。儒家靜卽佛家禪。行亦能禪動亦靜。由來三教在心傳。

林子

醒心詩摘註

九

儒家之靜。佛家之禪。命字雖殊。其旨一也。誠使佛家而知有本來面目焉。坐可也。行可也。儒家而知有主敬工夫焉。靜可也。動可也。若禪必在坐。則佛之禪。頑空也。靜必在坐。則儒之靜。坐馳也。釋氏曰。凡夫取境。智者取心。心境兩忘。乃是真法。儒者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內外兩忘。澄然無事。此禪靜之大義也。昔程伊川謂禪伯爲天下最忙人者。豈無謂哉。蓋以坐禪之人。不知根本工夫。真實學問。日夜之間。空向山中極靜處靜坐。以制伏其外。以把捉此心。殊不知心本神明。圓融不測。若必欲以勉強工夫制伏而把捉之。豈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旨哉。昔馬祖在菴中坐禪。讓禪師往問曰。在此何爲。曰。坐禪。曰。坐禪何所圖。曰。圖作佛。讓禪師一日將輒一片於庵前磨。馬祖曰。磨此何爲。讓禪師曰。要作鏡。馬祖曰。磨輒豈得成鏡。讓禪師曰。坐禪豈能成佛。故曰。兀然空坐。於道何益。窺下根者。不墮此見。壇經曰。第一莫著空。又曰。亦不著

淨。若著於空。却被空縛。若著於淨。却生淨妄。著空著靜。豈曰能禪。

儒門反卽玄門逆。逆亦修爲反自然。了得自然真性在。反成堯舜逆成仙。

儒門之反。玄門之逆。亦命字不同。其旨一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蓋堯舜性之。一惟天命之初爾。而湯武則不免少違天命之性。而與堯舜者異矣。故日新又新。敬以勝怠。以其原初與堯舜同者。而反之爲堯舜也。道書曰。順

林子

醒心詩摘註

十

則成人逆則成仙。學者不明逆之之旨。乃索之殘編之中。私意億度。始有運氣之說。以亂榮衛。以蝕精神。豈知得一之旨。無爲之妙哉。故儒門者流。能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堯舜。道家者流。能善逆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神仙。復歸嬰兒。不失赤子之心。其意同也。

盡心知性有誰知。了性明心便屬疑。未明心性元無物。獨坐空山總是馳。

世之儒者。問之以盡心知性之旨。則亦未之知

也。若語之以明心了性。則曰非吾儒者之所謂道也。假使以盡心知性句。雜之佛書中。吾知其必以爲非也。又假使以明心了性句。雜之儒書中。吾知其必以爲非也。

隨柳傍花。願不違。清風明月。許誰知。滔滔浩浩。長江水。正是仙人吹笛時。

花柳風月。總屬自家。觸處皆是境。則觸處皆是心也。剛大之氣。塞於兩間。如浩浩長江。而秋水時至矣。吹笛時者。陽氣一動。萬物自春也。

林子

醒心詩摘註

十

火風地水。却非真。住世百年。有此身。若道此身能不死。古今誰是長生人。

釋氏以四大假合。終歸於盡。故煖氣歸火。動轉歸風。毛髮爪齒。皮肉筋骨。腦髓垢色。皆歸於地。唾涕濃血。涎沫津液。痰淚精氣。大小便皆歸於水。惟此四大。是謂妄身。反觀無形。是謂實相。如是實相。釋氏所謂佛。所謂如來。所謂法身。所謂自在菩薩也。道家亦謂之真人。亦謂之神仙。儒家亦謂之天君。亦謂之主翁。若夫四大假合。合

而必離。妄身屬形。形必有壞。故堯舜之體魄歸地者。謂此四大之妄身也。堯舜之神氣歸天者。謂此無形之實相也。至於長生不死之說。非謂此身之長存。乃謂此心之炯炯不昧。萬世如在也。以此觀之。堯舜之道。而萬世祖述之。雖謂堯舜至今存可也。文武之法。而萬世憲章之。雖謂文武至今存可也。仲尼素王。萬世為士。雖謂仲尼至今存可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

學問能求心放逸。便為主敬實工夫。始識紛紛爭

辯者。

支離元不是真儒。

主

三十八

儒者終日說孔子。不識自性孔子。終日紛爭辯論。不知心上工夫。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程子曰。約之使反。復入心來。又曰。心要在腔子裡。朱子曰。但得心存。便是敬。勿於存外更加功。是知求放心。便是存心。存心便是主敬。此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而對越在天。陟降在帝之左右。舍存心之外。無他也。後世儒者不

識敬字。支離謬漫。似足聽聞。若語之以真實工夫。根本學問。則亦未之知也。然儒者之病。不特支離為然也。有專主尊德性者。有專主道問學者。有專主先知者。有專主先行者。有專事考據以為博物者。有專事援引以為明經者。有自謂崇正之儒。而身不正者。有自謂闢邪之儒。而心自邪者。有藉此以為進身之階者。有假此以為邀譽之媒者。如此者流。難以悉舉。要皆外心性以為儒。而非仲尼之所謂儒也。

林子

醒心詩摘註

主

三十九

黃鶴樓前笛一吹。鶴鳴鶴舞。鶴相隨。多少玄門搬運者。豈知得一在無為。既能得一。萬事自畢。若夫搬運之徒。豈知無作無為之秘旨哉。然亦有熊經鳥伸者。有內視存想者。有面壁而志在降龍伏虎者。有輕舉而思以駕鳳驂螭者。有吞精嚥華以翕日月者。有步罡履斗以窺星辰者。有依卦爻之序而朝屯暮蒙者。有售黃白之術而燒茆弄火者。有希慕長生不死者。有馳志白日飛昇者。如此者流。難以

悉舉。要皆外心性以爲道。而非老子之所謂道也。

摩詰惟知了佛性。在家何異出家人。避塵笑殺坐圓者。心地未明亦是塵。

維摩詰者。釋氏之有妻子也。身處塵勞。心常清淨。釋氏有言曰。安於人道之常。而知寂上一乘之妙。初無間於僧俗。如是則佛之道愈大。而朝市山林皆得之矣。人倫不廢於外。而佛法高明於內。孰若維摩詰之道爲大中至正者哉。又曰。

林子

醒心詩摘註

古

三十四

不須求出家。作名教中罪人。至於傳大士。龐道元許多等流。亦皆有妻子也。道家所謂休妻不。是道。佛家所謂何須要去妻孥。不亦可明徵乎。若夫大根大器之人。不須出家。直能了道成佛。至於下根下器之人。易遷於外誘。易動於利欲。必先出家。以了斯道。至道成之日。然後娶妻生子。以續綱常。不爲晚也。故佛爲出家人。說菩薩戒。則曰離非梵行。爲在家者說優婆塞戒。則曰離邪婬。解者以爲離非梵行者。永斷色欲也。離

邪婬者。不犯他人妻女也。大慧語錄曰。昔李文

和都尉。參得禪大徹大悟。楊文公參得禪時身

居翰苑。張無盡參得禪時。在江南運使。苟知卽

心卽佛之旨。雖不絕富貴紛華之境。可以便證

聖果。是富貴叢中。亦可爲也。豈特在家爲然哉。

劉元城曰。出家者紛然。非佛教之福。若學佛之

徒。至於離世以爲高。避塵以爲潔。則亦惑之甚

也。然亦有著相而執而不化者。有著空而流而

不返者。有捨身以事佛者。有設齋以餒僧者。有

林子

醒心詩摘註

五

五

不養不殺而慈悲者。有不坐不卧而立禪者。有咒水默訣以驅羣魔者。有枯坐誦經以覓多福者。有持戒定慧而望解脫者。有祛貪嗔癡而思清淨者。有生而願超西域者。有死而願登天堂者。如此者流。難以悉舉。要皆外心性以爲佛而非釋迦之所謂佛也。我未生前天是我。我既生後我是天。浩然充塞兩間外。造化幾微只一團。天卽我也。我卽天也。天人之理。更無分別。故我

未生之前。則我之理尚屬之天。而我既生之後。則天之理自屬之我。無天無我。無我無天。上下一理渾融無間也。

物不自私。物亦我。我能廣大我。亦人。乾坤父母散殊在。一氣網緼屬此身。

盈天地間皆水。則皆吾之精也。盈天地間皆火。則皆吾之神也。佛氏所謂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者。以此。程子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故仲尼之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

林子

醒心詩摘注

其

少者懷之。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矣。若夫生我之形者。父母也。而媾精化生之際。自有一點元神存乎其間者。天地生生之自然也。易之所。以乾稱父。坤稱母。蓋謂是爾。故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參之啓手啓足。孝子事父如事天也。天地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堯舜之神氣歸天。仁人事天如事父也。直將一氣了天人。剝復相尋。自有機。但得吾身正氣在。便為天地一陽時。

天地萬物皆吾一氣。故盡已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參天地。贊化育者。一氣之充塞無間也。然陽氣在天之上。寄之者日也。在天之下。寄之者人也。夫時值純陰。猶歲之十月也。但陽不終剝。地雷自復。如碩大之果。必有生生之理者。消長之氣機。天地之自然也。其所以扶天地之陽。而抑其陰者。實惟在人之身爾。苟吾身之氣既六陽而乾。則天地之氣斯一陽而復矣。從此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而乾。以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以參天地。以贊化育。皆自吾養成之氣。以擴充之。非有他也。勿以窮通明出處。惟將功用論窮通。浩然充塞如無外。便是吾人位育功。

林子

醒心詩摘注

十七

堯舜浩然之氣。充塞於唐虞宇宙之間。孔孟浩然之氣。充塞於萬古宇宙之間。惟是氣也。天能使之清。地能使之寧。陰陽能使之和。四時能使之序。六府能使之修。山能使之高。水能使之流。老者能使之安。朋友能使之信。少者能使之懷。

疲癯殘疾能使之各得其生。鰥寡孤獨能使之各得其所。飛潛動植能使之各適其性。天地雖大。皆包羅於此身一氣之中。而此身之氣。孰主張。是自有不屬氣者在。而爲氣之先也。浩然正氣與天同。呼吸便能贊化工。何處不來天。上月。野花啼鳥自春風。

若非正氣。便不浩然。若不浩然。便與天地不相似。故呼吸者。一身之氣。隨之以闔闢。即天上之晝夜。日月也。天上之日月。既能於天之下。而無

林子

醒心詩摘註

太

所不照。則吾身之呼吸。自能於天之上。而無所不通。凡夫生生化化。如野花啼鳥之並育於天地間者。亦皆自在於我呼吸春風之中矣。若夫善養正氣。集義工夫。惟當綿綿若存。如佛之所謂不得勤。不得怠也。陳白沙曰。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會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此有得之言也。一別蓬萊去路賒。此時重泛日邊槎。春風不盡江梅意。又着紅桃樹樹花。

蓬萊者。指吾身而言。謂身中之真境也。儒者亦

謂之靈臺。謂之喜怒哀樂未發前。謂之中。謂之

樂處。釋氏亦謂之佛國。謂之淨土。謂之西方。亦

皆指吾身而言也。或問道家所謂蓬萊島者。何

也。林子曰。身處人世之間。與世人相爲周旋。而

心則空虛洞達。飄然物外。如在無人之境。海外

蓬萊島者。然也。陶淵明所謂心遠地自偏。周子

所謂出污泥而不染。釋氏所謂居塵不染。塵在

欲而無欲也。此時重泛日邊槎者。即所謂湯武

反之也。反身既誠。則生意不息。而化化之機。自

無盡藏矣。

在我真境。便寂然。寂然境界。即同天。感通元是天

機。在不自花開不自眠。

吾身之真境。天上之北辰也。周子曰。寂然不動

者。誠也。惟能反身而誠。止於其所定。而能靜靜

而能安。無思無爲。斯便謂之至誠之道矣。易曰。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而常感。感而

常寂。天機自在。不假強爲也。

曾隨白鹿卧空林。惟有清風知我心。春回不盡天
機巧。草木自花鳥自吟。

曾隨白鹿卧空林者。與物兩忘也。惟有清風知
我心者。與天爲一也。至于充實美大。光輝生色。
暢于四支。發於事業。博厚高明。兩天貳地。如草
之自花。如鳥之自吟。天機一動。自有不可得而
遏者。

我在先天天弗違。盈虛消息任推移。身中但得先
天在。思慮俱忘微更微。

林子

醒心詩摘註

年

先天者。生天生地生人而爲天之先者。此天地
人之道。同出于一原。故能並立而爲三也。人惟
不得先天之理。即囿于天地之中。如易所謂後
天奉天時者是也。惟其能得先天之理。則能幹
旋燮理。範圍曲成。宇宙在身。造化在手。而天且
不能違矣。盈虛消息。不任我之推移邪。

爲愛天邊月一輪。天風爲我吹浮雲。浮雲散盡清
光在此境。無人堪與論。

天上之日月。吾身之心性也。心性爲客邪所迷。

目面來本

卽日月爲浮雲所蔽。故雲開而日月自現。昔亦
不增。今亦不減。邪退而心性自明。昔亦無欠。今
亦無餘。天風之吹浮雲之散者。心性既明。客邪
自退。本來清淨。不假強爲也。

三年不出待歸槎。人在空中坐落霞。風入寒梅春
意滿。青林無樹不開花。

林子

醒心詩摘註

世

是主清風時待我爲賓。

心不住塵。自太清者。金剛經曰。應無所住而生
其心。金剛經下文又曰。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
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是知無所
住者。不住於色聲香味觸法也。夫心者。本自清
淨。本自具足。圓融。神妙無方也。故能聰明
睿知。文武聖神。兩天貳地。知來藏往。物來則能
應之。事至則能通之。此其所以能應變也。若住
於色聲香味觸法。則是住于外物。而應變之機

室矣。故儒者之敬。謂存此心而不放逸也。儒者之誠。謂實有此理。實有此心也。堯舜之所以帝天下者。此心也。周傳之所以相天下者。此心也。孔孟之所以師萬世者。此心也。此心之分量。何其廣也。此心之功用。何其大也。謝上蔡以爲心無所住。而能應變。卒得罪于聖人也。亦獨何歟。釋氏之所謂色聲香味觸法。卽儒者之所謂聲色臭味也。豈聖人之心。住於聲色臭味邪。楞嚴經曰。常住真心。真心者。卽程子所謂人須識其

林子

醒心詩摘註

三

三

欲語東西南北人。惟知明德要親民。山中每作周公夢。鳴鳥來時宇宙春。
仲尼不在春秋。而在吾身。所謂吾身一仲尼也。故欲學仲尼者。但於吾身至善之地而止之。卽所謂喜怒哀樂未發前。孔顏樂處。堯舜之中是也。由是以之爲己。則爲明明德。由是以之爲人。則爲親民。周公以此道相天下。而孔子之所以夢寐不忘也。或問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旨。林子曰。大學之道之大。惟明明德親民二者而已。二者之大。亦將何所用其功乎。惟在吾身至善之地而止之。渾然在中。粹然至善。由此而能定。由此而能靜。由此而能安。所謂寂然不動。天下之大本立矣。而千變萬化。不由此中出邪。欲識玄同柱下人。身中自是一乾坤。無爲也有工夫在。直啓玄關衆妙門。
老子之所謂無爲者。以吾心本自虛無。而綿綿工夫實無所著也。程子曰。天理生生。相續不息。無爲故也。而聖人之德純一不已者。亦無爲故

也。其曰虛無者。謂吾心本虛空而洞徹。無物而淨盡。如太虛太無然。是亦一天矣。程子曰。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故天地以虛為德。而聖人亦以虛為德。

欲識西方寂滅人。空中露出本來身。浮雲散盡青天月。處處鸞啼處處春。

寂者。吾身本自寂然。即易之所謂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也。然所謂寂者。非徒寂然而已也。佛書曰。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其曰滅者。滅此心之妄。

林子

醒心詩摘註

苗

三十四

也。夫心本寂然。亦安有妄若於六塵中。而觸情動念者。便是妄心也。惟寂故滅。本體既明。客邪自退也。惟滅故寂。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也。

道亦是釋釋亦儒。此理吾身本裕如。不向古人尋往迹。直從心性做工夫。

心性一也。未萌則即心為性。已萌則即性為心。是故常人放其心而不求。賢人存其心而不放。聖人忘其心而不知。故曰堯舜性之。君子存之。庶民去之。或問未萌之性。已萌之心。林子曰。譬

如擊石而火自生。元來石中有火之性。夫心猶火也。而性則本來所自有。猶火之蘊于石也。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中庸所謂未發之中。發而皆中節。聖人無心而有心。蓋謂此耳。

盡心知性便知天。自是篇章難盡傳。惟了古人言外旨。亦儒亦釋亦神仙。

夫三教之旨。載之篇章。而咸謂之經者。何也。經者常也。謂此心此性之經常也。儒之六經。道之

林子

醒心詩摘註

莖

三十五

道德經釋之心經。金剛經皆說心性之理。又從心性中發出來。篇章雖繁。不過為後人之印證。爾壇經曰。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所自有。不能自悟。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法華者佛經名也。陸象山曰。六經者。吾心之註脚也。陳白沙曰。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抑嘗論之。二氏多失之偏。而儒門多入于偽。失之偏者。固非大中至正之道。而入于偽者。亦豈忠信不欺之心哉。然儒門者流。每

以今之和尚。而議釋迦。以今之道士而議老子。亦何異乎二氏者流。以今之儒門而議孔子也。要之心性之大。既有所未明。而好勝之心。又不能自克。徒以生平影響記誦。而爲口耳之粗者。各立門戶。以相是非。無惑乎三教之要旨。不明於天下後世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余謹以拙詩三十六章。而疏釋之。以明三教要旨。以俟夫後之盡心知性者。

三教合一之旨。三教先生既從而講論之。而又

林子

醒心詩摘註

其

爲之詩歌。詩歌之不足。而又摘取三十六章爲之註解。反覆印證。若合符節。是誠斯道之淵微。三教之要領。無非古先所不傳之秘。而前聖所未發之書也。陽每容決疑義。而神領之下。似若心之所已知。而口之所能言者。豈非至正明達之道。而先得同然之機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陽嘗誦先生之詩教。已得三教之大都。繼受先生之言傳。頗悉三教之奧妙。倚歎休哉。始知盡性至命之學。明德親民之訓。自孔孟既沒。

之後。至是復得先生爲之推明。則三教之理。燦然較著。不謂斯文之一大幸耶。至於先天心性。天人之微。西方達萊靈府之旨。主翁真人如來之秘。等數十語。陽謹標而題之於其上。以便天下後世之人。易於觀覽云爾。梓事既登。同門諸友咸謂先生之書。皆所以發明三教之秘。遂名曰醒心詩摘註。謂非先生欲以三教之理。而思與天下後世共之歟。門人黃陽頓首百拜謹識。

嘉靖庚申夏五月端午日

林子

醒心詩摘註

其

三教宗孔堂

賢此心聖此心天地亦此心主敬最要

家吾事國吾事宇宙皆吾事集義爲先

又

若要識心無體無方元是聖

云何能聖先知先覺總由心

又

道不遠人只在人倫日用

林子全集

性無不善有何貴賤賢愚

戒勉諸生

毀譽榮辱利害死生這四關須立定脚跟方打得

透

孝弟忠信禮義廉耻此八德毋徒騰口說要見諸行

又

賢等莫余欺生死第一關果爾能看得破

我今試汝問義利兩箇字豈其無愧於心

又

言而不可與天地鬼神所共聞也戒勿言行而不可與天地鬼神所共見也戒勿行

又

莫藉見聞談孔子

須從心性識宜尼

又

道從心裏得

靜在動中求

林子全集

又

余亦何知漫因時而設教

賢如有志無曲學以徇人

又

講學時論是非不論利害

應事時顧是非不顧利害

又

如有仍前虧心非爲者請退席

如有仍前放曠不檢者請退席

度世

或問林子倡道而必曰度世者何也林子曰度世之教豈惟道釋爲然哉若仲尼則亦何嘗無度世之心與論語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又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中庸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又曰洋溢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夫凡有血氣且尊親矣而况人乎余故曰仲尼亦度世也量大則於人何所不容士農工商皆天所覆而地

林子全集

卷四

三

所載

朋來則在我未嘗無功智愚賢否其性本善而心本良

又

大寤總歸一夏

真空遍滿三千

真心真我

林子曰無生則無死無死則無生心身一也或問心豈有生死林子曰一念之善其心生一念

之惡其心死余嘗謂人人也卒變而爲狗彘之行是亦狗彘而已矣人人也卒變而爲虎狼之行是亦虎狼而已矣若夫真心真我元無有善元無有惡既無善惡安有生死故心生則身生心死則身死而謂血肉之軀能不死者此乃道流釋流之誕也故真心無心而有心真我非我而是我而真心真我安有壞時故曰天地有壞這箇不壞而道家之所以長生釋氏之所以不死者殆非所謂五行之心四大之我也

林子全集

卷四

四

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天地人三才都歸真我聖而儒玄而道禪而釋儒道釋三教只此一心

又

卽我卽天卽我卽地卽我卽人我其非我

卽心卽儒卽心卽道卽心卽釋心本無心

又

非我之我元是我而天而地而民而物亦皆備於我

無心之心豈有心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總不外此

又

無心之心能不死

非我之我本長生

又

致中自能和而位天位地殊非四大之我
盡性以至命而度世度人豈是五行之心

林子曰肝心脾肺腎昔人嘗配之木火土金水
矣故心火也易之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

林子全集

卷一

五

殆非我之真心也真心則何思而何慮四大者
火風地水也釋氏所謂四大假合終歸於盡者
殆非我之真我也真我則不生而不滅

三才

或問林子所言三教而必曰三才者何也林子
曰爲儒不知天之陰陽地之剛柔人之仁義
者其能儒乎而道而釋亦復如是若能知三才
矣而不能盡性以至於命焉豈曰孔子之儒老
子之道釋迦之釋邪

天地人已列三才妙用非我還是我
儒道釋今標一夏總持是心却非心

又

其大總持門若儒道釋之度我度他皆從這裡
能知真實際而天地人之自造自化只在此中

又

又玄衆妙豈無門大寤發機悉皆真我
百尺竿頭更進步非身本體遍滿太虛

又

林子全集

卷一

六

順性命而三才自是天然造化
通古今以一夏要從人世修持

丁卯春句

今已五十一年每欲作人回首竟成春夢
尙餘萬八千日幸母老我此心更烈秋風

閑題

身付雲水逍遙山野素性
萬古任綱常負戴聖賢此心

又

三氏之大成天欲治舍我誰也

參兩間之妙用民不被若已推之

又

四序自常春何者爲賓山乎不老

三生都是幻誰堪與侶雲也無心

借借室

切莫認真除此一心雖形骸亦假

云何是借豈惟萬物卽天地爲虛

又

林子全集

聯句

七

江山寄跡元非我

天地爲廬亦借人

海日樓

扶桑初日分天地

滄海無波屬聖明

又

廣大此胸襟俯仰海山雲日

虛空卽本體包羅天地古今

望江岩

瞻觀滄海微茫巨測魚龍嘯雲作雨

揮手青天咫尺閑騎日月執斗馳星

武夷張道士

桃洞人遐十二樓臺懸日月

樵歌聲遠三千世界自乾坤

又

却嫌紺殿多車馬

時與白雲共往還

凌雲岩

林子全集

聯句

八

舉首去星辰不遠

挺身在日月之間

周文學

業易

滴露研硃每向卦爻窺性命

奇山秀水都歸肺腑灑詞章

藍文學

業麟經

廊廟遠情不日應持賞罰柄

經權大義此時猶在是非間

藍氏世德堂

累代簪纓霞洞隔溪人世

千年國族權歌清夜書聲

諸生

賢今好自期錦水風高魚龍吹浪

我亦將何祝羅山日暖蘭桂飄香

榕城李生章華構

羨老親燕翼辛勤國族孫謀於斯而益大

看令子鵬搏九萬道術學業更不相爲妨

蔡生喬遷

林子全集

九

擇以處仁蔡學士流風至今未艾

積而能散陶朱公遺韻千古猶存

釋氏

欲識天真池裡蓮花數朶

能明正覺樓中枯木千春

又

六月生寒白雪軒中禪定者

十方分靚青蓮山上總持人

又

鐘聲留月色

池前法雨亂天華

又

泥濘生金蓮莫道色身原是垢

虛明涵碧水須知真性本來清

又

建水卽西天騎象雲間能說法

雪峰亦淨土牧牛圖裡可明心

又

林子全集

十

自證自修莫道此山非彼岸

卽心卽佛須知東土是西天

又

放不盡靈光牕頭一月

含無邊生意梅蕊同春

又

皓月照禪心曾向高山啓囊取藥

澄心窺色相還從福地浮錦渡杯

又

說法能明帝釋氏

課童又是仲尼徒

又

奕世總持勝地象峰真脉

千年常住飛花驚嶺天香

又

各重緇流息地能談果報

老多白髮入冬反作頭陀

又

林子全集

卷一

七

無見卽無迷半嶺松華人老

不清亦不垢隔溪鳥語山空

又

無心卽是雲閑在嶺頭片片

上善莫如水始流山下涓涓

又

真心超出三千界

妙法還從不二門

又

一剎一塵九品蓮花懸日月

非心非佛十方淨土悉虛空

又

色色都空五蘊幻身皆佛性

如如不動一花法界在明心

又

一朵青蓮自是水雲世界

千年枯木閑隨鹿豕春秋

又

林子全集

卷一

七

能自怡情天外莊嚴一剎

每修苦行雲間棟宇千年

又

儒履道冠身著袈裟談佛性

黃花翠竹人窺色相識禪心

贈游生萬偈

得意在鳶魚之外

寄情于翰墨之間

聯句跋

吾

師三教先生生平所著書草稿甫就輒爲同志者付之梓氏蓋已遍滿宇內矣都從受業亦有年矣於先生之書未能盡讀時詣宗孔堂見主敬集義聯及心聖道不遠人性本相近等句卽沾沾自喜以爲卽心卽聖雖孔老釋迦未嘗不可學而至也及讀四關八德言行生死義利等句又來嘗不痛自刻勵恐恐然慮有玷於夫子之

林子全集

聯句跋

門牆也古所云見堯於美見堯於牆者是之謂矣然則三教之道本之於心筆之於聯豈曰補其書之所不逮已哉亦且拔其尤者而簡切示人令吾輩觸目警心常自猛省自證自修無敢怠忽而爲天地間第一流人物爾此其嘉惠來學非淺鮮也於是洪都不自揣分遍訪諸同門兄弟及諸玄宮梵宇凡有先生之撫景寫懷與夫因人而立訓者俱採而輯之得若干對殆見其精華充溢氣味天然無非明三教之源委闡

三才之妙用內而心身性命之微外而綱常倫理之大舍此而外更無他道也視夫敲詞摘句求爲盈耳奪目之小技者真不啻天壤矣萬世而下有志於三教者誦先生之聯句悟先生之心學寄於聯而不盡於聯者自能心領而神會之豈曰不落於旁門曲徑之迷亦且遠離夫是非牙刺之謬矣不謂之開萬世道學之太平乎都謹跋而梓之以與同志者共之云爾門人張洪都百拜謹跋

林子全集

聯句跋

林子行實序

洪都嘗聞儒教則有孔子家語道教則有老君顯化釋教則有釋氏源流是皆所以紀三聖人之行狀者也今

吾師三教先生以一人之身荷三家之重任上下八十二年間豈無事跡彪炳可以考諸古之不謬俟諸行之不惑者哉

林子行實序

一

故追思先生之躬行實踐一動一靜莫非至理一語一默悉皆神機雖欲紀之不可得而盡之加以都之愚昧又乏記性者乎間或有耳提面命於先生者或旁搜博採於諸集者或廣詢博訪於諸友者不揣顛蒙彙以成帙又得林邦采氏爲之參閱復得民部郎彭景菴先生

爲之刪正標曰林子行實大要謂先生之道以儒爲立本則辭受取與之際以至於綱常倫理之大諸凡分庭抗禮義不往見者不得不紀也以道爲入門則自修心煉性之時以至於結丹出神之後諸凡顯化度人神功濟物者不得不紀也以釋爲極則自忘形忘神之境以

林子行實序

二

至於不識不知之地諸凡虛空粉碎究竟涅槃者不得不紀也都惟述其所聞紀其所知而已其都之所弗及聞弗及知者則有同門博雅諸君子在豈無先都而輯其所未言後都而補其所未備者乎昔端木氏有言曰文武之道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

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由斯以譚則
識大識小亦皆後人所學所師也使後
人而悟於紀載之先乎則堯舜事業仲
尼六經亦不過一點浮雲之過太虛耳
三教之事業文章何曾於太虛而有所
增使後人而求其紀載之實乎則祖述
堯舜憲章文武亦可以成仲尼天地之

林子行實序

王

大也而先生之太虛何曾以事業文章
而有所損若也不師先生之實行而徒
藉三教之空名不本先生之真心而徒
附三教之外貌則畫龍紙鳳求其變化
亦難矣謹以行實錄爲三教者之指南
云皆

萬曆己亥仲秋望日三教門人張洪都頓

首百拜謹書

林子行實序

四

林子行實

張洪都述撰

林寅亮參閱

門人

彭憲範刪訂

陳標攷較

林子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也。諱兆恩，字懋勛，別號龍江道。號子谷子。生於正德丁丑年七月十六日寅時。少而穎悟，長而慈仁，壯貌奇偉，下筆成章。年十八補本縣庠生，有聲黌序。督學錢塘田公汝

林子行實

卷上

成節推四明章公藥咸賞鑑其文，有林生文畧傳于坊間。年二十八三試弗售，乃棄去舉子業。遂銳志於聖人之學焉。徧叩三門，凡畧有道者輒拜而之。厚幣之，或邂逅儒服玄裝，雖甚庸流亦長跪請教如癡如顛者十數年。如此求道亦云勤矣。幸而天不愛道，夢中得儒仲尼氏授以魯論微旨曰：此不可使知之道也。我則罕言之，嗣是而道清尼氏通之以玄釋牟尼氏，悟之以空。先生始明三教奧旨，遂倡爲合一之說。悅二氏以歸儒，而綱常之率

吾儒以宗孔而性命之該其本末，次其先後。在世出世如出一人之所建立。其著爲書者無慮數千萬言，海內縉紳士庶黃冠緇流宗其道服其教者殆不可以算前喻也。是以知與不知咸稱曰三教先生云。

先生父樅谷公諱萬仞，字養浩，兩廣省吾富公之子。以蔭入太學，辭不仕，事父至孝。且曠達不群，喜周人之急，甲辰歲疾革，遺命先生曰：吾旦夕且死，尚有數千金之券，咸付其人，毋復責償可也。不

林子行實

卷上

二

數口謝世。先生兄弟率哭外，盡召諸子錢家，悉還其券。近遠咸誦德焉。先生兄兆金，字懋南，嘉靖庚戌進士官戶部主事。弟兆居，字懋協，補郡弟子員。亦師事先生焉。先生性好施與，每出嘗袖白金與貧人不少吝。母李氏誥之對曰：吾家世富貴矣，天道惡盈，何必積而不散以取禍爲？且母以見夫施財之子破家者，誰與？毋深然之，遂得擴其施捨。嘉靖庚戌掌教王武陽先生好講學，先生與之論心。聖武陽深服其議，但勸先生復事舉業。先生終不

之聽。

黃州素與先生友善。年長先生十數歲。見先生飛筆成文。不假思索。頗詫異。爲神。乃執贄門下。長跪者十數次。先生堅不受之。後察其志果專。始以孔門心法語之。自此學問精勤。操守不苟。先生乃命爲教授師。

都憲約齋劉公勲。久病。目百醫不効。托黃州懇求先生。北面執弟子禮。先生不得已語之。以却病心法。片時即愈。約齋喜曰。非神仙安能若此。速効是

林子行實

卷上

主

勲不世之德也。數時買舟。木蘭陂。仗黃州及先生諸弟以迎。先生時五色祥雲。繚繞四維。先生頷謂黃州曰。吾却病教門。不日當大興。後果如其所言。其起死回生。扶危濟厄者。捷於影響。卽疲癯殘疾。難勝蠱癩之屬。亦莫不旋拜而旋愈焉。有治病迂見百十條傳世。

上陽卓仙名晚春者。與先生稱莫逆交。嘗謂先生曰。君家自先代以來。行善七世矣。君復棄名學道。廣行陰騰。得道無疑。曾有詩貽先生曰。龍江原是

好秀才。今日相邀步玉臺。一心放去隨流水。不是道人做不來。又曰。神仙龍江林。古今有幾人。一夜金丹老。同到萬年春。數年間相與。搜秘討奇。縱飲行歌。旁若無人。莆人咸以卓狂。林顛目之。先生曾有詩以自解曰。飄飄雲外一閒人。釋服道鞋又儒巾。沿街呼我爲顛子。顛字原來兩個真。後有寤言錄二集行世。旨極玄妙。一皆先生與小仙問答語也。

壬子文宗朱鎮山。銜愛惜先生之才。卽先生辭謝。學

林子行實

卷一

四

官。不之聽。先生一日於督學道前。望門四拜。以謝。遂焚青衿。野服而歸。以明其志。不可奪也。朱公怒欲執之。郡守爲言曰。此人真爲道不爲名者。朱爲少解。次年復命。武陽召先生講學。作古文。先生俱不之應。但曰。昔在學校。則可得而召之。今在山林。則不可得而召之。若欲相見。須以官臨之。武陽爲言之。朱公遂下有司。持先生甚急。先生卽日就道。以小民服入見。力請削籍。且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朱公曰。你做不得巢由。先生曰。周召做不

得巢由爲何做不得。又曰周召之權在人所以做不得巢由之責在己。要做何難。辨論終日不屈。朱公無可奈何。獨以焚衣巾爲違聖。特撈之。強先生衣巾講學。爲諸士式。先生亦遂幡然曰。此恩雖隱處六年。蒙宗師之愛。猶然名標學籍。亦諸生也。而縱情於山林。是以諸生之隱隱於山林也。今日承教。復以衣巾列於諸生。而不責以業舉。是以山人之隱隱於學校也。朱公聞而悅之。後謂先生林子書出自獨識。非有聖賢真傳授者不能也。

林子行實

卷上

五

癸丑 閩士從先生遊者數十人。若黃州黃大本。蕭應麟。黃崙。林兆居。鄭泳。黃陽。黃輝陽。皆其最著者。先生所以與之言者。不過明三教之同。俗學之病。天地人之所以合一者。言釋則曰坐禪之非也。言道則曰運氣之弊也。言儒則曰支離之陋也。與子言以孝。與弟言以悌。與臣言以忠。又令時論論語之入孝九思等章。孟子之牛山。我所欲等章。或登高以暢其情。或歌咏以養其志。于于猶猶。不事矯飾。諸生成忻忻然。以爲得所依歸。

寅 著明經堂。崇禮堂。及非非三教。林子舊稿等集。自號爲心隱子。先生少時。喜爲詞章。旣而悔之曰。徒戲弄精魄已耳。不足爲也。乃退處雲壑。內養性靈。不二年。間凡所啟口。無非玄微之致。而時或揮毫。亦惟辭達而已。雖不求工於文。亦未嘗不文也。先生入山爲山人。卽以禮自重。固不峻以立已。亦不貶以徇人。雖當道貴顯。不先不見。或有召見。必不之往。而有來請見者。亦必分庭爲禮。求無愧於孔孟家風也。時或不諒而非之者。先生乃跪天誓。

林子行實

卷上

六

志。卽利害生死。亦有所不恤焉。載之疏天文稿詳矣。時郡守董公士衡最初折節。旣而郡丞文公某郡倅來。公日新。咸造盧請教。而以賓禮處先生。乙卯 倭寇迫城。防守甚急。先生以嚴寒。且多夜雨。守者何以堪。恒令人携酒粥給諸附隣貧者。又每夜四五鼓。命門徒偵諸城守不倦者。輒與數錢爲有力者倡。

戊午 先生著酌古文武禮射。著代禮祭圖說。與諸徒在三教堂講明射禮。及三加禮分天地人三會。而

遠近望風永拜者。益蒸蒸然雲集。

時倭夷入莆。突至城下。先生廼先告諸縉紳。與廣兵契約千金。不論首級以退虜。全城爲功。合郡壯之。至寇退。有欲爽約者。以千金爲多。先生曰。非彼則城破。以數十萬生靈。與夫厚積多藏。豈但千金之直已哉。區區此金。殊不足惜也。旣而廣兵果憤激稱亂。先生曰。我百金在此。餘可從容取之。廣兵怒。遂執先生於演武場。箭射劍擊。欲甘心於先生者甚衆。先生神色不變。中有二人以質衛先生。竟

林子行實

卷上

七

不爲所傷。復強先生領諸爽約。縉紳處索謝先生堅執不可。從容謂之曰。昔與汝等許盟千金者。以圖安此城也。今倭夷旣退。汝等復肆徧掠。是亂之也。時諸縉紳聞知。亦感激先生厚德。乃如約償之。先生爲廣兵所撈。身悉虺痛。歸卧床褥。間唯飲酒高歌而已。宗師盧公夢陽別駕來公日新。令人侯之。聞其歌聲。若出金石。益加嘆服。曰。此真道人也。非勘破生死關者。能若是乎。巡按樊公獻科扁先生曰尚義。

冬著醒心詩八十一首。并雜體若干篇。

五月摘醒心詩三十六章。而註解之。又著三教要旨等集。

二月黃葑卒。先生命黃州蕭應麟等。咸服心喪三月。先生亦反服如之。

冬疫氣大行。加以避寇之人。餓死積屍無數。先生命黃士欽。林兆居。吳三樂等。七十餘人。直日督諸人在莆城內外昇屍。別男女而禮。塋於太平山者五千又五十四身。

林子行實

卷上

八

季冬著常明教

帝請漳州僧淨環。北京僧無聞。及平海僧淨圓等。十餘人在莆城內外收屍積薪。風化文以奠之。而瘞於南北河尾二山者約有五十身。僧雲章等亦辦真心凡八易月。火而瘞之。桀有萬餘身。太守湖陽陳公瑞龍。命以米二十石。銀二十兩助之。夏疫氣尤盛。鬼衆出沒。夜遇先生。歌咏登東山。廼群趨而避。曰。三教先生來矣。一老翁未睡聞之。旣而先生過去。少頃復相謂曰。到某家去。一鬼曰。某

人非甚惡。只好飲耳。其家窮極饒之可也。又一鬼曰。到某家去。羣以爲然。遂去。次早果羣病莫起。此老乃令人謂之曰。可去求林先生數字。卽愈。病家如言。求之先生。但書曰。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其家咸不藥而起。先生之寫正氣。實自此始。自是凡染瘟疫者。無不籍先生以起死回生矣。正氣之求。歲無虛日。至萬曆庚辰後。始更云。吾志在三教。此心滿六虛。圖書用無始氏。凡邪魔鬼怪。急難風波之險。信之無不効也。其除淫祀邪神。無慮數萬。

林子行實

卷

九

家。合郡男女籍以咸寧。

五月先生命僧雲章。道士何佐等。十餘人在南北諸洋收屍積薪風化。便宜分瘞於附近之山者。約有四千身。

六月先生避暑於天心樓。著三教歷代會編時命林鳴陽編輯。黃陽考校。至十一月稿成。先生弟兆誥。潛錄副本藏之。越三日城陷。兆誥以繩束是集於左肘。以右手扶母。間關百死而不之置。旣脫出。先生喜曰。余嘗以斯集卜斯道之興替。今旣挾而

出矣。意者吾之道。可終明於天下萬世也。遂嚮田而命之梓。

八月倭寇聚匪林墩。衆將戚南塘公繼光。大兵至。尅期奏捷。實大有功於莆。士夫僅遺以絲帳聯句。亦有欲肖像祠之。卒未聞有首事而舉義者。先生遂嚮義田三十畝以倡。

十六夜先生與黃州劉獻策。林直方等。在東山露坐。見天氣清明。月光照耀。嘆曰。此地此景是好。第惜其不久耳。先生嘗觀雲氣。而知勝敗。一日兵出。

林子行實

卷

十

謂諸人曰。今日兵必勝。賊當死若干人。後果如其所言。或時言我兵之敗。亦然。嘗著防倭管見。令隨分出金。以協助官司。共守城池。保此身家。大要謂不宜清野。不宜閉城。不宜遏糴。不宜惜財。各鄉須各自練兵。各自防禦。或賊至一鄉。則號頭一吹。而旁鄉響應。自濱海以至城邑。無不設兵備禦。如此則無地非城池。無地非官兵矣。此其大較也。其中勝畫尙多。特以縉申弗從其議。故是書弗傳於世。後莆人每以倭人。雖甚猖獗。府城未聞有先亡者。

從廉我等之財無益也。先生曰：此府城之所以必先亡也。古人儆戒無虞，今倭人肆毒至此，猶不知懼而愛財甚於愛命，可慨也夫。是時人咸謂先生爲迂闊。比城亡後，始服其先見云。倭夷自乙卯入莆，浸淫至壬戌，已八年矣。諸鄉村貧病者，率散處各衙門及寺觀，而餓殍纍然載道。先生或散之錢與金，或惠之米與粥，據地而寢者，或與之草薦，死而不能斂者，或與之棺木。殆無虛日，所費之資，先生三之。其弟懋協一之。諸凡建義田，與收屍賑給。

林子行實

卷上

廿

咸與有力焉。於時人咸自慶得生，然多聲言欲羣叩諸有力者。先生因徧歷語之曰：吾往者不腆，殊不足以少延旦夕。特庶幾以倡高義者耳。願更候之。衆咸曰：諾。敢不如命。幸翼日而倭亦暫退，城中積穀之家，復高其價。衆咸喁喁失望。及先生戒直與之，而規利者，迺羅益甚，意以俟先生之窮也。方出糶之，以博厚利。於是衆始譁。然羣起強必糶之。群守陳公不能禁，不得已遂下批糶之令。時有自稱爲神之童子者，金鼓喧然，一入人室，無

不神而奉之。謂禍福壽夭之柄，咸其所司。先生曰：城其亡乎？將興聽人將亡聽神。今不幣智者策之，募勇者兵之，顧乃媚其神，以覲福利，不亦惑乎？乃大書於扉曰：有三教先生之正氣在，則凡有不正之氣，都卽時銷鑠了。於是神之童子，雖過先生之門，無敢入者。

倭人久住近郊，稔知莆風俗及其人善惡。又且能莆語，嘗謂華人在賊者曰：吾得入莆城，富者某某，吾當掠其財；惡者某某，吾當殺其人。至於三教先

林子行實

卷上

廿

生，能施棺施葬，分米分錢，散金散粟，收埋枯骨。我雖倭人，亦願見中國有此人也。至入城時，倭人問曰：三教先生家何在？吾當造其廬。三教先生何在？吾願識其人。故有造其廬，而拔劍以示衆曰：若火三教先生之廬者，有如此劍，有豎旌於門者曰：此三教先生之廬，有火之者，必殺無赦。又有曰：有生獲三教先生者，賞之百金。旣而知爲他夷，義而出之。迺託被虜者，引至三教堂，拜叩圖像曰：此三教先生也。先生旣出，至北郊，鄉人多德之，及習知先

生名者。更請其家。厚禮飲食之。而城中諸挾勢恃力者。衆共詈罵。或杖之以洩其忿。厥後莆人從賊中出者。悉走語先生。以廬當無恙。先生曰。此做廬之所以火也。既而寇退。果爲鄉人所焚。

癸亥春先生鬻田得若干金。命劉獻策僧法從等。十

八人在莆城內外。收屍積薪。風化瘞於南北河尾二山。約有四千身。又瘞餘骨百有餘担。

三月倭寇平。先生復以鬻田之金。命朱璠。雍文命等九人。往岐頭收屍。積薪風化。文以奠之。凡瘞於

林子行實

卷上

七

賊外之山者八百餘身。而拾遺骨無論已。復祭族屬及諸祖父墓。鄰諸寇亦親親及人之義也。

甲子先是倭薄仙遊縣。戚公勦滅之。積屍漫山彌野。

是年春。先生命許夢筆。吳夢龍。僧明珪等十人。往收瘞。瘞八百餘身。既而復爲莆仙等處薦拔游寇。酒清衢道。以放生者不病於疫。死者得安其靈。而大軍之後。轉爲太平者二十餘載。先生幹旋造化之功。顧不偉與。

郡守易公道譚。新除聞積屍盈城野。遂停車福清

縣。弗敢蒞任。及聞先生收屍酒道。傾心悅服。入城遂造門領教。後復獎先生以清修扁。

四月。命僧明豐。雲章。法從。道士何佐等。同往金陵。致書都御史林公潤。募復永福禪寺。爲祝聖道場。林公極力首倡。以成其事。

督學耿楚侗公。定向疏薦先生。山林隱逸。于朝不報。念堂林公潤。亦時有薦拔之意。先生竟力辭之。

秋。先生在榕城。參將戚南塘公。慕先生道德。折節下之。蚤夜談心。足稱知己。先生亦每稱南塘有古

林子行實

卷上

十四

名將風感。念終身不忘。

十月。侍御何古林公。維栢。傾心問道。受教於吳生三樂。

十一月。著詩文浪談。

乙丑著本體教夏語。倡道大旨。原宗圖說。夏語註釋等集。先生著夏語時。集已成。尙無其名。午間少息。若有人捧一部書。極莊嚴。簽頭題夏語二字。先生遂以夏語各篇。書中言夏實從此始。可見先生亦因機而闡之。非苟作也。泉南黃大任。嘗以夏字之

義請問於伯兄大本。大本曰。吾未之前聞也。吾將問矣。間嘗億而逆之。豈先生之所謂夏者。以天地大寤在夏而三門之教至此更爲宜明假大與。抑豈釋迦之教謂之釋。黃帝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儒。而先生之所謂夏者。大之義也。會儒道釋而一之。故名爲夏歟。又豈先生之所謂夏者。將二氏者流而倫屬之。而歸於儒者。儒門者流而心性之。而歸於真儒。使天下之人皆無棄人。三門之教皆無異教。不知有儒。不知有道。不知有釋。而後謂之夏。

林子行實

卷上

五

歟。明日遂之莆。以請命於先生。先生曰。余所謂夏者。漫以標余集耳。殊無別旨。如爾兄弟之所億而逆之者。反而求之。亦有以愜余之心者。

七月著宗孔心要。玄宗大道。性空宗旨。及歌學解等集。

寅。以三綱先生自號。製巾各三綱巾。履各五常鞋。衣則前三幅後五幅。各三綱五常衣。友人李公廷春贈句曰。平生心事蒼天鑒。萬古綱常赤手扶。諸友因刻之先生小像中。後先生復標其集曰。三綱

復古集

冬。改東山天心樓爲海日樓。題云。扶桑初日分天地。滄海無波屬聖明。門人劉經邦題云。碧天連海海連天。眼空塵外。赤日是心心是日。身在雲間。

隆慶元年

丁卯

寓榕。構洪江金州借借室。題曰。江山

寄跡元非我。天地爲廬亦借人。又曰。切莫認真。除此一心。雖形骸亦假。云何是借。豈惟萬物卽天地爲虛。復著三山拾言。及述聖劉伯子篇。心身性命圖。何思何慮解。存省規條。道釋人倫疏稿。

林子行實

卷上

六

時詹就正修葺書林聖廟。先生醵金助之。復爲帖告諸友。以共成其事。

先生寓借借室。時林密於市見漁者。鬻一龜歸。先生買而放之。輿未至。金州塔忽有一陣腥氣。颺然而至。衆咸異之。及至放之江。龜回頭不去。先生援筆書數字于背。遂悠然入流而去。詰日甲夜風浪湧室。俄有神人道冠綠服。隨從揚旗繞先生三匝。叩首于階下。既去。先生乃問王興林密曰。適有所見乎。二人曰。然。先生曰。此北海龍王也。因行雨

損舟害命甚多。玉帝貶爲龜以還宿債。彼昨之徘徊不去者。惡業不能消。未免刀割之苦。故乞余教言以釋之。今玉帝赦其罪。特來相謝耳。

夏四月。有四鳳來自天馬峰。集于水南塔麓之墟。觀者數十餘人。從而飛去。或有目爲野鳥。或爲鵬。劉經邦著鵬鳳辨以諭之。今其文猶存。後數年復集于東山。新都洪文誼。畫四鳳圖以獻先生壽。蓋取義于儒道釋夏云。

林子行實卷上
上
二月。欲往武當山不果。遂留江西萬年縣。時途中親拜及瞻禮者雲集。至遮道不能行。八月歸。洪

文誼。洪嘉善。費二百餘金。欲爲先生建一書院。以講明心聖。及非三教歸儒宗孔。以繼往哲。以易天下萬世之人心。先生曰。我之教尚未信於人。俟既信建之未晚也。嘉善文誼固請。先生固却之。

夏先生之金陵。道經丹陽。縉申士庶。及諸梵寺。素聞先生名者。咸焚香拜禮于道左。及入金陵。居朝天宮西山道院。拜者纍然。乃之城外普惠寺。拜者益衆。時諸生贐儀一切謝却。僅受黃仕欽。汪汝

楫。各絹一端。先生初倡教。一切費用。咸出之橐中。至丁卯橐中告匱。諸生因請受贐儀。曰。非此將何以宣其教於四方。以易天下萬世也。先生始受贐儀。至戊辰。又因贐儀不足用。諸生請受贐儀。曰。非此將何以宣其教於四方。以易天下萬世也。先生始受贐儀。其綜理籍記。各有司存。或刻刷書集。或以應助貧病。毫不以自私。自利語具疏。天文稿中。蓋先生諸凡朝夕所爲。無論巨細。咸告之天也。

秋命余范。在金陵倡教。兼掌書籍。復倡諸有力者。林子行實卷上
上

設立各門義塚。後督學使者某君欲正文體。議毀諸新板。買書者以三教書板抵塞。余范途中聞之。遂白衣入見。盛言三教歸儒宗孔之旨。大有裨於世。使者然其言。遂得不燬。

冬。著宗孔通言。三教歸儒一覽。及約摘三教合一大要十條。所著諸集。尙有心聖教言。心鏡指迷。宗孔答問六美條答。原教初學篇。信難篇。倡道疏啓。條答。三綱卦。三教合一圖說。三教分合圖說。僅亦遺載其年月也。

十二月就東山構儒道釋三亭子。又東西四小軒。時拜亭地甚卑。先生欲築之。諸友無論士農工商之徒。一時畢至。趨事赴工。不日遂成高臺。見者咸服其神。壬申春復改三亭四軒作三綱五常堂。中爲合一堂。合一者。合道釋者流而三綱之五常之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以與儒者爲一也。至若扁其堂也。不曰二氏宗孔而曰三教宗孔者。何也。以今之儒非孔子之儒也。故亦儒之而亦孔子之也。北東西次二堂而三之爲三綱堂。又北東西邊二堂。林子行實卷上

而五之爲五常堂。而宗孔堂於是乎落成矣。其帖戒之詞有曰。士者能持受孔門心法。能時習舉子業而兩不相妨礙者。是吾弟子也。入若不能持受孔門心法。卽與俗儒無別。非吾弟子也。勿入。或能持受孔門心法矣。以舉子業爲相妨礙而輕棄去之。謂之士也可乎。亦非吾弟子也。勿入。其入者。坐於東舍無越他舍混坐。農者工者商者能持受孔門心法。各守常分。各安常業者。是吾弟子也。入。若不能持受孔門心法。卽與俗農俗工俗商無別。非

吾弟子也。勿入。或能持受孔門心法矣。而不守常分。不安常業。謂之農。謂之工。謂之商也可乎。亦非吾弟子也。勿入。其入者。坐於西舍毋越他舍混坐。布衣之士能持受孔門心法。兼理家政。而仰足事俯足畜者。是吾弟子也。入。若不能持受孔門心法。卽與俗流無別。非吾弟子也。勿入。或能持受孔門心法矣。而仰不事。俯不畜。謂之布衣之士也可乎。亦非吾弟子也。勿入。其入者。坐於東之東舍。毋越他舍混坐。道釋之徒能持受孔門心法。又且誦

林子行實卷二

子

習經典而奉其戒律者。是吾弟子也。入。若不能持受孔門心法。卽與俗僧俗道無別。非吾弟子也。勿入。或能持受孔門心法矣。而不習經典不奉戒律。謂之道釋之徒也可乎。亦非吾弟子也。勿入。其入者。坐於西之西舍。毋越他舍混坐。夫先生以事心之學教人。亦且諄諄然。令不失業。蓋惟恐其藉口學道而流爲規避習懶之徒耳。因復著道業正一篇。

夏先生適有南都之行。路出撫陽。有盛子祥。李子

昌隆。昌期儒林儒興。儒懋。若干人。最先受業。自是相繼。受業者甚衆。而先生與之言。無非孔門心法。切於心身之大者也。但樵人夙知先生。先生親臨其地。諸凡有貧且病。甚而至於不能行者。翼以杖而來。又甚至於孤獨不能人者。則皆匍匐而至。先生曰。此皆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者。貧而且病。而仰事俯畜。亦將安所利賴。而遂以心法緒餘。而人與之言。諸凡貧且病者。無不懽忻稽首。自慶得生。居僅月餘。而及門之士。聚有二百餘人。及別去。成

林子行實

主

攀留之不能得。迺各肖像。以遂朝夕瞻依。時有樵陽教言授梓。雖所以垂教萬世。抑可以表樵陽諸士。一時見知之幸云。

萬曆元年

癸酉

秋復之豫章。拜者益倍於前。諸王子

貴戚及諸縉紳。講學之士。咸皆虛懷問道。先生唯以心聖語之。無不悅服。時著豫章答語及續語。樵陽饒民。年七十一。從先生受業已四年。未嘗須臾離側。先生亦呼爲老友云。

冬命劉獻策。輯經傳釋畧。復著告天疏一篇焚之。

讀者莫不慄然。

按院朱公光宇。病喪神。伏枕不起。數驚悸。托方伯徐公中行。廉憲張公。督學胡公定。敦請先生至延平。意甚懇切。其詞以得見先生。雖出關而死。無恨也。先生力辭之。三公復仗先生門下。督學王公應時致命。時張公似有強致意。先生曰。山人自講學以來。未嘗一入公門。三十餘年于茲矣。亦欲於世上成個人耳。然非一己之所能爲也。尙望當道諸公。共贊成之。時諸公深以爲然。但以按院病

林子行實

主

亟堅請先生不得已。乃議王公應時同往。以爲介紹。諸公咸忻躍。卽令人走報朱公。朱公甚喜。日望先生至。命建寧道候迎之。先生一見。語以心法。言畢。遂告退。朱公懇留之。次日復相見。神氣遂定。病乃去體。先生力辭之而歸。應付程儀。俱不受。朱公深加悅服。不數日卽如言致政。後孫公綜繼之。亦紹介求見。贊嘆不已。扁先生曰。善士。

兩子著心本虛篇。心本虛直指。及先衍徹心聖要言等集。

丁著絲銀喻七竅答問易解俚語復命劉獻策標
摘四書正義。

戊寅夏入新安宿於休邑梅林數日拜者幾千人焉
後因縣大尹驚疑令四尹諷之先生次日即起程
凡拜與未拜者均悞恨焉復刻心聖直指以示諸
生讀者益如聖學之要訣矣。

已郡倅許公培之欲先生之堂曰南劍儒宗

先生居榕城之南臺開府劉公堯譙遣信持侍生
帖來請先生未及見門下有林君教者擲回其帖

林子衍實

卷上

五

曰吾師非門生帖不受信還白之開府不憚而罷
王興潛至軍門投見開府曰汝師如何要人稱門
生王興曰不敢往見者師某平日所自守也必欲
稱門生而擲回尊帖則非師意乃門下某也其人
素有顛氣見師則神定不則宿疾復作今無乃疾
作時耶故妄言觸犯耳開府曰汝師初入門要人
發誓者何王興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豈有傳道而
不告之天耶且疏天之辭不過欲人發心為善持
受孔門心法以為聖為賢已爾豈有他哉遂出告

天疏以進開府閱之豁然通謂之曰吾有小恙故
專人請汝師耳王興因問何恙開府曰吾患足瘡
且口時煩渴耳王興曰此甚易當以香燭來民即
拜天傳之病當自愈開府然其言王興遂代拜語
以心法少頃而開府之精液自生稍知其妙遂散
衙請王興入通謂王興曰三教先生心法靈驗若
此吾何恡稱門下生哉遂執贊門下拜領心法亦
尊王興為王先生云王興精於却病後多出倡教
新安拜者幾千人建三教會所及翻刻四書標摘

林子衍實

卷上

五

正義醒心詩等集

辛未先生居古囊服太虛中金精之性猶未知其為
何也三峰先生曰子之內服紫金也蓋十有餘歲
矣今子之所得者乃黑鐵也黑鐵之丹古今希有
全靠功行功行未及孰臻其故此黑鐵也殆非聖
師之所能傳與亦非夫人之所能修持以少致其
力也子今既得之而火候之說乃聖人之所深秘
也智過顏閔真難強猜子今冒禁言之蓋以神仙
降生於此時者眾以救世也或官矣或士矣農工

商矣。道矣。釋矣。予故作玄談一書。以額徠之。俾知救世。復返天上。而不墜落於塵寰間者。端有賴乎子。子其勉之。

浙東溫處兵巡道吳公自新。以尊人病劇。幣請先生門下。至溫州。先生命陳一變王興應命。語以心法。病隨愈。

按院安公九域。敦請先生郡賓。不應。

夏往武夷。著幾說別傳。復之寧化。瞻禮而遠觀者。至傾城邑。有司欲止之。不能。頗驚惶。先生即買舟。

林子行實

卷上

三

歸。諸拜者咸餽。先生峻却之。諸友復懇請不已。翁生夢龍曰。莆玉皇殿。被回祿。實像巍然。風日中。何不以諸所貽者。成此盛事乎。先生始令緝記之。及諸樂助者。可數百金。即付寧化諸友。買木以修玉皇殿。

秋命陳標倡教於榕城。復命李章助之。二人協力。教甚大行。拜者幾千人焉。凡先生舊籍。刊刻精緻。印刷莊嚴。雖多李章力。而林任義。林普成。張思淦。袁希朱等。左右之功。亦不少矣。復建三教會館。義

塚。費不止數百金。

八月寓涵江上生寺。著心經釋畧。繫論。常清靜經釋畧。

未著夢中人。元神實義。道一教三。欲仁篇等集。

冬先生靜中有異人。啓以青陽洞口弄烟霞之句。先生詢之。門下咸對曰。青陽洞在武當山。遂起身直趨武當。及至延平障湖坂地方。雷雨大作。風浪撼舟。先生胸中凝結一顆真陽。紅燦如日。出而沐浴。重淵掀天覆地。蓋有不容言之妙者。翼且詢之。

林子行實

卷上

三

他處風雷雨電俱無。獨此處爲然。衆益異之。比登岸。見石上有書。青陽洞三字。先生爲之豁然。即日返棹。不復之武當矣。時會人茂。述古語有小丹浴於淵。大丹浴於海之論。先生深許之。比至閩清王興家。飲食稍涉烟火氣。率不能入口。居室重閉。猶云。日色侵燠。熱不可容。至聲爲之瘖。時夜甚寒。恍惚有人教之飲水。遂一飲數十甌。神氣爽然。金華節推徐公萬俛。大尹汪公可受。義烏大尹俞公士章。同致書於先生。敦請先生門下。至金華講。

學。先生命陳一夔應之。居數月始歸。

^甲先生再編生平所著書八十七集。分作六函。四函以元亨利貞標號。又二函以乾坤標號。乾坤二函皆係摘言。摘言者。及諸友摘元亨利貞諸集中。各以意錄之。成帙。既曰摘言。便是復語。以有復語。故別爲二函。總六函。題曰聖學統宗。非非三教心聖集。其曰聖學統宗者。歸儒宗孔之本旨也。曰非非三教者。以三教之非者非之也。

冬十月。著金剛統論四卷。

林子行實

卷上

七

黃芳倡建三教祠于馬峰嗣是乙酉蘇簧林自明等。建于涵江。戊子林壘林夢熙等。建于瑤堂。己丑林紅等。建于美瀾庚寅林至敬等。建于岳秀。陳斥陳一鯉等。建于塘下。壬辰張叔吉等。建于中沁。朱逢時等。建于水南。癸巳張子昇張洪都等。建于玉溪。甲午周啓明等。建于岐山。乙未林鳴梧等。建于林宅。戊戌廖德馨王克方林速等。建于楓亭。己亥李盛李坤等。建于崑頭。陳奇辛陳應孫等。建于南坂。時春元丘憲周題水南祠中有云。道若大行。男

子畝。女子桑。虞夏商周如一日。心誠有主。老氏玄釋氏寂孔會思孟不二門。新安吳應徵題玉溪祠中有云。亘古今三聖事業。此時始定。環天地一六公案。萬世皈依。其餘佳句。未能悉紀。

^乙先生因郡城三面皆山。獨東瀕巨海。風發甚。議建三塔補之。一填赤嶼。一填岩沁。一填寧海。不惟旋風收煞。開鎖水神。而閩郡文星。從此超露。命僧雲章。明豐。法從等。道士郭紹嘉。陳公嚴等。居士鄭而清。林自明。黃行。李洪。陳文煥。林奎聚。蔡經儒等。

林子行實

卷上

夫

募化以建三塔。是秋赤嶼塔成。時門人主其事者。大叅林公應節。節推陳公紳。而董其役。則朱有開。陳光顯。朱有臨。方江。蘇簧等。日夕畢効其勞也。方塔未建時。天將陰雨。人見嶼中。多有神騎馬。張黃蓋遊奕其上。少頃遂暴雨。或颶風大作。至塔成。遂不復見。塔頂時常放光。或城中有一道紅光。透至塔頂。附海之民多見之。海煙之生。種種其旁。附海民獲利不訾。又氣聚沙壅。而南北二洋頗相通焉。岩沁寧海二塔。爲時流所沮。遂罷不建。所餘三百

金。適因孔時中之請。爲贖涵江孔廟祭田。俾修祀事焉。

春漳南道甘公來學。興泉道王公。豫都閩金公來相。俱介贊執弟子禮。每見譚道。必至夜分。王公性嚴毅。一見先生。遂行慈仁。民多德之。復論井田。會著隨槎集。亦皆經國之遠猷也。後甘公歸雅州。不忍釋去。乃幣請黃九思。至其家講學焉。金公亦命其子弟爲先生受倡教之責于荆楚。

四月開府趙公可懷。巡按楊公四知。同尙書陳公

林子行實

卷上

无

瑞。顯人致詞幣請。先生至榕城講道。先生報書懇辭。五月趙公擢薊門。道經武夷。又托玉峰林公應節。請見卑詞。厚幣其詞有曰。今復不見先生。是空來鄒魯之邦也。其意亦以所事孔孟之禮事之。時先生猶未之許。林玉峰以趙公意甚懇。強先生應命。先生適同玉峰之武夷。趙公一見。折節問道。復對玉峰曰。先生不惟道德卓越古人。而相貌亦古今罕有。何幸如之。復請門下林至敬。至崇安談道數日始歸。

六月督學王公世懋。命四廩生紹介請見。適先生之武夷。長兄錫命見之。問道意甚勤渠。旣而分守福寧道。復以他事而中止。嗣後每自歎其緣之薄云。

趙公復致書於按院楊公。謂林三教道德卓越。相貌亦奇。不可不見。楊公復以此語陳尙書。陳心領之。因謂楊公曰。區區介紹。老拙無能。終不若林玉峰爲有力量。其意蓋以激發楊公。楊公益忿其見趙而不見已。乃謂諸人曰。林某卽不得見也。須挫

林子行實

卷上

手

他一翻。復有鄉先生。乘間言曰。林三教擇人而見。見好人。不見歹人。楊益忿。遂欲劾之於朝。適大中丞咫尺亭詹公仰庇。過省。下相見。楊以其事白之。詹時協理院事。通諷之曰。吾未識林某。只聞其收骸恤貧。講學窮經。各重閩中久矣。果爾疏闊。必下九卿六科議之。今當道是之者衆。倘疏闊不行。徒益重其名耳。不如出榜文禁革。猶足以散其徒也。楊意遂寢。至閩九月。楊公將榜文。行分守福寧道王公世懋。王公下本府海防館張掛。關公遂遣人語

先生謂聖道暫屈榜文宜掛否先生報命以宜多
磨數絲揭之通衢及本家門首先生榜文未出先
生在建寧府諸友以楊公欲劾之奏告先生曰果
聞之於朝則朝必有公論吾之道將大行矣是適
代余倡教也時遠近諸生未明大意心或疑懼若
素知先生者益復加切及門者愈衆九月先生歸
蒲楊公密令郡主李公伯芳郡丞關公學尹郡倅
賀公表節推祝公致和同到先生家意觀先生動
靜何如先生殊不少芥蒂動容周旋中禮郡主對

林子行實

卷上

三

諸公曰真有道氣象也祝公迺積書板焚之三教
堂以報楊公楊公復云林三教書大半勸人爲善
焚亦可不焚亦可卽此處焚之天下傳刻者亦多
矣祝公歸大悔其非及陞任全家執贊爲弟子焉
楊公後轉京畿道與南臯鄒公元標論道鄒公極
言先生所學之正楊公力爭之鄒曰講學隨人意
見何事力爭楊公爲之報然

冬命游思忠張洪都倡教于金陵遠近拜者幾數
百人時翻刻林子編摘及倡道大要教外別傳等

集

丙先生深居蔡公北山諸巖帖門辭謝蓋尊楊公
之禁也諸生遠來投禮者益多會者無生篇上下
卷復命陳大道標摘四書正義續六卷

夏內翰袁公宗道蕭公雲舉王公圖吳公應賓太
學生吳公用先咸稱弟子而受教於禮部主政汪
公可受焉及笏岩林公敬見入京復致書先生詞
甚懇切先生亦各因所問而復之語具書稿中太
史黃公洪憲以乙酉主試闕中弗獲親見先生爲

林子行實

卷上

三

恨及還京專簡使令尹蕭公奇傑求教詞亦勤懇
謂先生真天下士也惡可當吾世而失林先生云
云另啓請問性功守中真種子及藥自外來等心
法先生俱詳答之復有鼻淵疾先生語以却之之
法仍令劉生傳之不三日遂痊

先生從弟槐門公璣初第進士自京中歸迺執贊
以拜先生先生異之槐門曰同年袁了凡黃嘗詢
三教先生璣以家兄對了凡曰年兄何幸躬聞至
教第答以未拜了凡笑曰君無亦以爲東家丘邪

不佞早歲讀書疑義未解處多於三教集中閱之豁然遂當空五拜呼爲三教老師云

丁二月先生心中得消息甚異入而飲之只覺紫氣陶陶澄然一片而已出而散之則六虛無礙亦不知身之所以爲身神之所以爲神矣時翠湖真人有詩證曰了際如如猶天地來時不覺我之宗金爐不煉空來相藹月穿山景外風夫不知身之所以爲身者未始身之身也不知神之所以爲神者未始神之神也不識不知無思無慮先天之體

林子行實

卷上

三

也有形有象有動有靜則皆先天之用矣此語聞諸翁生夢龍

庠士林蕃青病狂容心人也嘗以畜蠱毒命誣訟僧慧性及先生於大尹孫公繼有處孫時初任猶未諒先生遣人召之先生弟槐門公以孫其年家語先生可無見先生曰此非庶人分也隨即不冠不網草履入見孫公鞠其誣送林蕃就學官笞之詰朝孫公來拜先生令人報曰昨得罪公堂安敢相見孫公久候不得已見之歡若平生時諸友咸

以爲先生屈而不辱先生之復諸友有曰來翰以區區生平每與當道貴顯諸公分庭爲禮義不往見夫孰不以先生爲抗至是爲人之所誣訟矣而先生則敝衣攔腰不冠不網夫孰不以先生爲辱若能知所以比而觀之真可謂禮有所當尊則不得不尊而不爲抗分有所當屈則不得不屈而不爲辱區區雖竊有志尙不能窺禮分二字之藩籬以爲憂也豈曰尊而不抗屈而不辱耶孔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又曰降志辱身君子之處世也

林子行實

卷上

三

豈其以不降志不辱身爲可而以降志辱身爲不可也孟子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又曰迫斯可以見矣而況爲人所訟顧適不之往不之見耶若孫父母之所以處區區者禮分不愆誠爲古人之所難能也始而聽訟公堂也卽能以朝廷之法處我更不敢以分借人而執法何其嚴也旣而往臨草舍也又能以士之禮處我更不欲以位自尊而禮下何其恭也

朱有開以先生命倡道于建安及門者甚衆浙有

方士扶鸞盡三教合一圖有開詰之復書謂有開
曰近日諸神昇天朝玉皇天尊見所事者迺三教
合一像卽今之三教先生也世間可傳祀之有開
遂與諸友謀之錄梓後先生不敢當題曰儒仲尼
氏時中一貫聖教宗師道清尼氏守中得一玄教
宗師釋牟尼氏空中歸一禪教宗師下復標以文
發明夫三教之所以合一者至是門下始稱先生
爲三一教主云。

先生命陳大道分摘三教諸集而類編之以便人
林子衍實

卷上

三

之觀覽標曰林子分內集三教分摘便覽凡六十
有二篇共十冊又分摘拾餘十有二卷共三冊又
林子四書標摘正義六卷正義續六卷道德經釋
畧六卷常清淨經釋畧一卷心經釋畧繫論一卷
金剛經統論四卷共十冊總曰三教經解又三教
會編九卷先衍一卷三教經畧一卷儒經一卷醒
心詩一卷林子舊稿三卷林子續稿七卷疏天文
稿二卷醒心詩摘註一卷夏語註釋四卷三教合
一大要一卷頌十一卷共十冊總曰三教原編蓋

自嘉靖甲寅以來乃先生所編輯而刻者以其未
嘗有所損益故曰原編云已上四函共三十三冊
俱有自序原文而先生之書定於此矣。

冬五侯山風雨暴至雷電非常忽有麒麟顯現山
前火燄橫空移時乃散見者奇之至丁酉四月復
見于江口天雨電大如鷄子其味若蜜人或藏之
以愈久年癆瘵之病。

已命陳大道於諸集中摘其最切於人倫日用之
常心身性命之微者二十四章分爲上下卷名曰
林子衍實

卷下

三

夏張子昇爲祖父營葬地遍歷無一可者適積誠
以問先生先生曰汝先人如何子昇曰先人俱朴
實爲善先生曰以子所言當有蝦蟆穴以葬之後
果如所言先生法眼觀地不論遠近一覽無遺卽
有精於堪輿者一問輒咋舌也故門下葬地多決
諸先生先生亦時勸人罷堪輿業謂其不精而害
人禍至慘也尤厭人惑於風水致祖父暴骨最可
傷憐崇禮堂有云葬者藏也骨肉復歸於土而藏

之也。但風水之說，入人已深，世所信從，真難卒變。其惟於卒哭外，登山卜地，或逢春擇吉舉行，權其遠近之宜，不出一年之內可也。

庚歲旱民饑，先生初命林自周、鄭焜、黃九思等於城中密訪諸赤貧者，籍記之，復令他友覈其實。殊不令貧者知也，遂命人分散之，起自某處，止自某處，及某人若干，某人若干，一日間遍及通城。凡施穀幾千担，金數百兩，一無所爽。先生此舉，能令未分之前，既不我擾，既分之時，亦不我亂。大尹孫公

林子行實

卷上

三

素以精覈稱，亦服先生之神也。迺聞其事於撫院，開府趙公參贊行分守道徐公秉政，褒獎云：山人林兆恩，學行並崇，恩施獨厚，因扁以壺山高士。時孫公遂以其蹟載之憲綱，而先生之行狀大畧可見。若孫公者，亦可謂智足以知先生者也。

秋命張洪都將分內集所載者，摘其要語，分爲立本、入門、極則各二卷，標曰夏三與夏一並行。

先生倡教，始自辛亥，門徒日盛，莆人多以倡亂謗之。至是孫公爲會廷章、何南泉之變，迺以先生事

刻於莆陽訊語，復附言曰：山人林兆恩，兼通三教，壺蘭高士也。諸縉紳出閩南者，必造其廬而訪焉。山人亦以道自重，不造廬則不見，第木高於林，沙出於岸，則風波首及之，故有盜其名以惑衆如陳文章者，有危其詞以構禍如林蕃者。山人之濱於殆也屢矣。山人壬戌之慘，則澤及枯骨，積歲之歉，則惠及饑民，其所著數十萬言，則功在往哲來蒙，海內縉紳慕山人而不克見也。如渴如饑，迺莆中羣宵，若不能容山人也者，母乃鴉噪鳳，犬吠麟與。

林子行實

卷上

三

嗟夫，羣宵無責也已。山人門下士，亦有倚勢着力入室反射，羣然而噪且吠也，何鴉犬之多邪。不佞姑述此以識一慨云。

辛卯先生第榕門公兆珂，宦行舟次間，忽遇怪風，舟幾覆，有新安人會拜先生，以所佩正氣當空拜之，舟遂無恙。榕門公始知先生法力，不可思議，歸覽三教諸書，以詩呈先生云：上皇去我遠，大道日以離。豫章本既蹶，百代羅其枝。衰衣稱管儒，榮名竊世資。服食討金丹，長生安能爲。大藏惟說空，西方

悟者誰。頽波逝不返。真源寧在茲。混元數五百。吾兄應其期。立教循周孔。度世大宗師。上窺無始氏。乾坤挈四維。三綱旣不墜。妙用理無遺。河洛出圖書。萬代同一時。余生昧心聖。三復勤遐思。願言順下風。廣成有玄規。

壬辰正月太守馬公貫。敦請先生郡賓。其詞曰。先生年高德厚。行者學崇。儒道釋盡歸總持。天地人咸有解說。智愚同聲頌德。稽申仰拜下風。肅布成掀。揭之勲。鄉邦宜賓興之典。使者至再。先生力辭焉。

林子行實

卷下

三

先生命僧心圓倡建孟蘭盆會。令十方超度七代祖考。并眷屬冤親等。凡所建處。極有靈驗。貧富宜之。遠近咸遵。依焉。

四月命張洪都陳標。編次標摘四書正義。正義續及摘林子分內集諸書中。以益之。名曰林子四書正義。凡二十冊。要不失乎三教合一之旨。歸儒宗孔之大而已。後舉業者。復病其繁。松江姜雲龍等。摘爲四冊。榕城李章等。摘爲六冊。漳浦張子晉等。摘爲四冊。各公理學咸宗主之。

巡按陳公子貞。移文稱先生業詩書而志井泉石。守道義而思及閭里。云云。扁獎先生以高風勁節。蓋聞先生義不往見。分庭爲禮。數十年來與監司郡縣諸公。毫無所干。故有是舉。

癸巳命張生子昇。倡教於臨江府。恩及貧病。化行遠邇。院道以下。拜者幾千人焉。甲午之雲間。丁酉之惠。其教之大行。亦如之。雲間翻刻林子四書正義。夏一。夏三及林子第一義等集。

林子行實

卷上

四

以東山西偏隙地。隔絕民居。爲宜開局。因備直求之。先生遂獻諸孫公。謂國家公務。卽私宅唯命。况隙地而欲受直乎。開府許公乎遠。廼獎先生曰。義先保障。行府備禮製扁以贈。

七月命張洪都。摘三教本旨三卷。上卷三綱五常。中卷心身性命。下卷在世出世。蓋以黃帝老子釋迦所有之綱常。以與二氏者。流道也。以孔子所明之心性。以與儒門者。流道也。篇章不繁。教旨既備。故名曰三教本旨云。

九月四日先生自辰時入定。至日中方醒。遂自言曰。我也口不言而萬法生。我也足不履而十方遍。我也指天天成。我也指地地平。我也指山山青。我也指海海澄。處處咸安。無有身病。家家向善。無有心病。樂樂利利。天下太平。

冬十一月。著道統中一經三卷。首盡太虛先天圖。太極後天圖。天地人圖。天圓地方圖。而儒道釋之旨。闡明殆盡。諸凡相信友。無不直指與言。數時復謂諸友曰。吾少年下筆如流。追之不及。邇來胸中

林子行實

卷上

聖

有物。大如雞子。塞之。卽把筆不復能措詞矣。自此以後。復歸嬰兒。絕意著作。

甲午歲。歉民饑。按院劉公。令鄉社立義倉。先生捐銀百十兩。呈送府縣代賑。又輸谷五百担。納貯龍坡社義倉。

十月。蔡生經僑往金陵。先生命之倡教。人士多從之。復倡當道諸名公。設立各門義塚。及建三教祠于城北之石坂橋。彭公憲范任應天別駕。於各門義塚尤爲着力舉行。其立石之文有云。

冬禮部移文。購天下遺書。郡縣徵求先生之書。甚切。先生以原板散失。命諸生復刻之。時任校讐者。

多所變易。淆亂遠近。諸友深痛惜之。次年李章王興。袁希朱。游萬雋。游昌祖等。復刻林子全集于閩省。戊戌歲。張洪都。朱逢時。林至敬。魏堯文。僧心圓。林夢罷等。復刻林子分內集于莆田。

丙申先生年八十矣。正月閑坐。廼問洪都曰。我近身

中。汝謂云何。洪都答曰。崑崙頂上摩尼珠。照盡無邊法界餘。到此心身常似醉。無人無我亦無虛。又

林子行實

卷上

聖

曰。忘了心身。忘了虛。虛空本體只如如。如如遍滿三千外。非道非釋亦非儒。時先生頂上有一顆。如摩尼珠。照耀。故洪都隨口答之如此。

二月二十三日。日將午。忽一道白氣貫之。環繞日外。日爲之暈。先生謂王錄曰。此果何象。王錄曰。得非白虹貫日乎。先生曰。是也。昔周穆王五十二年。二月。佛入涅槃。有白虹十二道。貫日經天。王使太史占之。扈多奏曰。此西方聖人入滅象也。以此觀之。吾亦不久住世矣。又嘗謂王錄曰。有形終有累。

人死之後神氣歸天。雖形無其形。而體魄歸地。神猶戀魄。不免輪轉復生也。若釋氏之茶毘四大返空。神氣飄蕩。無復罣礙。亦爲有見。但不利於儒者之道。想爾曹不忍爲我行之。我亦不敢爲爾曹訓。

林子行實

卷一

則何思何慮。任天成。

八月漳南許應甲張子晉聞先生將示寂。遠來慰問。一日值諸人不在。同張洪都詣先生臥室。先生出見于三一堂。語三人以微密妙義。且囑之曰。此無爲法也。須寶而秘之。非人勿示。又謂應甲曰。汝勿謂興化無人。今亦有數子悟入矣。

九月先生益有歸寂意。飲食起居。作字歌詩。咸忘所自。雖最親近者。或不知其何姓何名。唯逢人則喜。隨問則酬而已。及細察靜聽。則又言言中人心。

曲字字合道真機也。其殆譚景昇所謂忘神以合虛。六祖所謂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者與。誰得而擬議測識之。

冬十二月先生卧榻鮮起。語言飲食甚稀。其氣猶然充。其色猶然瑩。聲甚曉如初。似無病態。嘗坐叩首。從者問爲誰。先生曰。孔子老子釋迦同來請我主持三教普度三門。故叩首以應之。時不諒者咸詫異之。先生一日謂從者曰。吾某日歸矣。從者不以爲然。先生次日遂不出。陳一篋。聞之惻然。遂發。

林子行實

卷一

心焚啓告天。願以身代。謂先生在世一日。天下蒙一日之福。其愛師度人之心。足稱懇切。

二十七日松江陳濟賢來。親入卧內。伏謁先生。甚弟亦相契於忘言之境也。濟賢甲午冬始進拜先生。張子昇語以心法。復以夏一書授之。歸語其父世盡。世盡曰。讀夏一書。知先生真大聖人也。其爲萬世師何疑。濟賢曰。濟賢平日謂儒有孔子。道有老子。釋有老迦。教已備矣。後有作者。其復以何爲教乎。何意天復生林夫子合而一之。吾儕何幸。

躬逢其盛乎。遂極力擔當。倡明三教。至是復齊戒期年。始見先生。親承末後一着。尤加心服。

萬曆二十六年_{戊戌}正月元日。陳濟賢復入見。出謂

張洪都曰。先生涅槃必矣。洪都曰。先生視吾輩猶子。吾不能事之如父。天地間大罪人也。痛泰山之欲頽。悲哲人之將逝。痛哭之情。終有不能以自已者。至十三日夜。陳一夔。黃九思等十餘人。并先生弟侄輩。咸侍側。金光時現。照耀簾幃。至十四日寅時。先生考終正寢。終無一語。及後事。時弟侄及門

林子行實

卷上

聖

下百餘人。皆在視殯。見先生神色如生。須鬚轉黑。肢體和柔。拱手當胸。黃漢扒開其手。旋復相合。扶坐禪椅。首昂然不垂。是日山川失色。雲物慘淡。禽鳥悲鳴。風聲悽切。張洪都在酒見之。慨然歛容。少頃聞訃。隨奔入城。先生已就木矣。擗踊哭泣。幾不能生。所謂抱終天之恨者此也。越三日。城中諸友咸服心喪。就東山三一堂。早莫哀哭者三月。諸各鄉各祠設座。哀哭亦如之。至深山窮谷。海隅及遠地。素沐先生教澤者。莫不奔走悲號。如喪考妣。赴

吊者。不啻萬餘人。第喪服之論未定。張洪都執議心喪三年。宜衣白冠素。不宜執吉。且不飲酒。不如輩。以示羹牆不忘之意。水南朱逢時深以為然。時有非之者。曰。弟子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然何迺衣素哉。若衣素何不齊衰斬衰。洪都曰。禮以義起。服由心生。師沒矣。執吉飲酒。茹葷非吾心所安。又何必徇人以為禮哉。且此禮一見於孔門。再見於吾門耳。檀弓記孔門為喪。二三子皆經而出。若喪父而無服。註又曰。以後章二三子皆經而出。若喪父而無服。註又曰。以後章二三子皆經而

林子行實

卷上

聖

出言之。則此所謂無服者。廼吊服加麻也。凡吊服不得稱服。故謂之無服。此可知非執吉明矣。見盧墓或三年。或七年。又載之孟子七篇者乎。建安謝勸學。江山徐良材。議與洪都合。並循此禮。劉業徐龍聞之。亦絕葷酒三年。時諸鄉祭莫有從儒而用牲以祭者。有從釋而設醺以謝者。洪都曰。禮記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兼夏商周之禮。以祭夫子。今先生倡明三氏。兼儒道釋之典。以隆之。亦奚不可。雲間陳濟賢。莫章頗能闡明先生之大。如云六

合之內六合之外。未嘗頃刻無先生也。時在六合之內。則畫八卦。證涅槃。明三教。而爲有形色象貌之先生。時在六合之外。則覆天蓋地。穿山透海。出日入月。而爲無形色象貌之先生。有者不得已而有。無者原未始有而無。孰謂先生以生生以死死耶。又曰。復歸嬰兒。火粒却而腑臟空。元陽縮而肢體空。思維絕而知識空。耳不知叫號。而耳之竅空。目不辨親疎。而目之竅空。歌無言之詩。而口之竅空。漸至坐蛇皮囊。而山河大地空。此濟賢所目擊。

林子行實

卷上

聖七

心服。益信先生。九序中所云。超出天地。以身太虛。虛空粉粹。以證極則者。言言實諦也。卽此數語。亦可謂知之真。信之篤。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庚子歲。建昌益王。思慕先生之道。復遣人賁扁於東山三一堂。曰。道紹三尼。其聯句曰。振綱常。世復唐虞。三教燦兩輪。日月修德業。心宗孔孟。一中扶萬古。乾坤是皆足。以知先生者也。大抵先生之教。以儒爲立本。以道爲入門。以釋爲極則。自開闢以來。未有此議。先生始倡之。不知者駭而疑。疑而謗。終而

稍悟。則亦信之深。行之篤矣。以故薄海內外。見者聞者。莫不傾心向慕焉。臺院藩某郡邑。扁先生之堂。曰。儒宗曰高士。曰清修曰尚義。曰善士。曰義先保障。曰高風勁節。曰道紹三尼。后先輝映。其載之憲綱。榜之旌善。雖未足以盡先生之大。而獎詞褒語。如云。性識先天。學宗洙泗。挽二氏以歸儒。率門徒以宗孔。行已如秋霜烈日。接人似甘雨和風。倭寇逼城。契約廣兵。以退虜。癘疫侵衆。宣明正氣。以開邪。逃亂者盈莆。給錢米。賑其貧乏。死傷者遍野。

林子行實

卷上

聖八

捐家貲。葬其屍骸。修橋路。拾棺木。立社舍。賑貧窮。建寶塔於赤嶼。贖孔田於浦江。又且一體以爲學。度世以爲大綱。常以立本。治生爲先務。又曰。學宗孔孟。關二家似是之非。教著聖心。開萬古蒙昧之惑。卽其所爲。皆豪傑超邁之行。稽其素履。實聖賢授受之真。亦庶乎知先生之繫矣。况茲方內。英豪輩出。道術大明。雖未嘗盡入先生之門。亦莫不談三教之蘊。行三教之事也。豈非先生過化存神。有以鼓舞變動。於不識不知者哉。今先生往矣。而遺

編教澤昭然如日中天在人耳目誰能忘之故及門私淑數十萬餘人祠祀之像祝之朝夕焚修春秋禴祀先生與三聖人同垂不朽也吾安得不以平時所睹記者而紀先生之梗概顧安得以所摭摭者而盡先生之精神哉惟願同志者考先生之概而會先生之神則於三教合一之宗旨或者可庶幾乎存什一於千百云耳

林子行實卷之終

林子行實

卷上

完

林子全集行實卷下

門人僧真懶謹編撰

門下生涂文輔

劉永昌

于廷陳全攷

姚家凱

謝璣

周景濂

許桐

林子全集

行實卷下

黃虞全閱

金陵中一堂行實

粵自

三教林先生寂後諸門人爲教授師各分任倡道一方如陳君標王君興共倡闢之榕城建祠五所重刊書籍延之汀邵四府諸縉紳新舊弟子多從事焉萬曆丙辰陳標至金陵與諸當道士庶講學辨論不屈四方聞者莫不悅服寓止三年建寧門人進士陳國簪請歸武夷建祠居焉年八十有五

王興倡教與人卻病徵驗如響常往返湖中後寓
徽州休寧建祠刻書年八十有四歸榕城卒有子
無家見者聞者皆歎美焉張君洪都事師至孝三
年心喪之後自棄產業刻印書籍往江左右南
直等處倡教海內士大夫與豪傑之士咸爲莊誦
至庚戌歲拉順天倡教學士如盤周先生民部之
臣朱先生力爲護法見任縉紳往來孝廉暨文學
弟子拜者不可勝計其祠建于玉河橋至甲寅歲
限于天數不幸捐館主持無人祠被鄉宦變價三
林子全集行實卷下

能悉紀矣
門下僧真懶號了玄閩莆水南人也俗姓朱氏幼
侍先師執供洒掃一無所長惟勤行心法所得有
悟脫之異至二十歲娶室二十三失偶遂披剃雲
遊各洞天福地奇山秀水無處不到遍參諸名賢
知識覓求印證奔逐十五載聞見甚多而神愈敝
主意恍惚不得歸根時脫卻草鞋憤入豫章西山

理九序舊業絕糧六十餘日三死三甦幸有微喘
不覺突出隻眼頓見十五年行脚求人只須這回
捨已一死而生平求道勝心沿習漏逗眼前生死
身後何依竟脫然與我無干涉矣時虎狼三觸亦
不相傷偶晤山主胡士儁等強入豫章城鄉宦劉
一焜先生文學劉經邦劉一液何其任何其智王
孫朱謀莊朱統鑽朱統劔等相繼拜教者蓋不止
數百人刊刻先生書籍起建龍泉寺動工三年錢
穀不應甚難就緒爲入城徵募而山房中行囊衣

林子全集行實下卷

三

鉢被方僧曉庵一夜捲盡次日道人李三報知予
不以爲意取黃紙書疏後云奉三教勅命仰本寺
伽藍着部下神兵往前途截阻令其自挑回寺顯
爾神明有赫人心信服功果得成時已酉十月念
日至次年庚戌正月杳無音信諸學道者咸以我
爲誑人也及三月初三日有僧止緣者湖廣麻城
人早年曾與識面在湖廣興國州捉賊連人押歸
豫章時衆悅服以爲神通奇事也諸縉紳王子善
信人等爭佈施用千餘金遂爾告成卽擔簋匡廬

遍遊名利。借宿棲賢寺。附近白鹿洞。會諸文學。李
舜五等。拜教問道者。亦蒸蒸然興起。幾一載。偶吉
水鄒南阜先生。譚元標者。會遇於棲賢寺之應真
閣。傾心論學。盤桓幾月。遂幣請同歸吉水。住仁文
書院。又住龍華寺。逐日論道徵學。南翁極喜先師
之教。並先師書。及諸卻病法。以爲有體有用之學。
在世出世之津梁也。時受教者幾千人焉。多出南
翁先生門下士也。堅留一載。議刻先師全集。而緣
未就有太學汪汝鳳。新安人。請遊黃山。寓天都峯
林氏全集 行實下卷 四

下之仙人洞。時幾一載。有文學汪忱孫愷等遊山。
相晤于洞。邀入郡。居嚴鎮街。移草市。問病拜教者
百十人。謁先師祠于梅林。係王真剛諱興者所建
也。惟徽郡各邑。舊友甚多。而鄉士大夫孝廉雍泮
善信宗教者。亦最盛。游衍數月。辭謝放小艇至嚴
灘。謁子陵于釣臺。落錢塘。吊武穆于西湖。隨扈雲
間。謁祠像。尋友陳濟賢。顧大維。張性一等。叙舊逢
新。寓孝廉張蓋臣家。問病拜教者數十人。
萬曆丙辰孟冬。乘筏過虎丘。入京口。訪友人文學。

曹印。游金焦二山。遠望鍾陵。秀氣靄然。遂借片帆。
直抵燕磯。入應天。訪舊祠于真珠橋。之漂馬塘。居
焉。祠張洪都蔡經傳等。諸君所建立也。缺乏主持。
房屋傾圯。多屬莆田士商往來客舍。道友寥然。殊
非奉祀吾師香火。亦非倡道設教。体局不得已。强
勉捐衣鉢之資。易薪水。接待往來。自炊自供。常閉
戶數日。兀坐不起。亦不舉火。嘗有詩曰。竈無十日
火。爐冷隔年烟。蓋實錄也。曾著有九序翼。並雲水
浪談一冊。于時出入索莫。惟文學魯君觀成。陳君
林氏全集 行實下卷 五

效俊。時時把袂問心。或有同寓者。終日混沌。竟莫
知何義。正所謂與木石居。與鹿豕遊也。苦志五載。
日夜深思。謀之蔡君。欲共興祠宇。振刷吾教。意謂
斯道若不行于留都。則東西南北。豈不難之又難。
與。然因循歲月。囊鉢脩然。卽欲返錫匡廬。而度人
之念難割。兩執于衷。長嘆而已。

丁巳春。有黃君心齋。諱文泰。患疾不起。醫藥罔效。
其子介子。卜筮請醫。卜者曰。詳卦體用。有不用藥。
神醫乃得。遂訪舊祠。授以心法。不三日稍痊。十日

全愈。于是心齋父子舉家歸依。至今稍有病。竟不服藥而愈。乃知吾師以卻病法。小試行道之微權。初入門。先對天焚醮。振肅人心。收攝邪念。果能依疏而行。即是生人之戒行。尊行心法而不怠。即是萬古之常經也。而卻病神驗。現于筮龜。所謂道與神契者乎。卻病法因茲而大行矣。

戊午秋八月。松江陳星里。豫章王孫朱謀莊。文學何其任等。各致書差役來請。近則棲霞徐道人等。親自來接。想緣在他方。其機動矣。隨束裝前往。入

林子全集

行實下卷

六

月初八日。對師像大哭。意其道之不行于南都也。歟。時陳斐川。王蒼野。黃心齋父子。陳效俊兄弟等。十餘人。捉住拄杖。不肯放行。謂宜附近暫住。另擇道場。于時進止不決。愿以闔上於師前。一匡廬。一豫章。一松江。一棲霞。齊焚香拜跪。斐川舉手拈得棲霞一闔。於是一堂忻躍。遂爾無辭。連騎入棲霞。寓幽居庵。次日觀成追至。連榻十日。慇懃問道。證取奇秘。直中秋夜半。携手登攝山巔。明月當空。瑩徹四維。虛澄絕世。觀成望長江。歌赤壁賦。予誦證

道歌。徘徊繼曉。信口號曰。廣寒夜半散秋妍。一洗嫦娥徹淨圓。我爲遊禪探虎嘯。君緣詣闕弄蟾娟。斜攀斗柄山無路。橫落星河水有天。千古一心今夜月。年年莫負此山巔。次日飲白鹿泉。題曰。到此偏生玉骨侵寒泉。一掬冷人心。微微湧出環文淺。曲曲尋來脉絡深。石鹿何年空卧草。疎松徹夜吼長林。綠烟鎖斷華胥路。失卻蓬萊沒處尋。僧懷玉邀觀。戊坐千佛岩。猜拳酌月。懷玉善奕。能酒。題曰。席地分題印月明。與君酌酒結鷗盟。緇衣偏帶烟

林子全集

行實下卷

七

霞色。石佛不耽雲水名。一喝雙拳機最捷。三杯半偈話無生。松風說法聲千古。愁恐聾人聽不清。逐日登眺。吟興怠倦。作山中諸景。七言絕句二十首。城中諸友往還。絡繹不絕。獨王蒼野持贊。強求分教。就徐道人家。焚香告天。抄錄卻病功夫。講授三日。恐其訛傳誤人也。蒼野諱寅。莆水南人也。陳斐川年七十有三。奔逐四回。爲其向在師門所授心法。持行四十餘年。無所悟入。近蒙指撥性命源頭。方能體貼身心。何幸得此末着事。超出生死界。受

用無窮師將遠去無計相留恐稀年後會無期將別之時揮淚汪洋猶豫數日遂著道義不忍分離五言絕句二十首於是兩餘月拜教者三十人徐奉川趙敬齋二人同任分教遂向石阜橋泛舟雲間正解纜時黃心齋同中貴王公使者持簡至請予還京倡教其書曰都會處所四方湊集之地若道行則東西南北推而廣之如人之中腹得真陽正氣則四肢無有不暢也幣詞懇切遂復入京晤王公於西華門之觀音庵慇懃置齋議住南郊

林子全集

入

岐山關中扶風人也時舊社僧印如僧秋明常往還每月夜必至同登雨花臺遠望長江返觀塔燈至聞曉鐘各自歸宿咸興題曰移居偶爾作禪隣一夜追憶十載親四大支吾原是假半椽暫借亦非真霜侵祇樹枝偏瘦雪上頭顱髮已銀握手頻分月色冷鐘聲隱隱淨風塵

林子全集

九

重如夫子談咲風流似孟嘉坐問青蓮分講席歌成白雪闔天花宰官說法多題品魚梵聲中靜不譁先生極好詩到處留題相與數月奉命外轉譁元芳南通州人也

庚申正月往來道友頗繁主僧稍厭至燈節後因陳效俊令弟效貞作古邀入城效貞茂才最可傷憫遂辭王公離永興君效俊之別業諸新舊道友逐日拜教問病者雲集每至午筵席數十人往返日費俱出效俊可謂勞擾之極矣煩甚則避靜於

心齋家之書香閣。湯見宇。李乾所等。拜教者數十人。湯不違請。居桃葉書舍。時舊祠主者還闕。託王蒼野。黃荔庵。陳斐川等。請予歸主舊祠。新拜諸友不悅。予恐先師香火無依。且一時起建。未免多費。姑應之。二月二十九日。蒼野託心齋。約歸效俊家。請三月初一日進祠。至晚杳然。心齋疑而問曰。蒼野言還未定。時遂傳見宇。少川。觀成。光宸等。三十餘人。集心齋家。中設師像。東西設鼓磬。坐列次序。闡明心法。論儒道釋之同異。會理學庸。常清靜經。

林子全集

行實下卷

十

心經。金剛等章。宣明聖訓歌。呦呦鹿鳴。醒心詩等。章。至晚不忍別。當日議建祠。各袖金首倡。或買或典。一鷄鳴。一鸞峯。一新廊城灣。一張都巷。齊家左連日商確。一無所就。偶丁道人糧船抵上河。邀遊九華。隨飛錫長往。心齋效俊等。揮涕無從。三月望六日晚。抵上河。覓舟不見。權借宿於黃楚行家。乃心齋之令侄也。次早來拜教者四人。就黃家懸像。焚啟講授畢。城中諸友十餘人。追留黃宅。且江風不順。想緣法未盡於都城。遂復入城。宿桃葉渡於

湯宅書舍。是夜見宇。晤言建祠。須同秦少川乃能成事。次日集效俊家。各處搜尋落地。於四月初八日。秦少川先出銀三十八兩。買得張都巷破小屋三間。荒涼不堪。十四日移就居焉。有門下周中常諱應羅者。豫章人。善堪輿。有神見言。此地正當興之際。時少川又捐銀二十二兩。刑部胡奉南捐俸銀一十兩。內監王岐山出銀一十兩。湯見宇陸續出銀陸十兩。黃心齋。陳效俊等三十人共出銀四十五兩。丁玄白捐衣鉢銀二十兩。即時買工架木。

林子全集

行實下卷

十一

登石壘磚幾。百月堂構落成。而見宇又募化粟小泉。潘懷益。朱用卿等。塹街砌路。銀四十兩。丁玄又置辦椅棹。油漆房屋。用銀三十兩。以上動費幾三百金。竟成實坊。果爾四方。求道問病者。紛然畢集。無不虛往而實歸。自此車馬通衢。便爲坦夷大道。從事者益盛。而始信中常之言爲不虛也。

天啟元年辛酉三月。祠部正郎晏日啟拜教。比部正郎胡士儒。二先生專心致志於師門。共扁其堂曰中一堂。內閣大學士周鎮庵先生。諱如磐者。吾

師門下也。題其聯曰：道括古今，儒玄寂，孰得分岐。徹三教於一中，直是無聲無臭，功弘位育，聖狂愚。摠歸這裡，返六虛於九序。渾然忘我，忘人如施棺。掩骼，則有山東御史張繼孟，扁其堂曰：積義澤枯。民部王受人，題其冊曰：佛心王政，其餘聯句尚多，不能盡載。

天啟二年壬戌七月十六日，先師誕辰，門下謝璣領之進，葛繼臯等以施棺掩骼惠教，予曰：此乃第一大功德，有利益於世，須依吾三教先生之法，舉

林子全集

行實下卷

十二

而行之。庶得成久而無弊。本日題有四十金。並前募者幾八十金。商畧先買鳳臺門外陳嘉謙地四畝，坐落麻田，隨即運木製材，就本祠施之。自爾日，施日廣，纔及半載，不意極惡土工，宜應科看塚人徐思慎相繼效尤，燬屍折棺賣板，天理不容，自夥發覺，鳴諸有司。禮科楊欲依律擬斬，眾代爲乞饒。恐叅送法司，未免拖累，故從輕懲配。自此更加勤嚴，施掩肅清。著施棺掩骼條約，盛行於世。

天啟三年癸亥九月，予因母親八十壽，向在雲水。

三十年不能歸訊，恐今不去，則母老竟無相見之日。諸友不得逗留，於望日辭眾登舟。十月念日抵莆，值母久病沉困，雖相見在於忘言之境。至三日，母卒於正寢，時呼天無從，痛割于心。治喪七日，親友吊哭外，卽泣杖登山，塋事既畢，無何爲念。著卒哭登山泣杖詩，諸親朋問訊，十去八九。後生輩俱不相識。世態人情，大不相似。游九鯉湖，代諸友寄求仙夢著湖景十二齣詩，脩然無意思。歸南都，恐乏主持廢善事也。諸弟侄親朋宗黨師兄弟徒侄

林子全集

行實下卷

十三

輩懇留不可，竟冒雪登途。過景卽題著南游草詩數十首，抵錢塘西湖度歲。

天啟四年甲子正月元日，自北新關操舟，初八日到祠。諸友問候，及來受教，卻病者臨門濟濟，及查施棺事，錢穀不應，木料具缺，在之以舌耕新安。任事者寥寥然，予曰：三年已施過將二千具，就作圓滿謝卻，亦無不可也。會中泰少川許仰池、袁蔭山等，堅持不退，謂善事緩行，且財僵鬼哭，魂魄何依。師豈忍乎？懇懇切切，於是躊躇畫計，設請大會。每

年一人以五兩。中會二人合五兩。義不可移。定春
秋二季交木。諸友喜諾。遂數日間。集五十金。抵江
邊。鬻木。鋸造出報帖於五城內外。鼓之舞之。城中
賢士大夫。與諸見任。縉紳。暨孝廉文士。善信長者。
以爲真實有用功德。隨爭布金喜捨。未有如此之
勇且亟也。如民部尚書。白陽畢先生。親付金五兩。
尚寶司。見俞傳先生。吏部正郎。鶴里謝先生。祠部
正郎。恭盟晏先生。民部正郎。王虛受。比部正郎。金
九如。王涇陽。胡奉南。王味所。水部。黎石洲。李瑤光。
林子全集 行實下卷 十四

畝。於安德門外之虹橋。已塋滿二千七百具。又買
孫立地六畝。於神策門外之鎮南衛。已塋二千三
百餘具。又買貢漢地七畝餘。於鳳臺門外之草塘
橋。已塋過三千六百具。尚未盡滿。又買孫承蔭地
四畝。於鎮南衛與舊地相連。方纔開塋。又買方應
科五畝五分。於安德門外之橫橋村。已自開塋。如
是設法。則取施有條。埋塋別男女之序。既死有棺
埋。塋有地。胡爲暴露。且清明有祭。中元有薦。胡爲
無主。而都城內外。死於無主者。以我爲依歸。今幾
十載。已施過塋。過計萬三千餘身也。
天啟五年乙丑十月。偶有王孫孝廉朱太僕諱統
鎮者。來自豫章。造而問曰。弟子遍遊天下。各省會
府州縣。所見施棺者。有之。未嘗施地。亦未嘗代爲
埋塋。師一舉三善。實世之未曾有也。問或舉其一。
亦未必如此盛行。亦未必如此長久之不怠也。且
人生天地間。何以有富貴貧賤。苦樂之不均也。知
師滿腔惻隱。今所作爲。想必有以啟其機而使然
也。幸錫教之。答曰。竊以天之生人。俱一氣耳。何有

富貴而且貧賤。因一氣之內。卽有清濁之分。稟氣清者。則受時日吉。投入富貴之場。稟氣濁者。則遇時日凶。墮於貧賤之境。然貴賤清濁。天無分別。而氣有推移。從氣剖判。萬有叢生。異類分雜。不可勝數也。第念爾我等。均在一氣之中。而流離困苦。暴棄不堪者。摠是我一氣中之眷屬也。亦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故達之者。毋論貴賤清濁。只一念純善持而修之。卽是趨吉避凶之一關券耳。然且不能盡濁而純清者。此又天之精神。照顧不到。

林子全集

行實下卷

十六

處。故我等亦天生也。以天爲父也。所行父道卽體天行化。故無私無爲者。天之體乎人。無欺無邪者。人之用乎天也。人之濁氣盛者。恣情慾而輕性命。成精神而怕生死。所謂情欲者。生死之根源也。人若怕情慾。自能重生死。人若固精神。自能存乎天命之性也。吾雖十載施爲。不覺其勞。亦無禍害。總是心天相應。別無他技。因子所問。特爲子告。子其知天乎。且此功德。緣起于謝在之。葛熙寰而主持一切事務。少短工價。在我一人。如徵募錢銀。則袁

蔭山之功居多矣。其助緣護法長遠心。則有秦少川。許仰池。王中峯。黃心齋。姚靜宇。施雪漁。其餘多友。具載條約。吾三教先生曰。家吾事。國吾事。宇宙皆吾事。賢此心。聖此心。天地亦此心。立祠倡教。亦不過天地聖賢之心。施棺掩骼。吾輩所行之事。所謂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也。

天啟七年丁卯。三月有書舖廊賣書人。閻九臯者。繇筆棍潘九華。歷編三教開述演義。一部八冊。剖竊水滸傳。西游記。以爲措詞。于中貶正排賢左道。

林子全集

行實下卷

十七

惑衆。邪說不經。竟將三教先生姓名字號弁之於首。倚藉名色。以爲獲利。魚目混珠。不辨邪正。得見此書。衆心憤發。遂欲鳴諸有司。九臯等知非懼罪。懇託應天文學顧之進。謝璣。周景濂。許桐等。乞款于朝天宮。將演義板俱搬出。劈碎付火。而潘九華逃走無踪。仍立券爲據。如後別有印行。皆彼認罪。崇禎二年己巳三月。真懶年當六十。乃花甲衰癯之期。衆門下有擬百葉箋冊。求諸縉紳名公。詩詞爲祝者。或製衣爲賀者。或聚分金。以飾齋筵爲贈。

者或請遊牛首者或邀入棲霞者種種施設不可勝紀也。一月之前予稍知影響先以冊葉一簡斬截謝之。而衆心之盛猶未肯息。遲日數位知己者以素食果麵之類就厨于祠以相試欲開我以端予假金剛降魔法。避於伏虎山。坐至更深夜方解散。然源源而來難以爲拒。卽書牘粘壁告辭其帖曰。真懶螻蛄未僧。幸享天年六十。在家則罔極難報。出世則聖果未圓。早夜愧悚。敢復誰言。且我生之日。卽我母死之時。生死之際合家驚惶。豈可受

林子全集

行實下卷

十本

人慶賀乎。斷不敢依命。此日謹閉門。祀祖哭母。如香燭麝食。共費百錢。是日仍舊車馬填門。盤盒擁戶。摠閉之不納。若主意差失。從是舉而求諸上公。詩文者且幾于好名。既好名未有不好利也。動衆心者且傷財。既傷財未有不損德也。以此磨削精神。何益於道。諸友盛念者情也。予不敢受者道也。學道者學古聖人之道。無他。去奢就實也。情者世俗之見。侈靡不經也。予嘗告諸弟子曰。學道之人稍異於俗。惟有寧儉而已。如婚喪大禮。品節於中。

中則從小。小則捐免。不惟省事。亦且節財。節財者益精神也。益精神者全性命也。全性命者資乎道也。今之學道者不然。以莊嚴詭異爲高。炫奇惑衆爲勝。此皆一二顯者倡之。指而示曰。此仙也。佛也。中有徵名好利者。附而翼之。下民之不識不知者。因風而煽之。鼓之。非惟錢財之不惜。并身命亦不顧焉。而受者費者。至百千萬億。亦不嫌多。何曾有分毫利益於世也。至于因果不明。天道報應之時。陰司追判神魂。身命尚不能自衛。而又何能造福

林子全集

行實下卷

十本

於民也。後學者當宜鑑之。崇禎三年庚午。老友陳斐川。諱端甫。閩莆水北人也。自幼親授門下。儒業治生。長隨三子入京。卜居成賢街。以舌耕遊潼關。出萬里長城。於李陵臺下設帳三年。歸談邊事頗詳。初行良背法。不過庸庸自予至京。指以解脫訣。遂悟性命大道。卽罷舌耕。優游自在。所作詩詞皆發明心性。年八十有二。飲食徒步如少年。一生無病。非粹養能得此乎。忽五月初五日。諸子孫請飲雄黃酒。公嘻笑。推頭撫腹。

不語諸子孫悲懇一言。公咄曰。去也。自此而逝。所謂去者。歸之義也。古人謂生寄死歸也。公明乎朝聞夕死之道矣。子輩以禮祭。以文奠之。今一家和氣。皆公之遺緒。長孫伯贊。次伯修。皆予弟子。尊行祖道。亦不廢焉。

自壬戌建祠倡教。今十載。四方慕名登堂。蓋不可縷指也。或爲道而來。勤行心法。深信而不退者。只數十人。或因病而來。病愈而背者。十有八九。卻病之法。雖吾師百計用心。爲度世之微權。實天有以

林子全集

行實下卷

二十

啟之也。無非挽回人心。欲其舍惡從善。故歛神御氣。而剝削一身濁穢。復返天地清虛。持守正念。培養精神。以資性心。以窺乎道也。蓋道無形。無情。無名。無所牽着。而人心之惟危。耳於嗜欲。忙於名利。碌碌於煩惱塵勞。役役於風寒暑濕。而性命弗顧。則精神消耗。故一身骨節虛。毛竅開。陰邪之氣。乘此而入。五經受蠹。六腑被侵。久則痰淤。而氣不順。血妄行。再加之飲食不節。傷暑冒寒。內外感觸。方知病生。必假於醫。服藥鍼灸。不獲對瘥。累及一年。

半載憂愁迷悶。是加心病。心病則無藥可療。忽聞三教先生有不藥法能治。時若望渴就河。遂齋戒拜求。授者必先審其得病緣繇。即將性命源頭。神氣運用。水火血脈。與之較駁。細說一番。然後語以心法。主意力行。以神氣通。卽以陽辟陰也。陰消則五臟通。通則四肢暢。水火交。卽知血脈。卽神氣。神氣卽性命之用。性命卽道。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以道治病。不藥自愈。固無難矣。此理至簡至易。功夫非秘非玄。吾師以卻病誘人入道。實

林子全集

行實下卷

二十一

猥較微權。良工苦心至矣。天感之。神應之。而使之然也。非如今世之流弊。於禪機者。辨舌不對。卽以棒打喝罵。東扯西推。立定門庭。不容開口。抑或趨利之徒。滿城獲計。以釘釘龕。以爲立禪者。或披緇持錫。沿街妄求者。或拖鐵練。或敲木梆。或焚臂。燃指。或叫喚因果。或男女叩頭。附會平等。如是班輩。摠爲巢飾羣魔。敗佛祖之家風也。或以玉軸琅珞。百寶莊嚴。什襲而珍異之者。或以講誦。受持字句。宣揚服膺。而匪懈之者。如此者流。無乃爲鬼神簿。

支蔓葛藤爲韓盧逐魂。鑽故紙數他家寶於自己。脚跟下事。何干涉也。真懶爲僧。頗悉僧中之弊。盡所謂家裡人。探明家中事也。若儒道之病痛。抑或有甚於此。予不甚知。故不敢贅。若吾師者。統儒道釋之異同。而正之。而歸之於一。而存之於中。內則心身性命。外則綱常倫理。無他道也。止至善而已。無異教也。明明德而已。或以性命之精微。雖不能使知。猶無傷乎人道。而人倫之切務。若不能使由之者。將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也。且入門有疏。授

林子全集

行實下卷

二二

教有條訣。指明約戒。訓不繁著。心性書數十萬言。盛行於世。遺卻病法。百十餘款。普濟利人。若朝野閭閻。山川窮谷。無所不屆。而士農工商。僧徒道侶。咸皆宗誦。故一部全集。南都未板。幸斯道當興。得安肅左垣涂先生。教捐廉貲。而助鐫梨首倡。又得益山孝廉劉君。題奏完刻。以三十載所負戴。倏忽就緒。誠一時之大快事。大有功於千古也。刻工自崇禎二年己巳起。至辛未秋竣事。共四十冊。幾三千葉。板千五百餘塊。卷數目錄。載在涂左垣跋中。

用費三百金。依先師在日親筆原稿。無半字更易。所謂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也。真懶親自督刻。泰正較閱。乃姚毓奇。諱家凱。謝在之。諱璣。沈熙仲。諱啟明。周仍叔。諱景濂。許青玉。諱桐。俱應天文學也。而門下真實有功有德。深信得人。應當叙載。

○秦少川。諱仲璋。潮會稽人也。先受業於張翼林先生處。今四十餘載。一念如初。樂善不倦。雖居肆貿易。分毫不欺。諸縉紳長者。咸推其德。遠近市民亦信其直。因是起家焉。且存養工夫。頃刻不忘。飲

林子全集

行實下卷

二三

食徒步不減年壯。有生色。辟面心廣體胖之象。而施棺掩骼。種種善事。不讓人先。一向未嗣。見年七十有五。今庚午十月初六日誕生一子。相貌方圓。合會忻懽。同爲慶喜。此乃天報其善。而道與之生也。生彌月。少川顧予取名。予卽命之曰道生。所謂天不負善人。亦世之罕奇事也。

許仰池。諱仲夏。閩莆田人也。自幼束手入京。依親學技。天性生成。毫髮不苟。信義過人。親朋愛敬。於是漸起其家焉。與人交財。嘗被負千金。置之不較。

心慈常濟人之急。量大能容人之過。好道受三教先生九序法。雖不能力行。而正氣洽天地之心。一生持守。施棺掩骼。臺臺忘倦。四子太學青衿。皆麟角森然。今年大壽六旬。諸縉紳文學。同會親朋。咸徵文稱觴慶祝。以隆其德焉。

涂左垣諱文輔。北保定安肅人也。位居八座。爵至三公。且天資英敏。性智聰睿。廉潔秋霜。氣稟春日。理政忠貞。操行節孝。言動不拘。談笑從容。所授內功得九序法旨。頓獲本命元辰。而體胖胥面。道貌林子全集行實下卷二四

冲然魁偉。平生沿習。渙然冰釋。洞三聖之命脉。會吾師之神傳。而耳提面命。儼在是乎。遂慷慨擔當。平分半席。作斯道之領袖。爲當世之師模。公豈凡人也。

孝廉劉念白。諱永昌。北藍山人也。先世代代爲善。乃翁大德好施。捐義田。創義學。建名宦生祠。濟親疎緩急。種種功德。難以殫述。各撫安郡邑。幣詞旌表。有遺施冊。行世。孝廉自幼長齋。性靜慕古。無書不讀。心虛多納。逢禪卽參。遇玄便叩。能持忍辱。不

礙事理。至于三教九流。無不識破了了也。於茲搜括半生。可謂博洽多聞矣。而自已性命根源。猶未夢在。幸天憐苦志。不負善心。一聞明甫。病繇九序而卻。隨治贊星夜馳滄洲。謁中常。受以去疾法。歸而行之。二三日間。三十年吐酸之病。蕩然矣。輒生懽喜。心身輕快。神氣復元。卽以盡性至命之道。得之固無疑也。遂作書致幣。付中常明甫。數年往來問道探奇。翰札十餘篇。皆古聖未言之言。經世絕學之學也。因其人品正大。篤信不移。庚午春。面命林子全集行實下卷二五

明甫代同焚疏。付以倡教之任。

庚午孝廉于星涵。諱廷陳。亦藍山人。茂年任俠。高材曠達。博通今古。品志不凡。是春幣書付明甫。忠教切問。書香乏嗣。如何下手。而得真功真竅。子授以秘訣。且言三十而立。書嗣豐隆。今已第矣。嗣隨昌也。孝廉與念白厚親。附益倡教廣度諸緣。而道則大行於北地。殆爲是與。然兩孝廉與予俱未識荆。千古神交。字內得之。未曾有也。

周中常。諱應龍者。江右撫州人也。抵北河澗滄州。

鹽山各處倡教。中常歸。後有張明甫。諱德位者。新都休寧人。隨以繼之。雖客茶商。爲人耿直。信義不苟。多讀書。勤內養。因行卻病工夫。悟明心地。或生理得失。真心不動。愈煉愈精。學問逐日增益。故鹽山諸公多敬服。而道大行於北地焉。

吳伯元。諱乾南。應天高淳人。幼習舉業。因見世道澆薄。壞于時文。遂廢業。留心聖學。且遍參玄釋。久有所得。家貧甚。志操冰霜。聞予倡教。施棺遂備。贊登堂拜受心法。及卻病迂見。一時不敢輕易敷揚。

林子全集 行實下卷

二十六

蓋爲重道之義。一真自持。遠近人多欽信。而施棺掩骼。着力吹噓。功莫大焉。伯元者可謂無誦人也。袁蔭山。諱承祖。江寧人也。早歲風流。喜歌舞。秦淮採蓮舟。皆繇創始。中年悟道。卽罷遊戲。勇行善事。且長齋。一間施棺掩骼。忻然入會。善誘方便。廣度諸緣。理事有長遠心。信行有過人處。醵募錢銀。人多應之。拜受工夫。於行住坐卧間。慇懃若有所得。潛心味道。默契寡言。市人多以袁夫子稱之。而吾門中首座。實不虛也。長子魁之。諱燧。相貌冲然。厚

重沉毅。七歲因父入燕京。卽持齋。候父日歸。乃開。既後。竟長素。時得胃脘痛。醫罔效。拜予授以卻疾。愈而復發。勸以開齋。堅執不肯。因久難瘳。父代各處卜筮祈籤。俱以開齋爲是。遂肉食。病絕舉。勤讀書。善作文。後事之報。未可量也。

王中峯。諱大儀。上元人。幼讀書。因貧廢業。就虞部掌案。掾志抗直。任理不屈。執法如秋霜烈日。爲人似甘雨和風。稍枉法事。同輩欲行。竟正止焉。不遂意者。多忌之。前尚書丁公。觀其行。識其人。遇要切

林子全集 行實下卷

二十七

事。多尋教議。信其言。以爲用。如正郎蔡五岳先生。諱善繼。浙烏程人。乃吾師門下士。極喜中峯行事。相與數載。甚相得。且有銀庫美差。非謀爲不可得入。有司主宋姓。諱世育。知中峯老成。或以爲其貧也。欲令下庫。中峯堅辭不肯。司主不許。辭中峯立謝。意爲庫中物。朝廷之寶。萬姓膏脂。儀薄福人。實不敢妄耽之任。雖無染。人亦不信。後來子孫稍有衣飯。人傳之。總是父祖管庫中來也。中峯在師門二十餘年。先因病喉。經九十日。藥治不愈。請卻於

黃斗華遂愈。再理九序于張翼林。得理路將入。卽躬行之。不怠。止。詢博於孟敬所。聽講于陳達泉。知禪玄之捷徑。卽儒學之簡要。至于入京。隨執費而求問。予敬其篤愛其誠。與之細說生死根源。安頓性命下落。指點于水火交媾之鄉。神氣會合之所。較量印証。知心卽性。性卽命。性是神。命是氣。入藥鏡曰。是性命。非神氣。性命爲體。神氣爲用。體用不離。總起于心。至此無疑。雖如是理會。終不能徹去。每一見相向而哭。以爲身家之累。無暇及行。將來

林子全集

行實下卷

二八

墮落。如何張主。子再語之曰。卽心卽事。卽事卽心。心能理事。理能契道。道不礙理。理不礙事。故曰。事理無礙。道心亦然。雖是服膺。終不解脫。至若前年受牙癰重疾。以自無醫。死去幾番。卽於死處。借其喘息。着力回念。用功忽於患處。多骨脫落。幸而得生。遂翻然自悟。譬如這回死了。而將信未信。沿習疑情。着在何處。靜養數時。所見不同。又是一中峰也。故曰。死後再甦。欺君不得。若中峰者。門下其人歟。

黃心齋。諱文泰。上元人也。於泰昌元年。得不起之疾。其子卜筮。有神啟之。詣舊祠拜教。極能行工夫。數日病愈其半。有醫者佞其服藥。卽日收功。心齋請訊。予不許。且再三。予垂情試之。一服病遂復。悔而恨。予曰。無妨。此堅子之志也。再申以心法。行之不期月。而病魔釋然脫體。自此一家稍恙。卽行工夫。更不服藥矣。心齋言。自以爲轉世人也。師爲我再生父母。敢不勉力。體天行道。自度度人。雖家貧不以爲累。善辨論。能接引人入道。蓋祠施棺。功固

林子全集

行實下卷

二九

若多。而刻全書。更得其力。且常往來燕京。授法於御馬監。張公清槐。諱近仁者。公敦義大德。盡心忠政。躬行九序之功。遂得服膺。悟後如揭雲霧。而觀天日。詢神氣而獲性命。時常幣簡。付心齋往來。問候甚懇。懃而道錄心齋。則普明于禁城內外矣。若心齋者。可謂明於生死之際。達夫天命而無疑焉者。一子字介子。諱虞。性簡靜朴實。心純質孝悌。語默皆本色。動靜無瑕疵。勤讀書有恒志。

陳效俊。諱萬祺。祖閩莆陽名家子也。長生京師。自

幼耽疾。拜心法疾愈。與予游。最初最久。性儉直。多讀書。因家事廢舉業。雖貧無累。有才智。且聰敏。能詩。善草書。頗著名。與人交。則無汝無我好。飲醉後。忘天忘地。有晉人之風度。太白之襟懷也。接引楊位中入道。倡教度人。施棺掩骼。無不用力。若效後者。實無渣滓人也。

楊位中。諱正居。上元人也。性活潑。有慧智。自童稚善讀書。多記。及長。因父募泉翁。商於燕。隨往返廢業。百般伎倆。稍會。即通。真有不學而能。不思而得。

林子全集

行實下卷

三十

者。爲人不欺不詐。閱世好義好賢。與效俊莫逆。爲世外友。聞三教之道。則勇往願學。見施棺掩骼。遂毅然募理。位中者。吾門下精進弟子也。

王元真。諱國相。江寧人。性誠篤。戊辰年因病目受學。得法日愈。遂追求心性之功。予次第教之。尊信力行。日煉日深。懇懇下問。愈博愈明。嘗過堂。遇人衆。則端坐默然。聞人論學。不言心會。是非曲直。難瞞胸鑑。日用自繇自得。動履有巖巖氣象。年三十。獨立。將造詣于當仁不讓處。實不可量也。

施雪漁。諱懋孝。姚靜宇。諱尚義。葛熙寰。諱繼皋。三人俱上元人。皆吾門篤信弟子也。相與十載。猶如一日。本性仁慈。用心不苟。專志於道。真不教而善。無爲而治者也。當于古人中求之。不可于世俗窺之也。吾門下。又有此三人焉。

崇禎四年辛未正月十四日。先師忌辰之期。是日門下集百十人。同焚香致祭。禮畢分班。團拜樹立。予曰。此處倡教。已經九載。諸友隨年瞻禮。亦見九會。其實所瞻禮者。是何義也。幸請教之。衆皆默然。

林子全集

行實下卷

三十一

予曰。此乃古人所謂飲水知源。種樹不忘本者。吾師所以合三氏之教。而一之者。入門明訓。有啟授受。功夫有訣。諸位可曾遵而行之乎。否也。行之果能有所得乎。否也。若弗遵則弗信。弗信則民弗從。不行則不得。不得則失德。如是因循。則迷源忘本。而今日之瞻禮者。亦何益焉。於是序列坐次。捐老婆舌。盡葛藤話。切實徵心。痛相戒勉。滿堂雍熙。莫不嚮往。而姚毓奇。謝在之。周仍叔。許青玉。四位更披誠露膽。惟願同修立德。辨惑發真。歸源期以自

度度人。共躋寡域也。復訊曰。下手捷徑。再求明旨。予曰。內不離心法。則陰界盡銷。外勤持功。過則衆緣間散。且過去切莫追思。見在隨時方便。未來更莫預擬。摠要功夫緊密。使他無空。而雜念不得入也。此謂捷徑。諸賢若肯下手。斯爲得之矣。毓奇曰。承師教言。敢不佩服。在之曰。內存九序心法。收攝神氣。以資性命。外持功過格。以窺善惡。以此內外兼修。所謂渡河須用筏也。必至無功無過。忘心忘法。方可謂之到岸。不須船也。仍叔曰。日搜已過。莫林子全集 行實下卷 三三

管人非。但得存心。便是養性。倘勤懺悔。即是漸修。忽然頓悟。名爲淨土。故煩惱業淨。本來空寂。而人法兩忘。則罪福無主。青玉曰。每每爲情識所奪。而去。蓋繇操存舍亡之間耳。故人倫日用。夾雜混淆。肯詳細密察。稍起卽覺。覺卽回機。便同本德。大衆傾心諦聽。至夜不分。舉行功過法。則無有不尊信也。遂印刷百千本。散布四方。願讀者行者。善功自積。惡過自徵。或結社同修。逐月設會。依本叙驗。功過。以爲磨琢心身之一助云。

是月十六日。涂左垣先生。從事尊翁老先生過談。禁內各衙門。諸中貴駭異驚疑。莫識所往。及知在三教祠講道。於是連日詢問。拜訪求教者。翕然興起。托涂先生介紹。同來受教。而先生不吝吹噓。善駕慈航。廣度同袍。共登聖域。諸位入道因緣。皆得涂先生之力德。莫大焉。

附跋

跋曰

吾師以布衣起自閩南。合三氏之教。而倡之歸之。林子全集 行實下卷 三三

於一曰。聖曰玄。曰寂。摠而統之於吾心之一。而納之太虛之中。如無極太極之說。先天後天之理。摠是性命之別名。中一之指南。亦三聖人之筏喻也。故執中一貫。守中得一。空中歸一。吾師謂之道統中一。無非欲三教九流。盡知有性命。盡明此中一。然此理實人人具足。個個圓成。只因人盡迷失。吾師起而倡之。以還他各正性命而已。故著作數十萬言。弘道教人。席不暇暖。摠是老婆心切。豈有他哉。不肯以緇衣荷先師之任。不自揣量。以無身爲

主。插入烟市裡。流蕩水雲間。行此難事。如螻蟻負泥。而益泰山。豈不難之。又難與吾師曰。度人不易。度世更難。人有言曰。不知孔子。不能治世。不識老子。不能忘世。不學釋迦。不得出世。予轉訊曰。若能治世。先能忘世。忘世者。未有不出世也。若吾師之度世。正出世忘世治世之本旨也。故予建祠於今十載。而遠近賢達。縉紳高德長者。孝廉文學。來卻病拜教者。皆最上一乘之品。豪傑超邁之士。予實不敢妄記。如農工商賈。緇衣黃冠。及門者絡繹不絕。亦皆爲卻病。平常使繇之道。予不能遍知。亦無得而紀也。第所記者。爲先師去後。予經遊各處。會遇高人。行道事跡。及來京。蓋祠倡教。施棺掩骼。行之十載。是非曲直。善惡利害。載在人人口碑。此一時眼見之事故。可得而紀也。而全書一部四十冊。已自刻成。印行四方。卽天下之大。此書可以遍布萬世之遠。此書可以流傳。此萬古之事。關係最重。亦不得不紀。第紀其人。而人真紀其事。而事實非敢泛泛附會。於捕風捉影。指獲馬牛。以自欺而欺。

林子全集

行實下卷

三四

世也。然所紀者。譬人出世投胎。生於某家爲人。必理某家之事。以某家爲政。真懶在三教門下。必以三教爲家。體天地行事。必以天地爲政。而三教天地。乃吾之家政也。既有家政。必有事理。予所記者。三教之事。天地之理也。且一切過去事。載在先師行實內。此毋容記也。其見在事。固今之所紀也。如未來事。不可量也。端有俟於人也。予安得而紀之。予老矣。能事畢矣。棄小草而歸遠志。謝白骨而返虛靈者。卽旦夕間矣。則不知何日何人。又來記我。

林子全集

行實下卷

三五

也望望

林子全集文畧序

夫文多雜體士寡通才是以拘方之徒偏智獨任振俗之彥通物自娛吾門人林兆恩席上抱璞帷下搜奇操觚弄翰耻蹈俗流興辭托意便爾凌衆雖未可與秦漢爭衡而攀龍附驥亦自致於屬車者故明經則測聖人之微論史則多秀拔之語敷表則綴駢麗之句賦綜六義弭藻溫雅上泝騷漢頗究天人傳効馬遷敘事不穢多託詭語雜以故實及觀二太子書屬辭高古陳情質直至於原父

林子全集序

子之恩傷骨肉之難借使漢帝覽此巫蠱之禍隨寢而江充之徒戮沒矣夫江淹效古選董聲於文林韓愈擬漢語馳譽於藝苑蓋其思高千古才萃昔賢故能應變不匱出奇無窮爾兆恩益充厥學大臻其美彬彬之盛奚慚往哲先歲文宗豫陽田公校文之暇輒以古體極士所長二太子書寔爲所贊賞泉守蒲山俞公亦嘗問余曰蒲中多才有得人焉爾乎余出兆恩所製閱之稱歎不已夫孫陽一顧驥驥價增倍萬楚荆見收奇璞寶重連城

是以人多悅慕索覽於余余病謄寫之難乃令付梓人綴之以敘

賜進士第福建興化府推官前山西道監察御史四明三洲章樂書

林子全集序

林子全集文畧

八閩莆陽林兆恩著

經義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聖人卽統兵者而較守志之爲貴所以勉人也夫定志不變君子之大勇也豈若三軍之帥以人而強亦以人而殆乎孔子勉人立志之意若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顧所恃者何如耳審其人已之分不計其衆寡之勢而後強弱可知已

林子全集

經義

三

彼孰不以匹夫按劍萬夫莫敵而况三軍之帥節制精兵以橫行於天下固宜莫敢誰何者殊不知得士則疆失士則敗而三軍之帥繫乎衆以安危者也故申軍禮以任衆必用恩以維其情也苟情之旣離則士卒亂之於內敵國謀之於外廟筭不勝而大將可坐致於三軍之中建大常以統師必明法以定其志也苟志之旣携則卒兩不用上命奸人因起邪圖制勝無畧而主帥可坐劫於建閫之下間足以散其衆也利足以誘其卒也而又重

之以小惠之未徧小信之未孚吾恐三軍有速奔之變主將有予敵之虞矣誰云不可奪哉孰不以三軍振威將帥猶危而况匹夫之徒孤立無助苟變易其心志固宜無敢不服者殊不知資人莫若持已恃衆莫若自強而匹夫之勇守其志以無敵者也故不特隱居不淫而守幽人之貞雖之夷狄之鄉蒙患難之際但見刃可蹈也義不可辱也不特上通不困而執君子之操雖沮之以兵劫之以衆但見身可危也志不可奪也三公不易其介焉

林子全集

經義

四

暴政不更其所爲而又加之以忠信爲甲冑禮義爲干櫓吾見自反有常直之勇萬人有必往之毅矣誰得而奪之哉由是觀之莫強於匹夫而三軍爲弱莫危於主帥而一志爲安故許由洗耳於渭北伯夷採薇於西山雖唐堯之神聖周武之勇智猶不能易其志而變其操孟明屢挫於強晉李陵奔入於匈奴此二子號精於用兵而閑於將略者猶然遭此災孔子之言不亦較然可明徵矣乎是故君子貴立志也雖然帥統乎兵亦以兵而危志

帥乎氣亦以氣而動然匹夫強於三軍而定志難於制命故捍敵禦武攻心爲上非有真積之功雖勇冠三軍莫能定其惟危之勢於是知操存舍亡之幾集義養氣之度君子日乾乾而不息也

閔子侍側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

貢侃侃如也子樂

群賢可進於道而深憫聖人之心也夫聖人統道於身恆欲寄之人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其心寧有不樂哉且夫子之在春秋也其始也任天下

林子全集

卷五

五

以行道付之吾身其既也任萬世以傳道付之吾人故當時之侍側有閔子子路冉有子貢焉孰非天下之英才乎言乎其閔子也剛善中存而示之德隅者溫和之可卽德器深厚而見之威儀者易直之可親其氣象則閔如也言乎其子路也具剛健之性而見義必爲介然有不可辱之色秉大壯之勇而發強有執厲然有不可奪之威其氣象則行行如也言乎其冉有子貢也剛毅以自持而強立之操不爲枉道以求合直方以自秉而立已

之峻不爲徇人以苟同其氣象則侃侃如也夫四子可進於道如此夫子寧有弗樂乎蓋賢才之畢集既足以鼓其不倦之休而俊彦之樂親自有以歷其成物之素鄰夫之開銷竭兩端而樂告之況乎有上達之機而其德之可成也夫子有弗樂乎互鄉之見猶與其進而樂告之況乎有進中之漸而其才之可達也夫子有弗樂乎故自閔如而進之則爲中正之德自行行而進之則爲義理之勇自侃侃而進之則剛不至於猛直不流於訐中行

林子全集

卷五

太

之思庶乎不孤而傳道之望庶乎其少慰矣夫子之所以樂者以此是知夫子之樂其亦慟顏之後思次之意乎是亦夫子之憂也夫子達而在上如堯舜禹湯使求治賦賜應對諸侯由統三軍籌職近民夫子之心也卒天下莫容與諸子共講道惠來世夫子之不得已也愚嘗曰聖人之至樂聖人之至憂也

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聖人言地之小者則亦足以爲國矣夫小國異大

國者以其地之有大小也而受之先王以藩王室者無不同也冉求所言之志亦其爲邦之猷矣夫子答曾點也以爲由以千乘之國自任固爲邦之志也而求治賦以足民禮樂以俟賢所治之地謂之小邦則可謂之非邦則不可是何也彼明王若天之道以樹侯使之犬牙相制固不能皆大國也而有方六七十里之邦焉明王體比之象以建邦使之枝葉相輔固不能皆百里也而有方五六十里之國焉列爵雖有惟五之殊亦皆天子之干城

林子全集

卷七

七

諸侯也其不同者特章服多寡之有辨爾極而言之不能五十里者孰非大宗小宗之親乎賢賢以分治均之爲異姓之諸侯也其不同者特土地廣狹之有經爾極而言之附庸之國孰非維屏維城之賢乎求也治賦以足民而小邦有養民之政禮樂以俟賢而小邦有教民之方豈可謂之非邦乎抑冉求足民禮樂之志固得之夫子適衛之誨也然以禮樂歸之君子豈不以教之有難於富之邪卒之仕於季氏亦足以當五六十里之邦矣豈獨

林子全集

卷八

八

不聞禮樂之教而足民之道亦非也前日之志安在其亦變其未達之所守與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聖人慨道術之裂而特表其故焉夫道本中庸天下之所與知而與能也民鮮能從矣豈非人之自絕于道也哉中庸引孔子之言以爲道之大原出於天而麗於人則人固道之會也然必據德有恒

而後可以發天地之蘊必達理不昧而后可以身
道體之全豈謂世道交喪之故而不山人乎哉彼
道也者默運於於穆而流行於古今洋洋乎若天
地之無息固天下之所共由而何有於不行邪其
所以不行者我知之矣蓋知者盡心知性之弗事
而推遠測隱以爲明凡天地不可考之原鬼神不
可度之奧而爲高深之理者悉役志以求之而愚
者真機既皓於見聞而所知自眩於物則凡仁人
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而爲庸行之常者悉冥然而
林子全集
九

道而矯拂乎世者蓋將拂人之性而求遠求難者
矣而不肖者志不足帥氣苟安於逸豫之私凡道
爲天下之至尊德爲天下之至貴而固有於我者
蓋將徇己之情而自暴自棄者矣夫行已無法而
鑒智必出乎日用之常躬行有虧而所知必昧乎
天德之蘊道之不明職此之由矣吾嘗於賢者而
冀其利行以達德於不肖者而冀其固執以求知
顧乃恣其已甚之行而安其冥行之畔幾何不棄
天滅性而至於昧道之原也由是觀之道之在天
林子全集
十

無覺夫索隱以求名必不安然於中正之履至理
之弗悟必不求適乎大道之衷道之不行職此之
由矣吾嘗於知者而冀其明德以端趨於愚者而
冀其擇善以復性顧乃縱其高亢之見而安其昏
蒙之習幾何不拂經乖則而至於離道之遠也道
也者明備於太極而彰著於兩間昭昭乎若日月
之縣象固天下之所共知而何有於不明邪其所
以不明者我知之矣蓋賢者行怪務以炫俗侈心
於沒世之稱凡古今所不由之理聖人不能行之

亦曰無知而無不知無能而無不能而已

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大賢極言梁民之有勇者仁政之效足稽矣甚矣得道者多助也惠王誠能教民而用之秦楚雖大何畏焉孟子作惠王以仁者之勇也其意蓋曰大道之衰也天下以力相雄長是故大國則制命小國則受令抑孰知夫反之以本行之以仁所以安民制勝之道豈有在於力之強弱哉彼挺之於甲兵其勝敗易知也度勢度力之下固強者用事於

林子全集

卷八

士

四方仁之於不仁其勝敗易知也度德度義之餘斯仁人無敵於天下故秦楚之民疾視其上矣今以孝弟忠信之徒而制挺以撻之何懼乎甲兵之強秦楚之君虐用其下矣今以恒產恒心之民而制挺以撻之何畏乎秦楚之大以是而正彼之虐民也夫是之謂義兵兵義者王况民心之堅尤有甚於甲也固可以衡行於天下而洒死者之耻其無難矣以是而禦敵之加已也夫是之謂應兵兵應者勝况民心之利尤有甚於兵也固可以得志

於海內而報二國之仇其易易矣自秦楚之民言

之離心離德不可從事於危雖加以伯者之節制也猶無救於危亡若徒恃乎甲兵之技而親戚有不叛於寡助之至哉自梁國之民言之可安可危不可與爲亂是誠爲王民之親上也亦何有於強大雖並棄乎制挺之末而天下有不順於効死之餘哉故謂制挺之足以敵甲兵雖若不量乎強弱而謂仁者不足以勝不仁豈可謂能審興亡者邪吾之所謂發政施仁省刑薄斂誠經國之遠猷復

林子全集

卷八

士

簪之本務也噫誠如是言也則干矛甲冑之屬六韜八陣之法可盡廢乎曰何可廢也昔者武王之伐殷也前徒倒戈攻後以北雖制挺並廢之可也武王猶有勝負之慮而稱戈比干之誓諄諄焉孟子制挺之言特陳其理如此甚言至仁之無敵以冀梁王之必行者爾故好仁之君當知在已至仁之威亦當知在人甲兵之強此蓋聖人臨事而懼之意也

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

服孔子也

大賢論王者之得民心必卽聖化之人人深者以擬之也夫王者以德感人亦以德歸之觀弟子之受命於先師也其悅服之誠一而已矣孟子之意謂夫慨自王澤竭而諸侯仗義在上者始肆其力以讐服天下之危民而民心之不與卒亦叛而去之盍觀之王者乎彼王者以德行仁於天下而不應後志不待大國而自威以仁施政於四方而愛戴歸往不假兵力而自肅若此者非王者有所

林子全集

卷義

十一

媚於民而民有所私於王者也蓋其愛慕起於中孚而用附之忱皆由於中心之願其在君子也玄黃以昭德其在小人也簞食以迎師固有未動而民信者豈待已日而後孚哉歸仁本於所欲而咸服之念適原於由中之誠其未至也曰奚獨後予其既至也曰后來其蘇固有不容而民孚者豈待革面而後從哉是其上之感之者誠也王者無心也下之戴之者誠也王者之民無心也不猶七十子之在孔門者乎蓋孔門之徒惟七十子之學也

爲速肖故惟七十子之服也爲至誠觀其當時則優游於名教之中視之猶父而竭服勞至死之義從事其無隱之教悅其成已而篤就養無方之誠不特逐於魯國於陳蔡蒙難而不忍去也雖至於浮海之往則固起其樂從之志矣不特從於荆會於夾谷師事而不忍背也雖至於既沒之後則固動其思慕之情矣常變不更其志存亡不二其心而民之服王者亦猶是也故王者明此德於南面雖不恃乎力而民之服之者初不在乎力也孔子

林子全集

卷義

十四

明此德於幽居雖不假乎力而七十子之服之者尤有甚於力也故曰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吾嘗觀戰國之際天下方務於攻伐度地量民以稱雄宇內故秦用商鞅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服弱敵齊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稱孤西面稱伯興強者用事雖秦至定天下猶再世滅亡然後知周之大不能抑莒民猶不忍叛去者文武大德之入人深也豈勝廣之能始亂劉項之敢窺闕哉王伯德力之效較然彰明矣故君子觀周秦已然之

迹惟慎其所以服人者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大賢卽人君所以仁君子者必著其名而紀其數也夫圭田國君所以仁君子以儼鬼神也然必五十畝者取足以供祭祀之需焉耳矣孟子答畢戰井地之間至此其意以爲古先聖王之統理天下也上有卿大夫之屬下有庶士之倫分治建極以寄股肱耳目之司者也故不徒隆之以禮豐之以祿而圭田制焉豈後世犬馬土芥視其臣下者等

林子全集

經義

十五

哉是故設官分職爵以馭其貴矣而祭典不逮於羣下非所以厚百工也制圭田以敬其所尊而達其饗親之念建官莅事祿以馭其富矣而大禮不行於臣庶非所以崇孝道也定圭田以隆其所事而遂其孝思之心梁盛於是乎供衣服於是乎備而皇皇無田不祭者至是始得以反本報始而精意以享其先豈特內顧之無憂焉已哉犧牲於是乎成籩豆於是乎列而無財不可以爲悅者至是始得以追養繼孝而明禋以格其廟豈特養廉之

足給焉已哉然圭田之數維何亦曰五十畝耳夫卿大夫固尊矣資圭田以殷薦乎祖考者下觀之士其孝同也士固卑矣資圭田以孝慈乎祖廟者上觀之卿大夫其心一也故度德以定位國家之盛典也而仁人孝子之不敢儉其親者不可以德而殊以位而別也程能以布職官人之大序也而百寮臣工之不忍薄其親者不可以能而差以職而異也如或于卿大夫而降之於五十畝之外於貴賤不可謂無別而百姓之所以賦乎其上者有

林子全集

經義

十六

常數多與之濫吾恐國計困於不充如或于士而殺之於五十畝之內於小大不可謂無紀而君子之所以祀乎其先者有定禮寡與之吝吾恐祀事廢於不備故上而量度於出入之需下而審察乎禮祭之宜無貴賤無小大而定於五十畝之數以爲厚下之恒典制祿之大經也滕王誠舉而行之吾知百官仁孝以報其親則必忠義以事其上卿誠於惠疇亮采大夫誠於夙夜浚明士誠於分猷共念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在內足繫社稷之重去

國不忘舊君之服卿大夫士之報禮亦重矣由是觀之上之所以厚下者亦上之所以自厚也人君何憚而不爲哉降及下世不惟圭田之制無聞而與之以祿不足充其仰事俯育之資無惑乎盜臣聚斂之臣接迹於天下也是其過不專在臣亦人主使然也故觀人主御臣之道而識國家治亂之原云

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林子全集

卷七

大賢表聖人之行與言而皆無所倚也夫聖人行足法而言足則一自然而然也夫焉有所倚哉孟子表性之者之事以爲祿以命德世之修德以要祿者何限也言以顧行世之謹言以飭行者何限也此恒人之情而非性之者之聖也以性之者之德觀之至誠體經常之德而一私之不存無妄貫庸德之行而率履之不越人見其德之不回而天祿之共不能外焉遂以聖人修德以爲得祿之階也殊不知其大德之無爲而何思何慮皆自然之

能事安行之無我而不思不勉悉中道之從容玄德升聞足動其命位之悅者無心也潛德輝光足起其詔祿之懷者無心也謂其天爵修而人爵從之則可謂其修天爵以要人爵則不可謂其良貴盡而人貴從之則可謂其盡良貴以要人貴則不可夫豈有意於得祿而爲之哉設曰盛德無得祿之理而聖人之德亦不回矣以性之者之言觀之詞以達意而忠信可孚乎萬邦發之由衷而精神可通乎天地人見其言之必信而躬行之下悉相符焉遂以聖人信言以爲飭行之地也殊不知其

林子全集

卷七

英華發於和順之積而德音之秩自昭其明徵之詞精蘊洩於至德之藏而文章之陳自達其止信之妙然而成之不言而信非耻躬不逮也順以出之吐詞爲經非先行其言也謂之有德必有言則可謂之耻其言而過其行則不可謂之因言以示蘊則可謂之慎於言以敏於事則不可夫豈有意於修行而爲之哉設曰嘉言非修行之方而聖人之言亦必信矣是知德之不回者聖人之分也祿

在其中者聖人之餘也言之中乎者聖人之華也行之顧言者聖人之寔也噫此性之者之事也未至者宜何如固不可有干祿之心必修德以豫未得祿之本若行不正而率意妄言不謂之妄人矣乎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慎與故善學聖人者亦惟慎樞機而已

論

汲黯矯制發粟

君子之事君也豈特拘法率俗唯唯聽命哉必將

孟子全集

卷

有經邦濟世之猷佐王安民之術而論於法之外者也是故功成而名不毀法變而君不罪豈與委儒聞於大較不權輕重循執信度不敢少變宜民者等哉故上能敬忠盡義昭明王而德施惠之政下能賑貧周乏蘇頌史無死之民萌中能通春秋之大義出漢用民事制之權古所謂達變之士非耶昔漢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汲黯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或曰人君創制立典示天下定守人臣當以法盡職不敢奸王之章汲

黯發河南之粟於民得矣非以奉天子之典也使請命而後舉之夫誰曰不宜噫此非所以馳域外之議越拘攣之見者也且河南去長安甚遠若必待君命則民將轉死溝壑無餘矣雖有發粟之惠亦無及也甘延壽陳湯矯制破單于君子猶美其功況汲黯之所以子惠元元安寧海內者乎吾嘗考春秋之義聖人書遂之旨公子結滕陳人之婦干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勝不書此何以書以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未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公羊傳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也由是觀之利害出於一時而制於千里之外於此而拘制守法所謂遭變事而不知其權也上不足以利國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於此而矯制變常所謂守經事而不知其宜也是故汲黯之發粟上考之春秋與齊宋之盟一也下擬之漢世又非特宣威外國已也若必以矯制之法律之則結之盟春秋何爲美之而汲

黠亦遂之倫邪夫策不通方者俗吏之守也獸必順變者知士之權也時易勢順俗吏守之而有餘若適遭變亂亦將何以康時乎故矯制發粟上宣天子之大惠下安人民之流離誠非汲黯不能也且去就之變知者不能一遠近之宜賢聖不能同況出疆之際而猶欲區區於法制之間非所以達時而通務也故君子苟可以利國不一其用苟可以利民不拘於法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苟區區於法之中安能盡法之意邪故遵制者順也

林子全集

卷五

主

功逆命以要名則與馮奉世破莎車何異豈不獲罪於春秋哉

皇甫規耻不與黨人

古之君子名顯於當年稱施於後世者豈其矯情戾性違道干譽哉吾嘗考其素履原其用心皆順事無情隨其所值而安於其道而已矣是故苟可以死不幸回而徼福苟可以無死不戕身以要名豈若後世之士矯節拂經違俗高世欲自附於君子之倫而顯名稱於天下后世者雖殺身滅性亦將爲之而不悔噫使必殺身滅性而後可列於君子之林以顯名稱於天下后世則是君子之道爲人士之桎梏也非有矯情戾性之徒其孰能由之昔漢桓帝之時張成誣陷李膺等及連坐二百餘人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度遠將軍皇甫規以西川豪傑耻不得與上言自陳其罪噫皇甫規之耻何心也豈不以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構名干譽此皇甫規之心也殊不知死者人之至重卒然之憂非君子所願也故有不

林子全集

卷五

主

入不居避色避言以去亂免禍安有如皇甫規重其名不有其躬欲與海內人譽之徒共斃而不悔是非孟子所謂傷勇者哉且君子之誣陷於小人也猶幸善類之不盡滅顧乃自戕其躬豈非益殄其類而佐小人之凶邪夫君子之有小人猶陽之有陰也吾嘗反覆大易剝復之義而知陰陽消長之機君子小人存亡之故矣剝之諸陽皆盡惟上九獨存聖人係之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剝廬幸陽類之不終絕也復之初陽蓋甚微也君子

林子全集

卷八

三

至日閉關以養之皇甫規無乃欲盡剝夫陽其未聞大易閉關之旨乎愚嘗考志于伊尹誦言于仲尼伊尹樂道畎畝幡然應湯幣而起日子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耻一夫不獲時予之辜皇甫規之耻果爲君邪爲民邪仲尼曰邦無道穀耻也桓帝之時無道之邦也皇甫規不知無道穀之可耻而汲汲與黨以成名抑獨何與迹規之耻直好名耳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君子之大道仁義而已矣魯論曰殺身成仁規之殺身非所以成仁也鄒

書曰舍生取義規之舍生非所以取義也由規之心而觀之不耻不仁而耻黨不與不耻不義而耻名不立君子將誰與之也申徒狄之抱石鮑焦之立槁其心一爾且君子之行不同而死生之道亦異故不必於生不必於死惟其是而已矣若進生者退死者柔懦之夫將藉口焉進死者退生者輕生之徒將賣力焉皇甫規其亦輕生之徒乎慕虛名而卒斃其躬君子何貴哉昔管仲不死子糾之難仲尼與其仁而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

林子全集

卷八

三

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若必死而後可以成名則管仲不足大而召忽亦比干之仁乎孔子其奚諒之夫孔子之諒召忽而召忽猶有死君之名爾而皇甫規之死何義哉稽伊尹之志則規非君民之耻也徵孔孟之言則規非仁義之徒也守匹夫之諒蹈傷勇之戒效申鮑之節不知管仲之仁曷足列于君子之林而流名稱於天下後世也故君子當小人構難之凶如規之於漢也亦惟仗義飭節秉正不阿而又厚集君子之勢示之以公包之以

量徐散其黨使善類不至終窮此其上也不然抗
言犯威疏李膺之冤暴張成之惡以死強諫卿亦
可爲也意者亦捐官辟難亂世不居乎此三者顯
名美稱也此而不爲顧欲與黨人共斃以成名不
謂之矯情異性之徒者哉雖然殉利乘便衆庶之
恒情也魯元收名志士之激義也耻不與黨皇甫
規其志士乎三代而下聖道从湮中行寡徒君子
於皇甫規猶有取焉

表

林子全集表

表

擬頌

賜川翁鮒魚廷臣謝表

伏以

風動八紘盛世懋草偃之化波清四海王臣

應

龍飛之期仰承西蜀之珍兼

錫北溟之味雲開雉尾感切吹噓日繞

龍鱗情深踴躍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以五

明制器虞舜垂視遠之規中流躍舟周武邁

興業之迹指揮蜀漢職諸葛之雄風於雲

池見文王之樂育黃香顯名於侍枕王祥著

孝於卧水製出蜀都爛昭綵繭貢來采石香

溢金臺雲羽輕搖川嶽爲之焱動天網弭布

河漢爲之却流風伯爭雄海若效順明月上

燦七曜清風徐來碧鱗高映五雲大海無間

九華扇豈必曹植千歲鯉奚慕唐何際遇良

難遭逢甚盛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林子全集表

表

至仁風鼓庶物

盛德海涵萬民

文命誕敷民氓解愠道義有獲

聖情忘筌

乘乾剛而闔閭惟時

享玉食而鹽梅互用

執柄御下四夷風應而從

結網羅賢群才魚貫而進

聲聞具達於海內

睿哲戒察乎淵中發惠風而常新豈臨河而徒美

乘涼奚暇於便

殿遠遊深陋乎觀棠

披憤世之襟香風清徹萬戶

試調元之手

玉盤恩降

九天三伏炎蒸有無千古雲龍際會竊念臣等蒲

簪微材江湖蠹質歌薰風而忘

帝力度龍門而思

林子全集

表

主

禹功乘風舞雪嘗慕曾點狂志觀波潮海遠宗韓

愈忠誠團扇徘徊觀魚自得頓回炎氣幸分

大

殿之涼深愧素餐屬厭小人之腹敢不仰

下風以宣化浴

大海而承流痛戒熱中甘勞赤尾謂垢面鮮耻

雖碎首其何傷謂強項誠忠寧壅腹而靡悔

進賢不徒謀面犯諫直欲批鱗伏願

求舊篋中用人切棄捐之念

熒和天下論道悟優游之機草木颯颯於和風

鮒魚洋洋而縱壑卷中天之炎熱於變黎民

洗外夷之腥膻澄清

聖化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林子全集

表

主

擬

賜金蓮燭送蘇軾歸院謝表

伏以

烈火流光回西飛之白日紅蓮吐蕊燦奪

北拱之文星上映丹陛黃扉奚誇曜夜之璧

下虛千山萬壑漫侈明月之珠浮煙則六合

生雲垂照而四海如練光含玉樹恍若扶桑

之朝瞰紅射銀河宛似咸池之初景烜赫乎

宇宙鮮麗於虹霓疑東方之啓明豈西冥之

含燭茲蓋伏遇

○○○○

性秉金瑩

澤潤蘭膏

陽德賁於中涵

乾仁煥乎殫被人擬

成王之在位君道章明時承

大姒之徽音母儀顯著重宣

大祖之俊烈丕揚

林子全集

卷

五宗之耿光

大號渙而製電奔雷文華森乎七曜

成功巍而倚日薄月制作烜於兩儀

昭令德於後昆

軼神明於遠古

鴻名可與金鳥比曜

駿業直共玉兔爭輝爰開

萬戶而星臨朱甍夜朗仰觀

九霄而月傍玉壁霜鮮入

便殿謬荷文章之珍奇歸翰苑辱

賜金蓮之垂照竊念臣軾誦經囊螢分光鑒壁

講道則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論政若察

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忝蒙刻燭之選濫預

紀火之司下

殿而舞蹈揚輝歸院而顧盼生色幸丹心之不

昧敢有遁情拖玉珮之陸離期無愧影庶近

天子之光不負

陽丹之照伏願

林子全集

卷

觀火若明畢照羣邪之膽

晞景迴灼悉達萬物之情

盡心救荒耻梁王之小惠

焚身禱旱法商后之至仁叛混茫而華夷春輝

騰景光而草木陽艷四海有耀微臣增榮

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稽首謝以

聞

林子全集文畧

傳

入閩莆陽林兆恩著

陳玄傳

陳玄墨也

陳玄者絳人也其先墨子當戰國時病儒者不寬大倡兼愛之教視天下之不足甚已之急至摩頂腫爲天下利於是人咸德墨子及齊威王時卽墨大夫世傳墨子之苗裔居卽墨田野闢人給家足齊威王以卽墨大夫能紹墨子術大似墨子封之萬家賜姓陳氏玄卽卽墨大夫四世孫亦世墨子

林子全集

傳

三

業爲人堅正廉直不爲皎皎之行又喜著書入秦秦始皇愛之不甚篤會秦下逐客令李斯與在逐中李斯乃資玄爲書諫始皇始皇寤乃除逐客令復李斯官玄由是顯名諸侯始皇乃厚遇之天下人士識不識爭交驩玄丞相斯中車府令高至尊貴寵幸也玄倨傲見丞相斯中車府令高是時大臣諛佞取容玄獨剛正自持始皇遇玄日益親有惡玄於始皇者曰玄非人情難近宜斥逐之忍其身又安顧陛下始皇問玄玄謝曰墨道兼愛摩頂

腫利人反不爲陛下利邪且臣縱愛身奈天下何始皇然其言每親決事衡石程書使玄爲掌記及圖畫號令書詔悉任玄玄昭昭爲天下憂不足至廢食飲惟飲水嘗與中山人毛穎游會稽王褚先生家三人友篤遂結爲刎頸交玄過會稽輒有遺迹又飲水石溪濱無晝夜石上露坐於是稱石溪道人云毛穎時時之石溪上招玄往會稽玄卽與俱往公卿貴人甚敬重之後始皇崩胡亥爲二世皇帝問丞相斯中車府令高及陳玄曰吾願肆志

林子全集

七

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斯高皆阿二世意惟玄默然不答二世怒曰墨道期不爲身欲令朕腓無胈脰無毛邪遂誅滅玄毛穎乃收玄尸葬之會稽山後玄子孫徧天下惟絳寂爲盛多林子曰陳玄身徇天下人士皆利賴之及爲始皇寵異名揚身尊士遂言其短傳曰邦無道其默足以容玄工閭沕之行不能守其黑故及於難儒墨猶方圓之不相入玄與儒者親若膠漆至老死不能離所謂逃墨歸儒非邪

賦

三洲賦

考明郡之山川惟三洲其信美察地德之靈奇
羌發流之清泚羣峰崔嵬而旋向四明翠峯而
西峙上控巨湖渺瀰漫森東赴渤海湯瀕浩漭
平岸倭夷幽岫窈窕甘泉溜其址梢雲標其嶸
瑤珠潛其中怪石肆其表禽鳥間闕而林棲鳬
鷺羣戲而水浮岡鳳引雌而翔舞竹鷄啄實而
夷猶龜鼈雲晴而出曝蚪龍波湧而嬉遊珍果

林子全集

三

應節而敷榮靈卉翦鬱而靡風名花璀璨而垂
珠弱藻參差而青葱瓊木琪草寔繁有叢吐英
抽萼雜以碧紅澄澹困滋淇潯潭府洞洞汗汗
流映晴宇微風起而渙麟潭影空而澄心朝陽
冬燠幽谷夏陰土喬思崔於山椒交甫來珮於
江濤安期蟬蛻於霞谷綺季恬心於雲岑盡人
神之美麗乃靈隱之富林說築方傳嚴升起方
有華明山方鍊靈為生方

異人道高方遠古文郁方先秦司直方

帝庭薄遊兮既闔正直兮長孺蹇蹇兮

王臣聽理兮釋之德降兮懷民駿螭兮婉婉駕鳳
兮翩翩斗柄兮為麾格澤兮為旃義和兮秉轡
望舒兮揚鞭豐隆兮護後飛廉兮導先竭來兮
閭闔謁帝兮九天玉童兮灼約神女兮便娟靈
媧兮吹笙宓妃兮鼓絃觀瑤池兮王母招清都
兮羣仙餐長生兮神藥吸華池兮靈泉旦戾兮
扶桑夜宿兮泰濛逍遙兮丹炮相羊兮空同元
天兮觀日歡樂兮無窮遨遊於八紘之外弭節

林子全集

三

於三洲之陽探玄二老考道義皇夕餐落英以
自潔朝取陸露以為漿繁飾菌桂順飈揚芳或
振衣山巔或濯足洲中或高歌擊棹或長嘯凌
空或鳴磬水沚或散髮松風或冥觀物外或幽
接玄同識自然之靈境暢高情於域中亦何羨
於十洲躡方外之荒濛

書

擬漢房太子自辯書

豫陽公試題

臣聞周王寵褒姒宜曰出奔晉公安驪姬申生經

死今臣之賢不及宜曰申生讒臣者甚於褒姒驪姬願陛下無爲周王晉公之聽日者江充與臣有隙會巫蠱事起欲中臣危法上曰宮中有蠱氣陛下令充典治之充得成其奸使臣坐受不道之罪朝廷人人無不爲臣危臣以陛下至明且愛幸臣必不信充臣熟慮之卽自驚怖何則春申君適子甲愛妾余欲殺之嘗讒甲於春申君春申君信余遂殺甲夫春申君於甲至愛也然必殺之者讒言之蔽也會參居費人告參殺人參母投杼踰牆而

林子全集

書

卷

走夫曾參之賢而母信之亦猶卒惑浮詞由是觀之訛言孔將子母相疑臣恐陛下爲臣投杼而臣同甲之誅也故衆口鑠金積毀銷骨聖明猶豫臣子自危臣親則陛下之子義屬君臣臣雖不肖頗識忠愛何逮至以其身爲殘賊哉宮中桐木人實充邪謀臣聞之亂臣奸辭以蔽主大君秉明以察下江充讒賊天下莫不知巫蠱事臣不必深辯陛下卽趙太子事而觀之則臣心卒白今江充鑠金銷骨之謀已成伏望陛下詳察母使臣之禍危於

趙太子也臣自念少小立爲皇太子及冠就宮陛下設博望苑通賓客從臣所好恩至厚也萬死不足報稱卽廢棄臣固所甘心不辭豈忍動邪計賊君親以不道伏誅爲天下後世笑哉臣伏觀陛下撫中國莅臣萌海宇之內教化洋溢懷生之物欣悅樂康殊俗遼遠咸被休德而直宮牆之內父子之間思有所不宜情有所不聯讒人朋興骨肉傷離是臣獨不得與羣生共沐聖化也臣不難伏鎖以明心剖胸以暴志直以昔者三叔流言周公旦

林子全集

書

卷

出居東旣成王啓金縢得周公旦代寧王書罪三叔反周公旦使周公旦不忍忿忿卽自裁後成王雖悔悟無益臣恐臣死之後陛下傷臣非罪哀悼臣故敢以書聞願陛下之豫察之也

擬秦太子扶蘇自辯書

陳陽公試題

臣扶蘇冒死罪上言陛下威德甚盛誅暴亂起諸侯兼六國宇縣之中罔不賓從黔首喁喁嚮化萬世孫子循業樂成雖古堯舜不過也臣不能上承聖意觸天威是丹朱不肖堯商均不肖舜也昔先

王道德治功載之詩書后世循之則治悖之則亂
儒生誦法孔子陛下所當日夜共稽古論治今皆
重法繩之坑之咸陽臣前恐天下不安故上言極
諫陛下不察遂謂臣誹謗臣聞之君有爭臣父有
爭子故能長治宇內垂譽無窮也臣竊觀六國之
君不長久其國者滅先王之道損天下之賢也今
始并兼諸侯海宇未定陛下不以此時法古振黔
首之急而務循六國之迹此臣不敢不爭也且詩
書之道輟而異端之術昌於世矣誦古之徒擯而
林林子全集 子
毀聖之朋列於朝矣惟明主能塞早亂之道循古
先之法故治昌而名美也盧生等誅死卒臣莫諫
臣少布欵欵之誠謂陛下親幸臣可得無罪不虞
陛下責臣之深也夫聖主不諱惡以納諫臣子不
避死以進忠臣前上諫陛下于鈇鉞之誅陛下不
死罪臣令出監蒙恬軍上郡臣且喜幸無他刑何
敢怨望今反當臣重法因數臣罪惡臣伏以詬莫
大於不孝罪莫烈於死刑顧臣寔無罪卒蒙詬名
而戮死於非刑非臣所甘心焉故敢以書聞 終

林子全集四十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林兆恩撰兆恩字懋勛號龍江又號子谷子又
稱三教先生莆田人生平立說欲合三教為一脛
謬殆不足與辨至稱夢中見孔子授以魯論微旨
尤為誕妄是編乃其門人涂元輔彙刻分元亨利
貞四集每集十冊皆猖狂無忌之談謝肇淛文海
披沙曰吾閩莆陽林兆恩亦自博學能文能以良
背之法治病其門人傳之者不得其學徒以上章
降魔捉鬼為事儼然巫矣縱日捉百鬼何益况從
其教者曰盛姦偽詐盜無所不有恐他口一方之
患不下黃巾白蓮也肇淛為兆恩鄉人其言如此
而顧大韶炳燭齋集有林三教集序乃盛推之謬
矣